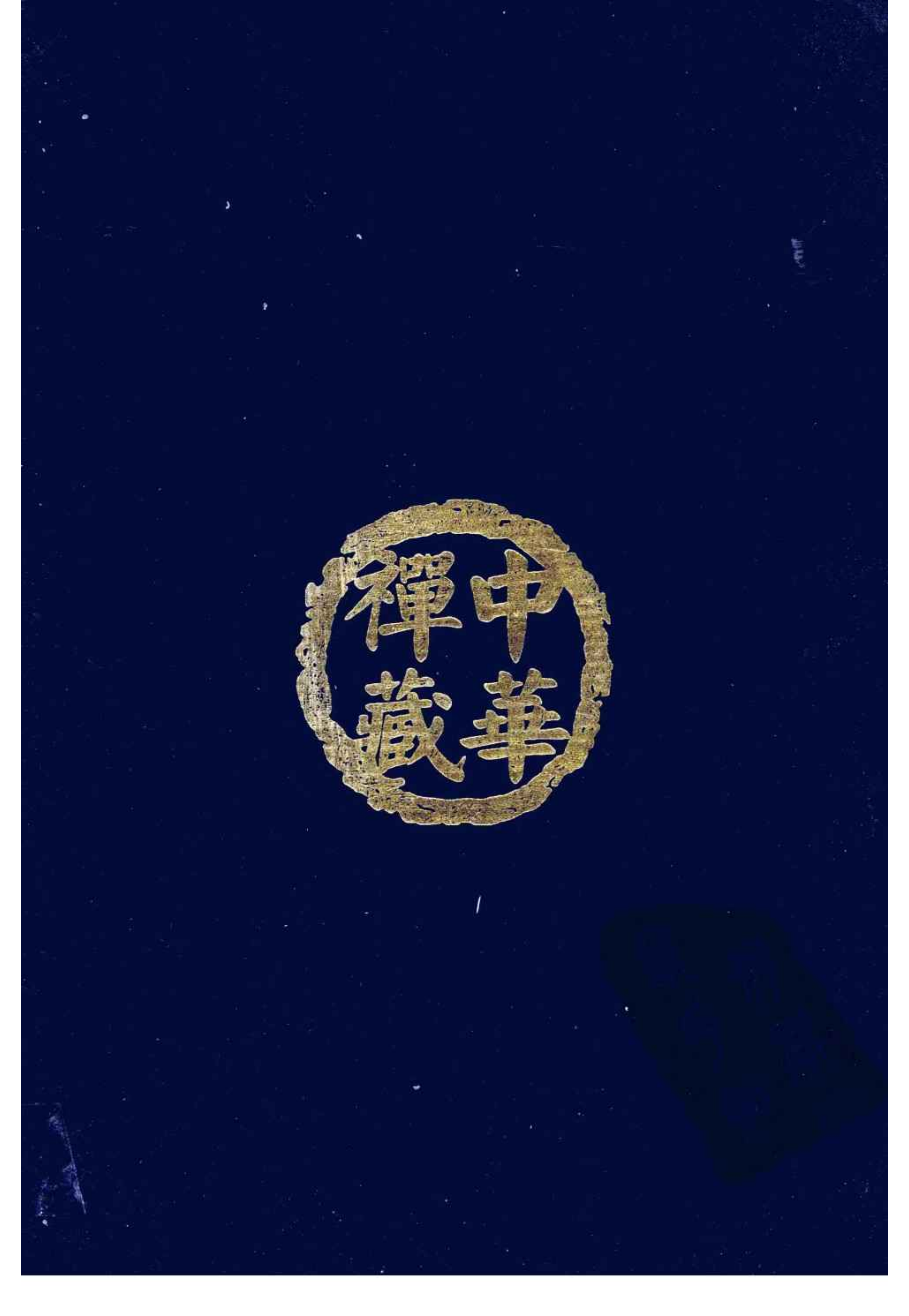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雜集部十一

（94）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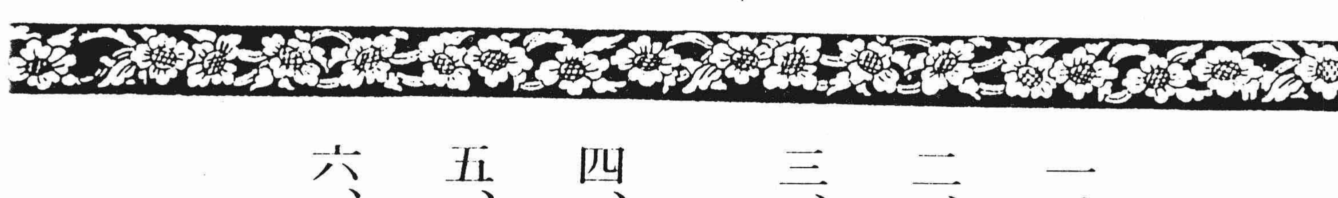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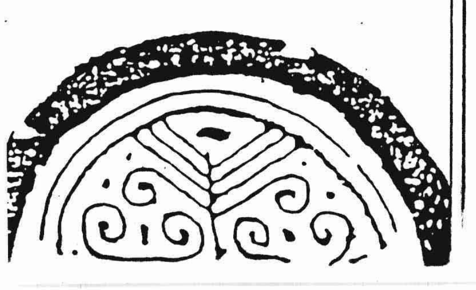
肆、東坡禪喜集……一七三





信心銘

隋・僧璨 撰





信心銘

三祖僧璨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
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
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
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愼勿追尋。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兩同，齊含萬像。不見精麤，寧有偏黨。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心入邪路。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眞，沈昏不好。

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趣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妄自斟酌。夢幻空華，何勞把捉。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眠，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

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

啓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

虛明自然，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有。

要卽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妄絕境界。

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

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註

宋・彥琪 註



證道歌註并序

永嘉眞覺大師乃祖席之英人也。法諱玄覺少而落彩。聰敏頗異。始者習天台智者敎觀卽左谿同時也、於是遍歷講肆叅尋知識。忽一日因覽涅槃大經洞明法旨。卽往曹谿。六祖印可。祖嘆其深證。卽時遽然告歸。少留一宿。故號爲一宿覺焉。則以所證法門發言爲歌。以警未悟。師復豫其冥感。卽時定中。觀見字字化作金色滿虛空界。自後天下叢林無不知也。諸

方老人。或註或頌。以至梵僧傳歸印土。翻譯受持。若非深契佛心。其孰能與於此哉。彥琪山居暇日。因學者所問。故樂爲其說。許彼所錄。錄成。直叙其大略。題於卷首。旹紹聖丁丑。仲夏十八日。列岫軒書。

永嘉眞覺大師證道歌

舒州沙門彥琪註

從緣悟入之謂證。千聖履踐之謂道。吟詠其道之謂歌。故曰證道歌也。或云。無修無證者。乃諸散聖。助佛揚化。已於往昔證道。不復更證。譬如出鑛黃金。無復爲鑛。卽寶公萬回寒山。拾得。嵩頭陀。傅大士等是也。旣有所證。須求師印可。方自得名爲證。自威音王佛已前卽可。自威音王佛已後。無師自悟。盡屬天然外道。是故二十五大士所證圓通。從佛印證。善財叅五十三位知識。從知識印證。乃至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遞相印證。所謂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也。大師因看涅槃大經悟入。往曹溪六祖印可。師到日。値祖坐次。繞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行

行無虧。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須臾禮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乎。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意也。師曰。無生豈有意。祖曰。若無意。誰生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旣蒙印可。方得名爲證也。實非諸位小乘天魔外道。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古德云。世間文字法師。暗證禪人。爲佛法大患。誠可哀哉。今所證者。則異於是。卽無生法忍也。此之大定。具足六法。一正宗非異證。二圓契非空證。三究竟不異證。四設利下濟證。五道由法爾證。六了義非偏證。故得名爲證也。然如是猶涉義路。譬如有人撚空爲線。欲其成就。徒廢精神。若是本分衲僧。腦後眼開。當自知矣。

無相大師行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左司諫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事柱

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　楊億　述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四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旨。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携瓶繞祖三帀。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

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云。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湊。號眞覺大師。著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

深慶州刺史魏靜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及證道歌一首並盛行于世其辭曰

君不見

君之一字指決之辭於斯薦得總持門開親見祖師本來面目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此出所以善財參見衆藝童子言我常唱此字母入般若波羅蜜門則知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也於此不明設使辭同炙煉辯瀉懸河翻破文字語言流浪無有了期日來月往翰墨雲興歲久時長編卷山積空懷永歎惘佛長嗟心地法門遠矣古德云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爭鬬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以此而推須有發明悟入始得故云最初一句同道方知

絕學無爲閒道人。

絕學者。絕世間之學。學無爲之學。世間之學者。非出離故也。無爲學者。非小乘有爲。入大乘無爲也。小乘有爲。非究竟也。學般若菩薩。與法冥合。於一切法。應無所住。心無罣礙。得大自在。作而無作。爲而無爲。故云絕學無爲閒道人也。閒道人者。與道相應。不爲塵勞拘縛。故名爲閒。良由一切衆生。從無始來。以至今日。背覺合塵。於諸幻境。念念之中隨逐諸塵。無有暫捨。何由出離。學道之人。能轉萬物。不爲萬物所轉。目對千差。心閒一境。水邊林下。長養聖胎。看月色以逍遙。聽泉聲而自在。故曰絕學無爲閒道人也。

不除妄想不求眞。

所言妄想者。卽虛妄想念也。良由一切衆生十二時中。攀緣之心無有間斷。心如念水之龜。意似迎風之鳥。未嘗停息。故名凡夫也。所言眞者。卽一眞佛性也。今此道人。與法相應。不落凡聖二途。亦乃簡異二乘也。小乘之人。厭離世間生死。樂求界外涅槃。學般若菩薩。會萬法歸於自己。故云不除妄想不求眞也。故修山主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兩則語。是一理二義。傳云。若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無明實性卽佛性。

無明者。無般若大智之明也。佛性者。卽究竟清淨覺性也。從無始已來。虛生浪死。不能出離。皆因無明而流轉也。故知無明。卽根本煩惱也。爲八萬塵勞之根。作十二因緣之首。河沙煩惱。由此而生。塵

刧輪迴以之不絕。非想定後。還作狸身。無爲坑中。猶爲病行。古德云。疾如掣電。猛似狂風。瞥起塵勞。速於瀑流之水。欻成五欲。急過旋轉之輪。是以結構四魔。驅馳十使。皆無明之使然也。未了之人。迷爲實事。今此道人。以般若智照了無明卽明。明見佛性。故曰無明卽佛性也。

幻化空身卽法身。

旣了無明。卽是佛性。當知幻身。卽是法身也。所言法身者。教有五分法身。一戒。二定。三慧。四解脫。五知見也。傳曰。智冥眞境。盡法爲身。故曰法身。法以軌持爲義。身以積聚爲義。此之法身。能軌生一切法。故能遍攝一切法故也。達法之人。了父母緣生虛幻之身。卽是金剛常住不壞之身。故曰幻化空身卽法身也。

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

以般若智照五蘊皆空。無有一物。無有邊表。無有名字。强名法身也。昔太原孚上座爲座主時。因講維摩經至法身義。時。勉道者在座下聽。乃問云。適來講者。是諸佛法身。那箇是座主法身。主云。法身豈有二耶。者云。如人說食。終不濟飢。欲了心源。以悟爲則。師云。某甲說法身義。祇如此。却請道者爲說。者云。且住。講三五日。於空室內靜坐。體取法身。師依所言。屏息諸緣。端居靜室。早辰忽聞鼓角聲。豁然大悟云。始知本來無物。洎合一生空過。故云法身覺了無一物也。本源自性天眞佛者。今若返本歸源。不假修證。始知本來成佛。行住坐臥。觸目遇緣。頭頭垂示。法法齊彰。無非佛事。故法燈云。誰信天眞佛。興悲幾萬般。蓼花開古岸。白鷺立沙灘。露滴庭莎長。雲收溪月寒。頭頭垂示處。子細好生

觀。

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

學法之人。了五陰不實。猶如浮雲。知三毒虛幻。還同水泡。所言五陰者。一色。二受。三想。四行。五識也。色以窒礙爲義。受以領納爲義。想以想像爲義。行以遷流爲義。識以分別爲義。了五陰。卽人空也。所言三毒者。一貪。二瞋。三癡也。於順境。卽起貪心。於逆境。卽起瞋心。以無智。故容受。則是癡也。了此。則是法空也。五陰既如太虛浮雲。空自去來。三毒還如水上之泡。虛然出沒。洛浦云。祇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從漚生。權將漚水類余身。五蘊虛攢假立名。解達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眞。若未達此。則生死海中虛出沒也。

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卻阿鼻業。

無相不相。故名實相。證此實相。即無人法二空也。以剎那至速之頃。能滅多劫重罪也。所言剎那者。譬如力士斷藕絲頃。不取方便。唯取斷時。謂之剎那也。一剎那中。具九百生滅。乃至速之頃也。所言阿鼻者。即梵語也。此云無間。即極重地獄也。在七金山下。所謂嚎嚎嘍嚾嚾婆等。即八寒八熱是也。於諸地獄極苦。其中受罪無有間斷也。今與法相應。善惡諸相。自然寂滅。古德云。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故云。剎那滅卻阿鼻業也。

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

此乃永嘉大悲願力。發此言也。故知先聖恩重難報。則可知矣。切恐末世衆生。信根淺薄。向此門中

退失道心。設此重誓也。若我妄語欺誑汝等。即當自墮泥犁地獄。拔舌犁耕受其極苦。非但一劫乃至經塵沙劫也。所言劫者。梵語具足。應言劫波。此翻時分。劫亦多種。所謂芥子劫塵點劫拂石劫等。具如是經論所載。今不言名號而言塵沙者。但言其多劫也。大師所說親證法門。欲令一切眾生見性成佛。豈有妄言。猶恐信之不及爾。

頓覺了如來禪。

非漸次而知。故云頓覺也。如來禪者簡異四種禪那。一菩薩唯識禪。二聲聞偏空禪。三人天因果禪。四外道異計禪。今此定門。即是世尊靈山會上。以青蓮目瞬視迦葉。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迦葉。迦葉付阿難。阿難付商那和修。乃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西來東土。展轉付至曹

溪六祖。自後燈燈續燄。祖祖聯芳。以至如今。兩手分付。且道有分付無分付。若是本色衲僧自知落處。

六度萬行體中圓

總謂之六度。別謂之萬行。此之行門。皆在一念之中。本來圓滿也。所言六度者。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也。皆言度者何也。爲各有對治。故言度也。布施度慳貪。持戒度毀犯。忍辱度瞋恚。精進度懈怠。禪定度昏散。智慧度愚癡。故云六度也。此之度門。今非諸小乘。分修六度。權位菩薩。兼修六度。乃於一念之中。圓修六度。故云體中圓也。

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迷則三界有。悟則十方空。故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云六趣者。一人。二天。三修羅。四餓鬼。五畜生。六地獄也。皆言趣者。其故何也。爲一切眾生。一念迷妄。業識茫茫。隨其業力。自趣入於六道之中。非他人使也。古德云。貪瞋愛欲滋潤苦芽。一向徇塵。不知返本也。所言空空者。謂都無實義故也。無大千者。卽丈六金身取化之境也。今與般若相應。豈止能空六趣眾生乃至三千大千所化之境。亦無實義。故云覺後空空無大千。

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

若一念相應。則無罪福損益等相也。故經云。若人發眞歸源。十方世界悉消殞。況其罪福者乎。既達諸法性空。寂滅性中。則無我人眾生壽者等相。與般若無相法門相應。則不在語言詮辨問難。故云

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也。

比來塵境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

一念靈光。本來與十方諸佛無二無別。良由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未嘗遭遇知識。發明見性。譬如塵土之鏡。久翳昏暗。不能照物。今日既遇知識。發明已見。拂去塵垢。本來光彩。驀然透漏照天照地。所以先德云。靈光獨曜。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

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

上句拈情。下句顯法。誰無念誰無生者。則是誰人無念。誰人無生也。人之心念生滅。無有間斷。其生滅心。如阿乂聚。不可勝數。念念之間。無有停息。如燈燄燄。似水涓涓。行則心構十方。坐則意攀三世

故云誰無念誰無生也。若實無生無不生者。若實曉得無生之理。卽不壞一切諸法生相。則無妨萬法之生也。故修山主云。萬法無生相。一年一度春。故云若實無生無不生也。

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

重爲喻出。令其易曉也。上來因說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永嘉切恐後人隨語生解。作斷滅之見。故特此點竄也。學般若菩薩。須遇知識發明。已見。於有念中。達其無念。於生滅中。悟無生滅也。若謂一向無念無生爲無生法忍。譬如機關木人。亦無心念。欲期成佛。無有是處。故云早晚成也。早晚者。卽江浙方言。猶何時可成也。

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飮啄。

四大者。謂地水火風也。從無始來。捨身受身。常爲四大拘繫。不得自在。今了四大性空。於法自在。在水同水。在火同火。在地同地。故修山主云。地大不容水火風。一大旣爾四大同。四大未嘗不周偏。周偏何曾有混融。狀若千燈同一室。又如萬像一鏡中。四大異名無四性。界處根塵識不通。若曉此旨故云放四大。莫把捉也。寂滅性中隨飮啄者。若了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卻好任意浮沉。隨緣飮啄。故柸度云。麤也餐。細也餐。莫向凡夫相上看也。無麤也無細。上方香積無根蔕。故云寂滅性中隨飮啄也。

諸行無常一切空。卽是如來大圓覺。

非唯四大之相本空。亦乃所作諸行盡皆空寂也。言諸行者。非止一行。乃至種種萬行。皆悉本來空

寂。故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故云諸行無常寂。

一切空也。即是如來大圓覺者。既了諸法本來空寂。即與大圓覺性相應也。但猶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故蘘相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故云即是如來大圓覺也。

決定說表眞僧有人不肯任情徵。

內懷聖胎。發言殊異。果敢無猶豫之辭。故云決定說也。學般若之人。識心達本。萬慮都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爲法門之領袖。作人天之導師。故云表眞僧也。有人不肯任情徵者。設或有人不肯我之

所蘊無上妙法。以種種世智難問於我。我即一任他人徵難也。古德云。直饒汝盡十方世界都作一箇問話頭問我。不消老僧彈指一下。並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祇恐信之不及也。

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直下頓入佛之知見。不隨漸次教相涉歷。故云直截也。先德云。祇此箇事。若在語言上。三乘十二分教豈不是無言說。因什麽道。教外別傳。唯此一法。直下明心。但求其本。不徇其末。故云直截根源也。佛所印者。諸佛法門。遞相印可。一印印定。起必同時。更無前後。故名曰印也。摘葉尋枝我不能者。名相之學。猶如摘葉。頭數法門。無有窮盡。徒自困疲。終無所益。故曰我不能也。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

梵語摩尼。此云如意寶也。體性輕軟。潔淨如法。具諸功德。唯此一寶。可喻佛性。人人皆有此寶。而不得受用者。何謂無明塵垢所覆。不能自見。故云人不識也。如來藏裏親收得者。此摩尼寶非世所有乃於如來秘密藏中。親獲此寶。所言如來藏者。有在纏如來藏。有出纏如來藏。衆生常爲三毒五陰煩惱所覆。雖有寶藏。不得受用。謂之在纏如來藏也。若乃諸佛三德精明。湛然圓滿。包容法界。種種功德。謂之出纏如來藏也。藏即且置。阿那箇是珠。豈不見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藏。祖云。如何是珠。泉乃召云。師祖。祖應喏。泉云。去。你不會我意。莫道師祖不薦。設使薦得。我也知你摸㨶未着在。

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

此摩尼珠。珠有六竅。喻六根也。迷爲六賊。自劫家寶。所有無量功德法財。盡爲六賊所盜也。若乃悟之。謂之六般神用也。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故云用無盡也。空不空者。此之妙用。非其有無。可見。所以道。若言其有。無狀無形。若言其無。聖以之靈。故云空不空也。一顆圓光色非色者。此之寶珠。從無始來。烜赫靈明。照十方界。故知眞色無形。而森羅大千。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故云一顆圓光色非色。

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

諸經皆云五根五力。今言五眼五力者。今檢諸經論。唯淨名經所出。且依文解之。所謂五眼者。一天眼。二肉眼。三法眼。四慧眼。五佛眼也。具足五眼爲如來。即得五力現前。一信力。二進力。三念力。四定

永嘉眞覺大師證道歌註

力。五慧力。故曰淨五眼得五力也。唯證乃知難可測者。此之心地法門。直須親證。乃可得知也。如人飮水。冷暖自知。則不可以情量測度。經云。若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縱經塵劫。終不能着。故云唯證乃知難可測也。

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

雖鏡裏之形可見。且水中之月不可取也。良由世人背此覺性。認其影像。流浪生死。頭出頭沒。深着前境。不能出離。故賢愚經云。譬如晴夜。有衆獼猴於樹井傍。忽見月影。卽便遞相下井捉月。欲其所得。終不可也。良由一切衆生隨逐外緣。欲其返本。亦復如是。故云水中捉月爭拈得也。

常獨行。常獨步。

達法之人。不與萬法爲侶。高超三界。獨步大方。故曰。常獨行。常獨步也。未了之人。無量劫來常與諸塵作對。旣迷覺性。深附塵緣。念念之間。不能捨離。故經云眼根受色。耳分別聲。鼻嗅諸香。舌嘗於味。所有身根。貪受諸觸。意根分別。一切諸法。豈能絶前後際。而獨行步耶。

達者同遊涅槃路。

達者。達法之人也。涅槃者。卽不生不滅也。涅而不生。槃而不滅。卽無生路也。經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此之一路。唯明心達本。具大乘種性者。方能步步踏佛階梯而同遊也。須知三界浩浩。六道茫茫。盡是失路頭人。是以千聖出興。爲一大事因緣。勸汝等諸人同行此路。自是諸人不肯。古德云。

天堂路上生荆棘。地獄門前滑似苔。可謂少人踏着也。

調古神淸風自高貌頳骨剛人不顧。

未了之人。深着世緣。趣味浮豔。精神昏亂。內失所守。則非道人動靜也。有道之士。不染世緣。調格古淡。精神淸爽。道風高邈。故云。調古神淸風自高也。貌頳骨剛人不顧者。大修行人。雖形狀枯頳。且心無貪欲。內有所主。剛如金石。人罕識之。閻浮提人。深着色相。流轉生死。無有出期。而不省悟。是以聖人。狀同貧士。隱在世間。則不可測。故知本分道人。內蘊般若。不事華飾。風貌淸古。人罕識之。故云貌頳骨剛人不顧也。

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

有道之人。不假外飾。故曰貧也。古德云。進道嚴身。三常不足。則斯之謂歟。釋子者。從佛受稱。具足應

云釋迦氏。卽五姓之一也。我佛因中爲太子時。王有四子。俱爲王貶。此四太子以德歸人。卽爲强國。父王悔意。遣使往詔。四子辭過不歸。父王歎曰我子釋迦。卽華言能仁也。今不言迦。而言釋者。從其簡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故曰釋子也。口稱貧者。口雖稱貧。內蘊聖法寶。非貧也。寶是者。乃諦寶之言也。身貧者。爲闕世財。七寶等也。道不貧者。若論其道。則河沙功德。無量法財。用無窮盡。雖無卓錐之地。實是價直娑婆。故曰實是身貧道不貧也。下文明出也。

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

貧則身乏嚴飾。謂之身貧也。其道可尊可貴。實非貧也。古德云。袈裟破後重重補。糧食無時旋旋營。是以迦葉着糞掃衣。佛贊爲上行之衣。節食儉衣。爲知足故也。道則心藏無價珍者。世間七珍。金銀

琉璃珊瑚硨磲眞珠碼碯等寶。皆有價值。唯有心寶。故無價也。達磨云。於諸法中。心法爲上。於諸寶中。心寶爲上。此寶無形。非具道眼。卒難可見。故曰心藏無價珍也。

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機終不悋。

再言無價珍者。明此寶實非世間之寶也。用無盡者。世間之寶皆有限量。用皆有盡。設使壽同彭祖。富似石崇。乃一世之榮也。唯此心寶。用無盡也。上至十方諸佛。經無量劫。受用不盡。西天二十八祖用不盡。唐土六祖用不盡。天下老和尚用不盡。卽今山僧用不盡也。利物應機終不悋者。十字街頭堂堂分付。何曾悋惜。自是時人不肯承當。古德云。驪珠不是驪龍惜。自是時人不解求。

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

三身四智八解六通者乃覺性功用得名也地以能生爲義印以號令爲義也所言三身者法身報身化身也四智者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也八解者一內觀色解脫二外觀色解脫三淨處解脫四空無邊處解脫五識無邊處解脫六無所有處解脫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八想受滅處解脫此八處解脫即八識解脫所言八識者即眼耳鼻舌身意爲六識七傳送識八阿賴耶即含藏識也所以轉八識爲四智束四智爲三身也今言轉八識爲四智者轉眼耳鼻舌身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意識爲妙觀察智轉七傳送識末那舍爲平等性智轉八含藏識阿賴耶爲大圓鏡智束四智爲三身者以成所作智妙觀察智爲化身平等性智爲報身大圓鏡智爲法身此之三身祇一身也要識一身麽頭圓象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

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無上妙法。唯上人所聞卽能諦了。故云上士一決一切了也。是以上士相見。目擊道存。中下之人。祇益多聞。所以云。言多則去道轉遠。故曰中下多聞多不信也。然則三教所有言詮。皆然也。大乘菩薩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諸小乘人。不任此法也。老子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忘。下士聞道。而大笑之。不笑不足爲道也。傳曰。可與言而與言。不可與言而不與言。可與言而不與言。謂之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謂之失言也。故寒山詩云。上人心猛利。一聞便知妙。中流心清淨。審思云甚要。下士鈍暗癡。頑皮最難裂。直待血淋頭。始知自摧滅。看取開眼賊。鬧市集人決。死屍棄如塵。此時向誰說。男兒大丈夫。一刀兩段截。人面禽獸心。造作何時歇。先聖激勵如此。其有善根者。聞之必有

感焉。

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

垢衣者。卽無明煩惱也。衣者以蓋覆爲義。垢卽塵垢也。塵以染污爲義。此之無明。能蓋覆淸淨法體。能染污微妙覺性。故喻垢衣也。但自懷中解垢衣者。況此已事。非他人可爲故也。從等覺已還。皆是垢衣大士也。見性之人。潛藏密用。不爲塵勞無明蓋覆。故云解垢衣也。古德云。卸卻臟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攏手出荆棘林。得大自在也。小乘之人。專求事相。雖身圍法座。心遶法塵。是外誇精進也。寶公云。入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卽其謂也。

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

以言毀辱。謂之謗。以是爲不是。謂之非。見性之人。十二時中。所遇順逆之境。心則安然。不爲萬境所轉也。一任毀謗於我。我既不受。惡言謗讟。反自歸己。所謂自作自受也。譬若有人。手執火燧。擬欲燒天。徒自困疲。終不可得。故云把火燒天徒自疲也。

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

我聞毀謗之言。恰似飲其甘露。心自清涼。不生熱惱。未了之人。聞毀謗是非之言。心生煩惱。所謂蔦然一處撥着。三處一時火起。不可止也。古德云。覺花有種無人種。心火無煙日日燒。唯見性之人。所聞逆順之言。心得自在。卽入不思議解脫妙門。故云銷融頓入不思議也。

觀惡言是功德。此卽成吾善知識。

耳聞惡言。不起嗔心。即能成就定慧之力也。不爲六賊盜竊家寶。功德法財從此增長。則知彼毀謗之人。返乃爲我善知識也。不言聞惡言而言觀者。即以慧照之也。我佛世尊成道之日。羣魔競作。如來哀愍此輩。即入慈心三昧。是時魔衆。終不能害。此乃成就萬德莊嚴定慧功德也。

不因訕謗起寃親。何表無生慈忍力。

若不因上來訕毒毀謗之言。加及於我。我即了善惡之聲。皆不可得。譬若風過樹頭。祇聞其聲。不生分別善惡之音。即起寃親平等之心。以能成就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即於時中所遇逆順之境。以平等心坦然自在。無有罣礙。若不如此。則何以表我無生慈忍道力耶。

宗亦通。說亦通。

宗通者。即法通也。法非言說。言說非法。雲門云。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天衣云。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着草鞋。乃至青平搬土。歸宗拽石。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如上垂慈。若無悟心。如何明得其意。須洞明宗旨。深達本源。直下明宗。不同圓漸。故曰宗通也。說通者。即義通也。善能說講十二部經。名相法數。一一了知。無有疑誤。故曰說通也。今言宗亦通說亦通者。則是法義雙通也。能具此者。極難得其人。法門後進。不曉其旨。互相是非。傳曰。西天則分河飲水。此土乃禪律相非。皆不明法義二門也。圭峯云。經如繩墨。楷定邪正。繩墨非巧。巧者必以繩墨為憑。經論非禪。參禪者必以經論為準。古德云。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傳曰。經是佛語。禪是佛心。諸佛心口。必不相違也。大師始聽習天台智者教觀。後有發明知見。往曹溪。六祖印可。故深明此旨。故曰

宗亦通說
亦通也。

定慧圓明不滯空。

因中謂之止觀。果上謂之定慧。定慧不二。謂之圓明。此圓明之性。非小乘斷空。故曰不滯空也。良由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爲無明煩惱所醉。不能出離生死者。唯無明昏散所病也。是以聖人立止觀二法治之。卽以止止散。卽散而寂。以觀觀昏。卽皆而朗。則轉成定慧二法。定慧不二。謂之圓明圓明一法也。此之一法。諸佛功德。無量法財。妙用無盡。皆在圓明華藏海中受用也。

非但我今獨達了。恆沙諸佛體皆同。

眞覺自云。非獨我今達了。如上圓明法性。乃至恆沙諸佛圓明覺體。盡皆同也。故經云。唯我知是相。

一十方佛亦然。所言恆沙者。從喻得名也。西竺有河。名曰恆河。此河方四十里。其中有沙。沙細如麵。世尊說法。多以此河中沙。比其數量。今永嘉依經而言也。

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

師子為獸中之王。若哮吼一聲。章狐屏迹。百獸悉皆腦裂。恐怖而走。以喻大乘菩薩所說圓頓法音。魔宮振動。諸小乘根器。不任大法。各生疑惑而不悟解。所以華嚴會上。如聾若瘂。不能信受。祇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能有幾個承當。

香象奔波失卻威。天龍寂聽生欣悅。

香象喻小乘。聲聞緣覺定性之人。不能回心向大。所聞圓頓大乘。不能諦信。是以法華五千退席禮

佛而去。譬若象王。雖有威德。若聞師子吼時。卽失威奔走。故曰香象奔波失卻威也。天龍寂聽生欣悅者。諸天龍王聞師子吼時。心則欣然而悅也。以喻大乘菩薩之人。聞佛所說大法。心生歡喜踊躍無量也。如須菩提在般若會中。聞佛所說般若。喜極成悲。故金剛經云。爾時須菩提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卽其義也。

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

所遊江海。涉歷山川。途路疲勞。奔馳南北。非爲別事。乃爲參尋知識。決擇生死。所謂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古投子云。一切世人。向緊急處卻閒慢。閒慢處卻緊急。若欲出離生死。遇善知識爲增上緣。發明已事。實非小緣也。所謂靑山長在。知識難逢。故曰尋師訪道爲參禪也。

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

自從往曹溪六祖。印證心地法門。了知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去無來。若悟此箇法門。則了悟本來生死不相干涉。故云了知生死不相關也。若得如此也。妙用無窮。通身應物。行住坐臥。語默作做。舉動施爲。折旋俯仰。無非皆在大寂定中。明明受用。下文可見也。

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

祖宗門下。頭頭垂示。拍拍齊彰。傳曰。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分別現文殊之心。動用運普賢之行。門門而皆出甘露。味味而盡是醍醐。不出菩提之林。長處華藏之海。晃晃而無塵不透。朝朝而溢目騰輝。豈勞妙辯以宣揚。何假神通而顯示。若如此也。行住坐臥。觸目遇緣。雖應用千差。且眞如

之性湛然不動。故云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也。

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

十二時中。既動靜皆爲佛事。假饒有人以利刀毒藥。加及於我。我則坦然閒暇無所畏也。故靈山會上。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以宿命智各見過去殺父殺母。及諸重罪。於自心中各懷疑怖於是文殊仗劍。持逼如來。世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我。我必被害。爲被害。文殊師利從本以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則名爲害。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聲讚言。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天衣徵云。作麽生說個

如劍佛亦爾。若明此個因緣。故能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也。

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

非獨我今修此忍辱。乃至十方諸佛。釋迦如來。盡皆修此忍辱苦行也。所言然燈佛者。世尊因地爲雪山童子時。値然燈如來出世。將五百金錢親買蓮花。往彼獻佛。願我成等正覺。然燈如來爲其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說法度人。與我無異。故云我師得見然燈佛也。忍辱仙者。世尊因地爲忍辱仙人。在於山中。修諸苦行。値歌利王與諸宮人入山遊獵。王晝寢時。時諸宮人各去遊山。忽見庵中有一仙人。儼然獨坐。是諸宮人。俱來瞻仰。王起。問諸近臣宮人何在。左右奏曰。往彼仙人庵所也。王怒。躬自仗劍。殺彼仙人。於其手足節節支解。時彼仙人。神色不動。王怪而問曰。我今殺

汝還瞋否。答曰不。王曰汝雖不言。心懷瞋怒。答曰我心若瞋。不得平復。我心不瞋。使我此身平復如故。言訖。卽時仙人平復如故。王見甚異。驚怖而走。至於中路。天降風雨霹靂雲霧。迷失道徑。終不能去。迴入山中。至仙人所。求乞懺悔也。乃至捨身飼餓虎。割肉濟飢鷹。已至種種苦行。非止一劫。故云多劫曾爲忍辱仙也。

幾迴生幾迴死。生死悠悠無定止。

此乃眞覺傷歎之辭也。未發菩提心已前。經無量劫。受無量身。生死海中。浪自出沒。無有了時。於不遷境上。妄受輪迴。向無脫法中。妄生纏縛。如春蠶之作繭。似秋蛾之赴燈。以二見之絲。纏無明之質。以無明貪愛之翅。撲生死之火輪。從生至生。無有休息。如繩繫飛鳥。放去又還來。故云幾迴生幾迴

死生死悠悠無定止也。

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

自從頓悟了一切法皆悉無生。則於諸榮辱之境。有何憂喜。良由至人於生死界內得其自在故。寒山詩云。莊生說送終。天地爲棺槨。吾歸此有時。唯須一番箔。死作餧青蠅。弔不勞白鶴。餓着首陽山。生廉死亦樂。若得其旨。即頓悟了無生也。於諸榮辱何憂喜者。旣能頓悟無生。生死尚得自在。即知榮辱之境則可外矣。榮辱旣忘。憂喜之心從何而有也。

入深山。住蘭若。岑崟幽邃長松下。

入深山者。非憒閙之處也。住蘭若者。具足應云阿蘭若。即僧舍也。岑崟者。即山之高貌也。長松下者。

卽物外優游之地也。見性之人。隨緣度日。任性逍遥。或入深山。或居岩谷。隨處建立。應物無方。無不可也。白雲青嶂。松下水邊。皆道人之境界也。

優游靜坐野僧家闃寂安居實蕭灑。

優游者。不拘繫之貌也。出家之士。識心達本。優游三界。脫落四生。不爲塵勞縈絆。逍遥自在。靜坐安居。故雪竇云。出家兒得與麽尊貴。得與麽高上。萬乘位高而不挹。五侯門峻而不趨。目對千差。心閒一境。重重岩樹。垂陰善吉之門。疊疊溪雲。布彩維摩之室。此中相見。豈不快哉也。

覺卽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

覺了一切諸法。卽不施有爲功行也。有爲功行非究竟也。故憨山云。我見轉輪王千子常圍繞。十善

化四天。莊嚴多七寶。七寶鎮隨身。莊嚴甚妙好。一朝福報盡。猶若棲蘆鳥。還作牛領蟲。六趣受業道。況復諸凡夫。無常豈長保。以此而知。有功之功。功皆無常。無功之功。功不虛棄。故云一切有爲法不同也。

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

住相布施者。不與般若相應。爲着相。故成有爲功行。非究竟故。古德云。若般若不修。萬行虛設。所修功行。不能稱性也。所言布施者。運心廣大之謂布。推己惠人之謂施。故曰布施也。即六度之一度也。生天福者。所感果報。祇生天福也。生天之福終非究竟。譬如仰箭射空。終不至天也。

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

仰箭射空。勢力既盡。終墜於地。人天福謝。亦復如是。所謂人間四相。天上五衰。皆福謝之相也。所言四相者。一生相。二老相。三病相。四死相。五衰相者。一花冠墮地。二目睫瞤動。三眷屬離散。四身光自滅。五不樂本宮也。招得來生不如意者。古德云。人天福報爲三生冤。人罕知之。良由世世人因其福力。不明其本。就上增添。以此世福。恣情娛樂。臨命終時。福盡業在。返墮惡道。受種種苦。故云招得來生不如意也。

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故知諸位小乘。人天福報。有爲之法。皆非究竟也。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淸淨覺地也。此之一路。從來千聖不曾踏着。向第二門中略憑言說。所以西天初祖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

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則法法絕待。盡皆照體獨立。如指不自觸。如刀不自割。如地不自堅。如水不自濕。如火不自熱。如風不自動。如耳不自聞。如鼻不自嗅。如舌不自味。如身不自覺。如意不自知。如眼不自見。所以云。若眼作眼解。則生眼倒。若眼作無眼解。則生無眼倒。若執有眼。卽迷其無眼。由有眼故。則妙見不通。故經云。無眼無色。復有迷眼作無眼者。卽失其眞眼。如生盲人。不能辨色。故經云。譬如眼敗之士。其於五色。不能復利。諸聲聞人。亦復如是。唯其如來得眞天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土。以不二見。故。卽不同凡夫所見。悉能見。故卽不同聲聞所見。不同凡夫所見。謂之超凡。不同聲聞所見。謂之越聖。旣能超凡越聖。卽達佛之知見。故云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

若得其本。末可知也。古德云。今之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唯播頓宗。禪講相違。胡越之隔。由是人與法差。法與人病。佛意本末難見。散義浩博難尋。然而泛學雖多。秉志極少。以本攝末則可知矣。故云但得本。莫愁末也。如淨瑠璃含寶月者。瑠璃喻法身妙境。寶月喻般若眞智。境智冥合。瑩徹十方。爍爍靈光。騰今騰古。猶如琉璃盤內。更盛明月也。

旣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

如意珠者。卽摩尼寶也。唯此一珠。具諸功德。於諸寶中。此寶爲上。利用如意。可喩一心寶也。經云。獨王頂上有此一珠。不妄與人。此之一珠。非從外得。但猶一切衆生妄念蓋覆。不能明見。古德云。譬如衣下明珠。雖明不照。似宅中寶藏。似有如無。今日永嘉解此一珠。賑濟有情。用無窮盡。故云終不竭也。

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

入夜月華窗底白。有時松韻枕根淸。此個消息。設使千聖出興。具無礙辯才。也說不及。放一線道。且向建化門中略憑話會。强而言之。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一切衆生。雖在其中。而不自知。諸小乘人。不能趣向也。此之境界。不凡不聖。雖難可見。祇在目前。山高海濶。柏短松長。柳綠花紅。鶯吟鶴唳。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若是本分道人。一覺直到天曉也。

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

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或謂之佛性。或謂之戒珠。或謂之心地。或謂之心印。皆一法也。隨其功用。名各得異名。能覺知故。名曰佛性。瑩淨無垢。名曰戒珠。能生諸法。名曰心地。號令羣品。名之曰印也。雖

有三名而無三法。以此而推。森羅萬象。觸目遇緣。器界山河。霧露雲霞。盡非他物。故曰霧露雲霞體上衣也。

降龍鉢解虎錫。

鉢盂錫杖。皆道具之名也。鉢盂即應量器也。錫杖者振作錫聲也。所言降龍鉢解虎錫者。各隨緣起而得名。降龍鉢者。因世尊降火龍外道也。昔者有三迦葉投佛出家。退失道心。侍火龍外道。佛觀其根性既熟。即往度之。爾時往彼求宿。時迦葉言。此無空室可宿。唯有火龍石窟。還可宿否。佛往彼宿。是時中夜。火龍現通。鼻中出煙。鱗甲生火。遂巡熾然。欲害於佛。爾時世尊即起慈心。現三昧火。漸漸明熒。火龍毒火。返自燒身。無處逃避。唯見世尊寶鉢之中。淸涼廣大。乃自投身入於鉢內。故名降龍

鉢也。解虎錫者。始因高僧稠禪師。在懷州王屋山習定。見二虎鬭。即以錫杖以中解之。二虎各自分去。遂此名焉。故云。降龍鉢解虎錫也。

兩鈷金環鳴歷歷。

兩鈷者。表眞俗二諦也。六環者。表六波羅蜜也。中心。表中道也。鳴歷歷者。振錫之聲。上士聞之。即可入道。小乘錫杖。即四鈷十二環也。四鈷表四諦。十二環。表十二因緣中心浄圖。表住持三寶也。忽若在衲僧手中。如何表示。秖如大師當時持往曹溪親見六祖。繞禪床三帀。大振一下。且道成得什麼邊事。明眼衲僧試定當看。

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

不是外現威儀。標其形體。虛然。自謂任持也。故寶公云。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方。一切不能爲害。堅固猶若金剛。豈虛自持耶。如來寶杖親蹤跡者。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應受持錫杖。所以者何。過去如來現在諸佛。皆執持故。爲聖人之標幟也。故曰如來寶杖親蹤跡也。如或不薦問取德山老人。

不求眞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

不求眞。故越凡夫法也。不斷妄。故越二乘法也。二乘之人。棄妄求眞。斷煩惱求菩提。證有爲涅槃。故非究竟出離之道也。大乘之人。更不求眞。亦不斷妄。則知眞妄二法本無相狀。故寶公云也。無頭也無手世界壞時渠不朽。故云了知二法空無相也。

無相無空無不空。卽是如來眞實相。

上句展轉拂迹。下句直明眞諦也。因上所言。不求眞。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永嘉切恐後人落在空無相中。故有此點示也。言無相者。卽無諸事法也。無空者。卽無諸理法也。無不空者。則能遣之法亦空也。卽是如來眞實相者。卽入如來無相微妙法門也。

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

心鏡旣明。鑒物無礙。傳曰。諸智慧者。以譬喻得解。明心之士。其心猶如明鏡能攝衆像。盡入其中。無有窒礙。淸淨含容。無有邊際。古德云。打破鏡來與汝相見。盡十方世界是一面鏡。且向什麽處下手。若向這裏薦得。靈光透漏。無蓋覆處。故云廓然瑩徹周沙界也。

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

在天燦然仰而觀之謂之萬象在地卓爾俯而察之謂之森羅傳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豈從外得耶祇在一切衆生一念心光影現之中故云萬象森羅影現中也一顆圓光非內外者一點光明無表無裏靈光烜赫瑩徹十方無有內外故肇法師云會萬法歸於自己者其爲聖人乎

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

豁達空者乃西天外道但修斷滅空也撥因果者一向着空撥無因果也故知世出世間人天一切因果善惡等業毫髮不差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且外道不知此法故撥因果也既落斷滅之見所招殃咎不可言說譬若大海莽莽蕩蕩無有邊表故云莽莽蕩蕩招殃禍也

棄有着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

若棄其有見而着其無見。則其病亦然也。故古德云。便疑疑心、歛念攝事歸空。不瞬不動。閉目藏睛。隨有念起。即便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斯見解。正是落空外道。魂不散底死人。故云棄有着空病亦然也。譬如有人避大水之溺而投火燧之中。故云還如避溺而投火也。

捨妄心取眞理取捨之心成巧僞。

若捨虛妄之心。欲取眞如之理。則取捨之心成巧僞之行也。傳曰。取一邊捨一邊。徒增妄慮。執自性。逃自性。轉失眞源。其由空有兩忘。一味雙顯。居斷絕地。即煩惱根。信不誣矣。故羅山云。麤餐易飽。細嚼難飢。根本差殊。良由自錯。學般若之人到此切須子細體究。

學人不了用修行深成認賊將爲子。

學般若之人。不了心地法門。所修有爲功行。皆非究竟。盡屬有爲。正在生死岸頭。如楞嚴十種修仙。與諸不了義權位行人。皆未能出離也。良由以取捨虛僞之心。而謂修證無上菩提。猶如世人認賊爲子。欲其親的。無有是處。故云深成認賊將爲子也。

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

既認賊爲子。法財功德如何保任。盡皆失去。故曰損法財滅功德也。莫不由斯心意識者。對境覺知異乎木石。名之曰心。次心籌量。名之曰意。了了別知。名之曰識也。以此三法遷流種種諸行造作種種之業。皆由此也。傳曰。心異則千差競起。心平則萬法坦然。心染則六道四生。心空則一道淸淨。故

曰莫不由斯心意識也。

是以禪門了卻心頓入無生知見力。

上來所修皆是無益苦行固非眞實也唯般若一法方爲究竟大般若經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佛母能示世間諸法實相出家之士得不盡心於此是以雲門大師警策兄弟云一等是踏破草鞋行脚抛卻父母師長直須着些子眼睛始得若遇本色咬猪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咬嚼眨上眉毛高挂鉢囊一十年二十年打取徹去莫愁不成辦從上諸聖無不擊發勸於此個門中用心故云是以禪門了卻心頓入無生知見力也。

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

世間之士。有慷慨之志。秉鐵鉞之刃。以忠孝之心。佐贊明君。威武天下。謂之丈夫。今言大丈夫者。具出世之大智。秉智慧之劍。以般若為鋒鋩。以金剛為猛焰。破煩惱網。出生死境界。故云大丈夫也。傳曰。雖女人孺子。有此志者。亦名大丈夫。雖八尺巍巍之士。無此志者。不名大丈夫也。所言金剛者。金中最剛。故曰金剛。極堅極利。喻般若焉。堅。故萬物不能摧。利。故能摧萬物。唯帝釋有之。福薄者。難見其為用也。欲擬皆空。擬山即山崩。擬海即海竭。其功力不可思議。故喻般若也。

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

但。猶獨也。非獨摧伏西竺六師外道之心。早曾落卻天魔膽。寶星經云。有一魔王。於眾魔中而為上首。即於平日以手按地。三千大千世界悉皆搖動。佛成道時。領諸魔眾。欲於佛前以手拍地。卒須彌

山。惱害世尊，世尊即入慈心三昧。是時魔王方乃舉手。尚不見地。何況摩觸。是時魔王心膽驚懼而走。故云早曾落卻天魔膽也。

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

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或謂之慧劍。或謂之法雷。或謂之法鼓。或謂之慈雲。或謂之甘露。即是一法。隨其功用而得名也。能破疑網極堅利。故謂之慧劍也。駭動物機。增長善芽。故謂之法雷也。聚集人天善能號令。故謂之法鼓也。能陰覆羣生。皆得清涼。故謂之慈雲也。能濟熱惱。沃焦渴。故謂之甘露也。皆般若一法爾。

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五性皆醒悟。

龍象蹴踏之所。固非驢騾所踐之地也。三乘者。一菩薩。二聲聞。三緣覺乘也。五性者。一善性。二惡性。三定性。四不定性。五闡提性也。三乘五性醒悟且致。忽遇三種病人來。還接得否。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昔人雖有此語。爭奈時機不薦。曾有僧請益雲門。師云。汝禮拜著。僧禮拜起。師以拄杖挃。僧退後。云汝不是患盲。復喚僧近前來。僧近前。云汝不是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云汝不是患瘂。其僧忽於言下有省。若薦得這個說話。何止三乘五性。盲聾瘖瘂悉皆醒悟。直是須教大地人普請作佛去。還委悉麼。雖然如此。若是明眼衲僧也須子細詳辨。

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

西竺雪山有草名曰肥膩。潔淨香美。白牛食之。所出皆成醍醐上味。非世間腥羶雜血之乳。其不潔也。雪山。喻一眞妙境。香草喻圓修八正道。牛喻照理眞智。醍醐喻一乘妙法。以明菩薩不從漸次而修也。大乘根性。從初發心便成正覺。所言我常納者。卽學般若之士。念念與般若相應也。故下文舉法。皆入重重無盡。事事無礙境界也。

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

一性卽一眞之性也。一法卽一心之法也。一性圓通一切性者。卽一性圓通法界性也。一法遍含一切法者。卽一心之法。遍含無盡法也。壽禪師云。本末而末表本。體用互興。眞成俗而俗立眞。凡聖交映。此顯彼而彼分此。主伴齊參。生成佛而佛度生。因果相徹。境無自性。而他成自。心無自性。而自

成他。理不成成就。而一即多。事不成就。而多即一。相雖虛。而恒冥一體。性雖實。而常在萬緣。雖顯露。難以情求。任超絕。而無妨大用。縱橫幻境。在一性而融眞。是以八十卷華嚴大經。所說非昔有而今無也。傳曰。三十九品之勝典。終始交羅。十萬頌之妙言。前後參應。十處十會。如帝網之重重。十刹十塵如鏡象之涉入。擧一門。則諸門頓顯。談一品。則諸品齊彰。道樹始成。九天同會。普光一集。十處齊登。新舊無差。前後一念。故末山尼。先聽大經。後因參有悟入。方信即今現在華嚴法界之中。有頌云。五蘊山頭古佛堂。毘盧晝夜放毫光。若能於此非同異。即是華嚴遍十方。故云。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也。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

一月普現一切水者。如青霄一月。普現江河池沼滄海溪潭等。凡有水處悉皆現月也。一切水月一月攝者。衆水所現。唯天上一月爾。華嚴一月三舟。譬喻經云。譬如停舟分於月影。舟從東去一月往東。舟從西去一月往西。舟從南去一月往南。舟從北去一月往北。常住之舟見月不動。如是四維十方。盡皆見月。所以云。並安千器。千月亦同。一道澄江。一月孤影。乃至淨水穢水。清水濁水。甘甜苦澁鹹淡等水。如是於中。一時普現。經云。我成道時見一切衆生盡皆成道。傳曰。諸佛清涼月。遊於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信斯言也。

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

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眞。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故云。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也。眞

由諸佛親證法身也。衆生本具法身也。荊溪云。衆生理具。諸佛成。成之與具。莫不性等。故云。我性同共如來合也。故寒山云。嘗聞釋迦佛。親受然燈記。然燈與釋迦。秖論前後智。前後體無殊。異中無有異。一佛一切佛。心是如來地。卽其謂之。

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

上文自一性圓通一切性。言無礙之性也。一法遍含一切法。言無礙之法也。一月普現一切水。言無礙之喩也。今言一地具足一切地。言無礙之功德也。所言地者。地以能生爲義。卽初地具足十地功德。故云。一地具足一切地也。言非色非心非行業者。旣一地具足十地功德。其功不可思議。則色心行業不可測度也。非色者。非窒礙之色也。非心者。非覺知之心也。非行者。非遷流造作之行也。非業

者。非所作之業也。今爲顯其法性。所以拈情。故下文以明妙用也。

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三祇劫。

一彈指頃。成就八萬法門。一剎那間能滅三祇劫罪也。一念嗔心起。八萬障門開。今既悟入無生之理。八萬四千煩惱。轉成八萬四千清淨解脫法門卽起三大阿僧祇劫。此修行功力也。故楞嚴經云。銷我億劫顚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深可信矣。所言三祇劫者。卽三阿僧祇劫也。自古釋迦至尸棄如來爲一劫。尸棄至然燈如來爲一劫。然燈至毗婆尸如來爲一劫。故云三祇劫也。此事且止。祇如禪月云。禪客相迎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如或未知落處。阿誰敢稱禪客。

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

一切名言法相。菩提涅槃。眞如解脫。非有非無。非凡非聖。頭數法門。無有窮盡。寶非究竟。故云。一切數句非數句也。故藥山初叅石頭。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禪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特來禮拜。伏望和尚慈悲開示。師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若薦得這個因緣。許你出荆棘林。具衲僧眼。

故云。與吾靈覺何交涉也。

不可毁。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

毁譽不動者。唯見性之人。方能解脫也。未了之人於一切順境。聞讚譽之言。卽心生歡喜。於一切逆境。聞毁辱之言。卽心生忿怒。皆不了語言性空也。達法之士。了毁譽之言皆不可得。與法體相應。猶如虛空。勿有涯岸。故云不可毁。

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也。

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卽是不離當處常湛然也。謂此靈覺之性。不離十二時中見聞覺知。若離見聞覺知之外。別求覺性。則無有是處祖師云。將心覓心。豈非大錯。敢問諸人。阿那個是當處。若向這裏覰得破。故云。與十方諸佛同共受用。等無有異。如或不然。盡是埋沒家寶。辜負己靈徇行數墨。謾自推求。古德云。譬如騎牛討牛。無有是處。故云。覓卽知君不可見。

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麽得。

靈光洞達。無所不遍。諸佛悟之。而不曾得。衆生迷之。而未曾失。傳曰。譬如有人。怖空而走。雖則而走且步步不離於空。於彼求空。了不可得。故云。取不得捨不得也。不可得中只麽得者。此之宗旨。當於

聞思修體究。而自得之。經云。佛告沙門汝處于家。昔爲何事。對曰。亦常彈琴。佛言絃緩如何。對曰不鳴矣。絃急如何。對曰其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對曰清音普矣。佛告沙門。學道亦然。心若調適道可得矣。故曰。不可得中只麽得也。若是明眼衲僧。應不錯舉也。

默時說說時默。

默時說者。即是說時常默也。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且道說個什麽。是知默時常說。說時常默也。如世尊說法。一切經首皆有妙旨。人罕知之。如金剛經云。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乞。收衣鉢洗足已。敷坐而座。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徧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

付囑諸菩薩。文圓覺經云。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乃至於不二境。現諸淨土。如楞嚴經云。卽時如來。敷坐宴安。爲諸會中。宣揚深奧。法筵清衆得未曾有。迦陵仙音。徧十方界。故知默常說也。說而默者。一大藏敎。金口所宣。未曾道著一字。經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且道。畢竟是有說無說耶。所以天衣云。若言有說謗如來。若謂不談邪見在。若向這裏覷得破。方可稱唱宗風。提綱祖令也。

大施門開無擁塞。

諸佛出世說法。普令一切衆生成佛。爲大施主。度脫有情。故云。大施門開也。乃至西竺諸祖。各各說

法。利樂有情。至於東土諸祖。天下老宿巧便施設。種種法門。所以雪峰輥毬。石鞏架箭。天皇餬餅。國師水椀。雲門三句。洞山五位。靈雲見桃花。法眼透聲色。首山新婦。道吾樂神。潙山水牯。汾陽師子。百丈捲席。俱胝竪指。皆諸善知識大施門開也。古德云。盡十方世界。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不入。有何擁塞耶。故云。大施門開無擁塞也。

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

若或有人問我解何宗旨。報道摩訶般若力也。梵語摩訶。此云大多勝。即多含不翻也。梵語般若。此云智慧。卽生善不翻也。言摩訶般若者。信解則位齊諸祖。受持則福蔭人天。故傳曰。故知般若是善惡徑之導師。迷暗室之明炬。生死海之智檝。煩惱病之良醫。破邪山之大風。敵魔軍之猛將。照幽途

之赫日。警昏識之迅雷。抉愚盲之金篦。沃渴愛之甘露。截疑網之慧劍。給孤乏之寶珠。若般若不明。萬行虛設。故云。摩訶般若力也。

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

般若之力。既得現前。以大悲心。入廛垂手。接物利生。縱橫應用。種種施爲。皆爲佛事。譬如耆婆攬草。信手拈來。皆爲妙藥。故經云。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爲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眞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婬怒癡。俱是梵行。故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也。

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

永嘉自云我今於法受用得其自在莫非宿有般若種性豈是等閑之事嘗試論之曰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今永嘉纔往曹溪便悟般若便能說法利人耶假饒有人致難問我我即報言吾非今生一世所修乃至非三四五劫修習般若故云多劫修也既是多劫修習非是等閑以言欺誑或亂汝等故云非是等閑相誑惑也

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

諸佛出示以至天下老和尚出世皆是建大法幢竪立宗旨也明明佛敕曹溪是者祖師從西土至此道傳至六祖其所建立已成法席矣非獨諸佛冥加宿受記莂而弘大事乃從我佛釋迦如來親傳心印至於曹溪故云明明佛敕曹谿是也所言法幢者幢以建建立為義也故知建立法幢實非小

緣。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皆爲此也。無量菩薩帶果行因。亦爲此也。諸二乘人。內藏菩薩行。外現是聲聞。亦爲此也。以至梵王前引。帝釋後隨。亦爲此也。諸經皆以一法爲主。衆法爲伴。遞相建立也。故下文明西竺此土。建立法幢之義也。

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

始自世尊靈山會上。以青蓮目瞬視。迦葉微笑。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是最先傳。故云首傳燈也。二十八代西天記者。初祖迦葉傳二祖阿難。阿難傳三祖商那和修。修傳四祖優波毱多。多傳五祖提多迦。迦傳六祖彌遮迦。迦傳七祖婆須密。密傳八祖佛陀難提。提傳九祖伏馱密多。多傳十祖脇尊者。脇傳十一祖富那夜奢。奢傳十二祖馬鳴大士。馬鳴傳十三祖迦毗摩羅。羅傳十四祖

龍樹。樹傳十五祖迦葉提婆。婆傳十六祖羅睺羅多。多傳十七祖僧伽難提。提傳十八祖伽耶舍多。多傳十九祖鳩摩羅多。多傳二十祖闍夜多。多傳二十一祖婆修盤頭。頭傳二十二祖摩拏羅。羅傳二十三祖鶴勒。勒傳二十四祖師子。子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多傳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多傳二十七祖般若多羅。羅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故云。二十八代西天記也。

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

梵語菩提達磨。此云覺法。西竺爲二十八祖。此土爲初祖。祖本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太子也。遇二十七祖。知其密跡。發明心要。乃記之曰。未可遠遊且止南天竺國。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大興佛事。汝至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逢跨水復

逢羊獨自悽悽暗渡江。日下可憐雙相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師在本國。以知見力。破彼六宗。異見法師。令其捨小歸大。一有相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五無得宗。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眾甚盛。大師乃喟然嘆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一一詰其宗旨。各自知無所歸。然後返本悟入。大師學該三藏。尤專定業。非不知也。師自南天竺泛海。經涉三年。時普通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刺史蕭昂表聞武帝。詔迎至金陵。帝問朕卽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迴江北。十一月二

十三日。居于洛陽當後魏孝明帝大和十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測之。郎禪宗初祖也。

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

大師既少室九年。未有知音。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嘆曰。孔老之教。禮述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叅承。師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爲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

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如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遂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既從此悟入。即爲二祖也。所云六代傳衣者。二祖既得法於初祖。皆以衣盂相傳。初祖自西竺傳衣東土。以表其信。至曹溪六祖。其道已行。更不傳衣。唯傳法也。達磨傳可。可傳燦。燦傳信。信傳忍。忍傳能。能乃曹谿六祖大師也。其道盛行於世。謂之六代傳衣天下聞也。自後得道者。不可勝數。故云。成佛作祖者。市地普天。學禪學道者。如麻似粟。故云。後人得道何窮數也。

眞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

眞既不立。妄亦本空。良由眞妄本無自性。因眞立妄。因妄立眞。古德云。單眞不立。獨妄難成也。有無雙遣者。有無亦相待而立。今既雙遣。不空亦空也。故云。有無雙遣不空空也。此之數句。大師欲顯其法。故雙拈眞妄有無之情爾。

二十空門元不着。一性如來體自同。

二十空門者。如來破二十種執有之見。因成二十空名。故大般若經云。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爲空。無爲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雖有二十空名。其體卽一法也。今明法性之理。不同二十之空。故

云。元不着也。一性如來體自同者。迴出外道六十二種異見。卽與般若涅槃妙心冥合。故云。體自同也。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

心是根者。根以能生爲義。良由此心能生一切善不善法。故名根也。法是塵者。法雖能執持萬物。猶如妙藥。病若愈時。藥亦無用。故法是塵也。此之二法。皆有窒礙。使人心光不能透漏。如鏡上之痕也。所以云。六根塵觀對翳障心光。返本明心。良由此也。

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眞。

痕垢若盡。心法雙忘。自然心光透脫。明見佛性也。古德云。一翳在眼。空花遍界。一妄在心。河沙生滅

翳銷花盡。妄滅證眞。病瘥藥除。氷銷水在。靈丹一顆。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爲聖。故云性即眞也。

嗟末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制。

嗟。歎辭也。世尊出世。轉大法輪。利益有情。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大師出世。正當像法。早嗟嘆如此。即今則可知矣。故云嗟末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制也。故知末法弘道不明大旨。各守門庭。互相堅執。盡爲法病。故下文可見。

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

去聖遥遠。邪見轉深。於正法中。返生怨害。是以達磨西來。擘鹵服毒。聖師尚爾。豈況人師耶。諸佛出世。莫不興慈運悲。接物利生。魔強法弱。而聖心不知恩德。況今天下昇平日久。國王大臣。受佛付囑。

弘護三寶諸方法席興盛出家之士當起難遇之心。參尋知識決擇死生以求出離報答四恩即其宜矣。然而其中有雖學佛法不知有教外別傳者。亦有之也。有身居貴位忘循世所修而於佛法不爲其障礙者。亦有之也。有雖傳持佛法各以宗派不同互相攻擊者亦有之也。此皆爲法門魔事盡非通人。若是本分之人。必不如是故圭峯云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存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致使是非分拏莫能辯析。故云魔強法弱多怨害也。

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

如來唯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世有魔王。雖與佛同時。而不信有圓頓法門。聞佛所說悉皆毀謗。恨

不滅除令瓦碎也。世人有無大乘根性。亦不信有悟入法門。而於釋門。身雖出家。尙自不信。故有之也。古德云。不可向翳目人前。說空中無花。不可向狂病人前。說面前無鬼。空廢語言。應不信受。直須目淨心安。當自知矣。

作在心。殃在身。不須寃訴更尤人。

世人所造無量無邊之罪業。皆妄心所作。故云作在心也。所感無量苦果。地獄畜生餓鬼種種等形受種種等苦。古德云。負鞍啣鐵爲誰來。昔時秖爲行心錯。故云殃在身也。皆是自作自受。非他人所致。故云。不許寃訴更尤人也。世間之苦。乃止一世。地獄之苦。無有窮盡。劍樹刀山。種種不可說苦。此方受盡。世界壞時。更移他方地獄。受罪報盡。更生畜生驢馬。皆非別人。唯自作自受也。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謗法之罪。非小過也。毀般若罪業。皆落地獄。亦非輕計。地獄。皆無間地獄。即極重獄也。時數久遠。皆論劫數。謗法之報。非一具如藏經所載。或爲九頭軀。或患白癩疾等。良由十方諸佛出世。悉皆讚嘆一乘妙法。十方諸佛由證法故。得成無上正等菩提。今卻返謗。其罪宜矣。故云。莫謗如來正法輪也

栴檀林無雜樹。鬱密森沉師子住。

栴檀林。謂一眞妙境。無雜樹者。無小機權位之雜也。鬱密森沉者。鬱密。即繁茂之貌也。森沉。即幽邃之貌也。師子住者。以喻法性之境。唯大乘菩薩所住。人天小機。即不能知。故知無上般若。唯接上根上士。中下之機。卒難悟入。故云。栴檀林。無雜樹。鬱密森沉師子住也。

境靜林間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

無爲大道唯大乘菩薩履踐。諸小乘人與諸權位行人不能措足。師子喻大乘菩薩也。走獸飛禽喻人天二乘小機也。是以法華五千退席不任此事。一眞妙境唯上士所遊。中下之流卒難摸索。故云境靜林間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也。

師子兒衆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

所言師子兒者喻菩薩初發心時即便成等正覺也。超過聲聞緣覺諸小乘衆。故云衆隨後也。三歲即表見性之人圓修三法也。智者云空也者泯一切法也。假也者立一切法也。中也者妙一切法也。空不定空。空處當體即中即假。假不定假。假處當體即空即中。中不定中。中處當體即空即假。此之

三法不縱不橫不並不別。一處常三。三處常一。所以云。三諦三觀。三非三。三一一三。無所寄。諦觀名別體復同。是故能所二非二也。悟入之士圓證三法。所說法門。皆中道實相。故云。三歲便能大哮吼也。

若是野犴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

野犴喻凡夫二乘也。師子喻大乘菩薩也。菩薩之人。深悟法性。初從發心。便成正覺。所說法門。悉皆稱性也。二乘凡夫。諸權位人。不能明見佛性之者。所說不明究竟實相之理。猶如百年妖怪虛開口。終無所益也。故云百年妖怪虛開口也。

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

圓。謂圓滿頓。非漸次也。敎者效也。聖人備下之言詮理化物爲義也。圓頓之敎。不假漸次。超入佛境傳曰。譬如太子。具王義之德。迦陵超衆鳥之音也。勿人情者。勿猶衆也。一切衆生。若有疑情不決直須明了。此非世間之學。爲生死事大。實非容易。故下文明其因果也。

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

此是永嘉自謂也。豈是山僧馳逞人我之心。切恐末來之際。一切衆生。於法門中。發心修行錯悞用心。墮落斷常二見。此之二見。能陷人故。名之爲坑。如世坑塹也。西天有九十六種外道。不出此見故。法華經云。若有若無等。依止此諸見具足六十二。即其義也。

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

非不非是不是者乃明是非之相分明不可錯亂也非豈不是非乃眞非也是豈不是是乃眞是也雖則是非無主不可瞞旺佛性籠統眞如也差之毫釐失千里者毛中長者曰毫釐者十釐爲一毫若差之毫釐之間則失之千里萬里故下文深明是非之相也

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

龍女善星者明顯是非之相也昔日靈山會上有一龍女獻佛寶珠世尊受之而爲說法悟無生忍卽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號花鮮如來也非則善星生陷墜者昔有比丘名曰善星念得十八香象駝經生身活陷地獄謂不見佛性說法返成謗瀆故則有所警策也

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

今欲明無相之功。先明有相之理。大師少時歷諸講肆。聽習天台智者教觀。深於經論。積學博問也。先德云。五夏已前。精研律部。次明論經。然後參尋知識。决擇生死。乃入道之叙也。非宿有乘種願力。罕能全此。從上諸聖。莫不皆然。達磨祖師。學該三藏。尤專定業。非不知也。後之學者。不能及此。返爲謗說。深不可也。譬如筌蹄在獲魚兎。既得魚兎。筌蹄可忘。下文可見也。

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

經論之學。豈有過失。乃我佛如來。金口所說。於無量國中。乃至名字不可得聞。何況得見。故知教不迷人。人自迷教也。古德云。看經須具看眼。眼若不明。返爲名相所眩。不窮心地。一向多聞。所以云。縱多學也成貪。那個回頭解自甦。竛竮枉作他鄉客。本分門風。不荷擔。譬若入海算沙。徒自困爾。

卻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

如來訶責多聞之士。雖則多聞。不獲修證。經云。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也。既非己寶。數至終日。雖知數數量。不得受用。於已有何益也。所以云。譬如終朝說藥。而自困於沉痾。有若長年問程。而不動於跬步。得魚忘筌者。罕於其士。執指爲月者。實係其徒。卽志義也。

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

從來者。從無始來也。蹭蹬者。行不進之貌也。虛行者。未有地頭而虛行也。從無始已來。以至今日。經生死險道。徒自困疲於涅槃路上。未曾踏實。故曰。覺虛行也。多年枉作風塵客者。譬如世世人飄蓬南北。千里萬里。家鄉轉遠。枉作風塵之客也。古德云。門前無限路。誰是到家人。

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

謂不皈依三寶之人。西竺九十六種外道。依附邪師。生諸邪見。故云。錯知解也。不達如來心地法門。故知於無量劫受無量生死。皆因邪師說法也。不遇圓頓大乘菩薩所說。故論云。寧受地獄苦。得聞諸佛名。不受無量樂。而不聞佛名。以經於往昔無量劫受苦。流轉生死中。不聞佛名故。不聞佛名者皆遇邪師故也。

二乘精進沒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

二乘之人。精進修行。斷三界見思。七返人天。所歷修行法門。非不精進也。飲寂滅酒。臥涅槃床。不起大悲心。修利他行接物利生。是無道心也。外道聰明無智慧者。西竺外道。極有聰明之士。念得四圍

陋典籍不明佛性故寒山云世有多解人愚癡學用文不憂當來果唯知造惡因見佛不解禮見僧倍生嗔五逆十惡輩三毒以爲隣死去入地獄未有出頭晨今古聰明之士爲世智所使不信般若亦有之也古德云李白李斯文佔絕二人不遇空王說幾多空負聰明心到底生死打不徹先聖垂慈如此豈不知有耶

亦愚癡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實解

大人無智曰愚小兒無知曰騃空拳指上生實解者愚人小兒於空拳指上妄爲實有如以黃葉爲錢以爲眞實如來大師說一大藏教文盡以大悲心於無作妙智隨緣教化或說於有或說於空或說頓漸或說偏圓或說不定以種種名相隨類而各得解也諸小根器隨語自生執着不見佛性猶

如空拳指上生實解也。下文重與喻出。

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揑怪。

若迷指爲月。非獨迷月。亦乃迷指。以認指爲月故也。經云。修多羅敎。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是故學道之人。亦復如是。若以敎爲佛性。非獨迷其佛性。亦乃迷敎。以敎爲佛性故。則是枉施其功行也。是知中下根性。若無大乘般若之種性。不能入佛知見。其所爲患者。在於根境識三十八界法。故云。根境法中虛揑怪也。

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

此一句。乃永嘉大師。盡力拽到門前。秖欠擡足入來也。昔有宿德。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

寂滅相。自喜之常。留意體究。以至行住坐臥。語默作做。舉動施爲。拈匙放筯。無不體究。都無所得。至仲春之月。忽一日凭欄閑坐。聞樹上鶯聲。豁然悟入。省前因緣。續前頌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暖百花紅。鵓鴣啼柳上。以此觀今古尊宿說話洞曉其旨。求師印可。凡所應用。無有罣礙。所謂方得名爲觀自在也。

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夙債。

了達罪福性空。無有罣礙。若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況罪福之相耶。所以肇師云。五陰身非有。四大本來空。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卽業障本來空也。若不了悟。執法不忘。因果之法。如形與影。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云。未了應須還夙債也。

饑逢王饍不能飡。病遇醫王爭得瘥。

四十九年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所說種種法門。大悲願力。接引衆生。衆生自是不能悟入。譬如世間饑餓之人。遇王者之饍。食前方丈。水陸畢備。種種美味。所見之。卽生怖畏之心。而不敢食。又如久病之人。忽見盧醫扁鵲醫王。必生疑惑猶豫。而於妙藥不能服食。則知病不可瘥也。

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

欲界而行禪那淸淨者。以其有般若知見之力也。僧問古德。欲界無禪。大德云何言有禪定。古德云。閻梨秖知欲界無禪。自不知禪界無欲。欲知三界。皆因一心所有。經云。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也。今言知見力者。心既明見佛性。卽一切處皆爲佛事。何言至欲界。故云。知見力。

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于今在。

過去久遠。有一比丘名勇施。忽於如來禁戒有所闕犯。既犯四重根本之罪。欲自清淨。卽將三衣掛在錫上。高聲唱言。我犯重罪。誰爲我懺。如是唱言至一精舍。遇一尊者。名曰鼻鞠多羅。云推罪性了不可得。勇施比丘豁然大悟。十號具足。卽往東方世界成等正覺。號曰寶月如來。已至于今。故曰早時成佛于今在。

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懞憧頑皮靼。

諸佛說法。圓頓大乘。自在無畏。猶如師子吼時。無畏自在也。故云。無畏說也。深嗟者。深嘆之辭也。懞懂者。非聰慧也。頑皮靼者。卽牛領極麁厚皮也。此喻小乘鈍根。閉於大法不能悟。故發其嘆傷之辭

秖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秘訣。

秖知犯前四種重罪障於無上涅槃妙心。不能了罪性空故也。然則生死界中不能出離者。以皆因婬殺以爲根本。沉淪無極。若有大乘種性。雖遇前境發菩提心。返妄歸眞。卽能入道。如善財參見婆須密女。告善財言。我得菩薩解脫。名離貪欲際。隨其世樂而現其身。若有衆生暫見於我。暫與我語。暫執我手。則離貪欲。得遍往一切佛刹三昧。又如善財參見無厭足王。無量猛卒執持器仗。無量衆生各犯王法。或斬其頭。或斷其手。善財見已而作是言。云何於此而欲求法耶。王告善財。我得菩薩如幻三昧。如我心者。盡於未來受無間苦。終不發生一念之意。與一蚊一蟻而作苦事。況復人耶。故知若有種性。所遇前境。卽能返本。今此二乘與諸小機。滯於持犯。諸律儀事。專於事法。乃不見罪福

性空。明見佛性。是不見如來開秘訣也。故下文特舉婬殺之相。以明前事。

有二比丘犯婬殺。波離螢光增罪結。

犯婬殺者。皆根本重罪也。螢光者。小乘猶加螢光。不能破暗也。昔有二比丘山中結庵修行。堅持淨戒。無有闕犯。一日一比丘出。一比丘在庵中禪定。忽坐睡。因而睡着。爲一樵女偷犯淨戒。乃內心不悅。至同庵僧歸。具說上事。其僧一怒。即趁樵女。驚怕墮入深坑而死。比丘轉加煩惱。一人無心犯婬。一人無心犯殺。此二比丘皆無心犯也。其往大德優波離尊者處。求乞懺悔。尊者以小乘結罪。時二比丘心疑不決。轉生疑惑。即往維摩居士處懺悔。因陳上事。維摩呵云。不善觀機說法。此二比丘久修大乘。何得將大海比於牛跡。波離小乘。猶如螢火。不能破暗。故云。波離螢光增罪結也。

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日銷霜雪。

優波離尊者。專以小乘事法懺罪不可懺也。今維摩大士。而以理說性空無相法門。窮罪性了不可得。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內外前際不去。後際不來。中際不住。三際推求了不可得時。二比丘忽然頓悟了罪性空寂。心得快然。住無生忍。經云。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故云。猶如赫日消霜雪也。

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恆沙也無極。

不思議者。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思而慮忘。經云。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到此須有悟心。方明解脫一乘圓頓法門也。既證此法。即妙用恆沙之數。

亦無盡也。故云。妙用恆沙也無極也。

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消得。

達法之人。堪受人天廣大供養也。出家之士。身雖出家。心不染道。於諸經論。盡言全闕。應供。古德云道德不修。衣食斯費。即其謂也。所言四事者。一衣服。二臥具。三飲食。四醫藥也。此之四事。於諸教中。皆須起慚愧之心。堪受用之。今此道人。豈止四事而已。假使萬兩黃金亦可消得也。

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粉骨者。如常啼菩薩。於香城學般若時也。既得法已。自恨無物供養世尊。忽遇城中豪富長者不安。欲人骨髓合藥。即時敲骨出髓賣與長者。所得資金。其所買種種香花供養於佛。其志誠則可知矣。

碎身者。如釋迦因中。捨全身求半偈也。我念過去作婆羅門。在雪山中修菩薩行。無佛出世。亦無經法。時天帝釋現可怖相。而親試驗之。爲羅刹形。而現於前。卽說半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菩薩聞偈。心生歡喜。卽從座起。顧視四方。寂無所見。唯見羅刹。卽問聖者。從何得是半偈。此半偈者。乃是三世諸佛證道之法。羅刹答言。我不食來。已經七日。心謬言爾。時菩薩復語聖者。若爲我足此偈者。我當終身爲汝弟子。羅刹答言。饑逼實不能說。菩薩復語聖者。所食何物。我所食者。唯食暖肉。我所飲者唯飲新血。菩薩又語聖者。若能爲我說是勝偈。我當捨全身供養聖者。是時羅刹卽說偈言。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菩薩聞已。卽於道樹石壁書此偈。竟便上高樹。投身而下。下未至地。羅刹復帝釋形。於空接住。致於平地。懺悔讚歎。以是因緣。超十二劫。在彌勒前成無上道。故云。一句了然超百億。

法中王最高勝恆沙如來同共證。

王中法王。位過百王之上。故云。法中王也。高超三界。獨步大方。故云。最高勝也。乃至過去未來現在無量諸佛。盡證此也。無量法聚。一切義門。不出於此。經云。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唯佛者。唯釋迦化主也。與佛者。與十方諸佛也。故云。非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至十方諸佛同證此法。故云。十方如來同共證也。

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

唯此心法。如世間如意寶珠。具諸功用。無有窮盡也。四祖謂牛頭融禪師云。百千妙門。同歸方寸。河沙功德。總在心源。一切定門。一切慧門。一切行門。悉皆具足。神通妙用。並在你心。煩惱業障。本來空

寂一切果報本來自有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欠少與佛無殊更無別法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停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故云信受之者皆相應也。

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

眞如界內無生佛之假名平等性中無自他之形相即無物無人無佛也故般若經云善現空空清淨故色清淨色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何以故若空空清淨若色色清淨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故云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也。

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三千大千世界。在覺性之中。猶如水上一漚爾。豈止大千沙界爲水上一漚。盡十方虛空在覺性之中。猶如水上一漚爾。如觀世音菩薩所證圓通云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故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也。一切聖賢如電拂者。猶如電光石火。暫爾無蹤。卒難摸揉。故般若經云。內空清淨故。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爲緣所生。諸受清淨。色界乃至眼觸爲緣所生。諸受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故云。一切聖賢如電拂也。

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假使鐵輪頂上旋者。傳曰。二十八住菩薩。所修行力。有一魔王。謂菩薩言。汝當退位。汝若不退。我當

飛熱鐵輪旋汝頂上。碎汝形體。猶如微塵。爾時菩薩以定慧圓明不思議力。故不失其位。時諸魔衆。返自退失。菩薩定慧。而愈增明。故曰。定慧圓明終不失矣。

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

日性本熱。寧可說冷。月性本冷。寧可說熱。固知衆魔不可壞其眞說。如來說法。魔宮振動。邪黨皈依。豈能毁壞聖言耶。所云。日可令冷。月可令熱者。大涅槃經云。時阿㝹樓馱白世尊言。月可令熱。日可令冷。佛說四諦。不可令異。今永嘉用此以明衆魔不能毁壞般若眞說。

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螗蜋能拒轍。

菩薩所弘通大乘法門。衆魔不能爲其障礙。譬若象駕崢嶸而進。豈螗蜋小蟲而可拒其車轍耶。旹

齊莊公出獵有螗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者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是螗螂也。莊公曰而以至微之力而拒大車不量其力也。今永嘉略涉世緣以證出世聖法使之易曉而今法流沙界教滿龍宮時諸小聖魔眾豈能爲障爲礙。故曰誰見螗螂能拒轍也。

大象不遊於兎徑大悟不拘於小節。

大乘菩薩所歷境界功德殊勝非人天所知二乘所涉法門優劣不同欲其易明。即其世間象兎爲喻大象所遊唯大路可容非小徑可往故云大象不遊於兎徑也。大悟不拘於節者見性之人不可以事相撿舉不可以持犯戒律所拘其作用難以測度如高沙彌不受戒藥山不看經等故云大悟不拘於小節也。

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訣。

無上般若唯接上根上器。中下之機。卒難湊泊。是以三界浩浩。六道茫茫。盡是虛生浪死。經云。譬如有一蚊蚋。在一器中。啾啾亂鳴。鼓腹狂鬧。不知世界之曠達。以明諸小根器。不能發菩提心。入大乘境界。今永嘉切恐世人信之不及。謗生毀謗。猶如愚人握管窺天。以己見之細微。謗蒼蒼之無際。是誰之過歟。未了吾今爲君決者。此之一句。一大藏教詮注不起。六代祖師。讚歎有分。是知從上諸聖開方便門。提携後人。放一線道。咯露風規。末後一言。莫教錯舉。

永嘉眞覺大師證道歌終

音釋

遽 音巨急也疾也
虧 音虧缺也
怫 音勃意不舒治也
歘 音旭暴起也

驅 音區逐遣也
軌 音癸究法也
適 音識樂也往也
秖 音之穀始熟也

剖 音掊判也
構 音遘架屋也
喏 音惹敬言也
析 音習錫分也

烜 音宣上聲火盛兒
嗅 音休去聲
嗜 音視欲也
邈 音莫去也曠遠也

縷 音呂貧無衣
褐 音曷袍也
悋 音吝鄙也
驪 音釐馬也

厲 音利勸也
膱 音我油敗也
訕 音釤毀語也
訖 音吉畢也

繭 音蹇蠶丨也
崟 音銀高險兒
邃 音遂深遠
憒 音貴乱也

嶂 音帳峯丨丨也
賑 音軫富也
闃 音菊淨无人也
趍 音池丨丨趙久也

岩 音言峯也峻也

唳 音列鳥也又音利

窟 音突穴也

幟 音幟巾也

拂 音弗去也

抵 音底敵也

溺 音尿又音訥

歛 音撻收也嗇也

誣 音無欺罔也

慷 音忼義同

策 音無于策同也

慨 音愷去聲

鏌 音莫卜那劒名

鋣 輒聶二音

孺 音儒稚也少也

駭 音解驚也

闡 音諂大開也

膩 音尼去聲

鞏 音拱固也

椀 音碗小皿也

牯 音古牧牛也

櫼 郎接二音

警 音景戒也

抉 音月挑也

篦 音畢丨也

匵 音里束縛也

前 音別時也

喟 音虧去聲

毱 音菊毛丸也

跉 音陵丨娉也

險 音顯高也惡也

鷓 音蔗丨鴣

瘥 音釵去聲
鞠 音菊推也
驗 音晏徵也
謬 音繆詐也

劣 音聯去聲
窺 音魁小視也
谿 音溪
蕟 音叢

惘 音罔
洎 音計
窒 音執
唬 音晃

嘙 音婆
嚯 音學
驀 音默
柸 音栖

齅 音嗅
撿 音揀
顇 音罪
歟 音余

錐 音追
激 音吉
覺 音忽
燧 音遂

儼 音掩
蠶 音蚕
箔 音剝
餧 音餒

睫 音接
挹 音邑
鈷 音古
擅 音搧

呇音曰　楬音竭　捺音納　蹴音促

挃音直　澁音色濇　醎音咸　謦音遇

跋音撥拔　輥音昆　脇音協　崢音棖

嶸音紅　痕音𨊻　翳音意　銜音咸

鬱音欲　釐音厘　筌音詮　蹁音平

鵠音孤　螢音榮　轍音摺　湊音轃

攜音係　蠅音迎　屆音芥至也極也　慱音團憂也

飼音寺　牖音右窗也　函音咸丨谷關也　矢音始箭也

措音醋頓也置也　肝音幹目白皂　蚤音早　個音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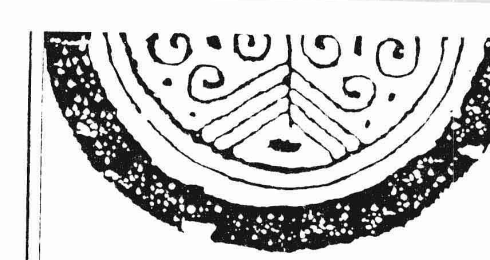
痾音阿　跬音魁舉一足也　蹭音劊｜蹬　蹬音鄧

佔音顛稱量也　騃音矮疾也　殞音允殘也　肇音召始也敏也

靼音達柔革也　匪音誹　繁音煩多也　罕音撼旱上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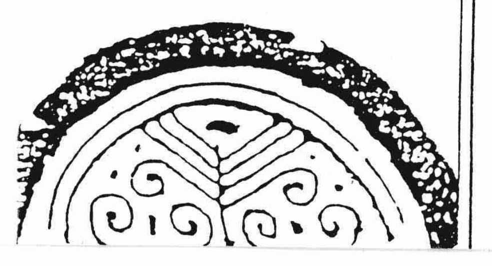
光緒二十二年春三月京口丹徒縣李培楨捐資

敬刊永嘉眞覺大師證道歌全部



王錫《頓悟大乘政理決》序說並校記

民國・饒宗頤 撰



王錫《頓悟大乘政理决》序說並校記

一、早期漢蕃佛教關係之史實

漢僧之入吐蕃，自文成公主以來，絡繹於途，若玄照、玄太，其著者也。①是時適天竺者，取途吐蕃，每經泥波羅，今之尼泊爾也。義淨所記，如并州之道方、道生法師。②京兆之末底僧訶，俱曾至泥波羅國。又言：

「復有二人，在泥波羅國，是吐蕃公主嬭母之息也。初并出家，後一歸俗，住大王寺，善梵語并梵書，年三十五二十五矣。」

嬭母或指文成公主之乳母，③其子且自藏至尼泊爾習梵文，此亦吐蕃早期佛教一趣事也。大王寺或作天王寺。④是時漢僧經吐蕃赴印，多得文成公主之庇護。《衛藏通志》卷六大招寺條記建寺緣起云：

「西藏第一番王，傳七世至曲結松贊噶木布，⑥迎唐公主。又差頭人倫布噶爾迎巴勒布王鄂特巴爾郭恰之女拜木薩爲妾。唐公主⑦帶來釋迦牟尼佛像，拜木薩帶來墨居多爾濟佛，白木

薩欲修廟宇，藏王擇地興修。」

大招寺建於拉薩，發議於尼泊爾（即巴勒布）公主，而設計則出於文成公主。傳說謂文成公主帶來釋迦像，是佛教傳入吐蕃，公主與有功焉。此寺，Bu Ston 書稱"Rasa hphrul snan"，⑨漢人稱爲大召寺。」

《衛藏通志》又稱「小昭寺，大昭寺北半里許，番名喇木契……乃唐公主所建。因唐公主悲思中國，故東向其門。」按吐蕃乞黎蘇籠獵贊⑩時所立碑文，直稱此寺建自唐國，蓋指文成公主也。

桑鳶寺碑文第一詔勅則云"ra mo che"乃唐人所建。⑪ra mo che 譯音即「喇木昭」矣。

大昭、小昭二寺之建，皆與文成公主有關。公主入藏，下嫁吐蕃王松贊干布，在太宗貞觀十五年。（六四一）今拉薩布達拉宮尚有松贊與文成公主洞房舊址。⑫大昭寺前圍牆中有柳二株，俗稱唐柳，又稱「公主柳」，傳說謂公主手植者也。⑬

義淨述《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在武后永昌元年，⑭對於文成公主佚事多所熟聞，故備記之。此爲吐蕃松贊干布王朝漢蕃佛教關係之大略。⑮

二、吐蕃之延聘漢僧說法

吐蕃佛教，至乞黎蘇籠獵贊（Khrisron Lde btsan 742—797）始奠定基礎。⑯桑鳶寺碑第二詔

勑⑰記吐蕃佛教之起源云：

「先祖棄松贊(569—649)在位，於邏些之貝噶(Pe Ka)建佛寺，是爲吐蕃有佛教之始。父王贊普棄隸縮贊(704—754)時，於扎瑪(brag-dmar)之噶菊(Kva c'ur)建寺」⑱

松贊時雖有佛寺，而佛法猶未盛行。至棄隸縮贊之世，吐蕃舊教與佛教之爭始劇。時政在官族，吐谷渾王坌達延專決國政，棄隸縮贊興佛，吐谷渾有以翊贊之也。⑲

棄隸縮贊子黎蘇籠獵贊（亦稱棄松德贊）立，對於佛教之推進益力。其值得書寫者有二事：一爲桑鳶寺之創建，一則爲向天竺國與大唐國兩鄰邦延聘龍象蒞蕃說法。

關於前者，Bu Ston 書記之頗詳，謂桑鳶寺之建，仿照"O tanta pu ri"伽藍型，爲須彌山，十二洲日月藻飾於園牆。寺奠基於丁卯歲，⑳癸卯落成。阿闍梨 Padmasambhava（即蓮華生）住其地爲僧正，凡十三年，㉑說一切有部。

關於後者，棄松德贊初遣使者 Ye-ses dban Po 於南藏 Men yul 地方（尼泊爾附近）與阿遮利耶菩薩(Acarya-bodhisattva, Santa Raksita 藏名 Sniba htsho）相會，遂偕入邏娑（拉薩）留住四月，還尼泊爾。不久德贊請師派 San-sis（禪師）卅人遊吐蕃，遂與蓮華生同入藏，於桑鳶(Bsam yas)建寺，其弟子即蓮華戒(Kamala s'ila)也。

其時自唐國而至之和尚主大乘頓悟，蓮華生及蓮華戒則說小乘，於是吐蕃佛教遂有頓門、漸門兩派之爭。㉒

敦煌所出列（伯希和目）P.4646號，爲一長方册，梵夾葉，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其中一種未行題：

「頓悟大乘法理決一卷。」

前有叙題曰：

「前河西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錫撰。」

此卷正續藏皆未著錄，王錫事蹟，史傳亦無可考。戴密微教授（Paul Demieville）因殫十年心力，譯成法文，詳加注釋，著"Le Concile de Lhasa"一書（一九五二，巴黎），并附蓮華戒菩薩「廣釋菩提心論」譯本。王錫此文，即據當日漢僧摩訶衍與婆羅門僧於吐蕃贊普御前問答，條記其語，其婆羅門僧即蓮華戒也。自戴氏此書出，唐代吐蕃頓漸兩派之諍論，其事始爲國際學人所注意。[23] Tucci 遂於西藏語文，既刊行藏王之墓（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1950）復於 Minor Buddhist Texts (Part II, 1958) 書中，依藏文材料，對當時漸門，頓門兩派辯論之事實，多所申述。

大英博物院所藏敦煌寫卷列 S.2672號（新號 6005）[24]記摩訶衍答問，前半殘缺殊甚。卷末書一禪師與婦人以詩酬答，不記經卷名稱。細審之，即王錫之頓悟大乘正理決叙也，與巴黎本合爲天壤間第二本。

王錫叙記此事原委略云：

「……粵我聖贊普，夙植善本，頓悟真筌，愍萬性以長迷，演三乘之奧旨……頒傳境內，備遣精修，交聘鄰邦，大延龍象。曾於五天竺國請婆羅門僧第卅人，於大唐國請漢僧大師摩訶衍等三人，同會淨域，牙（互）說真宗。㉕我大師密授禪門，明標法印，皇后沒盧氏，一自虎（虔）誠，豁然開悟，剃除紺髮，披掛緇衣……常能方便，化誘生靈。常爲贊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諸大臣夫人卅餘人說大乘法，皆一時出家矣。……首自申年，我大師忽奉明詔……請與小乘論議，商礭（榷）是非……至戌年正月十五日，大宣詔命曰：摩訶衍所開禪義，究暢經文，一無差錯。從今已後，任道俗依法修習。……」

文中未明記贊普名，惟後段有句云：

「臣摩訶衍言：當沙州降下之日，奉贊普恩命，遠追開示禪門。……」

沙州部分陷於吐蕃，在唐德宗建中二年辛酉（七八一）㉖。時陷落者爲壽昌縣，而沙州全境至貞元三年（七八七）方爲吐蕃占領。卷中之贊普，應是棄松德贊，所稱婆羅門僧卅人，即指蓮華生第二度入藏所帶之禪師卅人。至來自唐國摩訶衍三人，徵諸漢籍，不見記載。惟佛祖統紀四一云：

「建中二年，吐蕃遣使乞朝廷賜沙門善講佛理者，帝令良琇文素往說法教化，歲一更之。」

此事蓋本《唐會要》九七吐蕃條云：（又冊府元龜九八〇外臣部「通好」亦載之。）

「建中二年三月，以萬年縣令崔漢衡爲殿中少監，持節使西戎。初，吐蕃遣使求沙門之善講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每人歲一更之。」

此爲唐國應吐蕃之請遣僧衆入藏之唯一紀錄。王錫云唐國摩訶衍三人，其二不知名姓。據文中沙州降下一句，知摩訶衍受聘赴吐蕃，不可能爲建中二年之事。王錫所言之唐僧三人，亦不可能指良琇、文素等。

尚有說者，西藏 Tantrup (Kra abrag) 廟有大鐘，G. Tucci 與 H. E. Richardson 皆曾至其他調查。此鐘乃功德主皇后 Jo mo byan Chub 爲(其子)棄獵松贊 (Khri Lde sron brtsan) (798—815) 祈壽，鑄鐘者爲唐國和尚 "Rin ccn," ㉗

其音近似良琇之藏譯，未敢遽定。㉘向來對 Rin ccn 漢名，無從復原，惟 Rin ccn 藏文訓「寶」，似亦漢僧而用吐蕃語爲名者。

摩訶衍與婆羅門僧講論，王錫云：「首自申年」至「戌年正月」，其年代應如下：（戴教授說）

申年——唐德宗貞元八年壬申（七九二）

戌年——唐德宗貞元十年甲戌（七九四）

因申年廢「禪」至戌年恢復，如申爲建中元年庚申，時方罷禪學，何得於建中二年，漢廷派遣僧衆良琇輩涖蕃講學耶？

良琇於建中二年（七八一）三月隨崔漢衡入吐蕃，即遇沙州陷落，此後或留居蕃地，迨七九四年正月十五日，贊普詔許開教禪義，至七九八以後，即入棄獵松贊統治之世。大鐘爲棄獵松贊

祈福，則當鑄於七九八以後。

又鐘銘之功德主皇后 Jo mo byan chub 𦂯即棄松德贊之皇后。㉙王統鏡：棄松贊王后一人 Hbro bzah buan chub btsun

桑鳶寺鐘銘：皇后國母 Jo mo rgyal mo btsun yun 即鐘銘之 Jo mo byan chub，據《王統鏡》正爲 Hbro 氏，即没盧氏。㉚王錫謂「皇后没盧氏皈依大乘」，即從摩訶衍披剃，Rin can 爲其鑄鐘也。

王錫敘又云：

「摩訶衍依止和上法號降魔、小福張和上雁仰、大福六和尚。同教示大乘禪門，自從開法已來，經五六十年，亦曾久居山林樹下，出家以來，所得信施財物，亦曾著貯積，隨時盡皆轉施。」（P本）

按S本文字與此微有不同。如「依止和上」，S本誤作「知上」，「大福」作「大福德」，多一「德」字，「准仰」，S本作「雁（惟）仰」，似是人名。

所謂依止者，凡比丘新度後，以依止其先輩比丘而受其監督，從學參禪，此師即其依止和尚。㉛摩訶衍自言：法號降魔、小福、大福輩皆其依止師，此數人者，皆北宗神秀之法嗣，見景德傳燈錄。然宗密答裴休問之《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神會門下有摩訶衍，㉜是摩訶衍者，又曾及神會門下。茲將摩訶衍在南北宗之關係表之如下：

弘忍（五祖）
- 神秀（禪師）
  - 兗州　降魔藏禪師
  - 西京　義福禪師
  - 京北　小福禪師
- 慧能（六祖）——荷澤神會和尚

摩訶衍

摩訶衍於神秀爲再傳，神秀之傳付者，河東普寂及大智（即義福）兩禪師，并稱東山繼德。㉝所謂大福應即義福，是摩訶衍本出禪門北宗，又事神會，蓋兼習南北宗者也。

摩訶衍事蹟，向來未明，只知其曾居瓜州耳。㉞與摩訶衍在吐蕃開示禪教者，又有達摩麽低，王錫《政理決》云：

「陛下了知臣之所說，禪門宗旨是正，遣與達摩麽低同開禪教，然始勅命頒下諸處，令百姓官寮盡知。」（此據S本，P本F。154b）

P本作達摩低，無「麽」字。按達摩麽低是Dharmamati，乃梵名，唐云法意。㉟據禪門師資承襲圖有襄州法意，與摩訶衍同出神會門下，當即此人。

摩訶衍事蹟，猶有可考者，知其早歲曾爲長沙嶽麓寺住持。唐李邕《麓山寺碑》云：㉟

「……總管大將軍齊郡公權公諱武，福德莊嚴，喜慧方便，疏寫四部，鎮重百城。有若智謙

法師者，願廣於天，心細於氣，誦習山頂，創立花臺。有若摩訶衍禪師者，五力圓常，四無清淨，以因因而入果果，以滅滅而會如如。有若首楞法師者，文史早通，道釋後得，遠涉巽會，幽尋天台……並建場所，牙（互）爲住持……」

此碑末題「大唐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前陳州刺史李邕文并書」，蓋立於玄宗朝。據碑文繼摩訶衍者，又有首楞法師，假定摩訶衍任嶽麓住持爲廿五歲，約當開元十年（七二二）。如前文考證沙州部分陷落於建中二年（七八一），其入吐蕃，不知在何年。而建中貞元間，摩訶衍年已逾八十矣。證以王錫所記，摩訶衍自言：「況臣老耄心風，所說忘前失後」。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耄是九十之名，是摩訶衍在吐蕃，已近九十之年。

三、漢僧開示禪門所至吐蕃地名考證

摩訶衍開法吐蕃，王錫記云：

「亦曾於京中已上三處開法，信受弟子約有五千餘人」（S本「京」字作「景」。）

「臣沙門摩訶衍言：當沙州降下之日，奉贊普恩命，遠追令開示禪門，及至邏娑，衆人共問禪法，爲未奉進止，冈（罔）敢即說。復追到割，屢蒙聖主詰（詰）訖㊲，却發遣赴邏娑，教令說禪，復於章蹉、及特便（使）邏娑，數月盤詰（詰）。又於勃磬漫尋究其源，非是一度」。（P本）F°1546

「臣沙門摩訶衍言。當沙州降下之日，奉進止㊳冈敢即說。後追到訟割，屢蒙聖主詰問訖。却發遣赴邏娑，教令說禪。復於章蹉(蹉)及特便邏娑，數月盤詰，又於勃碞漫，尋究其源，非是一度。」（S本）

上列一段文字，倫敦巴黎兩卷微有異同，S本缺贊普以下二十三字。戴氏謂三處即割、章蹉、及勃碞漫。又謂京中即拉薩。㊴ G. Tucci 謂割古音 Kat，西藏地名譯成漢文，極少僅有一音，故疑P卷偶有寫失或殘泐，今觀S本正作「訟割」，可證其說之確。

關於吐蕃諸地名，邏娑而外，㊶訟割、章蹉、勃碞漫各地，亟須考證，茲分別論之。

勃碞漫

「勃碞漫」一名，今合兩本，其中一字可確定爲「碞」字無疑。Tucci 讀此地名爲 Poman（勃漫），謂或即吐蕃王常居之「Brag dmar」。㊷按據寫卷應作「勃碞漫」。

勃，漢、藏互譯作爲語首前綴，㊸而碞字見廣韻二十一麥「力摘切」，㊹與 rag 音相近，故「勃碞」可相當於 Brag；dmar 自即「漫」。

故勃碞漫爲 Brag dmar 之漢譯，可無疑義。其地清代譯名作札瑪爾。《衛藏通志》薩木秧寺條云：

「拉撒東二日山南薩木秧地方，藏王曲給松贊噶木布第五世曲結赤松特贊欲修札瑪爾正桑

廟，赴甲噶爾延請班第達擇地興修未成，後令藏地能習經咒之人赴甲噶爾，請祖師白瑪薩木巴娃降收妖邪，仿照甲噶爾阿蘭達蘇哩廟宇式，修造三頂四八方，以象星宿。」薩木秧寺俗稱桑鳶寺，薩木秧與桑鳶俱即 Bsam yas 之音譯。志稱祖師白瑪薩木巴娃，即 Padmasambhava（蓮華生）也。

Brag dmar 見於碑文，本稱 Brag mar，去 Bsam yas 之北數里，有小寺，相傳爲 K'ri sron Lde btsan 出生之所，附近皆廢墟，爲吐蕃王冬季遊憩之地。㊺ Brag dmar 近代則譯作扎瑪爾。㊻

訟割

P本奪一「訟」字，今據S本補。訟割即 Zun mk'ar，亦稱 Tsungkar，其地沿藏布江去桑鳶 (bsam yas) 之西數里㊼即乞黎蘇籠獵贊普 (K'ri sron Lde btsan) 與東印度高僧蓮華生 (Padmasambhava) 相會之處。㊽乞黎蘇籠獵贊普亦駕崩於此。㊾（《西藏記》上所謂宗角疑即此。）衛藏通志謂蓮生仿照甲噶爾阿蘭達蘇哩廟宇式㊿以造桑鳶寺，(bsam yas)。是訟割在桑鳶興造之前，本自有廟耳。

章蹉

章蹉一地，向來未明。《衛藏通志》察木珠寺條云：俗名「昌諸寺」，「藏王曲結松贊噶木

布立大昭之時，赴雅爾嚨(Yarlung valley)等處，見小海子，內有妖蛇五首，欲將海水戽乾，上建廟宇……。乃於其海修建廟宇，供奉桑堆佛十九尊。」又同書大招寺條云：

「……虔祝神佛，欲將邪氣鎮壓，在昌諸、銷囉、倫塔、堆陽四地方接連地脈之處，建寺一百八座。」

「昌諸」與「章蹉」音最相近。王錫謂「復於章蹉及特使羅娑數月盤詰」。章蹉以昌諸(寺)當之，頗合。51

由上推究，可得結論如下：

(1)邏娑亦誤作邏婆，即在拉薩大招寺。

(2)訟割即 Zun mkar，其地先有阿蘭達蘇哩廟。

(3)章蹉可能即在昌諸寺。

(4)勃碞漫(Brag-dmar)即在扎瑪桑鳶寺。

邏娑大招寺昌諸寺皆始建於松贊千布時代，勃碞漫(扎瑪爾)之桑鳶寺則建於棄隸縮贊，訟割原有阿蘭達哩廟，桑鳶寺之建，即仿傚訟割舊廟之制。摩訶衍與蓮華戒諍論所到之所，其地皆已有寺。王錫但舉其地名，茲更補述寺廟，以爲考證之助。

四、從摩訶衍所引經典論後期禪宗對金剛經、楞伽經之並重

胡適之謂南宗神會以《金剛經》代替楞伽經，然今觀此卷，摩訶衍答「聲聞住無相得入大乘」問云：「准楞伽經云：若住无相，不見大乘。所以不得取无相定。是故經文應无所住而生其心」。此引《金剛經》要語，以釋《楞伽經》「不住無相」之義。以明宜住無所住，則《楞伽經》與《金剛經》并用。理訣又云：

「摩訶衍再說，不依疏論，准大乘經文指示。摩訶衍所修習者依大般若、楞伽、思益、密嚴、金剛、維摩、大佛頂、花（華）嚴、涅槃、寶積、普起三昧等經，信受奉行。……同教示大乘禪門。……現令弟子沙彌未能修禪，已教誦得楞伽一部，維摩一部，每日長誦。……於大乘無觀禪中，無別緣事常習不闕。以智惠（慧）每誦大乘，取義信樂般若波羅蜜者甚多。」（S本）

是其誦習經典，不專主於一種。而楞伽與維摩尤爲重視。神秀教普寂「令看思益，次楞伽，因告此兩部經，禪學所宗要著。」（見李邕《大照禪師塔銘》）

摩訶衍教人，仍是循此軌轍。另一方面，可見楞伽經在晚期之禪宗，尚佔極重要之地位。

西藏史中目摩訶衍爲頓門派，稱之曰「大乘和尚」，藏言 Hva-San，目印度僧爲漸門派，稱之曰「禪師」，藏言 Sansis，則以小乘、大乘爲判別之分。[52]

《傳燈錄》自達摩以下悉稱曰「禪師」，則以統指大乘法師，異乎藏人之專指小乘者流。今觀敦煌所出神會語錄題曰「《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頁二〇四五）曰「《南陽

和尚問答雜徵義》」（頁六五五七）。「和上」一名，與大乘頓教發生密切關係者，其事似與神會不無因緣。摩訶衍爲神會門下，以頓悟開示，且對其依止師均稱爲和上，其入吐蕃必以和上自號，如神會之比，故藏史遂以 Hva-San 稱之也。

五、建中至長慶間佛教關係二三事

建中初，唐遣僧入吐蕃講論佛理者，蓋是時蕃、漢方修好，[53]故良琇文素，得前往說法。《舊唐書德宗紀》「建中三年夏四月庚申，先陷蕃僧尼將士八百人自吐蕃還。」則其先已有唐國僧尼羈居蕃地。至貞元三年，侍中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爲蕃兵所刼，自崔漢衡以下將吏陷落者六十餘人。（《德宗紀》）是時陷蕃者亦有棲心釋氏之教，爲贊普所重，如路泌即其一人。[54]呂溫早歲亦曾陷蕃，[55]衡州集中有詩，可爲佐證。Demieville 書中，附載若干詩歌，爲當日流落西蕃者之作，憂愁羈思，讀之墜淚。[56]抑敦煌石室所出曲子，若頁三一二八之菩薩蠻，頁三一一二八、S五五五六之望江南，亦皆紀實之篇。S二六〇七且有贊普子一詞，以吐蕃王號爲調名，[57]是又蕃、漢文化交流之結果，則軼出宗教範圍矣。

《册府元龜》（九七六）外臣部「褒異」云：

「（唐）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八二〇即位，七月壬戌，詔盛飾安國、慈恩、千福（福）升業、章敬等寺，縱吐蕃使者以觀焉。」

此則宗教性典體，有吐蕃使者之參與其間。《舊唐書敬宗紀》：

「（長慶四年）九月甲子，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58]

《册府元龜》五二：

「穆宗長慶四年九月甲子，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山在代州，多浮圖之跡，西戎尚此教，故來求之。」

按五臺山圖，據《古清涼傳》，乃高宗龍朔年間，勅西京會昌寺沙門會頤往清涼山檢行聖迹。幷將五台縣呂玄覺畫師張公榮等十餘人同往，繪寫成圖。會頤又以此山圖作小帳，述略傳一卷，廣行三輔。故吐蕃遣使來求之。斯亦晚期漢、蕃佛教交流之盛事也。

六、附記

王錫《頓悟大乘政理决》，戴密微教授已有深邃研究，流布海內。（戴氏又有"Deux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sur le Dhyāna Chinois 一文，刊於日本塚本善隆博士頌壽紀念佛教史學論文集中，一九六一，京都。）讀者可取參考。

S本卷末不記「大乘頓悟政理决」書名，惟別有一段文字如下：

「有一禪師，尋山入寂，遇至石穴，見一婦人，可年十二、三，顏容甚媚麗，床卧昜席，宛若凡居，經書在床，筆硯俱有。因而侹之，以詩問曰：床頭安紙筆，擬欲樂追尋，壁上懸明

鏡，那能不照心。女子答曰：紙筆題般若，將爲答人書，時觀鏡裏像，萬色悉歸虛。禪師又答曰：般若無文字，何須紙筆題，離縛還被縛，除迷却被迷。女子答曰：文字本解脱，無非是般若，心外見迷人，知君是迷者。禪師無詞，退到歸路。女子從贈曰：行路路難難，心中本無物。只爲無物得心安。無見心中常仏。欲修道人不由師教内心自悟者：迷色覺朗，耶（邪）覆心開。迷心逐境走，無照心不迴。物緣見相病，細色競投來，明珠被雲影，光色闇如漆。忽逢法水動，磨洗豁然開。欲修人從師問道悟解者：覺照由如露，終是幻相惑，論談破執病，借空影真如，說經言下住。」

考大英博物院敦煌卷S六四六，三一四兩號亦有相同之偈。茲錄其一於下：

「揚州凱禪師遊山石室，見一女人獨枕一床，贈詩一首。

床頭安紙筆，終是樂追尋。

壁上懸明鏡，將知不照心。

女子答曰：

紙筆題般若，非爲浴（俗）人書。

口見鏡裏像。方知色體虛。

師又答曰：

般若無文字，何須紙筆題，

離縛還成縛，除迷却被迷。

女又答曰：

文字即解說，無非是般若，

心外見迷人，知君是迷者。」(S. 646)

詩句大抵相同，而稱爲揚州顗禪師遊山詩作。顗禪師當是天台智者大師，其別傳謂智者大師先在揚州後至荊州，與此正合。

S卷尚有女子贈行路難一首，開頭叠句作云：「行路難路難」。考梁傅大士有「行路難」二十首，[59]日本龍谷大學有「徵心行路難」[60]并作「行路路難難」，句法一致。《樂府詩集》(卷十六)收行路難諸作。此曲聯章亦有「君不見」三字者，鮑照擬行路難(十八首)，費昶行路難二首(全梁詩十二)以及 S.6042 殘卷。與「徵心行路難」皆此類之作。是卷所載行路路難難，心中本無物，只爲無物得心安，……一首，入矢義高氏所未錄，玆可補其缺。

王錫此文，出自莫高窟秘笈，爲中古禪學史重要資料，惜乎流通未廣，今合 P.S. 兩本，細加參訂，撰爲校記，以便瀏覽。其歷史背景，戴教授考證，至爲詳覈，無庸多贅。本篇前言，屬稿在十年前，曩曾郵往巴黎，請戴教授訂正。比歲以來，敦煌之學如日中天，關於唐代敦煌佛寺之分布，僧官之建立，佛教學之倡導，前有雲曠，後有法成，敦卷所記，可窺涯略，時賢論述，

已極詳盡。（參看藤枝晃，竺沙雅章，上山大峻諸氏論文，分載京都東方學報。）本篇所陳，無異蛇足。惟校記之作，對於研讀王錫理訣，或不無涓埃之助。至於沙州正式陷蕃年代，與理訣之寫成，關係甚巨，近年論者，意見頗爲紛歧，鄙見仍以戴教授主張貞元三年（七八七）爲近是，別有專文論之，茲不復贅云。

附錄　頓悟大乘正理決

敘

前河西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錫撰。

自釋迦化滅，年代逾遠，經編貝葉，部袟雖多，其或真言，意兼秘密，理既深邃，非易涯津。是乃諸部競興，邪執紛紜。爰有小乘淺智，大義全乖，肆熒火之微光，與太陽而爭耀。厥茲蕃國，俗扇邪風，佛教無傳，禪宗莫測。粵我聖贊普，夙植善本，頓悟真筌，愍[1]萬性以長迷，演三乘之奧旨。固知真違言說，則乘(一)實非乘，性離有无，信法而非法。蓋隨世諦，廣被(二)根機，不捨聲聞，曲存文字，頒傳境內，備遣精脩。交聘[2]鄰邦，大延[3]龍象。於五天竺國，請

• 敦煌所出有巴黎伯希和本（簡稱P本）及倫敦史坦因本（簡稱S本）。此處所錄，據伯本，而校以史本。

婆羅門僧等卅人，於大唐國，請漢僧大禪師摩訶衍等三人。會同淨域，互[4]說真宗。我大師密授禪門，明標法印。皇后沒盧氏，一自虔[5]誠，劃然開悟，剃除紺髮，披掛緇衣，朗戒[6]珠於情田，洞禪宗於定水，雖蓮花不深，猶未足爲喻也。善能爲方便，化誘生靈，常爲贊普姨[7]母悉囊南氏，及諸大臣夫人卅餘人說大乘法，皆一時出家矣；亦何異波闍波提爲比丘尼之唱首爾。又有僧統大德寶真，俗本姓鶂禪師，律不昧於情田，經論備〔三〕談于口海，護持佛法，倍[8]更精修，或支解色身，曾〔四〕非嬈動，並禪習然也。又有僧蘇毗王嗣子須伽提，節操精修，戒珠明朗，身披百衲[9]，心契三空。謂我大師曰：恨大師來晚，不得早聞此法耳。首自申年，我大師忽奉明詔曰：婆羅門僧等奏言：漢僧所教授頓悟禪宗，並非金口所說，請即停廢。我禪師乃猶然而笑曰：異[10]哉！此土[11]衆生，豈无大乘種性，而感〔五〕魔軍嬈動耶？爲我所教禪法，不契佛理，而自取殄滅耶？悲愍[12]含靈，泫然流淚，遂於佛前恭虔[13]稽首而言曰：若此土衆生，與大乘有緣，復所開禪法不謬，請與小乘論議，商確[14]是非，則法鼓振而動乾坤，法螺吹而倒[15]山岳；若言不稱理，則願密迹金剛，碎貧道爲微塵聖主之前也。於是奏曰：伏請聖上，於婆羅門僧，責其問目，對相詰難，校勘經義，須有指歸；少似差違，便請停廢。帝曰：俞！婆羅門僧等，以月繫年，搜索經義，屢奏問目，務掇瑕玼。我大師乃心湛真筌，隨問便答，若清風之卷霧，豁覩遙天，喻寶鏡以臨軒，明分衆像。婆羅門等隨言理屈，約義詞窮，分已摧鋒，猶思拒轍，遂復眩惑大臣，謀結朋[16]〔六〕黨。有吐番僧乞奢彌尸毗磨羅等二人，知身聚沫，深契禪枝[17]〔七〕爲法捐軀，何曾顧

己，或頭燃熾火，或身解霜刀，曰：「吾不忍見朋[18]〔八〕黨相結，毀謗禪法」，遂而死矣。又有吐蕃僧卅餘人，皆深悟真理，同詞而奏曰：「若禪法不行，吾等請盡脱袈裟，委命溝壑。」婆羅門等乃瞪目卷舌，破膽驚魂，顧影循墻，懷慚戰股。既小乘轍亂，豈復能軍，看大義旗揚，猶然賈勇。至戌年正月十五日，大宣詔命曰：摩訶衍所開禪義，究暢經文，一无差錯，從今已後，任道俗依法脩習。小子非才，大師徐謂錫曰：公文墨者，其所問答，頗爲題目，兼制叙焉。因目爲頓悟大乘正理決。

問曰：令看心除習氣，出何經文？謹答：准佛頂經云：一根既反源，六根成解脱。據金剛經及諸大乘經皆云：離一切妄想習氣，則名諸佛。所以令看心，除一切心想妄想習氣。問：所言大乘經者，何名大乘義？答：楞伽經曰：緣有妄想，則見有大小乘，若无妄想，則離大小乘，无乘及乘者，无有乘建立，我説爲大乘。

第一問：或有人言，佛者无量多劫已來，無量[18]功德，智聚圓備，然始成佛；獨離妄想，不得成佛。何以故？若只〔離〕[20]妄想得成佛者，亦不要説六波羅蜜，十二部經，只合説令滅妄想，既若不如是説，於理相違。答：一切衆生，緣无量劫已來，常不離得三毒煩惱，无始心想習氣妄想，所以流浪生死，不得解脱。准諸法无行經上卷云：若一切法中，除却其心緣相不可得故，是人名爲已得度者。又金剛三昧經云：佛言一念心動，五蔭俱生，令彼衆生，安坐心神，住金剛地，既无一念。此如如之理，具一切法。又金光明經第二云：一切煩惱，究竟滅盡。是故法如

如，如如之智，攝一切佛法。又楞伽經第二云：但離心想妄想[21]〔九〕則諸佛如來法身不思[22]〔議〕智慧，自然顯現。又法身即頓現，示報身及以化身。又諸法无行經：佛告文殊師利，若有人問汝斷一切不善法，成就一切善法，名如來。汝云何答？文殊師利言：如佛坐於道場，頗見法有生滅不？佛言不也。世尊！若法不生不滅，是法可得說斷一切不善〔法〕[23]成就一切善法不？佛言不也。世尊！若法不生不滅，不斷一切不善法[24]不成就一切善法，是何所見？何所斷？何所證？何所修？何所得？但離心想妄想，即卅七道品，自然具足，一切功德，亦皆圓備，經文廣述，不可盡說，任自檢尋，當見經義據理。

問：所對於理不相違，若有衆生，離得三毒煩惱，无始心想，習氣妄想，便得解脫，亦得成佛，如是功德，不可比量。

又答：十二部經：准楞伽經云：佛所說經，皆有是義。大慧，諸修多羅，隨順一切衆生心說，而非真實在於言中。譬如陽炎，誑惑諸[25]獸，令生水想，而實无水。衆經所說，亦復如是。隨諸愚夫，自所分別，令生歡喜，非皆顯示聖智證處真實之法。大慧，應隨順義，莫著[26]言說。又經云：佛言我某夜成道，某夜入涅槃，於此二中間，不說一字，不已故，今說，當說。不說者是佛說。又涅槃經云：聞佛不說法者，是人具足多聞。又金剛經云：「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爲无上菩提。」又經云：「无法可說，是名說法。」據此道理，應不相違。

又問：有天人制于妄想，以制妄想故，生无想天，此等不至仏道，明知除想，不得成佛。

謹答：彼諸天人，有觀有趣，取无想定，因此妄想，而生彼天[27]，若能離觀，離无想定，則无妄想，不生彼天。金剛經云：「離一切諸相[28]，則名諸佛。」若言離妄想不成仏者，出何經文？准楞伽經云：无三乘者謂五種性，衆生中謂不定性者假說，不應如是執也。又答：所言五種性者，只緣衆生有五種妄想不同，所以說有五種名，若離得妄想，一種性亦无，何處有五耳？豈更立餘方便耶？

問：楞伽經云：所言與聲聞授記；化仏化聲聞授記，據此只是方便調伏衆生，數箇義中，涅槃道是三乘也。若離於想，大小之乘，无可言者，謂无想不？觀大小乘，非无大小；譬如聲聞，證涅槃後，大小之乘，更无所觀，此聲聞人，豈得言入大乘道不？

謹答：所言化仏與化聲聞授記者，聲聞人爲未見法身，及以報身，唯見化身。所以化身授記，正合其理。

又問[29]：准楞伽經云：「我所說者分別，爾燄識滅，名爲涅槃，不言涅槃道，是三乘也。楞伽經偈[30]：預流一乘果，不還阿羅漢。是等諸聖人，其心悉迷惑。我所立三乘，一乘及非乘，爲愚夫少智，樂寂諸聖說，第一義法門，遠離於三趣，住於无境界。何建立三乘，諸禪及无量，无色三摩地[31]，乃至滅受想，唯心不可得」。准斯經義理所說，三乘皆是方便導引[32]衆生法門。又思益經[33]云：「網明菩薩問思[34]益梵天言，何爲行一切行非行？梵天言：若人千萬億劫行道，於法性理不增不減，是故名行一切行非行。我念過去[35]阿僧祇劫，逢無量阿僧祇諸仏如來，承事无

空過者，並行苦行十二頭陁，入山學道，持戒精進，所聞智慧[36]讀誦、思惟。問：是諸如來，亦不見受記，何以故？依止所行故。以是當知，若是菩薩出過一切諸行，則得授記。據此道理，法性理中，大乘[37]之見，並是虛妄想，妄想[38]，若離妄想，則無大小之見。又[39]准楞伽密嚴經云：「聲聞雖離妄想煩惱，處於習氣涸，[40]譬如昏醉之人，酒醒然後覺，彼聲聞亦然，貪著寂滅樂，三昧樂所醉，乃至劫不覺。覺後當成仏。」聲聞[41]貪着寂滅樂，所以不得入[42]大乘。

又問：所言聲聞住無相[43]，得入大乘否？答：准楞伽經云：「若住無相[44]，不見於大乘」，所以不得取無相[45]定。是故經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第二問：離一切相名諸仏，是何經說？謹答：金剛經云：「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仏」。又大般若經，楞伽、華嚴等經中，亦具廣說。

又再新[46]問：金剛經云：「若了達諸法，觀了然後不觀者，是智慧[47]。」若具脩一切善已，然始無脩，爲化衆生，生[48]大智自然成就，言先願力，故爲凡夫妄想不生，凡夫本來不達一切[49]，猶未具諸功德，雖滅妄想，不得成仏。以要言之：解一切法是智，修一切善法[50]是福，爲成就如是一切故，所以經歷多劫，因諸福智力故，三昧无觀，從此方顯。又首楞嚴[51]三昧經云：「初習觀故，然得此三昧，譬如學射，初射竹簞，大如牛身；已後漸小，由[52]如毛髮，並亦皆中。」從習於觀，是漸修行，諸仏所說，皆是漸門，不見頓門。

答第二新問：准楞伽經云：「仏告大慧[53]菩薩，應莫著[54]文字，隨宜說法，我及諸仏，皆隨

衆生煩惱解故，欲[55]種種不同，而[56]爲開演，令知諸法自心所現。」又思益經云：「說法性理，若人千萬億劫行道，於法性理不增不減。」若了知此理，是名大智慧[57]，於法性理中，修以不修，皆是妄想。據法性道理，若離妄想，大智本自然成就，若論福智，更無過[58]法性道理，及以法性三昧，所言漸頓，皆爲衆生心想，妄想見。是故經云：「[59]大慧[60]是故應離因緣所作和合想中，漸頓生見。」若離一切想[61]妄想，漸頓不可得；若言離妄想不成仏者，出何經文所言？首楞嚴[62]經云，「學射漸漸者，不緣增長心想妄想；袛合令除妄想。」

舊問第三，問：[63]「言一切想者，其想云何？」

答：想者，心念起動，及取外境，言一切者，下[64]至地獄，上至諸仏已下。楞伽經云：「諸法無自性，皆是妄想心見。」

新問第三：上至諸仏，下至地獄之想，切要茲[65]長，成就善法，違離惡法，因此而行。若不識仏，不知地獄，如說十二因緣中無明，凡夫中不合脩行此法。

新問第三，答：一切衆生，緣無始已來，妄想分別；取著妄想善惡法，或長善，或長惡。以是因緣，流浪生死，出離不得。所以經文，凡所有想(一〇)皆是虛妄，若見諸想[66]非想，則見[67]如來。若了知此一[68]念功德，經無量劫修習善法[69]不如此[70]一念功德。又所言凡夫位中，不合學此法者，一切諸仏菩薩，無量劫所修習善法，成等正[71]覺，皆留與後代末法衆生，教令修學，既言凡夫衆生不合學此法，是諸仏法教，留與阿誰？凡夫不合學此法，出何經文？

舊問：想有何過？答：想過者，能障衆生本來一切智，及三惡道久遠輪迴，故有此亠。金剛經說，亦令離一切諸想，則名諸佛。

新問第四，問或有故令生長之想，或有不令生想，處凡夫地，初修行時，不得除一切想。答：諸大乘經云：「一切衆生，緣有妄想分別[72]，取著生不生妄想，是故流浪生死；若能不取[73]著生不生妄想，便得[74]解脫。凡夫衆生，不得除想，出何經文？

舊問：云何看心？答：返照心源看心，心[75]想若動，有無淨不淨，空不空等，盡皆不思[76]，不觀者亦不思。[77]故淨名經中說：「不觀是菩提。」

新問第五，問：據十地經中：「八地菩薩，唯入不觀，仏令入修行。」據此事，凡夫初地猶未得，唯不觀如何可得[78]？答：准楞伽經云：「八地菩薩，離一切觀及分別習氣，無量劫來，所受善惡業者，如乹闥婆城，如幻化等。了知菩薩[79]者超過一切行，得無生法[80]忍，然後得授記。不聞八地菩薩，教令修行，經文何如說，只合細尋[81]諸經所說[82]。凡夫未得初地，不合不[83]觀者，此義合行不行，前問說訖。

舊問：作何方便，除得妄想及以習氣？答：妄想起不覺，名生死；覺竟，不隨妄想作業，不取不住，念念即是解脫般若。寶積[84]經云：「不得少法，名無上菩提。」

新問第六，問：如前所說，凡夫初學，豈得喻仏，仏是已成就者。答：凡夫雖不[85]共仏，同諸仏所悟之法，准經文皆留與後代末法衆生，教令修學；若不如是，法教留與附誰？又仏言[86]无

有少法可得者，不可執著言說，若無少法可得，無思無觀，利益一切者，可不是得否？答：此義前者已答了，今更重[87]來，又再說者：仏從無量劫來，已離得不得心？亦無心無思，猶如明鏡。無心無思，離得不得，但隨衆生，應物現形，水喩寶喩，日月等喩，皆亦同等。又據入如來功德經云：非是不得少法，是得一切法，與義相違者。前問所言，凡夫不合學此法，所以擧大乘經文時，得如是無量無邊功德，何況信受修行，因此言故，答如此事。以無所得故，是名爲得。於理實不[88]相違。

舊問：「六波羅蜜等[89]及諸法門，要不要？答：如世諦法，六波羅蜜等，爲方便顯勝義故，非是不要。如勝義離言說，六波羅蜜及諸法門，不可說言要與[90]不要，諸經廣說。

新問第七，問：世間及第一義諦，是一是異[91]？答：不一不異。云何不一[92]？妄想未盡，已來見有世諦，云何[93]不異？離[94]一切妄想習氣時，一異不可分別[95]。又問：此方便爲顯示第一義故，只爲鈍根(二)者：爲復利鈍[96]俱要？答：鈍根不了[97]勝義者要，利根者不論要不要。又問：六波羅蜜等及餘法門，不[98]言說要不要者，何爲不可說？答：爲法性理，即不可說。據法性理中，要不要，有無，一異，俱不可得。又問：言經文廣說，如何說爲說言要不要不會。答：經文廣說者：鈍根說要，利根不論要不要，譬如病人要藥，求渡河人要舩，無病之人不言要不要，渡河了，更不要舩。

舊問：六波羅蜜等要時？如何修行？答：修行[99]六波羅蜜者爲內爲外。內外有二種：內爲自

渡，外爲利益衆生，所修行方便者。據般若經、楞伽、思益經[100]：「修[101]六波羅蜜時，於一切法，無思無觀，三業清淨，由如陽炎，於一切不取不住。」

新問第八，問：所言三業清淨時，六波羅蜜，凡夫未能行得，且修習不觀，中間不修行，待三業清淨，然後修習。爲復未能淨得三業，強修，如何修行？答：所言六波羅蜜有四種：一、世間波羅蜜，二、出世間波羅蜜，三、出世間上六[102]波羅蜜，四、內六波羅蜜。准楞伽經云：廣說、略[103]說時，若得不觀不思時，六波羅蜜自然圓滿；未得不觀不思，中間事須行六波羅蜜，不希[104]望果報。又問云：[105]〔三〕其野馬、陽炎，實是不會！答：野馬喻妄想心，陽炎喻一切[106]世間一切法。譬如渴野馬，見陽炎是水，非實[107]是水[108]；若[109]如是了達世間法時，即是三業清淨。舊問：修此法門，早晚得解脫？答：如楞伽及金剛經云：「離一切想[110]則名諸仏。」隨其根性利鈍，如是修習，妄想習氣亦歇，即得解脫。舊問。又行此法義，有何功德？答：無觀無想之功德，思及觀照，不可測量，仏所有功德，應如是見，且如此之少分。據般若經云：「假令一切衆生、天、人、聲聞，緣覺，盡證無上菩提，不如[111]聞此般若波羅蜜義，敬信功德，筭數所不能及。何以故？人天聲聞緣覺，及諸菩薩等，皆從般若波羅蜜出；人天及菩薩等，不能出得般若波羅蜜。又問：何名般若波羅蜜？所謂無想無取，無捨無著，是名般若波羅[112]。及入如來功德經[113]，或有於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仏所供養，承[114]彼仏滅度後，又以七寶莊嚴其塔，高廣例如大千世界，又經無量劫供養之功德[115]不及聞斯法義，生無疑心，而聽所獲福德，遇彼無量百千倍數。又金剛經

云：「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已用布施，及以恒河沙數身命布施，不如聞一四句偈，其福甚多，不可[116]比[117]喻。」大乘經中，廣說此義，其福德除仏無有知者。

新問第九，問：令一切衆生盡證無上菩提，猶[118]不及此福者，此無上菩提，乃成有上，此乃是否？次後說言無上菩提等，從般若[119]波羅蜜出：無上菩提，不出般若波羅蜜；不出者說是阿舥[120]箇菩薩。若說无上菩提，據如今現[121]般若波羅蜜，似如此：只如此說者，不可是無上菩提。答：所言令一切衆生盡證無上菩提，猶(三)不及此福者：前者[122]所言，凡夫衆生，不合行此法，所以擧諸大乘經典，及般若波羅蜜。衆生聞此法[123]生一念淨信者，得如是無量無邊功德。爲比量功德故作如是說。現有經文，說一切諸仏，及諸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今再問：有上、無上，及阿舥箇菩薩者，經文現在，請檢即知。舊問：若離想不思[124]不觀，云何[125]得一切種智？答：若妄心不起，離一切妄想者，真[126]性本有，及一切種智，自然顯現。如花嚴及楞伽等經云：「如日出雲，濁水澄清；鏡得明淨，如銀離鑛等。」

新問第十，問：此言是實，乃是已成就具勢力者之法，非是凡[127]夫之法者！答：此義前者已答了，今更再問，譬如蓮花出離淤泥[128]，皎潔清淨，離諸塵垢，諸天貴人見之彌(四)敬。阿賴耶識，亦復如是，出習氣泥，而得明潔，爲諸仏菩薩、天人所重。凡夫衆生，亦復如是，若得出離無量劫來，三毒、妄想，分別習氣淤泥，還得成就大力之勢；凡夫緣有三毒妄想蓋覆，所以不出得大勢之力。舊問：若不觀智，云何利益衆生？答：不思不觀，利益衆生者，入如來功德經中廣

說：「由如日月，光照一切；如意寶珠，具出一切；大地能生一切。」又問：說執境，執識，執中論此三法中，今依何宗？答：此義是般若波羅蜜，無思大乘禪門，無思義中，何論有三，一[129]亦不立。般若經中[130]廣說。

新問第十一，問：此義是般若波羅蜜者，縱令是般若波羅蜜智慧[131]可得，論禪不相當。仏由〔一五〕自於般若波羅蜜，分別作六種，共智慧[132]各自別說？答：所行六波羅蜜者，爲求般若波羅蜜，若智慧波羅蜜具者，餘五波羅蜜修與不修亦得。又答[133]言：所言[134]禪不相似者：如寶積經中說：「善住意天子白文殊師利云，大士所言禪行比丘者，何等名[135]爲禪行比丘耶？文殊師利言，天子！[136]無有少法可取[137]是爲禪行。」又密嚴經中，「若有能修行如來，微妙定善，知蘊無我，諸見悉除滅。」思益經云：「於諸法無所住，是名禪波羅蜜。」楞伽經云：「不生分別，不起外道涅槃之見，是則名爲禪波羅蜜。」及諸大乘經典，皆說如是。據此道理，末法衆生，教令修學，何以得知。諸大乘經云：「爲末法衆生，智慧狹劣，所以廣說，若有人聞此法者，即功德不可量，何況信受奉行？」舊問：義既如此，何爲諸經廣說？答：如諸經所說，秖說衆生妄想，若離妄想，更無法可說。所以楞伽經云：「一切諸經，秖說衆生妄想，真如不在言說之中。」又問：衆生本來有仏性者，何以得知本來有？如外道言有我，有何差別？答：本來有佛性者，如日出雲，濁水澄清，鏡磨明淨。如九十五[138]外道者，以要言之，不知三界唯心所變。鑛中出銀，熱〔一六〕鐵却冷，先已說訖，不同外道有所言，有我等者[139]見，有[140]作者[141]見，有時變者，或執有[142]無，

觀空住著[143]於邊，以此不同楞伽經廣說。又問：何名爲[144]衆生？答：衆生者，從具足[145]妄想及五陰、三毒，故有。又問：何名「二[146]乘人？答：二乘人者因見一切有，從因緣生：覺一切因緣和合所生者：無常、苦、空、猒於苦，故樂於涅槃，住於空寂。緣有取捨，故名二乘。偈言：「本無而有生，生已而復滅，因緣有非有，不住我教法。待有故成無，待無故成有，無既不可取，有々（亦）不可說。不了我無我，但着於語言，彼溺於二邊，自壞亦壞他。若能了此事[147]，不毀大道師，是名爲正觀。若隨言取義，建立於諸法，以彼建立故，死墮地獄中。」

臣沙門摩訶衍言：臣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賴大聖臨朝，闡揚正法，雖以三乘所化，令歸不二之門，爲迷愚蒼生，頻窮勝諦，臣之所說，無義可思，般若真宗，難[148]信難入，非大智能措意，豈小識造次堪開。當仏啓教之秋，五百比丘起出。如來尚猶不制言，退亦甚[149]佳。況臣老耄心風〔一七〕，所說忘[150]前失後，特蒙陛[151]下福力加護，理性助宣，實冀廣及慈[152]悲，絶斯爭論，即諸天必皆歡喜，僧尼彼我自無。臣據問而演經，非是信口而虛說，頗依貝葉傳，直啓禪門。若尋文究源，還同說藥而求愈疾，是知居士，默語吉祥，稱揚心契[153]，相應名何有。若須詰難，臣有上足學徒，且聰明利根，復後生可畏，伏望允臣所請，遣緇俗欽承。兼臣本習禪宗，謹錄如左進上[154]。

准思益經云：「網[155]明菩薩問梵天何爲一切行非行。梵天言：若人於千萬億劫行道，於理法性[156]不增不減。又思益梵天白佛：菩薩以何行，諸仏授記？佛言：若菩薩不行一切[157]諸佛則授記。佛言：我念過去，逢值無量阿僧祇諸仏如來，承事無空過者。及行六波羅蜜，兼行苦行頭

陀，佛摠不授記。何以故？依[158]止所行故。以是當知，若菩薩出過一切諸行，佛則受記。我念過去行无量苦行頭陀及六波羅蜜，行一切行，不如一念無作功德。又問：文殊師利叵有無所行，名爲正行否？答言：有。若不行一切有爲法，是名正行。不退轉菩薩白佛言：所說隨法行者，何謂也？仏告天子，隨法行者：不行一切法，是名隨法行。楞伽經中說：大慧菩薩白仏言：「修多羅中說，如來藏本性清淨，常恒不斷，無有變易[159]。具卅二相，在於一切衆生身中，爲蘊界處垢衣所纏，貪著[160]恚癡等妄想分別垢之所汚染，如無價寶在垢衣中」。幷密嚴，花嚴，金剛，三昧，法華，普超[161]三昧，及諸一切大乘經，具載此義。據斯道理，佛性本有，非是[162]修成，但離三毒、虛妄、妄想、習氣垢衣，則得解脫，如阿賴耶識[163]出習氣泥，諸仏菩薩，悟皆尊重。思益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信解如是法義者，當知是人，得解[164]脫諸見；當[165]知是人，得陀羅尼；當知是人，行於正念觀；當知是人，解達諸法義趣。准楞伽、思益等經：「禪宗云：無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爲一乘。」法華經云：「十方諸佛國，無二亦無三，唯有一佛乘，除仏方便說。」竊以斯見，三乘乃是引導衆生法門。大仏頂經云：「爲迷故說悟，若悟竟，迷悟俱不可得。」緣衆生迷妄想故，則言離妄想，若迷得醒悟，自無妄想可離。

臣今所[166]對問目，皆引經文，佛爲信者施行(一八)使功德不朽。塵(一九)繁聖聽[167]，永潤黎庶、謹奉表以聞。無任對敭之至。臣沙門摩訶衍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言，六月十七日，臣沙門摩訶衍表上。

一切義法[168]雖是無爲[169]無思，若鈍根衆生，入此法不得者。仏在世時，此娑婆世界，鈍根罪重，所以立三乘，說種種方便，示令莫毀勝義，莫輕少許善法。

問：萬一或有人言，十二部經中說云：「三毒煩惱合除，若不用對治，准用無心想，離三毒煩惱不可得。」寶積經中說：「了貪病，用不淨觀藥醫治；了嗔病，用慈悲藥醫治；了愚癡病，須因緣和合藥醫治；如是應病與藥，以對治爲藥，各依方藥治，則三毒煩惱，始除得根本。」又喻有一囚，被枷鎖縛等；開鎖要鑰匙，脫枷須出釘鍱，解縛須解結，獄中拔出，須索稱上，過大磧須與糧[170]，具足如是，方得解脫。開鎖喻解脫貪著，出[171]杻喻解脫嗔恚，結喻解脫愚癡，獄中稱上喻拔出三惡道，糧食喻[172]度脫輪迴大苦煩惱，具足如是等，則得除盡煩惱[173]。若枷鎖不脫，獄中不拔出，不與糧食；若枷鎖等，以衣裳覆之，雖目不下[174]見枷鎖，其人終不得解脫。既知如此，准修無心想，擬除煩惱者，暫時不見，不能除得根本。有如是說，將何對？

答：准涅槃經云：「有藥名阿伽陁，若有衆生服者，治一切病。」藥喻無[175]思、無觀。三毒、煩惱、妄想，皆從思惟分別變化生。所言縛者，一切衆生已來，皆是三毒、煩惱、無想習氣繫縛，非是鐵葉繩[176]索，繫縛在獄，須得繩索糧食等，此則是第二重邪見、妄想，請除却！是故惣不思惟，一切三毒煩惱妄想習氣，一時惣得解脫。

又問：唯用無心想，離三毒煩惱，不可得者。

答：准楞伽經云：佛言，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若欲了知能取所取分[177]別境界，皆是自心

之所現者，當[178]離憒內昏滯睡眠，初中後夜[179]遠離增聞〔[illegible]〕外道邪論，通達自心分別境界，遠離分別，亦離妄想心，及生、住、滅，如是了知，恒住不捨。大慧，此菩薩摩訶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槃，二種平等。唯用無心想，離三毒煩惱，不可得者，見經文說。離煩惱妄想分別，此菩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槃二種平等。唯用無心想，離三毒煩惱，不可得解脫者[180]，出何經文？

又問：看心妄想起覺時，出何經文？

答：涅槃經第十八云：「云何名爲[181]仏，仏者名覺，既自覺悟，復能覺他。善男子，譬如有人，覺知有賊，賊無[182]能爲；菩薩摩訶薩[183]，能覺一切無量煩惱，既覺了已，令諸煩惱，無所[184]能爲，是故名仏。」是故坐禪看心，妄想念起，覺則不[185]取不住，不順煩惱作業，是名念念解脫。

問：「諸大乘中說無二者是實，無二即是智慧[186]，分別即[187]是方便智慧[188]，不可分離[189]。維摩經云[190]分明具說，此『二』，言一要，一不要，無有如此分別。若有如[191]此分別，即有取捨。有如此[192]說請答者。

答：諸仏如來無量劫已來，離三毒，妄想，煩惱分別，是故悟得[193]無二無分別智。以此無二無分別智，善能分別諸法相，非是愚癡妄想分別。據此道理，智慧方便不相離，若[194]言取捨，於無二法中，有何[195]取捨？

問：[196]或有人言，諸經中說，曰[197]禪天名爲大果。彼天無心想，雖然還有所觀[198]，還有趣向，得無心想定者，於成就滅心想之人，豈有如此分別？初入無想念之時，初從此分別門觀察[199]，

無想念，雖不現如[200]此分別[201]本從此門入，所以有是(一九)分別。此二若箇是？有人問，如何對[202]。

答：准楞伽經云：「諸[203]禪及無量、無色、三摩地，乃至滅受想，唯心不可得。」據此經文，所問天乘者，皆是自心妄想分別[204]。此問早已[205]兩度答了。據此經文，皆[206]自心妄想，緣有心相妄想分別，生於彼天，是故經言：「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仏。」所言若個是者，於仏法中，若有是非，皆是邪見。

問：萬一[207]或有人言，緣初未滅心想時，從此門觀，所以有分[208]別者；則楞伽七卷中說：從此[209]門觀察入頓門，亦入分別非想[210]天，現無心想[211]。若言緣有趣向分別者，即是有心想；得不言無心想。若有人問，如何對[212]。

謹答：所言緣初未滅心想時，從此門觀，所以有分別者；則楞伽經七卷中說「從此[213]門觀察入頓門」者：答此義，前文已答了，今更再問者：衆生有妄想分別心，即有若干種問。若離妄想分別心，皆揔不可得。又言，亦入分別非想天，現無心想。[214]又言緣有趣向分別者則[215]是有心想；不可[216]得言無心想。若有人問，如何對答者？

答：此問同前問[217]天乘有想、無想，有分別、無分別，皆是自心妄想分別，是故[218]楞伽經云：「三界唯心」。若離心想，皆不可得。

又問：萬一或有人言，緣住在修行，所以不授記者；非是緣修行不授記。尚在修行中，似未合到授記時。首楞嚴三昧經中說，言「分明授記，不深密[219]授記。」如此三授記，既處高上。所修行欲近成就，修行功用漸少者：喻如耕種，初用功多；成熟即[220]用人功漸少，以此即有

喫[221]〔三二〕用功[222]課。或云，非是不要修行者，若爲對答？

答：思益經第二云：梵天白佛言：菩薩以何行，諸仏授記？仏言：若菩薩不行生法，不行滅法，不[223]行不善法，不行世間法[224]不行出世間法[225]，不行有罪法，不行無罪法，不行有漏法[226]，不行無漏法[227]不行有爲法，不行無爲法[228]不行涅槃法[229]，不行見法，不行聞法，不行覺法，不行知法，不行施法[230]，不行捨法[231]，不行戒法[232]，不行覆，不行忍，不行[233]善，不行法，不行精進，不行禪，不行三昧，不行慧，不行行，不行知，不行得[234]，若菩薩如是行者，諸佛則授記[235]。授記者，有何義？仏言：離諸法二相，是授記義不分別生滅，是授記義[236]；離身口意業相[237]，是授記義，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238]，逢值諸佛如來，承事無空過者，摠不授記；何以故？爲依止所行故。我於後時[239]，遇燃燈[240]仏得授記者，出過一切諸行。

又問：文殊師利頗有無所行，名正行不？

答言：有。若不行一切有爲法，是名正行。爾時會中有[241]天子名不退轉，白仏言：「世尊所說隨法行者，爲何謂也。」仏告天子：「隨法行者：不行一切法，是名隨法行。所以者何？若不行[242]諸法，則不分別是正是邪。」准經文勝義如此。若[243]修行得授記者，未取[244]裁！」

又問：萬一或有一言，一切法[245]依自所思〔三三〕令知所觀善事，則爲功德，所觀惡事，則爲罪咎〔三四〕，二俱不觀，則是假說。若有人言，合觀善事，則[246]爲功德者，若爲對答？

答：「不著[247]文字，緣功德事入者。喻如合字，一人[248]口莫作一人口[249]思量，須作和合義思

量。答言[250]所言觀善假說，和合離文字等事者，皆是衆生自心妄想分別。但離自心妄想分別，善惡假說，「和合」「一人口」思量，離文字等俱不可得，即是和合義入功德，亦不可比量。」

問：萬一[251]有人言，其法[252]雖不離罪、[253]福，仏性[254]但住著法濟，亦具無量功德。喻如三十二相皆須遍修，然得成就如是菓，各有分折。〔二五〕[255]放如是光，於衆生得如是益，承前[256]修如是善，得如是果慧[257]，從淳熟中現其功德，從積[258]貯然後成就。不得[259]言新積貯中無功德，若有人問，云何以答者[260]？

謹答：准思益經云：「千萬億劫行道，於法性理不增不減。」又准金剛三昧經[261]：「如如之理，具一切法。」若一切衆生離三毒，自心妄想、煩惱、習氣、分別，通達[262]如如之理，則具足一切法及諸功德。

又問：[263]或有人言說，仏法深奧，兼神力變化，凡下雖不能修，猶如無前後，一時示現一切色相於大衆[264]前，並以一切語，說一切法[265]，亦凡下所能；但示現[266]仏之廣大，令生愛樂，務在聞此[267]功德。若有人[268]問，云[269]何答？又問：萬一或有人言，緣緣想後，如上所說；但是聖智若是無想，非是無二。有人問，如何答？又問：萬一或有人言：凡下不遠離心想者，或有經中云，令思量在前，或言惠先行，或言亦置如是想中，亦有處分令生心想，或處分遠離心想；不可執一，所以用諸方便演說。或有人言，何以對如前三段問，謹答：皆是自心妄想分別，若能離自心妄想分別，如是三段問皆不可得。准楞伽、思益經云，離一切諸見，名爲正見。又問：萬一或有人言：發

心覺不依想念，則各得念念解脫者，出何經文？覺者，覺何物？願答。答：所言發心覺，不依想念，則各得念念解脫者，出何經文？其義先以准涅槃經具答了，今更重問者，一切衆生無量劫來爲三毒自心妄想分別，不覺不知，流浪生死。今一時覺悟，念念妄想起，不順妄想作業，念念解脫，覺者，覺如此事。是故楞伽經云：菩薩念念入正受，念念離妄想，念念即解脫。佛頂第三云：阿難，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爲妙覺妙明體，如是乃至五[270]蘊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死、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二六〕中，求於去來，迷悟死生，了無[271]所得。臣前後[272]說，皆依經文[273]，非是本宗。若論本宗者，離言說相[274]〔二七〕離自[275]心分別相[276]，若[277]論說[278]勝義，即如此。准[279]法華經文：「十方諸仏國，無二亦無三，唯有一仏乘，除仏方便說。」何爲方便？三歸，五戒，十善，一稱南無佛，[280]至一[281]合掌，及以小低頭等，乃至六波羅蜜。諸仏菩薩以[282]此方便，引導[283]衆生，令入勝義，此則[284]是方便。夫勝義者，難會難入，准善住[285]意天子經云：「仏在世[286]時，文殊師利菩薩說勝義法時[287]，五百比丘在衆聽法，聞文殊師利說勝義法[288]時，不信受毀謗。當時地裂，五百比丘墮在阿鼻地獄。」是故一味之水，各見不同；一切衆生，亦復如是，知見各各不同。譬如龍王一雲所覆，一雨所潤[289]，一切樹木及以藥草，隨其根機性[290]而得增長。一切衆生，亦復如是。仏以一音演說法界[291]衆生隨類各得解。一切衆生根機[292]不同，譬如小泉流入大海。伏望聖主，任隨根機方便，離妄想分別，令入於無二勝義法海，

此亦是諸佛方便。

問：卌七道品法[293]要不要？

答：准諸法無行經上卷云：「但離心想、妄想，一切分別思惟，則是自然具足三十七道品法。」此問[294]兩度答了，今更再問者，若悟得不思、不觀、如如之理，一切法自然具足，修與不修亦得。如未[295]得不思、不觀、如如之理事，須行[296]六波羅蜜，三十[297]七助[298]道法。准金剛三昧經云：「如如之理，具足一切法。」若論如如之理，法離修不修。

臣沙門摩訶衍言：當沙州降下之日，奉[299]贊普恩命，遠追令開示禪門。及至邏娑，衆人共問禪法，爲未奉進止，罔敢即說。後追到訟割，[300]屢蒙聖主詰（三八）[301]訖，却發遣赴邏娑，教令說禪。復於章蹉，及特便邏娑，數月盤詰。又於勃碧漫尋究其源，非是一度。陛下了知臣之所說（三九）禪門宗旨是正，方遣與達摩摩低[302]同開禪教。然始勅命[303]頒下諸處，令百姓官寮[304]盡知。復陛下一覽具明，勝義洞曉。臣之朽昧，縱說[305]人罕依行[306]，自今若有疑徒，伏望天恩與决。且[307]臣前後所說，皆依問准經文對之，亦非臣禪門本宗。臣之所宗，離一切言說相，離自心分別相，即是真諦。皆默傳默授。言語道斷。若苦論[308]是非得失，却成有諍三昧。如一味之水，各見不同，小大智能，實難等用。特望隨所樂者修行，自當杜絶法我，則臣榮幸之甚，允衆之甚。謹奉表陳情以聞，無任戰汗之至。臣摩訶衍誠惶[309]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摩訶衍聞，奏爲仏法義，寂禪教理，前後頻蒙賜問，餘有見解，盡以對答：其六波羅蜜等，

及諸善要修不修？恩勅屢詰。兼師僧官[310]寮[311]亦論六波羅蜜等諸善，自身不行，弟子及餘人亦不教修行，諸弟子亦學如是。復有人[312]奏聞。但臣所教授[313]弟子，皆[314]依經文指示，臣所行行[315]，及教弟子法門，兼弟子所修行處[316]各各具[317]見解進上。緣凡夫衆生力微，據修行理，與六波羅蜜亦不相違。其六波羅蜜與諸善，要行不行者，前後所對者，是約勝義，不言行不行。論世間法，乃至三歸依，一合掌發願，大小諸善，上下盡皆爲說，悉令修行。衍和[318]上教門徒子弟[319]處。

沙門釋衍曰：法性遍言說，智所[320]不及，其習禪者令看心，若心[321]念起時，不觀不思[322]有無等，不思者亦不思。若心想起時不覺，隨順修行，即輪迴生死；若覺，不順妄想作業，即念念解脫。離一切諸仏[323]於勝義中，離修不修。若論世間法，假三業清淨，不住，不着[324]，則是行六波羅蜜。又外持聲聞戒，内持菩薩戒，此兩種戒則能除三毒習氣。所修行者，空言說無益事，須修行[325]依無取捨。雖說三[326]惡道，天、人、外道二乘禪，令其知解，不遣依行。一切三界衆生，自家業現，猶如幻化陽燄，心之所變。若通達真如理性，即是坐禪。若未通達者，即須轉經[327]，合掌禮拜修善。凡修功德，不過教示大乘法門令會。猶如一燈然百千燈事，法施以利羣生。摩訶衍一生已來，唯習大乘禪，不是法師；若欲聽法相，令於婆羅門法師邊聽。摩訶衍所說，不依疏論，准大乘經文指示。摩訶衍所修習者：依大般若、楞伽、思益、密嚴、金剛、維摩、大仏頂、花嚴、涅槃、寶積、普起[328]三昧等經，信受奉行。摩訶衍依止和[329]上法號降魔、小福、張和上、雎仰[330]、大福[331]六和上，同教示大乘禪門。自從聞法已來，經五六十年，亦曾[332]久居山林樹下。

出家已來，所得信施財物，亦不[333]曾貯[334]積，隨時盡皆轉施。每日早[335]朝，爲施主及一切衆生轉大乘經一卷，隨世間法焚[336]香，皆發願願四方寧靜，萬姓安樂，早得成仏。亦曾於京[337]中已上三處開[338]法，信受弟子約有五千餘人。現令弟子沙彌，未能修禪，已教誦得楞伽一部，維摩一部，每日長誦。

摩訶衍向此所教弟子，今者各問所見解緣布施事由，若[339]有人乞身頭目，及須諸物等，誓願盡捨，除十八事外[340]，少有人畜直一錢物，當直(値)亦有。除聲聞戒外，更持菩薩戒，及行十二頭陁，兼忍[341]堅固，復信勝[342]義，精進坐禪，仍長習陀羅尼，爲利益衆生，出家供養三寶，轉誦修善。

於大乘無觀禪中無別緣事，常習不闕[343]以智慧，每誦大乘[344]取義，信樂般若波羅蜜者甚多。亦爲三寶益得衆生時，不惜身命，其願甚多。爲他人說涅槃義時，赵(超)[345]過言說計度境[346]界。若不[347]隨世間歸依三寶，漸次修善，空學文字，亦無益事。須學修[348]行，未[349]坐禪時，依戒波羅蜜，四無量心等，及修諸善，承事三寶。「一切經中所說，師僧所教，聞者如說修行。但是修諸善，若未能不觀時，所[350]有功德，迴施衆生，皆令成佛。

頓悟大乘政理訣一卷[351]

校記A

[1] 愍原作愍。 [2] 聘，原寫作躬。 [3] 延原寫作延。 [4] 互，原寫作牙。 [5] 虔，原誤作虎。 [6] 戒，原寫

作戒。[7]姨，原寫作娀。[8]倍，原誤作陪。[9]衲，原誤作納。[10]猶然而咲，按用莊子逍遙遊宋榮子句。[11]土，原作圡。[12]愍原作愍。[13]虔原誤作虎。[14]確原作礭，借為榷。[15]倒，原誤作例。[16]朋，原寫作用。[17]枝，原作枝。[18]朋原作用。[19]S本從量字開始，前段大部分殘缺。[20]應有離字，於文義方合，今補。[21]原文作「但離心妄想想」，於第一「想」字下有〻號。又攝字原作懾。[22]原作「不思智慧」，今補一「議」字。[23]此據S本作「法」，P本作滅，非。[24]此法字亦據S本，P作滅，非。[25]P本重「諸字」字，此刪。[26]P本作看，宜據S作著。[27]P本作彼生，S本缺，依下文應作「彼天」。[28]P本作諸相，S本作想。[29]P本作問，S本作答。[30]S本偈字作「云」。[31]S本無「無色三摩地」五字。[32]S本作引道。[33]S本作「思益梵天經」，此從P本。[34]P本「思」作「梵」，茲據S本改。[35]S本有「無量」二字。[36]S本慧皆作惠。[37]S本下有「小乘」二字。[38]此「妄想」二字應屬衍文。[39]S本下多一「有」字，點去。[40]P原作㴱，應是淈字，非泥也。[41]S本此下有「人」、「謂」兩字。[42]S本作「不入得」。[43]無相，S本作無想。[44]S本作想[45]S本「相定」作「想定」。[46]S本作「新再」。[47]慧S本作惠。[48]S本無第二「生」字。[49]S本下多一「法」字。[50]S本但作「善」，無「法」字。[51]S本作楞伽華嚴三昧經。[52]P、S本皆作由，由即猶也。[53]S本作大惠。[54]P本作看，S本作著，茲據改。[55]S本種種上有「諸」字。[56]S本作「不為」。[57]S本作惠。[58]S本「無過」下多一「者」字。[59]S本多「仏言」二字。[60]S本作大惠。[61]S本作「心想妄想」。[62]S本作「楞伽華嚴」。[63]S本作「所言一切想」。[64]S本「下至」作「不至」，誤。此從P本。[65]P、S本皆作茲，即滋。[66]P本「作諸相非想」，茲從S本作「諸想非想」。[67]S本作「則如來」，奪「見」字。[68]P本無「一」字，此從S本作「一念」。[69]S本作「善業」。[70]S本無「此」字。[71]P本無「正」字，非，此據S本補。[72]S本多一「心」字，作「分別心」。[73]S本作「取不」，有乙號，示改正。[74]據S本補「得」字。[75]據S本增一「心」字，作心想若動。P本缺之。[76]S本「思」下多一議字，後加卜號點去。[77]S本無「不思」兩字，作「不觀者亦不思」，今從之。[78]P本「如何可得」，S本作「可

觀」。

79 S本「菩薩」之下有「十地自心妄想，分別建立。又佛告大慧，於勝義中，無次第，亦無相續。又思益經及諸大乘經云。八地菩薩。」共四十字，P本無之。

80 S本無「法」字。

81 S本無「細」字。

82 S本「說」作「言」。

83 S本作「不合觀」，少一「不」字。

84 S本多一「等」字。

85 S本無「不」字。

86 S本多「若不如是法教令修學」九字。又S本「言佛」，P本作「佛言」。

87 S本作「又重問來」。

88 S本無「不」字。

89 S本多「為方便顯勝義」六字，後加卜號刪去。

90 S本無「與」字。

91 S本無「是一是異」四字。

92 S本多「不異」二字，後塗去。

93 P本無「何」字，據S本補。

94 S本有「離」字，據補。

95 S本無別字。

96 S本作「利根俱要」。

97 P本重「了」字，據S本刪。

98 S本作「不可言說」，多一「可」字。

99 S本無修行二字。

100 S本有「云」字。

101 S本有「修」字，據補。

102 S本作「六波羅蜜」，P本六字作上。

103 S本作備。

104 S本無「希」字。

105 S本無「云」字。

106 S本無「一切」兩字，是。

107 S本作「實非」。

108 S本無水字。

109 S本作「若不」，多一「不」字。

110 S本作「相」。

111 S本作「如不」，

112 S本有蜜字，是，

113 S本作「功位」，非。

114 S本無「承」字。

115 S本作「功位」。

116 S本作「可不」，

117 S本作「此」字，誤。

118 S本作「猶」，P作「由」。

119 據S本補「若」字。

120 紀即「那」，S本無「阿」字，

121 S本「現」下有「說」字。

122 S本無「前者」二字。

123 S本無「法」字。

124 P本作「若離想思不不觀」，「思不」二字有✓號，刪去。

125 S本多一「顯」字。

126 S本真下多一「惟」字，

127 P本「凡夫」作「非夫」，誤。

128 P本作涅，即泥字。

129 S本無「一」字。

130 S本「經」下有「中」字。

131 P本作惠，即慧。

132 原作惠。

133 S本無答字。

134 P本無言字。

135 S本作名等，後乙去。

136 S本有「彼比丘」三字。

137 S本作「可得」。

138 S本多一「種」字。

139 S本「者」作「知」。

140 S本「有」作「為」。

141 S本「者」作知」。

142 S本多「或執」二字。

143 P本「着」作「看」，非。S本作「着於衆生」。

144 S本漏去由「邊」至「為」字，共十五字。

145 S本無「具足」二字。

146 S本作「三乘人」。

147 S本作「法」。

148 S本多一字、點去。

149 S本多一亦字，非。

150 S本「忘」作「妄」，非。

151 S本作陛下，P本作階，非。

152 S本

慈作兹，誤。153 S本作「心契」，據補一「契」字。154 S本多一上字，後塗去。155 S本作䋄明菩薩，P本作「冈」。P本無「問」字。156 S本作「法性理」。157 P本「一切」兩字旁注。158 S本多一「依」字，今據增。159 S本作易變，後加乙號。160 S本無「著」字。161 S本作起。162 S本無「是」字。163 P本無「耶」字，據S本補。164 S本無「解」字。165 S本多「當知是人，入智惠」諸字。166 S本對字作到，又上有「所」字，據補。167 S本聽字作聽，P本作「德」，非。168 S本作「法義」。169 S本作「雖是無思」。170 S本作「稱上高大磧須與根」，按多一高字，又「橿」作「根」，非。171 P本多一出字，衍，今據S本。172 S本作喻作貧，疑誤。173 P本作煩惱「除盡」。174 S本無「下」字。175 S本「无」誤作「天」。176 P本無「繩」字，據S本補。177 S本無「分」字。178 S本無「當」字。179 S本無中字。180 S本無「者」字。181 S本無「為」字。182 S本「无」字作「不」。183 S本作卉摩，按卉為菩薩之簡寫。摩字下有廿，即薩字。184 S本無「所」字。185 P本無「不」字，據S本增。186 S本「慧」作「惠」。187 即S本作「則」。188 S本作「智惠方便」。189 S本作「分別」。190 S本「云」作「中」。191 S本無「如」字。192 S本作「如是」。193 P本多一「得」字，據S本刪。194 S本作「答言」。195 S本無「何」字。196 S本多「萬一」兩字。197 曰字S本作「四」，非。198 S本無「還有所觀」四字。199 S本「觀察」下多一「知」字。200 S本無「如」字。201 S本作「如本從此門入」。多一「如」字。202 S本對作答。203 S本無「諸」字。204 S本無「分別」二字。205 S本作「已早」。206 S本有「是」字。207 S本無「一」字。208 S本無「以」字及「分」字。209 S本無「此」字。210 S本想作相。211 S本「无想」作「无相」。212 S本作答。213 S本無「此字」。214 P本無「无心想」三字，依S本補。215 「則」字據S本增。216 S本無「可」字。217 S本有「問」字，今補。218 S本無「故」字。219 S本作蜜，誤。220 S本多一「即」字。221 S本「喫」作「要」。222 S本無「功」字。223 S本多「若法」二字，衍。224 S本俱無「法」字，缺。225 S本無「法」字。226 S本缺「法」字。227 S本無「法」字。228 P本缺「不行無為法」五字，據S本增。229 S本缺「法」字。230 S本

俱缺「法」字。 231S本無「法」字。 232S本無「法」字。 233S本無「行」字。 234S本無「得」字。 235S本作「則化別授記」。 236S本無「不分別生滅是授記義」句，疑漏。 237S本無相字。 238S本無「劫」字。 239S本無「時」字。 240S本無「燃」字，而多一「明」字。 241S本有「一」字。 242S本缺「行」字。 243S本下有「言」字。 244P本作「敫裁」。 245S本無「法」字。 246S本「則」作「即」。 247S本作「著」字是。P作不看，非。 248S本作「人一口」。 249依S本作「莫作一人口思量」，較勝。 250S本無「言」字。 251S本多一「或」字。 252S本作「法性」。 253S本多一「禪」字，衍。 254S本作「仏非但住」，P本作「佛性」。 255S本「分拆」兩字，衍。 256S本作「承前修」，多一修字，茲補。 257S本作惠。 258S本多一「停」字，衍。 259S本無「得」字。 260S本無「者」字。 261S本無經字。 262S本無「通達」二字，而有一「則」字，非。 263S本多「萬一」兩字。 264S本有「中」字，衍。 265S本多一「法」字，重。 266S本無「現」字。 267S本無「此」字。 268S本無「人」字。 269S本作「云如何答」。多一「云」字。 270S本缘字下多一段文，茲據補入。 271S本「无」作「無」。 272S本無「所」字。 273S本有答字。 274S本作「想」。 275S本無「離」字。 276S本「相」下有「義」字。 277S本無「若」字。 278S本無「說」字。 279S本有「前」字。 280S本有「乃」字。 281S本無「一」字。 282S本作「已」字，誤。 283S本作道。 284S本作即。 285S本無住字。 286S本在字塗去，添注眉間。 287S本無「時」字。 288S本無「法」字。 289S本無「所」字。 290S本無「性」字。 291S本作「法法界」，P本作「法界」。 292S本作「一切衆機」。 293S本無一「法」字。 294S本有「已」字。 295S本作來，誤。 296S本無「須」字。 297S本作「卅」。 298S本無「助」字。 299S本漏去「貧普恩命」至「為未奉」共二十四字。 300P本奪「訟」字，依S本補。 301S本作「誥問訖」，「誥」及「詰」之誤。下文又誤「遷娑」作「遷婆」。又「盤詰」P本作「誥」，非。 302S本作「達摩摩低」，是。P本奪一「摩」字。 303S本作「令」。 304S本字作「寮」。 305P本重「說」字。 306S本無「行」字。 307S本「且」字誤作「具」。 308S本無「論」字，非。 309P本缺

一「誠」字。[310] P本無「官」字。[311] S本作「官寮」。[312] S本無「人」字。[313] S本作「門徒弟子」。[314] S本「皆」作「比」。[315] S本有「處」字。[316] S本漏去「及教弟法門」以下至「修行處」，共十三字。[317] S本無「具」字。[318] S本「和」作「知」，誤。[319] S本作「弟子」。[320] S本無「所」字。[321] S本下有「心」字，今增。[322] S本「思」作「想」。[323] S本作「離一切諸想，則名諸佛。」P本作「離一切諸佛，於勝義中」。[324] S本作「着」，是。[325] S本無「行」字。[326] S本作「三要惡道」。[327] S本作「轉經」，P本重「經」字，非。[328] S本「起」作「超」。[329] S本「和上」作「知上」，誤。[330] P本作「准仰」。[331] S本作「大福德」。[332] S本作當。[333] S本無「不」字。[334] P本作「著積」。[335] S本下有「早」字，據補。[336] S本作「焚」，誤。[337] S本作「景中」。[338] P本作「聞法」，後塗改。[339] P本重「若」字。[340] S本作「外事」。[341]「忍」字據S本增。[342] S本漏「勝」字。[343] S本作「闕」，是。P本作「闊」，非。[344] P本作大義，茲依S本。[345] S本作「超」。[346] 依S本增一「境」字。[347] S本有「不」字，據增。[348] S本作「教行」。[349] S本「未」作「來」。[350] S本無「所」字。[351] S本無此經題一行。

校記 B

〔一〕 C.L. P.24 漏去此一「乘」字。

〔二〕 C.L. P.24 「被」作「枝」，誤。

〔三〕 C.L. P.38 俻（備）誤作「脩」。

〔四〕 C.L. P.38 奪一「曾」字。

〔五〕 C.L. P.39 「感」誤作「惑」。

〔六〕 C.L. P.41 「朋」誤作「用」。

王錫《頓悟大乘政理決》序說並校記

〔七〕C.L. P.379「禪枝」讀作「禪機」。

〔八〕C.L. P.42「朋」誤作「用」。

〔九〕C.L. P.59 注「但離心妄想想」。謂為 diplograpic fautive.

〔十〕C.L. P.76 作「凡有所相」，注謂相即想。

〔十一〕C.L. P.86 鈍根誤作「銀」。

〔十二〕C.L. P.89「云其野馬陽炎」。以「云」字屬下句，似未安。

〔十三〕C.L. P.94 注謂由即猶，是。

〔十四〕C.L. P.97「諸天貴人之稱敬」，「稱」字非，應是「彌」字方合。

〔十五〕C.L. P.97 注謂「由」即「猶」也。

〔十六〕C.L. P.108 以「熱」為「熱」，但加問號。按應是「熱」字。

〔十七〕C.L. P.113 作「況所老耄，心風所說，前忘失後。」以心風二字屬下讀，頗費解。

〔十八〕C.L. P.120 作「佛為信者，施行使功德不朽」，句讀未安。

〔十九〕「豎」字P本甚明，非數字。

〔二十〕C.L. P.124 讀「增聞」為「曾聞」，是

〔二一〕C.L. P.132「所以有此分別」，按「此」字應作「是」。

〔二二〕C.L. P.143 作「以此即有喫功用功課」。審原本，首「功」字旁有兩點，即塗去，故宜作「喫用功課」

〔二三〕C.L. P.146 作「一切法依自所思令知」，斷句似不甚安，今不從之。

〔二四〕C.L. P.146 誤「咎」為「各」。

〔二五〕C.L. P.149 謂「分析」即「分析」。

〔二六〕C. L. P. 151 作：「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斷句或可商。

〔二七〕C. L. P. 151 作「離一切言說相」。「一切」二字誤加。

〔二八〕C. L. P. 154 謂「詰」為「詰」之誤。

〔二九〕C. L. P. 155 加「稱」字於「說」之下，原文無之。

〔三十〕C. L. P. 162 讀作「少有、畜直一錢物當直」。

注釋

① 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上「沙門玄照，太州仙掌人也……。途經速利，過覩貨羅，遠跨胡疆，到吐蕃國，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漸向闍闌陀國……。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敕，重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波羅國，蒙王發遣送至吐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唐。」

② 又「玄太禪師……永徽年內取吐蕃道，經泥波羅到中印度……。」

又「道生法師，并州人也……，以貞觀末，從吐蕃路往遊中國……。」

③《廣韻》十二蟹：嬭，乳也。

④ 見《大正藏》五一册頁三校語。

⑤ 詳立花秀孝：《唐蕃兩國佛教之交涉》。《宗教研究》，新一一／六六七。參佐藤長《西藏古代史研究》頁七九九引。

⑥「曲結」為聖王之稱。松贊噶木布，唐書作弄贊贊普，即棄宗弄贊，即 Sroṇ btsan sgam po (Khri sroṇ brtsan)

⑦ 關於文成公主事，參寺本婉雅《于闐國史》頁四，頁五八。文成公主造像在青海，（《文參》一九五

王錫《頓悟大乘政理決》序說並校記

七，五，頁八一）

⑧ 據《衛藏通志卷》六按語，其材料蓋據布達拉宮經簿，與 Bu ston 書相同，見該書頁一二三——一二四。按通志雖非第一手史料，然所記亦有來歷，勘以 Bu ston 佛教史：

巴勒布王＝Bul Po (hi rgyal)

鄂特巴爾郭恰＝Hod zer go cha

拜木薩＝bal mo—bza 指尼泊爾王妃。

譯名皆符合，參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頁五五。

⑨ 關於 hpyhrul snan，可參 Waddell: Lhasa & its Mysteries, Jrasb 1895, P.259

⑩ 《舊唐書吐蕃傳》上：「天寶十四載，贊普乞黎蘇籠獵贊死，大臣立其子婆悉（按應作娑悉，即 Sras）獵贊為主，復為贊普。」《通典邊防》六云「天寶十四載，贊普死，其子立，號乞棃悉籠納贊。」譯名略有歧異。王忠《新唐書吐蕃傳箋證》引吐蕃歷史文書云：「羊年（天寶十四載乙未，七五五）父王近臣為兵士所殺，似贊普已於前一年卒，唐人據吐蕃使臣報喪之日而書，故差一年。乞黎蘇籠獵贊應即棄隸縮贊，譯名當有誤。」按乞黎蘇籠獵贊之父王應是棄隸縮贊（Khri Lde Gtsug brtsan「七〇四—七五四」）參看佐藤長《西藏古代史研究》頁八一三王統表。王毅：《藏王墓》附各王表有出入《文物》一九六一、四、頁五）

⑪ 碑文見 Tucci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以下簡稱 TTK.）P.96, 87。其英譯云 "The temple of aP'rul Snan in Ra sa, the temple of Ra moc'e founded by the Chinese." 同書頁四五又頁八二注（九二），參佐藤長書頁六一、六二，又頁七九九。

藏語原文如下 "rgya btags ra mo Cheh gtsung lag Khan"

"ra sahi rgya btags ra mo Che"

碑中之 rgya 即指唐，如《唐蕃會盟碑》，首句每見"rgya Chen"二字，即大唐也。

⑫ 胡嘉：《有關文成公主的幾件文物》，《文物》一九五九，七。

⑬ 何藻翔《鄒崖詩集》「供佛大招寺」詩注。關於西藏早期佛教有關史實，可參金應熙：「吐蕃之興起」，《嶺南學報》第八卷第一期。

⑭ 見佛祖統紀卷二十九。

⑮ Tucci 於 TTK.P.71 云"It seems ascertained the Sronbtsan sgan po built two chapels in Lhasa, as asserted by his descendants, and it is highly possible that the Re mo c'e was really founded by his Chinese wife and on account of that called rgya gtags, founded by the Chinese."

⑯ 參看塚本善隆《敦煌佛教史概說》（《西域文化研究第一》頁六六）

⑰ 見 TTK P.47 Tucci 英譯云：

At the time of the fourth ancestor K'ri Sron btsan, the dpe har of Ra sa was founded which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Buddhist Law. After that time up to the time of my father K'ri Lde gtsug btsan, when the Temple of Kva c'ur in Brag dmar, was built and the Buddhist Law was practised five generations passed.

此碑劉立千譯稱《興佛證盟碑》，載《康藏研究月刊》第二六期。

⑱ Kva' cur 一名，Tucci 疑取自漢名之瓜州，(TTK P.62) 尚乏證據。

⑲ 參王忠《新唐書吐蕃傳箋證》頁一三

金城公主亦篤信佛教，供養釋迦牟尼佛。據稱：自和闐逃來之佛僧，多得公主之保護。見佐藤書頁三九〇，頁七九八

⑳ 桑鳶寺之建，《西藏王統紀》（王沂暖譯本）有極詳細紀載，謂於兔年奠基，復於兔年竣工，歷時一

王錫《頓悟大乘政理決》序說並校記

紀。然滋多異說。參 TTK P81，注八五。參妙舟法師：《蒙藏佛教史》頁九「蓮華生」。王毅《西藏文物見聞記》（山南之行）桑鳶寺條，記該寺現狀甚詳，見《文物》一九六一／六頁五八。

㉑ 《望月大辭典增訂版》 No. 8 P.108 Santa Rakṣita 條，又 Tucci, "Minor Buddhist Text" （以下簡稱 MBT) II, p.8. 此書收蓮華戒之廣譯菩提心論原本。

㉒ Bu ston 書言印度派為 "Tsen mun Pa"＝漸門派，中國派為 Ton mun pa ＝頓門派。所言之 "rgyahi hwa C'an ma hha ya nahi slob" 即謂大唐大乘和尚摩訶衍那之徒衆。 Satis Chandra Vidyabhusana 在其巨著 A History of Indian Logic P. 327 "Kamalaśila" 條云： "While in Tibet he indicated the Religious views of Guru Padma-Sambhava and santa Rakṣita by defeating and expelling a Chinese monk named Mahayana Hoshang"。以 Hoshang （和尚）為人名，未允。

㉓ 島田虔次：《戴密微「ラサの法論」》，《東洋史研究》 No. 17, 4. P. 100.
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引 C.L. Tucci 書評，通報 XLVI, 1958 P.404—408.

㉔ 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 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P.187

㉕ 牙即「互」字，佐藤書讀「乇」為「身」字，注四五見頁八二一，非是。按李邕麓山寺碑「乇為住持」亦即「互」字，見下。參一切經音義卷四「乇起」條，音胡固反。（大正藏五四／三三〇）

㉖ 沙州陷蕃年代，《西域水道記》：「沙州以建中二年陷」，其說出《元和郡縣志》，與敦煌所出沙州地志相符。時陷蕃者為壽昌縣。

㉗ 見 Tucci TTKP. 70, 又 To Lhasa & Beyond P.136
鐘銘原文云：（依佐藤頁八〇四）

dril chen po hdi yan lha/btsan po khri lde sron brtsan/gyi du xx snan hgrans / ...... / grag pa dan hdra bar yon-bdag jo mo byan Chub kyis/bgyis nas mkhyen pho rgyahi dge slon rin cen gyis·blugs so. 王毅《西藏文物見物記》，桑鳶寺烏策大殿門廊懸挂唐式銅鐘，上鑄有古藏文，但未錄出其銘識。

㉘ 「琇」見《廣韻》四十九宥，與秀同音。《漢藏對音千字文》「笙」，音 c,e ，「昇」音 cen 讀入審紐。此琇讀 cen ，則為照紐矣。

㉙ 吐蕃歷史文書稱棄松德贊娶 Tshes Pon 女 rma rgyal Ldon skar, 生牟尼贊及獵松贊。關於德贊皇后問題，參佐藤書 P. 802 。

㉚ 没盧氏，即唐蕃會盟碑之 'bro，，見李方桂文N三八，通報 1956 P. 97 引 M. Lalou 說。又 Tucci, MBT P.37.。唐書吐蕃傳：尚婢婢，姓没盧，羊同國人。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謂没盧疑即魏之「莫盧」，然地理未合，見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頁一一五，盧氏條。王忠箋證藏文五部遺教記吐蕃兵制，其「薮如」之上藏四千户所皆没盧氏 ('bro) 蓋吐蕃重要官族。參該書 P. 7. 152.

㉛ 見《四分律》三四，即所謂依止阿闍梨也。此與得戒和尚之為從受戒者，同為師之一種。

㉜ 《日本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一五套第五册，頁四三五。

㉝ 見《金石萃編》八一嚴挺之大智禪師碑銘。

㉞ Le Concile de Lhasa P. 263 引有云：「……其賊七人，不漏天網，並對大德摩訶衍推問，具中御帳，並報瓜州。昨索賊釘枷，差官銅（錮）送。」

㉟ 求法高僧傳，玄照梵名般迦舍末底，唐言「照慧」。又末底僧訶，唐言師子慧。「末底」與「麼低」，蓋同語異譯。劉宋時，譯妙法蓮花經之達摩摩提，名與此同。

㊱ 此碑見《金石萃編》七八（唐三八）《八瓊室金石補止》頁五四。又《湖南通志》金石門。

㊲ 此處應於「訖」字斷句。訖，完了也。

王錫《頓悟大乘政理決》序説並校記

㊳ 「奉進止」，唐人習語。自唐以來，率以奉聖旨為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則進，使之止則止也。見通鑑唐德宗貞元元年注。

㊴ C. L. P. 162.

㊵ Minor Buddhist Texts V. II. P. 33

㊶ P本作「邏娑」凡三見，S本删去一段，且作「邏婆」，凡兩見，邏婆當是邏娑之誤。

㊷ Minor Buddhist Texts V. II. P. 33

㊸ 勃字，唐蕃會盟碑譯文每作 Prefix b—，如「勃藏」之為 bzang 見李方桂 Inscription of the Sino-Tibetan Treaty of 821-822, 通報 1956. P. 52.（該碑 N. 38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頁一八〇「以全字對前綴音例」及頁一八六「有聲無韻例」，勃 b—兩條。

㊹ 《廣韻》二十一麥。「礐、硞、水石聲也，力摘切。」又四覺。「嶨，引爾雅山多大石嶨，礐字同。」同部「嶨」字下云。「或作礐，又音學。」是原有數音。

㊺ Tucci TTK P. 81. 注三六

㊻ 藏語首每喪失，B可不讀出，參金鵬《藏文動詞曲折形態在現代拉薩語里衍變的情況，語言研究》1, P. 173, 1956

㊼ Tucci: TTK P. 79 注四九

㊽ Tucci: To Lhasa and Beyond. P. 119

㊾ Tucci: MBT P. 32

㊿ 阿蘭達蘇哩廟者，Bu-ston 書作 O tanta pu ri 伽藍 (126b) 參佐藤書 P. 66.

(51) 王毅《西藏文物見聞記》，山南之行（昌珠寺），文物一九六一年/三，「昌珠」即昌諸。

(52) 歐陽無畏撰《喇嘛教》，其中「喇嘛教的創立和災難前傳」論蓮華戒當日與漢僧大乘和尚辯難，猶未

94

悉漢僧即摩訶衍，蓋未覩敦煌此卷及戴密微教授之譯本，歐陽氏文，見《西藏研究》頁三八。

(53) 《舊唐書德宗紀》「建中元年十二月辛卯，韋倫使（蕃）回，與吐蕃宰相論欽明思等五十五人同至，獻方物修好也。」

(54) 見《舊唐書一五九路隨傳》。

(55) 參岑仲勉《唐史餘瀋》：「德宗朝兩呂溫陷蕃」條。

(56) C. L. P. 307—332

(57) 其詞如云：「只恨隔蕃部，情懇難申吐，早晚滅狼蕃，一齊拜聖顏，」（菩薩蠻）「敦煌郡，四面六蕃圍」、「龍沙塞，遠路隔烟波，每恨諸蕃生留滯，只緣當路寇仇多，抱屈爭奈何」（望江南）贊普子詞云「本是蕃家將，年年在草頭，夏日披氈帳，冬天挂皮裘。」寫塞外景象，尤為真切。花間集毛文錫有贊普子詞，參敦煌曲初探頁一一〇。

(58) 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圖》，《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一，第二卷第五期下册頁四九，按因文殊師利菩薩居住五台山之傳說盛行，引起佛教徒對五台山之景慕，遂有五台山圖之製作。影響所及，西傳敦煌，東流日本。文宗開成五年日僧圓仁巡行五台，亦携五台王化現圖以歸。敦煌莫高窟中有五台山圖遺迹，猶可見當日之芳徽盛軌。

(59) 見《續藏經》本「善慧大士語錄」。

(60) 龍大圖書館秀氏文庫（⊙二四、三）四，詳芳村修基：《徵心行路難》殘卷（敦煌佛教資料，西域文化研究第一頁一九一）斯坦因目三〇一七亦即「徵心」行路難。入矢義高有文論「徵心行路難」，《塚本頌壽佛教史學論集》頁七九，按「徵心」二字宜作「澂心」，義即「澄心」。

增注

文成公主入藏，及唐蕃使臣來往與文化交流問題，可參王忠：唐代漢藏兩族人民的經濟文化交流（《歷史研究》一九六五，五期），山口瑞鳳：《古代吐蕃史考異》上下（東洋學報四九卷第三、四號）。矢崎正見：《文成公主之入藏との西藏佛教に與えし影響に就いて》（《印度佛教學研究》二/二）。

蓮華戒及法成資料，可參下列各文：

立花孝全：《Kamalas'ila 與法成之關係》《印度佛教學研究一四之二，一九六六》。

芳村修基：《カマラシーラの修習次第》（《石濱先生古稀紀念東洋學論叢》一九五八）。

又：《西域出土の法成師文獻》（《印度學佛教學研究》三/一）。

法成即吳和尚，藏名 Hgo Chos grub。吐蕃敦煌後半期之佛教主要人物。詳上山大峻：《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の研究》上下（《東方學報》京都三八、三九冊）。

上山大峻撰《曇曠と敦煌の佛教學》（京都、東方學報五三冊），曾取曇曠之《大乘二十二問本》與《正理決》比對，認為許多相似之處。上山氏文中錄王錫敘，間有誤奪，如「理既深達，非易涯津」，句讀有誤；「固知真違言說，則乘實非乘；性離有無，信法而非法。」乃為對句，上山氏奪上一乘字，按原册「乘」字補注於「實」字之側。參看校記。



東坡禪喜集

明・徐長孺　輯

東坡禪喜集序

唐宋而後天下無才子聰明辨才之士往往而竄而為高僧如永明覺範大慧中峰其所為文章縱橫自在有今之文人不能措其一語者然而獨漏網眉山一長公何也長公少年之文與欒城先生皆得老泉法而終未盡其變晚而游於禪那與佛印參家諸子互呈伎倆于是掀飜寶藏以三寸轆轤舌顛撲半生譬張僧繇畫龍一點眼便欲昂首飛去妖狐老猿竊獲眞人符籙則千奇萬怪跳梁于青天白日之下而終

不可以尺組約束今禪喜集是也此集輯自徐長孺而唐元徵欲刻之以示同志且以廣諸才子之學爲文而竊於變者長公爲五祖戒後身其母與子由弟皆親夢見之祖戒陜右人而長公七八歲亦時々夢游關中宋二百年僅得此人乃前生又爲高僧所羅五祖逸出之而始得爲東坡者宋幾無才子矣

時

萬曆庚寅花生日　居士華亭陳繼儒題

題東坡禪喜

坡老平生喜談般若得此中三昧故信口拈成無非妙勝參寥亦謂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觀其平日煆煉佛祖縱橫自在具世智辨才以翰墨作佛事而他日復謂無始以來結習口業未空言語文字性其自道若此然此一公案須此老自判他人豈易承當

希維居士陸樹聲題

東坡禪喜集目錄

如來出山相贊

阿彌陀佛贊

藥師瑠璃光佛贊 并引

繡佛贊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應夢觀音贊

傳大士贊

觀音贊 并引

羅漢贊 十六首

水陸法像贊 并引

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 并序

馬祖龐公眞贊

辨才大師眞贊

僧伽贊

○偈第三

無明和尙頌觀音偈
觀藏眞畵布袋和尙像偈
木峯偈
送海印禪師偈
南屛激水偈
佛心鑑偈
送僧應託偈
送壽聖聽長老偈 并叙
朱壽昌梁武懺賛偈
十二時中偈
無相庵偈
玉石偈
寒熱偈
戱答佛印偈
養生偈

王晉卿前生圖偈

○銘第四

菩薩泉銘二首并序
卓錫泉銘并叙
參寥泉銘并叙
石塔戒衣銘
大覺鼎銘

○記第五

大悲閣記
勝相院經藏記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記
嶌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應夢羅漢記
黄州安國寺記
方丈記
南華長老題名記

○書諸經後第六

○序傳文疏書第七

○禪喜紀事第八

○佛印問答語錄第九

風動教化謎

千字文謎

題墨斗

星宿令

題茶詩

月素擅席

同官行令

借意淋物令

佛印長歌

少游疊字詩

採蓮疊字詩

東坡疊字詩

字意成詩

歌詩正文

取笑行者

東坡禪喜集目錄終

東坡禪喜集卷之一

日本　森大狂　校訂

頌第一

○釋迦文佛頌 并引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蘇軾。爲亡妻同安郡君王氏閏之請奏議郎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軾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瑠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霆時。蟄者皆動。同證無上。永不退轉。

○阿彌陀佛頌 并序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

○觀音菩薩頌并引

金陵崇因禪院長老宗襲。自以衣鉢造觀世音像。極相好之妙。予南遷。過而禱焉。曰。吾比歸。當復過此而爲之頌。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日。自海南歸至金陵。乃作頌曰。

慈近乎仁。悲近乎義。忍近乎勇。憂近乎智。四者似之。而卒非是。有大圓覺。平等無二。無冤故仁。無親故義。無人故勇。無我故智。彼四雖近。有作有止。此四本無。有取有匱。有二長者。皆樂檀施。其一大富。千金日費。其一甚貧。百錢而已。我說二人。等無有二。吁觀世音淨聖大士。徧

滿空界。挈携天地。大解脫力非我敢議。若其四無。我亦如此。有匱一作無匱。

○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衆工。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熖。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修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子座。我悉容受不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葉。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詰若云此畫無實相。毘耶城中亦非實。佛

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此觀爲正觀。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船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宋。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絶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睹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乃獲此奇勝。豈非希闊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竊其思致。以爲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於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牘於前。老人發之。中有瑠璃缾。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起於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奇女。躍於濤瀧。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穉。師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於面。六塵竝入。心亦徧知。即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助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見佛不忙。盡取玉函以卑思邈。

第八尊者。竝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於地捧盤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

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子搆火具茶。又有理荷注水蓮池中者頌曰。荷一作筒

飯食已畢。撲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大同。有覺無脩。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喩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嘿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何爲懷毒不已。願

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鬐鬣•導師悲憫。爲爾顰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於右。胡人橫矩錫。跪坐於左。有蚪一角。若仰訴者。頌曰。矩一作短

彼髯而蚪。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須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於前。蠻奴手持拄杖。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大長老。薪水井白。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烟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一本水中之下有餵魚二字）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沈。大阿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童子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跋尾。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聖賢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傳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

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倘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題。

○魚枕冠頌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爲魚。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湯火就模範。巉然冠五岳。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壞。送與無髮人。簪導無所施。是名爲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況身外物。露電亦無有。佛子慈閔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即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答孔子君頌

夢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爲。自作此苦。忽然夢

覺。身在牀上。不知何來。本元無井。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遠作如是觀正遠疑作正念。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太奇太奇。一盌羹。勘破天下禪和子。

○答子由頌

子由問黃檗長老疾云。五蘊皆空。非四大空。身心河嶽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不知黃檗如何答。老僧代云。有病宜須著藥攻。寒時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

○東坡羹頌幷叙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

菘若蔓菁若蘆菔若薺。皆揉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盌下。菜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薑。以油盌覆之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法。既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輒下。又爲盌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得熟矣。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罨熟赤豆與粳米半爲糝。餘如煮菜法。應玄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甘苦常從極處回。鹹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箇天眞味。根上來麼塵上來。

○食豆粥頌

道人親煮豆粥。大衆齊念般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西家作馬。

○醉僧圖頌

人生得坐且穩坐。刼刼馳走覓什麼。今年且痾東禪屎。明年去拽西林

磨

東坡禪喜集卷之一終

東坡禪喜集卷之二

日本 森大狂校訂

贊第二

○如來出山相贊

頭髯鬅鬙。耳卓𨻶。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家閒。外道天魔皆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

○阿彌陀佛贊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爲画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於金陵清涼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日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画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虫鳥。但當長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金身不

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目便到無魔嬈。

○藥師瑠璃光佛贊并引

佛弟子蘇籥與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父過母范氏供養祈禱藥師瑠璃光佛。遂獲痊損。其大父蘇軾特爲造畫尊像。敬拜手稽首爲之頌曰。

我佛出現時。衆生無病惱。世界悉瑠璃。大地皆藥艸。我今衆穉孺。仰佛如翁媼。面頤旣圓平。風末亦除掃。弟子籥與德。前世衲衣老。敬造世尊像。壽命仗佛保。

○繡佛贊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捨。壯者以力。巧者以技。辯者以言。若無所有以其心。見聞隨喜。禮拜讚歎。曾未及彼一鍼之勞。而其獲報。等無有二。若復緣此得度成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太岳之裔。邑於靜安。學道求心。玅湛自觀。觀觀世音。凜不違顏。三年之後。心法自圓。閗思修王。如日現前。心識其容。口莫能言。發於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鍼。自鍼達線。爲鍼幾何。巧歷莫算。鍼若是佛。佛當千萬。若其非佛。此相曷緣。孰融此二爲不二門。拜手敬贊。東坡老人。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亦不往。水在盤中。月在天上。

○傳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爲君打鼓。

○觀音贊并引

興國浴室院法眞大師慧汶傳寶禪月大師貫休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左朝散郎集賢校理歐陽棐爲其女爲軾子婦者捨所服用粧新之。軾亦家藏庋州小孟畫觀世音。捨爲中尊。各作贊一首。爲亡者追福

滅罪。

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何用呼菩薩。當自救痛者。不煩觀音力。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眞不二。則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

○羅漢贊十六首

第一

正坐斂眉。搖腕立拂。問此大士。爲言爲嘿。默如雷電。言如墻壁。非言非嘿。百祖是式。

第二

旃檀非烟。火亦無香。是從何生。俯仰在亡。彈指贊嘆。善思念之。是一炷香。是天人師。

第三

一刦七日。剎那三世。何念之深。屈指嘿計。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信之間。

第四

我觀西方。度無量國。諸佛陀耶。在我掌握。右顧睥然。汝則皆西。隨我所印。識道不迷。

第五

耆年何者。一作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嗔喜雖幻。笑則非嗔。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六

袖手不言。跏趺終日。兩眉雖舉。亦用皆寂。寂不爲身。動不爲人。天作時雨。山川出雲。

第七

以惡駭物。如火自熱。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爲誰虔恭。導師無

德。水火無功。

第八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隕。路迷艸合。逐獸於原。得已亡弓。一作箭偶然汲水。忽焉相逢。

第九

以口誦經。以手歎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

掌中浮圖。舍利所宅。放大光明。照十方刹。櫝而藏之。了無見聞。衆所發心。與佛皆存。

第十一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爲卷爲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第十二

面門月圓。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三

手中竹根。所指如意。示何不動。無意可指。食已宴坐。便腹果然。是中空洞。以受世間亦一作云

第十四

梵書旁行。俛首注眡。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五

衆生顚倒。爲物所轉。我轉是珠。以一貫萬。過現不生。未則未來。舉珠示人。孰爲輪廻。

第十六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了然眞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水陸法像贊并引

蓋聞。淨明之鉢。屬饗萬口。寶積之蓋。徧覆十方。若知法界本造於心。則雖凡夫。皆具此理。昔在梁武皇帝。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用狹而施博。事約而理詳。後生莫知。隨世增廣。若使一二而悉數。雖至千萬而靡周。惟我蜀人。頗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典刑。虔召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俛仰之間。輒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越張侯致敬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本。善擇其徒。修營此會。永爲無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輒拜手稽首各爲之贊。凡十六首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謂此爲佛是事理障。謂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既融。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達磨耶衆

以意爲根。是謂法塵。以佛爲體。是謂法身。風止浪靜。非有別水。放爲江河。滙爲沼沚。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佛既强名。法亦非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法僧。非三非一。如雲出雨。如水現日。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障盡願滿。反於自然。無始以來。亡者復存。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

現無佛處。修第二乘。如日入時。奮火爲燈。我說二乘。如應病藥。敬禮辟

支。即大圓覺。

一說常住大阿羅漢衆

大不可知。山隨綫移。小入無間。澡身軍持。我雖不能。能設此供。知一切人。具此妙用。

一切常住五通仙衆

孰云飛仙。高擧違世。滌然神凝。物不可厲。爲同爲異。本自無同。契我無生。長生之宗。

一切護法龍神衆

外道壞法。如刀截風。壞者旣妄。護者亦空。偉玆龍神。威而不怒。示有四支。佛之禦侮。

○下八位

一切官僚吏從衆

至難者君。至憂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爲易。以憂爲樂。樂兼萬

94

人。禍倍衆惡。

一切天衆

苦極則脩。樂極則流。禍福無窮。糾纏相求。遂超欲色。至非非想。不如一念。眞發無上。

一念阿修羅衆

正念淳想。則爲飛行。毫釐之差。遂墮戰爭。以此爲道。穴胸隕首。是眞作家。當師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宮。同一念頭。涅槃生死。同一法性。抱寶號窮。鑽穴索空。今夕何夕。當撰大雄。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燔汝。乃汝自燔。觀法界性。起滅雷速。知惟心造。是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涎流妄嚥。眞食無火。中虛妄見。美從妄生。惡亦幻成。知幻卽離。餒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人不知。心則有貟。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道場。一洗濯之。盡未來刧。愧者勿爲。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蕩於眇冥。胎卵濕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飈起雷動。如夢覺人。不復見夢。

○自南海歸。過淸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氎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顱百皺。不受刀䶦。無心掃除。留此殘雪。䶦疑作箭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嗔喜雖幻。笑則非嗔。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墮闍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爲言爲嘿。默如雷霆。言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陁尊者

聃耳垂肩。綺眉覆顴。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雹。出一彈指。垂一作屬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痒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眞童子。能知茲乎。知一作如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狠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亦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須。旣去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遂。旣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損。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一刧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信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眉。俛目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用

功。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面門月滿。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二羅迦那尊者

以惡轆物。如火自爇。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肩捧手。爲誰虔恭。大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持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閒。不行不立。不坐不臥。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旣空。出入息滅。松摧石隕。路迷草合。逐獸於原。得箭忘弓。偶然汲水。忽焉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皙。休我者點。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它。澹臺滅明。各研於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然眞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法。是二塲。道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一首幷序

予嘉祐初。擧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石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爲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爲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僞蜀僧待詔丘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黃荃句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於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慧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予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尙在蔭翳間。予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徒置所謂樓閣臺宇者。北向而出之。六祖相視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余爲贊之曰。

少林俵壁。不以爲礙。彌天同聾。不以爲泰。稽首六祖。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六祖一作六師

○馬祖龐公眞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一老龐。一口吸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即渠儂口。不知誰踏誰殺。何緣自吸自受。

○辨才大師眞贊

余頃年嘗聞妙法於辨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贊之。「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吐霧之中。

○僧伽贊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寔白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見者。彼豈無服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

大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〇東林第一代廣慧禪師眞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然猶所立如此。而況於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總公。僧中之龍。呼吸爲雲。噫欠爲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拊掌大笑。不起於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爲梵釋龍天之宮。

〇髑髏贊

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是恨不見。業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當是一作當時

〇金山長老寶覺師眞贊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眞贊

是是是是。資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眞欲擬議。未開口落第二。有一語略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淨因淨照臻老眞贊

淨故能照。爲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是眞。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怒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即此爲實。

○無名和尙傳贊

道無分成。佛無滅生。如影外光。孰在孰亡。如井中空。孰虛孰盈。無名和尙。盖名無名。

○海月辨公眞贊 幷引

錢塘佛寺之盛。葢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安庸巧僞之人襍處其間。號爲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

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領略其要。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爲僧官。故高舉遠引。山棲絕俗之士。不屑爲之。惟淸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予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慧辨者。實在此位。神宇澂穆。不見慍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遊。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予方年壯氣盛。不安厭官。每往見師。淸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淸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歟。一日。師臥疾。使人請予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余至乃闔棺。趺坐如生。頂尙溫也。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辨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一年。余謫居惠州天竺淨慧師屬參寥子。以書遺予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眞贊久。不償此願何也。予矍然而起爲說。贊曰。

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爲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淸。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庶復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宛如平生。雲披月滿。遺像在此。誰其贊之。惟東坡子。

○湜長老眞贊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眞淸隱。何殊丹靑。日照月明。雷動風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此畫淸隱。可謂雨晴。

○光道人眞贊 字晏然

海口山顴。犀顱鶴肩。定眼水止。秀眉月弦。自一而兩。至百億千。即妄而眞。是眞晏然。

○小篆般若心經贊

艸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値墻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

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嘿。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法。欲學出世間法。擧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磨衲贊 并序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游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齋袵。循其鉤絡。擧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入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鍼孔綫蹊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鍼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鍼孔踐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鍼孔。曾何嵎夷昧谷交阯幽都之足

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爍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

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蝨龍象。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爲形神。我觀衆生。終日疑怖。土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飢食畫餅。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爲故。乃有死生。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顚倒已久。以光爲無。以影爲有。佛言。光影。我亦擧手。從來（來一作此）永斷。日中狂走。我觀衆生。同游露中。對面不見。衣沾眼濛。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既

滅。照者亦空。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襍壞。垂慈老人嘗作是觀。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孰爲此贊。

○東莞資福寺老栢再生贊

生石首肯。奘松肘回。是心苟全。全一作眞金石爲開。堂去栢枯。其留復生。此栢無我。誰爲榮枯。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世人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柏。熾然說法。

東坡禪喜集卷之二終

東坡禪喜集卷之三

日本 森大狂 校訂

偈第三

○靈感觀音偈并引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僧榮所常供養觀世音像獨稱靈感。居士答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未有舉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工適淸淨。又此僧榮方供養時。秉心端嚴。不入諸相。無有我人衆生壽者。則觀世音廓然自現。爾時居士修此言已。心開形解。隨其所得。而說偈曰。

夫物芸芸。各升其英。爲天蒼蒼。爲日月星。無在不在。容光則明剡我大士。淵兮淨神。玅湛生光。積光爲形。亭亭空中。靡所倚憑。眷此幻身。如鬼如蜮。生則囿物。軒昂權衡。地所不載。而能空行。滅則蕩空。附離四生。不可控摶。剡此亭亭。涕泪請救。摶煩頓纓。如月下照。

著心寒淸。不因修爲。得法眼淨。碎身微塵。莫報聖靈。

○無名和尙頌觀音偈

我觀諸佛及菩薩。皆以六塵修佛事。雖有妙智如觀音。根性亦自聞思復。佛子流淚無始刧。未空言語文字性。譬如多財石季倫。知財爲害不蚤散。手揮金寶棄溝壑。不如施與貧病者。纍纍三百五十珠。持與觀音作瓔珞。

○觀藏眞畫布袋和尙像偈

拄杖指天。布袋著地。掉卻弊珠。好一覺睡。弊一作數

○木峰偈

元豊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過嬰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木一峰供養。乃說偈言。

枒然無根。生意永斷。刧火洞然。爲君作炭。

○送海印禪師偈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峩眉。往別太子少保趙公于三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拄道過軾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軾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廼知法界海慧照了萬殊。大小縱橫不相留礙。

直從巴峽逢僧晏。道到東城別紀公。當時半破峩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請以此偈附於三詩之末。

○南屏汲水偈汲一作激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信杓頭。報盡而止。止不先平。於以觀法。

○佛心鑒偈

軾第三子過。蓄烏銅鑒。圖徑數寸。光明洞徹。元豊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延洪禪院。院僧文泰方造釋迦文佛像。乃捨爲佛心鑒。且說偈曰。

鑒中面像熱時炎。無我無造無受者。心花發明照十方。還度如是

常沙來。

〇送僧應託偈

蘇壽明巢穀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眉人也。會於黃岡將之廬山。作偈送之。

一般口眼。兩般腸肚。認取鄉人。聞早歸去。

〇送壽聖聰長老偈并叙

佛說修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法門。我今亦修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灰飛烟滅。如佛所說。不修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卽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修病。否則止病。我與佛說既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嘿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有何差別。我亦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聰師自筠來黃。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爲說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閔諸有情。不斷一切法。人言眼睛上。一切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爲本。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恨。而此愛根。何所從生。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樂處。諸佛亦言。愛別離苦。父母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有大長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涕淚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說懺悔。文既繁重。旨亦淵祕。一切衆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諧諸音律。使一切人歌咏讚嘆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人蘇軾。見聞隨喜。而說偈

曰。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不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鍼。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見母已。即無所求。諸佛子等。歌詠懺文。既懺罪已。當求佛道。如我所說。作求母觀。

○十二時中偈

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這個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自泗守席上迴。忽然夢得個消息。乃作頌云。

百袞油鐺裏。恣把心肝煠。遮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似則是似。是則未是。不離遮箇不寒熱。那個也不寒熱。咄甚叫做遮個那個。

○無相庵偈

出庵見庵。入庵見圓。問此圓相。何所因起。非土非木。亦非虛空。求此圓相。了不可得。乃至無有。無有亦無。是中有相。名大圓覺。是佛心也。是諸魔種。

○玉石偈

嘻嘻呀呀三伏中。艸木生烟地生火。遺君玉石百有八。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蘆井中泉。遺君肝肺涼如水。熱惱既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至折膠熱流金。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者冰熱者火。冰火初不自寒熱。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寒熱者。願以法水浸摩尼。當觀此石如瓦礫。

○寒熱偈

今歲大熱。八十餘日。物我同病。是熱非虛。方其熱時。謂不復涼。及其既涼。熱復安在。凡此寒熱。更相顯見。熱既無有。涼從何立。令我又復認此爲涼。後日更涼。此還是熱。畢竟寒熱。爲無爲有。如此分別。皆是衆

生客塵浮想。以此爲達。無有是處。使謂爲迷。則又不可。如火燒木。從木成炭。從炭成灰。爲灰不已。了無一物。當以此偈更問子由。僕在黃州戲書。爲江夏李樂道持去。後七年。復相見京師出此書。茫然如夢中語也。

○戲答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

○養生偈

閑邪存誠。練氣養精。一存一明。一練一清。清明乃極。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服此四藥。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閑之廓然。存之卓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日。何遲之有。（一藥一至下恐減失一句）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無非邪者。閑亦邪也。至

于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

○王晉卿前生圖偈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邢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旣作破琹記記夢異矣。復說偈言。

前夢後夢眞是一。此幻彼幻非有二。正好長松水石間。更憶前身後身事。

○油水偈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某爲之頌曰。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一本作在火能定。內外淨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眞定故。見火復起。穴能寶

○地獄變相偈

我聞。吳道子初作酆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東坡禪喜集卷之三終

94

東坡禪喜集卷之四

日本　森大狂　校訂

銘第四

○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 幷序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置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眞相院僧法泰方爲甎塔十有三成。崚峙嶓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余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意（意一作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而不

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踊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採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椁。銘曰。

如來發身（發一作法）無有邊。化爲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爲炯。惟有堅固百萬（萬一作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剎奠山川棺椁十襲閟精圓。神光晝夜發層巓。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懭悍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爲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眞人以心爲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伸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如佛所言。皆眞實

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勵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爲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三寸。重一斤一兩。外密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意必眞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棲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節。堂喜遂并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瑠璃爲窣堵波置閣上。銘曰。

眞人大士何所脩。心精妙明含九州。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蛻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爲寶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端相投。我非予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

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南海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

佛以一口。而作千法。千佛千口。則爲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襍。咨爾學者。云何覽閱。自非正眼表裏洞達。已受將受。則相淩奪。惟回屢空。無所不悅。是名耳順。亦號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衲。達磨耶藏。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檀波羅密。施此法水。以灌爾睫。

○大別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能視。如鑒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徧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

紅門門不開。光出於隙。曄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龐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睛。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鍾鼓。

○寶月大師塔銘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可。姓蘇氏。眉山人。於余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度。爲成都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服。度博學通古今。善爲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于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己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趍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者。凡二百七十三間。經藏一。廬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磚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爲。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故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務

自刼遠。蓋不可得而親疎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瘠黑如梵僧。旣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即以書告於往來者。勑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蚤莫。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於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次士隆。次紹賢。爲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遷。悟清。悟文。悟眞。悟緣。悟淡。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權。悟緘。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源。以家法嚴。故多有聞者。師少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吾先君宗師亦淡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澂觀。若事當有立於世。爲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謫居惠州。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可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瑩然摩尼。歸於眞土。錦城之東。松柏森然。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法雲寺鐘銘幷序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老長圓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銘曰。

有鐘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爲五。闕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坐。臥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幷序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爲之銘曰。

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爲摸。鑄成無漏鐘。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徧滿無邊空。

○蘇程庵銘 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辨公爲吾表弟程德儒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辨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適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徧滿無雜壞。

○清隱堂銘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清隱亦非。何者爲正。清者其行。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今者何人。補清隱處。八萬四千劫火洞然。但隨他去。何處不然。

○思無邪齋銘

東坡居士。問法于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

94

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于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于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唯我獨也正。

○談妙齋銘

南華長老。端靜簡潔。浮雲掃盡。但掛孤月。吾宗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毘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彈指千偈。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爲。鏤冰琢雪。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答。

○淡軒銘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于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友。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淡友之不淡

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夢齋銘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與。衛玠問夢于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因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于夢中。且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室曰夢齋。而子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

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爲。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一作寤寐無斷

○菩薩泉銘一首幷序

陶侃爲廣州刺史。有漁父。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慧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難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毁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綉谷北。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現。如峩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西山寺。有泉出于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爲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朝視之。寥々空山、誰謂寒溪、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卓錫泉銘 幷序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少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辨公住山四歲。泉自涌溢。聞知嗟異。爲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湏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洌。衆渴得飮。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益枯。蓋其人乎。辨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羨濯漑。飮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於祖師。其實可乎。

○參寥泉銘 幷序

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予于東城留朞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淸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烹泉而瀹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晩聞道。夢幻是身。眞卽是夢。夢卽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弊汝神。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保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亦不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

生滅。衣亦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甗。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郜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予之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爲苦爲甘。咨爾學人。

東坡禪喜集卷之四終

東坡禪喜集卷之五

日本 森大狂 校訂

記第五

○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所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雖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雁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

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遘一作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徧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于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其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于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眞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

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器械。經卷及香華。盂水靑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瑠璃眞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涌起於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鎭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

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碍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施舍。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 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塵緣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捨。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塵緣妄想一作客塵妄想）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岩谷及艸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

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眞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棃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于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听此非舌語。于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虔州崇德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於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雖至于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

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敎之書。口必至于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于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于雕刻及其相忘之至。則形容心術。酧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旣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于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呼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于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兪君括遊。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于江

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于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以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于從政。而恬于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于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記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則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刧。本所往來。惟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嘗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隣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

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死出輪迴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卽自求名。譬如隣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爲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慍。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何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剎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恨故捨。愧恨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于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

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淨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棲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颶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障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恂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冷口。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强力辯口。慨然論可。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余於宋曰。吾鄆人也。

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于郵之東阿北新橋。鎭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伯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像于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下皆吾檀越也。余于是益知言眞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黃州遷于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余將往岐陽。宿于團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爲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投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

○黃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于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鉏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脩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且往而暮還者五年于此矣。寺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以是愧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于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

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眉山蘇軾記。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永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爲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顚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中。(正中一作正眞)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爲聖人之道。始于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

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亦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于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受。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爲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爲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沈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況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

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兎。及施燈燭以照丘坑。獲魚兎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熟爲妙與。蕭然是非行住坐臥。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覩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一本作倏之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橫展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歸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任。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脩道時。匊泥巢頂霑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

盡。三者旣不可盡。二親或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宣白。惟佛實照之。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證無脩。即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爲眞聞。亦不可知。知爲眞知。是猶在聞見之域。而不足以髣髴。況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旣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趾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淸風閣記

文志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淸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

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我爲汝放心遺形而强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强聽之。木生于山。水流于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與。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與。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耶。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迅汝之軒窻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東坡禪喜集 卷之五終

東坡禪喜集卷之六

日本 森大狂 校訂

書諸經後第六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脩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擧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爲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眞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滅依僧。皆以是故。維鎭陽平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實二天比丘。有大檀越孫温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賓友。曰雨曰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于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爲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止。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祇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

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物無二。覺既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爲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惰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應感。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書若逵所書經後

懷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一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逵。若能一念了是法門。于刹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金光明經後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殯于城西慧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于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爲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於軾曰。書經之勞微矣。不足以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眞實語也。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嘗聞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顧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即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于此取涅槃。若諸菩薩急于度人不急于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冤親拒受。內外障護。即卵生相。壞彼成此。損人益己。即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即濕生相。一切幻變。爲巳主宰。即化

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仗我諸根爲涅槃相。以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非寓非實。今汝若能爲流水長者。以大願力象取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淚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即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淚可怜憫者。汝即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飢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過再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書楞伽經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眞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敎。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

無用。非愚無智。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喜笑爭譚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于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悅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慧光渾圓。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敎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于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

了元日。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金剛經跋尾

聞

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獨拊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即爲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譚君文初以念親故。示入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況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爲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內行純備。以是衆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 此經法缺陷不 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釋迦以文教其譯於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總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畧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郞。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谿謚號決非桂師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紹聖二年六月九日。

○書正信和尙塔銘後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慶。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大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

晩以靜覺。三人皆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臥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燖鷄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嚥。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淨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東坡禪喜集卷之六終

東坡禪喜集卷之七

日本　森大狂　校訂

序傳文疏書第七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敘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明誠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焉知眞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通。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遂讀華嚴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愛敬之。秦少游取楞嚴觀世音語字

之日聞復。使聽日進而不已。自聞思脩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爲蘧廬。而況書詩與琴乎。雖其苦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傴僂承蜩。苟有以之具巧智。物無陋者。聽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聽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聽得道淺深之候。

○僧圓澤傳

洛師慧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于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

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旣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抗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旣有治命矣。後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愼勿相近。惟勤脩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卻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意死寺中。年八十。

○南華長老重辨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

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毘。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余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辨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辨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擧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辨視身爲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烏鳥。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祭龍井辨才文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

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嘗見五公。講有辨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欷歔。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龍井。龍井一作井龍我去杭時。白衣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奠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胸。

○捨銅龜子文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順爲武功宰。長安有脩古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余。余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幷是捨之。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

京師禪學之盛。發于本秀二公。本旣還山。秀復入寂。駙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適在錢塘。實爲敦勸。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擧性峻。峻則少通。法涌童子晝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猶涉二門。雖吾先師。不異是說。質之孔孟。蓋有成言。不爲穿鑿。仁義不可勝用。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我願法涌。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淡嚴峻峙。啊未證謂證之人本自不然。伏惟珍重。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

○怪石供

禹貢。靑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

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于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眞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于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旣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菱芡。其一如虎豹有口鼻眼。處以爲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强爲一頌。使自今已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辨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

○後怪石供

蘇子旣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餠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旣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餠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餠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擧手而示蘇子曰。供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怨。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盤云。

○答范蜀公書

承別紙示諭。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鄕。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妄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

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袵。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答畢仲擧書

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艸。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知僕之食猪。也實美而眞飽也。不知君所行。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尙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作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

竊。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成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答參寥書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爲默禱於佛令丞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知（知一作變）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

東坡禪喜集卷之七終

東坡禪喜集卷之八

日本　森大狂校訂

○禪喜紀事第八

蘇子由謫高安。雲庵時時相過。有聰禪師。亦蜀人。一夕雲庵夢同子由聰迓五祖戒禪師。既覺語子由。而聰亦至。子由曰。方與洞山說夢。子今來。同說夢乎。聰曰。夜來夢。吾三人迎戒和尚。子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而坡至。則以語坡。坡曰。軾七八歲。常夢是僧。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托宿。及謫英州。雲居佛印遣書至南昌。坡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觀。作偈答南華長老曰。惡業相纏四十年。常（常作當）行八棒十三禪。卻著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冷齋夜話）

蘇子瞻。九日尋臻闍梨。遂泛小舟至慧勤書院。詩云。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南屏老宿閒相訪。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

白雲。休拈霜蕊嚼黃金。扁舟又載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西湖游覽志餘

有室曰楞伽。宋太子少保張安道自翰林學士出守滁州。一日入瑯琊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身盍知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安道續書殘軸。筆跡宛然如昔。元豐末。東坡居士蘇軾過南都。安道出此經授軾。且以錢三十萬使鏤板印施於江淮間。軾曰。此經在他人猶爲希世之寶。況於公乎。請家藏爲子孫無窮之福。金山龍遊寺主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盡。書而刻之。則無盡矣。軾乃留金山元請代書之。使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鏤板流傳四方。乾道丙子主僧寶印即軾寫經處扁曰楞伽室。說郛鐵坦

風篁嶺多蒼篔篠蕩。風韻淒清。至此林壑深沈。迥出塵表。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楚。名曰風篁。蘇子瞻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辨才

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子瞻紀之。詩云。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士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鱉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媿。師爲遠公優。送我過虎谿。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寧有離別憂。田汝成

東坡在惠州時。其家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矣。因請書以行。佛印因致書云。常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知于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

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著衣吃飯處痾屎撒溺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則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錢世昭

哲宗問左右。蘇軾襯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時帶一軸彌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唾玉集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礙。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之句。則於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笑遜兒詩云。中年忝聞道。夢幻講以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苦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心安後。失却當年

覺痛人。贈東林總長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善句。雖宿老衲不能屈也。詩話總龜

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三等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以偈。爲獻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東坡拊掌稱善。詩話總龜

東坡求龍井辨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譚佛不如弟。今此文見欒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爲坡公所取。惜火失其書翰。蘇籀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即謂參寥子曰。某

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爲僧雛侍側。每暑日祖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即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山籍是也。

仲殊嗜蜜。思聽嗜琴。東坡詩所謂。招得琴聽與蜜仲殊者是也。仲殊善詞。而小調尤勝。而訴衷情。詠西湖詠夏景。風流蘊籍不減少年。然恐非蓮社本色也。西湖遊覽志餘

雲闍棃者居寶山。蘇子佐都遊寶山。偶入方丈。小院闃然。有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對。問其隣僧曰。此雲闍棃也。不出十五年矣。不數月卒。蘇子再往訪之。吊以詩云。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擧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佛亦無對酧。今來復扣戶。空房但颼々。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郤疑此室中。常有斯人否。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休。西湖遊覽志餘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西湖遊覽志餘

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塘訪之。酒中。子瞻令官妓馬聘々乞詩于參寥子。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粘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同上

蘇子瞻嘗謂予曰。釋氏之徒。諸佛敎法所繫。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爲念。與之闊略可也。張商英

皎然禪師贈吳馬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

瞽者望長安。長安在東望西笑。東坡代答曰。寒時便熳熱時風。飢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向西咲。緣師身在長安東。百斛明珠

人間無漏仙。兀兀三盃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尙如此。何況眞個是。余奉使關西見邸店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故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旣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此老言心之正。與孟子言人之性善何異。同上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二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擧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谷曰。此老。於般若橫說竪說。了無剩語。非筆端有口。安能吐此不傳之妙乎。冷齋夜話

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時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爲北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待其至授之。以爲他時語錄中第一問。云。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上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江頭十八

灘。

東坡南遷。有侍兒王朝雲請從行。坡佳之作詩。有序云。世謂白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枝詞佳。其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曰。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則樊素竟去也。余有數妾。四五年間相繼別去。獨朝雲隨余南遷。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方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鑪新活計。舞彩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蓋紹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朝雲卒。葬于西禪寺松林中。直大聖塔。和前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生一作聲)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惟禮塔中仙。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于道可

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淡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矣。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沂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食。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耳。昔者買肉娼女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淡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東坡云。日者。王寔王寧見訪。寔韓持國少傅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寔寧皆曰。自致政尤好觀伎。嘗自謂人曰。吾已癃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爲某傳一語于持國可矣。寔寧曰。諾。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

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然。諸子乃遑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乎。願留一言為敎。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豊。何用蚤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淸愼。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蔕于心。眞卻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東坡泛頴詩。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湏溪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覩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丹鉛總錄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子邁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翅哀鳴。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傍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衿有蝡動。視之乃蝨也。妾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今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奈嚙我何。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捨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是豈禽魚嚙人耶。妾大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舅氏訟之曰。心即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雖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市橋見生鵞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于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餘者幸作一盃羹。今日。吾家甞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

救渠命。殪者烹而悅吾口。雖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爾。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魯直因作頌曰。

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敎閻老判。自揣看何如。

子瞻聞斯語。愀然歎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被閻老之責乎。黄魯直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爲東軒長老。其壻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出以示圓通愼長老。愼欣然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一絕。一以答予。一以答愼。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愼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一時得數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余送曹詩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愼和余詩

東軒只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處著。雪堂自有老師兄。子由答余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過圓通一笑開。卻到山前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子由答愼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底處覓窮通。偶留一吷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余和愼詩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游。過夏口邨。入廢佛寺坐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書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天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方歎惜不已。殊曰。雖損尙可脩。曰。奈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响泉。予

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逈。畫山水草木。蓋絕妙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士也。

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琴空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破琴詩引

東坡禪喜集卷之八終

東坡禪喜集卷之九

日本 森大狂 校訂

佛印問答語錄第九

○佛印爲僧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未爲僧日。乃儒家流書無不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會飮必相諧謔。在宋神廟朝因禱旱。乃詔在京洛僧入內脩設道場。演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竊聞詔僧供奉。盍不冒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旣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銜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歎息。前輩以僧對鳥。無不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師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辯捷。

○酒令相嘲

東坡與佛印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令曰。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慳則富。富則慳東坡見有譏諷。即答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

○澗中取蚌

東坡一日携宅眷遊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臨澗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聞此中有花紋小蚌可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清翫。猶恨未獲。坡戲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吃。佛印應聲答云。子瞻船上帶家來。（蚌與家二字借意也）坡頗恨之。各分散而去。

○題僧詩軸

佛印令一僧每于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僧乃携詩軸求公爲序。正所謂持布鼓而過雷門也。公戲題之曰。大杜下有小杜。小杜下偶然傑出非吾師而誰。大杜者杜甫也。小杜者乃杜牧之也。牧之工詩。

時人謂之小杜。杜字與肚同音。公以此譏之。不知獻詩僧爲何物耶。

○題像

東坡一日曾爲佛印題眞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掛。只好擂醬。別一日。佛印卻與東坡題云。蘇鬍蘇鬍。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蓋以子瞻乃爲薄薄鬍也。

○聯松詩

東坡過天竺。謁佛印欵語間。因言。窻前兩松。昨爲風折其一。悵恨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擧以示坡云。龍枝已逐風雷變。減卻虛牕半日涼。坡續云。天愛禪心圓似月。故添明月伴清光。佛印喜而歌。歎服不已也。

○遊藏春塢

東坡居西山。探徐都尉於所居之處。面山闢一花園。廣植奇花異果。名做藏春塢。時值芳春。名花競秀盛稱一時。東坡同佛印相訪之。值徐

都尉出外。兩人不遇。洞門鎖鑰無得啓扃。俱各悵然。見樓頭有一女人美貌。凭欄凝望。東坡遂索筆題一首於門上曰。我來亭舘寂寥寥。鎮鎖朱扉不敢敲。一點好春藏不得。樓頭半露杏花梢。佛印借東坡韻又題一首云。門掩靑春春自饒。未容取次老僧敲。輸他蜂蝶無情物。相逐偸香過柳梢。各人題訖回去。忽日徐都尉回歸見所題詩在門。明日乃約二人再來。久而不至。因用前韻自作一首云。藏春日日春如許。門掩應防俗客敲。準擬款爲花下飲。莫教 明月上花梢。須臾間。佛印東坡又至。徐都尉又出去家。姬女侍宴徧賞紅紫。眞勝集也。酒各半酣。坡至席中贈一詞與姬女。詞名帶人嬌。 滿院桃花盡是劉郞未見于中更一枝纖軟。仙家日日笑人間春晚。濃醉起驚落亂紅千片。密意難窺羞容易見。平白地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司空自來見慣。」徐都尉旣歸見。即和坡詞付姬歌此以勸坡大醉而去。徐詞云。 小苑藏春信道遊人。未見花臉嫩柳腰嬌軟。

停觴緩引正夕陽對晚。鶯誤入蹴損海棠花。片。只恨春心當時露見。
小樓外曾勞目斷。燈前料想也飢心飽眼。從此去縈心有人可慣。

○聯句嘲僧

東坡與子由佛印同飲於水閣。偶見一婦人洗衣脚白。東坡曰。玉筋插銀河。佛印云。紅裙照碧波。子由大笑。詠後二句云。再行三五步。浸入老僧窠。

○遊飛來峯天竺

東坡在杭州。與佛印同遊。一日過山遇于九里松。握手縱步。坡見一山峯高峻峭。即問佛印曰。何山。佛印答云。此飛來峰也。坡曰。何不飛去。佛印曰。一動不如一靜。坡曰。若欲靜來如何。佛印曰。既來之則安之。東坡至一寺門。妝塐金剛二尊。問佛印曰。二尊金剛。何者爲重。佛印曰。捻拳者爲尊。行至佛殿前見有奉佛者。齋供羅列。香燭具陳。東坡復詢問曰。金剛尊大。齋供不及何也。佛印云。彼司門戶。恃勢張威。降

魔護法。無預齋供。所以時人有詩嘲曰。張眉怒目挺精神。捏合從來假共眞。剛彼法門借權勢。不知身自是泥人。東坡又上天竺見觀音手持串珠。又問佛印曰。觀音旣是佛。如何持念珠。是何意耶。佛印曰。亦不過佛號耳。坡曰。念何佛號。答曰。亦只念觀音佛號。坡曰。他自是觀音。如何自誦自號。未審何謂。佛印曰。求人不如求己。坡復至座前致經一卷于其上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于本人。東坡喟然難曰佛。自仁心。豈有免人之一難而害人之一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佛印我体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佛印曰。善哉。○南海觀音眞奇絕。手持串珠一百八。始知求已勝求人。自念觀世音菩薩。

○辯蝨

東坡一日與秦少游夜宴。忽然得身上蝨。謂少游曰。此垢膩生成。少游

曰。不是。綿絮毛汚成矣。相辯久而不決。東坡曰。明日同問佛印。若輸作一宴席。酒散少游私去佛印處謂佛印曰。適與東坡辯蝨來歷。坡說垢膩。我說綿絮毛汚生成。他來問只說我的眞。當作餺飥會爲席。少游密囑去。忽坡至。囑佛印曰。前與少游辯蝨來歷。我說垢膩生。他說綿絮生。等他來只說我是。當作冷淘會爲席。說訖兩下到詰辯。印曰。易曉耳。是垢膩成身。綿絮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餺飥。衆大笑。

○牛字令

東坡與王介甫設令。各人預先言之。取其外無可言者罰作東。佛印曰。令中要。用三百六十字。中間要牛字成令。東坡先曰。天下三百六十軍州。惟有秦州出金牛。王介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惟有春日打春牛。佛印曰。身上三百六十骨節。惟有丑生人肖牛。

○忙令

東坡佛印黃魯直三人。飮酒至數盃。佛印去小遺。坡曰。那去。印曰。忙片

時節至。及來坐行一忙令。坡曰。我有百畝田。全無一葉秧。夏已相將半。問君忙不忙。黃魯直曰。我有百筐蚕。全無一葉桑。春巳相將半。問君忙不忙。佛印曰。和尙養婆娘。相率正上床。夫主門外立。問君忙不忙。

○急急令

東坡在玉堂置酒宴會。與黃魯直佛印三人飲酒數杯。東坡行急急令。先道令曰。急急急穿靴。水上立走馬到安邑。走馬卻回來。靴裡猶未濕。爭幾多二三分。黃魯直曰。急急急連箭射。粉墻走馬到南塲。走馬卻回來。箭頭未點墻。爭幾多二三尺。佛印曰。急急急娘子放個屁。走馬到西市。走馬卻回來。孔門猶未閉。爭幾多三五寸。

○兩意對

東坡之妹少游之妻也。一日妹歸。集宴因食焙栗。妹謂坡曰。栗破鳳凰見。（借意言內巾黃見）坡思天下未嘗無對。數日竟未能。佛印來訪問坡有何

者述。坡曰。欲作一對未能也。因擧前事。佛印應聲曰。藕斷鷺鷥飛。言藕斷節出飛絲也佛印復曰。正如無山得似巫山聳。此亦同音兩意。坡即對曰。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云何水能如河水淸。以水對山最爲的對。

○佳對

東坡與子由夜雨對床。子由曰。嘗見鬻術者。云。課賣六文。內卦三文。外卦三文。思之亦未易對。一日同出。坡見戲場有以棒呈戲者云。棒長八尺。隨身四尺。離身四尺。坡曰。此語正可還前日枕上之對。子由曰。觸機而發。誠佳者也。

○刺字相戲

東坡詆毀一臣變新法。由是獲罪。其平昔所與交游者。一時連坐。謫斥廢職者。不下一二百人。累及佛印。佛印由是獲罪。法加鞭配。有與其厚善者皆至慰勞。且傷其刺字之苦。佛印怡然歎曰。我佛胸題萬字。

老僧面帶兩行。佛印後至一州。太守怜之。使健卒二人肩輿以送。佛印戲謂健兒曰。健兒儞背擡我。便是來頌底金剛經面面皆有字。聞者莫不大笑。

○風動敎化謎

東坡拾一片細畫。一和尚左手把一柄扇。右手把長柄笊籬。與佛印曰。可商此謎。佛印沈吟良久曰。莫非關睢序中之語與。東坡曰。何謂也。佛印曰。風以動之。敎以化之。非此意乎。東坡曰。吾師本事也。相與大笑。

○千字文謎

佛印持二百五十錢示東坡曰。與儞商此一箇謎。東坡思之。少頃謂佛印曰。一錢有四字。二百五十箇錢乃一千箇字。莫是千字文謎乎。佛印笑而不答。

○題墨斗

佛印持匠人墨斗謂東坡曰。吾有兩間房。一間賃與轉輪王。有時放出一線路。天下邪魔不敢當。東坡答曰。我有一張琴。五條絃藏在腹。有時將來馬上彈。盡天下無聲曲。

○星宿令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東坡曰。黃鶯兒撲蝴蝶。不著虛張尾翼。佛印應聲答曰。二郎神遶佛殿相稱鬼奎危婁。

○題茶詩

佛印題茶詩與東坡曰。穿雲摘盡社前春。一兩平分半與君。遇客不須容易點。點茶須是吃茶人。東坡答佛印曰。嫩葉馨香兩味過。感師遠托隔煙蘿。烹來一盞精神爽。好物元來不用多。

○月素撞席

東坡謫官黃州。一日。佛印來訪。居佛印于雪堂而寢食焉。官妓月素者。坡常喜其吟詩。凡會席必命至焉。坡方宴佛印。月素適從外來。坡問。

汝來何爲。對曰。適過門聞宴客敢來求一杯酒。坡曰。汝來掇坐。我作一令。汝能還之令與坐。要一物不喚自來下用兩句詩。坡出令曰。酒既淸殽既馨。不喚自來是靑蠅。詩云。不識人嫌生處惡。撞來筵上敢營營。佛印即還令曰。夜向晚睡思濃。不喚自來是蚊虫。詩云。吃人嘴臉生來慣。枵腹貪圖一飮充。月素曰。只將自身還令得否。坡曰。人亦天地一物爾。何害。乃還令曰。綺筵張日將暮。不喚自來是月素。詩云。紅裙一醉又何妨。未飮便論文與字。東坡大喜其以已自喩因命入坐同飮焉。

○同官行令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佛印亦居其內中席。東坡謂坐客曰。某行一令。上以二字顚說。下用一詩叶韻以發其意。東坡曰閑似忙。蝴蝶雙雙過短墻。忙似閑。白鷺飢時立小灘。王介甫還令曰。來似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似來。躍馬翻身射箭回。秦少游還令曰。動似靜。萬頃碧

潭澂寶鏡。靜似動。長橋影逐酒旗送。又一客還令曰。難似易。百尺竿頭呈巧藝。易似難。執手臨岐話別間。佛印還令曰。悲似樂。送葬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女之家日日啼。某一客還令曰。有似無。仙子乘風游太虛。無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永升還令曰。貧似富。梢水滿船金玉渡。富似貧。石崇穿得弊衣行。其一客還令曰。重似輕。萬斛雲帆一葉經。輕似重。柳絮紛紛鋪畫棟。

○借意狀物令

東坡又行令。借字意狀一物名。東坡令曰。水林檎末是水林檎。荷芰翻雨洒鴛鴦。恁時方是水林檎。少游還令曰。清消梨末是清消梨。夜半匆匆話別時。恁時方是清消梨。坐客還令曰。清沙瀾末是清沙瀾。六幅裙兒留半片。恁時方是清沙瀾。一客還令曰。紅娘子末是紅娘子。凝脂二八誰家女。恁時方是紅娘子。佛印還令曰。荔枝兒末是荔枝兒。永叔還令曰。肉蓯蓉末是肉蓯蓉。暮夜千年朝食龍。恁時方是肉

蓯蓉。坐客還令曰。地骨皮末是地骨皮。萬頃良田買斷時。恁時方是地骨皮。

○佛印長歌

東坡之妹聽慧過人。博學强記。尤工爲文。有欲以秦少游議親者。妹索其所業覩之曰。秦之文粗足以敵吾子由之才。遂得諧伉儷。後東坡在翰林日。妹往省之。約秦來歸。適佛印以長歌寄坡有勉其退休之意。坡讀之猶少凝思。妹從旁過見之。一覽了然。歎曰。使汝作男子。名位必在我上。坡妹因喜得縱觀翰苑未見之書。乃遣价報書干秦姑。遲其歸。因錄佛印詩以示秦云。

野野　鳥鳥　啼啼　時時　有有　思思　春春
氣氣　桃桃　花花　發發　滿滿　枝枝　鶯鶯
雀雀　相相　呼呼　喚喚　岩岩　畔畔　花花
紅紅　似似　錦錦　屛屛　堪堪　看看　山山

秀秀麗麗山山前前烟烟霧霧起起

青青浮浮泿泿促促潺潺湲湲水水

景景幽幽湀湀處處好好追追遊遊

傍傍水水花花似似雪雪梨梨花花

光光皎皎潔潔玲玲瓏瓏似似墜墜

銀銀花花折折最最好好柔柔茸茸

溪溪畔畔草草青青雙雙蝴蝴蝶蝶

飛飛來來到到落落花花林林裏裏

鳥鳥啼啼叫叫不不休休爲爲憶憶

春春光光好好楊楊柳柳枝枝頭頭

春春色色秀秀時時常常共共飲飲

春春濃濃酒酒似似醉醉閑閑行行

春春色色裏裏相相逢逢競競憶憶

遊遊　山山　水水　心心　息息　悠悠　歸歸
去去　來來　休休　役役

秦回書外。即答短歌云。示及禁僧。歌詞重而意復。字字作聯珠。行行如貫玉。想汝直一覽顧我勞三復。裁詩思遠寄。因以其類觸。汝其審思之。安表予心曲。

別離時聞漏轉
憶　　　　靜
期歸阻久伊思

並疊字詩一首

秦之書信既到。值坡與妹因遊湖上得秦詩。且會其意。因觀物用其体成採蓮歌云。

闋新歌聲漱玉
一　　　　採
津楊綠在人蓮

採蓮疊字詩

東坡亦即此成歌云。

東坡疊字詩

力微醒時巳暮
酒　賞
飛如馬去歸花

○字意成詩

北虜使至。每以能詩自矜。朝廷議以東坡管件之。使苦索賦詩。坡曰。賦詩易事。觀詩稍難耳。因出長亭詩以示之。

亭　景　畫　老　莅　筇

具　雲　暮　[illegible]　蘸　峯

右連環疊字詩。今逐一明解于下。

○佛印長歌正文

野鳥啼。野鳥啼時時有思。有思春氣桃花發。春氣桃花發滿枝。滿枝鶯雀相呼喚。鶯雀相呼喚岩畔。岩畔花紅似錦屏。花紅似錦屏堪看。堪看山。山秀麗。秀麗山前烟霧起。山前烟霧起

青浮。青浮涙促潺湲水。涙促潺湲水景幽。景幽渓處好追遊。渓處好追遊傍水。傍水花。花似雪。似雪梨花光皎潔。梨花光皎潔玲瓏。玲瓏似墜銀花折。似墜銀花折最好。最好柔茸溪畔草。柔茸溪畔草青青。雙雙蝴蝶飛來到。蝴蝶飛來到落花。落花林裏鳥啼叫。林裏鳥啼叫不休。不休爲憶春光好。爲憶春光好楊柳。楊柳枝頭春色秀。枝頭春色秀時常。時常共飮春濃酒。共飮春濃酒似醉。似醉閑行春色裏。閑行春色裏相逢。相逢競憶遊山水。競憶遊山水心息。心息悠悠歸去來。歸去來休休役役。

○少游疊字詩

靜思伊久阻歸期。久阻歸期憶別離。憶別離時聞漏轉。時聞漏轉靜思伊。

○坡妹採蓮詩

採蓮人在綠楊津。在綠楊津一闋新。一闋新歌聲漱玉。歌聲漱玉採蓮人。

○東坡詩

賞花歸去馬如飛。去馬如飛酒力微。酒力微醺時已暮。醺時已暮賞花歸。

○長亭詩

長亭短景無人畫。老大橫拖瘦竹筇。回首斷雲斜日暮。曲江倒蘸小山峯。

○取笑行者

東坡與佛印最厚。一日去訪佛印。語言投合。不覺坐久。東坡倉皇登厠。有一行者會意。便隨後送些茅紙與之。東坡喜其會事。次日。以本度牒捨與披剃。一寺僧看駭然。纔知其因送茅紙之有功也。後東坡又訪佛印。因而再至厠所。衆行者喧鬨。厠中各將茅紙進前。東坡在厠

所聞外面嘈雜作聲。遂問其故。左右以實對。東坡笑曰。行者們自去腹上增脩了。（以明字代腹字）不可專靠那屙屎處。（以腹字代福字）

○四物令

東坡與佛印同飲。要行一令即一處有四物。或潔淨。或齷齪。不許差韻。東坡曰。美姬房。象牙床。玻璨盞。百合香。佛印曰。推猪水。癩瘡腿。嬪人陰。鬍子嘴。

○鳩蝨對

東坡與佛印同飲。偶一班鳩在上啼叫。坡出對云。班鳩無禮。老僧頭上叫姑姑。佛印答曰。白蝨有情。小姐胸前叮奶奶。

○燒猪詩

東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東坡輸玉帶

師民瞻詩註云。佛印住持潤州金山寺。東坡赴杭。過潤爲留數月。一日。佛印挂牌與弟子入室。東坡便服入方丈見之。佛印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尙四大用作禪床。佛印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卽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繫玉帶願留以鎭山門。東坡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佛印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于何處坐。公擬議未卽答。佛印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鎭山門。東坡笑而與之。佛印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東坡次韻答之。余嘗聞廣漢天寧秦長老話其事。秦云。是時在金山掛搭。目擊公與元老問答如此。余故敍於題下使後人知其本末云。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敎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冷齋夜話云。先生悟其前生爲戒禪師。常衣衲衣。故云。北夢鎖言云。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爲人。

又云。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眞相稱。乞與佯狂

老萬回。傳燈錄云。萬回法雲公者。虢州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生。師八九歲時。言其兄戍安西。師持信。朝往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唐武后賜以錦袍玉帶。

○取茶回乏

東坡差人往虎丘。戴艸坐門檻上以見佛印。佛印曰。上艸中人下木。大人來取茶也。回去。稟大人臍下撇一筆乏字也。

○雕木人

東坡佛印同遊湖。坡令人把木雕兩箇人頭。一僧一婦。放在水中叫手下撈起。謂佛印。又是倆通奸。該問罪。印曰。大人聽訴。尀耐。蘇州雕刻匠。一塊木頭雕兩樣。一個是蘇太守夫人。一箇是佛印和尚。

○夫人對

佛印訪東坡。偶值出外。蘇夫人臥于紗帳中。佛印出對曰。綠紗帳裡睡佳人。煙籠芍藥。夫人聞之對曰。青艸池邊洗和尚。水浸葫蘆。佛印笑曰。和尚得對佳人。寔出望外。

○數目令

東坡山谷佛印同飲。坡與谷密約。止買肉三片。行一令以困佛印。乃謂印曰。要說數目令。能者方許食肉。坡先言曰。二八一十六。且吃一塊肉。遂取一片食之。山谷曰。二九一十八。兩片一齊夾。遂取二片食之。止遺醋一碟。佛印還令曰。貧僧不識數。且吃一碟醋。

○馬上談

蘇東坡與佛印出城遊行。佛印謂坡曰。爾在馬上十分好。一似一尊佛也。坡答曰。爾穿一領玉衆袈。在馬上好。似一堆太牛屎也。印云。我口出佛。爾口出屎。隨從人呵呵大笑。笑談

東坡禪喜集卷之九終

跋東坡禪喜後

子瞻廬山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說者謂子瞻猶是門外漢無山無水時全身跳入黑茫々地大氏禪爲生死不爲文字生死之根々於瞥起初念瞥起一念若使如蛾赴燄如蚕噴鐵心路既斷生死氷消故一切老胡痛棒熱喝總向人生死初根一齊斬截到此方云盡大地是個悟門盡一切微塵所轉法輪此何以故於瞥起處心路不行則草木瓦石無非

大善知識艸搖木動瓦雜石鳴無非老胡痛棒熱喝如是者是名眞禪喜子瞻平日熟於荀孟孫吳卻遇貶謫落々窮鄉遂以內典爲擯愁捐痛之物浸淫久之斐然有得唐有香山宋有子瞻其風流往々相形而耳借禪以爲文章二公亦差去不遠香山云外以儒行修其身內以釋教汰其心旁以琴酒山水詩歌樂其志則分明一眉山之老人而已子瞻於生死二字雖不能與維摩龐蘊爭一線然其譚咲輕安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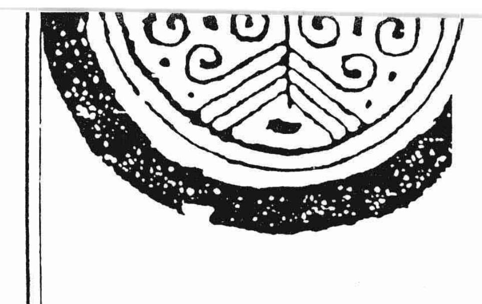
94

而化如其爲文章則餔禪之糟而因茹其華者多也徐長孺彙集成編余故壽（壽一作喜）而刻之使天下老居士有生死心者披此卷或士大夫熱鬧中欲乞清涼扇子不妨向子瞻案前燒一瓣香其或心力勇猛不願作文字禪者則請寘之毋以不肖爲戎矣

心空居士唐文獻書

東坡禪喜集 終

94



寶鏡三昧本義

清・行策 著



寶鏡三昧本義

荊溪釋　行策　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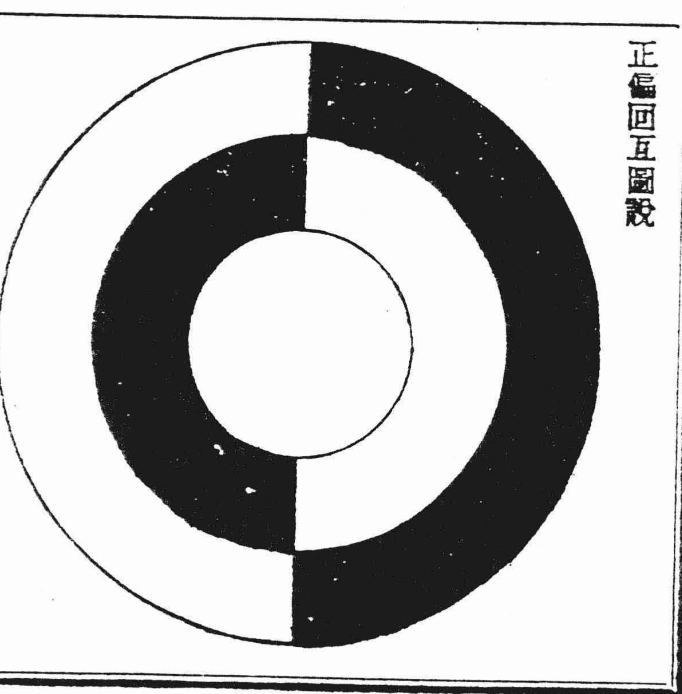
寶鏡三昧者洞山親印於雲巖而密授曹山者也洞下諸師恐屬流布但於室中密授以定宗旨以防滲漏自朱世英得之老僧始獲傳於世文有三百六十言於中如離六爻偏正回互數語爲一篇之樞紐然祕藏幽扃難開物解間有一二尊宿出其義意又支離失旨適以辱先宗而悞後學近見人天眼目一書載五家宗旨而洞宗譌舛滋多豈非迷此本源三昧之故與予友旅堂居士胡介見而傷之屬予考正其義既而居士謝世予蘊諸懷者數年一日偶因禪者勸請遂闔戶燒香三復遺言覺三昧精義於重離一卦中層見疊出因抽繹其緒作六種圖說以發明之初一爲總後五爲別蓋欲闡發幽微非爲世諦流布知我罪我所不暇計也予既慨古說紕繆且不欲負旅堂之託勉而述此敢曰三昧本義果如是乎惟具眼者辨之六種圖說者寶鏡三昧圖說正偏回互圖說三疊分卦圖說五變成位圖說二喩顯法圖說六爻攝義圖說

寶鏡三昧圖說

向上一竅千聖不傳隨義悉檀故形文彩此在儒乘謂之太極本不可名强名太極本不可狀强作此相凡兩儀四象以至六十四卦皆從此相生此相從無相生無相無生無不生今論此相入我法中有種種名華嚴名此爲一眞法界法華名此爲一實相涅槃名此爲祕密藏六道衆生具此昧此爲第八阿賴耶

識名如來藏性三世諸佛轉此證此爲第九菴摩羅識名大圓鏡智歷代祖師悟此傳此爲最上祕密宗旨名寶鏡三昧一切教乘爲能詮此爲所詮一切宗乘爲能標指此爲所標指然此中却無能所無名相無言句所謂混沌未分黑白未兆參玄上人當先了此若未了此而說正說偏說明說暗猶如話月豈能照境故知乖明淨之體缺鑑照之用雖終日寶鏡中而三昧叵得也雖然作此相時已屬染汚況復婆和姑置勿論

正偏回互圖說



此圖兩儀既判黑白已分以黑表正以白表偏所謂正中有偏偏中有正回互之義本此中間仍有一虛相者表向上事今亦隱於黑白間也黑白是奇偶二數即前太極相所生爲卦畫爻象之本然論所表之法不惟偏正今略配名義使不迷宗所謂黑者於位表正於相表暗於時分表夜於界處表內於人倫表

君父於二家表主於法界表理於法門表體於二德表性於二嚴表智於二智表實於二門表本於四十二位表果所謂白者爲偏位爲明相爲晝分爲外界爲臣子爲賓家爲事法界爲用門爲修德爲功勳爲權智爲迹門爲因位此諸二法雖各依位住而飛伏隱顯互相涉入雖互相涉入而又各住本位未嘗混亂此非意識之境入此三昧法如是故此回互之義爲一家之要旨洞宗學者尤宜詳之

三疊分卦圖說

兼中至　三疊　⚊ 解脫 兼中到
　　　　　　　⚋
他受用三昧
　　　　二疊　⚊ 法身
止中觀
　　　　　　　⚊
自受用三昧
正中偏　初疊　⚋ 般若 偏中正
　　　　　　　⚊

此圖已略見大意卦有六爻統惟奇偶二數先聖取其回互之象以立宗旨但其旨既幽秘而形諸文者復引而不發意欲學者於入道後深思而自得之耳乃從上諸師異說紛紜昧於三疊五變之言向本卦外別變五卦支離配釋大非旨也不知本文直云如離六爻是取正偏回互之象非取離爲心火之卦義也而本卦中自具三疊五變天成玄妙之趣學者苟不向外求索於此爻象諦觀熟玩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則鬼神將爲冥通而融意無餘蘊矣今不攻異端直出本義先將本卦六爻分爲三疊以象三德所謂疊而爲三者也即初二兩爻爲初疊洞上之宗貫乎回互故順象正中偏互象偏中正與五變中初二兩變之爻正同象般若德也以三四兩爻爲二疊回互觀之純陽無陰但第四爻陽居陰位是正偏妙叶故象正中來即是三變之爻象法身德也以五六兩爻爲三疊互象兼中至順象兼中到與四五兩變之爻正同象解脫德也又內卦三爻陰陽住位爲自受用三昧外卦三爻陰陽易位爲他受用三昧其三德三昧之義後當廣明

五變成位圖說

五變
兼中到
四變
兼中至
三變
正中來
二變
偏中正
初變
正中偏

此卽三疊六爻變爲五位以盡一卦理趣所謂變盡成五者也就五位中開之則有十爻以更互取象故仍不出本卦六爻之外疊變之巧其在茲乎然變有二義一變化義二變易義今但取變易義例如四十二位因果互易謂之變易生死是也旣知變是易義則易爻不易卦若別出五卦與五位名義無涉況位次混亂圖相不合亦不思之甚也且明說如離六爻偏正回互奚取於多卦多爻千古病根只在錯看變盡成五一句耳洞山本意謂易盡六爻恰成五位旣誤易盡爲化盡又誤成五位爲成五卦以故支離配釋愈出而愈謬也略明五變竟復次若欲配位不須互取十爻只就六爻五位義足今更悉之謂以初一爻爲正中偏蓋全理卽事故此正中卽有偏但偏相不可見譬如朔日之月暗中明相不可言無故參同契云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是也以是義故不須互取第二陰爻也次以第二一爻爲偏中正蓋全事卽理故此偏中卽有正但正相不可見譬如望日之月明中暗相決定是有故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是也以是義故不須互取第三陽爻也次以三四兩爻爲正中來此位必須兩爻互取方成位義後當別明次以第五一爻爲兼中至第六一爻爲兼中到蓋此二位在正中妙叶之後故二圖雖純白純黑一是妙叶而發於用爲理事雙彰一是妙叶而歸於體爲理事雙泯曰兼至曰兼到兼卽互義以是義故不須互取四五兩爻也旣爾何故疊變中皆取複不取單蓋以單爻義雖具而相不顯回互之象不得灼然昭著且與正中來一位單複不等以是義故捨單用複然則據實言之位位回互爻爻回互單卽具複複卽是單單單複複單彌顯重重無盡之義也思之

二喩顯法圖說

兼中至　如莖草酸味　如杵形尾濶

正中來　如莖草甘味　如杵形腰狹

兼中到　如莖草辛味

正中偏　如莖草鹹味　如杵形頭濶

偏中正　如莖草苦味

此圖理趣較前愈妙前約正偏單複以配位今約總別濶狹以顯法總別是顯法味濶狹是顯法相所謂如莖草味如金剛杵是也以此二喩雙顯五位之法是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今先明總別者喩中莖草爲總五味爲別法中離卦爲總五位爲別莖草卽藥中五味子一物而具五味喩一卦而具五位也開一爲五合五成一五一執亡開合無礙大意如此若次第說者天一生水是爲初爻陽位水曰潤下象初爻居一卦之下潤下作鹹故爲鹹味也地二生火是爲二爻陰位火曰炎上象二爻自下而上炎上作苦故爲苦味也天三生木是爲五爻陽位木曰曲直曲與直反象第五陰爻與陽位反曲直作酸故爲酸味也地四生金是爲六爻陰位金曰從革從與革反象第六陽爻與陰位反從革作辛故爲辛味也天五生土是爲中陽之位土爰稼穡象果地能生諸功德稼穡作甘故爲甘味也又水以濡溼爲義象正中偏之初沾理水火以照暗爲義象偏中正之起行向果木以發生爲義象兼至之發於用金以退藏爲義象兼到之歸於體土以堅靜爲義然有智震動象正中來以重陽堅實而有微動之意故約五行配五位味也又此五行之中水與火對金與木對而土獨無對位在中央象正中來妙挾前後四位中正獨居尊貴之位不可有對故洞山頌中誡令學者無觸當今之諱所謂錯然敬之則吉也又喩中隨觸一味五味具足以總是一物故法中一位纔擧五位俱該以總屬一心故故借莖草以喩法味之妙也次明濶狹者喩中濶狹易知金剛杵者力士所執之寶杵其形頭尾濶而腰獨狹故取之以喩法相法中濶狹者重離六爻雖分五位不違三法故以初二兩位合爲一法蓋理與事對智與行對如鳥二翼如車兩輪翼欲其比輪欲其竝缺一則難翺空致遠是故爻位雖有次第法

相則無前後二位竝融是眞般若是爲法中頭潤次以四五兩位合爲一法蓋體與用對權與實對如月有影如燈有光彰則雙彰泯則齊泯離二則成狂見戲論是故交位雖有次第法相亦無前後二位同時是眞解脫是爲法中尾潤次以第三正中來位自爲一法蓋前兩位是望此位造入者後兩位是從此位轉出者惟此位統前攝後獨一無侶理事智行體用權實入此位中皆悉如如所謂一如無二如無二如故是眞法身是爲法中腰狹又喩中實杵擧頭則腰尾連屬擧腰則頭尾俱來擧尾亦爾此三處若一處壞則不成寶杵法中三法卽是一法名爲祕藏若約本名自具法喩卽名寶鏡三昧此中說正偏眞般若必具解脫法身說正中眞法身必具般若解脫說兼中眞解脫亦爾此三法若一法缺則不成祕藏又喩中寶杵是金剛堅牢不壞故究竟成潤狹之形法中祕藏卽寶鏡三昧圓淨無缺故究竟具潤狹之相故借金剛杵以喩法相之妙也次復應知此三昧中開合之相初分一卦爲三疊次變三疊成五位今束五位爲三法又融三法還成一法而此三昧非一非三非五卽五卽三卽一疊而爲三明一卽三也變盡成五明一卽五也如莖草味證五卽一也如金剛杵證三卽一也乃至非開非合非總非別非潤非狹卽開卽合卽總卽別卽潤卽狹是爲大三昧是爲甚深三昧是爲不思議三昧也又一卦五位互取十交前後四位象同義異正偏兩位則以下交爲主上交爲互至到兩位則以上交爲主下交爲互此觀象者所當悉也本義已彰略攻異解覺範變大過中孚巽兌重離五卦又改兼中至爲偏中至以對正中來而以兼到一位獨居後大悞學者不可不辯蓋正中來一位天然尊貴爲四位之樞紐猶如五方之中五行之土豈容有對況正中來圖象是圈內黑相偏中至是純白之相全不相對又兼中到是純黑之相與兼中至純白之相正相對豈可謂兼到一位獨在後而無對乎又以偏中至對正中來則中間有兩位乖杵形喩又以五卦配五位則五位非一卦中具違莖草味喩是則於五圖二喩悉皆不合全昧五位旨趣覺範旣

謬出五卦又謂古來老師大衲皆用兼中至不曉其何義所謂明眼人前有三尺暗信乎又永覺和尚變既濟未濟損益重離五卦雖所安五位重合法相然以至到兩位居下正偏兩位居上此由錯變四卦依卦定位故頭尾倒置雖似是而實大非嗟乎二老者所謂大老也而於疊變之巧二驗之妙亦有所未知爲自餘卑識劣解無足論矣

六爻攝義圖說

右	左
眞如法界海　歸大處　入涅槃　退藏於密　理智還泯	攝用歸體　內生王子　功功　兼中到　功位齊泯
道後普賢行　裂大網　轉法輪　說法利生　理開用門	從體起用　化生王子　共功　兼中至　就功
妙覺逆流顯　不滯法身　理開體門	體中挾用　正中來　轉位
等覺後得智　證大果　成正覺　透末後句　智開果門	理事一如　末生王子　功　轉功就位
道前普賢行　行大行　修苦行　透詣入作　智開因門	全事即理　朝生王子　奉　偏中正　轉位立
文殊根本智　發大心　降王宮　發明大事　理智初開	全理即事　誕生王子　向　正中偏　該一切位

問如上五種圖說發明三昧妙義足矣此復何爲而作耶答有二意一是開蒙二是攝義良以智識昧略之人自謂不著言象不求甚解於此甚深義海不沾涓滴之味意曰夫重離六爻先聖偶然托喩耳胡必精研而深索之果爾則華嚴爲群經之王何故處處表法方山長者製論動輒以八卦五行陰陽義理配

釋豈皆出偶然耶且河豈偶出圖洛豈偶出書伏羲氏豈偶畫卦而數聖人者妄著言象而玩索之耶既非偶然即此重離一卦中圓具世出世間一切法若廣攝義類則諸佛教網列祖綱宗罄無不盡今但略攝大綱令未解者稍知六爻義理分齊若神而明之觸類而長之則存乎其人矣所攝義類略說如左

先取內卦三爻爲自受用三昧者蓋初爻是純陽之位若參合教乘象首創文殊根本智如善財以童子爲純陽之人初見文殊是純陽之友頓明本理發菩提心故爲初心根本之智於天台摩訶止觀五章大意中此當發大心也若約本師一期化迹則爲王宮初降之相若參學人初始發心痛念生死遇眞善知識開示向身心世界未形以前隻眼豁開頓明本有者配屬此位若合諸祖則此是初生法王之家故爲誕生王子久遠背覺今始合覺故爲向無始已來眞常理性以智慧力今乍開發故爲正中偏也所謂顚倒想滅肯心自許

第二爻是陰居陰位象道前普賢廣大行攝五十二位功勳如善財自妙高峯證初住後歷一百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差別門庭一一透過是謂涉大功勳於止觀五章中此當行大行也若約本師爲出家苦行之相學人省悟後踐履此道不以得少爲足就作家爐鞴多方煆煉深明差別日益玄奧者配屬此位若合諸祖此是徧歷階級而成大業故爲朝生然與石霜頌意稍異彼是臣種外紹而不就位此是王種內紹而未就位者也又位位進修不背故爲奉位位以無住行趨求極果故爲偏中正也所謂毫忽之差不應律呂即此二位智行互資功位迭進智得行而繁興大用行得智而念念無爲一即二二即一不一不二而一而二故成般若德也恐學人到此失照故取初疊二爻上下回互以顯因慧之妙所謂背觸俱非如大火聚

第三爻又是陽居陽位象已證等覺後得智承前位以根本智進修大行已臻極果故人位皆正也合前二位以象學人從凡入聖徧遊果海中中流入不退不住至此則轉功就位自利行滿故爲自受用三昧

也如善財南詢終至彌勒樓閣不離當處而偏參不出一心而行畢一生圓證佛果刹那頓越三祇理事一如體用皆正是爲到彼岸智於止觀五章中說當證大果也若約本師爲樹下成道之相學人直了一心不存悟境徹法源底透末後牢關所謂一生參學事畢者配屬此爻若合諸祖此是等覺最後之身故爲末生因涉大功勳而至故爲功即就中功也所謂類之弗齊混則知處然此中末生王子與洞山正中來不同此乃久歷功勳而方入位者彼則已在正位而轉身者須知正中來一位是於第三變互爻之中意取次上第四一爻之象而立其名以此三爻雖正無來義故來即如來之來言乘眞如而來此則從正中妙叶而來故云正中來也從中來故不同末生末離正故亦非兼至如洞山頌云無中有路隔塵埃無中是正有路故來尚未離位故與塵埃相隔不達者誤作出塵埃一字之差便濫後位矣洞山立言明妙如此而從上諸師或配同末生或頌出功用皆不得旨古惟曹山一人親承面稟故五位頌得洞山之髓

其頌正中來云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錯會者曰烏雞表正雪表偏是轉位就功向偏位上利生接物故云雪上行也又以圖相謬證云所以圖爲內黑外白是烏雞雪上之象審爾則與兼中至何以別耶且既云未離兜率界何得在白雪上行耶須知曹山頌意以烏雞表人雪與兜率界同表正位雪取一色義不取白義如頌兼至云燄裏寒氷結燄取明義表偏不取赤色氷取寒凝義表正亦不取白色也疑者曰何以圖相內黑外白既五圖皆以白表偏此何意獨表正不知此位圖相妙密難知今不惜祕旨更爲明破蓋此圖在外圓相即是第三陽爻奇數所成表正位也在內黑相即是第四陽爻奇數以表正位中人是取二陽奇數表法非取圈內空白處也然此五位圖頌惟始末二位無譌中間三頌與圖位舛錯諸本互差無人辨正故今爲出之於此又見以君臣五位如次配入此五位者亦不可從蓋君臣雖具五位開合不同學者當細心體之至如臨濟三玄三要四賓主四料揀四照用等則皆兼至一位中事也故知五

位宗趣最爲廣大豈惟一家建立無越於此哉
次取外卦三爻爲他受用三昧者蓋第四爻乃陽居陰位象妙覺逆流回入生死海將欲從體起用分身於法界之中隨機普應雖未入俗利生已運大悲已垂冥迹與前爻不同故寄陰位以表之學人到前位已證法身能不住法身邊不守枯樁處不著無言說不爲自了漢誓願毻珍著敝入泥入水作大佛事者配屬此爻若合祖意以前三爻之陽是功窮位極之陽此是轉位就塗之陽兩陽合觀一鎮靜一暗動故爲正中來也故謂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至此二位自利已滿天然尊貴以法界法性爲身故成法身德也恐學人到此坐著故取中疊二爻上下回互以彰果德之妙所謂通宗通塗挾帶挾路

第五爻是老陰居老陽之位象道後普賢圓滿行以前位乘願涉俗隨類化身繁興大用彌綸法界故體偏而位常正是佛果後行與華嚴離世間品同旨於止觀五章中此當裂大網也若約本師爲轉大法輪之相學人遍智已足時節若至得座披衣橫身爲物向玄門要路殺活擒縱賓主君臣投機合道箭鋒相拄啐啄同時者配屬此位若合諸祖此是已透法身爲物作則故爲化生果後不捨因門故猶爲王子諸法竝興萬機齊赴故爲共功妙叶通塗敲唱雙舉故爲衆中至也所謂先聖悲之爲法檀度

第六爻是老陽居老陰之位象究竟眞如法界海與四爻體同而用異四爻是以體涉用此是攝用歸體外不住萬行內不住一心三際平等十方坐斷心佛衆生了不可得是爲祕密藏於止觀五章中此當歸大處也若約本師爲入般涅槃之相學人一則出世能事畢已權實雙收萬機寢息退藏隱密猶如羚羊掛角者配屬此位若合諸祖此是虛玄無著之宗循復還之與第一位同體故爲內生無生可度無世可與乃無功之極致故爲功功行位齊泯不落有無極盡今時還元合本故爲衆中到也所謂潛行密用如愚若魯此上二位展則行彌法界收則足跡難尋即展即收絕思絕議以其四句百非皆悉不到故成解脫德也恐學人到此未得自在故取第三疊二爻上

下回互以盡隱顯之妙所謂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又以前四爻是利他之願五爻是利他之行至此六爻是利他行滿回途得妙如大涅槃經云安置諸子祕密藏中我亦不久自住其中故合此三爻爲他受用三昧也問前內卦第三爻既證極果則已到涅槃彼岸已住祕密藏中返本窮源更無升進今此第六爻所到境界與前第三是同是別若同何分五位若別則應更深此義云何答眞如性海本無二源但前是本門還源今是迹門還源又前是功窮位極人位皆正今是功亡位泯人位皆無故不同也故知洞山立位於中間尊貴一位不取第三還源之爻而取第四逆流之爻以成位義彌見祖意之妙

又此重離六爻之象究其起盡循環無端蓋一眞法界渾無朕迹無有能所本不可說初開理智二門則理爲所證智爲能證故有初爻象生其圖爲多黑少白多黑處卽理少白處卽智也以此當初住位初斷一品無明理障具一分智德故次智開因果二門故有第二第三爻象生二是因三是果二爻圖爲多白少黑多白處卽因少黑處卽果也以此從二住去位位中證一分眞如果故三爻圖爲圈內黑相此是果海已極因位已滿智與理冥故但成圓相也次理開體用二門故有第四第五爻象生四是體五是用四爻體雖挾用未離果海故其圖卽前圈內黑相也五爻不捨因行大用現前其圖爲純白之相此白相中有白有黑以黑白雙照故成純白也若不照黑非兼至義既至此已展盡還收攝體用爲一理泯因果爲一智雙收理智歸一眞法界故有第六爻象生其圖爲純黑之相此黑相中無黑無白以黑白雙亡故成純黑也若黑不亡亦非兼到之義然此一眞法界究竟不可說還與第一爻爲體元是最初理智未分已前箇一著子到此所謂威音渾未曉彌勒豈惺惺故知一卦六爻取要言之初爻是理智初開六爻是理智還泯中開四爻是因果體用周而復始如大圓鏡學人於此一眼覷透全身搊入則誰爲生誰爲佛誰爲宗乘誰爲教乘又誰爲洞上誰爲濟上四生六道一光中一切聖賢同影像是則鎔缾盤釵釧之金都

盧成一箇大圓鏡然後打破鏡來無物可得法華所謂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任他千聖出頭來廣立綱宗盡是鬼門貼卦箇中無元字脚喚什麼作寶鏡三昧所謂但形文彩卽屬染汚

稽首淨覺尊　寶鏡大三昧　洞上諸賢聖
及一切諸祖　願各垂冥印　令所說無違
普願參玄人　見聞同證入

寶鏡三昧本義終



寶鏡三昧原宗辯謬說

清・淨訥　著



寶鏡三昧原宗辨謬說

洞下衡南大義山沙門　淨訥　述

世尊凡爲說法或先舉喻次舉法或先舉法次舉喻謂之法喻相參以曉未悟此古今說法之恒規也雲巖寶鏡三昧建章二十六句廣舉大法爲案恐人以文害義故引嬰兒喻作證所謂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下復舉重離一喻曰如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此謂以喻合喻使人了了無疑雲巖惟取重離一卦爲喻此外並無干涉故曰疊而爲三變盡成五所云三疊五變是法數非卦數是藉卦之陰陽二爻以明偏正回互之義以疊三喻三德變五喻五位五本乎三三本乎一合上嬰兒喻雖有五相而具於一人恐人於此起三五異見乃重說二喻曰如荎草味如金剛杵草雖五味具於一枚杵雖三相具於一事前後四喻皆以總攝別以體攝用諄諄發明三德五位悉本乎一心故斷章取義專取重離爲喻即事顯理以彰正偏妙叶之旨何得混談易理認婉喻爲正解乎

或曰何謂三德曰法身般若解脫是也何謂五位曰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兼中至兼中到此洞山之建立也以至五位君臣五位功勳五位王子皆原此而立名異而體同其所本者亦從大教住行向地等妙發來故舉五則攝盡一切差別無餘也

或曰三德於重離如何分配曰初疊即重離初爻二爻二二疊即三爻四爻二三疊即五爻六爻二每一疊取陰陽兩爻爲喻在卦乃乘承比應是世間之道在法乃體用回互是出世間之道故借喻以顯其法也

如初疊卦義兩爻一陽一陰首得乾之初九爲少陽而居陽位取乾元善長之本以喻初住之根本智無一法當情所謂正位也次得坤之六二爲少陰而居陰位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德用喻初住之普賢行涉大功勳所謂偏位也智行互參直透過五十二位而回入妙有五位一貫故初成般若德也

如二疊卦義兩爻純陽初得乾之九三爲太陽而居陽位次得乾之九四爲老陽而居陰位剛柔互徹理

事合明故於法喻大智已滿大行已圓成等正覺故次成法身德也

如三疊卦義兩爻一陰一陽首得坤之六五爲太陰而居太陽之位次得乾之上九爲老陽而居老陰之位其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動靜恒如非離非即故於法喻五位佛果已畢隱勝現劣隨類化身非凡而凡非聖而聖生佛二智悉皆融化故末成解脫德也

或曰五位於重離五變如何分配曰即以六爻從下至上而互成五變也每一變用上下二爻陰陽交徹以喻偏正回互之旨首以初爻之少陽比二爻之少陰爲一變二陽剛而陰柔喻初位正中偏以明從體起用寂而常照也次即二爻之少陰比三爻之太陽二陰極而陽生喻第二位偏中正以明攝用歸體照而常寂也次即三爻之太陽比四爻之老陽二陽極而暗動喻第三位正中來以明體用圓明功位齊彰寂照一如也次即四爻之老陽比五爻之老陰二爲陽隱於陰陰升於陽隱顯自在觸背俱非喻第四位兼中至以明道後普賢行行彌法界機彼無遺非寂非照也次即五爻之老陰比六爻之老陽二陰居陽位明用無窮陽居陰位大功不宰頭頭上顯事事無礙喻第五位兼中到以明聖凡一際生佛兩忘齊與法界而法界量滅寂照同泯也

此雲巖所引重離一卦觀爻相有如此回互之妙乃拈來爲喻初以六爻分三疊以象三德次以六爻分五變以象五位不動本卦而三五之體用回互位位本自天然有如伏羲神禹見河洛二圖陰陽法數遂援數以窮理堪爲儒宗兼可通於釋宗作人天之眼目也若覺範之非理變卦非理配法其違戾儒佛之旨遺害於千古之後滔滔而莫之返可不痛乎

辯謬諸條不錄莫大義以明則諸謬自消矣茲更錄諸師建立宗旨大意數條觀之則不墮邪謬矣

第一雲巖如離六爻偏正回互者此單取爻三相奇偶發明五位回互所謂錯然則吉不可犯忤觀錯然二字則知指奇偶爲言若各居本位則滯在觸背乃犯忤之過也即此可知是取奇偶非取卦義明矣即如正偏五位亦是秉華嚴住行向地等妙爲宗不然

何不停四至六。是知先德准此五位為式。乃建立五位正偏詳而示之。初位正中偏之正者。乃的指大悟一眞法界之空如來藏性為體。是道前文殊之智。舍事就理為宗也。纔入正位不許坐著。坐著則成滲漏故著一偏字。以遣我執。乃能從體起用也。第二位偏中正之偏者。與初位偏字稍別。謂是從體起用。五十二位大行。多涉有為。舍理就事。轉功就位。是大悟已後。證不空如來藏性為用。纔涉功勳。不許坐著。坐著則成滲漏。故著一正字。以遣法執。方能圓滿佛果。此一正字。乃道後之後得智。是以諸佛果地覺之正。本初位諸佛因地心之正。而為言也。此兩位是圓教五十二位智行互融。因果一如之般若德也。如善財初見文殊。末見普賢。是智行圓滿佛果之位。無二無別也。第三正中來者。此一正字。是攝前因果一如之正為佛果已滿。方堪垂法利生。是初住八相成道。已證法身德。而現應化二身。善赴羣機。故曰正中來也。第四兼中至者。此明道後普賢行。謂兼前三位之旨。至者周也。謂佛果之後。乃純是利他之行。一一周徧法

界而無遺矣。如華嚴現等法界身雲。利等法界衆生。故曰至也。第五位兼中到者。謂到此位。兼前四位。一齊泯蹤絕跡。生佛如如。依正如如。是一眞法界。並無三世十方迷悟聖凡之跡。故曰到也。到者墮也。不然則三漏齊犯。故以三墮齊敢而成解解德也。然此五位。即一位。故復引莖草而為喻也。五位皆屬建立。為方便接引。故喻如嬰兒也。三德本乎一心。故喻如金剛杵也。此略言雲巖建旨之妙如是

第二洞山价祖根正偏。復建五位功勳者。蓋恐學人坐著正偏。遂以乾慧為足。則道果難臻。故於各位下建立功勳。以明五位進修淺深之旨。其於正中偏下立向位者。謂念念趨向根本不動智。佛始得其正。則知初位以趨向為功勳也。於偏中正下立奉位者。謂五十二位階級。念念奉重佛果為宗。始得佛果圓滿故以奉重為功勳也。於正中來下立功位者。謂乘前五十二位有修有證之功。而至妙覺無修無證之果故獨以大功為功勳也。於兼中至下立共功者。謂道後普賢行。乃攝化無餘。必須感應道交。方堪受化。所

謂賓主交光眞俗一致故以共功爲功勳也於兼中到下立功功位者謂前四位是有爲無爲之道通屬自利利他邊事而心佛衆生不能泯跡於此位乃得心佛衆生同歸實際是以智還智渾合如如故曰功功也

第三曹山寂祖又根功勳而立五位君臣者此明正偏五位尊卑主伴之德相也故於正中偏下立君視臣是喩從體起用之德相也於偏中正下立臣奉君是喩攝用歸體之德相也於正中來下立君位居中是喩因果一如理事互融之德相也於兼中至下立臣位是喩道後普賢大行純是利他爲冥應羣生之德相也於兼中到下立君臣道合是喩凡聖同泯正符華嚴六相之壞相也

第四石霜諸祖又根正偏功勳君臣之制而立五位王子者此單明五位權實二智之差別也五位皆以生爲言者顯二智之發生也五位皆以王爲言者顯尊卑自在之義也五位皆以子爲言者顯智種嗣息之義也蓋物物有智常被五蘊八識所覆必値佛祖啓迪乃能開發從始至終權實不同故應五位次第建立始盡萬法源底於初位下立爲誕生王子者謂即根本無明而成不動之智此智向者隱覆今乃初發是根本智故喩爲誕生也於第二位下立爲朝生者是從眞際起大功勳破九界無明起十度大行已涉有爲是差別智故喩爲朝生也前位是夜半正明此位是天曉不露故名回互於第三位下立爲末生者是功位已滿即補處位唯此最後一生即便八相成道是後得智故喩爲末生也於第四位下立爲化生者是道後普賢行乃冥應羣機之種智而變化莫測故直云化生也於第五位下立爲內生者是攝前四位齊至法界而法界量滅同歸實際是一眞法界大寂滅忍當生亦不生故喩如內生也

以上四種建立同異之旨總不外始祖重離六爻一喩所謂疊三成五天然自成之妙是顯自性因果一周與華嚴六相義無二無別故余已悉於辯謬之中毫無可惑今復見以曹山君臣五位之圖前後移置者故再爲詳明之如謂正中之君位可移置於初位

第四臣位可移置於二位第一君視臣可移置於第三位第二臣奉君可移置於第四位將復謂雲巖正位之正中來洞山正位之功位石霜正位之末生王子皆可移在初位乎三種正位斷不可移則知三家先後各二位皆不可移明矣若明此四種建立必不可移即知雲巖重離六爻之喩詎容損益絲毫而吾於辯謬集中所詳三疊五變之義彰明較著復何疑哉即以先代君臣五位黑白間錯之圖式參對重離奇偶陰陽之爻象與正偏功勳王子三種建立之法式位位貼體參合無不相符如以日照日至此則知石門所撰巽兌中孚大過之卦義內紹外紹之王種義大慧所註宰相將軍庶民之子黑處說白白處說黑回互之義豈不大相剌謬也哉諸家隨聲逐響而宗其說大似謗佛謗祖愼之愼之

寶鏡三昧原宗辨謬說終



雪竇頌古直註

明・道霖　等編



究絕老人頌古直注序

禪宗頌古有四家爲天童雪竇投子丹霞是已而寔嗣響於汾陽夫古者古德悟心之機緣也頌者鼓發心機使之宣流也故其義或直敷其事或引類況旨或興惑發悟以心源爲本成聲爲節而合契所修爲要然非機輪圓轉不昧現前起後得智之親境不能作也昔人以雪竇天童比之孔門游夏擬爲頌聖有以也哉顧諸古在燈錄以燈錄行一爲頌本則以頌重蓋其所激揚當時主賓玄要皆形於頌也胡得不尋而繹之窺禪道之幽微乎釋頌者自栢山大隱圓通覺海二集外不啻數十家貿野者旨近支離者意疎若佛果萬松林泉諸尊宿釆經傳之蘊滙諸家之長纂修成集稱四家評唱佐四頌之盛略該五宗之微言而大隱覺海等集弗克並踪矣今去古益遠受道之緣豈能盡同且所謂頌古已遠路之禪挾緣之智矣須不援餘論直抉靈源庶古德悟心機緣鼓發宣流而乃可以契禪道幽微於無際此究絕老人之頌古直註所由作也老人退休林阿明窓碧案無所施其婆心因取頌古直揭大意淨剗群疑標題結案不費辭餝廼爲斯注校諸評唱實謂過之雖然此猶以注稱也其體非注如以注則曲中理妙如疏注者不少矣故雖注而尙直此猶以直稱也其趣非直如以直則了無餘致如世語者不少矣故雖直而尙古況其間釋事寔必目擊意曉而不牽陳言枝蔓之繁明理體必親證現行而不落陰界離微之窟解語句必投機展事而不墮實法與人之過顯照用必妙叶同時而不溺留情轉位之偏至如別提眼目若明鏡之孤懸潛通血脉如金針之暗度如斯類例未易枚學洵禪關之樞鈕後學之指南也惜是書出正嘉間藂林秘護至有名字不聞今越百有餘年遺珠復還埋光再耀寔善雲自禪師力也禪師證寶鏡三昧以入世智化瓦礫成寶坊又以護法愍俗之慈傳斯頌注余與禪師爲同學而遊相好頃遺書慰存且索言以弁其首余因得詳究絕著書之槪而復徧告諸禪林學士夫寶鏡三昧傳自洞上而光炤五宗今禪林學士有不欲證寶鏡者乎務先究四家之頌古有不

究頌古者乎務先究絕之直注由直注而明頌古頌古明而寶鏡證始不負禪師之教也吾將觀鏡光昭耀叢林於無窮哉

順治辛卯夏台山後學受登槃譚撰

究絕直註四家頌古敘

道本無差因修有異宇博人浩心殊見冗非乎大智大德惡能圓通圓濟者哉蓋先德見其學者沉機滯境所以行慈運悲借主借賓就問就答排乎古而例乎今指通指塞爲頌爲拈發乎智而拔乎愚有體無用必喪孤危有用無體全是虗詐體用雙全陷於平寔體用雙超執乎尊貴有功無位名之外紹有位無功名之內紹功位雙具正偏兼到功位兩絕獨明向上計路齊施言中有嚮理事迸行句裡呈機以機奪機就身打劫以權占權劈箭奪窩見執破執是名拈情就計遮計是名蓋覆前露後拂獅子迷踪聖出凡超丹鳳沖霄言思路窮名爲絕待貼體無私名無意路不犯思議直下承當不立玄妙當陽直指意絕邊疆信手拈來法無彼此一律平懷遠境即心就路還家純眞絕相大功一色純眞兩絕正位一色理事渾然今時一色三色高超始名本分家風三色隨宜故名入鄽垂手滯有者心之不忘滯無者守空失旨百般方便總名善巧破差別之案執明眞寔之本源私欲一申公正自昧天理一明群機自絕棄萬川之異流獨游大海出十界之貪欲焚飛高漢直註者直指靈機免蹈疊疊之貫花當機者當央直領咸達雄雄之本妙方知此理非修非證豈論機境之中了明斯道本成本現爲踰堦級之外不假功用了然自契余因幼小小期胡跪請而絕示倘乎略有所通猶願刊而普及不違先盟以補今斷聊將管見權接斷途之橋莫嫌草藥微消沉疴之疾請乎大德大仁莫令斷絕啓乎重刊重示遠接後來合十海嶽瞻顒故述

時弘治歲次戊申太簇月上元吉日

洪都隆興沙門本瑞述

㤀絕老人天奇直註雪竇顯和尚頌古上

金臺興隆沙門　道霖　編集

古杭菩曇禪寺　淨深　重梓

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撥却眞俗 直問中道)(呈解 驗王)磨云廓然無聖(杳無一法 聖諦一拈 何安二截)帝云對朕者誰(不領其旨 逐句返追)磨云不識(當頭一截 不容對待)帝不契(權實 不投)渡江至魏○(主意拈情 旨明向上)帝問志公(叙因)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就機一提 權實並行)帝云不識(供實)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隔身指註 就裏塗糊)帝悔遂遣使取(不識當機 所以外逐)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闔國人去他亦不回(見不領旨 點他外奔)

○(主意急處一提 旨明句裏藏鋒)總結(二師不遇知音 武帝頭頭蹉過)

聖諦廓然(拈前公案)何當辨的(這箇廓然 有何所辨)對朕者誰還云不識(既見其蹉 不免一截)因玆暗渡江豈免生荊棘(只因不契)(干戈 偏界)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當時祖 心過後)(却悔)休相憶淸風匝地有何極(一段淸風 普天匝地 更有其誰 而又却悔)

師顧視左右云這裏還有祖師麼(雪竇見人外奔 所以當央直示)

自云有(鈎錐在手 照用同時)喚來與老僧洗脚(見不領旨所 以點罰似恁)(般人只 堪洗脚)

趙州示衆云(垂釣 爲人)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人人本分 何有取捨)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令人着眼 辨別是何)老僧不在明白裏是你諸人還護惜也無(明白是大功 護惜是揀擇 我尙不住大功 且道你還揀擇)麼

僧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不住大功 何有揀擇)州云我亦不知(言思無路 故呈不知)僧云和尙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只知握細 不知失見)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向上 非言)(不可 犯忤)○(主意垂釣爲人 旨明大功不宰)總結(不落 階級)

至道無難(拈案)言端語端(註無 委曲)一有多種(放則全體 發用一卽)(一 切)二無兩般(收則全用歸 體一切卽一)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恐滯兩邊妄生分別 所以直指全無揀擇)髑髏識盡喜何立(喜 識)(若盡方 無揀擇)枯木龍吟消未乾(若存喜識盡附 大功學例比註)難難(不 落)(凡聖極 難分訴)揀擇明白君自看(莫棄他人 應自着眼)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仁義 之問)祖云日面佛月面佛(發予 之心)○(主意直下明宗 旨明無有意路)總結(問以人情 答以直指)

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若會日面月面 便會五帝三皇)(擧一 例「請」)二十年來曾苦辛爲君幾下蒼龍窟(雪竇新 他用功)(之難如龍穴取珠 盡心機方到此地)使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恐自 高流笑耻故言其屈 又怕未及之者故 言堪述末後雙收 二字總言不得輕忽)

德山到潙山挾複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特來呈機校勘語方自誇見高無與等者）師著語云勘破了也（當頭一點不必馳騁）德山至門首却云不得草草便具威儀再入相見（既到諸方豈可悤忙）潙山坐次（候看來誰）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大用親呈）潙山擬取拂子（將在謀而不在勇）德山便喝拂袖而出（不受籠罩截斷來機）師著語云勘破了也（不過如此不須賣弄一點二拈）德山背却法堂著鞋便行（意有自許不過此理）潙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雙關而問）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鞋去了（實供）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如此孤危佛祖不容）師著語云雪上加霜（他又如此行你又如此說他）○（主意呈機相勘旨明大用現前）總結（主賓互敵）

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險墮（拈前着語呈他手眼）飛騎將軍入虜庭再得完全能幾箇（再入相見如李廣遭陷還能跳出）急走過不放過孤峰頂上草裏坐（直饒不留蹤跡也點静沉死水）咄（恐陷後人坐在孤危故責令出須當禀命）

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情與無情一切無別盡情吐出你又不會）打鼓普請看（今特聚衆大家着眼）○（主意垂釣爲人旨明攝用歸體）總結（老婆心切）

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會得上句靈山少室盡古盡今一切無漏）打鼓看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爲誰開（使盡其情因何不會且道萬別千差畢竟是誰）

雲門大師垂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借明空劫已絕問答）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既居日用一切任意）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恐成兩截故又雙收這邊那邊使無縫罅）○（主意垂釣旨明藏鋒）總結（老婆心切）

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會得上句四方八面了無有二）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迹（若能了法不二明中自然踏斷暗中自然獨露）草茸茸烟冪冪（一律平懷無彼此）空生巖畔花狼藉（恐墮大功故舉例破）彈指堪悲舜若多（恐墮無功復舉例破）莫動著動著三十棒（今行法令莫犯二病）

僧問法眼如何是佛（請益）眼云汝是慧超（當頭一提）○（主意急處一提旨明就窩打兎）總結（箭鋒相拄）

江國春風吹不起（盡國人呼未曾着意）鷓鴣啼在深花裏（今日請益平常一提）三級浪高魚化龍（慧超悟處聞雷而化）癡人猶戽夜塘水（無智之人逐語生情如乎深夜戽水取魚）

翠巖示衆云一夏已來爲兄弟說話看翠巖眉毛在麼（探竿在手）保福云作賊人心虛（就身打劫）長慶云生也（訶祖詳細）

雲門云關一點一拈○主意垂釣旨明藏鋒總結作家唱和

翠巖天徒千古無對美他句中不露鋒骨關字相酬失錢遭罪只知截人不知自放潦倒保福抑揚難得擒縱殺活自然恰好嘮嘮

翠巖分明是賊句中藏刃暗取人頭白圭無玷誰辨眞假句無稜角誠然難辨長慶相諳眉毛生也獨許知音善拈善點

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借事藏鋒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以機還機○主意藏鋒旨明絕待總結勞答奪窩

句裏呈機劈面來問中雙關當頭不讓爍迦羅眼絕纖埃答處就機人境雙奪東南西北門相對無限輪鎚擊不開理事混然神劍難分

睦州問僧近離甚麼處探竿僧便喝大用親呈州云老僧被汝一喝輪已路人僧又喝有用無照州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是也喝不是也喝喝後如何僧無對果失其照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大用生擒○主意陷虎之機旨明大用全提總結權衡在手

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只解行喝不知機變打草驚蛇戒後强爲若謂騎虎頭二俱成瞎漢若將此喝只作擒縱非但賓瞎亦乃主瞎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或是賓瞎或是主瞎或是實主一時瞎果然明得不可自專直須驗過始得

黃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述名而相如酒所困如此行持何年得醒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人境俱奪意要直領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既無佛法何用開堂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既是無師盜是杜撰○主意提短爲長旨明垂釣爲人總結權衡在手

凜凜孤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本有權衡豈是强勉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聖主不讓豈容禪客

僧問洞山如何是佛請益山云麻三斤平實○主意拈轉話頭旨明無有意路總結問以劫外答以今時

金烏急玉兎速善應何曾有輕觸洞山雪竇徹底爲人展事投機見洞山跛鼈盲龜入空谷只去事上鑽研正如跛鼈盲龜撞入空谷何年得出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平實相通舉例合看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你若只在事上正好拍手大笑咦此之一笑是賞是罰是事是理請着眼看

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請益辨主陵云銀椀裏盛雪當央直指○主意明宗旨明絕待總結問偏答正

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椀裏盛雪句不立玄故乃識欸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諸人自知負墮闕可如有不知更問

明眼入始得 提婆宗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風 雪竇盡力提持 若然會得便解返擲

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 請益 門云對一說 當央直指

○主意明宗旨明絕待 總結 當頭直指

對一說太孤絕 句絕其比 無孔鐵椎重下楔 問無孔竅答絕方隅 閻浮樹下笑呵呵 昨夜驪龍拗角折 雪竇大笑諸方任是英靈也掃猜不得 別別 不同諸方要人着眼 韶陽老人得一橛 只有湛水之波而無滔天之浪

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 悟非世理特呈解問 門云倒一說 就機一點 ○主意見機而作旨明就身打劫 總結以楔出楔

倒一說分一節 分明放過把手同行 同死同生爲君決 或明或暗 諸分合出 八萬四千非鳳毛 人雖衆多無一英俊 三十三人入虎穴 大手宗師方能爲作 別別 故意提起介人着眼 攪攪匆匆水裏月 影影灼灼如水中月戒其學者情見未忘

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 借事藏鋒 清云還得活也無 以機驗機 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 若只在殼豈不被笑 清云也是草裏漢 雖不住死又在其活故乃鏡清一點一拈 ○主意拈情旨明爪牙 總結 權衡在手

古佛有家風對揚遭貶剝 主賓相交今古皆然 子母不相知

是誰同啐啄 啐啄未忘機境交加子母雙忘對待何有 啄 主之追處 覺 賓之呈處 猶在殼 去死存活 重遭撲 身困於活又遭其點 天下衲僧徒名邈 其僧活潑潑地尙遭其點天下衲僧徒勞向此名摸

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請益 林云坐久成勞 平實直指 ○主意明宗旨明絕待 總結 信手拈來

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却䭾 天下衲僧皆如香林心不立玄偏不附物自然輕快 左轉右轉隨後來紫胡要打劉鐵磨 盡情說了你再立玄附物似紫胡打劉鐵磨一般

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 仁義之問 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 有縫今時無縫實際 帝曰請師塔樣 就機一拶 師良久 全身直示 會麼 恐失追復 帝曰不會 實供 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 一囑二薦 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 源云相之南譚之北 雖不存意暗拈二邊 中有黃金充一國 盡力傍通 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註上良久不墮偏方不居正位 ○主意當央直示旨明不落階級 總結 一呈一註

無縫塔見還難 實際不受何有其見 澄潭不許蒼龍蟠 國師耽源皆是死水恐逐生情故乃拈之 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非但此時今古榜樣

俱胝和尙凡有所問只竪一指 當央直示

○主意觀面相呈 旨明大用現前 總結 一切即一

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 一生不改 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龜 戒勉後來不求大悟 若學俱胝只去竪指

但接盲龜此點 有識無用之鷩

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請益 微云與我過禪板來 句裏呈機 牙取禪板與微 半醉半醒不知蹉過 微接得便打 大用全提 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 空受痛棒不領大旨强作主宰反言無意 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濟濟接得蒲團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 行德同前

○主意明宗 旨明大用 總結 正令全提

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 言他鑽入死水不能活處 行機蒲團禪板在自手中反與人打 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分付與盧公 雪竇自言若道無有祖意當時直要打出祖意

師拈云這老漢也未勦絕復成頌曰 恐逐境奔 故再呈頌

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祖燈 撥去玄妙 意要直領 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恐墮孤危 故指平實

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 問是借事用明空劫 門云蓮花 直截明宗 僧云出水後如何 用明今時 門云荷葉 同前

○主意當央直指 旨明無有意路 總結 問有彼此答無是非

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如何未出時 出水何如未出何如若乃見得方知不在兩頭 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若不須旨只去出水未出上 問轉生其疑何時得了

雪峰示衆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 人多因於孤危故欽明其平實 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 喪其法身失其慧命莫道究用遠本已失故日大有 僧擧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 見放無收 拐人題已 雖然如此我即不然 意在等問 僧云和尙作麽生 就機一撥 沙云用南山作麽 恐逐其言 故乃拈之 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峰面前作怕勢 一呼一遣 權實並行

○主意垂釣爲人 旨明作家相見 總結 父子唱和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 機峻無敵 若萬仞崖 須是作者方無阻隔 稜師備師不奈何喪身失命有多少 處放沙收 總不當機 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 用得當央 故難得也 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峰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 須然大用全彰 當裏了無踪跡 如今藏一

乳峰前來者一一看方便(於今盡在此處各人應須着眼) 師高聲喝云看脚下(拽向鼻孔大用急提)

保福長慶遊山(日用生涯) 福以手指云這裏便是妙峰頂(此爲絕頂以驗同道) 慶云是則是可惜許(若執於此盡困中途) 師著語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什麼(一个說是一个不是我於同行圖个什麼點他二家總是無端) 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是是大功不是是無功二者總是階級向後不道無人過此要至此地二者皆少) 後畢似鏡淸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遍野(若不具眼看破便被他裁)

○(主意呈機探拔旨明遮相酬唱) 總結(總是心倖)

妙峰孤頂草離離(直饒妙絕今古二人總是葛藤) 拈得分明付與誰(指示分明你却與誰) 不是孫公辯端的髑髏著地幾人知(拈前公案)

劉鐵磨到潙山山云老牸牛汝來也(點他動落今時) 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隔身反點靜沉死水) 山放身臥(截斷兩頭) 磨便出(回互不犯) ○(主意見機而作旨明作家相見) 總結(心倖)

曾騎鐵馬入重城(磨之不懾慣便如將) 勅下傳聞六國淸(山如帝令天下太平) 猶握金鞭問歸客(磨之反問你還去否) 夜深誰共御街行(末後二人不坐正偏故曰誰共)

蓮花峰庵主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這裏爲甚不肯住(透得本地因何不住) 衆無語(不知落處) 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執於大功盡未到家) 復云畢竟如何(徹前審後) 自云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直須絕跡莫執大功)

○(主意垂釣爲人旨明大功不宰) 總結(轉功就位)

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峰萬峰不肯住(菴主轉功就位尊貴轉位就功故曰不住) 落花流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處去(塵塵獨露利利全彰無古無今更向何去)

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辯主) 丈云獨坐大雄峰(全身擔荷) 僧禮拜(一謝具眼二點獨尊) 丈便打(正令雙截)

○(主意呈機旨明大用) 總結(權衡在手)

祖域交馳天馬駒(法中自在如駒絕絆) 化門舒卷不同途(擒縱殺活豈定一機) 電光石火存機變堪笑人來捋虎鬚(僧須具見不料其力丈機迅速善敵當鋒)

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借事呈解) 門云體露金風(就機一點拈他大功) ○(主意見機而作旨明就身打劫) 總結(以見遺見)

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主賓相符) 三句可辯(一句具三一皎然明白) 一鏃遼空(三句外看射空無敵) 大野兮涼飇颯颯長天兮疎雨

濛濛（恐滯竿頭故示剎塵）君不見（令人著眼）少林久坐未歸客靜依熊耳一叢叢（恐落平實故指面壁且道是樹凋葉落是體露金風）

南泉參百丈惟政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探拔）泉云有（供自見處）丈云作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以見驗見）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只知供款不知失見）丈云說了也（點不疾從）泉云某只與麼和尚作麼生（見自失節返追他用）丈云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須乃推惡離已亦註非言可及）泉云某甲不會（見機嚴密更探其的）丈云太煞與汝說了（先已盡情何必重問）○（主意探竿在手旨明就身打劫）總結（乾出其身）

祖佛從來不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本無一法妄生取捨）明鏡當臺列象殊（丈如明鏡絲毫不昧）一一面南看北斗（一一著眼是說不說）斗柄垂無處討（當面直註何又更尋）拈得鼻孔失却口（若逐其句顧前失後顧後失前）

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引敎請益）隋云壞（直指明宗）僧云與麼則隨他去（迷宗逐句）隋云隨他去（同前）○（主意明宗旨明絕待）總結（隨流得妙）

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壞與不壞問處兩關）可憐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當時不識後過投子點破復往）

（大隋雪竇點他兩處蹉過）

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驗主）州云鎭州出大蘿蔔頭（直下明宗）○（主意直指旨明絕待）總結（平常無生）

鎭州出大蘿蔔天下衲僧取則（天下衲僧取此爲極）只知自古自今爭辯鵠白烏黑（須然今古無差爭奈難分黑白）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言這老賊善捷人眼）

麻谷持錫到章敬遶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呈機校勘）敬云是是（照用同時）師著語云錯（恐陷其是故乃拈之）谷又到南泉遶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照用同時）師著語云錯（恐陷不是故乃拈之）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道不是（逐句雙疑）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過在於汝非干師事情逐於境豈不喪身）○（主意辨驗旨明拈情）總結（權衡在手）

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會得兩錯是非皆絕）古策風高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杖上清風高超一切）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前拈大功今拈無功任是作者亦當治無）

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請益）濟下禪床擒住一掌便托開（全提大用）定佇立（情絕其路）傍僧云定上座何不

禮拜(見失傍提)定方禮拜忽然大悟(因此違彼)
○(主意直指 旨明大用)總結(正令全提)
斷際全機繼後蹤(黃蘗全機臨濟紹之)持來何必在從容(當央)
(分付何必又疑)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定公疑高)
(如山臨濟一掌粉碎)

陳操尚書看資福福見畫一圓相(暗機爲驗)操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何更畫一圓相(退已點人)福便掩却門(因便一截)師云陳操只具一隻眼(點他見前失後)
○(主意探干 旨明大用)總結(權衡在手)
團團珠繞(福之圓相)玉珊珊(操之言錄)馬載驢馱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客(船裝馬載只當尋常)釣鰲時下一圈攣(不用多端)
(一機足矣)師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須言無事天下禪流幾人能出有無之殼)

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探拔藏錄)僧云廬山(實供)山云曾到五老峰麼(撥轉別驗)僧云不曾(同前)山云闍黎不曾遊山(點他不達)
雲門云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言不行捧只打葛藤)
○(主意探干 旨明平懷)總結(就事藏錄)
出草入草誰解尋討(門出山入誰生分別)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平懷拈出免生異見)左顧無暇右盼已老(註上之機當無疑錯)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透名失旨)
(舉例故點)

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平常藏錄)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入就一追)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前後具實)殊云多少衆(細搜其見)著云或三百或五百(依舊逐句)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返問)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照用同時)著云多少衆(兩處如常)殊云前三三後三三(當央直截)
○(主意探拔 旨明直指)總結(老婆心切)
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遍界全彰誰說對談)堪笑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欲識二三盡在此笑)

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首座云和尚什麼處來(因事辯主)沙云遊山來(就事呈解)座云到什麼處來(細辯來源)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句甚英美)座云大似春意(點逐今時)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蕖(拈他死水)師云謝答話(一個今時一個劫外雙點雙拈)
○(主意探竿 旨明絕待)總結(作家相見)
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若達平常無事不了)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拈前公案)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雪竇呈機)

長沙無限意(拈起令看)咄(恐落平實擧令一截)

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上句奪境下句奪人意在直須豈可量)○(主意直下明宗旨明心法不二)總結(垂釣爲人)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泉作琴(上拈公案下呈其機)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盡情吐露不須大旨如秋涼水豈不曉也)

風穴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搖撼不動亦無縫罅)去即印住(不合逐境)住即印破(不合立玄)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不住二邊正當恁麼又作麼生)盧陂長老出問某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識句拈情)穴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騕泥沙(慣釣巨鯢豈怕青蛙)陂佇思(失情)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你道不搭因何無路)陂疑議(進退無門)穴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提前通後)陂擬開口(左右絕路)穴又打(當央直截)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傍觀者哂)穴云見箇什麼(審他見處)主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合行不行合止不止)穴下座(非只盧陂亦有風穴故就拂迹)○(主意大用全提旨明搴旗奪鼓)總結(權衡在手)

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令却倒流(一喝中具三玄三要莫道盧陂任是長江一喝倒流)

僧問雲門如何是淸淨法身(請益)門云花藥欄(平實一指)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直須如何)門云金毛獅子(當央一點)○(主意搜同鼻孔旨明無有意路)總結(權衡在手)

花藥欄莫顢頇(要人仔細)星在秤兮不在盤(意在花藥闌上不在法身如秤在斤兩上不在定盤星上)便與麼太無端(先執法身後執平實總非本分故曰無端)金毛獅子大家看(人人皆有此等二病便是英才也須着眼)

陸亘大夫語南泉云肇法師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也甚奇怪(只見句奇不知自味)泉指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當央直截點他錯認)○(主意拈轉話頭旨明直下明宗)總結(法創爪牙)

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根境對偶識生其中恐成心境故曰不在)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物我雙絕天地何有沓無一念故曰誰共)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呈機驗主)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已見來情故乃拈之)○(主意探竿旨明拈情)總結(是精識精)

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鑑作家(甦後同絕只可自知何必驗人)古佛尙言曾未到不知誰解撒塵沙(已到之人又言未到誰能過此別說奇特)

龐居士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指空中

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機爲驗一切無過全禪客云落在甚處只知驗人不知失已士打一掌當央直指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牛點牛拈士云汝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點他情見全云居士作麼生果不識機士打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正令一截註上逐句師別初問處握雪便打一起便截免得葛藤

○主意探竿旨明大用總結權衡在手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開口便打他縱機陵不能掃手

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瀟洒內心外境通是一眞瀟洒絕碧眼胡僧難辨別一眞若空言思無路

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就偏問正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就偏指正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就正問正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見逐其正復指其偏

○主意正偏互換旨明左右無拘總結不住二邊

垂手還同萬仞崖垂手不居正位萬仭不住偏方正偏何必在安排隨緣應用自然恰好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獹空上堦不領大旨只逐其句學例點罰

禾山垂語云習學謂之聞出口入耳絕學謂之鄰沉空滯寂過此二者是爲眞過不落有無方明本分僧云如何是眞過因便一追

山云解打鼓恐滯一見故指平實僧云如何是眞諦非一切法山云解打鼓僧云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一拈一放山云解打鼓僧云向上人來如何接尊貴中人如何提携山云解打鼓○主意拈轉話頭旨明無有意路總結直下明宗

一拽石二搬土撥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輥毬三處須是太用省在孤危學例合看爭似禾山解打鼓不似禾山用得平實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告報諸方不得瞞盱孤危平實須要兩段分明則可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編僻州云我在靑州作領布衫重七斤當央直指○主意明宗旨明絕待總結信手拈來

編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問是編僻答處絕情如今拋擲西湖裏下載淸風付與誰編僻之問平實之答徹底掀翻名曰下載

鏡淸問僧門外什麼聲探竿僧云雨滴聲實供淸云衆生顚倒迷已逐物點逐其句僧云和尚作麼生迷已反追淸云洎不迷已合得不迷僧云洎不迷已意旨如可展轉生疑淸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逐句則易撥手則難

○主意遇物明宗旨明句裏呈機總結權衡在手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作雨聲逐物迷已不作雨聲又無摸揉故曰難酬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若作入流忘所述舊迷已逐物會不會南山北山轉霶霈雙舉令看南山北山且道是雨聲是入流

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請益門云六不收當央直指

○主意明宗旨明絕待總結信手拈來

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蓋無意路佛祖難言少林謾道付神光不須言付卷衣又說歸天竺不必言歸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峰宿且道不在諸方你看乳峰誰宿

王太傅入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昭把銚朗翻却茶銚責來頭須太傅見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就事一追朗云捧爐神只知呈機不知失智傅云既是捧爐神為什麼翻却茶銚。一點二探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點他失事罷職傅拂袖便去責他搜短昭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却去江外打野榸不行本分獨杵他人朗云上座作麼生反追其見昭云非人得其便如此下語反惹人性師云當時踏倒茶爐如此行令誰敢當鋒

○主意違宗失旨旨明惹火燒身總結不守本分

來問若成風太傅之巧應機非善巧朗之迷宗可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滿藏不響牙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迴雪老自誇踏爐之機無敢當堵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借事呈解出過凡聖以何為道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就見一路反追求趣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法窟爪牙當央一點峰云老僧住持事繁不辨賢愚退已一路

○主意互換旨明心倖總結作家相見

透網金鱗休云滯水出過佛祖無不自在搖乾蕩坤振鬣擺尾千尺鯨噴洪浪飛一聲雷震清飇起三聖如鯨變化雪峰如雷相送清飇起天上人間知幾幾二人之妙世非有比

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請益門云鉢裏飯桶裏水函蓋相應

○主意直下明宗旨明無有意路總結信手拈來

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嘴難上之奇逐身是口不能分訴北斗南星位不殊一一當然悉無動轉白浪滔天平地起悉滯定盤所以又破忽乃顛拈倒用你却又作麼生擬不擬止不止箇箇無裩長者子欲行不能行欲止不能止又如無裩小女更去人前馳騁

梵絕老人天奇直註雪竇和尚頌古上

尭絕老人天奇直註雪竇顯和尚頌古下

金臺慈仁沙門　性福　編集

古杭菩疊禪寺　淨深　重梓

雪峰住庵二僧來拜峰見兩手托門放身出云是什麼當央直示恐蹉再提僧云是什麼失見悞問峰低頭歸庵全提向上僧到巖頭頭問什麼處來就事藏鋒僧云嶺南來具賓頭云曾到雪峰麼不見來歷所以再勘僧云曾到同前頭云有何言句細辨來源僧舉前話依舊不違他道什麼審其始終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只知供款不知着賊頭云噫嘆峰不遇知音點僧當面蹉過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隔身傍註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始終未決頭云何不早問賊打不妨僧云未敢容易實供頭云雪峰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隔身點罰要識末後句只這是竭力提持

○主意當央直示旨明句裏藏機總結不遇知音

末後句爲君說舉前引後明暗雙雙底時節雪老低頭岩頭批判內外不失其機句中理事通融故曰雙雙同條生也共相知相知明同不同條死還殊絕殊絕暗異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暗中既異不得祖心任是佛祖也要辨別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

雪夜是暗雪是明正當此時四海咸來你看誰明誰暗

僧問趙州久響石橋到來只見略彴借事驗主眇覷趙州州云汝只見略彴不見石橋就見反追深識來風僧云如何是石橋就機驗機州云度驢度馬當央直指○主意主賓互換旨明無有意路總結心律

孤危不立道方高諸方孤危此老平實入海還須釣巨鰲大海不釣其蝦大智不爲小德堪笑同時灌溪老解云劈箭也徒勞用處一般爭柰尖新

馬祖與百丈行見野鴨飛過祖云是什麼就物明宗丈云野鴨子實供祖云什麼處去也前之已蹉後之復提丈云飛過去也依舊不違祖扭丈鼻丈作痛聲祖云何曾飛去大用全提

○主意隨緣合人旨明就事明宗總結老婆心切

野鴨子知何許審其下落馬祖見來相共語過物合歸免陷他方話盡山雲海月情依前不會還飛去盡情兩次依舊不會欲飛去却把住恐逐外物故扭其鼻道道活處垂釣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常理僧云西禪同上門云西禪有何言句探竿僧展兩手呈機驗主門打一掌一截二驗僧云某有話在一拈二辨門展兩手劈箭奪高僧無語伎倆已盡門便打正令全提

○主意就打劫旨明全提正令總結權衡在手

虎頭虎尾一時收（前後兩打）凜凜威風四百州（正令一行十方）

（坐斷）却問不知何太險（只知展手奪機不知有險）師云放過一著

（雪竇不惜點他二人不顧前後）

道吾與漸源一家弔慰源拍棺云生耶死耶（就事請益）吾云生耶不道死耶不道（就機直指）源云為甚不道（可惜錯會）吾云不道不道（始終不改）回至中途源云快與某道不道打和尚去（自昧反怪）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盡心盡力無能分解）源便打（瞎打屈受）道吾遷化源至石霜學前話霜云生耶不道死耶不道（當央直提）源云為甚不道（似見不見故又復追）霜云不道不道（要他直領所以不那）源方有省（始見全提）一日將鍬於法堂上東邊過西西邊過東（呈機求註）霜云作什麼（探竿在手）源云覓先師靈骨（影草隨身）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恐執孤危以活拈死）師著語云蒼天蒼天（一截二拈）源云正好著力（正好用心）霜云一物也無著什麼力（恐執平實以死拈活）源持鍬便行（截斷二邊獨明向上）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不立

一法正（　）主意以機呈機
□靈骨 旨明就竊打兎）總結（不落堦級）

兎馬有角（劫外徹於今時）牛羊無角（今時徹於劫外）絕毫絕氂（不容

一法）如山如嶽（全機獨露四句只明道吾答處）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石霜太原一並拈出）無處著（恐後滯無故拈合看）隻履西歸曾失却（遂應葬於熊耳葱嶺獨露且問諸人是生耶是死耶）

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借事呈解）山云放出關中主看（就見撥見）良云與麼則知過必改（以見首見）山云更待何時（見首就過）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一拈二點）山云闍黎且來（見其不免勉強招回）良回首（失其主張）山云一鏃破三關且止（不用誇功）試與欽山發箭看（我作其主你是射看）良擬議（情封於物現成不知）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法窟爪牙）

○（主意見機而作旨明搶旗奪鼓）總結（權衡在手）

與君放出關中主放箭之徒莫莽鹵（山乃風行草偃良公太煞想心）取箇眼兮耳必聾捨箇耳兮目雙瞽（見沉取捨放失來機）可憐一鏃破三關（空拶虛名）的的分明箭後路（現成空缺喚其無眼）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為心祖（要識主中之主須明空劫已前方能不落心鏡聖凡）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心伴辯主）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全身指註）僧云此又是揀擇（逐句反追）州云田庫奴（當央一點）什麼處是揀擇（急處一提）僧無語（情封於物）

○（主意句裏呈機旨明盡力提持）總結（權衡在手）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幽深如海堅固如山蚊虻弄空裏猛風
螻蟻撼於鐵柱州如猛風鐵柱僧如蚊虻螻蟻揀兮擇兮當軒布
鼓示後急提如鼓當央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心伴驗主
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訴不下隔身點罰
○主意拈情旨明爪牙總結言思無路
象王嚬呻獅子哮吼自在無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莊十
絕待南北東西烏飛兎走雪竇呈機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
尚如何為人心伴驗主州云何不引盡此語就身套他僧云某
只念到這裏輸已陷人州云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以見
這見○主意紅綿套索旨明法窟爪牙總結權衡在手
水洒不著風吹不入一切不到虎步龍行州之全威鬼號神
泣僧之悲愁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擧古例今
傍通大用
雲門以拄杖示衆云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去了
山河大地什麼處得來契理於心外相何有
○主意理非外物旨明垂釣為人總結心境不二

拄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奔法本是心何必言悟杖本是龍何必
言化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不須誇化曝腮者何必喪膽
忘魂不須言點拈了也拈了二邊聞不聞知不知也直須洒洒落
落不住化點自然乾淨休更紛紛紜紜若逐化點便遭困苦七十二棒
且輕恕執悟可恕一百五十難放君若又迷悶更加倍打師驀拈
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雪竇全提大用大衆當機辜負
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機塵不立一性圓明不立一
塵家國喪亡機盡情忘杳無依倚師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
底衲僧麼未有得者我與你立○主意垂釣旨明無住總結大功不宰
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基去妄明眞謀臣猛
將今何在萬里清風只自知獨得無共
雲門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明其依報中有一寶秘
在形山寶隱在身拈燈籠來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恐乃
情解今故直指○主意明宗旨明拈情總結破權顯實
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急看是誰雲冉冉水漫漫先指其人
恐執本證今示平實明月蘆花君自看明月非蘆花形山非大寶應須着眼自看
南泉一日兩堂爭猫泉提起猫云道得即不斬全機垂釣
衆無對不妨截斷泉斬猫為兩段凡聖不存

○（主意直下明宗 旨明正令全提）總結（截斷是非）
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烟塵不奈何（有名無實）賴得南
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正令一截）
南泉擧問趙州（疏通前旨）州脫鞋戴出（親呈大用）泉云子在救
得猫兒（出身賞德）○（主意垂釣 旨明大用）總結（父子唱和）
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閑遊（美德無拘）草鞋頭
戴無人會歸到家山卽便休（合心便罷）
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雙截驗主）世尊良久（當央直示）
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有無如雲良久）
（如日故呈其悟）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
入（決疑故審）佛云如世良馬見鞭而行（外道之俊如馬見鞭）
○（主意就機一指 旨明當央直示）總結（見兎放鷹）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一迷本心便逐兩頭）明鏡忽當臺
當下分姸醜（良久如鏡有無自分）姸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
處生塵埃（有無一分佛慈自見）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
喚得回（因思外道之俊故示阿難之慈）喚得回鳴指三下（責前戒後免墮）
（大功）
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去妄明眞）龍云山

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當央直指）
○（主意拈轉話頭 旨明平實絕待）總結（問正答偏）
問曾不知答還不會（問以劫外不知劫外 答以今時不會今時）月冷風
高古巖寒檜（雪老自呈）堪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
（不犯動靜當央直指）手把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法身如珠答處如鞭）不
擊碎增瑕類（若不打破便執爲奇）國有憲章三千條罪（違法損身）
（執功失位）
雲門垂語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佛驗性柱驗形性形）
（相交且道是誰）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當央直指）
○（主意垂釣 旨明絕待）總結（不存玄解）
南山雲北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覩（會得上機佛祖皆見）新羅
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新羅明格外大唐明本地只要活潑）
（不可定榨）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苦樂須混金糞兩辨）
（休把古佛而爲露柱）
岩頭問僧什麼處來（常情）僧云西京來（亦同）頭云黃巢過
後收得劍麼（就事藏鋒）僧云收得（逐句妄答）岩引頸近前云囙
（一呈二驗）僧云師頭落也（只見他落不知自落）頭大笑（點他昧巳反責他人）僧
到雪峰峰問什麼處來僧云岩頭（問答同前）峰云有何言

句審其來由倚學前話峰打三十趂出光前絕後

○主意就事明宗旨明大用現前總結藏鋒陷虎

黃巢過後曾收劍大笑還應作者知此劍此笑作者方知三

十山藤且輕恕棒處喫打又且可恕得便宜是落便宜引顯大笑

只道得了便宜不知全失便宜

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士於座上揮案一下下座大用

全提帝愕然驚訝志公問陛下還會麼見蹤急提帝云不會具供

公云大士講經竟不免註上○主意當央直指旨明大用全彰總結正令絕待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來梁土惹埃塵言不守分却來講經當

時不得志公老也是恓恓去國人不是志公扶持亦同達磨出國

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探竿聖云慧寂劈箸奪窩山云慧寂

是我收機反驗聖云我名慧然一呈二收仰山大笑一呈二賞

○主意收放交互旨明就身打劫總結作家相見

雙收雙放若為宗擒縱殺活二俱作家騎虎由來要絕功普如

騎虎各各無傷笑罷不知何處去杳無蹤跡只應千古動悲風

如此之才可為榜樣

南泉歸宗麻谷去拜忠國師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

道得即去暗機為驗宗坐於圓相坐斷報化當央直示谷作女拜曲為

今時大用親呈泉云與麼則不去既具如此何往他爺宗云是何心倖

一點一拈前後相違○主意探竿旨明大用總結作家相見

由基箭射猿遶樹何太直問如發答如箭二人並中其的千箇與

萬箇是誰曾中的作者須多不如二老相呼相喚歸去來曹

溪路上休登陟盡古盡今不過如此復云曹溪路坦平為甚

休登陟雪老垂釣

百丈問溈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鎖口探拔山云却

請和尚道以見探拔丈云不辭向汝道已後喪我兒孫一推

二拈○主意探拔旨明返擲總結以機遣機

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不逐言句如虎出草十洲春

盡花凋殘百年一春須奇非比珊瑚樹林日杲杲山奪師機還問於師

如珊瑚樹奪日之光返照於日

百丈問五峰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峰云和尚也

須併却以見截見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一賞罰

○主意探拔旨明直截總結劈箸奪窩

和尚也併却龍蛇陣上看謀略如臨大陣以將殺將令人長

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問如飛鶚答如神箭首不放空

百丈問雲巖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巖云和尚有

也未(逐句違令) 丈云喪我兒孫(當頭一點) ○(主意探拔旨明失互) 總結(見不離位)

和尙也有未金毛獅子不踞地(只知逐句不能返擲) 兩兩三

三舊路行大雄山下空彈指(見不超群彈指空嘆)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有句無句非有非無句非非有非非無句四句一離百非自絕) 請師直指西來意(心俸驗主) 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全機直指不妨蓋覆) 問取智藏去(推惡去已) 僧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尙(照用同時) 僧云和尙敎來問(具供) 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非父不生其子) 僧問海海云我到這裏不會(只知盡法不管無民) 僧擧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當央直示) ○(主意直指旨明絕待) 總結(權衡在手)

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句中無味) 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不留蹤跡臨濟未及) 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只我知(離句絕非何有共知)

金牛和尙每至齋時自將飯桶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大用全提) 師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恐落機境辜負金牛故乃拈之) 僧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疑問) 慶云大似因齋慶讚(照用同時)

○(主意垂釣旨明大川) 總結(作家唱和)

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持來分付他(當央分付) 若是金毛獅子三千里外見諸訛(未擧先知)

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是如何(請決其疑) 光作舞(大用親呈) 僧拜(投他知見) 光云見箇什麼便拜(審他見處) 僧作舞(果逐機境) 光云這野狐精(一點二拈) ○(主意拈情旨明大用) 總結(權衡在手)

前箭猶輕後箭深(作舞是前箭野狐是後箭) 誰云黃葉是黃金(執葉失金執功失位) 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若在情識誠陷天異)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過犀牛扇子來(言中有響) 者云扇子破也(見供) 官云扇子旣破還我犀牛兒來(法空追人) 者無對(忙然失所) 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有性無相故日不全) 師云我要不全底頭角(我正要性) 石霜云若還和尙即無也(與你我無) 師云犀牛兒猶在(知在莫昧) 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大用全彰) 師云適來爲甚不將出(佐不恁時) 保福云和尙年尊別請人好(頗懂雖侍) 師云可惜勞而無功(反恩爲讐) ○(主意就事明宗旨明句裏呈機) 總結(作家唱和)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著元來總不知(凡聖皆具自昧絕知) 無

限諸老清風扇子與頭角犀牛盡同雲雨去難追如雲若雨一去
難追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今請禪客各下
一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垂釣僧出云大
衆參堂去拈前截後師喝云抛鉤釣鯤鯨釣得箇蝦蟆
便下座法窟爪牙末後拂迹
世尊一日陞座當央直示文殊白槌云大用驚衆諦觀法王法
法王法如是盡情註解世尊下座見殊漏泄不免乜迹
○主意直示旨明大用總結師資唱和
列聖叢中作者知唯佛與佛乃能知之法王法令不如斯若是
作者未舉先知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槌於今若有
英靈何用白槌頌古
僧從定州到烏臼臼云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探竿僧云
不別影草臼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一拈二截僧云棒
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一點二拈臼云今日打著一箇又
打三下據令而拈僧便出見機嚴峻不免回互臼云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一呼二點僧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一奪二還臼云
汝要山僧與汝紅綿套索僧奪臼棒打臼三下以令行令臼云
屈棒屈棒驗已陷人僧云有人喫在就見一遭臼云草草打著

箇漢見機深賞僧禮拜點他自誇臼云却與麼去拈他劣見僧大笑
深賞作家而出臼云消得與麼消得與麼拈他不消如此賣弄
○主意主賓互換旨明作家相見總結皆有權衡
呼則易遣則難縱而能奪收而能放二俱作家所以深賞互換機鋒仔
細看更令後人可看其妙劫石固來猶可壞滄溟深處亦須
乾劫石尚壞滄海可乾此行難得烏臼老烏臼老幾何般能放能收忽賓
忽主與他杓柄太無端佛祖權衡善及平分
丹霞問僧甚處來僧云山下來問答皆實霞云喫飯了也
未未辨再審僧云喫了具供霞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
麼須是審他十分爪牙僧無語忙然絕所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
報恩有分因甚不具眼借機驗機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
漢雙截雙拈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盡令而行又作麼生福云道
我瞎得麼盡情說了我還瞎否現成公案可惜錯認
○主意探竿在手旨明欺瞞做賊總結二勝二負
盡機不成瞎按牛頭喫草責他情見有陷後人四七二三諸
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一切佛祖皆是直指不以本分豈不壞法過咎
深無處尋天上人間被陸沉既昧大旨無不遭陷
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請益門云餬餅當央直指

○主意拈轉話頭 旨明無有意路 總結 直下明宗

超談禪客問偏多 縫罅披離見也麼(只知要超佛祖不知打作兩橛) 餬餅壓來猶不住 至今天下有誵訛(當縫一塞又不渾淪故曰誵訛)

古有十六開士 隨僧沐浴 忽悟水因(觸水而悟) 諸禪德 作麼生會他妙觸宣明成佛子住(令人着眼身境俱絕 一道清孤各住佛地) 也須七穿八穴始得(若住清孤墮於大功 直須撒手始無拘繫)

○主意引致破情 旨明就路還家 總結 大功不宰

了事衲僧消一箇 長連床上展脚臥(大了底人只消一个何必用多) 夢中曾說悟圓通 香水洗來驀面唾(若執我悟圓通依舊作夢似這般人只好驀臉唾)

僧問投子 一切聲是佛聲(心偉) 子云是(路虎之機) 僧云和尚莫屎沸碗鳴聲(自屎不臭一點一拈) 子便打(正令全提) 又問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只知驗人不知人驗) 子云是(賣身套他) 僧云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同前) 子便打(同前)

○主意輸已陷人 旨明大用全提 總結 權衡在手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應用甚活) 放一得二 同彼同此(一个是字前後無空) 可憐無限弄潮人 畢竟還落潮中死(僧陷投子反被子打如弄潮人還死潮中 若然得活投子十分太險) 忽然活 百川倒流鬧聒聒(雪老出脫這僧)

僧問趙州和尚 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請益) 州云 急水上打毬子(水急不存一物[illegible]上) 復問投子 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沉疑再決) 子云念念不停流(雙註前法)

○主意正案傍提 旨明句裏呈機 總結 入就藏鋒

六識無功伸一問(六根渾然故曰無功) 作家相共辯來端(趙州投子二俱作家) 茫茫急水打毬子 落處不停誰解看(不存一物誰人解看)

僧問藥山 平田淺草 麈鹿成羣 如何射得麈中主(借事驗主) 山云看箭(以見用見) 僧放身便倒(見機而作) 山云侍者拖出(以見遣見) 僧便走(逐句行機) 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法窟爪牙據款結案) 師拈云 三步雖活 五步須死(前不構村後不迭店終不勦絕)

○主意見機而作 旨明拔旗奪鼓 總結 權衡在手

麈中麈 君看取(令人着眼) 下一箭 走三步(未出綣繢) 五步若活成羣趁虎(若解番身誰敢當鋒) 正眼從來付獵人(大手宗師須還藥山) 師高聲云看箭(末後垂鈎)

維摩詰問文殊師利 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探竿) 殊

云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言語不通] 無示無識[示識] 不及離諸問答[問答皆離] 是為入不二法門[以無遺有一切掃蕩] 於是文殊問維摩我等各自說已[三十二士各說法已] 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返請其住] 師曰維摩道什麼[恐逐良久] 一提[急處] 復云勘破了也[點破默然拈其不露]

○[主意採竿旨明向上] 總結[遞相演揚]

咄[大用全提] 這維摩老[一提發力] 悲生空懊惱[辜老漢不遇知音] 臥疾毗耶離全身太枯槁[示其微疾不存一見] 七佛祖師來一室且頻掃[除去所有接待文殊] 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衆皆有言當央默示] 不靠倒金毛獅子無處討[非是靠倒佛祖到此亦不能言]

僧到桐峰庵主處便問者裏忽逢大虫又作麼生[借事錄藏] 主作虎聲[以機示機] 僧作怕勢[就見行見] 主大笑[賞其知音] 僧云這老賊[拈上之見] 主云爭奈老僧何[一誇二驗] 僧休去[推惡已靡] 師云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點他不解收放]

○[主意見機而作旨明遇物明宗] 總結[隨緣應用]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不行正令只打葛藤] 好箇斑斑爪牙未備[二俱二見] 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師資作家拳倒合看] 大丈夫見也無收虎尾兮捋虎鬚[拈起]

[合看如此擒縱始是作家]

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光明[皆有靈光因何不見] 自代云廚庫三門[恐陷竿頭故示利塵] 又云好事不如無[恐執平常復再拈之]

○[主意當央直指旨明不落二邊] 總結[老婆心切]

自照列孤明為君通一線[是境皆顯我又重示] 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以無拈有恐執大功] 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以有拈無恐執大功]

雲門示衆云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若作藥病那是自己]

○[主意破執旨明垂釣] 總結[情拈]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大錯[古今作藥古今大錯] 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妄生穿鑿若不穿鑿終是死見自然開豁] 錯錯[此乃拈無] 鼻孔遼天亦穿却[不落有無亦非作家何故不解入鄽垂手]

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利生接物忽有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迷已逐物顛倒難接] 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對面親呈空示如瞎] 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開示顯揚空說如聾] 患啞者教他說又說不得[風月盈懷空具如啞] 且道作麼生接[審衆如何] 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有靈驗[非干佛法自無手段] 僧請

舉雲門門云汝禮拜著（風行草偃）僧禮拜起（所旨不辨）門以拄杖拄（當央直呈）僧退後（依然不辨）門云汝不患盲（當頭直點）復喚近前來（一急一提處）僧近前（聽旨不辨）門云汝不患聾（當頭直點）乃云還會麼（一急一提處）僧云不會（直供）門云汝不患啞（當頭一點）其僧於此有省（方達全機非識可及）○（主意垂釣爲人旨明當央直示）總結（權衡在手）

盲聾瘖瘂杳絕機宜（向上一着根境不到）天上天下（該羅六道）堪笑堪悲（笑他盲者不盲悲他不啞卻啞）離朱不辯正色（百步能見秋毫於此正是瞎漢）師曠豈識玄絲（隔山聞蟻爭闘於此正是聾人）爭如獨坐虛窗下葉落花開自有時（理本自然豈消安排雪老自誇高超二子）復云還會麼（我已說了你還會麼）無孔鐵鎚（你既不會何異鐵鎚）

雲岩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疑經之言）吾云如人夜中背手摸枕子（手上無眼深夜識枕）岩云我會也（悟理非根）吾云汝作麼生會（審他見處）岩云徧身是手眼（渾然一理更無有疑）吾云道卽太煞道只道得八成（悟則甚的又在大功）岩云師兄作麼生（恐有不諦故求深遠）吾云通身是手眼（就機一拈以見還見）○（主意隔身傍註旨明渾然不二）總結（老婆心切）

徧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此言諸方妄認及至臨時無路）展翅鵬騰六合雲摶風鼓蕩四溟水（道吾提處[illegible]金翅鳥擘[illegible]取龍）是何埃壒兮忽生那箇毫釐兮未止（雲岩悟處似埃忽生如毫未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周遍含容一多無礙自然之道豈用造作）棒頭手眼從何起（卽今棒喝你看卻從何處發現出）

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請益）門云蚌含明月（當央直指）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問答同前）○（上意明宗旨明絕待）總結（坐斷兩頭）

一片虛凝絕謂情（證絕言思）人天從此見空生（學例合看莫守孤危兌執大功於此註破）蚌含玄兔深深意曾與禪家作戰爭（空生又困孤危不知智門平實）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我不見物何不見我不見物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見我不見物此見非對物有見非物有離物存見）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見我不見之地自然無見見問無跡不汝而誰）○（主意直明向上旨明雙離物見）總結（人境俱秘）

全象全牛翳不殊（全象全見象有全牛全見牛無有無之見皆是眼中之翳）從來作者共名摸（古今之人未出有無）如今要見黃頭老剎剎塵塵在半途（不住有無剎塵見佛亦是今時故曰半途）

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出三界了分段之生死貪嗔妄貪嗔不了曰癡）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一切諸法無非直指）不道如來無語只

是如來無二種語不道無有指示只是無別指示 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深見其故又深之 慶云聾人爭得聞點他不覺 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門頭道看透心肝說出骨髓 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屈已從人 福云喫茶去當央一截法寫爪牙 ◯主意探竿在手旨明一逓一刮 總結作家相見

頭兮第一第二臥龍不鑑止水第一第二皆是死水 無處有月波澄有月無龍名之死水 有處無風浪起有龍無月名之活水若是活人不逐死句 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長慶任是作家也遭保福一點

趙州示衆三轉語◯主意學妄明真旨明了性非相 總結不落二邊

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上標下柱 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僞光未見祖安生穿鑿見祖方悟心非外得

金佛不度爐人來訪紫胡同前 牌中數箇字淸風何處無前示其證今示其用若然會得天下橫行

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同前 杖子忽擊著方知辜負我一體一用皆是今時忽然脫落本來辜負

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透已從教十界皆爲輕賤 先世罪業則爲消滅忽悟

天眞何事不學◯主意學機明實旨明幻盡覺圓 總結直下明宗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人人具有忽悟名實 胡漢不來全無伎倆達性得跡對緣應現棲絕功忘凡聖不通 伎倆既無波旬失途瞿曇罷識我也無莫道波旬佛祖不見 復云勘破了也點執拳意在垂手

天平依和尙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頭人也無誇他有舞所以跳躑 一日院見召云從依照用並行 平舉頭忙然失所 院云錯錯在手平行三兩步十分踏跡 院云錯爪牙法窟 平近前依舊不遂 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上座錯深入虎穴 平云從依錯可惜逐句 院云錯太煞威嚴 平休去强作主宰 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共上座商量這兩錯仁義之慈 平當時便行只知不受籠罩不知穿却鼻孔 後住院謂衆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發足南方去時早錯了也訴前之短呈今之長 ◯主意換同鼻孔旨明直下明宗 總結老婆心切

禪家流愛輕薄打草驚蛇 滿肚參來用不著天平自誇參西院 點破無用 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謂當初悔行脚悲他無言笑他 空會錯錯西院淸風頓銷鑠會得這兩錯二老家風一時冰消瓦解 復

云忽有箇衲僧出云錯起前微後雪竇錯何似天平錯鈎垂四海

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請益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梵謂毗盧此云法身帝云不會直供師云莫認自己淸淨法身一拈二註○主意拈情旨明向上總結老婆心切

一國之師亦强名法身不認何存國師南陽獨許振佳聲天下

少並大唐扶得眞天子會踏毗盧頂上行扶持聖上不執法身

鐵鎚擊碎黃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法身一絕更有什麼三千刹海夜澄澄不知誰入蒼龍窟須然絕點純淸不知誰能到此

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借事藏鋒陵云珊瑚枝枝撑著、月當央直指○主意拈轉話頭旨明直截言思總結信手拈來

要平不平有證無用如弱者受强之欺凌僧問在實際巴陵答處將用分付如路拔劍相助免受强者之辱故日要平不平大巧若拙須是兩手分付發箇全身撈倚撫琴與蚌豈不成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若然會得隨緣泛應得大自在無不銛利大冶兮磨礱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此劍天生本非造作良工大冶徒勞拂拭別別既非造作必不同諸高着眼看是何道理珊瑚枝枝撑著月盡情吐露切忌商量

覺絕老人天奇直註雪竇顯和尚頌古下終

94



天童頌古直註

明・性福 編



洸絕老人天奇直註天童覺和尚頌古上

金臺慈仁沙門　性福　編集

菩曇後學沙門　淨深　重梓

世尊一日陞座(當央直示)文殊白槌云(大用驚衆)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盡情註解)世尊下座(見殊漏泄不免拂迹)

〇主意直示旨明大用　總結師資唱和

一段眞風見也麼(人人具足一段眞風世尊親呈天童問你諸人還見眞風麼)

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象(世尊放出春風和氣文殊便乃葉綻花開二人又如經緯交羅織成一錦此言一人作頭一人作尾方得完全而已)無奈東君漏泄何(文殊白槌世尊下座只知拂迹不知漏泄故曰無奈)

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撥却眞俗直問中道)(呈解驗主)磨云廓然無聖(了無一法何安聖諦一一拈二截)帝云對朕者誰(不須其旨逐句返追)磨云不識(當頭一截不容對待)帝不契(不識貨不投)渡江至魏

〇主意拈情旨明向上　總結(不遇知音)

廓然無聖來機逕庭(言不相讓逕直而拈)得非犯鼻而揮斤(聖諦如鼻端之存泥廓然似揮斤之削泥)失不回頭而墮甑(意不相契如甑之破)(武帝復起磨不回頭)寥寥冷坐少林默默全提正令(非是冷坐無言乃是全提正令)秋清月轉霜輪河淡斗垂夜柄(秋清不犯今時月轉不犯劫外當央直示不存毫髮故曰斗垂夜柄)繩繩衣鉢付兒孫從此人天成藥病(祖乃覿面相呈尚不領旨于今只去口傳心受衣鉢相傳豈不慚愧天童非言武帝痛戒後來)

東印土國王請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齋王問云何不看經(尊者當央直示王疑默坐不念)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暗不坐正)出息不涉衆緣(明不坐偏此註上機當央直示)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出入無拘正偏自在不落有無故日常轉)

〇主意當央直示旨明句裏呈機　總結(不明落暗)

雲犀玩月燦含暉(不居陰界暗中獨露)木馬遊春駿不羈(不涉衆緣明中絕相)眉底一雙寒碧眼(尊者雙眼圓明故曰含暉不羈)看經那到透牛皮(貶他大衆空鑽故紙如皮裏眼何時得透)明白心超曠劫(五蘊空也心之盧明空而獨顯)英雄力破重圍(力之威嚴境中縱橫)妙圓樞口轉靈機(機轉靈樞左右無拘)寒山忘却來時路(十年忘却來時路此言衆僧昧已逐緣也)拾得相將攜手歸(閭丘亂塗拾得把手入門尊者於王於衆未歸令歸未出令出式殺婆心)

世尊於衆行手指地云此處宜建梵剎(當央直示恐失再試)帝釋將一莖草插於地上云建梵剎已竟(對面親呈亦塞來意)世尊微笑(大用深賞)〇主意探竿在手旨明大用親呈　總結(作家相見)

百草頭上無邊春信手拈來用得親帝釋信手拈來如春遍地
無揀丈六金身功德聚等閑携手入紅塵世尊婆心全身落草
塵中能作主四心無量爲十界主化外自來賓道箱裝字阿誰不來歸向
觸處生涯隨分足世尊帝釋皆隨其分未嫌伎倆不如人未嫌
我之德行未有不如於天下
僧問淸源如何是佛法大意請益源云廬陵米作麼生
價隔身反點○主意拈轉話頭旨明當機一截總結法窟爪牙
太平治業無象四海不侵萬民樂業漢無功位何象之示野老家風至
淳只管村歌社飲那知舜德堯仁堯舜之道至治無爲野老郊外之民只知村歌社飲不知無爲之化此言淸源饑飡渴飲不知佛法世法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有句無句非有非無句非非有非非無句四句一離百非自絕請師直指西來意心傳驗主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
爲汝說全機直指不妨蓋覆問取智藏去推惡去已僧問藏藏云何
不問和尚照用同時僧云和尚教來問具供藏云我今日頭
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非父不生其子僧問海海云我
到這裏不會只知盡法不管無民僧舉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
黑當央直指○主意直指旨明絕待總結權衡在手
藥之作病鑑乎前聖醫四天下之藥此僧爲病反驗病之作醫必

也其誰勞倦頭痛天下爲病父子爲醫藥之於病且道是誰白頭黑頭兮克
家之子白頭智藏黑頭智海二子克家善能荷負有句無句兮截流之
機有句大師父子無句維摩一默居在當時俱皆截流堂堂坐斷舌頭路堂者
明也父子有言應笑毗耶老古錐笑他把住不如放行
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衆久思示誨請和尚爲
衆說法仁義之心山令打鐘就事行令衆方集見二失一山陞座當央
直示良久便下座只知拂跡不知痕露歸方丈主隨後問云和尚
適來許爲衆說法云何不垂一言不知自失反怪不說山云經
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一點二拈
○主意當央直示旨明大用全提總結向上
癡兒刻意止啼錢出口入耳盡是止啼黃葉癡子反爲黃金良驥追風
顧影鞭外道問佛不問有無世尊良久外道大悟比言東土稚子不如西天外道雲掃
長空巢月鶴寒淸入骨不成眠雲掃長空纖塵不立月明鶴白十分明白反怪不言而豈成眠
百丈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大衆散去一日不去丈
問立者何人老云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
有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他道不落
因果墮野狐身五百生見師越格過常之手所以捨已從人出前番後之請今

請和尙代一轉語丈云不昧因果（前之撥無後之拈轉使他直下免滯空無）老人言下大悟（果爾英俊不負其旨）

○（主意拈轉話頭旨明機見而作）總結（隨緣得旨）

一尺水一丈波（虛詐不實）五百生前不奈何（因妄感報）不落不昧商量也依前撞入葛藤窩（曾有二僧講曰不落何墮不昧何脫如此葛藤總未剿絕意須超羣未出言思故曰依前撞入）阿呵呵會也麼（天童出自胸襟當央直示問你諸人這笑是不落是不昧若向這裏會得免去二邊奔競）若是你洒洒落落（若是你不逐二邊自然洒落）不妨我哆哆和和（此是要見學語之貌不落不昧總皆自在先之雙拳二俱不存後之雙縱二俱任意）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若然如此這邊那邊無可不可自然隨緣無擇）

南泉一日兩堂爭猫泉提起猫云道得卽不斬（全機垂釣）衆無對（不妨截斷）泉斬猫爲兩段（凡聖不存）南泉擧問趙州（疏通前旨）州脫鞋戴出（親呈大用）泉云子在救得猫兒（出身賞德）

○（主意垂釣旨明大用）總結（父子唱和）

兩堂雲水盡紛拏（胡爭亂講）王老師能驗正邪（王老提猫辨其凡聖）利刀斬斷俱忘像千古令人愛作家（全提正令今古咸尊）此道未喪知音可嘉（既遇知音便顯作家）鑿山透海兮唯遵大禹（前之衆僧閉塞此道今之王老重復開通如其大禹獨顯神用）鍊石補天兮獨賢女媧（見其先失今之大補如乎女媧方得圓滿）趙州老有生涯草鞋頭戴較些些（這些妙處須是不多獨顯趙州具有手眼）異中來也還明鑑只個眞金不混沙（金之異沙州之異衆）

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問本尋常）婆云驀直去（當央直指）僧纔行（知偏失正）婆云好個阿師又恁麼去（點失當央）僧擧似趙州（有疑故擧）州云待與勘過（須聞其事未見其的）州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探竿在手）婆云驀直去（對面親指）州便行（就計計路）婆云好個阿師又恁麼去（只言點他不知自失）州上堂我與汝勘破婆子了也（一呈一釣）

○（主意方便爲人旨明以見陷見）總結（心偉）

年老成精不謬傳（婆子善能爲人賞他成精不謬）趙州古佛嗣南泉（南泉的子天下明師）剳龜喪命因圖象（點婆子被趙州換却眼睛如龜之剳賜）良驥追風累纏牽（點趙州被婆子之抽牽如穆王追風之馬不免受羈）勘破了（點州休誇）老婆禪（點婆休逞）說向人前不直（二人不必誇俊）

（總被天童看破）

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標題）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靈光混物光物不辨故曰不明）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靈光出有又混於無似有覺知不能了無）

故曰隱隱又法身亦有兩般病標顯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

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出過前之有無忽悟法身執之不捨所以已見

唯存直饒透得放過卽不可法身撒手不住大功脫落無依又住無功子細

點檢將來有甚氣息亦是病若住無功無功亦病更須檢點忽然看破一場

笑具○主意拈情破執旨明不落階級總結老婆心切

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直下明宗乾坤總是欲要

了脫反被境礙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胷次自成情誰能掃除

萬物方得眞空只是隱人自生空見船橫野渡涵秋碧破船死水水無邪移得到

法身執法不捨棹入蘆花照雪明撥轉船頭又入蘆花不住法身又坐明白串

錦老漁懷舊市飄飄一葉浪頭行錦破一色漁破死水市破孤峰

此明轉位就功入鄽垂手

地藏問修山主甚處來就事藏[峰]修云南方來直供藏云南

方近日佛法如何藏錄修云商量浩浩地直供藏云爭如

我這裏種田博飯喫若然如此不如種田修云爭奈三界何只討

飯喫三界何出藏云你喚什麼作三界見他外奔就身一拽

○主意探竿在手旨明何咨呈機總結權衡在手

宗說般般盡强爲流傳耳口便支離出口入耳之流說甚宗通

說通種田博飯家常事不是飽參人不知若是滿眼風月方見

平實一道參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貫封侯封侯者外紹也

子房不貫大功不宰所以知不在他忘機歸去同魚鳥忘機絕慮不住偏方同魚

同鳥不坐正位便見平懷常實之道濯足滄浪烟水秋然後却乃觀其時變隨緣

赴感知乎逸交詞曰清則濯纓濁則濯足地藏之才猶如斯之用也

臨濟將示滅囑三聖云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

眼藏一則日用中不得忘失二要接續也聖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

藏既爲佛子豈不尊重濟云忽有人問汝作麼生對恐有未的故又驗過

聖便喝當央直呈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

却見其勳絕所以大賞○主意探竿在手旨明全提大用總結老婆心切

信衣半夜付盧能攪攪黃梅七百僧黃梅七百未有明旨暗傳

六祖大小分爭臨濟一枝正法眼瞎驢滅却得人憎三聖之後

根不有如心心相印祖祖傳燈以心印心今古不絕東平海岳變

化鯢鯨絕高低轉聖凡三聖一喝無不夷平變化只個名言難比擬大

都手段解翻騰正眼一絕如何有比愿其十方聖流悉如三聖之用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驗主山云作麼

作麼全身擔荷照用同時廓云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只言奉勅

點過之馬元來却是一個跛鼈山便休去破盡飛龍兩手囘還不妨德山一毫不受來日

山浴出廓過茶當央直示山撫廓背一下正令一鼓廓云這老

漢今日方始瞥地(今方瞥當)山又休去(看他還得瞥當也無此名德山兩處)

路虎◯(主意探竿影草 旨明機鋒互換)總結(心偉)

覿面來時作者知(當央直問非英不達)可中石火電光迴(答處)

(迅速非見可及)輸機謀乜有深意(兩爻之休大有作略)歎徹兵家無

遠思(只知量作不妨遭路)發必中(擬背如發箭瞥地如受箭)更瞞誰(衆見難瞞)

腦後見腮兮人難觸犯(侍者之機人難當堵)眉低着眼兮傑

得便宜(仔細觀看無出其師)

潙山問仰山甚處來(就事藏鋒)仰云田中來(就事呈機)山云田

中多少人(恐落今時)仰插下鍬叉手而立(大用親呈)山云南山

大有人刈茆(恐落當頭)(孤危一點)仰拈鍬便行(截斷兩頭迥然不立)

◯(主意養子之緣 旨明不落二邊)總結(老婆心切)

老覺情多念子孫(恐落動靜故令得力)而今慚愧起家門(已知)

(羞恥不落窠方)是須記取南山語鏤骨銘肌共報恩(此策後人)

(將南山語記在心上如鏤於骨使無忘也)

麻谷持錫到章敬遶床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呈機)

(校勘)敬云是是(照用同時)師着語云錯(恐落茫是故乃拈之)谷又到南

泉遶床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照用)

(同時)師着語云錯(恐落不是故乃拈之)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甚

道不是(逐句疑難)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

終成敗壞(過在於汝非干師事 情逐於境豈不毀真)

◯(主意揀辨 旨明拈情)總結(權衡在手)

是與不是好看移積(二師之言總是套索)似抑似揚難兄難

弟(章敬放而有收南泉奪而有縱似有差殊本無彼此)縱也彼既臨時奪也

我何特地(皆在臨時明無安排)金錫一振太孤標(覿面相呈更無回互)

繩床三帀閑遊戲(東西往返蓋是尋常)叢林擾擾是非生想

像髑髏前見鬼(天下之人只在是非之上奔競豈不眼前見鬼)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作麼生會(向上)

(之機以爲探拔)修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須乃順言呈自情見言須一般意有)

(正偏)眼云恁麼又爭得(點他情見若恁何奇)修云某只如此和尚

如何(屈已從人)眼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以見出見當央直截)修便

禮拜(方見自過已謝錯認)◯(主意探竿 旨明拈情)總結(權衡在手)

秤頭蠅坐便欹傾(一毫之差如蠅在秤)萬世權衡照不平(進之)

(必過退之不及直要具中方爲恰好今古權衡只爲不平)斤兩錙銖見端的(斤兩)

(爲建化絲毫分明未出今時)終歸輸我定盤星(定盤爲實際故曰輸我)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借事請益)州云有(當央直指)僧

云既有爲甚撞入這皮袋(逐句反問)州云爲他知而故犯

就見一點 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逐事生疑) 州云無(當央直指)

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因甚却無(逐語迷情) 州云

爲伊有業識在(就見一點) ◯(主意直下明宗 旨明言思無路) 總結(權衡在手)

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拈上公案) 直鈎元負命魚

(直無委曲 情絕方領) 逐氣尋香雲水客嘈嘈雜雜作分踈(迷眞)

(逐妄如狗咽骨) 平展演大鋪舒莫怪儂家不愼初(賓大平 實當央)

(捧出故 日不愼) 指點瑕疵還奪璧秦王不識藺相如(兩次 捧出)

(兩次點罰又如相如 獻璧於秦末後還奪)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呈功 決擇) 門云須彌山

(當央直指) ◯(主意拈轉話頭 旨明無有意路) 總結(轉位 就功)

不起一念須彌山(拈案) 韶陽法施意非慳肯來兩手

相分付(直下領旨 便是分付) 擬去千尋不可攀(纔生異見 不勞相見) 滄

海濶白雲閒(海濶雲閒 一味平實) 莫將毫髮着其間(雲門先 破孤危)

(天童今 破平實) 假雞聲韻難瞞我未肯模糊放過關(孤危 平實)

(皆非本分今已 說破再犯不容)

地藏問法眼上座何往(就事 行事) 眼云迤邐行脚(大事不 明豈肯

死住) 藏云行脚事作麼生(就見 一挼) 眼云不知(直供) 藏云不知

最親切(這個不知 更無別有) 眼乃豁然大悟(方悟 向上)

◯(主意就見用見 旨明急處一提) 總結(老婆 心切)

而今參飽似當時(于今大悟之時 似當卜度如何) 脫盡廉纖到不

知(絕毫絕釐 方悟不知) 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自平持

(一切諸法本來現成 不須穿鑿自然恰好) 家門豐儉臨時用(應用皆在 臨時何必)

(預先 安排) 田地優游信步移(家風隱密 無不自然) 三十年前行脚

事分明辜負一雙眉(方知從前 一切錯用)

雲巖掃地道吾云太區區生(點動 失動) 巖云須知有不區

區者(在動 無動) 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點靜 失靜) 巖提起掃箒

云這個是第幾月(在靜 無靜) 吾便休去(見他據令 所以同互) 玄沙云

正是第二月(不怪 行令) 雲門云奴見婢慇懃(亦怪 放過)

◯(主意探竿在手 旨明不落二邊) 總結(作家 相見)

借來聊爾了門頭得用隨宜即便休(雲巖甚處些 斷兩頭道吾)

(知奇所 乃不犯) 象骨巖前弄蛇手兒時做處老知羞(三人 在象)

(骨巖豈不是奴兒婢子之 見今不知羞又來誇設)

巖頭到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藏鋒 辨主) 山便喝(正令 一截)

頭禮拜(一謝 二點) 洞山聞云若不是巖公大難承當(不是 巖公)

(必行 其令) 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

(只知我放不知 我收不妨供出) ◯(主意探竿在手 旨明正令全提) 總結(心 佇)

拈來機總權柄三人折拈者有權柄事有必行之威山喝國有
不犯之令頭拜賓尚奉而主驕洞山奉之嚴頭驕恣君忌諫而
臣佞君忌德山不容臣佞巖頭多語底意嚴頭問德山一搕一搊
看心倖一總結三人並合看

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當央直示南泉聞云我尋常向他
道空劫已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取隔身傍通尚不得一
個半個他恁麼驢年去責他孤峻○主意直示旨明向上總結作家唱和
淡中有味淡是本味用明本體妙超情謂出過言思綿綿若存兮
象先空劫絕形故曰綿綿兀兀如愚兮道貫今時絕情故曰兀兀玉琢
文以喪淳南泉無名立名如玉無文琢文珠在淵而自媚魯祖無言十分
深密珠之在淵無人能見十分爽氣兮清磨暑秋具足幽奇古今不改一
片閑雲兮遠分天水本忘上下却被雲分

雪峰示衆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
禪者之病多困孤危今之參老故示平實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
失命點其衆僧莫道究用遭本已失僧舉似玄沙玄沙云須是稜兄始
得然須如是我即不與麼攔人路已僧云和尚作麼生就見
追見沙云用南山作麼以見一拈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峰面
前作怕勢理事雙彰照用同時○主意拈轉話頭旨明全提大用總結父子唱和

玄沙太師拈却南山長慶少勇隨風倒柁南山鼈鼻死無用
本是死物有何用處風雲際會頭角生諸師奨會手眼各顯果見韶陽
下手弄下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大用隨宜韶陽果別在我
也能呼能遣在彼也有擒有縱呼遣擒縱彼我無拘底事如
今付阿誰冷口傷人不知痛天童先使月鉤雲餌今乃當頭點罰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過犀牛扇子來言中有響者云扇
子破也具供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法空追人者無
對忙然失所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大用全彰
○主意就事明宗明句裏呈機總結作家唱和
扇子破索犀牛句活無滯棬攣中字有來由大用當央豈同小小
誰知桂轂千年魄天童甚巧引其全圓之月不露圭角用明不住偏方妙作
通明一點秋引其全圓之月飽證獨明可明不坐正位資福天童屈盡其妙

仰山指雪獅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麼一色者純一無雜雪色至白無過
有過否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恐住一色雪竇云只解推倒
不解扶起恐住無色○主意鈎垂四海旨明不住二邊總結作家唱和
一倒雲門一起雪竇雪庭獅子仰山愼於犯而懷仁勇於
爲而見義指雪忌白故令不犯三人懷仁勇爲見義清光照眼似迷家一色映眼迷其本位
明白轉身還墮位不住一色又住正中衲僧家了

無寄同死同生何彼何此(不居尊位平和一律)暖信破梅兮春到寒枝涼颸脫葉兮秋澄潦水(天童慈悲恐成三段使其圓融)(互顯故，青暖信破梅處涼颸脫葉秋澄潦水處春到寒枝)

法眼一手指簾(當尖直示)二僧同去捲簾(昧已逐物)眼云一得一失(當尖一點)○(主意直下明宗旨明大用全提)總結(室示無承)

松直棘曲鶴長鳧短(松棘鶴鳧因有天地心境凡聖因有佛祖)羲皇世人俱忘治亂(未有天地本無曲直長短未有佛祖本無迷悟得失)其安也潛龍在淵其逸也翔鳥脫絆(法眼天童道純德熟之如龍在淵出之似鳥處飛空)無何祖禰西來裏許得失相半(得失者今時之取捨無何者劫外之絕相欲了今時之妄須明劫外之眞)蓬隨風而轉空(若看其蓬如蓬逐風)船截流而到岸(舡逢其指如船到岸)個中伶俐衲僧看取清涼手段(告報諸方俱著眼看)

僧問護國鶴立枯松時如何(借事呈解)國云地下底一場懡㦬(點銑拈情)僧云滴水滴凍時如何(借事驗主)國云日出時一場懡㦬(點銑拈情)僧云會昌沙汰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武宗滅僧名爲沙汰)國云三門頭兩個一場懡㦬(見外求護所以點罰)○(主意破銑旨明拈情)總結(法窟爪牙)

壯士稜稜鬢未秋男兒不憤不封侯(未得見性須如班超取功)

(封侯)翻思清白傳家客洗耳溪邊不飮牛(既已見性須如楊[illegible])(巢父許由清白不飮)

風穴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搖撼不動亦無縫罅)去卽印住(不合逐境)住卽印破(不合立玄)只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不住二邊正當恁麼又作麼生)盧陂長老出問某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識句拈情)穴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慣釣巨鯢豈怕青蛙)陂佇思(失情)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你道不搭因何無路)陂疑議(進退無門)穴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提前遁後)陂擬開口(左右絕路)穴又打(當尖直截)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傍觀者哂)穴云見個甚麼(齊他見處)主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合行不行合止不止)穴下座(非只破亦有處)(風穴故就拂迹)○(主意大用全提旨意捲旗奪鼓)總結(權衡在手)

鐵牛之機印住印破(拈前公案)透出毗盧頂上行(透出頂上)(住卽印破)却來化佛舌頭坐(坐斷舌頭去卽印住)風穴當衡(權衡在手)盧陂負墮(不免受降)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正令全提聖凡不容)歷歷分明珠在盤(活鱍鱍如珠提挈不住)眨起眉毛還蹉過(直饒眼似)(流星[illegible]當面蹉過)

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隋

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脩云隨他去僧問龍濟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濟云不壞呈機一截

僧云爲什麼不壞逐句生疑濟云爲同大千於世無二拈前證後

○主意不住二邊旨明句裏呈機總結作家拈提

壞不隨他去也大千界雙標一倒問答同行句裏了無鉤鎖機言言直指何有崎嶇脚頭多被葛藤礙若逐言句盡成鉤鎖會不會雙審前機分明底事丁寧殺現成之事何須苦苦知心拈出勿商量輸我當行相買賣若是知心如買賣當行何用商量

雲門垂語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佛喻性柱喻形性形相交且道是誰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當央直指

○主意垂鈞旨明絕待總結不存玄解

一道神光初不覆藏此段靈光在空不混其空在有不混其有何藏之也超見緣也是而無是外超其見何有是非出情量也當而無當內出其情何有取捨巖花之粉兮蜂房成蜜野草之滋兮麝臍作香偏中得正何境不心花自成蜜草自成香隨類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正中得偏何心不境三尺丈六隨類何分

仰山問僧甚處人就事探拔僧云幽州人就事呈見山云汝還思彼中麼以見驗見了無空缺僧云常思豈可有忘山云能思是心所思是境彼中山河大地樓臺殿閣人畜等物反思思底心還有許多般麼情乃還心物乃還境心非是境汝觀此心還有境否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外境不見內心又存山云信位即是人位未是信即法混存人人即本來尊貴僧云莫別有指示否除此之外可更有否山云別有別無即不中據汝見處只得一玄道非有無故曰不中只得一玄有證無用得坐披衣向後自有去功至位故曰得坐去位入隊故曰披衣不住二邊方知我說

○主意拈情旨明絕待總結落堦級

無外而容一切即一何境不心無礙而沖一即一切何心不境門墻岸岸關鎖重重心境兩分內外成隔酒常酣而臥客飯雖飽而顏農貪食必傷戀法必陷突出虛空兮風摶妙翅踏翻滄海兮雷送遊龍脫出功位體離大海鳥出高巢豈不縱橫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借事呈解出過凡聖以何爲道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就見一路反追來趣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法窟爪牙當央一點峰云老僧住持事繁不辯賢愚退已一路

○主意回換旨明心倖總結作家相見

浪級初昇雲雷相送三聖浪裏翻身雪峰雲中激電騰躍稜稜看大用令人着眼燒尾分明度禹門華鱗未肯淹虀甕既透禹門必弘大用不受籠罩故曰未肯老成人不驚衆慣臨大敵初無

恐慣便作家只當尋常泛泛端如五兩輕堆堆何啻千鈞重輕如五兩恰似尋常重若千鈞十分利害高名四海復誰同三聖之後四海絕類

介立八風吹不動雪峰之奇八風安動

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纖塵不立一性圓明不立一塵家國喪亡機盡情忘杳無依倚師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未有得者我與你立○主意垂釣旨明無住總結大功不宰

皤然渭水起垂綸建立大功如何子牙扶持周國何似首陽清餓人休息本位如乎夷齊餓死首陽只在一塵分變態高名勳業兩難泯與如子牙立周喪如夷齊去國變態變存故日難泯

洛浦參夾山山云雞棲鳳巢非同其類雞占山坡鳳飛高漢形似行別故日非類濟下只得轉功就位不能轉位就功故有如此之拈浦云自遠趨風乞師一接見示爪牙不免欽計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接則主賓對待名爲今時不接主賓絕待獨明向上一截二拈三乃紅綿套索浦便喝洞下則要問五濟下只明當央所以不同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戒其倉卒不斟來言須知雲月是同溪山各異雲月溪山皆同一空因何暗月明溪流山止臨濟曹洞本是一宗濟下全提正令洞下機貴回互古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是也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此言只解把住不解放行之過浦無對知過方伏山便打全提正令○主意拈轉話頭旨明轉位就功總結權衡在手

識業顛倒

搖頭擺尾赤稍鱗徹底無依解轉身一喝之活如魚在水截斷舌頭饒有術撥回鼻孔妙通神直饒轉功就位更要轉位就功

夜明簾外兮風月如晝枯木殿前兮花卉長春夜明枯木皆是正位風月花卉總是偏方兩段雙示故令撒手無舌人無舌人前拈孤危後拈平實直下坐斷方見向上正令全提一句親若會上句方是正令全提獨步寰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忻忻果到此地非但寰中獨具任行天下縱橫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仁義之問祖云日面佛月面佛慈子之心○主意直下明宗旨明無有意路總結問以人情答以直指

日面月面星流電卷直下無私不容擬議鏡對象而無私公正無拘珠在盤而自轉活脫無礙君不見鉗鎚前百鍊之金金之百鍊在乎作家刀尺下一機之絹絹之一機在乎二巧

潙山問仰山忽有一人問一切衆生但有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驗養子之心仰云若有僧來即召云某甲便示已見僧回首乃云是什麼待伊疑議向他道非唯識業茫茫亦乃無本可據擒縱殺活呈師可證山云善哉善哉符心印可○主意探竿在手旨明法窟爪牙總結老婆心切

一喚回頭識我否依稀蘿月又成鉤一喚回頭你還識否稍有

（疑議如乎認月爲鈞豈不顚倒也）千金之子纔流落漠漠窮途有

許愁（眞如之理本來現成纔失無門千金之子本來尊貴纔然流落如乞藉窮途而哭回）

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眞人常在面門出入初心未

證據者看看（眞人只在面門未明急須着眼）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

（聞示故追）濟下禪床擒住（大用親提）僧疑議（空示不領）濟托開云無

位眞人是甚乾屎橛（恐生情見故爾拂迹）

○（主意垂鈞爲人旨明大用全提）總結（權衡在王）

迷悟相返妙傳而簡（逐事日迷契理日悟迷悟直下妙傳而簡）春拆百

花兮一吹力回九牛兮一挽（百花一吹便開九牛一挽倒回空示大用）

（嘆不領旨）無奈泥沙撥不開分明塞斷甘泉眼（泉眼不開泥沙）

（之塞道眼不開情見所閉）忽然突出四橫流復云險（天童出脫此僧忽然）

（大悟誰敢當鋒日險）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自稱大悟徵細未決借事呈解）

州云喫了粥也未（悟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已悟了也）州云洗鉢

去（令他除悟）○（主意借事明宗旨明句裏呈機）總結（入就藏鋒）

粥罷令教洗鉢盂豁然心地自相符（聞此清訓忽了前悟）而

今參飽叢林客且道其間有悟無（天童審你諸方果是有悟無悟）

雲門問乾峰請師答話（探竿在手）峰云到老僧也未（影草隨身）

門云恁麼則某甲在遲（緣已路人）峰云恁麼那恁麼那（一點）

（二拈）門云將謂侯白更有侯黑（自稱爲絕不妨更勝）

○（主意探竿影草旨明鋒機同互）總結（作家相見）

弦筈相啣（雲門之見鋒不可觸）網珠相對（乾峰之用一多無礙）發百中

而箭箭不虛（如箭不空）攝衆景而光光無礙（似珠交映）得言

句之總持（舉一知諸）住遊戲之三昧（隨緣自在）妙其間也宛

轉偏圓（理事互用）必如是也縱橫自在（出入無拘）

洛浦臨終示衆云今有一事問你諸人這個若是卽

頭上安頭（誰敢立是）若道不是斬頭覓活（誰敢立非）首座云靑

山常舉足（有山則行不立非也）白日不挑燈（日不加燈不立是也）浦云是

什麼時節作這個說話（點他逐句）彥從云去此二途請師

不問（拈師之見）浦云未在更道（撥前追後）從云某甲道不盡（向上）

（非言）浦云我不管你道盡道不盡（不許技捂）從云某甲無侍

者祇對和尚（至微絕待安有祇陪）浦休去（回互當頭）至晚喚從上座

今日祇對甚有來由合禮得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

目前（目前無法心境雙收意在目前心境雙放）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

到（本無心境見之不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本無賓主以賓主驗）若

揀得出分付鉢袋子（合旨付宗）從云不會（直供）浦喝（正令當行）云

苦哉苦哉嘆不遇人僧云和尚尊意如何見不相投故乃請益浦云
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嘆滯死水故曰不棹不遇知音
故曰徒勞○主意探竿旨明垂釣總結婆心室切
餌雲鈎月釣清津年老心孤未得鱗空垂其釣不獲錦鱗一
曲離驪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抱妙不活故不分付如屈原悱
分至死而不草草

僧問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請益師云與我過淨
瓶來句裏呈機僧將淨瓶到兀兀不知師云却安舊處忒殺婆心僧
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古佛過去久矣點他蹉過
○主意急處一提旨明句裏呈機總結空示無知

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大得志鳥得志於空而
不知空魚得志於水而不知水人之日承佛力而不知佛擬心一絲對面千里
一絲之差千里之隔知恩報恩人間幾幾背親向疎不知承順

羅山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呈妄求除頭咄大用全提云是
誰起滅一點一提○主意當央一指旨明大用全提總結老婆心切

斫斷老葛藤打破狐窩窟一門如刀如鎚僧疑如藤如窟豹披霧
而變文龍乘雷而換骨一喝如霧如雷其僧如豹如龍承此大機變文換骨
之截前比咄示後起滅紛紛是何物垂釣密奇

僧問興陽剖和尚娑竭出海乾坤震覩面相呈事如
何借事明妙陽云妙翅鳥王當宇宙個中誰是出頭人其鳥
食龍所以據令僧云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不解回互抗拒反追陽云
似鶻提鳩傍註上令君不覺御樓前驗始知眞如乎不信似遊勝懸
美人頭於樓前始信僧云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須解回互亦不同
作家陽云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教點額回一點二拈
○主意據令旨明爪牙總結權衡在手

絲綸降號令分寰中天子塞外將軍天子絲綸將軍號令兩段
俱分君臣定位不待雷驚出蟄點他强勉那知風過行雲妙翅當頭
不能回互機底連綿分自有金針玉線若論今時君臣之道分開結合
又如經緯交羅織成一錦之文印前恢廓分元無鳥篆蟲文若論劫外
本無賓主如玉未印何有文章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妄無妄故曰不起於諸妄心
亦不息滅於心無心故曰不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境無境故曰不了
於無了知不辯眞實於眞無眞故曰不辯
○主意當體無分旨明刹塵不二總結一理渾然

巍巍堂堂磊磊落落大人之相法法無礙鬧處刺頭境之於妄混入
無分穩處下脚心之於眞圓融無別脚下線斷我自由四法無分乾坤

一律鼻端泥盡君休斲四法情盡佛生莫論莫動著恐有未悟不許動着
倘背直下四法無餘千年故紙中合藥若然會得經旨須舊法合唯新故曰中合
德山上堂云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聖凡
一絕言思無路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且道
笑他做個什麼把定死蛇頭何年得活脫若解翻身大千無不自在
○主意拈情破執旨明大功不宰總結不落二邊
收把斷襟喉凡聖情盡性相見滅風磨雲拭水冷天秋前存大功
恐滯此地壞劫之風吹盡世間恐滯無功更將風磨雲拭方到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
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鈎到此之時方無佛法世法忽然看破不妨一場懡㦬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當央
直指○主意直指旨明絕待總結直下明宗
岸眉橫雪眉白老也河目含秋眼碧明也海口鼓浪能成能壞航
舌駕流任往任來撥亂之手合人生情太平之籌便人知歸老趙
州老趙州攪攪叢林卒未休能迷能悟至今不了徒費工夫
也造車合轍諸方穿鑿故曰徒勞本無伎倆也塞壑塡溝如此
行持到他分上只中塡溝
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探竿殊
云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言語不通無示無識示識

不及離諸問答問答皆離是爲入不二法門以無遺有一切掃蕩於是
文殊問維摩我等各自說已三十二法各說法已仁者當說何
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返請其住維摩默然當央直示
○主向探意旨明向上總結遮相演揚
曼殊問疾老毗耶廣嚴城也不二門開看作家三十二士必有
英俏琝表粹中誰賞鑑維摩默然如石含玉忘前失後莫咨嗟
前後斷續中處自孤區區投璞兮楚庭臏士文殊只言無示無識不知滿口
歌揚又如卞和獻玉不知刖足燦燦報珠兮隋城斷蛇只知盡情吐出不知
反恩爲讐如蛇吐珠反遭劍斬休點破絕疵瑕維摩直示文殊漏泄如玉無瑕反成
其瑕俗氣渾無却較些須居塵全爲俗
洞山供養雲巖眞學前邈眞話僧問雲巖只這是意
旨如何借事請益山云我當時幾錯會先師意直供僧云未
審雲巖還知有也無知有是偏名爲奉重借事決疑山云若不知有
爭解恁麼道因其知有故乃提持若知有爭肯恁麼道因其不知故無
回互○主意宛轉回互旨明兼帶叶通總結敲唱並行
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曉雞唱漏洩玄風乃明正中之偏爭
肯恁麼道千年鶴宿雲松老鶴宿得其位也乃明偏中之正寶鑑
澄明驗正偏鏡有背面須分偏正玉機轉側看兼到經緯交羅正偏

通貫門風大振兮規步綿綿父子變通兮聲光浩浩
父子規矩大行天下十方道者無不慕仰
雪峰住菴二僧來拜峰見兩手托門放身出云是什
麽當央直示恐蹉再提僧云是什麽失見倍問峰低頭歸菴全提向上僧
到巖頭頭問什麽處來就事藏鋒僧云嶺南來具實頭云曾
到雪峰麽不見來歷所以再勘僧云曾到同前頭云有何言句細辯
來源僧舉前話依舊不達他道什麽審其始終僧云他無語低頭
歸菴只知供款不知着賊頭云噫嘆峰不遇知音點僧當面蹉過我當初悔不
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隔身傍註
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始終未決頭云何不早問賊打不防
僧云未敢容易實供頭云雪峰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
條死隔身點罰要識末後句只這是竭力提持
○主意當央直示旨明句裏藏機總結不遇知音
切磋琢磨變態諸訛二師謀略活脫無拘葛陂化龍之杖雪老
如杖陶家居蟄之梭其僧如梭同條生兮有數同條死兮
無多生死明暗且道是誰不會有數會得無多末後句只這是和盤托出風
舟載月浮秋水載月同生於天下何偏不有浮秋同死於空前何正不具

梵絕老人天奇直註天童珏和尚頌古上

梵絕老人天奇直註天童覺和尚頌古下

金臺仁慈沙門　性福　編集

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就事藏鋒覺云船來因事而行眼云
船在甚麽處見無縫罅難辯復追覺云船在河裏始終穩密不露其蹤覺
退眼問傍僧云你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指彼驗此
○主意探竿在手旨明平常無生總結今時一色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各當本體何洗何博昧毛色而得馬道本
在心非可物求本在力非可相取辭絲絃而樂琴既得琴趣何用絃聲若達妙旨
何必口揚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眞淳盤古心盤古之時未有
八卦契書故曰眞淳今之佛法世法交布天下人心轉乖道德轉遠故曰喪盡

曹山問德上座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
中月作麽生說個應底道理法身如空本無其相應物如水無形不現人之
皆說如何應現德云如驢覷井正合其旨山云道則太煞道只道
得八成合問存見一點二拈德云和尚又如何我已八成如何具足山云
如井覷驢一截直領○主意探竿在手旨明以見遣見總結權衡在手
驢覷井井覷驢智容無外其僧偏中現正故曰智容淨湛有餘
師乃正中現偏故曰淨湛肘後誰分印道本自道何有相共印乃自得何人能分家
中不蓄書天生現成何借詩書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

音句殊（機轂不挂經緯方題巧織文彩；體用不干凡聖方見本分家風）

黃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迷名滯相如酒所困；如此行持何年得醒）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人境俱奪；意要直領）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既無佛法；何用開堂）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既是無師；盡是杜撰）

○（主意擬短爲長；旨明垂釣爲人）總結（權衡；在手）

岐分（三賢十聖如失羊人；岐路之中更有岐路）絲染（人性本淨反習其；餘如絲受染豈不）（要；本）太勞勞（失自從他；豈非屈曲）葉綴花聯敗祖曹（不違本分；外受必喪）

妙握司南造化柄（黃檗直指如黃帝指；定宙尤令其直捉）水雲器具在甄陶（道之未通今乃開通如禹王之開河；業之未成今之令成如紅爐之煉器）屛割繁碎剪除氄毛（五宗三藏皆是繁氄；今之黃檗盡情剪割）星衡（秤分；輕重）藻鑑（鏡辨；妍媸）玉尺（度其；長短）金刀（剪其曲直四事皆言；其僧具眼一無錯謬）黃檗老察秋毫（此僧善具其眼黃檗亦不；瞞盱如離朱百步辨秋毫）坐斷春風不放高（黃檗末後不放這僧出頭；任爾眼目清明亦乃坐斷）

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疑經；之言）吾云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手上無眼；深夜識枕）巖云我會也（悟理；非根）吾云汝作麼生會（番他；見處）巖云徧身是手眼（渾然一理；更無有雜）吾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悟則甚的；又在大功）巖云師兄作麼生（恐有不諦；故求深進）吾云通身是手眼（就機一拈；以見遣見）

○（主意爲身點註；旨明渾然不二）總結（老婆；心切）

一竅虛通（一理虛通；十方廓然）八面玲瓏（刹塵沙界；無不通融）無象無私春入律（氣乃無形十虛充滿；理乃廓然十界彌綸）不留不礙月行空（月之行空往返無拘；道之應世放收自如）清淨寶目功德臂（目之清明無所不見；臂之功能有至皆擕）徧身何似通身是（悟於徧身有就其功；拈於通身直截至位）現前手眼顯全機（人人手眼俱全；何論通身遍身）大用縱橫何忌諱（偷背直下；何有彼此）

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托鉢至法堂（大用；就事）（爲；驗）峰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一；投）山便歸方丈（截斷衆流；當央直示）峰舉似巖（自見未決；不免相窮）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當頭；一點）山聞令侍者喚巖頭問汝不肯老僧那（鈎錐；在手）巖密啓前意（敍其；來情）山乃休去（陷虎；出身）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收放；自由）巖撫掌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大用親；呈一出）（身二；蓋覆）

○（主意全提大用；旨明隔身拈弄）總結（父子；唱和）

末後句會也無（天童先徵；你還會麼）德山父子太含糊（德山；盡力）（不能顯示巖頭盡力不能歌揚此言；末後句極是難說故曰太煞含胡）座中亦有江

南客莫向人前唱鷓鴣就鄭谷詩點他父子不須馳騁盡被看破

密師伯與洞山行見白兎子面前走過物 密云俊

哉誇他無物不具其正 山云作麼生審其來由 密云如白衣拜相相有

其位白衣無疵註上之機偏中得正 山云老老大大作這個語話直截偏中

得正也是外紹故拈 密云你作麼生抑已追他 山云積代簪纓暫時

落薄道本現成味之如失聖本尊貴失之如賤 ○主意拈情旨明不落 總結正偏互換

抗力雪霜雪不變松緣不變道 平步雲霄因物有悟如應得融 下惠黜

國暫時落薄 相如過橋白衣受職 蕭曹謀略能成漢偏中立正 巢

許身心欲避堯平懷常實 寵辱若驚深自信眞情參跡

混漁樵 密老之寵又如相如洞山之辱又如下惠有寵有辱總在謀略之中無寵無辱平懷

漁樵之內天童拈他二家之情不如平懷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誇功呈解 州云放

下著拈他執其無物之情 嚴云一物不將來放下個什麼疑無無放

故乃復追 州云恁麼則擔取去汝若不放只故擔着

○主意拈情旨明點爵 總結權衡在手

不妨行細輸先手僧之粗心開口早失趙老行細未擧先知 自覺心粗

愧撞頭如乎下棋早輸先着再尋出路展轉無門 局破腰間斧柯爛偷去

大功猶存無功如乎介甫衣袂飄風又迷其家 洗清凡骨共仙遊洗清凡骨可共

仙遊上却無功方見趙州

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忽悟

今世人輕賤故迷已從緣十界皆爲經賤 先世罪業則爲消滅忽悟

天眞何事不暴 ○主意學標明實旨明幻盡覺圓 總結直下明宗

綴綴功過只求其功不知其過 膠膠因果執因執果膠粘不捨 銳外狂

奔演若多迷心逐法又如若多 杖頭擊著破竈墮隨破來

相賀却道從前辜負我受業之苦如神因竈業沿竈墮不妨懷疑

僧問青林虔禪師學人徑往時如何誇功呈解 林云死蛇

當大路勸子莫當頭當頭犯功死人知見 僧云當頭時如何疑殺

更審 林云喪子性命若住於此喪失大命 僧云不當頭時如何欲出

復追 林云亦無迴避別尋不可 僧云正當恁麼時如何不取二邊

直下如何 林云失却了也恐住於無故點其失 僧云未審向甚麼處

去不住於無更向何處 林云草深無覓處總是葛藤不可尋逐 僧云和尙

也須隄防始得悟非葛藤方乃據令 林撫掌云一等是個毒氣

見他據令就令一點 ○主意回互二邊旨明借事傍通 總結老婆心切

三老暗轉柁孤舟夜回頭死水不停從來何礙 蘆花兩岸雪

標其一色 煙水一江秋指其澄源 風力扶帆行不棹笛聲喚

月下滄洲不住一色澄源上下左右隨宜

劉鐵磨到溈山山云老牸牛汝來也點他動落今時磨云來
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隔身反點靜沉死水山放身臥截斷
兩頭磨便出回互不犯○主意見機而作旨明作家相見總結心倖
百戰功成老太平二人作家行止無殊優柔誰肯苦爭衡得和
且和玉鞭金馬閑終日明月清風富一生滿懷風月無不具足
僧問乾峰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
麼處疑經求決峰以杖一畫云在這裏大用一提僧問雲門門
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
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恐沉死水拈轉其見法法全彰何定一旨
○主意互相提接旨明不住二邊總結體用互興
入手還將死馬醫直饒峰處入手亦是百尺竿頭門乃拈轉其情令悟刹塵爲醫
反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拶出通身汗方信儂家不
惜眉乾峰令絕雲門令甦忽然死中得活便是百脉通和方知乾峰雲門之慈
米胡和尚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須悟此旨更勘諸方
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迷悟凡聖不出今時一點二拈胡
深肯之契證無差○主意探竿在手旨明勘同諸方總結大功不宰
第二頭分悟破迷快須撒手捨筌罤迷悟之法皆是方便得魚
捨筌得兎捨罤功夯未盡成胼拇若存大功如第六指有何用處智也難

智覺噬臍向上之妙智覺不及如口齧臍兎老氷盤秋露泣烏寒
玉樹曉風悽兎老月圓明功之圓氷盤玉樹二明一色秋露風悽明及盡今時總名大
功外紹持來大仰辨眞假痕玷渾無貴白圭持此大功而來
較勘如將白玉來辨高低若無瑕玷方是本分破權顯實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呈機驗主子云不許
夜行投明須到已見來情故乃拈之○主意探竿旨明拈情總結是精識精
芥城劫石妙窮初芥城劫石皆四十里芥石一盡方名一劫盡是大功更明未有
之先方見空劫之妙活眼寰中照廓虛此言趙州出功孤危平實却來諸方辨驗
孤危平實不許夜行投曉到孤危平實總是夜行出過二邊始是大明家音
未肯付鴻魚投子家音幸有分付如文姬蘇武之書傳趙州得見投子玄用如得鴻魚
方知的細
子昭首座問法眼和尚開堂承嗣何人知而故問眼云地
藏直供昭云太辜負長慶老師何背師恩眼云某甲不會長
慶一轉語不通其旨豈肯模糊昭云何不問還以舊情眼云萬象之
中獨露身意作麼生將舊驗舊昭豎拂子以舊呈舊眼云此是
長慶學得底首座分上作麼生撥舊追新昭無對忙然失所眼
云只如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撥則眞妄
兩分不撥是非混然故拈兩路看他來徑昭云不撥供他不分不知逐句眼云兩個

點逐其句亦辨後見參隨左右皆云撥萬象（一例逐句）眼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咻（收前發後當央直示）○（主意直截根源旨明大用全提）總結（搜短爲長）

離念見佛破塵出經（未得分明須撥萬象）現成家法誰立門庭（已得分明了然不撥）月逐舟行江練淨春隨草上燒痕青（月之是一無水不現春之是一無草不彰此頌萬象獨露一身）撥不撥聽叮嚀（獨之）（切忌逐其兩頭）三徑就荒歸便得舊時松菊尚芳馨（首座閉塞）（道路法眼與他開通但肯回心舊情如故似乎蔣詡仲求仲從之交遊）

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當央直指）○（主意直下明宗旨明無有意路）總結（信手拈來）

新婦騎驢阿家牽（拈案）體段風流得自然（言他答得自然更無）（些子造作）堪笑效顰隣舍女向人添醜不成妍（耳口之徒也要）（從容中道爭奈臨時取捨無路如乎醜女去學美人之哭只知笑人不知增醜）

僧問九峰如何是頭（頭即今時）峰云開眼不覺曉（偏不見偏）僧云如何是尾（末後一着）峰云不坐萬年床（不正住正）僧云有頭無尾是如何（一向今時）峰云終是不貴（奴兒婢子）僧云有尾無頭是如何（一向劫外）峰云雖飽無力（自尊自貴）僧云頭尾相稱是如何（體用俱備）峰云兒孫得力室內不知（高低普應故日得力本來）（尊貴故日不知）○（主意體用互與旨明五位各顯）總結（周遍含容）

規圓（體之飽也）矩方（用之全也）用行（不居正位隨緣赴感）舍藏（不住偏方謙卑）（自處）鈍置棲蘆之鳥（執功墮位戀小失大）進退觸藩之羊（執法迷宗）（要本逐末）喫人家飯（徒誇句下精通）臥自家床（枉守言前薦得）雲騰致雨（須不守正出則作興）露結爲霜（須不戀偏入則作廢）玉線相投透針鼻（金針玉線只明貫通免其披離）錦絲不斷吐梭腸（玉機金梭打成一片免其）（碎雜）石女機停兮夜色向午（機停向午不住偏方）木人路轉兮月影移央（路轉移央不居正位欲得相應停機處路轉移央處向午使其正偏交互出入）（縱橫八面應赴無拘十方歸行自在）

華嚴經云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本來面目十界不二福智有殊受用各別）但以妄想（因妄有業因業有報）執著（着相執相）（各路所見）而不證得（一逐外境本相自迷五十五位列列差殊三十二相件件分離世出世間）（妄執不了）○（主意凡聖一源旨明眞妄各異）總結（迷已逐緣）

天蓋地載成團作塊（會得上句一切渾然）周法界而無邊（於大）（無大何邊之有）析鄰虛而無內（於小無小何內之有）及盡玄微誰分向背（既無大小內外何分你我向背）佛祖來償口業債（三藏五宗佛祖無端）（故曰口債）問取南方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天童先言一切）（具有又恐不證故取王老杉山之示須要親到此地方可）

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脫妄明眞特來呈解）山云直須揮

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巢之在樹樹去無依 恐住竿頭故喚拈之)僧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佛本 非他)(何有其見心本 無所何有其逢)僧回舉似夾山山乃上堂舉了云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出身 益覆)

○(主意大功不宰 旨明不落堦級)總結(向上)

拂牛劍氣(夾山如武 王伐紂)洗兵威(石霜如雨 洗武王兵)定(石霜 安寧)亂(夾山 造作)歸功更是誰(天童雙收二老之見 問你諸人更是其誰)一日氣埃清四海垂衣皇化自無爲(須依夾山揮劍及盡今 時然後方見石霜垂衣)(皇化)

南泉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本來 尊貴)貍奴白牯却知有(在偏忘偏 渴飲饑飡)○(主意大忘人世 旨明如愚若癡)總結(在凡不減 在聖不增)

跛跛(足癡 非行)挈挈(手癡 非運)氈氈毿毿(毛長 絕威)百不可取一無所堪(益世 無用)默默自知心地騰騰誰謂肚皮憨普周沙界渾成飯鼻孔㽞垂信飽參(既到平實處 周無二只知)(飡飲更 無別念)

進山主問修山主云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麼爲生之所留(生即是情不生是性情 性所明因何昧性從情)修云筍畢竟成竹如今作篾使還得麼(筍力未充待時方用 道力未充養久方純)進云汝向後自悟去在(見他沉情 失本分)修云某只如此上座如何(不准 反追)進云這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當央 直指)修禮拜(知過 故謝)

○(主意探竿 旨明直指)總結(權衡 在手)

豁落忘依高閑不羈(於法無情 在世無礙)家邦平貼到人稀些些力量分堦級(須然乎帖茂人能到 本乎一理妄分情性)蕩蕩身心絕是非(法法無餘 何有彼此)是非絕介立大方無軌轍(此絕 亦絕)(大方 絕待)

翠岩示衆云一夏已來爲兄弟說話看翠岩眉毛在麼(探竿 在手)保福云作賊人心虛(就身 打劫)長慶云生也(訶祖 罵翔)雲門云關(一默 一拈)○(主意垂鈎 旨明敵鋒)總結(作家 唱和)

作賊心過人膽(善有機謀 翠岩奪最)歷歷縱橫對機感(三子 之才)(縱橫 無礙)保福雲門也垂鼻欺唇(二人皆有 衲僧鼻孔)翠岩長慶也修眉過眼(二人皆有 衲僧眼目)杜禪和有何限剛道意句一齊劃(一夏妄生穿鑿 于今一切掃却)埋沒自已也飲氣吞聲帶累先宗也面墻擔板(若作此見非准埋沒 自已亦乃帶累先宗)

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辨 主)邑云我與你說個譬喻如室有六窗中安一獮猴外有人喚狌狌獮猴卽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窗表六根猴表六識 見山之幼故如此示)仰云只

如獼猴睡時又作麼生（見其遍逗一點一撥）邑下禪床把手云狌狌我與你相見（大用全提）○（主意探竿旨明大用）總結（作家相見）

凍眠雪屋歲摧頹窈窕羅門夜不開（中邑把住不放如乎大雪封門至夜不開故曰凍眠）寒稿園林看變態（中邑顯其大用如死發活）春風吹起律筒灰（不妨你山春風吹起）

僧問曹山靈衣不挂時如何（得道不忘如喪考妣今乃知非不執法見故曰不挂）山云曹山今日孝滿（法執已盡如乎孝滿）僧云孝滿後如何（更追後用）山云曹山好顛酒（法執既盡無不風流）○（主意以見遺見旨明大功不宰）總結（不落階級）

清白門庭四絕隣長年關掃不容塵（及盡今時把定不放）光明轉處傾殘月（不執幽寂萬物全彰）爻象分時却建寅（日至寅天之將明月建寅時之逢春二象爻分日明春暖此明絕後再甦十方無礙）新孝滿便逢春（孝滿禮之無拘逢春氣之融通）醉步狂歌任墮巾散髮夷猶誰管係太平無事酒顛人（君臣道合理事俱忘一律平符了無忌諱）

僧問法眼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本非諸法能生諸法）眼云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形與名起從體法用未質未名攝用歸體）○（主意直註旨明兼帶）總結（體用交互）

沒蹤跡斷消息（明無住本）白雲無根清風何色（雲之絕迹風之絕巧比與相通）散乾蓋而非心持坤輿而有力（雲之能澤萬物生為風之能持萬物育為借明立法）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模（則證用變呈通貫前後）剎塵道會也處處普賢（會之一切即一剎塵只在普賢）樓閣門開也頭頭彌勒（開之一即一切樓閣全彰彌勒）

瑞巖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尋常本理）頭云動也（一點二提）巖云動時如何（失見返追）頭云不見本常理（就中一指）岩佇思（迷宗失路）頭云肯即未脫根塵（肯即是情所言難脫）不肯永沉生死（既背妙明生死安出）○（主意急處一提旨明句裏呈機）總結（老婆心切）

圓珠不穴大璞不琢（本常之理如珠如璞）道人所貴無稜角（世法佛法如角崢嶸）拈却肯路根塵空（肯即是能根塵是所能之一絕所自無安）脫體無依活卓卓（十八界空一真孤顯）

首山示衆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為師（一是無極之本何有凡聖之名）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為師（二是對待之機主賓交參之用）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出口入耳有何用處）僧云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山云月落三更穿市過（當央直指）○（主意垂釣旨明絕待）總結（破權顯實）

佛祖髑髏穿一串宮漏沉沉密傳箭（向上之人出過佛祖可傳心印如乎宮漏密定時候）人天機要發千鈞雲陣煇煇急飛電

第二門中示其大機如乎電光不容眨眼個中人看轉變遇賤則貴則賤賤則今時貴則劫外見機而作宛轉隨宜得珠罔象兮至道綿綿答處綿綿如乎罔象游刃亡羊兮赤心片片盡心吐出如牛剖腹

僧問仰山和尚還識字否探竿在手山云隨分影草隨身僧乃右旋一匝云是什麼字大用爲驗山於地上書一十字大用相酬僧左旋一匝云是什麼字山改十字爲卍字僧畫一圓相以兩手托如修羅掌日月勢云是什麼字山畫一圓相圍却卍字僧作樓至勢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賓主之機總明大用

○主意當央直示旨明大用全提

總結作家相見

道環之虛蹤盈這僧道滿環盧杳然無相可比空印之字未形仰山如印印空文彩十分難辨妙運天輪地軸天左轉地右轉明僧左右兩匝密羅武緯文經文爲經武爲緯交織成錦明山十字卍字了無空缺放開捏聚山之收放獨立周行僧之施爲機發玄樞兮青天激電眼含紫光兮白日見星二人之妙具乎不測如空閃電眼目淸明直致暗中看出

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請益門云餬餅當央直指

○主意拈轉話頭旨明無有意路

總結直下明宗

餬餅云超佛祖談問處壁立萬仞答處當央直指句中無味若爲參句絕言思衲僧一日如知飽方見雲門面不慚若會餬餅方見佛祖無超非見雲門不離亦不辜負自己

長沙令僧問會和尚未見南泉時如何故去探撥會良久當央直示僧云見後如何激底相窮會云不可別有把定死蛇更無動轉僧回舉似長沙沙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法身爲極故喩竿頭執法成功失自尊貴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沙界是全身不執法身十界任緣僧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聞訓故追沙云朗州山澧州水當央直指僧云不會直供沙云四海五湖王化裏註上之機一切渾然

○主意探竿在手旨明大功不宰

總結不落二邊

玉人夢破一聲雞轉盼生涯色色齊玉人者一色也卽涅槃心忽爾甦呵萬別千差無不全身有信風雷催出蟄如虫在穴信乎春雷無有不出無言桃李自成蹊無情草木尙爾春甦何況靈覺而不反覺及時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沒脛泥時窮三際處遍十方事事物物無不當然

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請益微云與我過禪板來句裏呈機牙取禪板與微半醉半醒不知甦過微接得便打大用全提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空受痛棒不領大旨强作主宰反言無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濟濟接得蒲團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行德同前

○主意明宗旨明大用 總結 正令全提

蒲團禪板對龍牙 二師之用 何事當機不作家 一不領旨二不

能用 未意成認明目下 成就結果盡在目下貪向外求故失當央 恐將流

落在天涯 現在不領又怕喪失 虛空那挂劍 點他妄作 星漢却浮

槎 逢之不識識之不逢如乎張騫偶見牛斗 不萌草解藏香象 不存一法能含

大用 無底籃能著活蛇 不受一塵故曰無底能顯全機故曰活蛇 今日江

湖何障礙通方津渡有船車 見出羣機在世無礙如乎江河自有船渡

玄沙到蒲田縣百戲迎之 敬之甚重 次日問小塘長老昨

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 動中有失故乃探拔 小塘提起袈裟

角 當央直示 沙云料掉沒交涉 靜中有失故點故拈

○主意探竿在手旨明不落二邊 總結 拈情

夜壑藏舟 小塘之住 澄源著棹 玄沙令起 龍魚未知水爲命

動不覺動 折筯不妨聊一攪 一攪令知 玄沙師小塘老函蓋

箭鋒探竿影草 二師之用甚有作略 潛縮也老龜巢蓮 小塘把住

中放行無跡處不藏 游戲也華鱗弄藻 玄沙放行中把住藏身處無跡

雲門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 聲色得道從緣悟旨 觀音菩薩將

錢來買餬餅放下却是饅頭 先示其功明體後示無功明用

○主意不落二邊旨明垂釣爲人 總結 拈情

出門躍馬掃攙搶 攙搶者乃妖星也外絕六塵 萬國烟塵自肅

清 六塵脫落六根自淨 十二處忘閑影響 根塵脫落六識自忘 三千界

放淨光明 十八界空神光塞宇

潙山問道吾甚處來 平常一探 吾云看病來 就事一呈 山云有

幾人病 就亦一發 吾云有病者不病者 不可一例 山云不病者

莫是智頭陀麼 就許路他 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

道 正偏雙齊就見一段 山云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以計徹計

○主意探竿在手旨明以見逆見 總結 作家相見

妙藥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捉手 藥不能治手不能胗病非世病 若

存也傑本非 無心之若存不可言無 至虛也傑本非有 心之至虛

不可言有 不滅而生不亡而壽 滅之不滅故曰長生生之不生故曰長壽 全

超威音之前 未有先有 獨步劫空之後 已環不環 成平也天

蓋地擊 在靜無靜 運轉也烏飛兎走 在動無動

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只竪一指 當央直示

○主意說體親呈旨明大用現前 總結 一切即一

俱胝老子指頭禪三十年來用不殘 一生爲人更無更改 信

有道人方外術 須是一指識凡盡聖 了無俗物眼前看 盡今盡古

絕塵絕跡 所得甚簡 得之甚少 施設彌寬 用之甚浩 大千刹海飲

毫端（十界之廣無出一指）鱗龍無限落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四海龍魚盡在俱胝天童之手）師復竪起一指云看（且道是釣竿是示現）

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仁義之問）師云與老僧作個無縫塔（有縫今時無縫實際）帝曰請師塔樣（就機一拶）師良久（全身直示）會麼（恐失復追）帝曰不會（實供）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躭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一覷二薦）師遷化後帝詔躭源問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譚之北（雖不存意暗拈二邊）中有黃金充一國（盡力傍涵）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對上良久不墮偏方不居正位）〇（主意當央直示旨明不落階級）總結（一呈一註）

孤迥迥圓陀陀（孤絕其倫圓無縫罅）眼力盡處高峩峩（非見可及）

月落潭空夜色重（心境雙絕）雲收山瘦秋容多（無遮獨露）八卦位正五行氣和（十方無忌隨緣任用）身先在裏見來麼（人皆在內你還見否）南陽父子兮恰似知有（父子之美不犯當頭）西竺佛祖兮無如奈何（本無巴鼻豈敢強言）

臨濟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請益）檗便打（全提大用）如是三度（為法忘軀）乃辭檗見大愚愚問甚麼處來（探竿）濟云黃檗來（直供）愚云黃檗有何言句（指彼驗此）濟云某三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喫棒不知有過無過（逐句述）愚云黃檗恁麼老婆為你得徹困（盡心盡力無能分解婆心尚困）更來問有過無過（責他背德）濟於言下大悟（因此之提忽悟師指）

〇（主意直示旨明大用）總結（作家共示）

九包之雛千里之駒（大有神俊力之不充）眞風度籥（三度之棒如風入籥）靈機發樞（忽悟大智如機發樞）劈面來時飛電急（掌檗拳愚神機不測）迷雲破處太陽孤（一念頓絕十分病瘥）捋虎鬚見也無（後綴）（得悟便具全機）個是雄雄大丈夫（策其後昆成皆如濟）

疎山到溈山便問承師有言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樹比其心藤比其法心樹已絕法藤何立）山呵呵大笑（大用直示）疎云某四千里賣布單來和尚何得相弄（一日打鋪一遭豈是我賣被蓋千里來訪何以為戲）溈喚侍者（兩身大用）取錢還這上座（既失當央不免點罰）囑云向後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去在（勿則且止後有獨眼於子指明）後到明招舉前話（今決前情）招云溈山可謂頭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分明問答無差不遇良材空嘆）疎復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逐句反追）招云更使溈山笑轉新（點一二拈以直指見）疎方有悟云溈山元來笑裏有刀（承此悟後方知辜負）

〇（主意當央直示旨明大用全提）總結（見機而用）

藤枯樹倒問溈山大笑呵呵豈等閑（問處絕相答處絕情）笑

裏有刀窺得破言思無路絕機關會得此笑凡聖路窮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我不見物何不見我
不見物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見我不見物處此見非對物有
見非物有離物存見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見我不見之地自然無見見向無跡不汝而誰○主意直明向上旨明雙離物見總結人境俱奪
滄海瀝乾絕之本無太虛充滿甚之本有衲僧鼻孔長只可自知
古佛舌頭短非言可及珠絲度九曲屈曲於人貫通如穿珠之絲蟻玉
機纔一轉只明向上之玄如有經而無律直下相逢誰識傢始信
斯人不合伴若肯直下承當方知本無一物
洞山价禪師解夏上堂云初秋夏末兄弟或東或西
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不涉今時高超十界即藏身處無蹤跡良久
大衆不得粗心利害全在此中云祗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不住
真空異中來往即無蹤跡處不藏身顧視左右應須着眼不可辜負云欲知此事
直須枯木上生花方與他合枯則十界俱絕生則十界情甦註上之用敲唱
並行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動落今時明安云直得不出門亦
是草漫漫靜沉死水○主意拈情旨明絕待總結作家唱和
草漫漫門裏門外君自看太陽點靜石霜點動天童雙舉令人自看荊
棘林中下脚易今時易下脚易轉身夜明簾外轉身難劫外難轉

身難下脚看看幾何般三人三樣各着眼[着]且隨老木同寒瘠未到
休心如木經寒將逐春風入燒瘢已到須甦如花綻春
仰山夢往彌勒所居第二座夙昔之緣尊者白云今日當
第二座說法逝相究竟山起白槌云大用警衆摩訶衍法離四
句絕百非謹白懲心直註○主意拈情旨明直截總結不落堦級
夢中攝衲參耆舊列聖森森坐其右拈上公案當仁不
讓揵椎鳴拈椎白衆說法無畏師子吼離句絕非如師全威心安
如海無有傾動膽量如斗如姜維膽斂目淚流淚出悲痛如餃成珠蚌
腸珠剖盡心吐出如蚌之剖譫語誰知泄我機夢泄玄徵龐眉應
笑揚家醜笑他遍逗離四句絕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
天童恐落頭空令看勞倦頭痛
陸亘大夫語南泉云肇法師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
也甚奇怪只見句奇不知自昧泉指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
花如夢相似當央直截點他錯認○主意拈轉話頭旨明直下明宗總結法窟爪牙
照徹離微造化根離微之根南泉看破紛紛出沒見其門如坐
於門出人皆見游神劫外問何有劫外絕相何有天地萬物之問著眼身
前知妙存身前無識唯一本分虎嘯蕭蕭岩吹作龍吟冉冉
洞雲昏先悟劫外身前之妙然後却來今時路上如龍吟霧起似虎嘯風生豈可執一失諸

南泉點破時人夢要識堂堂補處尊天童打草驚蛇不可開眼
作少直須領旨切莫辜負
雲門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明其依報中有一寶秘
在形山寶隱在身拈燈籠來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恐乃
情解今故直指○主意明宗旨明拈情總結破權顯實
收卷餘懷厭事華寶藏之紫華雲門之遲提故曰收卷歸來何處是
生涯天童恐無下落答問何處爲歸爛柯樵子疑無路直饒絲毫不掛也是
樵子迷家掛樹頭公妙有家尙肯直下承當方見雲門之妙如是房直入壺中方
見壺公也夜水金波浮桂影金波桂影月之異名用表其明秋風雪陣
擁蘆花雪陣蘆花二者皆白寒魚著底不吞餌興盡清歌却
轉槎雲門拈處十分明白幾人能曉不滔知音如其釣者空棹舟回
魯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引教請益
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就問一提祖云不
往來者未通再決泉云亦是藏指之無空祖云如何是珠疑而再決
泉召云師祖急處一提祖應喏頓情之間泉云去汝不會我語
一拈二點○主意急處一提旨明句要是機總結老婆心切
別是非明得喪此言諸方生情妄認機境之誠應之心指諸掌人人
有珠人人自昧王老就手方便一指往來不往來只這俱是藏雙拈問答

左右逢原輪王賞之有功無上之珠不妄與人黃帝得之罔象在於
無心不可强取轉轆機能伎倆此言先放後收智用甚活明眼衲僧莫
鹵莽天童戒後不可粗心
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性相各異誰病不病山
云有異妄不混故言之有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須言不病還有看否
山云老僧看他有分在病忘病故曰有分僧云和尚看他是如
何細辯根源山云則不見病孤光獨照諸有不混
○主意探竿在手旨明靈光不混總結性相無礙
卸却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
乾肉身如乎不掛法身自然周正老醫不見從來癖洞山能治天下人病今日
病中致然自在少子相看向近難這僧有言無實點他非見可及野水瘦
時秋潦退水澄無泥心淨絕情白雲斷處舊山寒雲去山露相脫性彰
須劃絕莫瞞旰我乃盡情分剖你便一刀兩段轉盡無功伊就位
孤標不與汝同盤恐住其功今就其位若就本位方知尊貴
臨濟問院主甚處來就事藏鋒主云州中糶黃米來只知具實
而供不知動落今時濟云糶得盡麼見他不覺故又去撥主云糶得盡依然
不懂濟以拄杖一畫云還糶得這箇麼米則故然這个如何主方
喝只知大用現前不知靜沉死水濟便打截斷動靜次典座至濟舉前話

指彼辯此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只見他非不見已過濟云你又作麼生要見其的座便禮拜一機脫出濟亦打前後一截

○主意探竿在手旨明大用全提總結機衡在手

臨濟全機格調高全提正令截斷動靜棒頭有眼辯秋毫眼前清明比於離婁

掃除狐兔家風峻截斷二邊動靜之見變化魚龍電火燒變化諸方如魚成龍

活人劍殺人刀倚天照雪利吹毛利劍當央能殺能活

一等令行滋味別須同諸方不落階級十分痛處是誰遭問你諸人喫棒是誰

石霜遷化衆請堂中首座接續住持大衆只見人材不見道業九峰不肯乃云待某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只論道業不論人材問首座云先師道休去歇去一物不爲一念萬年去永遠無更寒灰更無執相枯木去不生花菓古廟香爐去了無交涉一條白練去絕無垢染且道明什麼邊事皆是斷德法身之極於此爲驗座云明一色邊事非爲執其大功亦乃迷名滯相峰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如此沉機負先師故曰未會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自不知過所以不伏座乃燒香云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烟起處脫去不得言訖便坐脫直饒坐脫立亡也是把定死蛇峰乃撫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會在若認大功誠昧天真

○主意探竿在手旨明執法空功總結沉空滯寂

石霜一宗親傳九峰九峰親悟先師之妙香烟脫去正脈難通有證無用過在執法

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自誇明白執功不捨

坐斷十方猶點額及盡今時抱妙不捨如魚遭點死與句下密移一步看飛龍倘然撒手如龍飛空

同光帝謂興化云寡人收得中原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因取大梁得勝故乃借事呈奇化云借陛下寶看以計驗計帝以兩手捧幞頭大用親呈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一拳天府二截方隅佛事人情一時周足

○主意探竿在手旨明大用全提總結作家相見

君王底意語知音二人相契天下傾誠葵藿心興化奉主如葵捧日

掇出中原無價寶不同趙璧與燕金賞其絕類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不落凡聖誠難言說

帝業堪爲萬世師金輪景耀四天下君主當時師垂萬古四輪之中金輪第一

僧問洞山三身中那身不墮諸數法身高超十界非比山云吾常於此切盡情指示

○主意就見呈見旨明句要呈機總結一念無私

不入世未循緣不落凡聖劫壺空處有家傳執功住位白蘋風細秋江暮古岸船歸一帶烟不守圓極之功自然歸家穩坐

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請益門云鉢裏飯桶裏水

函蓋相應○主意直下明宗旨明無有意路總結信手拈來

鉢裏飯桶裏水開口見膽求知已其僧開口雲門見膽兩手分付誰是知音擬思便落二三機對面忽成千萬里疑議思量千山萬水韶陽師較些子當央直指更無回互斷金之義兮誰與相共雲門把手相行其利分金何比匪石之心兮獨能如此石之可移席之可卷雲門之見不可輕動

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富樓那問佛之詞僧將驗主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以見拈見以句點句○主意就事破事旨明當央直截總結劈箸奪窩見有僧之清也不有覺之拈也翻手覆手不動來機以機拈機如不去手只就一反瑯琊山裏人不落瞿曇後瑯琊天童曾出佛祖之外今日利生隨緣以楔出楔

党絕老人天奇直註天童珏和尚頌古下終



頌古合響集



清・師炤 錄



頌古合響集叙

大圓居士張有譽撰

餅盤釵釧鎔作一金若非擲地出聲與瓦礫何異所以馬祖震威一喝百丈三日耳聾秖為言中有響臨濟向一句內別出宮商律呂翻成日午打三更從此逝代兒孫蘇嚧悉哩莊子註郭象未容擬議主賓分蝴蝶夢莊周離相離名人不稟帶累婆生七子不遇知音水月雲山一時拋却數百年後方得無著與他出氣不費一文錢買箇庄上油餈一喝便出大慧堂中直得五音並奏二聽難聞遂將從上古德一串穿却呈橈舞棹別宮商至今無人和得大慧沒五百年繁音雜與靈嵒老人出而還之正始座下繼響無著者兩人一則妙湛總道人一則靈瑞符菴主也道人名家子適徐門其翁殉節隨州贈太僕卿祖翁為少司馬家傳忠孝忽焉大雅云亡風吹別調厭棄世相晨夕同符菴主苦志力叅一日讀靈嵒錄如寒谷忽遇陽春亟趨叅請老人一見以大丈夫目之夫亡畢葬即請山剃染受具足戒隨衆叅請老人每令下語痛加錐劄寢食俱廢驀地撥著向上關棙與符菴主唱拍相隨兩口無一舌老人為之助喜囑令加護嗣

後不復冐逐無著獨步取其頌古和之踏翻平江萬斛舟嚼碎徑山穢鑠鑽即兩人亦各各不相借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共以質老人老人曰此可稱合響矣大圓讀之大驚不待供通知其各各諳實也雖肰面目現在有耳共聞與甚麼作響直饒會得響更問甚處是他合處若道是合則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若道不合則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知其解者旦暮遇之方信簷前雨偃溪水瓦礫擊竹柳上啼鶯總是這箇響凌行哭俞婆笑呼小玉掌趙州也是這箇響德山棒臨濟喝乾矢橛麻三斤也是這箇響此響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聾却天下人悟則佛法無多一句了然超百億聾則向下文長直得五年分疏不下即今還有向蝴蝶夢中別得宮商者麼請以此響懸之通衢一任諸人東考西擊使天下學者雖無心欲聞聞之皆然其中即有犯四重禁及五無間聞是響已亦作無上菩提遠因豈啻扶孤危而摧軟煖愧鬚眉而冠巾幗也哉

頌古合響集

學人師炤錄

舉世尊一日陞座大衆纔集定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無著頌　正令付全提不存凡聖機牢關百雜碎石火電光輝

妙湛頌

一翳在眼空花墮一聲入耳塗毒鼓百萬忭忭總不知却來椎下分甘苦

靈瑞頌

掣電之機人天罔知一椎粉碎遍界流輝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潦倒瞿曇在心未歇象駕崢嶸漫進途誰信螳蜋能拒轍屈百衆人前口似眉有理直教無處說

舉世尊因外道問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讚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便作禮而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無著頌　陷虎機關兩處安湍流一截萬源乾駿駒瞥爾窺鞭影凜凜霜蹄毛骨寒

妙湛頌

外道虛空釘橛慶喜眼中添屑老胡據令全提難免證龜成鱉

靈瑞頌

掇轉霜蹄鞭影中春風蹴踏落花紅一從擊碎玄關後刹刹塵塵不見踪

舉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子三帀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

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所佛敕出此女定罔明卽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無著頌　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兩旣不成一何有爾罔明文殊靴裏動指

妙湛頌

一定那論秋復春疑生情動見疎親等閑廢盡東君力空使名花解笑人

靈瑞頌

人人有片閑田誰敢絲毫錯誤女子网明文殊總與一狀領過

舉殃崛摩羅既出家爲沙門因持鉢入城至一長者家値其婦産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産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遽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聞知當時分娩母子平安無著頌　不遲一步不疾一刻明眼衲僧如何會得粉骨碎身未足酧一句了脉超百億

妙湛頌

一樹蘢葱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盈兒童夜覓香來處惟見階前碎月明

靈瑞頌

敲斷黃金鎖掀翻白玉盤他家閑得失莫向寸心安

舉楞嚴經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眞歸元此十方空皆悉消殞無著頌　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消殞試問楊岐栗蓬何似雲門胡餅

妙湛頌

倒腹傾腸舉似君不知若箇解酧恩祇桓一夜西風惡萬象森羅盡喪魂

靈瑞頌

屋角黃榆樹多來不記年今朝風信急滿地是金錢

舉維摩經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殊問維摩摩默然殊歎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眞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與此衆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無著頌毘耶老子善藏機淵默雷聲徹四維今古兢傳眞不二豈知黃葉止兒啼

妙湛頌

維摩示現默非默潦倒文殊得幷得白日青天把火行分明一夥白拈賊

靈瑞頌

山自高兮水自深漫將瑣瑣寄瑤琴陽春白雪都翻轉別整宮商一段音

舉僧問洞山詮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山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無著頌嘉州石像陜府鐵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妙湛頌

清淨清淨破戒破戒堪笑堪悲孰眞孰假水漲船高

泥多佛大廓肰本體等虛空風從虎兮雲從龍
荊棘林中容坦步月明簾外閙抽身春風拽轉花狼
籍添得曹溪鏡裏塵

靈瑞頌

舉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
起一枝華以青蓮目普視大衆百萬聖賢惟迦葉破
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
相微妙解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無令斷
絕無著頌　項上鐵枷三百斤分明有理不容伸黙
肰雞足峯前坐猶把金襴誑後人

妙湛頌

拈花綽約露眞詮引得頭陀獨破顏千古風流千古
根是非從此落人間

靈瑞頌

春滿百花無避處等閑舉起便詐訛縱肰笑豁娘生
鼻不覺全身墮網羅

舉達磨大師旣葬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使西域回
遇祖於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
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肰别祖東
邁曁復命則明帝已登遐矣迨啓壙惟空棺一隻革
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
無著頌　航海東來黠兒落節爲法求人自作深孽
賴遇梁王是作家有理直教無處雪及乎隻履復西
歸葱嶺無端重漏泄不漏泄分明弄巧反成拙

妙湛頌

得得求人忘不休一葦踏徧楚江秋而今隻履歸何
處萬壑千溪脚下流

靈瑞頌

最初椎落雙齒末後狼籍隻履中間幸自可憐强欲
分皮析髓今朝掘地更深埋免得青蠅閙不開

舉二祖慧可大師初至少林參承達磨立雪斷臂悲
淚求法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
汝今斷臂求亦可在祖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曰
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磨曰
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
竟祖於此悟入無著頌　達磨九年面壁坐深雪之
中得一箇得一箇森羅萬象平分破

妙湛頌

蒼崖萬仞雪齊腰凍得娘生鼻孔焦美出多般窮伎
倆此時難著一絲毫

靈瑞頌

討得心安臂不全思量秪合哭蒼天風高月冷人何處餧發珊瑚血正鮮

覓心無得正茲茲最苦將身雪裏藏脊背至今流白汗謾言肺腑得清凉

舉五祖弘忍大師前身在蘄州西山栽枀遇四祖告曰吾欲傳法與汝汝已年邁汝若再來吾尚遲汝師諾遂往周氏家女托生因拋濁港中神物護持至七歲爲童子四祖一日往黃梅縣逢一小兒骨相奇秀乃問曰子何姓曰姓卽有非常姓祖曰是何姓曰是

佛性祖曰汝無姓耶曰性空故無祖默識是法器卽俾侍者後令出家遂付衣法居黃梅東山無著頌

一去一來一老一少兩鏡對懸光影俱照直饒用盡神通未明向上一竅

妙湛頌

被他捉著重增繩索直下翻身將錯就錯

靈瑞頌

挈挈波波不著知貪他佛法上他機再來圖得金襴也可是當初舊面皮

舉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喚三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無著頌　南陽三喚無風起浪侍者應諾爲蛇安脚明眼衲僧知不知萬古清風自廖廓

妙湛頌

江上琵琶月下聽尋常肝膽向人傾天涯自惜知音少翻作當年怨別聲

靈瑞頌

三喚三諾綿綿莫莫明眼衲僧無處啗啄負吾負汝各自行休問醍醐併毒藥

舉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再參馬祖侍立次祖

以目視繩床角拂子師云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竪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師以拂子掛向舊處祖乃振威一喝後檀信請住大雄山岳巒峻極故號爲百丈一日顧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無著頌　頂門一擊塗毒鼓生殺全機振古今雪後始知枀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妙湛頌

一喝直教三日聾江西從此喪家風誰知數百餘年

後稽有兒孫罵祖翁

靈瑞頌

病入膏肓苦痛深神駒脚下丧兒孫一聲雷振清颷起鼓動三千海嶽昏

舉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嘗隨衆聽法衆退唯老人不去丈問汝何人也曰我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丈曰汝問乃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曰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作禮曰某甲

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丈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衆驚異食後丈領衆至山後嵒下以杖挑出一死埜狐乃依法火葬丈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丈曰近前來與汝道蘗近前與丈一掌丈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無著頌　不昧不落將錯就錯百丈埜狐一坑埋却

妙湛頌

說甚埜狐身無端誑惑人咄今朝重註破不必競頭爭

靈瑞頌

不昧與不落太虛自寥廓彼彼大丈夫誰能受拘縛太阿出匣吼青蛇左右橫斜恣盤礴

舉南泉曰江西馬大師祇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僧隨問州曰上座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曰汝却問取和尚僧問泉曰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泉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無著頌　不是心佛不是物六六依前三十六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

合哭

妙湛頌

大用堂堂作者知情存毫忽便成私丈夫自有冲天志肎坐鋒鋩未露時

當機不薦眼如癡勍敵還須作者知正令只堪行一半電光石火未嫌遲

靈瑞頌

昨夜風雷鬪孟津桃花三級浪崢嶸幾多頭角成龍去蝦蟹依肰努眼睛

舉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泉遇之白衆曰道得

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泉便斬之趙
州自外歸泉擧前語示之州乃脫艸屨安頭上而出
泉曰汝適來若在卽救得猫兒也無著頌　南泉揮
劒斬猫兒殺活唯憑作者知權柄一朝如在手分明
看取令行時
　妙湛頌
趙州闍喜得便宜冝信遭人第二機頭戴草鞋雖跳
出也知不是活猫兒
　靈瑞頌
猙獰牙爪箇狸奴提起分明付與渠藉使兩堂俱道

得南泉還下一刀無
狼忙刀下解翻身古路無人帶月行絕塞自今傳盛
化金門宣勑罷徵兵
擧南泉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泉於路上
畫一圓相道得卽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
泉曰與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行泉乃相喚曰
歸去來歸去來無著頌　埜店齋餘聊問津作家竿
木鎭隨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妙湛頌
總許三人見一班那知全豹隱深山忽朝露柱生幾

變把住燈籠不放還
　靈瑞頌
撥動烟塵意已殊那堪萬里共區區國師不向南陽
住草偃風行在半途
擧襄州龐蘊居士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
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士忽有省後參馬祖問曰
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
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無著頌　一口
吸盡西江馬駒踏殺老龐不用燒錢引鬼自肰安帖
家邦

　妙湛頌
春色到荒郊春風吹柳條木人能拍板石女解吹簫
妙曲無音韻淸聲動泬寥西江吸不盡千古浪滔滔
　靈瑞頌
劈箭飛流射碧湍一聲驚躍睡龍蟠如今莫向潭邊
宿吹起氷花徹骨寒
擧道吾因趙州來著豹皮裩把吉撩棒在山門前等
候纔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祗候著吾
又唱喏一聲而去無著頌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虎
驟龍驤誰敢定價三千里外見誵訛生銕一團無縫

鑄

妙湛頌

左眼半斤右眼八兩露柱懷胎燈籠撫掌

靈瑞頌

一出一入風雷迅疾海竭山枯鬼號神泣觀世音菩薩幾時得成佛

舉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因夾山來叅師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是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

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渌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無著頌　渺渺烟波一葉舟竿頭絲線幾沉浮離鉤三寸如何道便有金鱗堉點頭

妙湛頌

古岸垂綸不計秋盲龜跛鼈幾沉浮驀然負命隨鈎上踏破船舷當下休

浪走江湖已數春偶因漁父指迷津桃花玉洞無人迹空聽雲中笑語聲

靈瑞頌

獨泛蘭舟三十春烟波釣盡獲金鱗藏身無跡知何處明月蘆花愁殺人

舉趙州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無著頌

金佛不度爐圓光爍太虛直下便薦得不用更躊躇

木佛不度火院主眉毛墮烈燄亘天紅舍利無一顆

泥佛不度水衲僧難下觜擬議隔千山迢迢十萬里

眞佛內裏坐趙州休話墮覿體便承當抬眸卽蹉過

金佛木佛泥佛穿來擲過閻浮更說眞佛在內無端已被塗糊

妙湛頌

金佛不度爐春色滿皇都山靈白雲活地肥黃苣粗

木佛不度火放下便安妥射得雪峯猴錯過玄沙虎

泥佛不度水圓融無不備水洗而皮光啜茶濕却嘴

眞佛內裏坐出言成錯誤掘地更深埋免教全體露

金佛泥佛與木佛贏得人前揚醜拙更將真佛强分
疎咄是甚門前繫驢橛
靈瑞頌
金佛不度爐鎔盡舊規模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
木佛不度火赤燄亘今古犯著面門焦莫怪無回互
泥佛不度水魚龍陣方起若非弄潮人打入洪波裏
真佛內裏坐好與劈面唾自道解破家何曾有這箇
金佛木佛泥佛同途却不同轍更問真佛蹤繇且去
明朝來决
舉趙州因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

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
有僧舉似州州曰待我勘過明日州便去問臺山路
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州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
麼去州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無著
頌　踞坐臺山古路頭往來雲衲被戈矛趙州提起
那羅箭穿過髑髏卽便休
妙湛頌
趙州眼珠放光婆子眉毛委地雖然各占封疆必竟
不出這裏閃來冷坐峰頭看他一倒一起
靈瑞頌

驀直去驀直去紛紛錯認指頭路南北東西艸裏行
返擲廻旋能幾箇趙州勘破少人知歸對春風自歌
舞咄這埜狐
指出分明不奈何太平草木盡干戈將軍一簇三關
透日月雙圓奏凱歌
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曰喫粥了
也未曰喫粥了也州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無
著頌　十方通透八面玲瓏駿駒顧影孤兎潛蹤
妙湛頌
喫粥了也洗鉢盂去日用現成何須特地

靈瑞頌
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師子咬人韓盧逐塊
舉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無著頌
鐵壁銀山一箭穿過潦倒趙州口能招禍
妙湛頌
業識茫茫無可據張公喫酒李公醉倒街臥巷礙人
行敢道畜生真惡賴
靈瑞頌
趙州狗子咬著便死若有佛性毒不至此
舉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州曰

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無著頌　水淺不是泊船處能縱能奪自有據一椎擊碎兩重關塡溝塞壑無囬互

妙湛頌

覿面呈機淡戰時無星秤子定錙銖滿腔熱血誰能識惟有清風明月知

聯施三拜別親疎尺水能興萬丈波裂破重關行活路任敎四海動干戈

靈瑞頌

兩處曾安陷虎機收來放去絕毫釐不知離却拳頭外誰是追風天馬駒

舉臨濟見僧入門便喝無著頌　喑嗚叱咤萬人氣索佛法商量猶欠一著

妙湛頌

出匣吹毛爲不平神光閃爍自消魂髑髏穿過驚天地誰信大唐無個人

靈瑞頌

臨濟一喝是什屎橛無限青蠅咀嚼不徹

舉臨濟示衆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

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床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拓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矢橛無著頌　鑄印銷印全提正令要識綱宗不隔一瞬

妙湛頌

無位眞人嘗出入屎床鬼子無巴臭休將芳草殢王孫春風眨眼花狼藉

無位眞人驢脚佛手旋轉河山掀翻宇宙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眨上眉毛漏逗漏逗

靈瑞頌

徑山門下彷彿臨濟堂中太錯要識無位眞人不得倚門傍戶

舉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無著頌　一喝當機賓主分莫將知見强疎親反身師子威獰甚眼裏無筋一世貧

妙湛頌

兩口同一舌雨散長空濶仗劒斬龍蛇甕中走却鱉

靈瑞頌

閃電光中霹靂飛爪牙猶未露全機盲龜跛鱉休驚
怪擒得神龍便跨歸
舉烏石因雪峰扣門石問誰峰云鳳凰兒石曰作麼
生峰曰來啗老觀石開門搊住曰道道峰擬議石便
托開掩却門峰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
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無著頌　養成羽
翼鳳凰兒老觀門下偶差池冷地忽肰思舊債却來
別處討便宜
妙湛頌
我早猴白伊更猴黑沒興忽相逢前凶後不吉饒伊

入得門未免親遭賊
靈瑞頌
鳳凰不是凡間鳥爭肯將身入網羅飛向九霄猶未
住賺他老觀踏翻窠
古老家風絕點瑕打開石人驗龍蛇雪峰不得其門
入往往途中亂撒沙
舉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無著頌　殺活並行醍醐
毒藥是賞是罰一任卜度
妙湛頌
一條白棒掀天大都來劃斷千差路驚起南山鱉鼻

蛇不動纖毫擒佛祖
靈瑞頌
德山一棒佛法盡喪總似今日老胡絕望
舉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
入這保社山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
山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
堂次日山自白槌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
便出院無著頌　興化打克賓一棒一條痕古人雖
已往留得典刑存三十年後幾箇知恩
妙湛頌

興化風行艸偃克賓失錢遭譴打翻向上機輪石火
電光難辨雙明雙暗全收是聖是凡齊遣一天風雨
儵肰紅蓼白蘋兩岸
靈瑞頌
興化堂前法戰新普天率土盡歸仁赤幡卓出淸風
面有理敎渠別處伸
舉睦州刺史陳操尚書見睦州一日與僚屬登樓次
見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
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
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無著頌　奪鼓

攙旗驗衲僧便將黒豆換雙睛昔年曾被雪霜苦看
見楊花落也驚
妙湛頌
一東一西隴頭水一聚一散天邊霞一來一往道上
客一顛一倒池中麻
霊瑞頌
箭鋒有路看謀畧藥忌知誰善變通奐得回頭無勘
處秖應千古動悲風
舉嵓頭值沙汰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
有人過渡打板一下頭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頭
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
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頭便打婆曰婆
生七子六箇不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抛向水
中無著頌　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别宮商山
雲海月多抛却贏得莊周蝶夢長
妙湛頌
驀劄相逢正令行空餘一片老婆心而今抛入洪波
裡疑殺滔滔天下人
霊瑞頌
劃破江流露月痕塵沙刹土冷沉沉夢回一棹漁歌

裏曲曲難安佛祖心
舉雪峰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
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
杖攛向峰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
始得肰雖如是我即不肰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
山作麼無著頌　象骨老人示徒擬議遭他一口韶
陽突出驚人未免傷鋒犯手
妙湛頌
南山鼈鼻多奇特描不成兮畫不得播弄腥風滿大
唐敢問衲僧誰見骨
霊瑞頌
呼即易遣即難喪身失命太顢頇杖頭突出驚人膽
拈却南山仔細看烟冉冉草漫漫雪老雖肰好手筭
來也是無端
舉雪峰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峰曰生死海未渡爲
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
無生死僧再至雪峰進此語峰曰此不是汝語曰是
覆船恁麼道峰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
僧自喫不干闍黎事無著頌　生死海中猶未渡傳
言送語幾千程一棒打翻東海鯉迷人直下便狂惺

妙湛頌
生死海未渡一語先分付渠熱返魂香伊揭塗毒鼓虎頭虎尾一時收甜者甜兮苦者苦

靈瑞頌
生死海未渡如何復却船截流伸一問滄溟立須乾二十烏藤風凜凜莫教有口借人傳

舉撫州疎山匡仁禪師聞福州大溈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溈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曰是師曰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

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何得相弄溈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溈否師曰到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溈山可謂頭正尾正秪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溈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溈山元來笑裡有刀遙禮悔過無著頌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玄沙斫牌禾山打鼓君不見雪竇有語兮要與人天爲師面前端的是虎

妙湛頌
布單賣却起奔波萬里區區路轉多笑裏有刀傷痛處至今天下有誵訛

靈瑞頌
虎頭虎尾一時收笑罷雄風遍九州此日干戈齊偃息不知何處覓封侯

舉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子下座無著頌　芭蕉舉起拄杖驚動森羅萬象蝦蟇飛過梵天眉毛元在眼上

妙湛頌
芭蕉舉起拄杖萬象森羅膽喪我若奪來拗折看你有甚倚傍

靈瑞頌
芭蕉舉起拄杖露出心肝五臟衲僧自合知時免教落在頭上

舉保福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麤心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福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處是某甲麤心處福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麤心無著頌　晨朝有粥齋時飯展鉢

開單飽便休築著磕著如鷹得不乢流處也風流
妙湛頌
喚汝卽來遣卽去觸著磕著難廻避驀肰踏著笑呵
呵脚下草鞋自家底
靈瑞頌
觸著磕著衲僧罔覺進一步兮搖乾蕩坤退一步兮
塡溝塞壑嗯因思煉石補天何似鴻濛未鑿
舉雲門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
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無著頌　日
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只管

盋盂兩度濕
妙湛頌
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濕不用別思量管教能事畢
靈瑞頌
平不留險非取天上人間能幾幾撲碎驪龍明月珠
敲出鳳皇五色髓止止君不見石頭有語兮承言須
會宗勿自立規矩
舉雲門到江州陳操尚書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卽
不問三乘十二分敎自有座主作麽生是衲僧行脚
事門曰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上座門曰卽今且置

作麽生是敎意曰黃卷赤軸門曰這箇是文字語言
作麽生是敎意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門
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
想作麽生是敎意書無語門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
是否曰是門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
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門曰尚
書且莫艸艸三經五論師僧抛却特入叢林十年二
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
無著頌　作家慣戰不齎糧奪鼓攙旗勢莫當虎驟
龍驤誰辨的反思仁義勝剛强

妙湛頌
調將埋兵幾戰征尚書空使口頭爭三千劒客今何
在獨得悲風動地生
靈瑞頌
袖裏金鎚劈面來左旋右轉趁風雷韶陽因謗斯經
故直得披毛戴角回
舉法眼聞齋魚問僧還聞麽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
今若聞適來不聞無著頌　耳聽如聾口說如啞法
眼舌頭孰眞孰假
妙湛頌

空裏採花水中漉月罪兮爾天焉可分說

　　靈瑞頌

一片虛凝絕謂情阿誰曾說悟無生喚回聲色頭邊
夢直出威音劫外行

舉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
在庄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德曰汝去問
庄主者方出門忽見庄主歸謝和尚到庄喫油糍無
著頌　喫了油糍不赴齋庄師特特謝師來千山萬
水俱尋徧踏破芒鞋眼未開

　　妙湛頌

謾說分身滿大千誰家竈裏火無烟平空脫賺庄家
客露出機關值甚錢

　　靈瑞頌

吞却三箇五箇吐却七箇八箇秖要侍者流涎不顧
庄師話墮

舉大慧室中舉竹篦子問學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
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無著頌　雲門舉
起竹篦凡聖潛踪匿跡金剛門外生瞋木馬廐中面
赤

　　妙湛頌

雲門竹篦反增藥忌背兮觸兮成大火聚塞殺咽喉
轉過身何須弄此閑家具

雲門竹篦去却藥忌背觸俱非成大火聚塞殺咽喉
何處出氣勘破歸來直甚屎屁

　　靈瑞頌

霜華三尺逼人寒佛祖難將正眼看不犯鋒鋩能舉
令神光銷爍髑髏寒

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朕兆未形頭腦
裂那堪舉起漫紛紜



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



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1]

終南山僧　慧觀撰序

南岳泰公著五讃十頌。當時稱之以美談。及樂浦香嚴尤長厥頌。斯則助道之端耳。自祖燈相囑始迦葉終曹溪。凡三十三祖信衣後造數人。先賢之所未讃者。愚且病焉。雖寶林祖述其事閱而可委。奈何忘機。尙懶者或陋其繁遠殘秋之可。愚得以前意請於　千佛燈禪師罕讓而弗獲免。未信宿而成蓋辭理生千佛之筆當時問答奇句或糅。其問約字雖則未多。識者脣觀諸聖之作於是乎在矣。亦猶納須彌於芥子其橙一也。是以命牋染翰爲之序云。西國二十八代祖師及唐土六祖師。後梠慶明覺大師述

初祖大迦葉尊者

偉哉迦葉　密傳佛心　身依一納
口海千尋　威儀庠序　化道幽深
未逢慈氏　且定鷄岑

第二祖阿難尊者

多聞慶喜　高建法幢　傳佛金偈
繼祖銀釭　慈悲第一　智慧無雙
飲光後躅　月印秋江

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胎衣尊者　暗室明燈　人天耳目
佛法股肱　非心非色　無減無增
良哉至理　覺海大鵬

第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優波鞠多　辯瀉玄河　法山崎嶂
消樹婆娑　靜盈石室　既繫天壓
性非十七　悟在刹那

第五祖提多迦尊者

多迦大士　無我出家　了根達境
兎月空花　體非形相　理出樹牙
隨方利物　豈有匏瓜（[illegible]交反以瓜可[illegible]瓜 本文[illegible]瓜字也）

第六祖彌遮迦

彌遮加祖　習五通仙　遇師正法
看我心偏　悟如未悟　玄之又玄
神通示滅　八部潸然

第七祖婆須蜜尊者

祖婆須蜜　入彌遮室　迷悟本如
物我冥一　平携酒器　項擎佛日
奚是奚非　誰得誰失

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佛陀難提　大化群迷　心無心外
法理高位　五天論將　三界雲梯
卓然眞氣　南北東西

第九祖伏陀蜜多尊者

伏陀蜜多　大器晚成　五十不語
五十不行　我逢達士　倏契無生
崖松有操　秋鷄無程

第十祖脇尊者

脇大尊者　愛惜綢橎　量等虛空
道淮簫灑　眞體自然　因眞舒懸

幼世蒼杚　奔騰意馬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富那夜奢　智若須彌　心指法住
身外榮衰　明暗隱顯　視聽希夷
現前提住　更不參差

第十二祖馬鳴菩薩尊者

尊者馬鳴　化花□成　龍宮霧卷
釋苑風淸　我欲識佛　不識者明
莫非玄解　動足塵生

第十三祖迦毘羅尊者

毘羅尊聖　因地魔王　遇師指教
殺證眞常　胡爲愚智　誰是短長
德馨性淨　蘭蕙氷霜

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尊者

菩薩龍樹　化龍是霧　心曉佛心
住而靡住　身現圓了　法流膏雨
提婆機投　孰暗旨趣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迦那提婆　德岸彌高　迴旋香象
欠放金毛　機通雷雷　辯瀉秋濤
始終絕證　勿說王刀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羅睺道德　在口寧論　因師說耳
尋得入門　高提日了　大照乾坤
不取不捨　傳乎子孫

第十七祖僧迦難提尊者

僧迦難提　莊嚴王子　遼域九重

入山千里　定喩井金　義乖終始
理屈於師　忽窮自己
第十八祖迦耶舍多尊者
迦耶舍多　幼會佛機　手携寶鏡
面難提師　內外絕翳　眉目無虧
風飄鐸韻　非我而誰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鳩摩羅多　大常止詹　蒙師爲澤
委父無厭　本非鍛鍊　肯藉鎚鉗
一榻孤坐　人天禮瞻
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闍夜多祖　格高貌古　錫有六環
田無半畝　言下不生　何處不普
垂手入鄽　他方此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婆修盤頭　修行不臥　雖歷辛懃
翻成孏墮　因指見見　逢歌拍和
泡幻無眞　聽情無過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辨塔降勇　自在王子　雷震蟄行
邪師失齒　神運六通　道風千里
聲色恒眞　何須瞶耳
第二十三祖鶴勒尊者
尊者鶴勒　上德不得　任性縱橫
發言奇特　功高二義　名宜萬國
稽首歸依　祖林膽衛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師子尊者　人天仰慕　容裏崟青
雲間鶴翥　論鼓綿磬　法輪高御
桂柆邪徒　梧眞去處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婆舍斯多　久離槃沿　未逢作者
終不開拳　傳師衣鉢　度物橋船
當心妙見　豈假言宣
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
不如蜜多　勝王誕慶　高遠空娥
迥就道行　佛法梗樑　王以瞻敬
洞鑒如研　祖堂金鏡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般若多羅　幼名瓔珞　父母淪亡
東西盤泊　一曉龜毛　恒嗟水洞
果滿菩提　道源遠廓
第二十八祖　唐土六代祖師
第一達摩祖師
菩提達摩　道化無爲　九年少室
六葉宗師　示滅熊耳　隻履西歸
梁天不薦　惠可傳衣
第二祖惠可大師
二祖碩學　操爲堅確　心貫三乘
項奇五嶽　天上麒麟　人間鸑鷟
斷臂立雪　混而不濁
第三祖僧璨大師
三祖大師　諸王眞子　語出幽微
心無彼此　或處山林　或居鄽示

因地花生　栂檀薝旎
第四祖道信大師
四祖十四　因師解脫　處世道孤
與慈量闊　永絕影熒　迴法始末
果少花多　忍傳衣鉢
第五祖弘忍大師
五祖七歲　洞達言前　石牛吐霧
木馬含咽　身心恒寂　理事俱玄
無情無種　千年萬年
第六祖惠能大師
師造黃梅　得旨南來　爰因幡義
大震法雷　道明遭過　神秀逢迴
衣雖不付　天下花開
南嶽讓和尚（六祖法嗣）
觀音和尚　厥名懷讓　般若栖神
禪門宗匠　五岳德高　四溟心量
法嗣六人　馬祖與王
吉州行司和尚（六祖法嗣）
吉水眞人　出世廬陵　唯提一脈
迥出三乘　瀛中月燭　火裏行水
訐君妙會　說衣想應
國師惠忠和尚（司和尚法嗣）
唐朝國師　大播鴻猷　曹溪探月
渭水乘舟　二天請問　四衆抛等
法才極膽　大耳慚羞
石頭和尚（和尚法嗣）
南岳石頭　吉水分流　庵栖碧洞

車駕白牛　學成麟角　譽滿神州

僧間淨土　不垢何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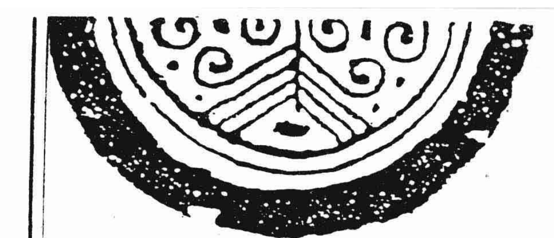
江西馬和尚法嗣讓和尚

馬師道一　行全金石　悟本超然

淬枝勞役　久定身心　一時拋擲

大化南昌　寒松千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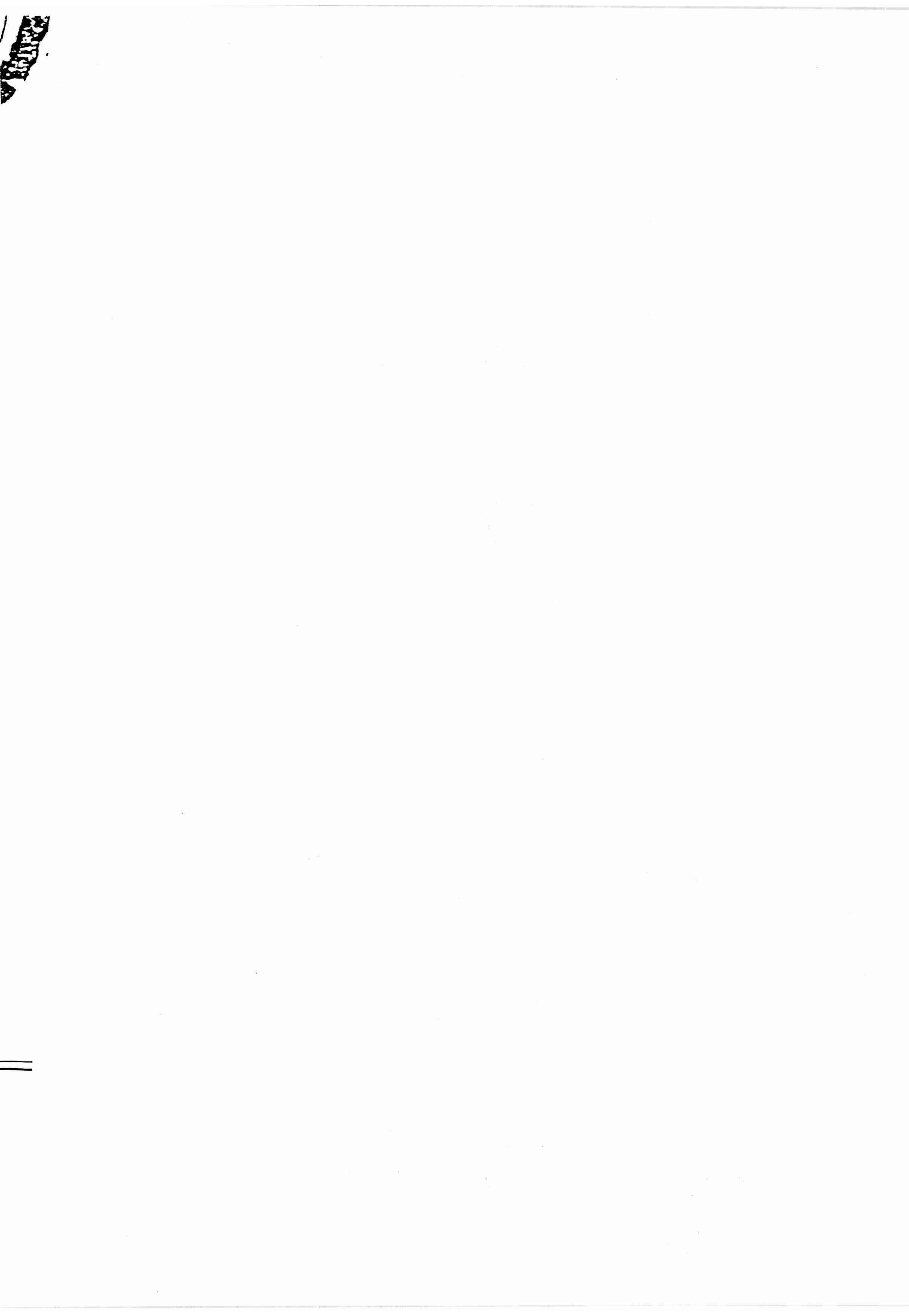
沙州三界寺沙門道眞記



雲外錄

明・大香唵囕 著





雲外錄

明崇禎間德清夏元彬刊
清順治己亥修補本

聖日唵嚂香禪師傳

德清弟子陳元埕撰

唵嚂師者吳人也名大香俗吳姓家於洞庭少時好讀書博極羣籍善屬文尤工于詩性不羈任懷獨得有子四人年四十始爲僧然師自儒冠時固已精心梵乘矣嘗一日持佛名十萬至中夜念成燃香宴寂舉萬法一則如彈指頃心空嗒然人法幷滅自是遂有省焉師雖冥叩禪宗志在扶敎嘗掩關徧閱十二部夕夢大士呼曰偕爾佛子傳佛慧命因展兩手光作作布空界師惕然心開及覺閱敎無滯義於是脫然有離俗之志矣久之繫緣未遂一日于母見神於先後尸在牀語誡師毀迹以懺巳罪師乃悔悼宿心斂裳宵逝時歲壬戌年巳四十矣遂入雲棲薙染於蓮池大師像前至眞寂受鼻那夜訖手提瓶笠往霞幕山中棲雲蔭松與麋鹿雜處往往絕粒閙本淨心禪師任中菴師往叩之咨請再三發明巳事繇是擔標行脚者十年芒鞵所止徧於寰中緣至成掛衲一竄然不旬月亦輒移去時時脫身獨往未嘗求侶也師每嘆末法凌夷以闡敎爲巳任自法華楞嚴而下手爲詮釋務明大義壬申始應經筵唱揚竺墳於是

說法無寧日吳越之間道風秀出乙亥冬師赴乾元之席來余邑中闌首楞嚴偈時頗預末筵親承音響已而入室問道略云玄風其餘聽法數千戶外之屨常滿余一日遇茅子鼎叔爲言師範茅子喟然曰此吾故人吳凝甫鼎芳也師嘗客于遠士家爾時任俠標舉嗜酒潦倒于詩騷之間今幾日耳憶昔風流猶在心目而乃人天師哉是歲夏師過漈溪入金山憇氷壺蘭若山僧告以聖日峰之勝師往觀樂之遂卓錫焉左槃落石下瞰傾巖空巔數椽欲墜復倚其上葢有忘歸臺云丙子師復來清溪至秋還山一宿微

疾師曰吾將逝矣余聞遽入山詢之起居言笑如故越數日結跏而寂時九月八日也荼毘之夕栴檀氣鬱鬱累日不散一時睹聞者皆大歡喜踴躍作禮而去踰月塔於峰之陰師爲人恬敏持律肅與物和問法必荅獨不輕說禪宗聞者一二人而已一塵一鉢意廓如也每喜讀老莊有道德經解行世晚年汪南華内篇與易表裏未卒業而逝行著雲外錄數十卷余外父孝廉夏公元彬爲次而傳之其餘汪經論集錄又十餘部法云富矣年五十有五僧臘十有六夏自師爲僧後其先吳凝甫之妻感而學道及病且死口誦華嚴經名以絶咸言大士掖之俱去室人或聞其聲云

論曰金山僧古釋語余師嘗自爲像賛云真而非真假而非假若不是驢郎還是馬一生數奇歷劫命寡畢竟如何之乎者也嗟乎行履之若師甚希有哉師博通内外典詩歌有皎然貫休之風然此特寄跡耳若其振鐸啓瞶破塵出經教網高張歸無所有余固不得而測之矣

雲外錄目錄

雲外錄卷之一

賦

姑蘇釋大香唵囕著

水月賦

瞖夫習坎居險陰精著明百川滙至七寶合成瓊樓滿兮蟾兎聚珠淵邃兮蛟龍生桂香苾茀藻景晶瑩廣寒清虛之府裳衣霑潤蓬萊改變之時山冢崒崩彩結金莖之露嶽凝玉井之氷逐歲運行而爲寒燠隨潮大小以現虧盈曾閏三周再潤亦有千載一清漢使乘槎因授星遐之石唐賢傾盞遂飛天上之鯨

庚老之興不淺羿妃之徃堪憑試觀望舒整御陽侯炳靈瑶波不動璧曜徐升虛浮瀰瀰空映亭亭神輝自發嘉瑞同徵一月普攝千垂水衆水奚分兩般月靜則月圓動則月鈌如鋪千頃之雲似散萬屑之雪瀚瀚兮非順非違滉滉兮或同或別灑灑兮無送無迎濕濕兮若離若合處穢途而猶淨不假揩磨歷陳刦而恒新何煩稱述若乃萬籟無聲一塵不染星駕前驅雲旌罷展月運麗兮朏朏水漩漩兮溓溓恍擊掌內之珠疑寫鏡中之面即色即空不增不減本絕去來誰云近遠無住中流寧論彼岸罔知升沉表用盈縮隨時形分萬有恩被無私影射黿鼉之窟寒驚烏鵲之枝則有繫舟嫠婦桃塊孤兒憔悴兮鶉衣百結支離兮鶴髮千絲樂府裁成圓印班姬之扇迴文織罷斜窺竇氏之機風高古堠猶征旆霜重長河未授衣沉江楓兮二女血楚澤鵰兮孤臣悲白太尊之歌殘青衫正濕陳思王之夢斷綉枕空持杳杳冥冥兮徒慨人神路隔生生死死兮可憐兒女情凝終焉月落西山水歸東海光歛毫端流還象外尾閭永泄颷輪長邁有必還無成應是敗項刻分張刹那向壞事則可解不可解理則無在無不在

無心栢賦 有引

棠溪之大善禪寺殿庭有古栢一株中心剠攦餘本猶存幹若騰螭夭矯高下誠靈物也靜慮之暇餘習成賦

瞖造化萬有咸控摶兮爾獨胡爲形之不完支離擢刖兮□□泰碧落摧藏膠盭兮下菈幽湍虬枝濯濯兮□招別鶴翠葉葺葺兮屢宿孤鸞九秋屆兮預爲薦爽三伏應兮轉解生寒山僧靜後緣解帶樵客時來爲掛冠□□、芒兮芴兮何以萌爲芴兮芒兮若得名斯霜凄雨櫛霰集煙披四時代續羣類咸隳沉沉焉

若半生兮半死彌彌焉亦載安兮載危若乃厥貝荆
亂其利冀土大谷倒生爐峯新捎麝食而香鶡鳴得
數名傳蜀嶺之宮義絕趙州之路詩成漢武之臺劍
挂徐君之墓田鸞服葉兮長存共姜汎舟兮徃愬菉
公政美曾栽巴縣之庭杜老情多爲出錦城之賦兎
游孝子之塋烏集御史之府難爲桃李之顏會得神
明之護爲言椒漆檀楠各成其用棫樅櫻櫟自爲其
容詩標六駁書引孤桐嫫嫫珍幹燁燁陽叢琪峯漼
璨丹嶁冥濛華林之樹表君子之號泰山之松受大
夫之封若木拂日栟櫚顫風八桂森挺三槐龍從井

留橘綠源隱桃紅介叔之肘生柳蚩尤之械爲楓蔽
芾甘棠勿剪槃珊仙李難逢閱陳章兮奚厭嚴終古
兮何窮維茲楝梁之器龍虎之姿受命於天得獨貞
之著稱明于聖抱後凋之宜語對哀公之社厄驚莊
相之私奚必泰山千樹貞同赤水三株蒲團自設隱
几漫隨金經細閱玉麈閒揮素茗屢啜清琴或施王
中郎之圍棋誠坐隱之樂張伯英之染翰獲草聖之
奇爾毋揉而爲耒兮陷沒於汚淒之泥塗又毋斷而
爲槎兮浮沉於泱漭之滂池甚無削而爲枹兮以供
耳目之娛亦無燦而爲枕兮以受晏晦之私若然局

而爲轂兮乃隨他人之轉輸漸假刻而爲樽兮遂成
長夜之昏黼又如揭而爲竿兮徒抱僥倖之機終作
規而爲觿兮以墮勝負之區是皆因時以見用特爲
久要之明辭時有漆園莊生過而嘆曰曲轅之木不
材見養荆氏之林因材受斬材與不材二俱爲患未
若茲栢之無心不可妄意而成量乃曳杖而爲之歌
曰頹乎塵外兮若爲世棄嗒焉自安兮終遠物累既
不得而訾兮又烏得兮爲譽千秋萬古兮永依淨地

腐乳賦 小敘

閩中三奇皆美而艷荔枝腐乳紅蕉也余頌其一

觀夫百羞之擅長一席之奇珍適悅衆口調攝千身
彩霞之醞紫極之醽由承沆瀣所獲金莖信鈞厨之
妙供識欲頂之化成試言令茲善宰佐以鯿丁咸盟
漱外儀形十日戒三日盟萬緣具泯一念混冥啓丹
丘之秘籙按洞府之中經以融以汰載經載營纖滓
必盡朕迹自呈和之以勺藥糅之以玄瓊涵之以雪
醴貯之以雲罋冱寒獨固熇伏再蒸審堅持兮不變
則逾永兮更貞不奢不溢非濁非清醍醐可廢甘醲
忘能五鼎枉列萬錢若傾炊金饌玉徒爲耳炮鳳烹
龍安足稱世有郎官之鱠五侯之鯖擊鮮膏犢腒雉

肩猩象白鸞翠豹胎蝺睛含肉嘗君之惠烹鵠餞主
之行金谷則有乖狂藥中山則不遍羊羹黿指國袞
壺飧邦與空煩爟灼盡屬膻腥豈若咄嗟可辨顧指
卽昇筵分綵飾盤列赤瑛涎涎艷質泄泄幽馨珊瑚
吐耀火齊含晶無小無大亦方亦平孰云一椢巳敵
百朋入吻罔象下咽消酲五割奚數三德共淳秋笋
喻楊妃之指江鰲類西子之唇白兎銀臺之藥碧虬
絳樹之津行厨麟脯檎中龍根露棲鷄膗上方熊蟠
南粤厥有蠹桂玄山所産芳秔王母薦穆君以瓊液
南岳宴子喬以蘇英太行石髓槐里松精漿成九轉

丹煉七明俱不足以彷彿又烏可以憑凌衰頹可駐
眞同紫火酷暑堪辟等劾玄氷口香七日齒髮再生
擬仙契鄙塵氛驂雈駕馭鸞羣不獨東南之美味實
爲寰宇之令名若非出彼禪悅之土定應來自毘耶
之城何必求丹砂於勾漏願言播尤物於建寧

孤螢賦 幷引

聖日搆始抱影自居忽有螢光一點昏夜流入虛
經冠信無貳無忒漸至落成不復覩矣薄言展素
盖以稱嘉

覈夫庶類爾實化形自非色而爲色乃無情而有情
假火以炳照水以澄禮云腐草所出詩咏鹿場而行
雅得景天之號詎有暉夜之稱鳥羞以進馬却而鳴
車武子以練囊而日繼梁簡文謂簾珠以身輕子南
合而離矢煬帝散而同燈杜陵野老與白髮之曉河
陽令君援彩筆之銘耿耿兮乍親桂茝飄飄兮時度
蒳萌洸洸兮前臨碧芷輝輝兮復傍紅蘅昏黃暇信
昧爽効貞俟星精兮東指伴河漢兮西傾每因風兮
獨舉惟吸露兮無營或遐或邇載飛載停紆徊逮佛
恬淡依僧入幽居而忘欲處陰壑而逾明惟雅尚之
自若甘枯槁之宿名蓋請去就之有分故隨涼燠以

無爭潙彼蝙蝠之拂異乎蜻蛚之聲能使禪心寂靜
道味和平抱朴魂接叔寶神淸恍恍然但覺白鳳之
吐楊子蘧蘧然不知蝴蝶之化莊生古有窻鷄共友
獱犬作伴虞仲翔以青蠅爲弔客萱耶之由玄蟻以
逃刑余惟固劣身乏良朋終所借於子景適有感於
孤螢

亂曰嗟彼丹良兮以假托假景風變暑兮厥惟在野
憑虛增曜兮以時高下來去何從兮萃於是舍去無
所留兮來亦無迓凝霜旣降兮善爲自化

弔吳羌賦 小序

吳羌者漢之隱君子也避新政之召誅茅於乾元山遂終身焉山在餘不溪上亦名吳羌山云

適輟經筵之次隨詰乾元之陽風日淒而淡淡川塍緲而蒼蒼覩雲巖之遺構驗香火之未央環諸峯之鬱翠滙四瀆之滄浪俛焉沉注仰焉相望憮焉自失慨焉以慊援鮮霞而掬帋邀素月而陳章恭惟先生之高蹈兮離世異俗而徜徉乾綱解而格命兮下流崇而澋黃天地閉而向晦兮日月昃而無光羌痔命之舛繆兮託幽憂而自臧縮丘壠而契志兮與鹿豕而頡頏紉紅蘭而爲佩兮緝縹葉以爲纕叱逐五辛

之穢兮茸同三白之湯笠眞靜兮忘外抱全璞兮無傷濾泉煮朮柝栢燎香濯纓清泚緩帶平堤𨇤鬖陽孏偃息閉房吾知先生兮浪得者喪唐作者亡殉巧者必敗無欲者乃昌陰氣盛而慘毒兮台夏慼夫凝霜苞棘集而蕤茂兮青茗悴而尠芳洪濤激而翻軸兮桂檝戢而不揚衝颷撼而怒竅兮磐石砥而自匡驚霾蔽而昧空兮神鑑淨而惟煌浮雲儵而成幄兮杲日運而獨王淵匠邈而嘉遯兮大䖏濫夫冠裳毀脅黃之離春兮敦洽充乎象牀謂靈稼之不實兮衆咸珍彼皮糠艮瑬達乎孚尹兮非尺帛之能藏玄珠堆而照乘兮詎斗粟之堪償結思頳濱兮匪遠彷彿嚴瀨兮同行于嗟先生兮避迹而迹逾顯逃名而名逾彰固知脩促之一揩兮奚爲緬邈而徬徨清風挑玆竹箭兮如聆金石之琅琅

蘭竹園賦

爰有超玄達士離世閒人裂愛網斷塵輪襟融兮神曠物疎兮道親小構茗華之麓特顏蘭竹之園如獲善人之與乃知孝子之恩政有長生之驗嗅等同心之言鳳翩翩兮來食蝶栩栩兮尋源看則何須問主鋤痔不得當門若乃名標天帝體禀國香伶倫制律

弘讓成章旣啜其實仍沐其湯所持君子之操豈爲無人不芳會稽之亭羣賢共集蒼梧之野二女成斑奚止千竿之數寧論五晦之間試覩綠葉紫莖赤箣縹箭浩露微防光風屢汎刀彩流飾霞綃擁障欲生謝傅之庭共集嵇生之苑郎官在握兮蒙恩衛女懷歸兮不見雲夢之澤受安國之稱太山之阿與鄘炎之嘆終致化龍豈徒夢燕襄則曰園曰樊郎塲郎圃樹漆樹桃藊花藊蓏仙人之芝天子之果獸禽安芻蕘之原鱗介豈藻蘋之所法眞講論兮歷年不窺彭澤歸來兮日涉成趣和帝則假以諸貧向秀則收其

修利蘇統種藥以養親顏裴鉏菜以役吏衹桓精舍
給孤獨之所營大林重閣庵婆羅之所施復有清夜
追隨移晨獨坐或以下帷或由閉戸漢陰乃無機之
爲濟北乃傳經之處會心則魚鳥相親見金則瓦石
不異未若九曉爲滋時時紉佩四時不改日日平安
上凌倒景下鏤幽湍水生溱洧之祓塵掃永嘉之壇
夫子援隱谷之琴以表衆草爲伍蔡邕斷高遷之篇
乃知等類作椽鳴呼任爾者運適然者緣傳有鬩於
草木義何傷乎聖賢亂曰竹云醫俗蘭則同味世外
雙清谷中一致莫逆之交忘言之契播高節兮遐方

留香名兮奕世王子由聞而慨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是爲十步之内也

太湖觀日賦

粤自混混沌沌滉滉瀁瀁昧昧昏昏杳杳爌爌雲在
水中山在天上若靈若宰若景若鄉漸假舒融遂爲
散盪載沉載浮似合似散百詭千奇萬億狀滉瀁
兮潛盱混沌兮鴻奕杳爌兮咸和昧昏兮具朗了了
羣脩雍雍等項縹霄翠靄兮咰咰愉愉丹蜆紫氛兮
濟濟覞覞風師掃彼天衢水伯灑茲雲浪灌木由之
増崇巉巖爲之相嶼沙鷗汀鷺兮自低自昂漁艇賈
𥂁兮倏來倏往七十二峯之巃嵸三萬餘頃之沆瀁
撼泰山兮非小吞雲夢兮獨王夫日者實也曆官也
易爻之離字肖形也或曰華酆或曰東君早食晏食
之辨高舂下舂之分每行五億萬里其廣四十由旬
儼兮金鏡之覽物恍兮玉山之照人所謂陽德之母
王者之兄淮南稱之熱火叶光明之積精在上反景
爰始曈曨旭瑄環薄之異陰陽逆順所成又謂上蒼
之使衆貴之象冠三光之首列七曜之長羲和在御
角星自旦發于咸池之間登于泰平之畔車駕以龍
六螭鷄鳴以高三丈紅光所司白帝所反類赤羽之

飛晃擬明珠之吐肆司徒測之善用其圭夸父逐之
終棄其杖若夫揆之以寶律度之以銅儀定以三百
六旬如絲黍累黍以二十四氣不爽毫釐詳光杲杲
言邁暆暆雙懸六合獨主四時春曰可樂秋曰可哀
夏畏誠盾冬愛誠衰蝕有外壤内壤居則上枝下枝
得天而能久照頌帝而見重暉太子之畏兮貫白虹
而現令尹之移兮夾赤烏以飛初出大如車軸其次
漸如槃盂始則滄凉之意遂而探湯所如孰謂聖人
之智似令小兒所愚經於細柳及於桑榆徒揮虞公
之劍堪縣郝子之書已墮九烏之翼其如一隙之駒

蓮木之中無影覆盆之下匪私崔昱兩手以捧文王
一身自隨海右之巡兮若爲而送長安之問兮居然
可知楚江之萍實兮詎由儔彩宋國之野芹兮抃受
其嗤素志強而不息兮爲語分陰之惜朱顔去而不
返兮所慨長繩之羈乃爲楚澤之吟曰暾將出兮東
方照吾檻兮扶桑玄黃爛兮無主正色表兮衆芳得
優游兮物外亦作息兮安常賴一人兮有慶今四海
兮永康

雲外錄卷之一終

姑蘇釋大香喦覽著

五言古詩

擬古二十首

盤中不養魚、石上不栽樹、盤非養魚器、石非栽樹處、道者處窮谷、終遠人間世、寒至自燔薪、饑來每蒸芋、不是愛沉冥、此中得安住、

頹波不可挽、大道成決裂、哲匠何所爲、微言徒屑屑、楚漢兩垂手、陳隋一交睫、江山大夢圖、千古留餘孽、何如披草萊、同看寒岩月、

客有千金友、長留劫外春、從來不受價、惟除是非人、置之冥莫室、一任生秋塵、

貪着半斤肉、欠下八兩債、豈知身命苦、惟圖口腹快、咄哉何太迷、習此不爲怪、闇老用人情、我作教他代、

燒得一瓣香、便有千般囑、堂上老長年、膝前皆厚祿、隨時七寶盈、逐處萬緣足、更願負郭田、多收幾石穀、

燁燁芳春姿、峩峩香閣裏、暮抱碧峯雲、朝弄青溪水、真色薄鉛華、弱質嬌羅綺、兎絲托長林、自謂常于此、那知空井藤、六時嚙二鼠、

本是山中人、偶然至城郭、華躬誠畏途、高門幾紛奪、長筵怨焆陳、萬族恣叨殺、俛首循歸程、依前採藜藿、

四大摶作體、一一非所親、滔滔逐人欲、往往失天真、何爲子孫謀、甘作牛馬塵、惡鬼鞭故屍、方知有苦輪、莫以夢中夢、却忘身外身、

舉世論甲子、到頭能幾何、朝見栢梁宴、夕聞蒿里歌、前人去草草、後代仍波波、但看北邙山。寒飈凄女蘿。

喪車發清曉。轔轔向長陌。歌者徒自歌、泣者徒自泣。黄泉一長寢。萬古無白日。今年復明年。總是城中客。借問何爲者。與世永相得。

世人好作惡、不知地獄滓、下沉風輪際、罪苦無由已、

一日與一夜、萬生與萬死、斯時求懺摩、晚之又晚矣、世人好作善、但知輕舉美、前有功德天、後有黑暗女、升沉兩無住、來去一彈指、苦樂如井藤、循轉無窮已、

中歲專行游、觀劇南山陲、懽娛未終席、悲泣相繼之、衰齡反弱質、丈夫成蛾眉、浮沉倏千變、今古同一時。緣心恃不朁。造化誠客移。歌舞忽消歇。各自東西馳。淩晨復來此。宿莽何離離。惟見野田雀。飛上枯桑枝。

旅客宿旅亭。天明適所務。山長水復遥。出戸不相顧。義馭無停軌、新新豈知故。爲語塵中人。一蹐寒山路。莫待素絲生。抱影傷遲暮。

宿昔一明鏡懸之古佛堂纖毫悉鑒別魑魅皆遁亡
終年無拂拭常有好清光贈君君不顧依舊懷中藏
落槃經廻風蕩漾無休息茫茫生死海頭出復頭沒
菩薩心殲濁彌勒遭六賊凡夫性清淨六賊歸彌勒
何物那吒兒少小能卓識骨肉還二親惟存一真實
末法捨家衆所志惟飽煖架上被蓮花田中長草莽
聲利一何急戒乘一何緩癡火易爲煎欲壑終難滿
現前謂自然向後多不省堪嘆修多羅高閣蒙蛛網
萬類必歸盡一心貴修止寥寥復寥寥伊誰獨知此
高眠石上雲滿酌澗中水經歲更經年無憂亦無喜

自落閻浮跡宿習轉深厚日下有故鄉何爲久留逗
猶喜慈氏前已愧能仁後八德潤蓮胎六根絕塵垢
所期歸去來即同無量壽
所懷寂滅士乃在烏有鄉清晨往游尋曾不限津梁
兎角架爲宇龜毛編作裳飡彼沒米飯異味何芬芳
彈彼無生曲古調何琳琅從茲冥相契畢志毋相忘

五君咏 有引

孤生尚友薄德難隣長揖懿倫永懷雲水甲戌冬
日索居光孝寺歲事無多止餘三笴柴門積雪簟
火自親因思毀迹以來四海法契一何寥寂況復
亡多存寡室邇人遐聊呵凍筆成五君咏

赤城廓遊明

香閣擁空翠長夏同摩衲法雲崇八座禪月耀兩浙
終於獅子筵嬉笑辭儔列

天目豁子寄

寄跡隨所安擁書成自適筆花燦霞彩心鏡湛淵碧
雲山無間然襆被欣永夕

薊門雪崖闊

維揚有駿骨適傍黃金臺清時蹴龍象白日喧風雷
空居聊獨語倚徧幾叢梅

孤根託巨壑襟帶同澔衍清吟繼茗晝奇構擬慈院

震澤無所具

惠我身後心墨雲何冉冉

靈隱真空元

剖股起慈室拂衣謝塵寰情耽山水際名隱緇白間
雲房閉金鎖石壁空潺湲

浮華篇

含血莫噀人先自污其口彎弓莫射天徒自傷其肘
驟雨亦傾花疾風兼劈柳鳥獸解號羣頗勝浮華友
中有靈明居乃屬無何有

夢李白

仙骨亦已朽精志乃不忘清宵覞假寐眉宇青蓮香
巾𩙪襲霞綺言論廻颷翔似憐千載下風雅歸荒凉
俛首吳姬爐尊酒徒慨慷告別非秦川惚恍還夜郎
檐聲振古鉄室掩瑠璃光緬懷彩石渡月冷波湯湯

登霞幕山

住山半載餘茲晨喜登歷况復來同袍相携振輕策
新泉千澗響殘雪萬峯白時聞小草香每見巨獸迹
稍憩天河池仍遵臥道石返照明破村渫雲開斷壁
一龕龕翠微二老閟金骨展拜陳素心今古了無隔

道場山

榱題麗雲景繁香被林樾回看厓下泉仰見峯際月
羈羽伴蕭晨餘芳戀晩節一樹青梧桐所剩四三葉
苔滑如有氷山寒凝積雪遥波虛白來崇塔空翠嵏
巖荒訊往蹤亭古懷遺哲於菟今有無野干竄叢穴
風鈴報清響煙彩自明滅

答周安期

二離無假運三壽有所窮榮名等日槿陳迹歸雪鴻
憶昝城隅賞琳珪振清響抗心百氏前高睨千春上
輕塵寓大塊轉息隨風颺流萍托具浸會合由波翔

我爲老比丘君成老居士坐對白毫光半晌猶疑似
盥紀頗肆閒浮彩如傾湍磬折知幾許欣慨非一端
撈取明備稿獨躡清凉道燃松煩夜誦王衛動杲杲
曰余謝揮麈不復拔玄理指點吳江楓葉葉西來旨

桃源洞

古路撥雲入言尋仙子家山風颯然生飛出林端霞
丹崖被瑶草碧澗汎胡麻露桃開未盡疑是漢時花

有期不至

閒雲似可期隱几不成臥自是山中人識得山中路
後夜月華生階前聊一步

寶頂庵

廻風蕩遠霽石瀨鳴潺潺閒行松下路盡見村南山
白月七分滿未夕臨禪關孤雲如舊識宿我懷袖間

花林月夕

桃李廿餘株春日花交加飛來水際月驚起丘中鴉
花好月復好看月仍看花平居本空寂因物成紛華
繹茲一片石清露濡袈裟竹爐有宿火自吟還啜茶

孝豐田家

行行被烱雨回回惑阡陌瞑墟來崦嵫就彼田畯息
蝸室僅數椽短蓑藉爲席庭樹虛半軀向夜震雷擊

春還一月餘陽德固潛匿霪霖彌近遠十九傷二麥
冬徭未足償夏稅復徵及丁男賃豪右病婦緒床簀
孤鴛伏甕牖再宿無遺粒所抱分内憂若爲方外恤
願陳杯水歎其如突薪濕鄰人亦相聚老稚俱菜色
各言多虎患比屋遭攫食嗟爾行脚人險隩慎登歷
且如去年秋蛟水忽平溢黎民恣狠藉況乃撄癘疫
末世多災異茲方刦兼值天心豈欲然生因卦禍植
凡百在修明以往當自惕盤坐待曙光簷溜四如泣

西方庵

獅林正東鶩異石列空際巢居縛松罅四顧無餘地

一泉何許來衆壑若趨會雷洞時有聲龍門屹相對
佳晨獻奇覯清暘生雨霽平鋪千頃雲玉盤點螺髻
宿齡在遐討素志乃終遂片語托長風謝彼人間世

夏曉

朝日透重岩照我松下屋開門動烟爨盤膝自歠粥
端居念耒耜幾日鳴鵓鴣陂塘生綠萍秧水已新足
隣翁亦好事相邀看飛瀑

懷印庵主

凉思生北窗清音落西澗顥日現重輪鮮雲飛一瓣
中見燕鶴驕應知蓮子綻萬事等衰遲三年成轉盼

米盡田復窮餓糧若爲辦

話舊

一別碧峯春八閱清秋節聚散足頭塵存亡眼中血
爾我歧路間焉知復相接夜深茗椀乾篝燈自明滅
倚定客無言虛堂攪風葉

行藥至回望橋

亭午風日佳山橋散幽躅回看蒼翠裏許夜上方宿
已有閒道人爲我葺茅屋湛湛一方池踈踈幾枝竹
拂拭水田衣雲中跂雙足

夜至西溪

漩洄昧港脈輟棹蘆花灣廻風泛清響梧竹秋珊珊
涼月出復沒巃嵸凹凸間岩巒筏隱處隔雲見故山
故山如故人一見開心顏

初夏耕村

長溪搖素光夜雨一犂罷烟中嶼若鼉風際帆如馬
圍棋紫可嚐畦苗綠堪把清晝雨黃鸝深陰坐成話

月庵

朗月懸高空白光滿襟袖六窗正虛厰盡室絕纖垢
中有無事僧晏寂不知久蕭然惟一榻此外復烏有

尋山

負缽尋遠山修眉挂秋雨隔林淸磬寂烟際踈蛩語
古路澀黃蒿凉風自許許

答西溪靜主

貽有虛閒吟接手卽長跪披緘白月前百卉燦成綺
一字一生光一誦一生喜恍焉淨明室寂然聆不二
始知三昧出不類尋常語若非寒山泒卽是西溪死
爲言世中人莫以辭章擬好將塵土胄來濯淸泠沚
我也有數篇信口而已矣安得長林風吹入巢居耳
不然携之往坐對梅花裏抱彼山間雲還酌溪中水

宿碧岩

投跡最淸曠空居衆峰頂天水澄素秋一碧三萬頃
林風正搖曳滿月盪胸冷夜寂無與言柴龕寄孤影

積雪

雪驟易爲積一白杳無匹千厓爭獻奇萬族咸自失
光凌雀意癡寒逼梅魂寂山童笑相謂出戶看虎跡

潮上人六十

維時屆重光春三當上七石城老芘蔔花甲正六秩
汝長歲十霜我長月一日汝獨富兼箱我惟貧徹骨
我口糊四方汝軀安一室玆晨風日佳桃李競顏色
飫餁早具陳歡喜邀我喫兒孫滿前後次敀煩拜揖
再過五十年爲我壽一百

大聖庵納凉

翠竹風玲玲鳥還衆山寂中庭出新浴四體正融適
泉疏蕙草香露浥苔花濕夜靜凉自生松間一輪白

晟公房遲程六不至

石林閒妙香童子罷淸課芳襟徒自期永日坐令暮
碧藕舒幾莖黃鸝啼一個竚看南山雲飛過西興渡

登天目絕頂

世外誠寥廓空端獻奇絕頓失千萬峰如移四三月
爽氣明蛟宮陰風旋虎穴巖溜一室雲松欹半崖雪

玄丘摘紫芝碧灶煨丹藥遲留暮靄生人天兩交接

聞訃

與子同一夢延促違晷天結緺盈二紀巨室成偃然
靈心屬罔象朽質留荒阡幸爾淨鬚髮得以忘憂煎
借如林中花開落分後先亦如巢中鳥彈射分迴旋
人爲造化宰豈效兒女憐願保三解脫永謝三因緣

度仙霞嶺

羣峰互盤鬱數里昇朝陽長空限南北閩越遥相望
仙霞正冉冉彩艷迎衣裳流泉遍巖壑良苗已成行
爲言風土異三伏穫稻粱一樣如有托四海無殊鄉

武夷山中作

震澤水中山武夷山中水寰中二奇絶終古不易此
余本震澤生愛向武夷止二奇萃一身畢志無他擬
肯効桃花源重來無覓所

會仙樓曉起

排闥墮圓月珠林若新沐白鴉凡幾片飛起階下屋
隔院聞雲璈炊烟漾修竹

三仰峰觀月

良月若新遘特立萬峯頂空色貼簷端星河同耿耿
身心俱寂然内外徹清冷丹室流曙光玄雀没秋影

俯視九曲中何人弄孤艇

昇日峯

鐵笛叫霜空曉日昇遥島丹丘翠靄中紅樹白雲杪
行行六六峕不識秋多少亦有散髮翁峯頭擷瑶草

閣船巖

扁舟何所之一艤無復向奚不隨天風巖端屢摇漾
固知到岸人已絶去來想

富陽曉發

雞聲野塘水殘月明殿春宿鳥起芳叢烟光散虚壁
來往富陽濱緇素兩廻客津店颺新帘主人非舊識

[illegible]指越王山千古青蓮色漁笛響空寘溪花照深碧

禹航道中

夜氣蒙平疇晴月流高素寒麂號荒雲枯桑泣泠露
出門由所履扶疾任前路象法果淩夷物情易新故
華滋等向衰玄景迫成暮雲中擊木聲何處動晨課

過茅山民絜溪別業

山烟縷縷生望入開林埧
微雨過埭北新暘明寺西山光近遠碧草色烟中齊
俯坐鑑毫髮紫閣緣清溪松風滌煩襟十載成幽棲
白鷴臨水慣黄鳥問花啼入夏澹無事時耘雲一犁

輓雲居先輩

疇昔談般若小广同宿別於今轉法華大寢成寂滅
巢空乏遺卵樹老鮮叢葉澗水流前緣林風卷餘業
惟持徑寸珠常伴湖心月

福源解制

妙法六萬言中期八十日來亦惟一瓢去亦惟一笠
江水照閒心江花弔行色孤峯屋數椽秋氣正爽寂
四事共優游烟霞及泉石

南岳寺訪眞宗師

放船東西汎雜卉邐纂纂積陰能自弛初陽若爲展

前峰頗嶕嵑多子獲欣爽行行偤樵采奕奕循澗上竹光紫返深松翠白雲滿恍然邁衣珠邈矣絕塵軼微迹鳥伺窺道心虎來往一掬洗腸泉萬類咸歸妄

傷屠瑞之

守歲秉高燭流觴達清曙毫端現山水往往助佳句吳越從此分鬚髮頗相異昇沉果所司死生出非意石門見全稿荆園托深義重言若有私屢遊亦何遇因循違法詮彷彿偕道器逞憐麋煖塵飛傍劉伶墓

裏遠山坐月

山盡仍有山重重褁精舍偕行八九僧團聚桂香下

溶溶白玉盤未識爲誰掛潭影正澄澈竹聲共瀟洒聯鴈恰來初孤徂亦啼罷竟答不知眠長吟復深話

答顧聖瞻

縛茆在孤峰煩君兩廻訊奚囊有宿春入門卽相罄百年了虛誕半偈發真信開心覺水忙新句因山勝風篁近石牀懸燈伴清聽

雲外錄卷之二終

雲外錄卷之三

姑蘇釋大香唵覺著

七言古詩

鷄鳴

鷄初鳴長安道上行人行車連連馬織織黃塵往往迷南北遥望城闉混混不巳嗟彼西流夕陽逝矣

黃蒿

黃蒿悽悽荒塚纍纍下有流泉滑滑不回何來冶游子無事霑裳衣狐逐逐烏棲棲殘日半陂歸牧豕青山無主白雲飛

有鳥

有鳥有鳥戛戛翩翩弋者在後繒者在前父子相顧毛羽相憐何不去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一飲一啄得自然

孤雲

孤雲冉冉飄落人間隨風曳漾何時可還從來踪跡無羈絆歷盡吳山又楚山

反側

反側反側匪狐匪蜮長空可量巨海可測明珠贈君子利刃忽見陳青松白日安足論陟彼方丘下臨逝水緬懷古人涕淚曷巳

種樹

種樹貴成陰結友貴知心艱難見高義奚羡多黃金瑤琴不復操零亂朱絲絃珍几不復御空餘白雪篇浮雲出山風草草辜恩者多報恩少我既日邁若亦月征願保末景以獲令名

適言

適言適言蠅飛營營止于樊伊蘭可馨黃金可爍舌端三寸鉄能生復能殺爾爲爾謀車馬油油可塏比屋梧桐秋白壁塵土道逢故主孤裘未許孰知所楚

天之高地之廣引領四望足將安往俛懷先民凡百具醇時乎時乎不更返彼哉彼哉難重陳霜風滿眼鳴荒榛

墻上草

墻上草從風倒九月繁霜塗枲枲會見高榮就衰槁君不見東家儒生抱書劍西入咸陽圖紫駿高門壁折無時無緇塵汨染林泉面爲爾題詩寫秋扇

悲山東

山東饑赤土側千里木葉脫盡草根萎有君臣無父子烹骸爨骨尋常耳白日通衢列成市不願山東生

但願江南死君不見鼠咖尾渡江水

哀江頭

秋霖一夕天潰裂百萬生民化魚鱉海風慽慽流腥血援琴而歌黃鵠飛來水哉水哉

催歸嘆

催歸鳥催歸鳥春來遲春去早年年從返青溪道溪上花溪下草一回見一回老相逢多相識少

霪雨嘆

四月五月惟一雨千家萬家無二苦空居本自賴農圃菜麥堪來腐成土城東隈城西隈空鉢去空鉢回兒啼女泣秖爲饑黃面道人知不知

冬雷嘆

雷伯雷伯入地一百八十日九冬未窮萬類斯蟄隱隱虺虺何爲乎來哉歲時災厲已屢見玄陰欝勃終難開徒抱杞人憂所緣實非細賢人在位能爲下利

鄞上謡

鄞水漩復漩鄞花妍復妍繫船繫船岸口隨綠明日船移何處邊氷可炎火可冷盈虛往復同俄頃

陽羨謡

陽羨之山空峥嶸荆溪之水徒清冷國未平家未寧

戮鄉民招外兵

歲暮謡

日徂月徂吾誰與爲徒已乎已乎終不可兮告夫

還山篇

還山篇何所還兩頭截斷不住中間道着赤歷歷動着黑漫漫重擬議詰根源一落刹那成大刦一涉隣虛隔大千自從二十八代老胡走入大梁國惹得後代兒孫個個脚底不曾開積下沒頭沒腦陳宿債一千七百金剛圈再三綮詩還不去再四追陪利又添着處覔心開骨董求他懺罪老顴頂橫出一枝成露布分開五葉忒纏綿喫不了雲門胡餅着不了趙州布衫拈不了香巖拂子破不了長慶蒲團若個不遭虀甕死誰家不把葛藤牽謾兩個當一雙錯中錯究上究飯袋子休歇去眉毛厮結有何緣若言直指早成曲道得圓圓缺半邊也不消鉢盂安柄也不求木杓天然一口吸盡西江水一脚趯倒須彌山一眼覷落金剛寶劍一拳打破金鎖玄關沒孔鐵槌水向舞入角磨子空中旋燈籠裝入穿于般扇子跳上帝釋天有般保社只不入些兒玄要總休拈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屙屎送尿沒人替搬柴運水自心甘挨得一

日是一日混得一年是一年死去便拚柴一擔生來
只占屋三椽從來不把佛法當人事盡情儸做鮮魚
乾不辭併却咽喉唇吻一句向汝道且待彌勒下生
龍華三會從頭逐一宣

胡亂歌 有引

余行脚時見古廟壁間有胡亂歌一篇凡二百一
十字讀之而喜雖不詳其姓氏知為無事道人口
角三昧也庚午冬莳跡城山腹筒宛然以歌和之
喜猶若也昔人著禪本草而益之以炮炙論此真
烈熘之清凉散不妨一服再服也

胡亂歌兮胡亂歌胡亂歌兮胡亂說傳得𡸁山微妙
訣更不鑽龜并証鼈一年四季十二月日日無非好
時節行也歌住也歌坐卧之中惟一橛東也歌西也
歌六合乾坤同一轍苦也歌樂也歌棒打石人頭出
血恩也歌讐也歌夢回蝴蝶三更月朝也歌暮也歌
東風依樣聞鶗鴂是也歌非也歌了哥枉自生分別
有也歌無也歌可中不着閑枝葉迷也歌悟也歌烈
火光中飛點雪佛也歌祖也歌空刲前頭張打鉄生
也歌死也歌從今不造皮囊業越水吳山幾變更秦
宫漢寢俱消滅三唐文物等烟飛二宋衣冠如電掣
須臾翠輦委黃埃項刻紅顏成白髮偶然人世混三
塲莫較誰強復誰劣杜疉禪無揗攩古老休來論子
日自歌自舞自逍遥不怕官家追度牒饑來慣煑淡
黃虀寒至便披陳破衲奉勸世間名利客得歇心時
心便歇世人若肯歇心時先看老僧胡亂歌

十二時歌

莫將道理會言辭運用尋常只自知却咲趙州無計
較要使人間十二時平旦寅空王界裏沒蹤親斷送
一生無罣碍老婆原是外家人日出卯不用須彌重
打繞迸出如生鉄面皮大地山河同一掃食時辰箇

裏明明絕點塵南北東西同浩浩可憐行者自迷津
禺中巳線徃縧還無彼此大張一口囫圇吞不剩西
江纖滴水日南午照徹乾坤無佛祖滿把驪珠撒向
人五五由來二十五日昳未大道猶如小兒戲行盡
西方十萬程兩脚依然蹈平地晡時申也無歡喜也
無嗔拚取一條窮性命藕絲孔裏去翻身日入酉道
着禪流真個醜幾回現作德山牛一霎翻成子湖狗
黃昏戌揭起眉毛看何物若還不識本生爺依舊燈
前黑漆漆人定亥十字街頭休買賣千門萬戶掩重
匝有人自唱哈哈海半夜子無論胡張并黑李道與

不道二俱非總向秘魔義下死鷄鳴丑時去明來覺哀醜室中鼠子盡驚逃空外金毛一聲吼時日月年長短刦轆轤宛轉無窮歇若能歇在剎那間白牯黧奴一齊詵

白楊歌

昔人手種白楊科昔人身葬白楊坡昔人葬後白楊老白楊坡下今人過白楊風起秋草枯白楊風寂秋無多白楊不管秋來去幾葉白楊秋奈何

別東園歌爲方水賦

男兒墮地誠慷慨便欲懸弧射四海荏苒偏多魏闕

心窮達由來屬真宰東林花鳥近如何片片流霞逐逝波舞砌塵香縈細草吟壇墨妙冒新蘿園兮園兮非我有眼中奚物能存久三季餘風徒撫衿六朝艶迹空回首百年自信等蚍蜉萬事誰知付芻狗朝來敬謝河邊柳千叠雲山一杯酒

錢塘懷古

斜光照出西山影漢家置度空陵寢條條烟柳學宮腰羅衣錯綉鴛鴦領殘霞明滅鳳篁嶺櫓聲搖過西江艇晚凉人倚候潮亭一輪輾上黃金餅

雨中花

祇桓壁皆桃李淡白夭紅鎮相倚多雨多風二月中自開自落千山裏

早春游

亭皋借得東風便雨香草色迷相間瘦竹新裁手自携五峯深處步遲遲梅花不似前春早野水蹊籬一兩枝

秋盡

茅宇掩深壑石燈懸屋梁坐來清不寐自起遶空王門外寒威知幾許床頭猶有陰蛩語斷送空山一夜秋栟櫚葉上蕭蕭雨

丁卯除夕喜月公過宿瞿曇庵

臘後春前同此夜雙扉獨掩千岩下薄暮何來白躡僧篝燈相對成清話謂予底事亦披緇物外安閒有幾時老向空山惟待死生同哀草更奚爲落地從來稱旅客天曉無端四十七總然花甲得周全一十三年如過隙年來年去只尋常年去年來着甚忙爭似雲山閒道者一盂清水一爐香

國清寺

三隱堂西七塔存碧泉涸涸翻松門樺冠木履不復見石壁題詩惟蘚痕霜風滿眼酒空谷凉葉一庭秋

簌簌日暮游僧何處來岩端自抱孤雲宿

天台住靜

傍厓借得茅庵小曉日遲升夕沉早幾竿翠竹揷雲端一道清泉穿樹杪開門相對但烟花閉戶相聞但猿鳥携將鋤斧度三時劚取黃精圖一飽從來不欲道分明只貴尋常閒過了

題潮音海會圖

晏坐竹林觀自在圓光照出恒沙界曼陀花裏見頻伽法音宣布鳴清唄應眞十八現神蹤得得飛來靈鷲峯空端隱隱傳金錫雲際迢迢駕玉龍一瓣芙蓉

翻碧浪七層窣堵凌蒼穹寄形詭類不知數同時出沒皆人宮福城童子游何處恰好團圞成一會分明點出西來意海國長風吹雨去

凉夜

秋氣稜稜倍覺增單衣添盡兩三層蓮花臺畔已無燈欲眠不眠夜將半隙月一痕窺病僧

戊辰除夕祖堂

風凄凄雪霏霏燕城南下行人稀兩月卧病猶不死雖得殘生幾何爾今宵又是盡頭年山果登盤煑澗泉曉起大都添一歲不妨重結世中緣

清明

梨花雨寒食天水綠晃鷺外烟黃楊柳邊叢叢荒塚離離草不見人來挂帋錢

荅仁道者

眞參漢依倚仗千仭孤峯呈榜樣粗衣糲食有人嫌垢面塵軀無我相佛來斬魔來斬一把慧刀白亮亮忽朝撲落太虛空方見老胡沒伎倆

予何山廢寺

法雨已吹散山風自洒洒蛙鳴廢沼間咄咄擴斷厓剩得前朝引路松依稀荒礎帶盤龍尋常虎跡見幽

壑野老公然採藜藿澗花流出古雲香烟莽迷離蝶夢長聞說殘僧三兩輩一瓢循乞走殊方

湖中荅舜五

雲彩散無迹月光閒在湖何人弄秋艇把贈青芙蕖掀篷一咲滄波濶沸煑蓴羹携滿鉢野人芒屩道人冠明日相從游五岳

師子林留別

一百八杵烟際鐘一星正挂三才峯擔夫飯罷見行色扶篆猶看西岩松法華法侶相戀戀離程有盡心何窮他時不爽住山約山靈字我無事公

風洞

靈仙岩天一線聯珠三洞開岩面尋常明月前岩現洞裏廻風颼刦塵洞門時過採樵人仙風吹斷虹橋板雲外靈花空自春

五曲待月

烟消聖母峯月出仙人掌仙桂發天香月臨花纂纂五曲清波浸碧湍隱屏茶灶一蒲團蟾宮未必清如許靈藥何須問廣寒

七十二峯樓看雪

廻風漫剪氷綃碎六花竟日飛成隊寒梅幾點破紅

椒幽香捺入爐烟内千岩萬壑無纖塵一草一木瓊華春前溪或有故人到欹枕山樓聞虎嘯

過智清

去年期我水西水水花燦爛生餘喜今年過爾山南山山木黯淡無歡顏篋中半卷殘書籍回回猶見塗鴉迹俯仰衰房四五僧蒹毯相延成永夕夕夌熹微眉眼同忝隨仍為説空宗雕鋑忽與酸風驟飛上金鷄一點紅斯須奚去來奚自明滅禪燈作離思露草依依三十秋何況添教二十四雲叢瓢忽總非真肯信中宵落卸塵再來乞取耆婆願莫示兹脊短命身

茅孝若宿庵中

山居日夕山光冷月竟淡寫梨花影青鞋闖入烟霞境夜深被薄難成寢曉起忻同咬菜根儒流風味即空門蒼苔石壁留題徧漫逐清泉出遠村

蔣節婦歌

古今何人等義恒訓叙表表荊山源陽侯一怒絶遺穗四男一女增煩宛生同齊死同穴淚花染就湘筠血明明不改廻環月常向松門照清節

蒲團石夜坐

平林向夕飛紫烟落日倒映危峯巔谿谷古石自箕

踞傍人咲謂梅花頭刹竿燈影燭空界山寒倍覺星光大明晨擬躡獅子岩岩中道者應無外罡風忽從西北來白鶴起舞玄猿哀夜深何處喧豗碓流雲墻觸流泉碎

過夏仲發

吳舲放入餘英溪濕雲絮搭乾峯西波光林影成淡漾豆香菰實紛高低稀蹤花竹藏修處槿籬喔喔聞晨鷄角巾潦倒出相迓蠟屐淺印青苔泥道書積案共欣賞分行送難披金鎞旋登草閣試老眼迢迢翠嶺横冊梯羶埃直北正須沸十三陵樹烟霞迷春來

佀恐爲時起小園腹有鷄䳇啼

雲外録卷之三終

雲外錄卷之四

姑蘇釋大香唵囕著

五言律詩

住靜十首

數椽堪着我若個棄林塘寒水拖成路荒雲壘作墻

香羨傳瓢鉢破衲擁繩牀不覺過殘臘輕煙拂栁黃

白板留餘築青苔綉古紋往還惟有月坐臥不離雲

山色尋常見泉聲在處聞爐香與花氣晨夕共氤氳

旋嵐無有數破屋不成間於此日復日自然閒又閒

幽禽穿亂竹冷月伴空山老我惟高枕何人爲扣關

古室休嫌漏清齋莫笑饑且煨泉一罐暫遣日三時

梵筴憑雲護匡床賴石支明晨無施主依樣畫猫兒

波光明曲岸嵐翠帶長林原草成叢席山禽演梵音

殘碑微有墨古像半無金逐日因循過誰知不住心

淨几花爲供閒門鳥作緣水邊盤足坐樹下枕拳眠

月上山窗火雲生石突煙有時持鉢去隔岸與移船

籬空從雲補堦坍趂水過問年猶未甚訪舊已無多

髮長慵於剃鞋穿喜更拖朝來風日好曝背向陽阿

隔竹聞樵斧臨流見塔燈杖輕時自倚山好不曾登

立石清於鶴浮槎懶過僧前疇新雨後溪水漲垂藤

野性同麋鹿山心伴草萊殘冬無雪下暖日有花開

獨樹靜相倚片雲閒自來纖纖林外月待我下崔嵬

荒居無法侶古德有家風一個泥塗灶三間茅草篷

自來青嶂裏不出白雲中歲盡還開歲空門祗自空

登雙髻峰

細路盤雲上危峰帶雨攀泉香中有寺一碧外皆山

野鳥看投策岩松待掩關佛燈前後照消得夜閒閒

甲子除夕石人塢

歲盡氷霜夜山遺寂寞濱閉門燈共影對坐佛同身

靜極難成曉寒多肯讓春凍瓶梅數點無意自親人

下匡山

初陽蒸細草殘雨滴垂藤已是禁烟節其如乞食僧

燕翻青野闊花映白雲層入暮仍回顧千峰燃一燈

中夏

黃鸝在在聞可否夏將分適酒夜中雨未收林外雲

四窗惟竹翠一院盡苔紋最好西巖日猶堪晒衲裙

十五夜雨

陰壑時飄葉虛檐自落泉重雲團夜火細雨織秋烟

寓久忘他室寒新憶故綿無端經歲月有負此番圓

丙寅除夕萬壽寺

力疾逢除夕年華不暫停半枝燃後燭幾葉閱前經
凍雪融春水陰霾現曉星開門何所事相對一峰青

雪夜

暗燈通花氣虛櫺覆竹陰亂雲雙樹朵一雪萬山深
永夜枯僧定寒空古佛心斷猿風外嘯隱隱落層岑

元夕月

有水有山處月來當碧天始從今夕望不異故年圓
暈纈新花上光寒積雪邊六街塵土暗燈火正喧然

方廣寺

野步得烏藤閒身着翠屏璁瓏數點雨遠遠一峯青

花暗迷苔徑松淸露草亭寺門千丈水飛下碧雲埛

宿鴈山靈巖寺

百一峯中寺淸宵借榻眠無雲常作雨有月不多天
勝槩難爲主居安且待緣朝來出林去相送但流泉

青田舟中

碧水漾群影游鱗細可分飛來數點鴈題破一方雲
遠火微猶見殘鐘斷復聞舟程應未極隨月宿溪濆

博山步月

地遠秋能靜秋聲靜自聞因看嵓際月偶觸澗邊雲
潺湲松篁影閒閒鹿豕群徜徉殊未久不道夜將分

寄廓座主

烟樹餘千里風花又一春可知浮世客俱是暮年人
行矣無靑眼言之有赤貧莫辭雙不借來蹋玉湖濱

多雨

迢遞溪山路蘼蕪不斷青殘春何草草多雨自冥冥
掩室無人事焚香對佛經日中何所有惟剩一空瓶

絶粱

坐臥惟禪悅厨烟斷曉炊參乎居衛日餓者徃齊時
煮石曾無驗飡霞未可期宿因酬馬麥却憶雪山師

晚霽

積雨開新霽虛窻得晚明千山惟一翠百舟若重縈
倚石看泉挂披衣待月生空嵓聲不斷隣叟碓香秔

新月臺夜坐

短袷涼初透高臺露正濃淸秋一片月靜夜幾株松
花影呈丹壁魚音奏碧峰石林烟火動嵐翠自重重

夜泛

幾片蕭疎葉霜容點碧嵐波平如在地舟小亦同龕
白水成佳供淸香佐野談莫辭歸路杳皓月掛溪南

宿雙淸庄

不識秋冬少空林颯沓聲千峰函一刹六水會雙淸

風寂人逾迥霜高月倍明坐餘聞靜板瓶鉢又南行

雪中登道峰

樵路無陳迹憑虛一杖行天因呈皎潔風亦助輕盈

佛日寺

花發先春樹光臨不夜城危巔枯坐久不自覺寒生

花霧晝冥冥春山自可登不因松引道那得寺逢僧

真寂院

雨漫池全面雲埋塔半層幽篁初解籜小礎石棲澄

水色浮三面禪扉滉瀁開渡頭叢樹出山脇衆源來

曉岸成陶市晴沙聚竹簰放生池上鳥時復過香臺

江行

暝色緣江路炊烟縷縷生飄花知水定坐鳥看人行

翠嶺連雙驛丹楓隔一城𨕖年清讌處猶有踏歌聲

荅茅暎過訪瑤席庵

草徑無人闢茅居過客新十年雲外迹兩度夢中身

柳昵初生月花含欲去春好山横座右相對不知貧

泊箕溪

斷渚斜橋外凉風觸體新荒村致作市小艇樹爲隣

臥病看行客題書寄遠人蘋花秋水上含笑復含顰

王湖秋夕

湖濱依石坐秋色兩三分竹掃烟成水花扶月出雲

一宵清不寐萬境寂無聞惟有浮幢影移殘碧浪紋

野泊

欲泊不知處推篷秋意繁雙橋七里廟獨樹三家村

野水正無際夕陽時欲昏舟人逢故舊對坐語寒温

發餘不溪

岸曲凉颸動帆前宿雨開秋光如洗出山翠忽飛來

柳艑時相逆鷗閒了不猜采菱多小艇一道唱歌回

庚午除夕城山寺

丈室容虛白篝燈伴寂寥一年惟此夕五十又明朝

衲裟雲俱冷香燃雲共消春聲何處始好鳥報新條

城山散步

和風徐引杖到眼幾家山渺矣水雲外翳然籐竹間

孤花無意落叺鳥有時還自罷楞嚴席閒心一倍閒

會徐波

一自歸空寂前因記未真十年餘此晤四海更何人

絮嫋烟中月萍移水上春風吹燈夕夢散入北邙塵

夏日寶勝寺

萬竹叢清蔭羣峰結夏涼空端流梵唄巖隙置禪床

野鳥無心住源泉作意忙谷風開宿霧吹出雜花香

立秋日曉發凰川

野水無餘界澄澄映碧空新秋持一鉢先夕寄孤蓬
岸竹枝枝露溪花瓣瓣風遠山青得所雨點自西來

淸容軒

山色城南見和烟翠作堆不知香刹裏何處桂花開
倚杖秋雲過推窻野水來隣僧猶好事隔岸起樓臺

宿歸雲庵懷一元子

木葉逺床飛清秋宿翠微斷崖泉滴響虛閣月臨暉
獨客不成語片雲何處歸松門高士臥塵冷薜蘿衣

懷何白

梅嶼山中草晴香近若何茗溪城上月秋色已無多
問水千帆駛看雲一鴈過萍踪寧易晤殘景在流波

宿華嚴山

暮雀趣烟莽樵人度嶺稀一燈間有伴半榻冷相依
澗水穿床過嵓雲入牖飛坐深聞虎嘯側月在松扉

早春山行見梅花

殘雪粘高岫流澌帶遠沙偶然携竹杖不意見梅花
欲折憐春淺無言坐日斜松棚臨澗水清景屬誰家

芙蓉寺

香逕入空翠雙橋鎖澗濱當年三到處今日再來人
松霽猶含雨花寒欲報春雲堂開淨業蓮漏聽何晨

游石霞山

芳草溪山路春融日正長雜花分雨氣獨鳥點霞光
漁艇穿林白陶烟隔水黄麗眉間道者留客宿雲房

曉別亭公之對山

渡頭分錫處亭子記來曾雲擁波心棹星聯樹杪燈
寺開邀客住山遠待人登湖秣花初試香風度綠塍

水月庵答嚴六如

白露清秋日蒼苔翠竹間每留高士話消得客僧閒
徙石憐嘉樹焚香看好山庵扉臨野水不道有雲關

雨中過南山

亂峰飛濕翠古路沒蒿萊深樹鳥窺雨荒村犬吠雷
毳衣衝濕過藜杖撥雲開欲覓花宮宿茶香出露臺

別方功甫之天目

經年依古寺知爾正囊空爲別秋冬際論心山水中
新霜欺病葉殘雨濕離鴻浮玉峯頭月清光似不同

住錫廬看瓶菊

膽瓶殊有意不欲放秋歸色映空王座香侵老衲衣
茗甌時泛泛篝火共暉暉坐對無言際天花莫漫飛

東阿庵

磨迹緣厓見泉流遶砌聞澗花寒背日山鼠夜啼雲

半嶺從西折諸峯競北分水冰呈曉翫四遶白紛紛

舟次江山

溪漲添深碧鳬鷖聚正饒烟花熏女埠風絮擾官橋

新月若相為餘蒸亦易消榜人歌自得清夜撥蘭橈

董巖靜室

積水漾紅葉移窻蔭碧梧生緣隨地足病骨暫時蘇

野竹秋添筍山鷄夜引鶵雲林饒美供清露茁香菇

下城高庵

花發秋無數空香雪滿庭溪廻雙股碧峯斷兩眉青

禪影林俱寂經聲鳥自聽巖雲吹欲墮千仞立孤亭

人面石

昔人真面目千古得山林不作炎涼色由空憎愛心

拂巾雲自度照鏡月常臨為問何年日忘言直至今

宿月窟

昊月下前丘清光不盡收洞雲三疊曉野水一灣秋

烟翠流長笛空香墮小樓回瞻飛鳥處信宿在峯頭

上城高庵

柴梯連竹翠苔磴入峯陰蕙草香承趾溪光冷印心

院荒僧不住磵涸月空臨坐久聞樵唱閑雲度北岑

武夷失路

暮靄百重生窮猿第幾聲亂山無路出終歲少人行

林靜知風動厓昏待月明塚間聊一宿博得杜多名

無垢寺酬潘爾廸吳心臣

籃輿雙徑轉先記法華名一宿烟霞債三生薜荔情

行裝雲共薄野飯雪同清無限青山色相携入禁城

於潛道中

昏黑潛陽道芒鞋蹴斷冰幾家雲外市一點雪中燈

未蓮空憐世浮名亦累僧遥瞻西目頂先後四回登

大善寺雨坐

水流春色盡芳草帶禪宫磬寂孤烟外香清細雨中

百年閒得計一語坐成空不覺花光暝幽溪墜小紅

芳杜洲過仲期公冑

沃野開三逕平林隱二難水香菱葉嫩風煖揀花殘

塵淨緣皈佛身閒為罷官匡牀禪月白相對竹皮冠

答卓人月省親白下寒食舟中見懷

熟食毘陵道寒侵獨客船言心人類月去路水為烟

風斷游絲外春殘野草邊高堂知不遠容鬢若當年

答卓遠游病中寄懷

藥倍囊中草苔侵屐處塵離羣無別室同病乃何人

花委巖廊夕鶯殘水市春鐘聲傳遠信百八聽應眞

閒林靜室

衰遲欣曝日移席就前除偶說前時事兼溫讀過書僧雛煨白粥丈老饋靑蔬一月無叅請林居靜有餘

谿子見過

暖日正臨垣聞僧亦到門五年重得晤一笑兩忘言

光孝山行

選石依苔面疏泉透竹根他時能畢飯不遠數家村

好山何死行晚景自徜徉步步踏空翠時時聞妙香鳥啼雲鎖處花發水生傍前度團圞樹陰陰覆石堂

落梅風裏看桃花

屈指論花信朝來又一新誰將庾嶺雪散向武陵春舞罷香消魄粧成暈入神莫矜榮悴異旦晚總芳塵

宿妙嚴寺

衝泥曾一息轉憶十年餘古像渾同客殘僧半識予藤陰綠壁遍碓響入樓虛更覓深丘去枯茅自結廬

聖日峯嘉齊

奇峯初上日薄靄淨遥空原草攤秋碧林花服曉紅路穿流水外石立亂雲中自顧平居樂靑山伴老翁

登吳羌山

誅茅臨絕巘傳自避新年四水穿城破羣峯赴郭圓僧樓延晚照漁艇帶秋烟何日重携被松龕伴月眠

登南華山

坡暖泉初活林香日正和春山雲作地晚渡月爲波獨坐聞黃鳥三時伴綠蘿松篁歸路杳漁唱接樵歌

弔魚

疾入河魚腹浮沉自可傷千絲空斷岸一水靜方塘吹罷餘花影遊殘冷月光不知濠上意何以慰蒙莊

進埭溪

弭棹碧溪陰尋源翠壑深路通山半腹樹植水中心

碓響隣秧澮茶香出竹林遥空懸刹影今夕宿雲岑

阜亭草庵

暫假隣庵榻聊酬隔歲心靑鯀銜爽氣碧簟展淸陰倦蝶依花宿驚蟬易樹吟回看來處路幽翠幾重深

雲外錄卷之四終

茹蘇釋大香菴覺著

七言律詩

得休吟四首

得休休處即休休肯使蘆花笑白頭大戲場中忙不了無明酒內醒何由當歌綠鬢絲千縷貶眼朱門土一丘路到天涯重有路得休休處即休休

得休休處即休休千個箍籮一個勾某甲肯來無事甲到頭多坐沒清頭情絲絆着天應老業鏡看時佛也愁花謝水流春不管得休休處即休休

得休休處即休休物外隨緣過幾秋身世逐星歸破甑江湖滿地着虛舟北來長飯堪糊口刈取枯茅好蓋頭自與空王爲弟子得休休處即休休

得休休處即休休在在青山事事幽幾曲清泉和月昏一攤黃葉帶雲收林間夜坐聞蓮漏巖畔朝參有石頭冷淡家風隨任過得休休處即休休

山居五十六首

從來無事可安排一個腰包與自偕纔得丘中依古廟便於林下拾枯柴懷人忽接前春信過客休論過午齋今夕不應貪早睡好看白月上層厓

就樹爲門式現成緣崖作棧最安平心知相越仍忘如由熟禪和不問名頓去轉因無色力病來方見沒脩行山鷄恰恰啼時敍毋到前除送曉聲

赤力條條物外人空寥寥地便安身初生犢犢休離母已大慈烏反哺親竿本逢場聊作戲兒童弄影了非真死心直到如如境活計從教日日新

山中歲事只依然不改新年與故年一日秪消七合米半生應結萬人緣初無道念惟空業雖負僧流不解禪昨夜留心欒破衲今朝且喜是晴天

枯木巖前屋數椽就中高枕得安然草鞋沒耳無羈

絆紙幔亡鈎少挂牽瓦缽瓷甌選日日灰頭土面自年年珠樓翠幰春常在肯信蟲絲蕩冷烟

只因一點念頭差管領名場幾歲華嫩綠蹋殘牽恨草亂紅揉碎斷腸花板橋夜月歌姬院水市春風釀叟家了卻從前冤業債高肩擔子入烟霞

空門空宗寄空懷霞飾雲幢面面排萬行不離三事衲百年自守八關齋疎花媚月臨清澗饑鳥窺烟坐斷厓椏底夜來風撩峭蒼陰滿地臥松釵

春氣融融漸覺增不知朝日在巖扃重靈斂去千峯碧一雨飛來萬木青樵徑險邊憑短策僧樓高處見

長亭鶯聲蝶拍頻相和可是笙歌列画屏
幾番風信過山房節近清明日又長漸補帋衣春服
服謾蒸糠餅午齋香林花帶雨何緣笑海燕穿雲有
底忙殘日半陂芳草綠手拖卭竹到廻塘
曉起時敲石火新日斜無事晒炊巾梨花月上成同
契楊柳風來會故人近市齋公攢衆米出林樵子供
餘薪檐前修竹承清露一碧亭亭不染塵
材庄循乞路透迤攜得吳鹽拌苦蕒出匣太阿真爍
爛超宗師子絕支離幾廻幻迹三千界一片閒心二
六時獨有淵明賦歸去虎谿風月至今思

翠微深處着形骸只此何曾異活埋世外飄零亡舊
好山中枯淡絕同儕雨晴蕙草芬馨風暖松花墮
兩屣猶記從前行脚日別峯攜得一雙鞋
眼中耆宿半凋亡莫怪頭顱易染霜釀蜜蜂房惟自
課牽絲蛛網只爭忙石邊野客遺棋局洞裏仙翁寄
藥方曉起夜眠真妙用現成公案費參詳
黃金莫問給孤園白法徒聞不二門僞迹難瞞閻老
子真空方合釋迦尊爲僧只了僧家事出世休將世
諦論試看前朝丞相墓一犂烟雨自晨昏
生死悠悠夢短長轉身贏取百端忙得間破屋無他

念是個空山即歘場多見魚亡隨線往少聞鳥盡便
弓藏一般落魄禪和子不脫袈裟臥石床
清泉白石舊因緣到處相依得自然或雨或晴芳杜
日不寒不暖子規天樵蘇借釜爲中飼雲水敲門就
夜眠尋憶少陵詩句好空囊剩有一文錢
無往無爲懶出村野人相見問寒暄眼昏不便齊針
脚齒鈍猶能咬菜根逆筍夜來侵石榻垂藤春盡掩
柴門籬邊堰外經行處小憩頻頻得樹恩
尖巒簇簇水淙淙檻外新成七佛幢薝蔔香多供法
座桫欏影好護禪窗鉢中飯少聊盛鐵架上油乾且

灸缸不道茅庵深谷裏也來巢燕一雙雙
自甘樗散傍雲根藜莧爲羹亦費煩會取一生成廢
棄了無半點可評論棘絲裊裊緣高栢蓮葉田田漾
小盆但見夏來春又去任他日月跳朝昏
高槐隱隱度薰風又值葵榴鬬錦叢塔影移回青靄
畔笛聲吹入綠雲中蟠桃有實千年熟瑪瑙無紅一
世窮不是目前躭住着免教南北與西東
巖花宋歷鳥間關長夏深林閒又閒八字橋邊移石
坐三叉路口待雲還白頭伴我當軒樹青眼蒙渠近
舍山寄語天河庵畔水莫教輕意到人間

河沙栗棘𠕋圇吞大地波瀾徹底翻面壁阿師非是觀杜門居士本無言刳心不借來生債粉骨難酬向上恩的示此中堪息影一株大樹正當軒

礶煮黃虀銚煮茶安居端謂足生涯空階毎被風來掃破屋時煩雲去遮事外自然常宋宋胸中那得有些些隣庵老子頻相過為道開花又落花

小扇輕揮坐翠筠天然石几共花茵山園銀杏初傳種湖市金瓜已薦新掃迹了非擔板漢觀因全似放刀人空潭本是無撈漉驀地何須問主賓

紅槿籬笆隱葯房籬邊舊有小池塘高峯毎過仙人

騎空谷頻來王者香遣日秪憑三個馳為生安用百般忙無常往往成呼吸不記蘭臺第幾章

瓜半疇兼萊半疇閒塍引水自潺潺破除萬類無雙法伴老孤雲只一身枯蘚壁間如待雨餘花砌下不逢春向人何事稱貧道秪為家貧道亦貧

荒圃栽茄亦自肥小庭移樹又成圍當門虎子閒閒坐入院鵶鶵欵欵飛折足鐺煨纓絡粥尖頭針補蓋掃衣晚來為聽蟬聲好獨立前墀送落暉

披襟露頂踞匡床四面濃陰遶院墻古洞夏深常作爽虚堂夜宋自生香南湖僧至貽新蕨北郭書回問宿糧山雨偶然防散帙隔窻吹濕兩三張

即近糧空且任緣未當饑死總由天為僧毎和寒山偈處俗曾看秋水篇口角忘言生白醭門頭不出長青錢優婆夷衆休飯信指示霞峯洗缽泉

重陰低壓石闌干濕翠離離耐晚看黃鳥引鶵穿樹隙白猿抱子下簷端結趺蘿月三更寂欹枕松風六月寒會得華言同梵語始知慶喜即阿難

莫謂炎炎常若茲未秋早已動凉颸但知狡兎能三窟肯認鷦鷯只一枝蒿里歌殘猶有恨邯鄲夢醒更無期明明最好安常計百會何如百不為

紅薑紫芋集僧廚翠篠蒼松蔽佛廬萬法自閒安可道一飡已飽不求餘本無馱驥休誇駿雖有芭蕉肯學書夢覺死生隨分去豈因向往問何如

入俗惟多鳥雀羣跫音久矣絶相聞高低不住其流水來去無心是野雲對局只宜輸一着當鋒便好退三分平生用盡臨池力墨跡徒傳白練裙

一自隨緣住敝廬依稀歲月幾居諸千行白氎雲相似百沸清泉雪不如餘潤每防苔逕滑新凉時倚竹窻虚休言近日離文字野老猶傳種樹書

頻年流水向蹉跎弱草輕塵等隙過三月安居遵聖

制二時行脚學頭陀已知佛法無多子但問人生有幾何捲盡暮雲天一碧前峰了了現青螺

梧竹陰森翳日光秋原幾日倍荒涼青苔沿上黃泥壁紅葉飄來白木床下種有時隨寂子買山多事笑支郎蓮臺端坐慈尊像每見爐烟爇樺香

踈林蕭颯異風烟納帔離披作故緣龍爪豆肥蛩語後鷄冠花老雁來前二時行灶煨頭過五夜方床縮脚眠自笑野僧安隱慣置身常在白雲邊

初寒漸覺透踈欞敗籜殘枝滿戶庭水院還他僧寶傳山農問我佛名經烟蔞蔓草迷秋蝶月暗荒榛聚

夜螢一種幽葩深澗底了無人採自青青

小圃荒蕪手自鋤且於閒處用工夫三分野色和雲冷一點秋聲伴月孤清曉生臺蹲乇雀黃昏香積走山鼯南峰長老留遺像有底原由不下鬚

清秋禾黍遍原田日暖風輕桂子天偶耳客來蘿逕裏時乎樵唱竹籬邊居安待死無他念補破遮身得自便正值　聖朝垂拱日悠然林下樂堯年

巖房虛廠見平林風外琤琤度遠砧行逐片雲過北磵坐忘新月下西岑從生不借他人口至死誰明自已心來日莫因閒計量天公早已定晴陰

缾寫竹屋儘清虛不用尋常費掃除采菊忽經雲滿袖栽松又見月當鋤雙圓帶索寒偏早獨對爐香夜有餘窮達始知皆是命從前悔讀十年書

得意由來下半生麻衣席帽一身輕儒林已脫頭巾氣釋譜仍添骨董名枯木成灰無復焰殘花辭樹不重榮携瓶徃貯巖前水幾夕青霜分外清

掃地焚香秖自俱前身曾作佛家奴留衣海上聞韓老解帶山中憶大蘇密護紫芝呈供養平鋪黃葉待踟趺秋林一任雲遮却免使人來上畫圖

架上經函懶去看堂前客到費盤桓青茅苫得安心

任黃獨收時放肚飡竹筧水來真自便板箱火在不知寒侵晨倚杖柴扉外凍雨吹花點石欄好

居山决實是便宜一味平懷莫強爲破布偏衫窮活計斷棕拂子舊家私行雲流水閒爭勢舞雪旋嵐冷鬪奇撥出古人親骨髓可中端不假思維

南詢已過百重城一物何由可當情片乇根椽隨住住單瓢隻杖便行行虛空老子同年祀無位真人是姓名身後不煩高建塔烏鳶螻蟻辨前程

一樹梅花作主賓十分明月倍相親離褷敗絮難降雪泪沌殘羹且當晨今日不管來日事現生那管後

坐身芙蓉峯頂仍相約爛熳天眞見古人

人間天上兩無緣白練還他空刧前年在曆中先耄矣影來燈下太臞然負暄每坐盤陀石浣舊曾過瀑布泉一句伽陀須着眼莫將黃葉當金錢

衲子來尋第二峯家筵恰好不豐隆經霜紅粒收新粟過雨青科摘晩菘處處靈山藏古佛時時活水現眞龍生緣隨順流光去便覺偎偎又一冬

香厨有火未爲貧且任山緣過幾旬備暖衣裳兼夏臘隨時粁粒雜新陳雪埋翠栢心神冷雨洗青山面目眞可惜半生忙裏過不然百歲夢中人

都城易得損朱顏擾擾昏昏醉夢間青史每留千古恣紅塵難討片時閒只圖接足雲霄路不見攔頭生死關爭是衲僧成瓠落橫陳石上看家山

晩來懸鼓憶金方樓閣園林七寶粧但願一生完旅乔敢忘十念到家鄉心心會悟眞如理在在親承無量光爲語天涯飄蕩客東西苦樂要分張

麋鹿叢中漸巳馴烟霞堆裏又經新是非以外安閒日寂寞之濱自在春萬事到頭同嚼蠟百年過眼若推輪山居莫謂無供給多少饑寒在俗人

信得居山懶出山此生終老此山間松睲絕壑心俱[illegible]寂立空潭影亦閒缸灶過時常不暖荊扉向晩未[illegible]關一從鷲嶺拈花後更有何人爲破顏

[illegible]風流見阿誰灼天勳業頓成非龜圖自喪餘空[illegible]禪謟亡有剩戚對座莫爭三教帽收場總似一[illegible]峯頂上閒和尚豈是逢人好論詩

重過法華寺

[illegible]底稜桓卽故家床頭便好搭袈裟地鑪火暖煨松[illegible]泉甘泚蘚芽秀色一亭臨水竹空香四壁洒雲[illegible]年時記取閒禪侶同看西池蓮子花

春日白雲崖

落莫深林冷淡春枯椿火暖且棲身幾竿修竹爲高弟四面奇峯是比隣纔聽好音傳格磔又看新綠上嶙峋松風崖畔窮禪客花月鑪頭醉酒人

西湖

嫋嫋東風蝶試衣綿綿芳草燕爭飛堤邊楊柳青絲騎水上桃花白板扉三竺片雲雙樹隔六陵殘雨一僧歸年年最好春陽月無那鐘聲送夕暉

病

破灶無烟尚有柴就床強自脫繩鞋秋高病葉塡空井夜久窮猿墮冷厓零落殘魂憑月弔支離剩骨在

雲埋朝來猶記從行乞一鉢春風十二街

悟道亭晚憩

開花墮處山蒼然毿毿幡影風翩翩三點四點雲外雨一叢兩叢天際烟無期鐘磬自相答已斷峯巒若更連虛亭夜久不歸去坐看白月聞流泉

輓千如監院

囊鉢蕭蕭不自謀雲山渺渺記同游行藏久矣成龍象名字時乎應馬牛冷月光沉雙徑曉凄風聲斷五湖秋青蓮塔畔聞弘法任使無燈亦點頭

東山夜坐

蒼苔岩畔坐忘言蒹葭離離帶夕昏千里夢回尊菜美三旬病起稻花繁碧雲到海秋無際白鳥翻空夜有痕明日又携瓢笠去百城烟水扣誰門

峽山曉起二首

隔林清磬漸無聞已有晴暉映瀫紋掃逕不妨留宿迹開門秖許到鷗羣寒峰獨透千層雪野水雙勾一抹雲手啓香函看宿火碧烟嫋嫋古花文

七尺單前一夢醒和風林外度禽聲過頭拄杖春偏徙照眼琉璃曉自明幾許烟雲消往事尋常茶飯了餘生行看古澗寒泉色爲愛梅花照影清

發龍溪

閒携法侶出菰蒲日晚風恬水自鋪白鳥斜邊橫舴艋丹楓盡處卓浮屠秋歸衆壑全蕭颯暝入孤烟半有無搖曳片帆西去路采菱歌斷月當湖

蓮花峯夜宿

奔泉激瀝下深岩古樹交加覆短簷一室盤中趺但草千峯棲處食無鹽白猿息影月當牖黃竹弄聲風滿簾坐語不知過後夜只看衲絮兩重添

挽姚後卿

眷屬飄零倍可嗟閒身無繫異匏瓜半生拙計歸荒

草千里吟魂付斷霞白骨不煩重作觀青山到此始爲家明年何地逢寒食野飯聊將奠水涯

壬申除夕霞幕山

山奴越戶縛荊薪爲道梅葩照眼新萬萬千千丢下事三三兩兩過中人臨厓氷雪爭留臘隔隴烟霞巳報春自笑當年塵土夢無端現出比丘身

咏梅花

晴香一道出巖隈又見寒梅次第開幾就好風吟未穩每當斜月夢初回芳魂只合留丹壑素艷休教墜碧苔瓢帽短衣方竹杖時時來往白雲堆

接笋峰

丹梯縹緲接青旻鉄鎖縈廻帶紫氛遍歷芙蓉千叠嶂別開芝草一方雲桂香落枕秋剛判雀影窺簾夜正分十六洞天風襲襲步虚聲禮武夷君

天游觀

崒嵂玄宫天際看尋常野服暮生寒一亭水繞三三碧四壁峯攢六六丹留取閒雲聊駐錫飛來冷月白凭闌廻飈吹落游仙曲若個真人駕彩鸞

龍吟洞

重巒曲隱樹中央乍有閒僧搆草堂帶雨龍歸磁鉢

潤御花鹿過衲衣香殘秋待月投空洞後夜和雲宿上方一種紅蕉舒艷色名樓高處傲青霜

送航量二上座

四遠彤雲散野田雙飛金錫向彌天殘星照水燈黯際重露墜枝鈴語遶枯木形骸隨處處落花踪跡自年年行行欲乞窮途飯笑指前村起曙烟

過嚴無敎別業

疏桐移家帶石梁別留花鳥在廻塘好風放艇句初得斜日到門茶正香新水有情魚共樂舊巢無恙燕爭忙三時不廢伊蒲饌爲愛閒僧過草堂

蘇臺懷古

橫塘春半柳烟柔走狗空餘古渡頭芳草無言人自老飛花常恨水同流錦帆風斷鴛鴦浦香屧雲埋杜若洲海燕重來談舊事一聲清磬下僧樓

閏中秋

玉宇沉沉月又升金波淡淡夜無聲百年幾過中秋閏兩度都應等樣明兎影瘦來看漸滿桂香飄後覺重生蟾宫高處饒風露一倍寒光徹曉清

寄懷葛漢蜀蔣季昌

憶別秦淮古渡頭就花曾典鷫鷞裘孤雲夢斷三更

月野水凉生幾日秋作吏有時仍泣路望鄉何處獨登樓西風吹落霜鴻影開徧芙蓉煉藥洲

答孔光甫

握別滄江二十年白頭相對總茫然巖廊看竹成新話水院栽蓮憶舊緣露欲生香當夜後月能清暑在秋先歸歟自得投閒計廿分家山五畝田

溪巢同胡石郎

芒屩移時度石梁麻衣信宿在山房楸欏雅思張三影蘆管閒情李十郎會見鳳毛聯曉日尚憐鷄骨耐秋霜蒲團膽有前溪月夜半來窺定後香

乙亥秋日

[illegible]床石機住巖房筋力年來覺自強二板茶邊風攪樹三條香後月窺廊芙蓉裝冷秋將盡絡緯聲凄夜正長閒處却尋忙處事看人收穫到西庄

梔子花

翩翩翠葆擁雲崖赫赫玄暉孕雪胎影淡自忘纖月到香濃果信逆風來五株僅說華林植萬卉爭傳祇苑開茂叔昔年曾歷此即將君子贈瑤臺

荆溪作

椰外風帆見鳥歸松邊雲路遇人稀波光空色晴相

凝花氣天香煖共飛萬法自知皆說梦一身到處總忘機游戲瓶鉢無他事半日看山坐緣磯

秋夜嘯月崗

破絮蒲團展夕陰一天涼思坐來禁蛩聲訴出秋多少竹影描成夜淺深青壁漫留閒裏句碧潭微見空中心林猿野雀誠相識又欲褰裳過別岑

雲外錄卷之五 終

雲外錄卷之六

姑蘇釋大香唵囕著

五言排律

春日弁山

春風何淡蕩春物自暄妍草草花花地鶯鶯燕燕天別峯過片雨近寺帶孤烟宿徃雲霞思生來木石緣傍崖尋緑筍就澗煮清泉若問居山事閒常又一年

上匡山

路僻雲常濕崖深雪不消野芳緣石冷空翠帶花飄澗水穿香碓林烟起炭窰月中逢木客霞際問山樵

虎跡東西砦魚聲上下寮行行開秀色漸見五峯遥

雲峯寺

山晴初歷歷澗冷自沉沉入塢雲相續循松路轉深背心涵壁水㟨腹隱珠林片石迎秋氣疎鍾報夕陰開軒臨竹色倚檻過蟬吟白羽翻卌壑黃猿挂碧岑前峯來海月清夜一披襟

秋泛

湖際數峯出遥知宿靄收偶乘青雀舫又過白蘋洲剩葉已鋪水殘鶯猶媚秋流萍時聚散睡鴨自沉浮漁網新塍外田歌古渡頭晚來晴更好霞彩挂城樓

歲暮寓僧影堂

別院留殘歲微軀得暫安不言聊隱几無事但加飡燒入荒原煖泉生積雪寒鄉農貽粔籹山鳥狎蒲團雲葉紛卌嶂冰花倚碧湍道人城市至新曆又從看

登天目山

下界聞晨梵中峯到午飡林香隨鳥散石氣逼人寒水自厨頭出山從杖底看潛虬惟古洞化鶴但空壇匡險青千丈雲開白一團焙茶供別寺擔筍下層巒草屋時煩葺苔堦不易乾竹深風習習松偃露溥溥絕頂留餘興懸知翠幾盤

己巳除夕道場山

地爐延火作盤膝坐成團亂雪埋雙樹重雲掩半扉臘隨心境寂春入鬢絲微浪跡曾無定窮交似可依年來何所事空挂水田衣

辛未除夕大聖庵

玄冬看欲盡短景若爲忙借榻惟山院開門即水鄉老知經世術病得養生方幽響分雙澗空香萃一房銅瓶歸雪意銀燭動晨光已擬南浮約春風待架檣

釆蕈詩爲鄒居士賦

甲田澤國蕈釆釆屬伊人短棹長風裏青蓑綠水濱

冰絲秋正滑烟翠曉逾新房宿光初鑑江妃意獨珍
寒深常帶雪清極不生塵浴鷺時相狎流萍淺雜陳
漁磯如可稅斂室願爲隣巳入僧厨供幽香得自親

渡太湖

蒼蒼辟葦岸渺渺問花源放去烟中棹浮來水上村
林兼香不辨山遠翠無痕偶傍珠宮艤時從田父言
蓮乖秋漸實蟬響夕猶繁雲際聞仙梵風前捲釣綸
可知三萬頃消得幾朝昏

裴村

石梁雲共繞杳杳接靈源山勢看逾勝林香覺漸繁

空巖無伏臘流水自朝昏禪月時窺牖仙風不離門
幾家嵐翠裏何代始成村

竹林庵

拂衣清衆集入竹妙香聞犬吠松間月猿窺花際雲
就巖揮玉麈掃石閱金文兕食馴巢鵲爲羨美潤芹
春芳隨可掇空翠杳難分所向皆幽境靈區信不群

水簾洞

曲室藏幽壑廻闌俯斷霞吹來松際雨散作洞前花
古像餘三教閒心自一家冊床遺鶴蛻青壁列蜂衙
路盡重穿竇峰廻別聚沙層崖俱迸筍隙地總栽茶
陟險緣林杪憑虛見水涯山厨留客共香飯熟胡麻

早春登龍門山

松門開午霽濕翠偏層巒一刹從空現千峰向下蟠
春聲先野鳥淑氣漸芳蘭雲石增衣潤風泉到枕寒
人家深壑裏耕植自相安

過冰壺庵

亭午空循食春風競采茶居山無問主壘石便爲家
竹粉蒙青霧苔茵綉紫霞幽香然栢葉清供摘藤花
野鼠頻穿室村童學聚沙輪珠完晩課燈影綴袈裟

乙亥除夕常平庵

香傳清梵後茶會白椎前寒勒梅寬瘦春窺燭暈圓
聯燈雙沼雪接席一區烟林靜聞晨爆溪喧到夜船
法雲吹不散團聚入新年

花朝集潔園

花晨成雅語花事徧園池佳茗先期瀹清羞頃夕治
連村藏雨氣群壑變烟姿布影如相待飄香亦有私
翠分天竹葉紅奪海棠枝日煖游塵靜風恬麗藻知
春情掠燕子水脉付魚兒白社今能繼清門昔有遺
凭高曾擬賦徙席自多宜莫訝歸途緩林鶯聽及時

大潮山結夏

拄錫孤峯頂烟雲入夏繁空香流几簟積翠現庭軒
對雨無兼事看山偶獨言笋箯分土脉花瓣辨泉源
雅供惟蒲草清齋有菜根渾忘人世暑鳥哢自朝昏

得王日常訃

搖落西吳後支離南水濱一貧無可藥三徙竟何隣
鵩對承塵日花辭懸薄春雲邊煩繫帛澤畔想投綸
老婢收遺稿閒僧歎故身天涯雖脫畧風雅亦沉淪
徒蟻登山屐猶存漉酒巾悽悽兒女累若爲拯枯鱗

宿廢寺

香林無復主野鳥尙知歸紫蘚頹垣遍黃蒿古路微

亂螢穿佛座饑鼠嚙僧衣露滴松根石雲生竹裏扉
空廊凡幾曲徙倚待晨暉

深篠庵

兩僧同落落一室自閒閒月好且飲水秋清重問山
不從當霤列雲向隔峰還猿引青丘上鴟鳴碧靄間
尾鐺煨芋子烟影起松關

雲外錄卷之六終

雲外錄卷之七

姑蘇釋大香唵囕著

五言絶句

天目雜咏十四首

千丈崖

一鍵設重雲懸崖不易上行來半日餘猶有五百丈

芝草巖

煌煌巖畔草秀出五雲齊歲晚無人采樵歌過嶺西

石城

好山圍四面花鳥自冬春奕奕蒼翠裏堪容五百人

醉仙石

風翻蕙帶香露浥苔衣冷一自飲天漿歷刦呼不醒

七星石

星從天際降亦自愛名山遙看三四點明滅綠雲間

眠牛石

源泉何湛湛芳草正芊芊會見禾田熟山中自在眠

鉢盂石

古鉢應齋回棄置不復理頹然蔓草間風雨時來洗

金鷄石

翁翼長林畔棲棲不記晨何時一高唱喚起下方人

無門庵

茅庵不設門雲掩松蘿靜終日無來人餘花墜幽磴

紫霞庵

望裏生霞綺悠悠度嶺巔晚風吹一片誤落小庵前

陽和庵

結茅而東阿得與陽景會我欲假三椽一生貪曝背

棲雲樓

片雲合自然舒卷在高閣甚勿離山中四海無棲泊

待月軒

滿月透高峰清光未易吐二三貧道人默對無燈火

踏翠橋

空翠何離離兩山相對立有人橋上來芒鞋半沾濕

雁宕四咏

雙筍峰

雙峰古寺前亭亭自相向何當脫錦裯秀色凌雲上

龍鼻水

憶昔乘雲去懸知帶雨還至今潛古洞點滴不曾閒

看不足亭

廻風捲瀑花歷亂從空墜當晝三月梁偕師抱膝坐

四十九盤嶺

盤嶺高入雲盤下仰首望一盤復一盤身在諸盤上

武夷四咏

玉女峰

一具烟霞骨千秋童女身盈盈溪水上不受世中塵

鼓子巖

巖石何由響誰安鼓子名自來烟際宿夜半起秋聲

禪笠石

行脚遍千山隨身惟一笠投置野水中從此參方畢

水樂石

千載山水音獨留雲外賞抱膝坐溪濵盡日聞清響

大善八咏

棠溪

郪上春多少棠花兩岸繁扁舟時蕩漾疑入武陵源

黄鶴山

黄鶴何年至相依靚而山翩翩如可駕只在片雲間

碧天橋

橋夜寂行舟天影淡空水獨有無事僧往來明月裊

永明井

鑿井施饑虛靜夜蒙法益澄澄太古心一碧蓮花色

獨樹齋

千秋禪寂樹清影護雙扉當時曾一宿花墮水田衣

淨業樓

素壁明金像朱簾漾碧漪憑高觀落日懸鼓映琉璃

放生河

迴塘遺舊址因起好生心閒看魚鳥樂翔泳自高深

無心栢

指示婆娑栢曾參趙老禪至今空五內獨立小庭前

偶成六首

烟水迢迢渉雲峰在在登惟餘五綴鉢相伴一條藤

種得柴頭火時燒栢子香風前收橡栗幾日不愁糧

山中雲一片搖蕩隨長風長風有時盡依舊還山中

林間春事及隨任學巖耕一番花際雨便覺钁頭輕

澔月出東林清光杳何極盡夜無人知自向西林沒

山頭一片石山下一湖水晏坐及經行常年二知已

宜晚亭

平林棲鳥靜坐从荷衣冷斷壁一枝藤月中弄清影

頭陀石

露地不知年忘心亦忘道彷彿糞掃衣綠蘿風裊裊

歸雲洞

洞晚雲自歸洞曉雲自去雲晚再歸時爲我留雲住

佛手巖

白雲起巖際恍忽兜羅綿我來値摩頂長跪五輪前

虎谿

蓮漏無復聞蓮花向巳盡偶來谿上行惟見谿中影

宿靈谷

風色冷踈簾夜深聊起定一點雨中燈數聲烟外磬

野望

孤烟水際流殘日林邊挂籬落自閒閒凉秋登穲稏

促織

月寒秋露重促織近前楹破衲尋常事無煩徹夜鳴

浩然樓

人去巳千年題詩尚宛然信潮如有意日日到樓前

梅雨

深林日日雨五月不知暑孤坐掩柴荊惟聽黃鸝語

過梅花巢

萬樹梅花裏香風路不分行行山缺處吹出一片雲

獨夜

獨夜夜將沉懸燈冷相照風雨入頹垣陰崖聞虎嘯

雨卧

夕雨還朝雨千山復萬山山中連日雨高卧一僧閒

閒雲

閒雲不作雨橫入峽山去峽口弄舟人家在雲歸處

雪中

積雪如積雲天水惟一色饑雀入窓來就我掌中食

開門

開門逢暖日隨意步青田風吹松上雪正着老僧肩

新月

山翠忽滿屋溪光欲上堦牀前新月色照我一雙鞋

棋盤洞

楸枰劃雲路半落松杉影一局未終時洞門寒日暝

看雲僧

雲彩流夕容溪光淡無際溪上看雲僧忘言倚秋樹

還山

蒼翠不可盡千峰與萬峰月明歸去路雲外數聲鍾

狗尾草

荒原無復主秋日正離離莫言終見棄亦有續貂時

立秋日

今年秋色早一葉墜青桐憑將流水意送出海門東

雲外錄卷之七 終

雲外錄卷之八

姑蘇釋大香喰覽著

六言絶句

林中吟十二首

簷匐香中挂錫芙蓉嶺上凭闌但見白雲千頃不知
紅日三竿

西院無單可搭東林有飯相留人生本非定跡任教
兩足閒游

飯後茶前自適水邊林下閒行斷霞三片四片啼鳥
一聲兩聲

一逕茸茸芳草半村淡淡斜暉坡下騎牛客去城中
賣藥人歸

人亦本來是佛佛亦何嘗異牛不因少却這個無端
許許春秋

自謂寰中旅客人稱世外頭陀只消休去歇去不用
如何若何

晏坐三條椽下經行千仞峰頭本是非凡非聖任從
呼馬呼牛

愛暖却來向火畏炎又去乘風不知得何三昧尋常
有是神通

山月便爲爐鞴松風不異鉗鎚佛法了無一字爐燃
賸有二時

居凡本是圓成在聖曾遭缺限有生卽是無生一見
不復再見

拾菌偶來松下蒸梨又過巖阿惠我一雙不借酬伊
兩句伽陀

翠竹冊崖冉冉清泉白石粼粼試問今宵明月山中
幾個閒人

荆山雜咏十六首

四面好山佛刹一溪活水人家風起飄來蘭蕙雨餘
流出桃花

戶外千松萬竹門前一逕雙橋浪跡量同萍梗餘生
等視芭蕉

現有薄田四畝前人留下山鄉落得兩挑租米償他
一歲官糧

海衆稻糧且罝叢林什物全虧典座纔添木杓圓頭
又欠山鑱

㼝下橫來夜雨東堋西漏山窻濕透半床衲絮煨殘
幾個枯樁

紫蔓斜縈絆宇青苔碎點朱闌托得幾家雜米堪爲

防度晨飡一
須挂行看矯矯、蛙聲坐聽清清半鉢黃虀雅致一甌
白水閒情、
老去不堪多事、病餘自愛高眠、倒剔篝燈壁落橫安
錫杖牀邊、
山鳥自來自去、嵊扉無閉無關、兩個少年行者也來
學我清閒、
雲氣收來室內泉聲流出牀頭不是衆緣落落只因
滿肚休休、
昨日多羨少飯今將有醬無壚自顧此生薄德衆中

又道無嫌
泉石俱同說法虛空不碍盤桓也是修來清福方能
享得粗安
自信道人丰分也因閒事生憂一盞琉璃乾盡要尋
檀越添油
住外自能增勝留賔不比尋常松子煨來火煖菊花
點出茶香
半壁茶烟裊裊一庭花月悠悠不是好吟詩句只因
無事心頭
萬法本來寂寂三時任取閒閒業矣藏身西閤終焉
埋骨南山

聖日峰口占十首

閙得繩長蒿逕搆成斗大茅菴凡事由天判斷從他
笑我癡憨
雲弄別通天地風泉隔斷凡塵林鳥寂喧旦晚巖花
開落冬春
佳境境中佳境深山山裏深山最好閒家老漢一生
放我安閒
巖石本因天巧山花不待人栽幾片白雲掃去十分
明月飛來

收拾半生行脚消融一片頑情古澗澄澄湛湛幽禽
歷歷明明
幾件居山什物兩重納布衣裳好個養花天氣正逢
種豆時光
四五十家竹漾百千萬斛泉香只可自爲活計從來
不許商量
萬仞懸崖撒手孤峰絶頂安身信有多般自奉曾無
一物留賔
這個空庵出楔那邊窖不通風夢裏欣逢檀施醒來
笑破燈籠

今日間於昨日去秋換到今秋毎日換來換去不知何日于休

新秋

椴槿朝華暮落睡蓮夜合晨開流水導將暑去廻風挽得秋來

鷂首千層白浪馬頭十丈紅塵無事便爲大福休心郎是高人

月傍銀河鵲影風飄織女機絲不識人間天上幾多死別生離

荇帶青蓮水脉苔衣碧掩山膚一味自由自在三時

若有若無

明月由來無主閒雲到處爲家留客一杯淡話看山幾盞濃茶

山鬼自歌自舞老僧不見不聞楊柳池邊步月豆花棚下眠雲

手種桐君再實坐看蓮子成房白日自無今古青山不近炎凉

白葛先知爽氣青楓已報秋聲不是死生無分其如懶慢相成

雲外録卷之八 終

雲外錄卷之九

淨土十六咏

姑蘇釋大香嵓覽著

樂土心知有宿緣六時行坐憶金仙形山寶藏誰無分一道光明每現前

西方有美寶堪誇佛國雖賒路豈賒要識摩尼眞樣子一心不亂更無他

珠投濁水水俱清選佛場標第一名無相無爲無縛脫無因無果卽無生

諸般對待事非輕決信方能決定生六字眞言無委

曲一條直路甚分明

觀佛眞身卽牧牛圓明法海更何求時時把定無星稱那得一些些閒念頭

機前只貴絕絲毫念佛參禪兩不分會得西方無量壽了知東土釋迦文

夜來滿月在中天寶地金繩卽目前一枕無非安樂行觀音勢至並頭眠

佛號冷冷十萬聲一生管取淨緣成金銀樓閣琉璃道更有蓮花捧足行

面門彷彿見慈親大地方知絕點塵珍鳥與回流浪奏金臺接取到家人

河沙佛刹現周遭供養曾無來去勞諸上善人同一會自他不隔一纖毫

樂國朝朝是一家衆生心佛本無差上中下品隨根現性水粧成四種花

彌陀有願接高流不用將心向外求着得毘盧珍御服塵塵刹刹一齊周

彌陀有願接凡愚相好光嚴總不殊罪業從教山海積玉毫管取出昏衢

八德蓮胎易奏功導師誓力本無窮屠刀放下何難

事只在臨岐十念中

衆苦交攻一幻軀眼看斜日迫桑榆生生死死何由了晝夜休離百八珠

塵勞混跡幾多春驀直慈航認得眞萬事不如歸去好只今且作勸緣人

山居雜咏四十首 有引

山居詩乃非一徃之言亦非一時之作歲月逝矣記憶或否適錄若干首題曰雜咏者以此

借得團瓢好息肩水烟山月共爲緣日中一飯無餘事行到山邊又水邊

野水荒雲寂寞濱蒼苔白石淨無塵客來不用寒暄
語自有松風作主人

拾取枯柴煮雪泉掘來黃獨飯因緣古臺剥落無全
面破衲襤褸搭半肩

屋角風搖濾水囊爐中無火罷燒香西林也有窮禪
客邀我茅茨喫米湯

霜風蔌蔌葉聲乾氷冷秋光起夜看倒影孤峰挿空
水峰頭白月正團圞

閒看饑鳥啄荒苔盡日寒枝凍不開剛喜地爐煨芋
熟腰包門外水雲來

梅花昨夜破寒汀曉日初融露尚冷無事道人翻有
事一枝先供佛前瓶

二時粥飯恰相應煕夜還同供佛燈隨任客來隨任
去不知誰是住庵僧

塔擁群花雪幾層低垂簷溜一條氷崎嶇萬壑千巖
裏惟有梅魂冷獨勝

漸有陽和到竹局東風吹入燒痕青不知歲運頻移
易世上猶看地母經

門前新水泛芹香囊底惟存半日糧有個鄉農歸白
決爲言田熟送籠糠

纖纖新柳映清江朶朶晴雲護法幢自在蒲團貪磕
睡任他斜日過西窗

接葉陰陰喚水鳩花坪草堰偶經遊芒鞋晒向西巖
石露冷烟凄不記收

無事相逢只喫茶是非不到阿儂家家筵收拾陳高
閣永遠由他生白花

青山面面水悠悠山水之中得自由多日不曾分衛
去鉢囊高挂壁東頭

依稀舊路沒蒿萊佛座多年上綠苔兩兩幽禽棲息
慣風風雨雨亦歸來

記得先年住水南去年山北住精藍今年住處兼山
水三處三年三月三

一點浮萍漾綠漪東風吹着便西移從來浪跡無羈
絆南北東西一任吹

主老多年傍水鄉不知何處得青囊秖因發藥無靈
効誓不逢人說古方

半披茅屋綠匡搭一口砂鍋就澗支安得身來眞自
在休將心去是便宜

蔴絲胃處風初暖菜甲肥時日漸長自置蒲墩臨片
石謾烹泉水送斜陽

綫綫屏風短短床門庭施設總尋常圓光洞口看明月一片清光在上方

水聲林影一重重尋得先朝破梵宮細草爲茵鋤作枕只應身老白雲叢

向壁舊遺棕箬笠就床新製草蒲鞋茶前信步尋山栗飯罷隨行拾路柴

巖霧盡從堦下起山風偏向室中生恩多最是糠頭火每夜煨煨直到明

向來後架惟餘壁卽近前堂又少門幾個灰頹貧道者一時扶取破砂盆

身心放下但隨緣莫問驢年與馬年最好近來窮活計北山開得一丬田

萬竹千松遠近同嫩嵐殘靄有無中斜陽不會藏踪跡露出前峰一抹紅

微微殘月墮烟光不着僧伽稱曉凉昨夜一犂秋雨過滿庭紅紫豆花香

榾柮爐中冷作灰山風起處竹扉開坐深乾盡琉璃火恰有前廊片月來

把茅葢處了年華落得空閒有幾家肯信山中香焰少佛前常供一瓶花

風裏楊花肯少留飛來飛去總悠悠飛飛飛入流波去任使風吹不轉頭

不看經典不參禪無是無非過幾年曉去但隨紅日起夜來還抱白雲眠

苔花滿逕綠雲凉嫩竹離離覆短墻院靜晝長人不到一簾風裊一爐香

門外春殘花事衰檐前日暮鳥飛回一從遭却金剛掌六七年來口嬾開

團焦不出坐清清自在空巖絕送迎檻外偶然風動竹便多一個妄心生

夜來滿月出江干萬里無雲獨倚闌却笑素娥忘檢束清光抛與衆家看

萬法萬緣俱放下一身一口更無他每月有茶併有飯十分清福在娑婆

閒中曲几自爲凭扣戶誰添長命燈南岳老僧行脚去舊房遮下一枝藤

林芳三月正菁葱綠苧皁衫日漸融飽飯獨行山色裊鳥歌花笑自春風

天台雜咏十四首

天台道中四首

層巒疊疊簇遙空一緉芒鞋萬木中乍雨乍晴寒食
節東風吹老映山紅
柳標横肩自在行無多行李一身輕山雲也解迎來
客天姥峰頭冉冉生
數聲隱隱報齋鐘澗道春雲復幾重行處忽沾松際
兩滿身蒼翠過天封
草暖泉香路不窮翩翩野鶴冷冷風只將一鉢隨行
乞十日青山碧靄中
赤城
南北峰青雨乍分瀑花飄下雪紛紛空巖夜久無群

動一點閒燈伴白雲
天封
莎草青青蘼草枯穿雲巢燕引新鶵山橋野水殘陽
裏行過長松四五株
華頂
海色迢迢半紫氛娑欏開落夏將分道人清曉下山
去紙被一床鋪白雲
碧谿
碧沼切分紅藕花古藤修竹自交加峰頭吹過黄梅
雨三十六盤生片霞

巾子山
松陰滿逕竹房幽雲外閒僧帶鶴游試看前朝清夜
月依然來照半江秋
望海尖
萬竹陰森累翠寮青山斷處是浮橋扶笻直上孤峰
頂獨立斜陽望海潮
出天台四首
小有巖居息遠踪青松白石自重重一條拄杖穿雲
去更歷千峰與萬峰
幾入林中幾出林常年無事費登臨不知何處閒立

壑留得孤雲一片心
卌壑隨雲就夜禪絣園乘露乞朝烟再來踏遍天台
路猶欠寒巖十宿緣
是處山林足下程此身未抵羽毛輕寥寥世外窮和
尚東擲西抛過一生
武夷雜咏九首
虎嘯峰二首
一龕高寄萬峰巔五折冊梯入紫烟夜半眠雲饑骨
冷不知身在洞中天
戶外閒雲忽起幢花枝間道自雙雙佳山滿目無人

有每日開牕復掩窗

兜牟峯

泖海風清息戰紛燈前空習豹韜文兜牟卸向空巖
石一片雄心萬壑雲

仙猿石

花果攀尋得自由洞天群聚幾經秋若為習定仙崖
上嘯月穿雲一旦休

鉄板嶂

一屏渾鉄自天成倒影清波月正明三十六峯秋色
裏暢亭高處獨吹笙

水光石

五十餘年夢覺場野雲同跡鶴同糧水光石畔初窺
鏡照見頭顱一片霜

三杯石

三杯石上笑顏開曲曲清流遡棹來猶記昔年童子
學一杯一杯復一杯

小桃源

廻峯列翠擁朝暾野水穿花出洞門茅屋數間烟樹
裏斷橋行入小桃源

雲巢

層疊峯巒紫翠交依微小構俯林稍道人不獨和雲
住水月山風共一巢

光孝六脉

七十二峯樓

朱樓縹緲接瑤空七十諸峯近遠同夜靜松濤生枕
上恍然身在太湖中

禪臥室

柴扉深掩碧巖幽高枕雙拳得自由紅日三竿明屋
角白霞一片去床頭

上下聯雲橋

古澗泉香出寺逶幾重嵐翠自飄颻道人乞米歸來
晚踏斷山雲第一橋

不遠亭

四山圍處欝蒼蒼中有孤亭曲水傍指點法宮應不
遠空青隱現白毫光

五朝山

螺鬟蒼然列澗濱同時面目記應真臣雲深處曾相
晤何月行來五老人

松逕

一徑陰森抱曲河碧雲竟日欝嵯峨石邊清夜頻來

坐八九株間得月多

閒居六咏

經行

無事行行潭水濵白雲留取伴閒身雲踪几匆得隨風去惟有空潭影自親

坐月

野水平鋪浸碧空長林幽寂不生風獨憐一夜閒窗月白過西邊白過東

托鉢

十里春風五里橋到山猶覺路岧嶢叢叢花草蕭蕭

竹幾處柴門閉寂寥

補衲

幾度相隨乞水濵幾廻相伴宿荒墳于今納誂千行線秖剩床頭一片雲

拾薪

甁底生塵好耐春瓶中無粒又經晨自携拄杖尋柴去惹得巖花笑古貧

訪隱

孤雲底事未還山縛草爲門亦自關一樹垂楊鋪水面東風裊裊不曾閒

石人塢四首

自入深山深幾層日常無火夜無燈零零落落三間屋冷冷氷氷一個僧

新竹筧通泉瀝瀝舊籬笆護草離離自來不習頭陀行晝夜常閒十二時

路到庵中無別路山廻門外更多山白雲慣宿檐前樹一夕長風去不還

新篁巳長兩三莖好鳥時聞四五聲天竺一峰頭清夜月依然來照古先生

梅花六首

疏籬野水自盈盈天與孤芳分外清一日每來三五度夜深還向月中行

曉日融融上翠崖一重花影一重階今朝有個閒人至樹下同飡三白齋

寒枝寂寂倚巖隂歲晚誰知見此心携得蒲團隨坐臥任他斜日下西岑

蒼苔白日傍清池着得閒僧在晚時明月映花花映水一枝分作兩三枝

素質亭亭古澗濵翠微隱隱自成春冷香一點隨風去可有尋常着眼人

梅花與我兩蕭然結得山緣共水緣我愛梅花花愛我山邊水際自年年

挂瓢堂

山趺松門小逕分松間客鳥惜離群挂瓢人去空堂在一衲棲棲自冷雲

端獅子塔院

驚花點點草萋萋欵乃遙聞雪水西滿地亂雲叢一塔曉烏啼罷夕狐啼

北高峰二首

謾引清泉漸斫柴茅庵恰恰嵌雲厓到來兩月無行

脚猶見松枝掛草鞋

老鶴梳翎墮古松數聲飄落上方鐘晚來自愛新凉好拄杖斜拖過别峯

出西湖

樵居累月結加趺又買扁舟西子湖回首南屏山下路一團空翠擁浮屠

泰駐山

紅泉飛處澗花平海岸群峯雨乍晴寂寂蕭蕭松竹裹晚來添個木魚聲

南湖秋夜

烟雨樓前烟雨收無人來繫木蘭舟鴛鴦水上三更月秖照蘋花一點秋

葑山亭

殘山飛入水中間水上山亭亭上山日日自來亭上坐閒鷗閒似老僧閒

宿法海寺

霜風夜久禪衣薄殿瓦時聞松子落騷壇蓮社兩飄零惟見巢邊一隻鶴

癸亥除夕夾山二首

門外烏啼雪滿川蒲團冷坐送窮年曾從乞食三家

店爲報朝來未舉烟

牖牖風來裂紙聲空林雪後峭寒生微微一點琉璃火相伴閒僧到五更

元日

浮世重添一日閒遲遲暖日慰衰顏三時行竈無烟火六曲池塘看白鷴

過西湖

畫船簫鼓鬧盈盈千種烟姿萬種情幾度白楊陂上望一般風雨作秋聲

時事二首

咸陽市血濺行塵鹿馬誰分偽與眞玉陛彤雲開曉
日朝陽鳴鳳是何人
六郡邊疆正枕戈九重宵旰近如何列卿自信江南
好翠袖當筵唱叵羅
蓮花峰夜坐
夜久涼生宿雨收爭流野水下跂溝樓邊列岫三分
月籬畔長江一段秋
冬日石門二首
一道飛泉下碧峰現成房子過殘冬長連床上安心
睡不管樓頭打報鐘

石磴巉岏有雪封花宮寂歷任雲重十年一衲猶頻
補綴綴聯又一冬
鞋山
琢玉裁雲片月新可知拋擲幾多春凌波不欲渡江
去一着平原便惹塵
乙丑除夕石門
一年惟剩一宵燈深掩禪關雪幾層撥活地爐煨水
喫草蒲團上兩三僧
焦山
海色江光碧四廻殿臺多在白雲堆自行自立孤峯

要夜半春潮送月來
五月十三移竹
流醉卯酒倚彤開沐雨披烟拭未乾醒後始知爵舊
侶亭亭獨立碧雲端
月
幾自丘中幾水邊幾於樹下幾山巔常常惟有明明
月伴我閒僧處處禪
彈琴
按葉森森隱翠屏雲邊風外自泠泠分明一曲高山
意過盡遊人總不聽

後六月七夕
雙星一水間迢遞風靜雲開倍寂寥烏鵲豈知當閏
月只應今夕便填橋
鄧山夜步
霜華點點見平蕪澗冷泉聲乍有無夜半獨行星月
下微微松影兩三株
問舊
古寺涼風聽遠鐘斷橋流水問行踪青山無盡雲無
數知在雲山第幾重
野宿

木葉飛飛咽冷蟬多風多雨正蕭然路傍有個閒亭子留得貧僧一夕眠

別鴈山

萬叠清光萬叠泉一叢翠色一叢烟回頭欲別峯巒去若個峯巒不可憐

華蓋山

隔江塔影碧沉沉白鹿城高片月升夜半一聲清磬發下方猶有未眠僧

金華道中

幾點歸鴉野水邊芒鞋携出遠山烟微陽林外如相待得上蘭江撥子船

寒蛩

土壁篝燈黯復明空堦流水送殘更寒蛩已自知霜露猶送淒淒一兩聲

泊濤陽江

倚棹秋光對碧峰露香傾下木芙蓉西林月白東林曉兩處敲殘百八鐘

立玉亭

月好山明夜獨登團圞照徹碧峻嶒二三十樹長松下只見空亭不見僧

活埋庵

空際香爐擁翠堦千條流水萬層崖當年若在峰頭住便好同師一處埋

巖弟乞食未還

楓林葉脫見歸鴉陰壑牛寒日又斜天際遠山青數點不知何處有人家

秋行

破瓢行處挂枯藤夾岸群峰翠幾層一片白雲秋自在水邊林外伴閒僧

春暮

一半鈎簾上小鈎殘書數卷未經收東風忒也司閒事吹得梔花滿案頭

過溪隱

清流滙處板橋斜淺淺芒鞋印軟沙滿院綠雲蠶荳熟木香棚下喫新茶

初夏

風曳茶烟度曲房日長無事更添香綠陰最好梧桐葉只是秋來不耐霜

過方弟故居

日及花乾秋草肥陰蛩唧唧雀飛飛寒灰一竈風吹

盋架上猶懸作務衣

題壁

匈色青回歲已新又携笭箵入嶙峋莫教息却禪堂
火留取餘光照後人

題畫

家在卅丘碧樹間采菱歌罷意閒閒殘陽野水無人
渡歸去橫塘第幾灣

車蓋亭

清溪一道拖晴瀲楊柳間花花間竹樵歌歸去夕陽
紅風動滿山雲轆轆

遲舜五不至

數點殘星秋耿耿斜風剪碎芭蕉影自愛凭闌不愛
眠轆轤牽動鴛鴦井

題畫梅

斷續東風吹取春滿林香雪落成塵一枝移入茅齋
內日日看花日日新

寒食月送僧還吳中

柳花如霰攪長空百瀆風烟黯淡中携取一瓢行脚
飯要離塚畔弔梁鴻

村行

去碧草濕芒鞋踏破重雲下石屋自笑平生貪口
履斜風細雨赴村齋

釣臺

松杉影裏見祠堂高挂綸竿烟水鄉閒殺清光臺上
月風帆來往送人忙

題寓公水竹軒

方池下映疎疎月客竹斜通淡淡風一個蒲團兼坐
臥常年不出綠陰中

過東天目

飛淙如鵠下高虛望裏閒雲自卷舒兩日正逢秋色

好千山紅樹一肩輿

仙人解石

石板相傳解四仙電紋霜彩自年年如何用盡神機
力拋擲空山伴冷烟

送僧過洞庭

江雲空寂塞鴻哀竹笠繩鞋歸去來七十二峯深雪
裏炊烟何處辨樓臺

送春

春光今夕別儂家啼斷流鶯落盡花便欲出門相送
去不知何路向天涯

董巖留别

碧梧深處掩花關一坐薰風兩月間揀取絡囊併席
裂和雲擔入武夷山

癸酉除夕無垢寺

老病相侵不自堪蕭然瓶鉢寄他庵梅花夜雨蓮花
漏催入春光五十三

無垢寺留題

一痕新月映疏簾六萬餘言盡解粘笑指白雲西去
路高肩破衲上獅巖

天目雪

亂雲封逕絕來僧面壁寒威晚倍增破屋一間清徹
骨千巖萬壑玉壺冰

閏中秋夜步

芳塘清夜澹忘歸一片圓光兩度飛坐愛冊楓臨碧
水不知霜染稻田衣

秋夜淨業樓

多雨高樓生暮凉木樨花發燕歸忙病軀自擁陳磬
衲煨過蒲團幾炷香

靜林寺訪心海不值

烏桕無聲墮晚紅石堂雲冷篆烟空日斜更上蕭臺
堂一坐青山宿霧中

甲戌除夕光孝寺

雲蒸香積夜無烟供水燃燈了世緣百破巖房千點
漏坐聽寒雨入新年

花朝

寒餘水國未全消青石闌邊長藥苗獨坐小樓春寂
寂多風多雨過花朝

和唐祈遠過訪四首

餘溪碧水泚春和布服芒鞋入薜蘿二十年來方一
面始知良晤不能多

小樓閒對但伊蒲不問春風過幾何莫怪萬緣惟一
懶前身原是病維摩

黃金當日布林園白社于今重討論會取西來真實
旨庭前栢樹爲君言

歸帆但趁揶花風一水遙連一月中記取是來還足
去烏將軍廟在墻東

半月泉

山泉留得在青山印出澄澄月一彎畢竟有圓還有
缺不將全影落人間

秋海棠

綠衣紅裏自娉婷占斷秋光在後庭聞說春來曾一
睡至今殘夢未全醒

反史詩

周公正懼流言日王莽虛恭下士時央使當年身不
死要留忠僞與人知

前溪過姚用升不遇

十里山橋引步遲自將秋影弔空池數間破屋盧同
宅一架寒床杜甫詩

纖簾先生墓

斷碣苔生繡古雲摩挲知有纖簾文一杯清水聊爲

奠坐聽松風到夕曛

寒食

冥濛雨後見青苔料峭風前種藸鬚燕子也知寒食
節故啣花瓣獻如來

雲外錄卷之九終

姑蘇釋大香喚覺著

偈

學者月歸集教典偈

義天寥廓假爾優游一塵不立萬有咸收圓修即性圓性即修迹空逸駿目無全牛如歸月指得月歸休舍筏登岸付之東流

四料揀

心口俱不佛三塗受苦極口佛心不佛善惡依然積心佛口不佛凡情莫能測口佛心亦佛西方甄手得

書佛名經

如來念何以以衆生爲念善哉佛名經繩繩示方便我今血墨書紙上蓮花現回向八福田成就四弘願凡在諸有情皆令至彼岸

求生牛偈 并叙

虎林求生牛者巳入江于旃陀羅肆比舍翁夜夢儒服者至相謂曰予本非人生前登甲第列刺史曲斷民間三事宜受耕犁之譴詰朝當就戮欲求隣之施茶僧一援幸爲將意焉脉奭伺于門果見一牛突至及屠見施茶僧隣佑一時鬨集其牛伏地乞哀觳觫甚因迹所夢與僧相符遂募衆償值送入雲棲寺終老焉

殺身還報身我命即他命試檢刺史牛凡百當自省曉人能是觀生佛本同性持取木叉提打破琰魔鏡

再書千佛名經偈

三世微妙法名爲最吉祥巳沐甘露水仍熏解脫香願爲諸含識歷刼作津梁侍多千億佛長在白毫光

潘居士印施白衣陀羅尼經

居士具靈根誤落塵網迹夢入戰勝場老衲頻誠策流通五印心無漏誠叵測願以海潮音盡醒浮世客

示古道

頻發菩提願是爲秘要訣我心諸佛心影現澄潭月等觀諸法界一種與慈切無自亦無他無生亦無滅更說向上機佘師吼出血

示霖堂主

拾俗作桑門從來非細事抗志霄漢然律躬氷雪似動止莫虛發語言貴實履若見彼人非急須揀自巳若見彼人善急須同契止行解萃一身聲名灌衆耳調熟水牯牛縛殺猢猻子是名精進幢諸佛生歡喜是爲脫白僧披衣說道理

不二居士刻二十難爲說偈曰

如來成正覺鹿苑轉四諦遂有法僧名復求進止示世難凡二十具明四十二熟觀向上說反是則爲易我從塵點劫誤落娑婆世敬禮福慧尊納憶清凉地疾空有爲心頓獲無生智

募刻梁王懺偈

能作及所作顯見復冥見懺摩相續心自誓亡過愆循律成皎然觀相在不亂當下卽無生是名摩訶衍梁王與郗后順逆皆方便功德非可量故爲剞劂勸

勸行衆善

大行發於心莊嚴眞實土靈苗漸次長毎日不空過三聚當念圓只貴惺惺故是等稱徧吉千佛同一數

佛心庵禮大悲懺

有情遺失本明慧流轉諸趣無由已無明爲本神識種所作是田所報果茫茫苦海亡依怙違順熾火相熾然頓茲慈尊大願力愍念群黎普安護嚴淨覺場懇到心晝三夜三惟自刻法日朗時愛水竭香風起處罪花空覓心不可得處懺威音王佛以前懺懺摩過去已寂滅懺摩當來應未至懺摩現在無所住一切萬有咸烏有能以二禮性俱寂一月普攝千江水

得聞此輙聖衆會卽爾伏行求無他

生老病死偈四首

名姓權稱我根塵幻作身從前遭桎梏莫認本來人

漸覺精神耗其如步履艱風吹波上泡只在刹那間

病至千般苦英雄最下場試看三界內若個免無常

萬緣分散日觸目總菩提但行驀直路便是到家時

四勝偈

諸法無如空寂諸土無如淨域諸聖無如彌陀諸行無如念佛

綉佛偈

千絲萬縷費機緣四八端嚴得自然文彩未彰觀朕兆莫教認着指頭禪

咏磨

團圓無欠亦無餘物物相成在一虛百轉千迴惟任運中心不動自如如

送僧行脚

草鞋牢絆異常情只記溪山不記程此去廬陵知米價再來澤國嗅香粳

送禪人四明禮塔

山水環迴最吉祥時時會見白毫光頂冐自具金剛

眼八斛四斗總尋常

輓本淨禪師二首 并叙

本淨心禪師直隸太倉朱氏子年在丱角下髮於本州之地藏院受具於吳門之報國寺得單傳之旨於少室堂上發光霞幕山之中庵者不知幾白矣壬戌臘月踏雪崔嵬值師箱間擁火問曰如何是某甲師遂掌又問人皆能用我何不然師又掌於時無措一拜就地而淚翹誠師曰爲道心切起來就是因而不覺一笑師曰適纔哭爲何又笑余曰緣來這等容易師曰如何是體余遂起坐師曰

如何是用余竪一指師曰且如地藏云諸方說禪浩浩地我這里種田慱飯喫古人問佛法大意爲何答他種田慱飯余曰除却種田慱飯並無佛法師曰評唱一書直是醍醐甘露余曰總好也用他不着師曰珍重他時後日蓋天蓋地去在余謝不敏因促膝盤桓語至晝夜而別余從廬山回師則掩關於南庵再從鴈山回師則示滅於金蓋矣世壽止于三十八孰豐其德孰澁其年孰祢其見孰慳其緣思夫使彼至此而弗得也悲哉大恩不報銘心而已已禁烟瓣香懷供鷲花冉冉逝水嗚嗚孤雲自歸伊誰爲語雖然吾師常寂光中求其生滅去來修促了不可得也

當年曾御白牛車毒手親遭眼裏沙今日獨來芳草畔無言空薦一杯茶

去往由來總一眞溪山不改舊時春鉄牛攛入非非想的見吾師妙法身

答禪者

五派由來徹骨貧現前提掇未爲眞東風吹入玄都觀千樹桃花一樣春

乞食

曉起村中托鉢回檀那相見笑顏開一家數粒休嫌少幾許農夫汗血來

答麥文學

追尋藥線到山城微月朦朧夜五更不用現前重說夢牡丹開落自分明

雲外錄卷之十 終

詩餘　　姑蘇釋大香唵覽著

荷葉杯

酒病又經病酒知否白白費情思兒童弄影許多時恁麼癡癡恁痴

搗練子

猥尨礶傍巖阿入到春風閒更多徑草自生花自落禚衣三尺挂垂蘿

憶西方四闋

彌陀一句不尋常颺下多多少少忙鼻觀惟聞菡萏香憶西方平步高登聖覺場

生緣盡處有津梁寶樹仙禽列作行花雨繽紛散妙香憶西方句句彌陀字字光

少年光景要隄防塵夢何曾論短長一霎什風便散場憶西方念念歸誠大願王

暮年光景似殘陽凡事從前罷酌量忙把身心辦去裝憶西方好個長生不老鄉

如夢令二首

滿地綠陰平展一逕紅香碎剪陂水縠紋新誰把鶯兒黃染門掩門掩不受塵埃半點

行傍溪邊白鷺坐看橋邊紅樹不道月濛濛一宿蘆花烟渚歸去歸去家在萬山深處

行香子四闋

竹篠成笆巖石爲家兩般兒紅白桃花人嫌古淡我道奢華慣拾枯松蒸野菜飯胡麻

知是空花洗盡鉛華儘閒身伴老烟霞钁頭活計鉢底生涯但任悠悠隨處處納些些

一自居山徹底清閒踪跡兒不落塵寰看雲石上卧月松間正卓菁芋花爛熳鳥間關

萬慮消亡百事尋常打平壺混過時光夜眠旋起不用商量有一團瓢一布衲一繩床

醉公子

會得安心訣尋常不肯說萬法總丟開何須更學呆隨高隨下路一味挨排過無事坐清清誰來剝啄聲

十八香

節届重陽菊烟病葉西風裏黃花開處沒個看花主瘦骨寒侵絮衲聊禁取茅檐底颼颼暮雨戚戚陰蛩啼

浣溪沙四闋

淸浣淸陰閉寂寥風瀟瀟又雨瀟瀟堦前黃獨長新苗　遮眼尚餘經數卷束腰惟有筏三條長松落落挂空瓢

暖日烘乾楊柳烟四時最好晩春天山家風景自年年　花際勝圖初着色鳥邊新句未裝聯白衣入送佛前錢

黃鳥聲聲促去裝午齋猶得辦三香出林一味惜浮囊　竹粉和風吹薄靄柳絲帶雨挂殘陽半生都爲別家忙

兩個幽禽說道情白頭相對總忘形缸引雲見晩來晴　意不在言斑竹管淡而有味紫芝羹萬松影裏獨閒行

菩薩蠻二闋

月華侵浸虛庭雪雪庭虛浸侵華月香炷伴昏黃昏伴炷香　井邊梅弄影影弄梅邊井寒覺故衣單單衣故覺寒

曉山青處飛雙鳥鳥雙飛處青山曉秋韻荻颼颼颼荻韻秋　石闌斜點筆筆點斜闌石茶熟正看花花看正熟茶

柳梢青

去燕來鴻天長地久畢竟無窮雨擠花鬚風拈柳眼逼撥春工　古今幾個英雄一筋斗跳出樊籠誰弱誰强奚成奚敗笑破虛空

桃源憶故人

邯鄲古道音塵渺長夜漫漫難曉地老天荒草草日月籠中鳥　一棚傀儡牽絲般鬬畢竟誰嗟誰好造化小兒顛倒簸弄人多少

西江月

囊底高山流水尊前舞雪迴風紫絲步障百花叢狠

藉鈿蟬金鳳　南莊聯香拾翠西樓倚醉題紅杜鵑枝上月壚瓏啼破一場春夢

南柯子

徒下秋山淚去歸夜壑舟百年光景一浮漚笑指白楊陂下土饅頭　勳業稱伊呂詩書屬孔周霜風吹葉冷颼颼但見殘陽收入水西樓

賣花聲二闋

十載利名韁幾許匆忙向人頭上着衣裳一面春風一面雪歷盡炎凉　伎倆只尋常有甚商量從今打扮道流粧柳標橫肩歸去也水遠山長

風急雨冥冥漢寢秦陵消磨今古短長亭山色不隨流水去千載常青　浮世得爲僧大夢方醒一瓶一鉢一函經此外所需惟藥物眼見衰齡

南鄉子

日用在三飡那討隨身十八般脫欲了明些些個事難難須信梅花徹骨寒　切忌被他瞞得放寬時好放寬胷領溪山誰是主看看看取心安一切安

踏莎行

烟際鐘聲風前鈴語蒲龕一夢初醒矣鶻腊帽子破袈裟道人頗有閒家具　浪子餘風書生習氣尋春

問水湖西市花稍過雨淡晴天遠山露出仙人髻鴈齒紅亭魚鱗綠水蘭舟徐動蘭汀沚柔風吹緲楚江萍分明染出吳淞綺　怯怯鶯鶵嬌嬌燕子辛夷花落靡蕪死杜鵑啼血柰春何灰心應化墳前紙

一剪梅

截罷爲釜荻爲簾曾住東菴又住西菴從來不耐說家筵得過殘年且過新年　芒鞋拄杖晚晴天行到松邊看到梅邊誰齋香信至祇園一百乾元半百開元

漁家傲

去髮披緇閒一上萬緣放下誰拘管脚底清風隨散誕休思筭前途自有天公判　百歲光陰今已半此身未老心先衰浮世從來無倚傍英雄漢千金好買回頭看

鷓鴣天

古澗流泉夜有氷飄風枯竹響疎櫺三間草屋三尊像一個蒲團一盞燈　雲冪冪雪層層翠微深處杜多僧巡檐欲覓春消息幾點椒花冷不勝

雲外錄卷之十一終

傳

鄧蔚萬峯蔚禪師傳

姑蘇釋大香喰覽著

臨濟正宗二十傳至伏龍千巖長名傾華域而邊方諸國莫不感遝咨禮塵下衲徒恒數千指惟萬峯禪師一人最稱首貫巖謂其純粹質樸有古人氣象云師諱時蔚號萬峯永嘉樂清金氏母鄭夢白氣亘天緇素二人造其寢覺而舉孿孖師居其次有光燭室鄭懼欲弗育其姊保之襁抱見僧輙微笑作合十態

年七齡二親辭世忽一夕覩白光冲戶羣情莫可辨遂依越之演慶寺昇義主爲師十六具比丘相因誦法華經安樂行品云在於閑處修攝其心有省問昇釋義昇曰世尊教爾山間樹下縛茅證道尋曰予非吾宗人也可更衣習禪十九歲受三聚淨戒聞虎跑止巖和尚道譽往禮請益巖曰因甚參禪人不悟眞性遂日區區打閧五五成說長老如何叢林若何一向不在巳躬下斡辦若要子徹上乘切須眞實研究遂付南泉三不是語便從這裏晝三夜三心心無間念念相續去自此暮不寢席日不涉緣歷數月未得其決復回明州達蓬山卓庵佛迹寺古趾綿密參繹巖語於疑網中驟聞監院宗律師舉百丈問潙山淨瓶公案觸發本話囫地一聲非一切世間境界可喻卽說偈曰顚顚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亟往見巖詰前案師云南泉正是惱人心更要將心去覓心復之天台華頂訪無見覩決擇見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上前叉手云不審又問如何是道師云道無可道見云不道有不道個甚麼師云正要和尚疑着見云疑着卽錯師云不疑亦錯見便喝師亦喝見又喝師亦喝掉

臂而往見云且居山保任其年二十有六仍返達蓬獨處者十稔聞止巖歸寂因往掃塔偶宿靈隱時方殿主舉千岩老人頌曰斷厓和尚春圓寂無見知翁夏亦亡畢竟有生還有死千岩不久也無常兩輪日月如梭過一合乾坤是磨忙寄語諸方參學者莫教蹉過好時光卽同本僧直造伏龍纔入門岩問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豎拳云這裏與和尚相見又問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岩云莫要請益受戒麼師掩耳而出翌日命就堂中第一座佛誕日岩上堂云今日有三

種好事一者世尊降誕二者天道晴明三者有大施主設齋若向此識得老僧舌頭落處日消萬兩黃金師從西過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中天天中天釋迦彌勒誰後先岩云大師子吼過了也還有小師子麼一日岩舉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出衆震聲一喝拂袖而行岩示偈云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未幾還佛跡移居蘭溪嵩山閱九白岩三手墨招之愛重期待者甚厚比至請分座尋返嵩山壬辰三月岩令源藏主以法衣拂子頂相并偈一首送至云老僧

袈裟一頂送與嵩山蔚長老表叢林之道念非諸方兆法子者也呵呵嗣法後雲水交參值東浙三年亢旱不能食衆移錫闔閭三築精藍卒之鄧蔚山斬蒙幕朔道場題曰聖恩用舒厥志三十餘年道風遐播名流爭嚮隨機濬導俾滿意欲平昔未嘗博覽以深悟自得發之不假雕琢惟直示根源而已吳人無少長咸知遵慕嘉湖諸郡有繪像而事之者師貌古而清髭疎而秀畢生枯淡不事緣飾衲衣蒲履錙銖不蓄學者皆稱菩薩而不名洪武辛酉關歲望日告衆曰吾今時節至矣大衆切莫遠去門人行宗曰和尚會中幾人得法師示偈曰慈悲無念花開果熟因地分明慧寶致屬清徹源源一派流千古萬古來相續二十九日亭午語諸子曰如今末法將沉須向水邊林下钁頭邊接引一個半個闡揚吾道報佛恩德不可攀援高貴輕蔑下流逐妄追名迷真惑道切宜仔細遂跏趺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言畢泰定而絕停龕十有三日顏色生如肢體溫如傾城瞻禮哀動山谷弟子普鑑等奉全身合二缶瘞於院西涅槃山之永光塔遵遺命也平常三等接人凡人來便云在那裏來或云喫飯也未或云

幾時到此道道此語三十年未曾有人道得若於此語一一道得明白許你親見萬峰和尚所有示衆法語等錄悉付之煨燼云從上佛祖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後學初機略不信服況我區區杜田話柄乎今之行世者乃門人記略耳弟子若干人得受衣法之付寶藏持無念學果林榮翠峰華

雲外僧曰我明二百六十年間禪源一脉繩繩相武有足嘉者然根流既博輯併誠艱自宋景濂護法錄外煥乎耳目者必為立傳後有續燈不無小補如萬峰禪師龍虵之生大澤麟鳳之現明時因列藉首不

獨以年壽稱也

逕山復原報禪師傳

逕山第五十七代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人俗姓方母張氏稟父母命往杭之梁渚崇福出家時石湖美公主淨慈師往恭护湖噐之為祝髮徑山原叟門庭嚴峻師以巳事未明往咨决之叟問近離甚處師云淨慈叟云來作甚麽師云久慕和尚道風特來禮拜叟云趙州見南泉作麽生師云頭頂天脚踏地叟云見後如何師云饑來喫飯困來眠叟云何處學得這虛頭來師云今日親見和尚叟頷之次日命居侍

司明年升掌藏教久之出世慈溪蘆山遷越之東山四明智門　皇朝洪武初驛召道行沙門師與徑山以中及上竺日章偕赴京館天界寺屢入內庭應對稱旨留三年賜還智門庵於寺東扁曰海印為終焉之計徑山虛席起師補處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古人恁麽說話正是抱贓叫屈東山即不然舉二不得舉一放過一著落在第七到這裏須知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云莫種異品異草青坐却白雲總不妙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誰謂北鬱單越不是南瞻部洲剛白騎牛更覓牛上堂語是謗默是誑還有二俱不涉者麽拍禪牀云泊合停囚長智上堂一默一語一作一止何似水銀落地僧問趙州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上堂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拈拄杖云有時秉好月特地過滄州前住山象原經始佛殿未就而終師力完之其費則出姑蘇葛德潤氏兩住徑山甫八年忽一日得疾甚華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巳而果然及化之日忽拍手曰阿呵呵大衆是甚麽看取竟

寂世壽八十四僧夏六十四門人奉全身窆寂照之右岡六月初四日忌辰

長洲萬壽寺澹居仁禪師傳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禪寺晉義熙中沙門法愔自西域至中夏以念佛三昧化導吳中為建淨壽院祥符二年詔更今額元季宇內大亂寺為兵燹洪武癸丑蒲圻魏君觀來為郡周顧廢址慼額而言曰是剎之燼不得名浮屠烏足以起之行中禪師乃寂照和尚世適今住虎丘德洒道隆內外之學兼至中興之責庶其在茲乎使者致書幣凡三往而後應之居

未久如殷者獻儲壯者獻力丹艧眩爛厥事告成還
處於松林蘭若風譽益尊儕輩不敢道名咸稱松林
和尚云師本番陽人姓吳名至仁字行中自號澹居
子又號熈怡叟父仲華爲江州廣文師生五載其親
俾侍州之報恩寺真牧純公七歲得度自幼識見超
穎迥異常兒西土指空上人赴英宗召便道憇報恩
見師與嘆曰再世人天師也因授以毘尼及摩利支
天咒法囑令叅原叟於雙徑叟視師軒渠一笑遂失
展尼師壇叟叱曰叅堂去一昔又見叟問爾何處人
師曰番陽人叟曰番陽湖闊多少師展手作量勢叟

曰不是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留侍香尋掌外記叟
喜謂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瑞世蘄之德章越之雲
頂祟報吳之萬壽師嘗室中拈木枕子問僧云這個
是什麼僧云也知和尚老婆心切師擲枕子於地僧
擬議師便喝出上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禪性無住
離住禪寂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剎竿
頭上煎䭔子三個猢猻夜簸錢師旁通儒經尤邃於
易發爲辭章嚴簡而有法務在匡宗不以此自多虞
文靖公見師黃州蘇文忠公祠記曰文言謹與有西
漢風張潞公嘗以詩寄師有今代能仁叟高風播海
涯之句宋學士稱之曰虎丘尊者名浮屠見性烱若
摩尼珠　國朝洪武初　皇上以鬼神之理召師師
以佛旨爲書而對　上大悅晚歲養閒松林十五年
三月忽示疾十九日有同叅如愚仲至訊曰師行以
至矣諸子在旁盍不賜一言爲末後訓乎師曰十方
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諦及五十秋矣此別直
指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界是個淨土何處不
相見良久索紙書偈已泊然而逝世緣七十四僧臘
六十七有嗣法弟子稭衲秀

槎峰全室泐禪師傳

高皇帝甫定南都烽烟交適之際即崇尚三寶首幸
大天界寺聽法因念四方黎庶多沒於非命精爽無
依若非佛日慈光不足以拯度之洪武元年秋九月
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太平興國禪寺建廣
薦大法會時全室禪師居首及對法要稱　旨命住
天界　上宿齋室却葷血不御者一閱月服皮弁服
搢玉珪上殿羣臣各衣法服以從　上再拜迎佛復
再拜跪進香花幣王清饌等羣臣亦拜三獻奏悅佛
之樂至晚詔集幽冥入殿叅禮　命師陞座說法臨
幸賜膳無虛日謂其儒佛兼通眷寵賚論殊異且和

其詩百四十五首稱為泐翁葢師諱宗泐字季潭别號全室台之臨海人周姓父吉甫母葛氏元延祐戊午七月十七日生始能坐輙跏趺八歲從中天竺笑隱訢公學佛凡經書寓目成誦十四為薙髮二十受具訢開山金陵龍翔集慶寺師與俱一日訢問國師三喚侍者三應意旨如何師云何得剜肉作瘡訢曰將謂汝奇特原來只與麼師下喝訢擬棓之師拂袖出自是日臻玄奥辛巳游兩浙次西江遍叅宿德所至聲藉藉師寄意詞章尤精隸古如虞集黄溍張翥咸為方外交甲申謁玄叟端公於徑山留掌記室丁

亥出世宜之水西為笑隱之子晦機之孫洪武戊申遷中天竺三載升雙徑次五十五代十年冬　詔師同演福法師大璞玘公箋釋心經金剛楞伽三經
御製序文頒行宇内講演復　命師點校藏經著獻佛樂章進呈　御署曲名善世昭信延慈法喜禪悦徧應妙濟善成凡八章　敕太常諧歌舞以節用之
皇上臨筵嘆譽遂為定制又以佛典有遺逸命師三十餘人徃西域求法得莊嚴寶王文殊等經十五年三月還朝開僧錄司授右街善世職掌天下僧教事時法類當奏同官逡廵師獨力言之因徃還胡

府獲讒著作散僧至鳳陽槎峰建寺三年訖工賜圓通之額十九年秋取還天界引見賜詩有泐翁去此問誰禪朝夕常思在目前之句後二年曾寺回祿師奏復於聚寶門外落成師别居三塔闢一室顔曰松下居二十三年詔再住天界明年復領右街善世卡何以老　賜歸槎峯詰闕辭　上曰寂寞觀明月逍遥對白雲汝其徃矣渡江示疾江浦石佛寺謂衆曰人之生滅如海一漚漚生漚滅復歸於水何處非寂滅之地耶言已喚侍者曰這個聻者茫然師曰苦遂寂時九月十四日春秋七十四闍維設利無筭塔於

天界附訢公窣堵波之右師賦性混融襟度恢廓偉然七尺經行若象王回旋不為厓岸嶄絕之行而有嫗煦與進之言得福足慧足於多世合宗通說通於一門故能屢鎮京刹名孚朝野者也永樂　御製中順大夫講義全室像賛曰　皇明啓運多士如雲戡亂以武制治以文矧知方外亦有偉人傳衣蒲室輔教鐔津談經金馬獻賦紫宸　帝心簡在榮遇等倫兩為善世宗工冎臣以翊王度以淑吾民載賡雲漢爰刻翠岷不驚寵辱乃離根塵淮水湯湯槎峰嶙嶙我作賛辭孰為寫真師有法嗣二人湛然性一宗欽

雲外僧曰嘗閱　高皇御集有賜徑山宗泐免官誥云洪武九年春遐游天界見住持僧宗泐本分家風林泉幽寂博通古今深明儒術於是命育髮鬚以官之言下奉旨而不辭待至髮長數寸將召而冠之再懇求免願終世釋門吁難哉丈夫之立志雖萬乘莫能奪若非玄悟向上實有所得豈易臻是哉當時同儕若證若傳者惟妻妾榮利是圖獅蟲法苑蜉蝣祿位速入泥犁再來祇樹吾不解彼作何等面目以覲泐師耶

海門天真則禪師傳

國初鹽邑之續祖燈而延法乳者有二人焉一天寧楚石禪師一海門天真禪師楚石已見文憲宋公集中茲爲天真傳云師諱惟則天真其字枝嗣菰城費氏父君澤母沈氏或云潘氏夢感異僧循供覺而懷娠旦有異香襲襲因名僧寶君澤棄世隨母適澉浦廾歲敝屣聲華尚志慧命禮海門祐福禪院高林善壽爲師壽乃幻住老人子也受調伏年二十有三首謁佛日琦次千岩長無見覩無用寬等一十八人皆針芥不相入益自奮礪與三尺蒲團爲堅壘竪起生鐵脊梁握定金剛寶劍決欲究竟前人徹頭處後聞巨阜無極源公爲雪巖欽禪師實中之子嘗稟教於欽曰子福薄不宜據席爲人年已及期終日不語枯坐自若師趍峻而往衝激烟濤星霜數千里詣門咨請略無啓廸繼而値源於厠乃趨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被擒住曰道道師於機下釋然頓寂但揮手而已源曰子有所得耶疾云何得之有源又曰子作道理耶師拂衣而出自此鋒利瀾翻不可得禦服勤月餘磨淬日滋竭來二十年優游湖海諸方聞而畏縮雪包雪笠所至緇白叢聚戶屨恒滿時靈隱平山林公招致俾典藏鑰相聞受業師罷病遂歸侍湯藥

有誓不涉世之戒葦麻斯衆日臻宇下因請秉拂本院隨根善導契悟者甚夥洪武元年秋九月徵天下高僧赴京師大興法事天界住持白庵金公首以師薦俄以足疾告還一日侵曉忽告衆曰吾去矣侍者請偈厲聲曰平常說底不是耶遂下蹝而逝茶毘之餘獲三不壞頂骨牙齒舌根及設利無筭弟子智旻等建塔婆于祐福閣世七十有一坐臘五十又八得法者上首若愚等四十餘人師貌肅而清氣煦而煥博綜教典超邁宗乘行戒修潔貴賤信嚮道有道無盡善盡美泯然而無所刻畫渾然而不知涯涘仁風

廿雨流霆遐陬雖島夷險異之國亦有圖像而奉養者激上有胡秋碧者善於寫照發願繪師千幅施人幾及半而遷化適日本船至見者皆羅拜云此我上祖師也安得在此競售之而去有冰檗禪師語錄行世日久散佚後二百餘年邑人劉祖錫搜輯爲四卷鋟傳題曰大眞禪師語錄

祖庭古拙禪師傳

古拙禪師生緣松陵之梛塘因母持淨戒出胎不知有腥血六歲出就外傳不樂魯典背習法華經一文一禮至十歲日誦一部年十三思脫世累子夜踰闈

投誠越州日鑄寺者二載獲祠部披剃登壇受毘那耶發上乘志首謁石屋師授以父母未生時面目提撕多滯冷淡無聊又二載往扣三衢懶牧禪師從前審覈乃示履踐晝則經行夜則趺坐歷歷惺惺明明寂寂如秋月寒潭光凝一片又如鐵壁銀山渾忘進止工夫雖得入殼思心不能廓南叅古梅老人長途胼胝靜境俱失及拜起卽欲供通痛以竹篦趂出如是三度被打遂結三同叅回至故里立限三週不語過午不食晨昏不寢冬夏不澡因念達摩大師壁觀九載方獲及第更發猛勵續燃三指每一指限三年登三成九切磨深入塵垢自消寂光堅凝廓然覺地行前白雲翁嘗機不讓法戰所契留爲千僧首衆咐年二十八矣豐風普布叅徒蟻集遂遁迹下山留偈奉別大人云半載相依唱祖機幾番談道奉天威出山便說歸時路又是重栽眼上眉韜光若壑三十餘稔如聾若啞罔測玄旨有平生最愛隈岩谷三十年年懶放迎之句洪武間奉　旨到繁昌一日剃度千人衆請東廬山開堂普說發四願文師云禪之一字亦是強名云何曰叅在性而已擬議卽乖開口卽錯旣不可道何以名禪可道又不是不可道又不是伶

利漢若向這裏緇素分明便見一生叅學事畢若是發心不眞志不猛利這邊經冬那邊過夏今日進前明日退後久久摸索不着便道般若無靈驗却向外邊記一肚抄一部如臭糟瓮相似是這般野狐精直饒彌勒下生與生死甚干涉眞正道流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祖關透生死脫不是說了便休要將從上諸祖做個樣子趙州老人四十餘年不雜用心爲甚麼事長慶稜公坐破蒲團七個爲甚麼事香嚴老師四十年方成一片爲甚麼事乃至歷代眞賓踐履尅勵苦志爲甚麼事我今日口喃喃地引古驗今爲

甚麼事諸禪德既有從上不惜身命積功累德妙悟
親證底樣子何不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
發重願若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如是發願
之後截斷千差路頭不與萬法爲侶向長連床上七
尺單頭高掛鉢囊壁立千仭寬立限期急下手脚盡
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辦此心決不相賺我今爲汝保
任此事終不虛也

瑞安太初原禪師傳

温之瑞安山龍護院啓原禪師法號太初日本國人
也父源氏谷泰官方宰師九歲送入建長寺禮物外

什禪師得度博習不釋手年十九與宗猷等十八衆
同誓請吉行求大法准賜藺帑度牒金襴袈裟及鉢
盂錫杖等擻於艆艪游參上國海中遇颶風飄入溟
渤歷五所苦三年方抵福州時吳元丙午二月進京
貢上表物齋䞋畢　敕見講義季潭泐禪師泐指見
了堂一一指見天童素素指見無着和尚如是相次
指詣懶牧勤無礙鑑無禪悟月庵寂照頑石古梅江
外之屯庵雅山之道川順及見白雲度禪師隨侍千
日乃得牛不出欄之旨數年跋涉歷參四十五員大
善知識末於衢州烏石山正遇傑峰和尚上堂云雪
覆千山因甚麼孤峯不白師出衆云雷聲隱隱雨點
全無傑峯云草庵上蓋琉璃瓦石室中藏瑪瑙瓶是
知何師曰大蟲騎却南山虎傑云虎生七子阿那個
無尾師曰第七個傑云且放汝三棒師曰謝示誨由
是許入室名熏江外侍湯藥者數年拜辭出山初於
廬阜結庵虎狠交集鄉氓不敢獨入黃茅蒋芋支日
而已燹火焚其廬移居東甌石龍山岩穴乃山魈隱
現之所魈遂避境不復爲祟而雲水知迹復移邑江
沓石山中其巔乃梅公之洞高而且陡羣孽呈妖忽
於中夜居民覩峯頂火炬千百人馬男女旁午飛空

南去鄉之爲禍者自此絕響六種進養三時無間其
大岩窨因成坊所可容二十餘人師又移錫紅蓮石
柱山中亦成寶所同小師行深等一十四人居修禪
寂時洪武十四年葉丁香吳童作亂寇至山院師不
易其志了無懼色適征南大統兵延安侯左富爵劄
砦邏者追師及徒行心入營大將視師風儀奇古動
止安詳請求玄要無不明了喜而謂曰汝參伊誰嗣
法何所師曰山僧自離日本國來唐二十餘年參歷
州郡見四十餘員善知識佛法因緣不契末後聞衢
州傑峯之道淳化湖海固往禮事於修學處略省一

綫之見棲此山谷以盡桑榆茲逢冦難夙生多幸將軍下臨如天開寶鑑朗然無私照也大臣云汝既傑峯之子有內外表信乎云有師頂相大衣拂子法語語錄俱存出示之法語云三衢獨步四海一人玄機駭衆妙用驚羣接物利生周沙界還源返本樂天真宗風振起扶桑國五葉花開刼外春統兵懸傑峯和尚頂相作禮云弟子昔年蘇杭間得禮我師今日營砦中復見舊顏復云傑峯大師昔日囑余修性之道乃爲官所羈今與師夙緣契會佛法提經處願賜一言師曰佛法非遠非近非暗非明非大非小非來非

去非聞非不聞非動非不動大用現前殺活在手得失無變擒縱無違指掌成拳開眼作夢聖凡一體長行平等於時頓斷疑滯折節謝首師復誡以不殺惟仁自護得免臨刑僧七十餘人民俗無筭將帥諸臣婾婾稱嘆是真出世道人再來羅漢也即日出帖付住廣度禪寺仍禁軍卒不得零亂違者斬師隨帖進院開堂官民僧衆咸被化益後住羅陽三峯寺及山交龍護禪院有三會法語類成流行丁亥年三月一日卓午令擊皷集衆相別說偈云生也鉄面皮死也鉄面皮一椎百雜碎白日繞鉄圍擲筆儼然坐逝塔全身於院南三里世壽七十五夏臘六十七行化四十餘年接慧命者十人師嘗有三關語曰舜若多神因甚麼向平地上拖泥帶水金翅鳥王劈海取龍吞因甚麼被泥鰍吞却三世諸佛說不得因甚麼狸奴白牯念摩訶

雲外僧曰太初東來參過大善知識四十五員開隆之世猶歟盛哉何輓近之寥寥耶我不能已於太息流涕也雖然無極不反無往不復自今而後又烏能極其河漢也哉

智藏雪軒成禪師傳

宣德辛亥臘八日雪軒禪師於天界寺之西庵端坐而逝闍維獲堅固無筭於遺燼中　上遣官諭祭賜塔所曰鷲峯禪寺師名道成字鷲峯別號雪軒所居薊北之雲州出家蠡縣之興國寺受具後結友三人雲水至山東於青州同居陶舍窖究秘典脇不親席者三逾寒燠一日有老人儀貌甚古自外而入曰汝三人於此苦學他日必作法門棟梁師曰既作法門梁棟何止土窟之中老人曰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言畢即去又星餘師忽自警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豈可久居此乎聞濟南靈巖寺秋江潔

公大弘曹洞宗旨即就見之江問汝何處來師曰青
州來又曰帶得青州布衫來麼師曰呈似和尚了也
又曰如何是布衫下事師曰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
仁潔深然之屬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他日能
弘吾道者必汝也惜予不及見矣師復回青州道益
崇著州人喬氏建普照彌陀寺以居出世萊州大澤
山之智藏寺每演法聽者日千餘人屠沽爲之易業
洪武壬戌　詔設僧司擇海內名德以尸之師首膺
其選授青州僧綱司都綱數稔　太祖聞其賢召爲
僧錄司右講經命考試天下僧徒因進試卷奏對稱

旨賜金襴袈裟　命住持天界親洒翰墨送之曰
不答來辭許默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
殿示座從前數歲年俾懸之法堂未幾　勑建普度
大會　御駕臨幸咨訊法要對揚有序深荷眷顧永
樂改元　文皇帝謂日本在鯨波萬里外俗尚佛乘
以師道行尊碩　命捧璽書往諭之　陛辭　賜金
鉢錫杖軍旄等師迴涉洪濤如踐平陸宣布　朝廷
恩諭闡揚佛祖宗源自國王而下莫不俯伏臣化明
年師還國人入貢稱謝者即至文廟大悅陞左善世
當是時西天大寶法王哈立嘛吧上師至靈谷寺率

天下僧於鍾山寺修設普度大齋師承　旨說法有旨
祥雲霧之現會聽者數萬人得覩焉　上聞之御製
感應詩三章賜師累賜金帛作毘盧傑閣於寺後復
建水陸道場亦感瑞應特　賜勑褒嘉兼刻絲佛像
一幀　仁宗在青宮有忌師之寵者搆詞間之及登
極謫師海南　宣宗嗣位即召師還入見便殿慰勞
甚至賜綵段若干匹鈔萬緡仍掌僧錄司事師身長
七尺廣顙豐頤修然出人之表歷事　四朝五十餘
年三坐覺場四會說法有語錄行世戊申春上疏乞
歸南都天界寺之西庵以終老　上從之賜帛金楮

幣命中宮姚忠驛舟護送住庵三載而世緣畢矣

東普道林悟禪師傳

大鑑下二十一世日斷橋倫倫次方山寶寶次無見
覩覩次白雲度度次古拙俊俊有法子五人無際悟
素庵田用剛軟頑庵真和庵忠其付法偈曰一道白
心光三際十方明何于明白中有明有不明悟師本
蜀人年二十出纏發堅固心專坐參究念佛第身心
不安回羅圍寺煉魔次至大竹黑崖縈縛竹爲室研
礪無懈一夕坐至二更聞風吹竹笆壓於身上正恍
惚間忽記師語凡有惡境不得恐怖有頃趺寂如故

後至岳池樓上寺坐禪院主淸公問云如何是觀世音菩薩師曰手掌大帖兒不願看有甚麽閑工夫說話淸笑云你的工夫費力乃舉無字一遍師於言下有省辭往姜山寺遇僧閱壇經不覺深心踴躍如病得汗自此所志益堅因過倒石橋王居士留住習禪至二鼓時但覺四大各散如虛空中無房坐相似醒後通身白汗次日往巴縣三佛庵見江右悟虛首座求决擇虛云有念耶無念耶速道速道師曰無念卽着空有念卽着執有無兩相忘非空亦非執虛答曰寬則徧法界窄亦不容針山河無隔礙燦爛放光明

永樂三年同道全叅獨空無念耆德二俱不遇四年繁昌西峰寺謁古拙和尚纔問訊卽問仙府何處具陳一遍拙云喫茶去坐下拙語義上座云這僧生有福地矣師乃起立拙提棒向椅坐云你的行履從頭供來師遂述所由拙云你且去七日後來我不知你這樣工夫次日再見拙云還我寂照頌來師曰寂照無上下光明處處通本來無皂白何處不含容拙云未在且去次日又見拙云還我照用頌來師卽呈似拙云着空漢都說無是什麽物拖這死屍來師曰寂光遍滿故我我本來無拙云對面者誰答曰對面不見忖拙作色一喝揚棒作打勢師作近前勢拙云我棒頭有眼不打這樣人師乃捉棒而立拙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速道速道答曰不道不道拙云還我頌來頌曰萬法歸一無可歸碧天朗耀月輪孤本來一體元無二一法無時萬法無拙又問師良久不答拙曰啞子得夢向誰說請入僧堂喫茶更號無際師云無際亦無三世諸佛盡在這裏歷代祖師亦無縫罅卽今還有說佛說祖的盡遣出山門外去不如我這裏齁齁打睡拙笑曰此子向後不受人瞞去也次日拜辭更留一宿付與牙拂書偈師後攝化甚夥七人

成大器一月溪澄二楚山琦三壞空成四寶月潭五潔空通六無礙鑑七雪峰瑞有授法偈曰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授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師有心藥方行於世又走馬燈偈云團團游了又來游無個明人指路頭滅却心中三昧火刀鎗人馬一齊休

西雲雪光禪師傳

黔中雪光禪師姓趙氏於眉州西雲寺斷一指發願禮妙音上座出纏行腳三十餘祀撥草瞻風蒙寒鷲暑因至靈峰寺度夏見舉嚴陽尊者問趙州公案有省具衣見寂照禪師呈似所以寂照曰無功處正好

用功無疑處正好起疑莫認些子光影以為自討有
誤生平不見逕山老人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討其數
自此工夫日進睡魔輕安定力幽遠話頭見前驪珠
相似巳酉於大隋山景德寺結冬與澄藏主同寮氷
雪凝沍堅坐蒲團俄身心寧寂四山忘靜聞簷瀑聲
觸發不勝欣溢尋討從上佛祖機語自印無纖毫窒
礙便恣睢穩睡澄藏主呵之曰喫常住粥飯何可從
逸師具述前故澄曰保得老兄諸方見人去在開歲
矬方相訪在在符契適過保寧圓覺庵遣夏纔下襆
褁聞潔空和尚自渠縣而至竊自勞云莫是夙生多

幸遇真正善知識旦日入室展禮潔問甚處越師曰
霜風寺潔曰曾見甚麼人師曰湧山叅壞空長老潔
曰有何決策與汝師曰和尚莫塗糊人潔曰吾不塗
糊汝歪塗糊又作麼生師與一喝潔拈起火筋師隨
接取擲置潔曰且莫草草不喚作火筋不動着火筋
意作麼生師曰巍巍體不動大地絕烟塵潔曰此理
畢竟如何體究師默然潔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用
師拈火筋竪起潔震威一喝師即下拜潔詈曰這無
巴鼻漢堪作何用隨令作火筋偈偈曰偶然拈起甚
分明放下依然不染塵八字打開無所獻和盤托出

信天真潔曰偈雖好只明得涅槃妙心正法眼藏依
然未會在師曰盡十方世界都盧是個正法眼藏有
甚未會潔曰豈不見古人云莫謂無心方是道無心
猶隔一重關語未絕即趣內限不令進聲晨叅問難
祇是不許師自思一得永得一悟永悟更有何物不
了此中無倚無緒點檢日用工行一味純清絕染因
在寶慶院開行忽見壁間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
碧潭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驀然疑滯氷
釋照得逕門相勘自然函蓋相投得大解脫得大總
持不滯生死流不拘涅槃岸了知心法本來具足如

師子游行不求伴侶後於鼓山黃龍溪後結庵養道
景泰辛未數日不豫召弟子了定囑曰吾一生行脚
单為末後一着今時節至矣爾等各自端身正坐修
習禪定念念不忘明明不昧禪無所念念無所禪如
是修學勿廢正因六塵俱淨一性圓明萬刼不昧真
常得報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不生不滅之道無來無
去之心偈云廓然洞徹古靈臺萬里無雲絕點埃未
離廣寒宮裏去銀蟾印破水中胎喫鐵笛横吹任自
由何必曹山不借借擲筆儼然而逝火浴甃斗藪波
於錦城之正法寺

十二卷終

傳　　　姑蘇釋大香喻覽著

杭州東明虛白曇禪師傳

古杭安溪慧曇禪師字虛白因晝夜無睡坐若鐵幢諸方目云曇鐵脊其先湖廣人也姓王氏父爲丹陽税課司副使遂家焉母黄氏方娠一夕夢僧頂包入門及產有異質警悟不凡經書寓目成誦七歲夢坐稠人中揮麈玄論醒以告母母曰此高僧說法像也他日令汝出家年十四皈命邑之妙嚴寺湛然長老

湛問曰汝爲何事答曰志願作佛湛奇之爲淨髮灌戒服承三載湛轉江西跡山住持聞松隱唱道雲間卽往咨叩得所心印偶至一小菴自誓曰我今若不徹證決不復回遂禪定六日方安詳而起舉目觸松豁然有省尋至袁墓山見果林榮公針芥相入指謁寶藏持具陳悟因卽斥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裏泊在由是親衆座下一日問師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爲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持怒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個見解師乃發憤至忘寢食次日驀然得徹源底呈以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持咲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別去至千歲巖登平山桂子堂結期滿千日昭慶圓律戊子安溪住靜一往掩關三十餘禩道行弘傳緇素奔向誨廸獎勵未嘗少倦有疑而決者析以片言莫不泠然省解學徒恒集數百人因所居淺隘遂拓基營繕不二年間殿堂禪室方丈鐘樓庫司庖湢所宜畢備遂成一大叢刹宣德乙卯　賜額東明禪寺復爲度僧俾奉香火已未罄以獻施羨餘重建淨慈大雄殿辛酉六月二十七日命齋僧衆衆知師意禮

請留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着爭得這幾句閒言語至二十九日晨興言別登趺而逝停龕七日形容如故火煆獲設利如白珠者無數塟于山之東塢而塔焉住世七十僧夏五十五弟子僅百人傳戒請益者數萬餘得契祖意乃海舟慈秣陵人益師平昔隨機設變應病發藥若遇初根則恬言輭色使人醉心快意於春風和煦中也及勘宿學務必推窮蘊奧毫髮不容虛佐苟有果於道者則解衣推食而勉至之雖屠獵之屬遇緣訓導無不改惡遷善惟其道力純剛解行兼全身肩宗旨志在利生故能致人信向皈

順之如是也

雲外僧曰東明寺進餘不溪之西山中余得隨喜有建文皇帝遺像遜位南游駐錫三載所謂半邊月兒清光尚在及訊禪師道蹟衆皆蹙然目覩雲漢而已語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何況百有餘年學弓學箕一墮　伽千聖不能挽矣

古道月江淨禪師傳

西天目山高峯下七世孫古道淨禪師者乃古杭東明寺昷公得法弟子也師名覺淨號月江姑蘇雙陽人父沈母鈕十五歲出家張墩古拙師座下授以念

佛公案永樂壬寅參搉城峴山大宗具壽宗曰水淺不能容泊杭有明眼人在師進錢塘古道山謁東明昷禪師一語契合留入弟子列宣德巳酉披緇受具足戒既而長于祖堂期坐二年復還古道師問明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明曰那里學得來師曰這里來明大喝師亦喝明擊以禪板曰打的在這里不打的在甚麼處師曰打的也在這里不打的也在這里明曰這漢造佛殿竟但未是結果在師辭往天目山居活埋庵三年太子庵六年鹹酢不沾枕簟不御日惟一餉歲惟一衲空空灑灑遠屏世緣或游或息亦無定在也天順間愛茗城小鴻里清曼幽靜適與周居士道隆禪會相字蘭言並臭遂駐錫水心院焉有間居士委順師歷二十餘稔道行精峻高風攸着非顯非晦任去任留弗夸異以射名弗耀彩以神技無循無證人莫窺其徵際所至惟請法者雲聚焉成化巳亥正月十九日示門人道林曰吾往矣有事在爾躬一衣一盋此正法眼藏也慎之且唱云我有一頂衣古道山中子七十九年來從此了生死泯跡入山中莫現鋒芒事偈巳坐逝世壽七十九臘安居五十一四衆皇皇如赤子之失慈父因謀立塔以瘞靈骨焉

雲外僧曰余再至天目迹師拈寂之塲所云活埋太子庵者上下百八十年塵情道念霄淵之辨矣因題二十字于洗眼亭壁間云傳聞洗眼處結茅煙翠裏偶來不作言坐對一泓水

碧巖空谷隆禪師傳

師自製塔銘云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生姑蘇洞庭黿山陳氏父字顯宗母金氏師名景隆字祖庭別號空谷童時不茹葷趺坐若禪定永樂間年十九遇信心銘證道歌超然省會力求去家參歷南極古拙二老人及金陵南楚兩浙知識所有開發俱不愜意仍

處俗從傳燈中上古祖師機用研究一心不替洪熙乙巳虎丘石庵師收爲行童給牒披緇宣德二年得戒輪於昭慶寺之守宗師六年石庵師薦住持杭之靈隱師遂同赴七年登天目山禮高峯塔憇錫周星尅苦體究忽有醒會懶雲和尚時在海昌淨妙遂造之剖露心法雲爲欣荷九年靈隱師歸寂矣闍維斂骨塔於本山并塔院奉祀養道有年吳興卞山之碧巖禪寺乃師之道場也山水遠秀爲東南首冠師嘗示衆徒曰禪宗厥旨是轉迷成悟之要道也是明心見性之妙訣也是超凡入聖之關棙也自宋末至於

今日師法不逮衆徒根器亦爲下劣變壞妙訣死法傳流無繩自縛本是活人縛作死漢做作規矩提死話頭執倚偏邪無由開悟嗟夫靈山會上別傳心法超出功用大解脫法門也要在妙悟豈局規模老僧今日不用提話頭不用參公案先要識破此身空花幻影不越百年安可溺於世情埋沒靈明覺性隨逐妄緣汨沒生死六道循環不能超出既知此患盡情放下更不留心惟令默自思惟我今思善思惡怕熱怕寒知飢知渴者心也因有幻身此心存活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只思此二句其餘言語知得便了不須記憶但於行住坐臥靜鬧閒忙苦樂逆順一切時中唯自思唯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忽然識得自會做人自知入道切須穩重窮究末後一句方到牢關始爲了事人也涵養此道如百煉精金更無變色還垂方便接引後人是爲報佛恩德正統九年師五十有二於錢塘修吉山爲墳地塟骨塔居常待盡署其屋曰正傳塔院復手叙曰嗚呼生死一夢骨塔奚爲蓋表佛法流芳靈踪不斷卽幻明真以致佛祖命脉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窣堵崚嶒峯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岩不馳外境不執內心

盡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爲身虛空爲口萬象爲舌晝夜說禪未嘗間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復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裏覿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雲門青師嗣大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懶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卽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四世師上泝天真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嗣迦葉後嗣前者與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詰實爲

乞及答問本源時年七十四矣所著有尚直尚理編二卷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機辨峻逸儒釋通貫事理交融其遺誡子孫規列若干條在集有云居山共住只須三四人多則彼我喧囂不修道業佛法在乎正氣不在興盛一味省緣本分閒淡寂寥克明大道報資恩有皆可爲後人龜鑑者也師有嗣法弟子如巹字蕃莽住嘉禾真如寺

雲外僧曰余與隆師同出洞庭同禀法性同入空門一則龍飛而駕沛澤諸方一則蜩縮不前枯槁一壑何先後不相侔若是果衰時之向晦耶抑鈍根之不振耶或宿習之難藥耶坐此特爲三嘆

蜀郡雲峯寺楚山琦禪師傳

荊壁叟者楚山禪師之別號也師諱紹琦永樂甲申生于蜀之唐安雷氏父晟母蕭入鄉校授之經咿唔成誦九歲失所怙投佛頂院玄極通公學出世法令究即心即佛語奉侍九稔通謝院事退隱天成復侍七臘宣德改元詣西岷光嚴寺禮悟空宿德示以念佛三昧孜孜不失一夕坐至更闌不覺身心寂滅忽覩一方山境滿天星月燦然良久出定揭簾驗之與前無異自此心境虛豁神氣爽然話頭親切夏末還山通公曰別去一載學得個什麼道理試舉以看師禮三拜歸位叉手而立通頷之乃許入室書偈示云十今別去半年過叅禮皈寧事若何三拜起來依位立了無一法演摩訶丁未歲往叅東普無際和尚所求決擇被普喝住云來這里亂道此是塵勞暫息工夫遍拨心光流逸乃耳因重示無字公案克志不移寸陰是兢坐中忽聞淨板鳴驀地心眼豁開不自失聲云元來纖毫不隔說甚有有無無設使趙州在定與他一拳從茲礙氷釋事事如理向後密用潜行隨時押領乙卯玉屏山詔壞空成禪德乃問上座見甚麼人來師曰東普來叅無字話曰如何是無字意

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阿誰是賊師曰趙州是曰這僧有甚麼富貴處師曰只爲智眼未明自生疑曰如何是智眼師便喝拂袖而出巳未衆信請主天成不期年舉四千指具廢百興嘗與雲溪瑛素虛理光澤惠大機用時中互相激昂至宗門極則處稍覺胸次未穩復加力行者四載浮漚細識始得滅盡一段孤明迥無瑕翳癸亥春師年四十再見東普普問予數年來住在何處曰我所住廓然無定在普曰汝有何所得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普曰莫不是學得來者

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普曰汝落空耶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普曰畢竟事若何曰水淺石出雨霽雲收普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爾橫吞藏教現百千神通到這裡更是不許曰和尚雖是把斷要津其柰勞神不易普曰充家須是破家見恁麼幹蠱也省力既退至晚復召入詰之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告我師悉具以對普曰還我無字意來曰這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普曰如何是汝不疑處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普曰未在更道曰頭頂

虛空腳踏實地普召弟子鳴鐘集衆取袈裟拂子以致印焉於時復歸東山潛迹翠屏前後十載壬申歲莫弟子謂師曰佛法下衰禪林秋晚人心從欲真風委地祖道跰覆久矣吾師傳佛心印荷擔大柄當馭法利生是務豈可淹遲林壑而孤付托忍磨安眠者哉師幡然東下抵武昌過黃梅登東西二山禮諸祖遺像蘄陽荊王欽師道價召求心要頃至白門訪月溪海舟二宗匠游西浙返投子寺衆迎請就座大闡玄猷毳徒臻萃天順改元由匡廬歸蜀郡韓都侯建方山雲峯寺延師憲制上堂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神嚎鬼哭進云出匣後如何師曰佛祖呑聲進云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金鎖兩頭搖僧提起坐具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僧禮拜師云毒蛇頭上揩痒猛虎口裏橫身須是恁麼人始得有僧問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個甚麼師與一拳云你道是個甚麼僧擬答師以手掩其口僧於言下悟旨性空首座叅扣蒙山三關話師云照前問來云蟭螟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蠏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長安路上金毛臥云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師曰五鳳樓前鐵馬嘶云蓮湖橋爲一切

人直指明眼因甚落井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云請師一頌以爲究竟師曰好與痛棒云棒則弟子甘領頌則望和尚垂慈師乃呵呵一笑頌曰當機把斷聖凡津擬議知伊屈未伸欲識蒙山端的旨垂鉤意在釣金鱗解期以拂子打一圓相云機前一着覿面全提復擊禪牀一下云句外一言和聲搨露個裏不許停思顧慮豈容開口分疏只饒眨得眼來劍去久矣縱是佛祖到此攢眉有分何也葢非言路所通亦非心識所測若是個英俊衲僧向未舉以前自當點首一笑是故祖師門下法應如是嗟觀近世以來人心

不古禪學之者不務真叅實悟惟是接響承虛以覺識依通爲悟明穿鑿機緣爲叅究破壞律儀爲解脫負緣據位爲出世以致祖風凋弊魔說熾然塞佛法之坦途瞽人天之正眼使吾教外别傳之道於斯而委地矣即今大德九十日中還曾證悟也無如其未悟則此一冬又是虛喪了也若是本色道流以十方法界爲個圓覺期莫論長期短期百日千日結制解制但以舉起話頭爲始若一年不悟叅一年十年不悟叅十年二十年不悟叅二十年盡平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直須要個真實究竟處方是放叅之日也

雲外僧曰古師從真實行入有情性中身蒞十方華座手援三尺毒蚖風馳霆厲用處贏長所以體衜接習腴美可觀近世門頭不無攈拾大似左太冲效安仁遊盤徒抱委頓而已

天真毒峯善禪師傳

臨濟之宗傳二十有一世得古拙俊俊得無際悟悟得月溪澂毒峯善禪師則月溪之嫡嗣也師諱本善別號毒峯一號冰谷父吳毋鍾本貫鳳翔隨任生於東粤之雷陽幼禀至性樂以佛事爲兒戲不覩生血僅從里師四閱月輟學年十七釋家累雖未登壇受律習性信任毘尼自然超卓不逐時流動止初遇源洞和尚擲虔請益示以無字公案當夕上叅乃信一切蠢知俱有佛性因甚狗子道無反側致疑便覺趙州無躲跟處也翌日舉似明明曰我二十餘年看個無字如蚊子叮鐵牛汝纔下學便有許多知解速宜掃却卒易啓口他時無受用也臨別復囑云觀汝根器有異後日必有悟入甚勿中途廢弛有悞生死大事須發大願以自護持師云某甲大事未明生死不了貪於利養遺却修持當墮阿鼻地獄受苦無量自此話頭得力靜相現前身心輕清目睫不下秖是棄

喧號寂耳聞無際老宿初學坐禪四指許帖也不看一味拍盲做鈍工夫後得大徹於茲深信其說正統八年入川叅禮所契益真甲子無際奉詔進京師時趨侍途次施工純整混然無間一趺即定一起即行節次涉水遺去腰包草屩等物尋至當陽山淸溪蒙念長老送入關關中不設臥具止容一発誓不放身以悟爲則斯夕禮佛一千二百拜哀求懺悔午夜必然臂香一炷克行自立無少寬假忽睡魔沉遏垂首一寐不覺三鼓因增慚悚屏却坐凳循行倚立而已一夕倚柱睡着覺後知非又立願不近墻壁遂空經

行打七煉魔自覺輕安仍坐而叅心體凝定恰似鐵入這無字中一般從身至頂如脫去一重皮輕清更加百倍又如在一絲頭上安身立命旬有餘日通宵不寐如吠琉璃內含寶月塵勞妄念都無影響豁然如霹靂聲四大分散寂光瑩徹非世間境界可喻向無下手處重下手無進步處更進步一朝聞鐘聲說偈曰沉沉寂寂絕施爲觸着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到此冰消瓦解一切經書義理如推門落臼在在具明至於沒巴鼻句子却會不入因往荊門叅蒙隱和尚和尚云如何是無字師

曰滿口是語却道不得隱曰如何道不得師曰我若道得靈山不秖微笑而已連訊數轉隱云你工夫也不差只欠懸崖撒手可知那一步從來不屬第二人如人到家自會作活後詣薊門謁月溪尊宿溪曰如何是無字師云金剛王寶劍溪曰意旨何如答云寒霜熖熖騰今古溪曰還我劍來答云擬動即犯鋒鋩溪曰橫按當軒時如何答云佛來也殺祖來也殺溪曰老僧來聻答云亦不相饒溪曰殺敗後如何答云且喜天下太平溪曰如何是無字義答云贓賊分明溪曰賊且置還我贓來答云六六三十六溪曰未是

再道答云夜短眠不足日長饑有餘溪曰即今你在甚處安身立命答云何處不稱尊溪喚侍者請出祖衣展視乃云此衣唐朝宮主所置今八百餘年矣祖祖相傳至東普先師付與老僧若是克家種子方堪紹荷狐假虎威焉敢希冀且命侍者收取復舉百丈侍馬祖馬祖侍南嶽南嶽侍曹溪皆久久親灸磨光剉銳乃能豁徹重關羈鎖掃盡玄微窠臼然後得大機大用爲人天眼目若今務住從頌方可歸山涵養一日事不獲巳回杭受戒備上天目萬峰庵掩關景泰三年溪臨委息以大衣拂子遣送與師自謂傳佛

心宗决非細職四十餘年掩室息心秘重大法曾無留礙因行掉臂兼修淨業恒禮法華三昧懺以資淨行蘇杭善信請師玄化列剎所至一新梵宇四衆福集師云汝等果能依我修行須要具我如是誠信决烈如是守戒行持如是勇猛精進如是打七煉魔如是克期取證如是禪定解脫如是次第覺觸如是信解悟入如是尋師印可如是涵養淘汰如是待時爲人還有一重如是直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即今案山點頭也未速道速道誠有如是修行正因萬一可中紹繼門風若不如是下死工夫做得縱饒說得簇

花簇錦到我這裏都無用處示寂後門人悟深戒新等輯師言論行實名昭明白露天眞三處語錄行世

法嗣曰大川闡主

雲外僧曰我明二百餘年宗家之眞叅實究精進不息者師其第一人歟凜凜乎壁立萬仭有孤隺摩霄之勢今之禪者濫矣悠悠忩忩但論做工夫卽譏爲小乘靜慮之旨能不墮地者幾希吁予固悠忩之流筆此以爲自愧自勵而已

高座古溪澄禪師傳

金陵雨花臺古之名剎自東晋時西域僧帛尸利蜜

多羅開山後梁天監年續有雲光法主講法華經天雨寶花故名其臺我明古溪禪師遐繼芳躅住持高座寺足不履城市者一十載成化癸巳八月初九日盥沐端坐爽然而化少選徒衆咸悽泣師復徐徐開睫曰不須若是仍瞑目師名覺澄號古溪山後蔚州人生數歲不茹葷從雲中天暉杲長老圓髻遂絕塵迹閱素怛覽毘柰耶阿毘曇藏浩繁畢盡越五炎亙乃周忽憶大慧杲語錄中無字公案其如昏覺相敵不勝其艱漸而離卽兩忘然後得徹由是道行雀起鉅卿名臣交薦住南陽香巖寺逾年乃有遠志叅訪[illegible]近上西蜀游江南適杭郡授菩薩大戒還登太岡山首謁月溪和尚得其與肯甲戌秋往安慶投子山禮楚山老人見其機鋒頴利証悟切的遂受衣法嗣臨濟二十四世之燈俄別桐城棲禪固始之南山瓜期幾易乃上五臺接待請瑞光贍文殊大士窯有所得錫旋鄜城逢天界座元淸寧請居高座師旣允其迎禮而至善於開導慈隆物類有藥師科儀三卷行於世

伏牛物外信禪師傳

物外禪師名圓信字無念俗姓高氏金臺人物外其

別號也宣德巳酉母氏夢僧托宿有娠童時不食五辛九歲求出家禮大覺悅公爲本師悅順世復禮天池春公進習契經旣而慨然曰禮佛轉法僧途恒務未明生死稷稷何益聞無際師演教於京都隆恩寺特往請業示以無字公案四威儀中猛力提究自云蠢動含識等具佛性因甚狗子道無苦樂違順積久不移忽爾話頭成片身心凝定疑縛相似因造方丈擧似一過際曰暫時靜念不得認着戊辰受戒法尋棄三衣入終南山立限十年惟二時粥飯容坐片晌一日定去晝夜如剎那頃聞火院炊薪聲乃曰迷

來非欠少悟處何曾多然自知未是徹處更至馬頭
崖從前逼拶自覺省力不舉自舉不疑自疑如水上
捺葫蘆活潑潑地如是五六週月一時在定身念有
若沉於地穴努力一抖擻輕清自在脫洒無依有偈
曰崑崙倒跨清風舞澗底泥牛鬪石虎磕着蒼松眼
上眉蟭螟踏破虛空肚後過蜀川逸栢溪禮廣老師
入門便問涉水登山來求甚麼答曰涉水登山唯求
作佛廣咄曰如何是佛答兩口無一舌廣曰甚處得
此謾語答粉清江水無筋骨有力能擎萬斛舟廣喜
欲付法辭禮而去天順已卯回牛山縛茅晏處常坐

不臥滌盪餘習涵育無生辛巳詣繁昌八峯山廣善
寺謁月幻禪師幻爲臨濟下二十三世問曰何處來
曰牛山來幻曰人在這裏牛在甚處曰覿面不相識
全體露堂堂幻曰雖然道得頭角未全在曰弟子今
日游山困幻復拈竹篦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竹篦
則背你作麼生會答云有勞神用幻曰未在更道師
遂近前奪竹篦擲於地幻瞅然一笑師即投體云弟
子罪過幻撫之曰佛祖妙道善自保護接引後來報
佛恩德乃付之衣法師居山三十週霜開法伏牛山
僧問龐居士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請師彈看
師作欬聲僧云學人不會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
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馬祖去世久矣僧問即心即佛
意旨如何答曰富兒易憍曰非心非佛意旨如何答
曰窮坑難滿僧云學人不會答曰打破情關從此在
蕩開識鎖任縱橫師曰若道即心即佛恰似好肉剜
瘡若言非心非佛未免病軀加艾直饒道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也是平地喫交且道如何得相應去坐
來拭几添香火粥罷呼童洗鉢盂嘗爲淮山師讚曰
不輥雪峰毬懶打禾山鼓無文印子向空拋驚得石
人顛倒舞呵呵欲識其中向上玄一二二三三四
五

樵陽君峰大闡通禪師傳

大闡惠通禪師政和邵姓二親早喪志慕空門年二
十造歐寧斗峰寶積寺僧玉溪摩頂受具善首叅周
山主付念佛公案辭往吉水岩頭庵隱關三載一日
坐至午夜渾然不見有身惟話頭歷歷不散大生怖
畏出關往叅天界會中老宿就問前境未審是何因
地中云此是人忘法未忘又問恐怖不止時如何中
云譬如雛鳥高飛乍離窩樹恐怖也是他不恐怖也
是他從今拚着身命持行將去日久歲深水清月現

自然明白仍歸舊處又經三載忽坐中如行到水窮山盡處懸厓撒手瞬目之際掇轉虛空所謂命根斷處虛空裂遍界蘆花帶雪飛時卽下山再見會老問曰汝從何來師曰覺性充滿來去都無曰旣無來去誰拖皮袋在此師曰內外俱空皮袋何有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本無豈有意耶卽述偈曰有無都不記忘却西來意遍體滿虛空融通無礙智會曰臘月三十日到來脫下娘生皮袋向什麽處藏身躲命還我偈來師云這個狼藉破屋容藏累劫生死今朝信手掀翻乾坤盡虛獨露會云如是如是春到

枝頭花自發不勞拈出許多般遂以袈裟拂子付之識曰無位真人格外來化身百億滿金臺時來得遇黃恩澤五葉心花處處開成化癸巳八月常侍黃高請師實禪寺就座御衆燕高掌內監事服則參扣有問云師眉何窄曰眉須窄而心道寬高曰心有多少寬曰萬聖量不得高于言下有省師示以偈云晝夜工夫煉明星始出現凝照萬法無頓坐空王殿昔說有千般今朝成一片法身等虛空非缺亦非欠高喜作禮以師事之卽捐資建寺奏上賜額曰正法禪寺延師上堂云舉動金鎚一擊大千碎作微塵命根頓斷筋皮裂掇轉虛空不壞身唯直得如是倒去顛來縱橫自在其或未然先要悟理知宗識心見性舟通大海月照長天妙辯滔滔機智圓融臨濟喝中明皂白德山棒下定龍蛇以拄杖卓一卓下座戊戌冬南還故山後住邵武君峰示寂于弘治十四年

天奇茕絕瑞禪師傳

南昌鍾陵瑞禪師別號茕絕父江臺母徐氏幼隨父商年將二十至荊門聞無說和尚乃有道之士拜爲師薙落受梵網戒令看一歸何處經八箇月覺有輕安辭去徧參耆宿依住佛照堂中有道育座元乃山

東登州人也苦口提携逐時逼拶不令功課不許語言眨眼便打妄動便責如靠一座須彌山相似爭奈昏沉極重越鬪越多欲心轉熾自懶自蔽夏期將滿一日聽廊下有人交話育便打曰又不瞌睡如何也打育曰你不瞌睡耳聽那裏又二僧搧扇抵換定度不已不覺眼看育便打云你眼也不得停住話頭焉得着實因此驚覺平日只說有念便罷那曉如是用心自此其目如覩其耳如聽字字分明句句歷然復嘆曰一日不如喫了多少打元來枉受辛苦向後徐徐得力漸漸增純念頭自然覺得省力世情自然覺

得生跡後到光山寶香寺作茶頭忽得聰明見識就
日起单途中遇一僧甚有策發自亦獲益俾看誰字
切上加切總之身心世界併作一個誰字高郵同全
首座往襄陽旅次聞婦人呼猪全有一偈教令淨聽
阿娘墻壞叫啷啷途路師僧會也麼撥破這些關棙
子娘娘依舊是婆婆復云且不得直下承當又行七
八里只疑直下承當恍惚不已進竹山蓮花寺下火
場因身衣淡薄遂染成疾有山東淨暉逐日相看且
囑曰病中不可放逸昔大慧杲禪師生搭背瘡晝夜
叫喚口久月深合山懊惱秪望詩來節撫今反爲辱

侍者曰今徑山有五百衆豈無一人驗他旬日有禪
者臨山衆職相迎因理前話至夜靜鐘沉繞廊叫喚
將至旦過寮云痛死人痛死人禪者開門問曰和尚
還有不痛底麼慧云有有曰有在甚麼處慧曰痛死
人師於時豁然透得娘娘依舊是婆婆有偈曰直下
承當事不差皆因分別隔天涯若能返此廻光照直
下承當本不差暉曰不可容易嗣後凡有所問暉只
擎拳竪指或喝或棒更無餘語師自檢云古人悟後
辨似懸河猶云途路我既有悟何以無語不知過在
何所後往利州坐關二季病苦纏粘無由適釋偶聞

山鹿奔鳴而至猛然薦得日用之中無不是語自茲
而往日有開悟關滿保寧見無礙中竺將生平見處
一一决擇竺總不許云未在未在成都謁楚山奇釋
然契悟如去千斤担子相似復見隱峰於潞州途次
忽不見自身并外山河大地良久云本來無一物何
處惹塵埃遂於固安大辛庄死關三載轉至龍吐水
偕祖月看應庵語錄月曰此是左府判司兩手分付
師曰今言分付分付個什麼月擬議師卽劈面掌展
手中間十方世界廓然成一妙明真覺手中所持語
錄字字無餘乃抽身入堂穩睡自北而南路由單縣

行問如夢而醒身心寥廓杳無纖障似日出雲復看
從前證悟一場懡㦬因見寶峰大師於南都高峰寺
峰曰什麼處來曰北京峰曰莫有別處去麼曰隨方
瀟洒峰曰曾到四川否曰曾到峰曰見法鑑否曰曾
見峰曰見楚山否曰曾見峰曰法鑑會下多少衆曰
三十峰曰楚山會下多少衆曰三十峰曰且不一般
曰本無差別豈分彼此峰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
曰江山雖異風月一同峰竪拳云還有這個麼曰無
峰曰因甚却無曰我無此境界峰曰如何是你境界
曰諸佛不能知誰敢強安名峰曰汝不着空曰終不

向鬼窟裏作活計峰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你是第一師拂袖便出峰遂留住一冬機語甚契開歲告辭峰以猍猍拂子偈語付之云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茲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住後上堂擧拳示衆云會麼曰不會師曰諸佛諸祖皆無言說言說轉遠故我直示汝又不識只這不會底是諸法王是諸佛母三世十方一切聖凡盡從這不會底出生所以與作摩耶夫人如來號正徧知海汝等返爲無明復擧拳云會麼衆曰不會追曰是誰不會今言不會必有一個不會底若識得這個不會底

便見世尊拈花俱胝豎指秘摩擎杈靈雲豎拂德山棒臨濟喝一一盡通更無隔越示衆云汝等除去心中謟曲截斷人我貪嗔直教一念不生萬緣頓息然後向此乾乾淨淨處提個話頭字字明白句句皆叅其目如覩其耳如聽念念相續心心無間綿綿不絕密密常然若有一句不叅只這一句便是妄念惟其不叅所以爲妄亦名狂念從今發决定心晝三夜三擧定本叅看他是個甚麼道理務要討個分明曉日久歲深不煉昏沉昏沉自退不除昏散昏散自絕純一無雜心念不生忽然會得如夢而醒覆看從前俱是虛幻當體本來現成萬象森羅全機獨露天上人間悉無別法蕩蕩然無拘無束坦坦地自由自在於這大明國裏也不枉爲人向此法門也不枉爲僧却來隨緣度日豈不暢哉師有受决弟子演化諸方曰無聞聰曰天井濟曰傑峰英曰無瑕玉曰古可銀曰寶池蓮曰南山壽

雲外僧曰古聖云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前代具叅方眼往往於擎拳豎拂處直下晉領不存纖悉所以器器相承綿綿無間天奇老人示衆曰只這不會底是諸法王是諸佛母一

切聖凡盡從這不會底出生又曰今言不會必有一個不會底若識得這個不會底便見世尊拈花更無隔越可謂老婆心切徹底爲人當時法運庶幾稍振自茲以降景逼桑榆雖有魯陽之戈烏能挽其萬一者哉

雲外僧曰古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又云遠行要假良朋同伍必須善友先絕禪師若無育座元葦掖幪之恩焉能出一頭地草木知名所謂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是以君子謹其所與處

昭慶雪庭禪師傳

雪庭禪師一號梅雪隱人自謂吾生幻寄浙省之仁和邑桂姓父諱徵母徐氏同氣三人師行其季以景泰丙子年生毀齒喪嚴父因患痘風雙目羞明況屢抱疾弗瘳每於痛瘵感金神勸出塵累母及兄嫂素不樂善訢以出世不果如願謬從邪師苟延歲月至年十五雖晝夜克勤孜孜體究唯益異解里有患難者扣之徹效斑稚日以紛擾邂逅真匠感愧先非戒化癸巳間聞蜀川休休翁抵寓郡城之仙林寺以禮叅請契若有舊母兄從其本志受持無字公案日惟

精勵年十有七祝染超方丙申侍翁黃梅禮祖結冬蘄陽維那雲寮勤劬巳事抑心太過乃滯沉寂之境不知身世所有將及盈月值第一座撊詰所由勉以教乘遂閱首楞嚴經聞同事儈論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因致鬱結亡由縱釋居宿松縣之東過嶺三越炎凝成化巳亥回杭省親甲辰登具律乙巳消夏江陰乾明寺忽覩萬佛閣金碧崢嶸於扃牢間會得毛端現剎之句自此日用不痕幻寄如旅復上鐘陵禮印古宗和尚雖無機語實在吻合數承門送撫背囑曰晚秋叢林唯加保任他日必有

出人一頭氣象在又明年訪朗月峰於普德寺茗究圖画當年愛洞庭逝相不下因詠黃鸝推敲未穩忽逢郢者云此句法未得意在言外之趣故不能融化耳由自茅塞泮然信口道云多情百倍惜春光飛入園林錦繡鄉記得小窓驚我夢滿庭紅杏帶斜陽遂和永明禪師山居律詩如干首弘治戊申除夕適聞鐘聲數年行履處于斯活脫有偈曰圓響心非聞入千同一照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乃訪蜀渝寶鑑明禪德究論宗旨相與拈頌古語一百八則越數秋乙卯休休翁應湖南淨寺弘振師復親附日以平時

履踐及聞鐘處逐一詢究印順亡他弘治十五年二月十日西湖昭慶戒壇東西方丈宰鄉士夫請師鄽隱迎請瑞世拈香中川南峰和尚即休休翁也師為臨濟二十五世示衆云此事如人淩萬仞懸崖須要親能撒手始得其或不然又勞幻寄將冰淸玉潤白藕池中拖泥帶水栽個業種子去也履今向去但只時中一貧如洗赤洒洒看箇父母未生巳前那個是我本來面目昨及盡今時一念從始至終務要歷然討箇分曉不可向輕安省力處純熟現前以當消遣時光決定向這父母未生巳前那個是我本來面目

傳

姑蘇釋大香喚覺著

瑞巖丹山琴禪師傳

雙峯丹山古音琴禪師自號玉泉老人閩之建溪與賢人父蔡姓母黃氏幼歲敏萃學辯逸羣方冠知世浮幻祝祝求真每日嘆云世間所求皆是苦不如早覓出身途年二十五傾家往東峯庵禮赤石山主現頂授鞞泥迦當夕即問人言明心見性莫不是自心起處便覺知者麼主曰此妄心非真心也老認此心

是認賊爲子師曰恁麼則我乃無心耶主曰是汝知無所知覺無所覺者師於語際頓脫身心獨見自性非知非不知非覺非不覺隱山三載日用靈靈不昧雖則心中自明而口角恒戰故疑所見未卲由此勸利叅方初叩樵陽大闡和閣次往將樂叅性空闊主得遇泉南靜晃虎林印宗皆當世弘道之士也因同往卲武途中聞晃說做工夫疑信居半一日晃看古梅語錄有僧二次上方丈言某甲得個入處俱被打出晃笑曰此僧實有悟處秖是大法未明師聞是語知已未明大法所以有礙應機妙用後寓一院夜中偪身問晃云師兄你說做工夫從甚處起譬如世間之物甚處是起甚處爲腰甚處稱畢有此喻者予方信之晃曰正如此問方可與汝說大抵佛性人人俱有只因無佛智慧破除煩惱不得機緣相覆陷在塵情有具眼者决不肯也喻如世間釀酒雖有米水貴用麯力攻化若非麯力終不成酒雖有佛性若無智慧力攻化終不成佛只名凡夫大凡做工夫人務將平昔是與不是悉皆掃絕但將一句本叅話頭自疑自問自逼自追不許求人說破不得依義解明定要句下精通命根頓斷如此晝三夜三迫勒將去年久

月深忽日心中不思口中流出一句二句四句八句隨機合轍此名聰明境界凡諸悟道之人皆從此等境界中過不可便當是悟只管逼將去忽日信口道出百千萬偈運身是口切不可放下正好着力如醞酒相似大沸後直至倒澄方止人做工夫大悟現前古人一千七百則公案無不洞了乃至無礙可叅無佛可作無法可疑頭頭上達物物上通信口上來總皆合格那時不了自了不休自休如人到家不愁路也師聞開示如獲重寶即起罩禮九拜曰若非吾師方便辜負生平行脚去也由此方提萬法歸一公案

別回龍興居山三載操煉打七遍去遍還只個一歸何處復次痛加尅究圭火三年限滿往古杭進戒上百法寺坐禪幸得川中實明上座屢加炙勵同往滇南謁壽堂長老中至南陽鷄灘河觀音寺過臘連下十四次大雪懃人來往晨夕重下疑情通身是個疑團更無絲毫雜念忽一日心如車輪轉相似將從前難明公案立地辨明又一日偶覩前物即有一偈因憶晃兄所說聰明境界今此是也又越二年到巫山大寺叩見壽堂老人老人諱松受契於光澤慧慧承嗣壞空成師呈其所見遂蒙印可授囑囬閩隱雙峯

三十年四方懷道之士踵至正德壬申應瑞岩請示衆云凡作工夫當離喧鬧截斷衆緣屏息雜念單提本叅話頭至於行住坐臥苦樂逆順一切時中不得忘失坐中所見善惡皆由坐時不起觀察不正思惟但只瞑目靜坐心不精釆意順境流半夢半醒或貪靜境爲樂致見種種境界夫正因做工夫者當睡便睡一覺一醒便起抖擻精神挪抄眼目咬定牙根捏緊拳頭直看話頭落在何處切莫隨昏墮沉毫釐外境不可釆着念茲在茲專心正意切切思思返觀自巳這個能追能問底是個什麼人若能如是下疑疑來疑去疑到水窮山盡處樹倒藤枯處擬議不到處心忘境絕處忽然疑團迸散心花朗發大悟現前頓見自巳本來佛性一段風光非從外得若得真有此見處更要求覔高見宗匠決擇邪正不可以此便休如此纔名入門纔名得地若一法不明亦用辯明一理不通亦用叅通無惡不去無善不修無功不完無理不辦方成聖道假使悟明本體之後便休歇去不能通達化門文物者古人謂之墮在百尺竿頭落於二乘小果終不能至一切智海故先覺云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師於斗峯重創大刹

弘化一方示寂之日羣鳥悲鳴竟夕移龕出三門池魚皆躍起數尺山中有素不信師者至是睹靈相咸流涕望龕而拜所著有醍醐集三卷

雲外僧曰自黃蘗趙州以下例皆從公案解脫今之學人都不欲於公案研究悠悠颺颺自爲得計大事何由得明妄心何由息滅玉泉老人若無泉南晃禪師微細示誨叅窮公案何以得承印契紹隆祖道古云無有天生彌勒自然釋迦脫以任運騰騰不加照察借如不施鉏耒坐望佳禾自實奚可得耶

天寧法舟濟禪師傳

法舟禪師濟姓張氏生緣秀州之思賢里少小英爽未嘗入鄉塾慧性宿具年二九忽思脫白父母留愛遂不事生産日夕堅坐者三載潛至天寧寺爲行者當時默堂宣受寶月之印歸自繁昌龍象蹴踏師服勞之際多所啓發久之依東禪昂公圓頂昂法叔吉庵祚禪師乃默堂之子爲臨濟二十五代知見精確操履淸苦師折節事之隨時叅請矢志不詣古人田地斷不輕息一日經行長廊聞磬聲豁然洞達卽趨方丈吉望之笑曰此子著賊也師曰賊已收下曰贓在甚處師搣坐具曰狼藉狼藉曰這掠虛漢狼藉個

甚麼師一喝歸衆吉喜授可之繼謁古印雲峯諸老日就茲越虎林覺王寺延爲第一座據室秉拂橫機硬語無所讓名山宿德咸歆艷之時年二十八也嗣董龍淵景德寺景德値吳越要會議欲飯十方言發響應川陸傾委乞言者日雲就閱三年移鹽官俱胝故院院有靈泉甘美且利浴蘭因産婦觸穢致震雷墜石覆以百祀矣師是謂曰院破可完井覆可發以客語禱之石徙其半至今有半井之稱尋移武康雙髻庵有池蛙聽經之異嘉靖初中貴張承請出世抹陵安隱僧問如何是安隱境曰三山半落靑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如何是安隱家風曰石虎山前鬪泥牛水底眠僧曰不會日用會作麼師舉拂子召大衆云見麼又擊拂子云聞麼旣是舉起便見擊著便聞妙眞如藏非思非議應用泠泠奇哉奇哉汝諸人自不丈夫顧乃傍人門戶求知求見韜晦家珍甘爲寒乞將謂諸聖別有奇特事也廣額屠兒颺下屠刀便云我是千佛一數豈有曲折作知見耶丈夫子何不恁麼便擔荷去其指發徒要最爲親密由秣陵駐錫陽羨由陽羨雲寄天寧於時雄席久虛衆請開唱太守郭公指壁間佛曰此佛何不放光師曰光遍十方

未曾間歇郭曰我何不見師曰又放光也二守劉公拈拄杖問曰這箇是誰的師云是貧道的公曰旣是師的因甚在我手師云將拄杖來卽向公道度杖曰公的在甚麼處劉以手整冠師曰別道別道一笑而起見几上盆草問傍僧碧潭曰這草名甚麼潭曰吉祥劉云還有吉祥者否潭以足點地曰此處最吉祥公曰師子窟中果無異獸暨靈光精嚴諸剎鑪鞴繼興光明逾熾又浮家南湖信風所如以慰渴法三年棄去居湖之弁山山有泉故涸投跡之夕汪然矣後返天寧士信爲搆堅密軒棲之適有梵僧假榻相與

禪寂夜二鼓見三神人峩冠緋服雍雍而前師怪問之咸曰我伽藍神也以二師入深三昧故來謁耳庚申秋日寢疾見韋䭾請趺坐䭾勉說偈師以手搖曳曰有事不如無事遂奄然而盡年七十有四坐五十二夏荼毘後塔厥骨於禪悅堂受教弟子千餘衆人室則如淵大芹數人耳師氣宇遐暢禮度閑逸律身推謹造次瑣屑必規檢寒暑屋漏亡改替性沉靜素無干謁隨緣展化先後二十餘所解包之後足不越戶庭旦晚持秘密伽陀嚴甚燕服則孤坐泊然似不能言者錢帛蔬果必均同在誨義無礙如春風披拂

不自知其意之消也郎中王畿問曰人心何以悅義理師曰義理元是此心流出如母見子自然愛問顏子何以聞一知十師曰十是滿數顏子天資明粹一處觸發無處不通譬如龍沾滴水便爾滂然洪霔又論陽明知行合一之訓師曰知不差即是行行不昧即是知只是一事道個合已似費手腳了況他說乎陶隔湖問聖人有妄念否師曰無曰既無何用兢兢業業師曰兢兢業業故無妄也張樵溪曰設遇驚恐之事心還動否師曰動曰何見修行之力師曰若不動便入枯禪唯其觸着便知撥着便動而禍福利害漠然如浮雲過太虛便是修行之力師晚歲率真而放雅同流俗嬉笑怒罵縱橫自任人益不能測矣

天池玉芝聚禪師傳

禪師名法聚號月泉初結廬澉湖荊山修習靜慮因芝產座下題曰玉芝庵復以玉芝爲雅號本富氏海鹽右族子幼稱竿逐羣小恒藉地趺坐折草念佛厥母馮曰是兒異日爲釋門弟子歟及肄儒業淹通經籍果乞母去氏於本邑資聖寺從堅法主受度時復嘗爲韻語與法兄梅谷造祖酬倡忽自謂曰既捨塵發當明生死事此何益遂誓志叅學搆別室於所居

之右牓曰如是齋日夕禮誦不徹偶閱六祖壇經有省誦佛旋繞頓忘步履初叅東禪吉庵師未甚吻契與濟法舟週旋多所啓發嘗結制瀜澤之雲峯禪室靜中忽悟雪巖問高峯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在甚麼處便似見得生死一致寤寐一如亦不免作道理會時陽明先生開講堂於稽山聞良知之指似與禪理不殊乃以偈謁彼以詩答西還途次未決所疑便道過雲居適聞禪者舉僧問大顛如何是見性顛曰見即是性不覺一笑歸復葺茅於悟空山中披卷忽見前舉公案乃自嘆云此諸佛授手也

因有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峯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日惟自處消融宿習而於日用踐迹猶未盡合古轍一日聞兩湖董子頌曰下夢居禪師碧峯寺裏有如來之句卽杖笠往叩至碧峯寺閣問曰董子所謂碧峯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否夢曰上座還見麽師曰縱見也是金屑落眼夢曰這漢死去多少時汝來爲他乞命語畢轉趨丈室次日上堂舉古德云打破大唐國覔個不會佛法的也無又云向南方走一轉拄杖頭上不曾撥着個會佛法的此二句甚有誵訛試爲酬一語看師曰

前不巴村後不迭店夢曰未在再道師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夢復問云汝向南叅有何言句試道看師舉湖光之偈夢曰非非師曰云何非非夢云子不非非恁人非非梁皇達磨兩不見機何勞折葦又遣人追古之今之落人圈繢師曰如何得不落人圈繢夢與一掌云是落也是不落也師卽禮拜平生所蘊泮然氷釋矣乃舉古頌云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是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於是得承授可後夢師過南海於杭之南屏宗鏡堂升法座云此處正好說法師從傍唱云說法已竟夢便下座顧云何者是我說法處師云劒去久矣夢笑而顧之追夢回南都師閱藏典於西湖之梅林庵移錫武康之天池山搆王芝精舍掩關三祺四海叅禮食指頗集鄉紳蔡白石等請升曲彔木床嗣臨濟二十六世提振頓宗演陳大教應用詳明隨根簡捷如太阿發穴秋水生寒不犯鋒芒任情磁礴二十餘年之間皈誠數千百衆其鑑覺一大事因緣者琳瑯輝映于後先也嘉靖癸亥五月十九日示有入滅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有八其徒祖欽輩建鑰婆於本山有語錄六卷行世

雲外僧曰天池和尚不獨宗綱透脫發爲韻語具有開元大曆氣象其次者亦無元輕白俗之態如登天目中峯塔院云萬方龍象袈裟下百億山河拄杖前西湖詠曰芳草幾經埋帝舄楊枝猶自學宮腰此豈寒酸輩所能道哉若非於法自在烏能所詣若是

敬畏無趣空禪師傳

無趣如空禪師嘉禾秀水人俗姓施性仁慈娶有子女留心內典欣慕祖道同友濟法舟叅訪八年復居家審究適野翁曉禪師寓跡東塔寺虎丘隆之十世孫寶芳進之子師往呈解盡被掃闢乎昔擔板於此

闍峯翁曰我有一言欲爲爾道師曰請教翁但乾笑而已又請又笑師罔措因具師資禮懇之翁曰達磨西來唯在直下體取若信得及放下萬緣看個一歸何處於是猛勵三載忽聞鷄鳴有省自此閉關頂戴觀音日夕趺坐乃謂衆曰三十餘年叅禮十方宗匠問法云無說問佛云無相幸得無相無說不覺頓空伎倆追昔脚跟失却便宜今喜眉毛端在眼上從斯丢去草鞋拗折拄杖拍雙空手入關坐看陰陽消長久而啓鑰有偈曰自結玄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玄關竅放出從前這漢來遂蒙翁印可

付以衣鉢并法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復記之曰汝有二子一緇一青剃染後衆信請主敬畏庵爲法檀度一日僉性冲向火次師擧潙山撥火句問曰汝作麼生會冲將火爐撥去師厲聲曰汝不欲我向火耶冲無對師云没量大人冲有省居士俞居真至師問云老漢問居士在天心書院悟得些子氣息是否真曰是師云氣息鼈真曰在和尚開口處師曰非干汝事真上前拱手師曰這是書院裏學來底真退就位師曰乃見一斑真曰弟子日用不忘這個如何師曰且得途中受用真作滿空雲水是生涯句呈似師曰雲散水枯時生涯在甚麼處真擬議師彈指曰在這裏真有省作禮萬曆己卯冬紐爲性公語云來歲中秋五六之間予宜來此次年庚辰冲如約而至師年九十矣示微恙說偈而逝偈曰生來死去空花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呵呵明月清風吟弄師行脚時武林叅封自然禪師值然補衲次師問曰和尚補這個遮寒遮熱封仰視師禮拜封曰點茶來師作舞而出

雲外僧曰白雲端九傳有無準範斷橋倫倫傳寶寶

傳度日覯日儘再四傳而寶芳進踞天目險崖潛通一綫於野翁曉曉傳無趣老人老人僅乎一緇一青緇即古湛冲也冲之後法吉遂斬衣偈留於車溪庵所見一隊走肉不異大富長者劵記註疏出內取與一生稱忙僧也

鹿山禺川慧禪師傳

嗟乎末法中自有所見卓然獨立臨以患難不隨流俗所轉者其惟禺川禪師之謂歟師名真慧號禺川俗姓符家雉城之吉祥里生不如暈顏如處子少事鉛槧音詢於師曰我聞人靈於萬物然耶否耶師曰

然曰一息不還其靈安在師不能荅但垂敬而已有大父性空者從鏡空長老掩關於小靈山師往候之時年十四見鏡師儀範肅寂將非庸流願事瓶鉢其父聞而駭然促之不返計以欲鈎牽傍衣禮爲其聘姻萬牛不挽隨禮鏡空爲授五近事戒後空住持下菰之鹿山寺師愛其境幽邃巳息躬焉頃之丁外艱老母煢然師歸奉事菽水以孝行聞温凊之餘手書法華經十二部分供諸剎雖溽暑必搭無垢衣口含沉水千日爲期未嘗少懈及母喪復往鹿山剃髮禮清淨三業極其嚴恪寺有絡脉觀音像繫絲像臂內

懸臥榻每夜其師牽動像絲爲度忽一夕空師熟寢像手自振是此智慧超逸一切經文自然通貫聞玉芝禪師居武康之天池山遂至叅叩授以萬法公案一心詳究大書無常二字於几上危然獨坐手持戒拍以警昏散如臨巨敵然久久醒發芝爲印可時荊山珂座主演法於飛霙塔院延師首衆烏程令不崇三寶陷之於獄體無完膚同事數人咸謂非麴蘖榮衛不可以生師獨毅然曰酒爲大過犯吾佛首禁生死等幻耳毋多言至夜說偈而逝年四十六乃隆慶元年也偈曰何時種下無明苦聚會今來受折磨痛未嘗空色蘊閒閒還覺自安和天花不向空中散更皷偏從牖裏撾分受誰能逃定業此身生死任由他後令聞師名亟釋之巳無及矣於是近遠嗟惜名士輩悼詩成卷建窣堵於寺前畫一箭道師亦能詩有禹川稿一卷未及流行

嘉禾大雲寺雲谷會禪師傳

胥山大雲雲谷法會禪師嘉善懷氏子生於弘治庚申幼志塵外禮大雲僧習瑜伽既而慨嘆曰出俗本爲生死何動動於是耶年十九決志操方二十受菩薩戒習止觀久之聞法舟濟公閉關郡之天寧往叩

之舟問曾學什麽曰止觀法門舟曰此法依身心氣息乃流下乘非西來的意也學道以悟爲主師即請益授以誰字公案朝暮研究服食俱廢一日食盡不知椀忽墮地陡然有省趨往天寧得受道記尋閱宗鏡錄愚徹惟心之旨從此佛經祖語了了無餘乃韜跡香林陸沉下役因讀鐔津集見明教嵩日課遂効行之後至下驛天界寺毘盧閣下行道魏國公延於西園叢桂庵供養一定三晝夜長干僧往謁請住本寺三藏殿師危坐一龕絕不迎待足不越閾者三載尋往棲霞千佛嶺見彼幽勝即誅茅焉陸儀部五臺

訪師山中甚相契洽欲爲重建寺宇師力辭曰貧道
性拙無應世才苟安泉石足矣焉能肩此鉅任乎後
因叢林之盛移居天開巖吊影如初嘉靖丙寅師感
禪道絕嚮乃集五十三人結期於天界禪寺有宰官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
雲又問更有奇特否師曰不得將龜作鱉學人請益
直提用心處師拈古曰擧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刼
悟又曰古人道終日喫飯不嚼粒米終日行路不踏
寸地如是用心方有少分相應凡應酬語句一味平
實無刀斧痕唯令直下頓識自心耳壬申吳吏部黙

泉鄭刑部旦泉等請還故山時時入室問道必炷香
請益各執弟子之禮達觀可公中書徐公抑華巖宗
旨師爲發揮四法界圓融之妙嘆未曾有師定力攝
持住山四十餘年如一日晝夜端坐前置一爐香烟
不斷終身禮誦無間眞末法精進幢也當江南禪道
榛翳之時出入劈裂之地始終無一議之者其操行
可知已居鄉三載衆化者千萬計一夕四向之人覩
庵中熖發及明趨視師已逝矣時萬曆三年正月五
日也世筭七十五法臘六十塔靈骨於寺之右隅師
住棲霞時袁文學黃相訪丘中對談一夕凡三夕不

瞑睫師曰凡人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坐汝三
日何以不見起一妄念袁曰吾爲孔先生筭定榮辱
死生皆有定數卽要妄想亦無可妄師哂曰我待汝
豪傑原來止是凡流袁問故曰人生安得無數但爲
凡人極善之人極惡之人數俱定他不得汝二十年
來被他筭定一毫不能動轉豈非凡流袁曰然則數
可逃乎曰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
我教云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求男女求長壽無求
不得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袁曰孟子言求則得之
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

得師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謬解六祖云一切福田
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
仁義亦得功名富貴若不反躬內省徒向外求則求
之有道得之有命內外兩失故無益孔公何以告汝
曰余童年喪父老母命業醫以一藝成名後于慈雲
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仙語予曰吾孔姓雲
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正傳數該授汝故萬里相尋子
仕路中人也明年卽進學縣考當十四名府考第七
十一提學考第九名開歲赴考數果合復爲卜終身
云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

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二年半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于正寢惜無子備錄而謹識之自後考校皆不出懸定獨筭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批准補貢因竊疑之後爲署印楊公所駁至丁卯年殷宗師見塲中備卷遂依縣申文准貢連前食米計之適九十一石五斗由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師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袁追省云不應科第中人類具福相予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兼不耐煩劇不能容物此皆薄福之兆豈宜科第哉地之穢

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予好潔宜無子者一和氣育物予善怒宜無子者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予惜名節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宜無子者四喜飲鑠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端不能悉數師曰豈惟科第哉世之享千金產者定是千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則因材而篤曷得纖毫加意耶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百世保之乃至三世二世之德定有三世二世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既知非將向徃薄福之相盡情改制務要積

德包荒和愛養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文學拜而信受因將徃罪佛前盡情發露爲疏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師出功過格令所行事逐日登記善則成數惡則退除且令持準提咒以期必驗是日改號了凡葢悟立命之說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戰兢惕厲在闇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諸憎毀恬然容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悞或見善而行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

爲善而口有過或醒操持而醉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遂起求子之念亦許行善三千辛巳生男天啓其妻不能書輙用鵝毛管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一日多至有十餘圈者癸未八月復起進士之念許行善萬條丙戌登第孔公筭五十三歲有厄未嘗祈壽而登耄耋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言惟命不於常皆非誑語固知凡稱禍福無不已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性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天下聰明俊秀不少德不加修業不加廣只爲因循二字躭閣一生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

全遂至眞至正之理宜熟玩而勉行之可也

汝水龍泉寺無聞聰禪師傳

天奇老人會下有二無聞聰俱有付法偈一云破情
情破破還情絶迹無私精内精知是個中金不惜盡
情分付與仁行此延安人也一云濟安扶弱住住腎
可目先宗救世緣彼此兩邉成兩見老魚穿布具淸
傳此臨潼人也禪師名思聰字無聞初晤獨翁耆德
令叅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次同雲峯月山
等六人焚香立願互相究竟不得退道結伴入熊耳
山六載稍得定境現前一日聞淸溪臥雲和尚舉江

西善知識遍授做工夫遂便南至荊門普賢庵通不
會長老處休夏請益一期禁舌楷磨壁立萬仞情念
頓絶忽然神光湧出空端下視羣象秘而不宣次過
淮西教無能寬無用令提無字後到長蘆挂搭結制
煉魔除睡至七七日日日相似二七日稍得輕安三七
日睡理輕微至四七日永絶昏境身輕如葉晝夜湛
然安樂一住三載適遘淮上敬禪德驗云你六七年
工夫有甚見諦師云毎日只是心下無一物澄澄寂
寂身心康逸敬云你這一絡索甚處出來師似知不
知不敢啓齒敬見做處無省發乃云你在定中用功

不打失若落事便失却師矍然驚問曰畢竟明此大
事應作麼生敬云你不聞川老子道要知端的意北
斗面南看聲出便行師被一劄直得行不知行坐不
諳坐五七日間不提無字秖響北斗面南端的偶往
淨頭寮偕衆坐于一木上疑情不解者飽食頃頓覺
臆中淸亮情想㸌裂如剝皮相似目前人物衆類猶
若騎空醒後通身汗洽悟得北斗意旨遂尋敬公敬
問來者何人答云非人非我敬云既非人我究竟是
甚麼答云饑來喫飯困來眠敬擲蒲團云作頌師云
圓圓一片人人要見坐斷十方寒光掣電敬又舉篦

云速道速道師云舉起分明甚妙哉淸風匝匝透人
懷個中消息無多子自有通身歡喜來於此都無滯
礙尚有向上一路不得洒落又十年獨入香嚴山中
結夏被蚊所苦四大不停因念古人爲法忘軀何怖
微物盡情放下咬定牙關握定拳頭单提無字忍之
又忍忍忍一衆依正歸寂無字漸細細如一塵許量
忽爾無字亦滅如一座屋倒却四壁相似無一物可
當情辰時一定未時方起自知佛法不悞人自是力
行不到從茲行也定坐也定一切處咸在定中復念
古德云不可以小小知見住著乃出山叅普無方無

方問曰你爲甚麼事來答曰爲生死事方云將生死來與你了却答曰與你一般又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答曰鼻豎眼横方云這語學得的再道答曰鷄寒上樹鴨寒入水方云不問這個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面目師豎起拳云看方云好與你三十拄杖速道速道師拂袖便出無方相敬留住數稔後鐵山老師從高麗回至石霜聞師有所開發乃問仙府何處答云汝州山云風穴祖師面目如何答云和尚且止須臾之間將二十年工夫通説一遍山把定禁喉問如何是無字答云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山云未是

再道答云和尚幾時離高麗山云未是更道師喝一聲拂衣出丈室山云這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道發明了師因感激鐵山更求開示細大法門嗣後看華嚴經明覺品頭頭相合又看般若經見如來入初禪定入二禪三禪四禪定入識無邊處定入空無邊處定入無所有處定入非非想處定從非非想處至無所有處無所有處出至空無邊處空無邊處出至識無邊處如是退出至初禪定忽契無著無住本自圓明見解雖了了根中猶有分齊隱密煩惱妄想皆不得盡又入光州山中習禪定一日二日三日身慮寂滅寢食俱忘於一切境界各不相涉方得自在一住如是六年又於陸安深山亦住六年復至光州又住三年凡山中獨行獨坐十七年有餘方得穎脱師久參天奇奇一時問師云在世忘世時如何曰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忘念時如何曰於心無心奇曰心物俱忘時如何曰華峯高突大行將辭歸開山香山之龍泉寺衆請上堂師曰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秉金剛劒吞栗棘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却毘盧正頂不是禾山鼓響且非教外別傳直教寸絲不掛月冷秋空寒灰發焰到這裏喚作佛法墮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

亦墮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開口喪身失命不開口爛却舌根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石香亭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喪却了也後笑岩拈云放去較危收來太速又頌曰古雲峯頂人難覩偶被風來吹夕霞百鳥未歸天已晚夜深依舊宿蘆花

雷音寺無瑕玉禪師傳

廣玉禪師字無瑕資縣人生而沉靜古朴年三十餘邂逅異人鑒劃遂掉首家室詣大足縣寶頂寺淨除鬚髮既而受毘尼律主問曰僧在甚麼處來師曰師

在甚麼處問主曰慧燈尙照起看師曰威音飛起鐵圍城同游踏破無生地主笑曰原是大手後往峩嵋山九老洞見白牛師白曰誰野毛頭將禪杖過來我打師曰雖在亦非在眞人超天外這杖打空中枉自辱四大白曰如是如是又至鍪華山依慧堂禪德大悟宗旨一日偕衆登絕頂望見天彭九峯之勝自負熟麵三升栖息於聖燈崖者四旬採南星苗食之夜有老熊跳梁崖前復有一虎跑哮不巳師寂定如故二俱遁跡由是道風遐被衲子皈禮檀那爲之剏寺名曰雷音數百里內疲癃而無告者踵室修敬師爲

拊摩或以敝糯丸之令服無不立効焉萬曆癸未十二月朔自言十二日化去其徒涕泗哀請至甲申二月望日又曰三月初一日是吾涅槃期矣遠邇登山苦留住世乃以初七日昧爽沐浴剃髮加趺說偈云

幻身登臺化樂天雙手单拳不用船百萬人天獅子吼空中還有不二禪

於是雷電風雨大作山谷震湧若崩端然而化至今容體無異鬚髮漸長如未剃時諸方覲者無虛日

雲外錄卷之十四終

雲外錄卷之十五

傳

姑蘇釋大香唵覺著

伏牛山大休實禪師傳

嗣法高峯第九代際菴禪師陞座云須彌作舞海水翻波龍象交參天人共聚宗乘妙句三賢十地同演法音共證菩提眉藏寶劒起寒光袖隱金鎚行正令是殺活顯全機虛則建化門中不捨一法實則實際理地不立纖塵若有明眼衲僧近前驗過不顧危亡當央分付一肩擔荷而去免得山僧饒舌僧禮拜師

曰得個無巴鼻諸般不奈何又云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言言直指句句超宗豎正摧邪轉凡成聖達摩遊梁立魏面壁九秋體露真風是何三昧會麼僧作禮師曰放開則君臣兩顯收來則理事雙融昔日外道問佛不問有無世尊良久外道言下大悟這個道理莫作境會莫作玄會吾今要你二六時中四威儀內一一參究綿綿密密無縫無罅無空無缺無你無我成一圓融田地一聲却向自己胸襟中迸出個妙明真覺猶如雲消日出豈不快哉良久云三類化身親捧出以無內外以無中邊為名實號

際巷一號大休戈山新鄭人也父李俊母孫氏生[illegible]十歲患目疾昔親見神人謂曰速往出家樂意即愈新與二尊因送入寺禮寶珠和尚摩祝疾遂去體查夜一心持誦大乘五年過大因具壽云汝年二十當夭乃思生死大事至伏牛山參見古心老宿請益萬法公案提至二日身心皆顛復入丈室請決心云念佛師長跪告曰從上古人念佛成佛我亦念佛古人若不念佛成佛我則不念心命捧出戶外師條然哥湧發願云脫我大徹大悟凡有禪衲啓問我若不告當墮無間以後不提話頭亦不念佛疑慮無投自看

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數數審詳忽然明得本性因呈似一哲匠囑云更莫外求自此眼就看定心就舉定擡手動足一一追定不放絲毫通身悉無別念僧寶公教進火場打三一定兩日夜有偈曰法身元無相真性本來空識得這消息內外顯家風一日殿前趺寂閒有人喚實禪下山者再師不爲禮第三次高聲唱云實禪下山往天奇處去四顧無人乃至伽藍神前討籤曰因緣不在此山中直至東南第一峯適遇天真月印二僧同上中南參天奇老師問曰你三人一路師云雖然一路來處不同

奇曰如何是佛師豎一指奇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你在那里安身立命師振聲一喝奇曰父母未生巳前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良久奇曰未在更道師又喝奇曰父母未生以前焉得有喝師良久而出至晚奇又喚入從前舉驗次第叅悟工夫復於靜處停思會得渾身是手眼徹底是妙用又求印證奇問如何是本地家風答云穿衣喫飯奇曰如何是古佛家風答云松挂殘雲天亦暮月昇高漢水懷胎奇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大意答云木人拍手黃鶯唱梧樹彈琴孔雀聽凡問答呈機四十餘次自茲以往話頭日用

得力又到伏牛火塲打七定力轉深次往桐栢縣香林寺坐關抱一沉痾諸痛難忍便上蒲團顧定念頭出定只聞屍氣長老問曰你這三日向甚麼處去師曰十方諸國土無剎不現身長老云都說你休也師豎拳云會麼乃曰可惜無價寶奉與瞎波斯病痊抗郡受戒隨喜寶樹塔纔立下毛孔皆豎窣然薦得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於不二境現諸淨土後到襄陽承恩寺拜見天奇尊師奉扇一握奇曰這個是扇那個是話頭如是三問師重扇一下奇因懊惱痛責師自嘆云師擇必有長處即上嶺三日至更深闌損

觸自看定念頭字字明白忽擡頭見林木池沼日月星辰羅置目前盡是自巳妙用偶憶法華云世尊觀大千沙界如手中菴摩羅果向久悅曰這個是周沙世界周沙世界是這個平明至奇師舉次奇曰昨日只說吾曲汝今日方知不曲曲少選云是什麼三昧答云萬境無心九重無住奇曰藏身處無踪跡無踪跡處莫藏身意旨如何答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翌日對衆問曰實際菴不犯因緣如何超證師云寸心不昧萬法皆明奇曰應用隨機如何不隔師曰得處自然了無計較奇曰生死死生如何頓脫師云

一明永明有何罣挂奇將袈裟拂子付法云法爐親煉見逾常犖占宗門最妙祥世出世間隨赴感優曇又放性天香師叅方次僧寶峯請師手卷佛法拜觀師曰錯認定盤星峯言下有省僧月天問云什麼處來師曰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月輪到盧州稍看僧剃師曰不曾懷香素手頓拜剛云首座到此遍身是香師曰多蒙擡舉剛云我這山門好一會無有宗將到此師曰家有梧桐樹休愁鳳不棲到信陽蘊空云首座在我這裏守戒師曰戒本現成何須又守空云古佛曾如此師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

來行處行到背陽宣㫮寺靈源問云首座什麽處來師曰伏牛源曰果爾有牛無牛師喝一聲源云實問牛在什麽處師劈面一掌袈裟裡問云日用如何行道師曰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惺云眞乃眞乃師曰不堪擡舉寶山問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師曰知音只許知音知不是知音理自志傑峯問云久聞道風不曾會面師曰相見易得好久則難爲人峯云無有好供養師曰慇懃無米飯堂前不問親寶金山問云如何分賓主句師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全意旨如何山便喝師曰此喝且止賓主如何分山擬議

師與一掌印空請問先師所說魏源頭上水流向東洋大海魏源水分毫不動我乃有益望兄大破師曰吾到南京又到這里你看是動不動空禮謝陽舞京明問云聖人不會聖人法意旨如何師曰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明曰望師說破師曰有佛處不肯住無佛處却走過鈞州看無盡和尚盡云請首座轉坐師曰四面都正安我那裏坐盡云也有賓主師振喝云這裏是什麽境界誰敢分賓主盡云首座息怒師又喝云這老僧元來是個無明漢盡云將就請師轉坐師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成藏主因談世尊

公案云各說一遍師曰吾乃相從一遍主云看不出來師曰和尚眼大主曰平日不曾相識師曰如何是和尚不相識的事主云吾乃實學師曰鍮鉐若作黃金貨知是瞞他無眼人古奇問云自從離別賢兄幾年道風如何師曰滿盤捧不出大地無饑人師隨問仁兄道風如何奇云種田博飯師曰種田博飯家常事不是飽飡人不知古禪請問世尊公案衆僧諦聽師喝云切忌道着禪云道着是如何師曰好與三十棒禪云疼痛已知師曰世尊親捧出文殊漏天機秀川問云久聞尊兄道德師曰誰人不具川云無有好

供養師曰要飽家常飯要暖粗布衣川云只是將就師曰道德養成君子志利名忙殺小人心師有五位要訣云聖人設法蓋誘其愚再三方便一一番慈只是要人精粹純眞使無雜欲之分隔若無雜欲之分隔自然精純粹妙非獨利已亦可利人今言五位本乎體用體若無用何以應物用若無體何以識源雖然體用分明又恐打成兩截所以圓融三昧使其正偏無二應用隨緣了然自在其正者直明空劫已前父母未生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此破世間出世間內外諸法皆是虛幻獨明本體曰君曰主曰賓曰死如

日如水全理全位全一全心逈出羣象之外故名物
外亦名劫前亦名格外卽是烏道何名烏道一切處
一切時無依無倚無蹤無跡猶如蓮花不着淤泥不
住淨水倮倮無遮煥煥獨顯是以強名本來面目譬
乎爲君如其一國之主率土之濱莫非是臣外無餘
見内無餘心惟一天眞所以太子初生周行七步目
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臨濟悟云元來佛法無多子故乃目視雲霄杳無蹤
跡古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是以心言路絕名
之曰死出言吐語截斷衆流壁立萬仞使他凡聖不

涌故曰末後一着始到牢關其偏者乃今時路頭事
物交參故有萬象森羅三藏十二部一千七百則虛
空法界四聖六凡五蘊十八界無不具足無不現成
曰臣曰賓曰權曰活如光如波全事全功全境全理
今言偏者非是世間幻化諸境而爲其用乃本體中
之妙用也故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八萬四千首八
萬四千目八萬四千臂通明十法界之藏身莫不隨
緣隨業隨報隨機隨境隨事隨物而示其名相若是
靈人便見盡空盡界元無他物信手拈來有何不可
是以塵塵不二刹刹眞常古云個目菲林論年放曠

君臣一切無別之用具此衆理而應萬機其正中偏
者不居空劫却應今時卽本體中而現本用非離體
外別現他用曰君視臣曰主作賓曰實是權曰死中
發活如日之光如水之波全理成事全位成功全一
成多全心成境古云一身復現刹塵身與不二境現
諸淨土又云撒手懸崖下分身萬象中又云絕後再
甦欺君不得古云花開不擇貧家地月照山河到處
明又云一月普現一切水其偏中正者不墮今時却
還空劫攝用歸體云還本體非是世間虛妄之用而
歸其體曰臣向君曰賓作主曰權顯實曰活中得死

如光之日如波歸水全事成理全功成位全多成一
全境成心全相成性古云刹塵只在一毛端又云毛
呑巨海芥納須彌又云三千大千世界只在普賢一
毛孔中蓋言佛法世法了無有餘又云千峯勢到嶽
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又云出沒任他分晝夜往來
終不離乾坤其兼帶者劫外今時混然不二體用無
殊性相一致曰君臣道合曰主賓不異曰實權並行
曰死活圓融日光無分水波一道理事同體功位純
一一多非雜心境一如蓋言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若
知當體自然了畢倘違不二人境俱絕佛生平等頓

入圓通清淨寶覺古云折合歸來炭裏坐又云打成一片無人會具眼還他大丈夫又云三千剎海夜沉沉不知誰入蒼龍窟若論向上此皆和泥合水之事若不如是後學何以知有如何得不滯於二邊所以直須藏身處無踪跡無踪跡處莫藏身上句不滯世間之妄有下句不居空刼之真無是以古人三十年只明此事若向這兩句曉取便會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行不出戶坐不當堂明不越戶穴不栖巢曹洞一宗皎然明白只要不居正位不墮偏方言言不落階級事

事不犯功勳始終出格超羣之英俊縱橫無礙之高流也

蒼山妙有空禪師傳

妙有智空禪師雲南太和葛氏子偉軀豐背修眉廣額兩顴秀拔四儀凝重望之宛然一應真也髫歲出家禮普通和尚圓頂尋往鷄足山燃一指示信嘉靖時偕友天育往南嶽下火場煉魔後卓庵仰山日惟一食往往絕粒次年冬天育他往師獨精進如故又次年西踰江浙訪諸祖遺跡閱藏杭之靈峯天月始於大集部中頓明佛旨終至涅槃典內盡釋疑情嘗

從天如禪師入室公案徑山訪萬松老人翻覆徵撥遂授記莂繼居幻法主座下徧聽諸經一日幻開圓覺經中四大各離今此妄身當在何處衆皆默然師曰老師歸方丈大衆歸禪堂承天太守方飽玩內典聆語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談鋒甚熾師笑曰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既不住六塵自然廓徹無不相應佛言甚直何勞繁引方大服曰諸上座可充付講獨妙有禪師留作天真佛乙丑赴天界請尋還圓通菴移錫龍潭次居超果復上雙徑掃塔聽依甚衆留住凌霄峰再期仍至超果徐太

師請居余山者凡四稔叅謁無虛晷有太虛居士問曰龍女七歲成佛善財五十三叅畢竟成個甚佛師曰居士試叅看已而語侍僧曰經云一切如來圓覺妙心本無成佛及不成者彼稱叅禪尚泥教跡故我不答耳師戒檢無麤威儀可法契悟直指之道念念以淨土爲歸萬曆八年六月示疾七月六日結跏而逝住世七十年空門四十有二荼毘大聚靈骨于余山普同之側徐階爲之銘

嘉禾東禪寺千松得禪師傳

平湖陸尚書光祖云余獲交千松師三十年所受教

詰非一期晚年相與修東林故事而師先化去誰爲
余作蓮邦指南車耶嗟嘆流涕者彌日銘師塔云維
賢善首繼大總持闡阿毘曇爲人天師視此當知師
所詣矣師諱明得號月亭以紹萬松林法嗣故易號
千松俗姓周氏世爲烏程人生即岐嶷不凡幼時隨
父入西資道場指壁間應眞像問曰僧耶俗耶父曰
僧也師慨然曰我願是矣於是力懇釋白二親不聽
至年十三投郡之雙林慶善庵祥僧習瑜伽教越四
載祝髮聞有向上大事始叅百川海公道機不契因
而單衣芒屩徧歷叢席匍匐扣請備味艱辛所遇多

外道法事具師所刻十地品發願文中自念般若緣
薄益奮憤厲擬投武林上竺哀籲觀音大士祈姤明
師道由中竺聞萬松老人弘法先入禮謁松問大德
何來欲求何事師曰欲叩普門求眞導耳松豎一指
既曰且去禮願却來相見師豁然再拜請決大蘊松
云汝欲脫生死須知生死無著始得師益悶然依受
具足戒授以攝心念佛留侍左右朝夕叅學凡十載
無所入一日閱楞嚴經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
大地恍然若雲散長空寒蟾獨朗因呈偈云楞嚴經
內本無經覿面何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冬天

臘月冷如氷松領之繼而囑曰汝既悟教乘異日江
南講肆無出若右最上因緣藉此可達後松住持逕
山師爲衆負米縛薪不憚艱苦獨行樸藪間遇虎橫
蹊師卓錫正立虎俛首避去時咸異之適覽棗栢合
論至十地品午夜隱几而坐夢游兜羅綿世界聞華
嚴與旨至于結座乃說偈曰從本巳來無今月何曾
有一毛頭上現虛空笑開口咄一咄下座痛白松松
撫之曰此聖力冥被非惟吾道將行淸涼一宗大興
矣亡何松化去師懸錯守塔者千有餘日聞佛慧秪
園講席之盛頂笠而往齟齬不相入暫假報先桂搭

益報先只尺佛慧故晨持盋午聽演夕與同叅十餘
人敫其義趣衆日漸盈香積不繼師因禱於伽藍神
曰僧於聖教有緣神其無吝移時雲間施粲百石自
是報先之會過於佛慧開堂日祇園命侍僧惠以衣
拂師謝返之瓣香爲萬松拈出忽念巳事未的何暇
爲人作口耳伎倆乃孑身復逕山凌霄峯結茅孤坐
力叅三載衣草食木苦行精研一夕趺次心境豁爾
疑滯氷釋躍然說偈曰千年翠竹萬年松葉葉枝枝
是祖風前嶽高峯栖隱處無言杲月普皆同趣禮萬
松塔曰老漢不我欺也自此道價崢嶸毳徒輻輳四

遠交聘歲無虛日傳衣庵開法楞嚴一時名士大夫折節座下繼往六台彼中緇素邪正混淆師爲講華嚴等經感化異教不可勝紀甫畢堂内寶花徧現今扁爲湧蓮堂云比歸居東禪夕夢文殊跨獅出乃遺獅凌虛而去獅忽化爲童子師問曰獅耶童耶童子啓頰口如丹砂師撫其背云爾猶獅也童子曰汝口何如師張口示之童卽躍入咽中師驚覺而汗欣荷曰文殊大智駐我腹中矣時五臺陸公率衆皈禮請演華嚴大鈔司寇韞庵吳公時爲杭守延師演法於靈隱僉憲東溟管公延師闡法於天池儀部觀頤沈

公延師住持於圓證寺世方崇事眞武比丘有披法服而誐拜者師見悉叱曰此北方一水神耳教中謂毘沙門天王願與神力爲佛外護爾授七佛袈裟而禮何謬倒乃爾往往改像設而更廟宇俾學者專心正道師爲人修幹玉立性度伉直以勝法爲自重以傳道爲已任禍患不苟避慼喜不形色至於登座白椎則慈雲靄然三千炳著入萬森嚴七衆無不溼其沛澤而醉心者夥矣所遇公卿未嘗降禮作卑諂態羣小或憎詬之百折不回其寓天池日有豪貴挾妓游僧寮師會衆逐去無所顧憚第慳囊難破譏彈不少借以故招忌非有縉紳爲之金城幾不免矣萬曆丁亥秋告衆曰吾爲汝等以首楞嚴窖因作最後開示無復再轉矣至冬示疾猶諄諄以囑大乘明年正月望後二日吉祥歸寂世壽五十八法臘四十二所度弟子百計上足眞芹等豎緣塚於王村塔院後移塟於徑山之菖蒲田

雲外僧曰向過匐山會晤無所監院笑謂余曰萬松老人一傳爲千松禪再傳有百松法主昭慶介師應稱十松其甲當號一松他時辟衆入山大明宗教普利羣情庶不負所法源也間別未幾訃音忽至寔惜哉世緣非永齋志長沒重爲與感聊筆於是

五臺仙花寺笑巖寶禪傳

柳巷月心慶寶禪師別號笑巖金臺世族也父吳門母丁氏師年弱冠偶踰禪林聽演華嚴大疏至十地品世尊作轉輪王布施國城妻子身命等廓然如釋桎梏嘆曰千古目今同一夢幻于是決志披緇時方十二禮本境廣慧寺大寂能爲師祝髮受滿分戒次往神仙山訪大川禪師令看無字話發憤審究未幾腰包禮初祖塔會古春奇至伏牛山打七下渡洪溪失足墮水身衣俱濕默坐酒家店偶聞葉菩薩責兒

語有省喜不自持目前人物煥然一新此際無可印
證因參濟空古拙大休及關子嶺無聞聰和尚機語
始契次日入室將一往工夫呈似隨印可之又次日
聞問昨夜許多絡索向什麼處去也師擬伸對聞曰
鷂子已過新羅國師自知智次未徹遂改問曰十聖
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聞厲聲曰十聖三
賢爾已知如何是斯旨師連下數轉語皆隨答隨喝
竟不加許師返詰聞聞云看實參究始得師一日攜
籃詣水忽一莖菜隨波圜轉探之不得豁然開悟喜
躍入方丈聞曰是什麼師曰一籃菜聞曰何不別道

一句師曰請和尚別問來至晚侍立次聞以靈雲桃
花趙州栢樹驗之隨詰隨答更以玄沙不肯話問之
師曰賊入空房聞曰這則公案不得草草會師言下
一喝拂袖而出翌日聞顧傍僧曰汝等解作活計此
上座便是樣子也師振錫便出復至江西謁濟庵古
巖裹西之大覺圓圓以數則機緣問答無少留滞又
問外道問佛因緣師擬啓口圓急以手掩師喙曰止
止猶更掛齒在師廓然而省乃曰可謂東土衲僧不
如西天外道誠大遠在仍似偈曰自笑當年話模則
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

得圓大喜曰奇哉斯偈從上果地人也自此親炙四
晦朔及圓遷寂葬禮畢杖策東還晤海天禪德留數
息復上關子嶺偕古春楚峰指南等度歲師獨依兩
寒暑適擁爐次聞乃問曰人人有個本來父母子之
父母在何處師曰一火焚之曰恁麼則無父母耶師
曰有則有佛眼覷不見曰子還見麼師曰某亦不見
曰子何亦不見師曰若見則非真父母曰善哉善哉
師呈偈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
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非為問今何在分
明呈似師聞曰如是如是只此一偈甚紹吾宗即說

偈曰汝心即吾心吾心本無心無心同佛心佛心非
我心復囑曰汝諦授持緣熟皆賡續佛慧命莫輕傳
付師更瓢笠南北十餘稔而始休去師嘗云這個說
話在他真正高流分上一場笑具正眼觀之如魔所
說魅空撩得些臭氣今日看來與自已分上甚麼干
涉後住五臺山仙花寺僧問如何是臺山境師曰三
冬五頂翻銀浪六夏千峯列錦屏曰如何是臺山人
師曰放光示衆文殊老交烟接待萬菩薩上堂云仰
白大衆一心聽山僧所說及清淨自從有雙足已來
踏死幾多閒性命又云當門一隻箭來者看方便擬

薙周如何穿過髑髏面不奪饑人食不牽耕夫牛唯行一本分買帽須相頭叅師生于正德壬申萬曆丁丑由五臺至京師衆信買地結庵西城栁巷主握綱維激揚俊乂所居狹隘不能處衆耳示寂于辛巳正月十九日塔於城西之小西門師有清涼契道歌引云予登清涼冬觀五頂如銀卽知菩薩示剎白淨露之眞體夏覩千峯似錦卽知菩薩彰圓融具德之妙行此二不二體用一如用心及此忽然念斷心境兩忘共曼殊大士於石火光中暫一見耳

雲外僧曰臨濟一宗迄於仙花寶寶之後不可以目

存曹洞一宗迄於壽昌經經之後不可以目存久昌二桂之讖其如雀林之覩噫嘻悲哉

南嶽伏虎巖象先清禪師傳

沙門釋眞清字象先長沙湘潭羅氏子也生而頴異修幹王立威儀嚴肅不妄言笑日課經史數千言終身不忘一字父爲河南縣尹常對賓僚以瑚璉期之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偶有異僧過而目之曰此法門之良驥也十九因家難起遂投南嶽伏虎巖寶珠和尚薙度受滿聚戒令看無字話自是一心叅究寒暑不輟至二十五從珠游金陵探禹穴因舟觸岸有聲[illegible]有省珠大喜曰幸子大事已明善宜保護珠以臘高自普陀棲隱於下天竺一日命師曰吾欲觀化無令人入室聞我擊磬聲當啓視數日不聞動定師密窺牖隙見珠身在番地越一昔聞磬師方排闥而入珠已氐然逝矣師乃訪蹕官古蹟駐錫覺皇俄患背疾感關伽藍入夢授藥而愈時佛慧月溪法主講起信論於吉祥欽師香名率衆入室叩演臨濟宗旨師從容語之曰圓宗無象滿教難思我若有宗可講非但法堂前草深一丈卽眞空亦爲緣慮之場汝若有法可聽豈特頭上安頭實際却爲聲名之境三世諸

佛歷代祖師不過以楔出楔隨迷遣迷是故會旨者山嶽易移乖宗者錙銖難入況起信之旨大徹宗乘何須更煩忉怛勉之衆皆稽首而退師南游天台窮搜勝絕懷無見覩之風誅茆其塔前三載有荆山法師赴石梁之社偕師至毘陵永慶互以楞嚴叅究荆笑曰某所說經雖精微於佛語聞師所論誠出卷於塵巾師欲返初服禮部唐公荆川留結千日之期已而復歸天台平田寺臨海王司寇敬所入山訪道訂爲方外交隨遷華頂天柱峯修大小彌陀懺六年暇則敷演十乘闡明三觀故四方學者攀蘿而至戸外

之履常滿一夕夢琳宮綺麗寶樹參差見彌陀三聖師方展拜傍有沙彌授與一牌書曰戒香薰修葢師日勤五悔密持梵網心地品及十六觀經爲常課實精進所感耳嘗示衆曰大乘八萬小乘三千實整六和之模範出三界之梯航也今世之高流輕篾律儀惟恃見解遂令後學不遵佛制輒犯規繩本自無愆徒造深罪饒他才過七步辯若懸河不免識墮鐵城終未解脫汝等勉之萬曆丁亥八月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遣使降旨褒崇賜金紋紫方袍以寵異之十月王太初居士因丁內艱請師就永明禪室闡妙

宗鈔百日戊子歲儉羣盜蜂起相戒無敢入師室攜李陸光祖居士虛芙蓉之席見招辭不赴忽謂衆曰桃源之慈雲永明壽禪師鬀髮之所今坐禪石在焉而爲豪民所奪朝廷千數百年香火一旦爲俗輩掩骨之所誰之罪也遂罄衣鉢贖歸之將爲冎建俄雲間陸宗伯聘講於本一院李方伯聘講於桐川再畢過檇嘉禾龍淵欻抱疾盡發長物於五臺雲棲西興五處飯僧有勉服藥石者師謝曰生死藥能拒乎吾淨土緣熟聖境冥現人間世固不久矣是歲正月七日絕粒惟飲檀香水期於二十九日告終每日與衆說無生法誨諭修進而拳拳弗倦至夕乃起別衆曰吾即逝矣無以世俗事累衆請曰和尚往生安養九品奚居曰中品中生也衆曰胡不上品生也曰吾戒香所熏位止此耳言畢泊然而往延五日顏色紅潤如生手足溫軟怡容可匊弔者無敢不拜荼毘日天色明淨無纖翳舉火次忽有片雲如葢凝覆其上烟焰起時異香充塞內外自殿閣僧房路人舟子所聞種種隨力不同火餘骨有三色而鏘鏘有聲紅者如桃白者如玉綠者如琅玕猶香氣郁郁師生嘉靖丁酉示寂萬曆癸巳世壽五十七夏安居三十八立薮

斗婁于寺西螺師山右繡文溪上

國清易庵通禪師傳

師名如通號易庵晚年自稱蘆江老叟本會稽陳留鄉杭氏子母潘夢僧借宿覺而舉師豐頤廣額骸貌魁碩將如所夢襁褓間潘恒指之云若其僧乎年十五家人俱疫死子立無倚食力箔肆因憶母語行詣諸暨之杭烏山二德寺祝髮焉託大海師爲度人號果子長老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久之有省海師厲之曰正好勤心求進勿萌慶快遂謁遼山萬松和尚決擇心要侍講之暇即事負戴嶇嶔道里不憚胼胝

松問曰如何是白雲不繫青山住師應聲曰明月常懸古澗心事松十有二年日益精萃乃繼臨濟正宗二十七世復游京師抵少室叅嚴宗乘綽有餘見嘗取寂杭郡棋盤山虵虎交陳藜藿不厭爲人樸素坦夷無矯行無飾語望之知其爲碩德也亡論賢愚貴賤皆樂近之居恒言不出口及登壇講演則振音瑯琅懸流不已雖傭夫俚婦莫不讃仰隆慶間大中丞陳公請住南山慧音寺鋤下發得古碑鐫有易庵二大字上額御書乃前高麗王號也由是奇之名喋遠近吳越名山大刹賴以復者甚衆如武林之靈隱嘉

禾之東塔等所至皆成金碧後赴天台國清之請先壘石成輿梁以便行旅然後鳩工繕殿業有端緒師忽不豫方以艮晨立棟卽結跏趺說偈而逝偈曰出胎又入胎反覆只靈臺呵呵大笑去一去再不來時年七十三建塔於寺之東隅師少失學不甚究心文字而當機處亦見數語其頌五家宗旨云五宗五師吼百獸盡狂走龍象失威儀狐兎難開口白牛眠露地一點不見有斗轉與星移日月懷中走喫當道鑄成金師子正齋行下鐵饅頭平生善持審行自甘辛苦惟欲利物性使然也在座儼然嚴重聽者無敢褻

及歸丈室卽偕諸行者十指並作粗衣糲食主客共之萬曆戊子己丑歲大饑杭爲尤甚師設糜以賑存活無筭萬松禪師常患熱塞陽根不行師爲吸通之松時捫其背曰佛法爾不我若福緣我非爾若此亦人所難行者

梁溪慧廣緣禪師傳

佛滅後百年中天竺華氏城阿育王取所藏舍利造八萬四千寶塔敕諸鬼神於閻浮提城邑滿一億家爲立一塔震旦有十九處洛陽之聖冢建業之長干鄮陰之王几及臨淄成都五處其他不得備知惟鄮山之塔顯示世間凡所瞻禮各各不可思議未若慧

廣禪德之殊勝也師本梁姓直隸錫山人年三十薙髮諱真緣形材劣衆精銳過人歷名山而叅尊宿者十有六夏得悟性宗兼以念佛三昧萬曆二十六年結制日卓錫四明展敬七寶塔光中獲覩釋迦如來丈六紫金身泫然而喜捫然而泣曰真緣何德乃感我佛希有瑞相誓欲焚身以報佛恩遂數日不食啜油而已遐邇從傒然否者半有一闍提姗笑曰何物闍黎敢爾詭惑有如熾然不勝其楚而逸吾必挽以爐之一快衆念是月二十五日茶毘於寺後之塔山

朋綿纏體塗以香油結趺端坐厝薪四周手中一艾
光摩挲久之忽烈焰迸發自膝底燃至襟次俄而青
光一道直衝碧落頂開現化佛一尊約修二尺許金
色爍人胸前兩臂併作黄金相時聞送衆佛聲浩浩
復開目云不用念佛當念心經衆皆朗誦般若波羅
密多心經師復云不是這心經是會不下萬衆懽踊
者悲戀者讚仰者頂禮者但知廻心三寶而已惜無
一人薦取其意者如前姍笑鬧提亦知叩顙謝過火
餘建方坟於峯頂師初入山時見一黑虎夕踞厓石
有二神人作禮求師記莂及火化時郡中一童女倚

樓遥見碧落之光乃望空皈禮愛護處身畢生修道
云

雲外僧曰自喜見菩薩以身供養如來河沙諸佛讃
言善哉是真精進以法供養名第一之施嗣後見聞
亦寥寥矣法不云乎出家菩薩應燒身燒臂燒指供
養於佛乃至餓虎狼師子一切餓鬼悉應捨身肉手
足而供養之然後一一次第爲說正法使心開意解
近代如尹山永隆禪師救免沙彌北地花子觀音請
開戒壇及師三人一者爲佛一者爲法一者爲僧吁
彼三師者若非多生成熟即是再來菩薩豈由一切
色身三昧利及無量有情而現於是也

潭柘紫柏可禪師傳

達觀禪師稟真實心以大法爲自任毎慨五家綱宗
不振如潙仰雲門獅絃絕響法眼流入高麗曹洞專
主少林上堂提唱公案以秘語爲真傳以帕子爲心
印臨濟散見於四方晚學無從亟欲輯續傳燈辨明
真僞庶令後生有以賴齎志長往深有惜焉師諱真
可字達觀號紫栢門弟子欽法加稱尊者一號皮毬
子其先句曲沈姓徙家楓江之太湖母氏夢異人授
以附藥鮮桃寤而香聞寢内遂有娠生五周不語時

覩巨人跡下于庭一日有僧踵其門摩頂語厥父云
之子釋俗宜爲天人師語畢隱去師即能言庭下之
跡自此不現矣髫年孝於親不好弄不波流俗不喜
近婦人年十七志益大挾策遐討至金閶驟雨適值
虎丘僧明覺以盖蔽之異其魁梧不羣也歸院授晚
餐甚相得閒課八十八佛名號頓輿愉悅晨起強索
設供趣入覺室云吾人有大寶豈令久汚是中耶覺
遂爲薙髮夜即兀坐達曙自此爲常律儀則擎拳文
頰哈臺大軒日惟閉戸讀書足不越閾者十有八月
見僧飲酒茹葷者心甚憾之曰出家兒若此當戮無

赦泉咸遂廻縮去二十受具長水東塔見僧書華嚴
經翹跪熟視良久嘆曰某甲能此足矣之武塘景德
寺掩關三載行恭知識究明本有偶聞張拙秀才見
道偈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曰錯也當
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錯師大疑之每至所
止書二語於座隅條理淹滯顏面種瘖忽齋次有醒
笑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領安用如何如
何自此淩躒諸方晛視儕輩過匡山白雲匡窮相宗
與義北遊臺山見一尊宿坐於峭壁空峝師作禮而
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竪一指進曰既生後如何宿

展兩手師言下悟旨入京謁徧融和尚融問何來曰
江南融曰來此作麼曰習講又曰習講作麼曰貫通
經旨代佛揚化融曰是淸淨說法卽得曰只今不染
一塵融命侍者褫師道服施之傍僧顧謂師曰脫了
一層還一層遂掛搭者九年南轅虎丘省下髮師覺
覺巳蓄冠賣藥山市師偕護法假疾於舟次命覺胗
視及至師爲流涕曰爾何至於是耶今且奈何覺曰
唯命是從師爲重現圓相載之長往覺反就弟子列
之雲間掩關百日之吳門適聊城傅君先宅爲縣令
向受三皈五戒茲令其子禮於座下殊覺難色一日

持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曰是一乃子分而爲二
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言其末因
作禮焉時管公東溟聞是語深器賞之師拈薔薇一
蒂二花問公公曰此本同生師分爲二復問公公無
語爲罰齋一供相爲莫逆之嘉禾有楞嚴寺乃長水
璿師疏經處曩緣兵燹墮爲院落矣師以詩弔之曰
萬花叢裏畫樓新玉女凭闌天上春明月一輪簾外
冷夜深曾照坐禪人當是時密藏道開皈依侍瓶鉢
相與陸公太宰與繩甚善乃屬公護持得復阿練若
落成請師題一聯警衆卽引臂探血大書於禪堂云

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真修
復念大藏卷帙浩繁殊方不能力致縱有一二利志
者博覽自習而於梵筴遂遺若梓方冊便於流觀脫
有議者罪當自任因與繩成議遂有馮公開之曾公
同亨瞿公元立吳公用先等傾心綱紀卽命開公董
其事貯板於徑山之寂照庵行至金沙書法華經以
報二親薦入都門復潭柘古刹西游峨嵋由三晉歷
關中踐棧道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荊襄一登
太和住錫匡阜重新歸宗故址自皖公山北上探問
石經遺跡經乃晋琬公慮三災浸壞正法石刻藏經

痼之巖洞山以經顯時琬公塔院高明所有師得復
之於石室佛座獲一寶函中有佛舍利若干出視光
燗林熒適　慈聖太后曩歲拜爲弟子命近侍致齋
供及紫伽黎師以偈辭有云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
高人福更增因請舍利進宮三日修敬出帑金重固
於石窟師念禪席陵夷皆由本源壅蔽因往曹溪以
濬法脉庚子旋泊湖口值榷稅紛梗南康守吳寶秀
不奉令被逮夫人哀憤以繯死師驚詫曰時事至此
其如世道何即欲策杖入薊門開公聞之扼腕良久
嚮此不免矣遂嘉遁不知所終方冊大藏至今未及

卒業及師進京寶秀已繫獄乃爲多方調護授以毗
浮半偈囑誦滿十萬當釋尼吳持至八萬嘗得未滅
師茲住持潭柘常規禮佛方就食倉卒客至談鋒正
熾不覺舉匕自知事曰今有犯戒者令爾選大棒痛
下三十輕則倍之一衆股栗相向不識所指事竟自
伏像前受責如數兩臀如聚墨乃云衆生無始習氣
若油入麪牢不可拔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向寓
天目山之中雲庵夢中不能作主命侍者極棒二十
屢是兢勵未易枚悉　神宗敬信大乘手書金剛般
若經偈汗下漬帋疑當易去遣近臣質之於師師以

偈進曰御肝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覽之大悅少選妖書震發從衆羅難　上意深憐
注在法不能免及　旨下云著審而已及金吾訊鞫
但對云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
出世一大負時忌者欲加死刑師聞之曰世故至此
其如久住何乃索浴罷囑侍者性田云吾去矣幸謝
江南諸護法田哭失聲師叱曰爾侍予二十年猶作
這個去就有偈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宿
緣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冷然言訖端坐而
逝先是曹侍御學程以建言逮久犴室與師問道有

圜中語錄至此急趣付唱曰去得好去得好師復開
目微哂爲別時癸卯十二月十七日師生于癸卯六
月十二日世緣六十有一梵筭四十有四化後六日
顏貌如生浮葬于慈慧寺外次年秋陸公西源奉龕
南還荼毘塔於雙徑之文殊臺師氣宇雄毅腦銳有
二角目睫紅絲偉幹而狹下面稟嚴肅中懷慈愍接
機利物不假常情一棒之下頓欲勦絕是故皈誠甚
夥而親詣者甚希然性耽山水若雲行鳥飛所受擅
信四事紛然而服無餘衣重與梵剎一十五所而居
無常處餘刻大藏凡古尊宿語錄及所著經論文集

世所不聞者盡搜出流行猶喜蘇長公易經闡厝書必加額而後啓四十餘年脇不契席恒誦毘舍浮佛半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每每示人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精二句死生了然矣有内外集若干卷行於世

雲外僧曰紫栢師氣宇如王求出世法而不捨世間法生平義重君親現諸激烈嘗于陽羨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賁以城垂陷不欲死于賊授部將一劍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是血淚迸洒不能已者有侍僧在傍師曰爾何不哭當推墮於崖下其忠憤之氣如此亮非死心灰木者可比

事後感夢内寢豈無故而然哉

法雲納川海禪師傳

師嗣東禪千松得得嗣雙徑萬松林林嗣金臺大覺庵庵師以上直接臨濟一花現瑞兩桂垂陰如水脉緜緜良有以也師名真海別號納川一號學亭家世浙東寧海之長亭鄉本姓蔡氏生而斂異志在空宗總角失所恃遂投赤城香爐巖無倚長老圓頂居無何長水千松禪師開導台南師往展敬聞小參云前面真珠瑪瑙後面瑪瑙真珠左邊觀音勢至右邊文殊普賢中央安一枝幡子風吹胡盧胡盧會麽不會只以修多羅爲方便勝他指東道西閒言雜話如我先承當以上三玄等爲專業饒你三十棒馬鳴龍樹聖人以雙行故也珍重師即懷疑密究十有餘稔仍游通都徧叩玄室時徧融智禪師住持薊門千佛寺師偕法弟萬元一公叅請值融誦華嚴經畢問曰二禪者何來曰南方融曰來作甚麽曰特求和尚開示融曰心真一切皆真心假一切皆假遂禮謝而出衆皆驚咤曰二師大有宿緣和尚經年不指示人矣自此南轅掩關於香爐巖者三閱寒暑辯才濬發逸思

雲與禪教兩途凝滯俱釋復值東禪師于義城法海會中方得密記云我死後便是汝不覺五體投地一時契合矣隨詣台南半由旬許有山曰望海尖上偪層霄下窺巨海誅茅壘石修十二頭陀行道跡日蹤德風日布憧憧焉四衆如歸繩繩焉四事如市因拓其院額以法雲崇構殿以奉尊像副雲衆以俟遠人闢叢林以代分衛啓法會以應群機凡有披緇多所發蒙一日與西山座主會齋於王中丞士奇府中問法次主曰檀越已蹈毘盧頂上復憂何事師遂掌二下曰烏得以佛法作人情於時左右皆愕然王獨笑

曰大明國裏秖見此老如吳興之資福天台之禪林
太平之錦屏黃巖之圓頂仙居之景星西巷臨海之
霞巴白蓮等咸爲轉法輪處也後于太邑普濟寺闢
揚華嚴大鈔一迭長席厥中亡他此又輓近之希有
寂場也遲暮歸休故林世緣落落暇豫吾吾於物幻
如於身澹如有上足如遠者講貞多士化被遐方歲
在上章師齒七十三矣督其遺復畀以院事云吾師
於本禪閙話便入這保社只得依草附木依樣画胡
盧所貴襟懷平恕意度虛融効先聖賢向黑白未分
處與他撕捱將去到底人我煩惱未除有漏識心尚

在古有三四絕之稱五八遍之厲自行他化則功德
彌增法光不絕所以龍猛示盃提婆投針名爲無盡
燈也偈曰時當像季涉思惟舉拂談玄莫自欺倘也
舌根提得轉和音送出不思議開祀月晦命侍者爇
炙遂無恙坐脫建卵塔于伽藍之南隅

雲外僧曰師參徧融尊宿僅乎二語今法雲堂尚祀
東禪及此老則一生景履可知矣其爲人婆婆哪哪
槩以慈愛而掌座主於席上仁者必勇信哉

壽昌無明經禪師傳

壽昌無明禪師名慧經姓裴氏撫州崇仁人初產難
祖父爲誦金剛經而得娩因名經生而穎悟不塵澹
然無耆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何物塾師
異之居恒若無意於人間世也年二十一過友生館
見金剛經閱之輙終卷欣然如獲故物卽了了明大
義由是焚筆硯絕葷酒決志向道二親任之當是時
邑中蘊空忠禪師說法於廩山乃往依之乘其本名
曰慧經從事三載凡所聞教不違如愚嘗疑金剛經
四句偈偶閱傳大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
不覺洒然復閱大藏一覽至宗眼品始知教外別傳
之旨五宗差別竊成迷悶累月若希夷然時輩目爲

癡愚遂辭廩山過訪峩峯就彼林樾幽隱處把茆托
跡自誓云若不發明大事不復下此山居有千日人
無知者因揀傳燈錄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答曰大
好山一時懵剕疑情頓發晝夜提撕飡寢委頓一日
因運石堅不可轉儘力推之豁然省悟卽述偈曰欲
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
翻身跳出祖師關因呈蘊空空甚器之向未薙髮人
皆或或師曰待具僧相乃爾至是始圓顱授鼻那夜
住靜二十四年不出如一日每聞空山異境則不掩
戶或夜出經行嘗大雪封徑絕食晏坐而已鄕本柔

[illegible]儼若不勝衣者及居山極其磨礪嚴耕澗飲不知
勞悴萬曆戊戌歲應請邑之寶方乃宋寶禪師故刹
也先之廩山掃師塔若稟命然住後身親力作日益
增進故不數稔百堵維新諸事悉備四方衲子聞風
而至時有禪者問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
脚彼激之曰以一隅而盡天下可乎師善其意遂事
飄笠由兩浙入中原禮少林初祖塔問西來单傳旨
尋徃京都五臺叅瑞峯和尚乃請益日慧經於古德
機緣數處有疑乞師指示如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
竟是個甚麼峯云向道無多子又是個甚麼師曰玄

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峯云
大是玄沙未徹師曰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
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峯云却是婆子勘破趙州師更
進語峯云知是般事便休郎作禮相契峯返詰師各
以頌答一問騎虎頭捋虎尾棒喝宗風從是起透得
佛祖鉄心腸誰云佛法無多子二問敢保老兄未徹
一隊閒神野鬼不是焦面王來受陷遭坑幾許三問
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
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峯為印肯自此倦於津梁
返錫寶方開堂會衆演揚祖道四遠衲子日益至戊

申受請本邑之壽昌乃西竹禪師所創舊傳有讖適
師生同鄉俗同姓咸謂竺老後身云至是不立化主
不援外護任緣郎用所費不貲道場煥然可觀叢席
[illegible][illegible]背具廿載啐豚千指環擁師儀形蒼古賦性質
直和之以春日嚴之以秋霜邊幅不修而威容自肅
法令不施而轉顧自信道合君臣語貴回互不墮功
勳寧容識見接物惟行平等隨機各得其宜凡招提
鉅細必自究心日惟隨衆務勞孜孜不息開田三剎
歲入可給三百口又建別院二十餘所櫛風沐雨不
生疲厭四十餘年無一息以自安暇則拂衣登座爲

人闡法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自奉淡如人有不堪
其憂者丈室蕭然惟杖鉏數種而已遇病僧必親調
湯藥遇遷化則躬荷荼毘年在古稀老當益壯佛法
不離鋤頭下也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語諸人
曰吾自此不復甃石矣一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
只有此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着切
須綿密做工夫此是老僧今日最後分付一着大衆
切宜珍重戊午新歲三日示微恙遂不食云老僧非
病會當行矣大衆圍侍請以偈曰人生有受非償莫
爲老病死慌復云古人護惜常住猶如命根老僧不

借身命爲安常住因寫寶方壽昌遺囑十七日取本
潄齒頮面拭身囑曰不必再浴恐廢常住薪水也索
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管端坐而逝預爲舉火
偈令侍者唱頌下火光焰五色心際如芙蓉師幼一
齒長偃下唇及是不壞并諸牙頂骨其餘建鉅婆於
本寺之方丈世壽七十一雨安居四十有奇平昔真
實爲生言行相叶家風細密妙得洞上之旨故諸方
叅衆翕然嚮仰王公居士欣然歎賞嘗誨人曰學佛
道者第一不得住學地縱在三藏腹中穿過千七百
則透將來定業到時未免一場熱鬧定業者卽是無

始熟用之境也雖知此咎行力未深不覺輥合作一
塊去若要宛家打散但把個斂生死話頭頓在面前
必然妖狐惟類佛魔天衆近不得也山僧三十年來
着實力行尚自走作不柰何况不下死工夫恣肆言
易得成就哉

雲外僧曰壽昌老人天資合道貴於操履一身萬行
隨處安閒撥之古風不多甲乙如曹溪夜舂牛頭負
米百丈日在勞侶法昌終於力田若非直契単傳游
心三昧烏能暨精進幢於末法之如是耶

圓通懶牧覺禪師傳

師名湛覺字夢庵別號懶牧本長安曲江人俗姓張
氏幼秉慈慧父誦金剛般若經畢而詰曰降伏其心
心何降伏父不能對自此常存離俗之志九歲失怙
往叅終南師月空空知是法器乃爲開示復隨詣華
嚴性空二師相見機鋒棒喝箭拄電激自嘆佛法之
妙如此遂辭母脫縛至藍田秀師座下圓顱受尸羅
上天竺山立誓三年脇不沾席復入巴山淨土庵六
時提撕飡寢俱廢冬大雪填逕人影不至工夫成片
頓然空寂須臾覺來不知陽德幾週矣仍往性空和
尚處印正空云從上諸佛歷代祖師皆于大用無功

大功不宰真智無性真性無知若春回大地月印千
江自世尊拈花微笑器器相承乃至古拙無際雪峯
以至於我我今付汝善自保之在衆陸沉或埋巖谷
更加涵養別有春光待天龍推出繼續吾宗毋令斷
絕少留一宿爲玄旨吟顯宗謌以爲宗門龜鑑次日
呈偈空以金襴拂塵表信其玄旨吟曰玄旨吟絕玄
解虛空半捲夜明簾堂內主人常自在顯大用露全
機拈花微笑重增非積雪齊腰寒不死至今臂斷無
人醫千七百閒家具纖毫未盡須拈去南北東西任
自由蔴絲縛得金毛住行亦禪脚頭到處生雲烟任

何別玉鞭敲碎珊瑚月坐坦然蘿龕一片清秋天臥非倚一枕齁齁呼不起夢中獨步青山顛醒來依舊白雲裏其顯宗歌曰達此宗無今古撥碎虛空還自補聲色堆頭妙覺場放去收來無間阻體中妙夜半木人臨鏡照波斯南岸嚼寒冰北塞胡兒街市鬧用中玄石女吹簫碧樹顛趙州葫蘆掛東壁村中王老夜燒錢玄中玄妙中妙寶絲網裏鬪明珠須向暗中通一竅海潮音燦然說獅子觔琴彈白雪兩岸青山夜點頭百年狐兎形摧滅成化丙戌歲荊南僧永東率衆入山禮請於圓通寺開堂示衆師云選佛場草

深三尺空王殿浪捲千層我有一句子囫圇吐不出吐出不囫圇若人點檢得出許汝具隻眼其或未然向第二門頭牽枝引蔓去也時四衆崇信度脫無量後杖策南都結松巢於雨花臺之左爲養道之居往往建功德有明驗人益崇信二六時中喧寂兩忘得大自在平生語錄其手度弟子然理彙成帙名松巢內外集行於世

雲外僧曰憶昔身在塵勞故友范東生氏拉余休夏然理庵得見松巢二集遂生歡願而爲立傳倏忽二十餘年恍然再生之遇也

普濟孤月澄禪師傳

孤月禪師名淨澄燕都西河漕張氏子生時偶二僧至厥父喜請安名僧云此非常兒應名清正父母喪後即蘊出俗志行至雙城子路邂逅芘蒭求下髮詢所從緣乃初立名僧也遂就金河寺鬀落令習經業師不懌願修正行示以念佛法門而拳拳奉行未周歲其師長逝復詢知識適遇五臺壽寧寺僧清善易其名曰淨澄到山執務久之自覺工夫不純因往古華嚴煉磨日夜逼撥幾及一載一日凝滯頓釋如卸重負乃詣薊門求證于廣恩月溪老人陳具所悟溪

撥數語嘶唱不能對溪曰汝得信念爾令叅狗子無佛性語疑情驟發打成一片第三日忽有省溪問汝連日受用如何師曰風清月白地厚天高溪喝之師掩耳而出偶趺坐次僧問曰汝不看經作甚死模樣師喝云還我活句來僧無語居亡何溪可其悟爲之付法南游度黃河舟沒所有俱失賴附浮槎而出自思所得未愜復發願曰此行若不大悟誓不北歸自此道念益切入蜀川飛雪山磨礪一心獨過三載適造飯間得定既覺飯生白醭矣又一日方坐間聲曰祖順踏破腳了三日後人到印對前言無謬益靜極

徹聽也又一日於横木上坐正爾湛寂忽聞爆竹聲豁然心空從茲一切時中洞然明妙辭衆往圓覺法鑑和尚處述其所以覺曰子向後還做工夫否師曰隨分覺曰若然則饑飡渴飲去也師曰終不作如是見解覺領之後造廣福雲谷和尚掛搭久之咨見其一向孤逈逈地問云你恰似死人一般我且問你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眉毛眼上横鼻孔大頭垂又問如何是無字師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又問大地平沉虚空粉碎汝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清谷遂付以衣鉢天順改元返清

涼山道聲遠振代王請入內掖問道感光明庭煥王心大悅而師禮之因由俸金建寺臺山華嚴谷請額曰普濟後坐脫於本寺焉嘗有居山詩云寰中獨許五臺高無位真人伴寂寥亦任諸方風浩浩常空兩眼覩雲霄又云卅貧林下思悠悠竹榻横眠枕石頭格外生涯隨分足都緣胸次爲無求又云自住丹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閒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任山青青又黃所註有清涼錄行於世

靈隱佛鑑顧禪師傳

靈隱第八十四代希古師顧禪師字簡菴別號佛鑑檇李朱氏洪武丙辰重九日母夢梵僧叅擎一粟升許大授之把玩頃爆聲若雷遂驚寤而生年十七從天寧淨祝髮師每叅問不契走靈隱扣時敷菴曰江西見馬祖頂相否師應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菴領之師更舉趙州狗子話咨其落處菴云待冷泉逆流卽向汝道自後如窮子不釋然者逾月一日偶覩冷泉奔流豁然自解卽趨方丈曰和尚冷泉逆流也菴云汝見什麼來師云千峯勢到嶽邊止萬壑聲歸海上消菴云脫空漢三十年後落節去也師拂袖便出歲庚辰出世杭之崇福徙萬壽丙戌徵修大

典師居第一座無何太宗命乘驛索古彝器歸進所得上太悅賜賚甚厚適杭之淨慈主席虚曠僉謂非師不可輒奏聞於朝上可其請師遂歸蒞之由永樂辛丑抵宣德丙午不五年內新寺宇施者烟集皆樂助之壬子冬十月四日語衆曰吾行矣命浴更衣書偈曰須彌一拳大海一口海竭山崩烏飛兎走危坐而寂越七日端容如生闍維設利羅五色晶明頂骨齒牙數珠不壞瘞於雷峯之陽嗣時菴敷

徑山萬松林禪師傳

自臨濟傳法至於慧林萬松禪師實二十六世也師

姓沈氏杭之仁和人所禀異質不類羣輩稍長躭詁竺墳授以魯典棄而弗親父母察其志爲終不可以奪遂捨爲法輪寺堅公爲弟子法輪在省城中夙習瑜伽教罔知出世勝因師獨愀然嘆云是豈生死大事所竟耶素聞天目平野老人道行超卓即別厥師投禮老人獲聞心要一日晏坐林間偶聆猿鳥之音豁然有省仍辭平野入京師翱翔諸講律研究玄奥夜宿通堂傍聞一僧誦丹霜上堂公案得大了了嘗是時伏牛空幻叟寓迹廣德禪林師往自陳所詣遂嗣法於幻之門已而入川峽登峨嵋復歸於杭郡歲

在庚戌師謂方九叙云吾年浸老衰朽之相豈可以游人寰遂遯迹諸暨山中尋入徑山慧日益朗道風益盛諸方從學者益衆法筵崇化者不知其幾丁巳冬月忽謂大衆云報緣將儩不以人間世矣自此絶穀月餘唯啜澗水示微疾而化月未瞑猶涉筆出偈云七十六年浮踪何倚本無去來應緣而已於時山鳥哀鳴空雪爭舞衆等知其異云師生成化壬寅四月十四日歸于嘉靖丁巳十二月十五日世壽七十有六雨臘五十八廻弟子性中等建塔葬于菖蒲田師素通三藏尤精於圓覺金剛法華楞嚴諸經爲人講演諄諄靡厭厭衆領解乃止徑山萬松庵乃師號居之所也

雲外僧曰萬松老人操履真潔玄宗幽邃近代主匠不多指屈其於徑山踞師子座撾塗毒鼓法筵非暫也世諦非促也度生非簡也傳法非一衆也及考山志列諸法侶類中而不入祖位何所然耶吁異哉明眼人前不妨舉似

徑山月江淨禪師傳

雙徑興聖禪寺乃五山之首自國一欽爲開山第一祖凡五十三傳至我明爲愚庵及又數傳爲敬庵莊

莊傳雷庵澤　仁廟改元歲在乙巳法席虛其人少師榮國公衍舉月江禪師主之一時賢士大夫咸相稱可至則廟像一新廢弛畢具辯正宗緒扶植教基徃還雲水悉有依庇焉葢師德本宿植覺由素稟以真乘法印參儒典互用默而能融辯而不肆雖小戒律如踐青折萠盤手泛席之類未嘗放心尤以接物利生爲已任是以寰海渇其風化也禪師諱宗淨字月清別號月江金華倪姓父景華母包氏梦神僧入臥室覺而有娠既誕有異質自幼聰慧授以佛經即能成誦年十七從同邑正覺院文諱爲手度師乃洪

武二十六年癸酉受聚戒往虎跑習靜業誦楞嚴經至如人以手指月是人因指當應見月豁然開悟聞雙林正庵聞公爲宗乘巨擘躬詣咨扣聞一逅奇之便問黃蘗打臨濟你作麼生師云按牛頭喫草聞喜針芥即留領維那職後游遐山至京師天界寺住持道成延掌藏鑰永樂元年唐道正姚如覺請師看藏師詣趺於室竟日捧誦三年不逾閫致有白雀迦芝之應遂印經一藏迎歸正覺亦感甘露靈芝之瑞由是道譽益彰衆咸舉住三衢正果禪寺五載興盛四輩欽仰後歸受業重建貌宇　太宗文皇帝遴選天

下高僧校勘三藏大典師應　詔馳驛赴京居海印寺數載　恩賜甚渥卒業回南都復傾巳帑印成大藏貯以琅函送至當山永鎮寶所時靈隱住山曇纘延居第一座遂轉遷山宣德乙卯退居東堂正統庚申掃攏蘭溪七年三月三日還徑山忽示微疾至十三日午時集衆索筆書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塵畢跏趺而逝後七日茶毘舌根不壞諸弟子欽骨貯瓶葬塔於圓照庵之隴世壽六十七僧夏五十一所度弟子如徑山住持大英等如干人師體貌魁偉器宇宏博得正庵之嫡傳爲大慧之七代躡空驅錫含筏振塵說法行道化尼詣淨實能興起少林家世擅番千秋香火也所著有徑山集月清餘錄中峰淨土詩石門語錄刊行於世

興國儀丰象禪師傳

儀丰禪師諱方象本夔州人爭髮於太平興國禪寺十八歲叅金佛山金庵上人令究如何是鬼神覷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徧歷香林依京師徧融和尚有年巳躬大事未甚透脫復南詢掩關舜江護法惟一孀婦師傳語爲誓曰但受四事供養不得半面相

晤待至出關方許接見如約三載至期滿預昔師巳拄杖宵遁矣渡江登雙徑結團瓢於寂照之後鵬搏峯下臺日迎昕蒿蓼無厭衲衆無完霜晨雪夕無可融足煨以土磚三具更沓承事如是數載深究三玄三要之旨隣庵別院邇若咫尺終竟不相往來夜必課禮大悲懺法侍從巾裓惟聞谷印公而巳萬曆巳丑持錫清平山之開元寺別搆一室棲止一月午炊聞甑中作沸得以徹去有釋疑頌曰三玄三要沒來由用盡機思無處求窗前移步竈前下白雲青嶂齊點頭齊點頭南嶽天台共一籌又曰二八女子嫁新郎

續麻捻線亦尋常稱家豐儉隨時過懶搇堂前這炷
香又曰二十年來風筝客今朝線斷空歸得任他飄
渺向東西翩翩翩翩無棲泊後別清平有偈云憇息
清平三四年無些佛法對人傳問我西來直指意兩
頭燒火一頭烟茲返輿國爲葺故宇薦至杭郡時蓮
居首建禪期一時究心之士咸集焉慕師嘉行特請
安衆因秉虀皷示以法要有僧問雪墮寒松時如何
師舉虀皷云三山並出進曰不是不是師擲下虀皷
有問如何是本分家風師曰平白地中不得一莖草
動師嘗謂曰余初入空門便覺三觀旨趣坐臥體究

稍有些子相契嗣後偏預講筵翻成顚三倒四及乎
擊碎疑團都盧沒些氣息吁若將兀坐爲禪達摩决
不東至晚景請歸本寺遂寂

靈谷非幻永禪師傳

永樂丁卯　太宗文皇帝有事于　長陵廷臣有言
非幻禪師精於輿地之學徵至入對有稱　旨意大
加宴賚卽授欽天鑑五官靈臺郎賜七品服俾蒞厥
事事竣將大用之師懇求願復比丘行遂擢僧錄司
右闡教住南都碧峯寺師名道永字無涯別號非幻
信安浮石鄉人年十二入烏石山叅禮傑峯大師初

入門傑問何處來師答曰虛空無向背傑指鐘俾作
頌卽應聲云百鍊鑪中滾出來虛空元不惹塵埃如
今掛在人頭上撞着洪音徧九垓傑心器之必爲僧
中鱗鳳也卽令受祝髮衣被體居座下躬服勞勩弗
懈於始究審積久凝滯漸融游刃肯綮所向亡閡遂
獲印可　上在春宮雅敬師之道風後令住持靈谷
寺　恩遇益懋　朝廷方於靈谷修建普度大會禮
官董其事嚴甚　皇上偕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月
庵頓禪伯默禱向日塔影累現祥異五色圓光佛像
菩薩阿羅漢擎香散花葳蕤炳煥若淵澄珠朗山輝

玉潤鳳羽之陸離龍章之焱灼金文瑶草層叠番蔭
極其言語形容莫能得其萬一　天顔懌如億兆忻
躍師獨開裕了若不經意者毳徒惟而問之師哂云
自家有一大事甚切無暇他及也庚子正月二十八
日沐浴更衣趺靜榻上二僧捧帋至前援毫大書偈
曰生死悠悠絕世緣蒙恩永樂太平年這回撒手歸
空去雪霽雲消月正圓投筆而逝同官啓聞命停龕
方丈十又三日一再遣官致祭顔面如生茶毘之夕
祥烟彌布設利充溢

雲外錄卷之十五終

雲外錄卷之十六

序

姑蘇釋大香喩嚬著

楞嚴經如是序

大佛頂首楞嚴經者發宣勝義中之真勝義性深達本源了知無相也始則由方便門歷諸所位終則入莊嚴海歸無所得豈非一代之弘範諸佛之玄扃乎良由居塵所縛莫甚情根出世之牽無過文脉其惟大定以還本體至於了義以盡本懷是以阿難多聞登伽溺愛啓請先佛禪那决定茲方教體如來首揭

常住真心不真妄想全經俱以判然萬行豈能外此漸引愛樂發因心見為咎破七處之非心明二種之根本三廻破妄十番顯見同別合明和合相破會釋四科圓彰七大世諦則顛倒相續覺心則離卽俱非華屋之請獨選於耳門宿障之清兼行乎心咒廣陳毘柰耶中三無漏學備述金剛心中諸差別門仍研七趣庶後無虞再審諸魔補前未竟總之法說四周教明三示自始自終極凡極聖者也嗚呼迦文六遍放光三廻摩頂或以訶斥或以慰安慶喜廿餘承禮六次垂悲隨爾稱揚隨爾請益傍機助化則滿慈子文殊師利勝君同倫契線竑傳則到彼岸彌伽釋迦房相懷廸天台大師晨夕求禮竟翳其緣長水諸德紛紜討論各明其臆當知聖意總為凡情敢懇同儕毋違異代香徒獲金鎞有睹全象空持玉管未辨一斑其秘詮也一為釋語惟圖易解其餘蘊也重以頌言所貴增詳標名如是豈曰通經追忝前賢遺誚來哲而已

心經如是序

大小分機秪為可中些子升沉合痲無非向外多羅現有千知何日用而不知本無一物且自觀是何物

六百卷般若總在斯文三千界慈尊了無餘蘊釋成於靈鷲闍中夢中說夢鏤就於法華堂上頭上安頭果若孟八郎漢會取目前甚是釋迦老子置諸腦後五陰十八界空花索果四諦十二緣陽焰求魚所標如是者其斯之謂歟

金剛經如是序

夫金剛般若以無相為宗空生啓請空王垂示一經大義顯於言表矣最初問應住問降伏答以如是如是一唯卽休曲為時機全身落艸其中無非演說二如是耳繼而重為請益乃云當生如是心及乎經偈

亦云如是知如是解如是信受不過多着幾個如是而已至於偈頌亦曰應作如是觀徹首徹尾止於一如是者所謂無法可說是真般若也茲無說不獨金剛般若如世尊言我於某夜成最正覺以於某夜當入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亦不當說不說是佛說謂本法性皆悉常住故知十二分教五部八聚一切修多羅總是止啼黃葉乃至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亦是強名所以知識出世為人無非解粘釋縛空諸所有咨有禪德箋釋是經每句之下重加細書極於終軸不增一字不減一字此甚得如是之旨

也今之釋經者亦作如是云

盂蘭盆經如是序

十力三身不遷不變六通四果無學無生即俗明真首闢有情之良導觀因知受永垂不肖之玄規權現為標墮餓鬼而皮骨相連真誠行孝開道眼而鉢飯往餉宿業深而化成火炭依報攸分生恩重以寧免雷號物情必爾事因踴踏惟正覺之堪憑德在汪洋縱倒懸之可釋入天花光即空一劫之極苦行禪定意普澤七世之遐親自利他利俱利重為啟請初善中善後善畢獲流通囑累猶慇在在機緣無替奉持惟謹年年法運相承不孝垂髫幾及早背萱庭短髮將侵得皈花窟解非嚴而行豈異子是縛而果亦然法席頻施數他家寶道場再坐豈自元心論文字禪徒事盡耽添足歸解脫義何由得免忘蹄若為稱如是歟不捨信成就也

慈悲淨土懺法序

西方淨土者實方便法門也淨土懺法者又方便之首尊也何則眾生心內諸佛本是圓滿諸佛心中眾生了非差別但以無明蘊蔽不能審覺自昧一真長淪七趣試觀現生所作已具多愆乃知無始相沿豈

能免咎亡惟夫念佛往生披沙得寶是懺法之不可少也所以乃嗟乎挽慈雲於韋提借代直造蓮臺奚乃被醜圖扉勞我世尊多方顯示也居今之世口彌陀而心罔兩朝洗過而夕釀冤譬若倉溷之鼠淨穢在所自取孰能禦之凡娑婆而安養者可不勉旃是亦懺法之斷斷乎不可少也

廣慧大師示現錄序

竊聞住圓滿智行陀羅尼者得法界力無有窮盡得虛空行無有障礙得覺王位無量自在知諸眾生種種差別以善方便能攝能持能安能利喻如阿耨達

池出四大河流霔徧閻浮提既無盡竭復得增長乃至入海令其充溢菩薩從菩提心流出善根大願亦以四攝法利益羣品既無盡竭復得增長乃至入一切智海令其充溢此文殊普賢境界過去七佛師現前法王子不可得而思議也廣惠慈濟寧化仁德大師降迹靈江歸源兜率所有無數百千億那由他自在神用略而陳之概可諒矣其誕生慕寂叅方行化示以如幻三昧也焚廟潼川殄巫洛下北山有神而誓護法南山有神而悟戒性示以正見三昧也文靖牛因伯恭犬報許毋鷄究陳翁驢責挽屠者之剎羊

導亡男之化蟒示以解脫三昧也周七娘之叵測什行人之勤修始於惠光七聖終於異僧百衲示以同行三昧也魔肉應郡侯之請嘔蝦駭市衆之觀臥酒肆中拍歌橋畔湧身虛空現諸神變示以無相三昧也所說本有光明不假外得了達心空都無所住示以圓頓三昧也豈非乘本願力被弘慈教施甘露澤沃苦惑焦不捨彼界而見此界亦不捨此界而見他界或顯或隱或順或逆或大或小或淨或穢時時度時人時人自不識耳是錄不可說法門中一毛頭許當與五千四十八卷周彼恒沙歷諸塵刦方以畢衣餧饍肉百骸而宵九京烏足於蒡鼻萬一者哉

禪宗釋疑集序

恭聞单傳妙旨所貴明心本有風光非假外得從來洞達隨處圓融焉論疑與不疑釋與不釋末世叅徒靈苗不秀既不能如上古之玄機冥固又不能如中古之克志操持油然忽然安習晏墮唐喪景光何益殿最或躭湎幻欲不思轉睞或蹈限邪辟終爲蒙魅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滯溺功能有忘迥達茲巽巖瑬師之禪宗釋疑集所由作也噫嘻諸祖慧命掃跡殆盡羣盲識浪流注局已受其形累顚愚自蔽以

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喝喝孳孳喬詰卓鷙相及相靡明晦代殺而莫之所瘥臘月三十日湊泊目前嗇檢尋常所爲所造無萬分之一而有餘喪矣可不哀歟今人欲明自性而不習禪那欲斷無明而不修般若喩如水無源而令游木無根而令蕃雖欲斬之其可獲乎所賴渾圇公案誠密叅研如靠一座妙高山相似不得動易絲毫當下打教脫白自然不被死生籠縶果若超宗師子沒量大人咳唾掉臂困臥饑飡無不是西來意斷不在文言義理間得之也

尊永舫詩敘

洞庭之鄉山蛇蜒而紛峙水汒瀁而縈環人涵朴而敦義既無斳於隷進之志又無涓於塵𡎺之懷能以風雅自娛亦不作趍時媚世之語所以兩山文物清真卓顁倍蓰於列竟憶昔淸齋社舉不呼而應者凡數十人琳琅璀璨萃美一時不慧痛念鄧駒易駛名韁難縮圓顱世外行脚寰中壬申夏日適經丘里再宿樹下叢之所云清齋社者游魂蕩爲冷風陰骨化爲黃土間有二三支離老病之餘或飄揺於馬牛側足之際或幻寄於香火吊影之隅欲歸不能有家安想旋覘雲林烟岳如墮九京厚地聞談覩史天宮可

羨而不可企及者矣雖山澤靈秀未斬皡子所遊皆後來之俊故交惟陸明生鄒舜五二人而已然二君貧拙不能生活舜五猶多家累御之晏如也厥居錦鳩峰蓬艾之間室東隙地小築數椽顏曰蕁氷舫移花洗竹芟草種石上而慈親下而妻子齋心藜藿安時處順大家圓圖頭共說無生話真得龎居士丼行者之風有集一編名蕁氷舫詩冲容自得咏唱有餘評者謂清新踵武王孟俊逸把臂錢劉美而不淡婉而不迫用而不匱復而不厭諒非過者夫蕁氷者太湖冋無蕁菜有自天啓辛酉始采蕁自舜五始采蕁詩亦舜五始既而徵夫海内名公韻士凡若干餘章另爲一冊附於卷後以見好事所云噫此道自嘉隆一變喪於濟南之粗獷萬泰再變喪於竟陵之幽微具目者寡耳食者衆承風逐臭自爲得計求其急流在石五丁不能挽者亦以難矣舜五急人之急甚於急己客有蹲循官轍而無所告者輙爲百舍重趼同其顰慽代其罷苦終至傾篋蕩産無難色無異言無動於中及乎安享榮艷擬以千金報施則決驟長往同事恠而問之曰客嚐若喙遇緣排難偶一於茲苟於雖鬪之受此貨殖之亞余豈屑爲之耶舜五不止

乎是凡里仁友誼能盡一體不任受怨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其然是編乃其餘務不足爲重輕者也

徐卓晤歌序

至人凝神衆人徇欲凝神則九有自超徇欲則五道所滑首楞嚴云汝愛我心我憐汝色經百千刧常在纏縛嗟乎情花一點愛種千殊十二顛倒庚相流變何自苦乃爾栖水徐卓二子字野君蒞淵者文情婉美所著晤歌一編令自十六字以至百字等總百三十餘闋無非摩寫紗厨月淡綉閣香濃鏤玉成箋戛

金爲韵語別淚則露花萬點叙幽悰則風柳千絲煙
姿遜媚霞綺嶄新一展心動展轉魂銷如在萬花谷
中陳設七寶步障坐聆李家寵姐清喉聲耳相及亦
蕓幸矣不慧少事雕蟲有辜吞鳳幻毒纔諳名髮併
棄私乇二君具有出世之稟而爲世緣所縶奚不秉
慧劍剸柔腸著解脫鞭騁無爲路然後倒駕慈航利
涉苦海一現菩須蜜女一現鎖子骨菩薩凡適子之
館覩子之儀攬子之袪晙子之吻或奉頻申或得親
怩或抱持或同事皆獲舍離貪欲恒住寂靜莊嚴王
三昧顧聯文章小技夢想俱消利益當何如哉

山居詩自序

父子祖席同函一窣堵在昔太閒倡自及庵石屋二
師余登雲棲山展禮庵中天河泉臥道石宛然無恙
覽古傷今不能已矣因閱石屋禪師語錄纔有山居
詩一卷世外人空中思咳唾落九天隨風成珠璣孤
峰頂上盤詰煙雲宜乎此老獨擅其美嗟夫古今作
者紛紛不習鐘鼓音即受糟粕氣妄厠詞林終假裨
販榷中唐一二三子頗近此道然非本色禪流未足與
語也天啓崇禎間挂衲瞿曇庵得與天河密邇時玄
冥在駕積雪滿空山人影罕覿汲爨之餘聊和七言
道體如干數以見異時纏綿之懷若云嗣響能不序
顏但可自娛方外莫教流落人間呼婢斷流迦婆蹉
宿習猶存聞琴起舞大迦葉與生仍現

叙潙山警策

夫人之墮地也固若是芒乎固亦有不芒者乎無明
以致生貪欲以致老瞋恚以致病愚癡以致死受其
委形無忘待盡出而爲僧無違所以由修照性由性
發修在性則全修成性在修則全性成修然而上根
利智披沙得寶中下之流算沙相似經云若比丘雖
持禁戒爲利養故與破戒者用爲親附同其世業是
名雜僧或在阿蘭若處背叠闇鈍少欲乞食見非養

屬不能教詔名愚癡僧三者本性清淨不爲百千億
數諸魔之所沮壞能調如上二部悉令安住無爲勝
域是爲護法無上導師歷覽往古大潙大圓大師非
其人歟無論鏡智爲宗應緣爲用名振兩山道傳千
古即警策一文末凡五色緇白共利大小咸收不肖
屢爲敷陳重因箋釋分七十二幾五千言欲令盡諸
大地凡在有情知世如夢了法無生共揚百丈家風
深得寒灰少火古路斷碑文生慧焰山前水牯信步
騎歸雖曰暫時岐路是謂不芒者也

西天目山志後敘

自身處以及數百里內山川而言之天台鴈宕非不靡霏觴陗限於錢塘一衣帶也黃山震澤非不崚嶒澔渶間於南畿一輿幅也若爲瓏璘昡日崛瘦弢雲負飛瓊以鳳翥噴鳴玉以鯨奔亭亭然獨貫乎西浙者其惟西天目山也彼西湖之瀲灔空濛字以淡粧濃抹直宜瞑受孰得而誰何之癡兒癡女情死情生油壁青驄鮮侵靜者實爲兩目雙徑之一大護法也然而形勝必假文言以重文言亦假形勝以奇遐陬絕徼目艷神馳相與日月並流而無旣者又在夫囊

括之何如耳所以台宕有志黃山有紀震澤有編西湖兼有志餘獨天目一書所出輓近徒爲明光負版之裁寧免靈物埋塵之救潛陽三學豁子六和生於斯長於斯搜剔於斯者二十餘自汗犢隨旌焚膏繼晷學窮綫莢功絕韋編是故稽古之詳悉摽境之淵博集賢之懸遠雅頌之渢渢乎美而浥也兼操欽哉之論得者之機吁此必爲何必耶其禪定之繡虎乎山史之董狐哉向晤陶山涉獵玄圃洊游禹邑縱轡華林欲梓方冊用入大藏滙異流於溟渤徙嘉樹於豫章所承輔教之功不在結集之下豈惟騁篇章末技而云哉

佛說大阿彌陀經如是序

無量壽不離衆生心內極樂國只在堂屋西邊迷塵斯隔屢刧沉淪悟逕倏疏剎那解脫生則決定生同居方便去則實不去常寂莊嚴大覺世尊眞慈太切特顯殊異之光多聞尊者忍俊不禁首發未覩之請五十三古佛邈矣難量四十八大願奇哉無幅攝取二千百萬剎清淨之行修習百千萬億刧功德之財三珠七寶之珍隨意所作百味萬種之物自然化生樓臺焰起於彌空花果香流於彼岸天王勝報轉

奚論賢聖善人在在偕會寂靜無我智慧之法稱其所欲婬泆瞋怒愚癡之態盡絕無餘能與傾刻神通徧至他方供養無相無願之道稱揚奚及不生不滅之門體證方知觀音勢至共相政論彌勒太子咸願投誠一生補位惟佛乃知十界往生非餘可測大香不揣顓蒙妄窺玄義纖塵豈益於妙高幻妄寧同於真量惟賴千佛之慈光長流百歲更援諸天之善護廣被羣機多生骨肉及非骨肉各發希有之悅累刧寃親兼異寃親咸遵安養之境不忘十善具攝諸緣即知穢土而淨土萬慮空空何妨無念以有念一心

寂寂毋蹈疑城之故習當由行網之高褰移花兼蝶隨時喜捨慈悲就路還家究竟常樂我淨是身未謝先依道樹光中此識將移決托勝蓮叢裏得離苦苦之報何辭下下之生永信無他故云如是

圓覺經如是叙

竊聆圓覺性海本自澄明心卽自心妄何由妄其如無始虛僞萬億殊訛有迷衣裏之珠未覩室中之寶因而十二大士一體佛心從言開道藉教明宗起發因地淸淨法行了達無明卽無輪轉是當文殊師利菩薩次承修行永離諸幻空實非華覺無漸次是當

普賢菩薩三重疑悔四喻詳明但滅思惟自然寂滅是當金剛藏菩薩四生正命五性差別能捨愛憎便得開悟是當彌勒菩薩所請功用喻如標月不生慮妄皆名隨順是當清淨慧菩薩繼問入門非止一路妙行三觀實無二致是當威德自在菩薩爲諸末世明幾修習諸輪綺互單複圓成是當辨音菩薩詳明本性何因染汙當除四相歷見一心是當淨諸業障菩薩心遠二乘法袪四病不犯非律能超邪見是當普覺菩薩饒益有情云何居處爲定三期得消諸障是當圓覺菩薩結明頓漸喻同眼目爲立五題兼諸

校量是當賢善首菩薩總之成就慧身了還本際上自十方三世諸佛下至四生七趣凡情莫不依此法行由此法證迴出塵埃之表超遥枯寂之鄉故云一乘無上決定了義之玄言也

道德經希言序

詳夫三教施設不無門庭之異一心趣證曾何途次之殊藏室老人去關著書明道德之樞配上下之首以無爲命本故抱樸自得以自然爲用故寡欲立教無名之始卽天地位焉有名之毋卽萬物育焉觀無不無騰騰任運無乃體中之有觀有不有任運騰騰有乃用中之無此實有無之同強建文言之異也所

謂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又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或稱玄牝或稱玄德或稱襲常玄同象帝之先無名之樸有國之母長生久視之道卽楞嚴謂非色非空識精元明也其辭簡而逾杳其旨微而無旣出自靈龜之瑞遵夫潛龍之象以之治身則歸淸虛之域以之治國則還淳朴之風豈徒一家之私益誠爲萬世之眞宗也故尊黄老或以孔老而無儒道之殊彼此之列也自漢敕爲尊經朝野諷誦至唐詔索秘要晨夕進講故言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迫乎韓

逾筆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道傳之說後之學者罔知玄要目成異端彖相逆致制蜂蠆於懷閒植荆榛於蹕次吁徒自傷耳葢由儒家所明仁義禮法老氏曷不云乎經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即仁也儉即義也不敢爲天下先禮也及歸道德之原是遂微妙難識耳惟我 太祖高皇天縱睿智嘗云道德經一冊盡皆明理外虛而內實若濃雲靄羣山之疊嶂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覩萬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摸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

非金丹之術也因爲著之辯之序之贊之傳之以永後後暢矣哉一破迂儒自縛之苦是謂聲發地雷光垂天鏡者也古今銓釋不下百餘家存亡世代莫得而考有分二經者七十二章八十一題具失作者之意索居無他自抒臆見題曰希言竊夫合道之謂孔子曰老子其猶龍乎司馬氏曰老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何燕泉曰老子得易之體此三言者盡之矣總之治世之法精一不忒名之儒聖有爲而爲者矣出世之法得一以正名之玄聖無爲而爲者矣世出世間之法一乘無二名之聖中聖即無爲而爲爲即無爲者矣由淺而與究竟其極是皆不離一念具攝也

昭慶言叙

梵唄諸天歌誦咸以韻被管絃是以五印土風習凡爲高咏法言皆演成清唄柳揚以似之故羅什之十喻慧遠之雜詩謝公之十譬十空支郎之諸贊諸咏莫不綺製辭華雕陳文藻沿流俊發適會新芬古今華梵之不可少也昭慶雅言者即本院某甲某乙之手著也試詳律宗古剎竒峯三面爲屏圓泉百道爲沼明聖之瑞古佛之壇自允師感韋天之現常師興淨行之名一時公卿同志若王文正公千數百人咸

稱淨行弟子有布髮承足剜身請法等語可謂盛之極矣玄猷承襲代不乏人隆萬已降毘尼歸迹長廊列肆曲室凝香七閩八蠻之貨九穀六畜之財懵留劉棻翠羽青綾黃金之膏碧瑇之果斑駁如綺錯眩目駭聽而爲識法者疾首蹙額奚止三百矛刺心而已適覽是集無論其巧拙遠邇之異詒謂詩之神理似禪而情非近禪者詩終不工故知萬里洪流初發濫觴由風雅而四種羯磨九次第定八萬四千智慧解脫余雖潦倒空谷猶冀須臾之死以見挽頹波於柾下揮倒景于戈前也

八識規矩頌句解叙

夫古鑑原明因塵緣而晦昧真心本淨由妄想以漂流不思出離不覺報盡無始以來熏習所使蓋以五識區局六識涉境七識執着八識含藏八識通名心王第八乃自證分爲生死主前七爲屬見分以爲心用心王無善無惡其善善惡惡乃五十一心所所造也世之通宗而不通說者徒成空腹高心面墻而立通說而不通宗者惟事充腸拄腑入海而筭是之果是也則然之異乎不是也然之果然也則是之異乎不然也各執則兩失互肯則雙融譆性本是同境豈

有異況無心外之境烏有境外之心自其異者而觀之萬法卽一真隨緣不變自其同者而觀之一真卽萬法不變隨緣會性卽心明心卽性迷有千殊悟無二理迷時結性爲心悟時釋心爲性悟則放下屠刀剎那成聖迷則依他輪轉屢刼同凡儒謂性精其一道云以觀其復佛言圓滿菩提下學上達在其人而行之此無量刼來世出世間一大責也而不得與之轉識乎轉識乎惡何爲哉無乃稱

摩訶止觀科叙

倚聞摩訶止觀者本出華嚴之旨誠爲諸佛之師起圓信立圓行住圓位以圓功德而自莊校以圓力用建化門庭天台智者大師近承南岳遐遵龍樹行法華經懺摩獲陀羅尼正受隋開皇間於荊州玉泉寺一夏慈詳二時嘉被樂說不窮世緣有遺纔至見境演七餘三遂寢法輪而唱寂滅其文雖闕於義似周至唐荊谿尊者湛然作輔行傳弘決以釋之發敭奧壤懸合祖程禪益昆裔匪鮮矣邇有幽谿無盡燈公患其文字聯翻義理滮漫將止觀之原科掇列於其前裂輔行之成文註疏於其下有罅漏者輒增補之命名止觀增科初壽单本於繡水再廣合本於雲棲

古杭靈源惠公開講於戒壇院上足雙林昌樹爚然作曰開本輔行科在影略會本止觀科旣整逸然再得別錄厚科不致溢損一毫庶彰祖家真精一脉也濡毫僅月述錄警成分蒐有緒融會有條若執是科以臨大部其猶譬圖經而適蒼莽持貫縷以數明珠其友寂朗智　願爲藏事得以普衆噫衡岳台臺雙弘禪教千百餘載之下十乘十境絕待絕滅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不致慢見魔羅陰惱病業惟止其止能止衆止常寂之由常照之行卽同方廣勝場剎說衆說熾然說無間說得定得通得慧得無礙

解脫智是爲第一不思議境鄭斗光於非喩惠河潤於無畦也

雲外錄卷之十六終

雲外錄卷之十七

姑蘇釋大香唵覽著

說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說

大品般若六百卷二百七十六字纂騐如衆體攝心王其文雖尠義已滿般若爲諸佛之毋窮妙智之原名分三種一實相二觀照三文字文字卽言篇義理觀照卽諸法空相實相卽以無所得由明文字以修觀照由修觀照以證實相波羅蜜多云度彼岸良以三昧觀照一切事究竟堅固之謂也心騐一篇之理

能總大部之要經者貫常不易顯密相融貫則貫攝所理常則常法共由顯則顯通秘奧之源密則密絕義解之路觀自在菩薩能修般若之人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修般若之法照見五蘊皆空得證般若之體度一切苦厄現起般若之用觀自在亦名觀世音從依般若修入具獲圓通此自行自在也復念世途苦厄咸令解脫此化行自在也行深者淨極光通達照空者寂照含虛空度苦者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葢如來瑞迹四十餘年所談般若二十餘祀徒滯名言有違實體因舉菩薩爲衆標榜意在見賢思齊毋得自生退屈向徃經文全重照之一字衆生反照故逐流轉智者立照故獲眞空禪要經曰見自心性謂之曰照上明本序下起正宗舍利子佛之上首爾時世尊在靈鷲山宣說正法入甚深光明三摩地身子本聲聞弟子此時發起大心白菩薩言若人欲修學甚深般若法門當云何修學而觀自在菩薩承佛神力遂呼其名以教之曰所謂五蘊者色卽堅固妄想受卽虛明妄想想卽融通妄想行卽幽隱妄想識卽虛無妄想堅固者依他幻色非自有實由般若破蘊則幻色不異眞空次句承云色既不異空則空亦

不異色也復恐不異兩物相然故又進云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色卽空者色非實色乃幻色之眞空空卽色者空非斷空乃眞空之幻色色空故煩與不有俗不違眞空色故冥寂非無眞不違俗故色空眞俗無二無別也向下虛明四蘊空境非殊當云受不異空空不異受受卽是空空卽是受乃至於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重呼當機之名承前起後之辭諸法者卽前五蘊是內是外有漏無漏有爲無爲一切之法不生不滅言般若之體萬有非生一虛非滅是爲無智無得究竟涅槃之伏案不垢不淨言般若

之相居塵非垢出世非淨是爲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之關鍵不增不減言般若之用聖果非增凡流非減是爲四諦十二因緣之綱總是故者復次承起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一空五蘊無眼耳鼻舌身意二空六入無色聲香味觸法三空十二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四空十八界無無明乃至無老死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盡五空十二因緣生滅無苦集滅道六空四諦因緣無智亦無得七空一乘智境智爲能證之般若得爲所造之彼岸此修般若菩薩不但超彼亦以自超也經中無所得三字乃一篇之要

旨六百卷之圓宗即首楞嚴之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十方世界現全身千聖不傳之秘藏也所以般若波羅蜜多菩薩依無所得一則心無罣礙二則無有恐怖三則遠離顛倒四則究竟涅槃蓋爲一切衆生皆由蘊界罣礙遂成生死恐怖無非六識顛倒而爲夢幻妄想凡心有所得則罣礙生而恐怖及矣法無所得則顛倒遠而夢想空矣無罣礙者破諸惑故無恐怖者空諸業故無顛倒夢想者斷諸苦故菩薩談至於此擴充爲言茲般若波羅蜜多不獨余觀自在爲然而一切菩薩摩訶薩無不依無所得而證不生不

滅即三世諸佛亦依此無所得而證無上正等正覺是名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也故知智慧到彼岸是大神咒者神用周測能空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是大明咒者明鑒無窮能空四諦十二因緣生滅一乘智境是無上咒者菩薩依之而圓成實性是無等等咒者無等之等是爲正等即如如不動之極果諸佛依之而得菩提能除一切苦功用無量眞實不虛決定無疑能除者應前度之一字眞者眞語實者實語不虛者如語此則般若之驗因人果人不思議一致也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咒名禁咒秘密不翻

前以顯說般若以明七空二依窮盡玄微此後密說般若有誰悉蕩限量不存心佛衆生灰飛烟滅所以道者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顯說與密說五五二十五

心經二說

是經非喩爲名圓頓所攝文雖一卷盡諸般若如彼心王總該心所觀世音者從聞思修入三摩提之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初於聞中入流亡所以至生滅既滅寂滅現前之時照見五蘊皆空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度一切苦厄以如幻

金剛三昧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舍利子者得四諦空修道入滅勝性現圓菩薩爲彼說法令其解脫色不異空等色有性色幻色空分真空頑空色不異空卽性色真空空不異色卽性空真色色卽是空性色本然清淨空卽是色性空本周法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舍利子是諸法空相重加策勵重令解脫不生不滅畢竟無體不垢不淨畢竟空相不增不滅畢竟無我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現前虛空性圓周

徧本不動搖當知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性真圓融無有生滅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如來藏中真覺湛然絕諸九界以無所得故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廣言一切菩薩同一法性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蓋諸凡夫業識茫茫有違觀照旣違觀照扃由自在一有四大之罣礙寧免無常之恐怖一有無明之顛倒寧免塵勞之夢想菩薩五陰空故無罣礙六入空故無恐怖十二處空故遠顛倒十八界空故離夢想究竟涅槃乃是永盡無餘大涅槃也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極言般若功勝窮盡妙覺成無上道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具六神通是大明咒亦具三明是無上咒爲最上乘是無等等咒佛等法等本無二等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生苦壞苦苦苦滅盡真則不妄實則一如不真則不異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前經顯說般若後咒密說般若顯則顯其密中之顯密則密其顯中之密顯密不二名到彼岸說卽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摩訶咒言能持積集種

種善法能令不散不失一願拔苦二願與樂聞讚不喜遇毀不瞋其心不動不著破塵沙惑顯出微塵佛法法音方便是爲中道了義也

心經三說

大乘法中有淸淨醍醐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末世行人依此修證不遭枝岐頓超彼岸觀自在菩薩從古觀音佛發菩提心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見聞具絕根境圓通照見五蘊皆空亡諸所有度一切苦厄實諸所無舍利子義翻鶖子如來右而弟子決了諸疑慧解第一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

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色空者大涅槃云因滅空色獲得解脫非空之色其四蘊亦爾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諸法卽前五衆是生滅法亦垢淨法亦增減法因滅是色獲得無生滅亦無垢淨亦無增減解脫之淨色受想等無二無別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解脫空六根亦空六塵亦空十八界本如來藏妙眞如性故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於第一義諦不了名無明所作業果是行行依止初心是識與識

共生四取蘊爲名色名色增長爲六入根塵識三事和合是觸觸共生有受於受染着是愛愛增上是取取所起有漏業爲有從業起蘊爲生蘊熟爲老蘊壞爲死由無明乃至生不爲緣令諸行乃至老死斷滅不助成故無有少法相生卽得空解脫門現前所謂生死皆由心所作心若滅時生死盡無苦集滅道五陰是苦諦集諦緣滅是諦獲得三十七品助道之法無智亦無得蘊爲無量惡法之因如男子身等恐癡欲愛貪瞋嫉妬邪心慳心摶食識食思食觸食四生五蓋諸法因滅蘊故獲無智無得空此無邊習氣以

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顚倒夢想凡外虛妄計着都無實行不知懸處罣礙得喪恐怖有爲顚倒住縛夢想菩薩照了諸法猶若虛空至無所得歸依之處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佛世尊究盡圓滿豎窮三際橫遍十方無起滅常不動如法界性是名涅槃亦名無上正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咒云陀羅尼神則陰陽不能測明則日月無由照無上則天地若爲容無等等則

聖凡俱不立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一佛力二法力三菩薩力證得除苦不虛之功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菩薩於大衆中作獅子吼云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摩訶持咒憶念諸佛智慧光明妄緣不生無爲理契淨覺隨順空有並遣凡諸學者宜盡心焉

心經普門品融會說

如來一大藏教廣說則有妙法蓮華之六萬餘言略說卽全般若心經之二百七十六字般若卽妙法波羅蜜多卽蓮華心經卽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蓋佛心

凡心無二無別也觀自在菩薩者卽法華經中普門品觀世音菩薩菩薩一名覩自在二名觀世音三名普門大士四名施無畏菩薩五名淨聖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汝觀觀音行侍多千億佛照見五蘊皆空十方諸國土無剎不現身度一切苦厄弘誓深如海菩應諸方所舍利子卽法華會中最初授記弟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威神之力巍巍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聯珠圓轉之辭不生不滅者若多淫慾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不垢不淨者若多瞋

恚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瞋不增不減者若多愚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癡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應以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身得度者皆卽現之而爲說法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卽現辟支佛身而爲說法無苦集滅道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卽現聲聞身而爲說法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是爲如來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卽波羅蜜多之心也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顚倒夢想究竟涅槃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卽現菩薩身而爲說法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應以佛身得度者卽現佛身而爲說法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者具足神通力是大明咒者慧日破諸暗是無上咒者勝彼世間音是無等等咒者廣大智慧觀能除一切苦悲觀及慈觀眞實不虛心念不空過卽說般若波羅蜜多咒者菩薩能以無畏施諸衆生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摩訶此般若蜜說卽普門品補缺眞言修利修利之意總之菩薩

自在示現神通之力也

心經總說

我佛降靈五時設教謂阿含談有般若談空方等則不空不有法華則會權歸實涅槃謂不生不滅此經文言不滿三百五時俱備一性圓明觀自在菩薩乃到彼岸者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爲自覺照見五蘊皆空卽以覺他度一切苦厄覺行圓滿一擧衆生之蘊入處界以破阿含之有二諦聲聞之苦集滅道以盡方等之或空或有三聞緣覺之十二生滅以明般若之空四忘菩薩之智得以爲法華前導五極諸佛

正覺以爲涅槃伏案故此極稱是經神而明之無上無等等也若論除苦斷厄乃真實之體不虛之用仍分顯密二法以明一理葢爲一切有情皆由二障所纒不知寂常心性顯說般若如是之功破盡煩惱客說般若如是之力以盡所知是爲究竟一乘真阿練若也

阿彌陀佛經說

佛說阿彌陀佛經凡一千八百餘言專以一信字爲主何以故十方世界具有諸佛利生而導師決指西方淨土者葢爲諸刹有淨穢苦樂聖凡等別而彼刹

純淨無穢純樂無苦純善無惡純智無愚純悟無昧純聖無凡純真無妄純男無女純壽無夭純進無退所貴吾人以心信佛以心信土雖則去此十萬億佛土而光佛聖衆常在其前經中所明一信是總而分十信之別總者信知實有西方別者一信現有彌陀常住二信彼國極樂三信種種莊嚴四信蓮胎托生五信神通無限六信在處演法七信佛生不二八信大士爲儔九信永不退轉十信發願往生卽得諸佛護念定生無疑所云一心不亂是爲全經之命脈也我佛大慈愍故猶恐末刧衆生不能信玆希有之事復引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稱讃其國廣長者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異語不同凡夫之四語故云若有信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彼國依報無量無邊阿僧祇刧異於五濁三災之厄彼國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異於五濁之九十六種彼國不退轉於無上菩提異於五濁之八萬四千塵勞彼國諸上善人俱會一處異於五濁之鬪諍諸苦彼國則同本佛定慧異於五濁之刹那趨滅是爲世間難信之法亦名不可思議功德故五根以信爲先十地以信爲首華嚴云信爲道源功德母信爲歡喜入佛法信能增長智功德

信能必到如來地始乎序品之如是我聞由信爲入終乎流通之信受奉行以信承順始終不離一信字也

放生說

夫欲廣恩必廣其生如欲護己必護及物何則萬植同體不知魚之爲我我之爲魚六道相戕固知人死爲羊羊死爲人嗟嗟一往一旋載生載死上自神明下臻蝡動無非父母兄弟友朋眷屬等猶若伎兒變幻無定故當常行放生方便救引方其趨屠俾之慘歷刀砧之難斯時也何時也隔一寸而九迴魂刹那

而萬㨖舍悽無訴抱恨奚伸脫或臨刑遇贖殆盡
甦宛轉解紛愍辛慰免此仁人之措意智士之留
焉是以舍利尊者經六十劫修不害戒殃蜎蒸蒻從
聖賢法未嘗殺生成湯解三面之網仁宗忍一宵之
饑潘華去郡水族悲號智覺忘身闇君敬禮隋侯之
照夜善夫之青囊昭昭乎日月不能老矣今則各施
微資共淸宿障或延一命或庇羣靈念彼寶勝如來
加持秘密神呪不妨積少成多便好經年累月漸成
無量之弘慈會就非常之妙德試看今日之四生定
作他時之四聖

過午說

大哉慈聖邈矣嘉謀行列毘尼智昭契典詮云剃除
鬚髮而作沙門受道法者去世資財日中一食愼勿
再矣使人愚與蔽者愛與欲也凡諸飮食當如服藥
於好於惡勿增勿減趣得支身以除饑渴如蜂採花
但取其味不損色香爲聖弟子出家修道尙欲忘身
今貪此食云何得忘是以當遵禪悅法喜二食謂淸
晨日中薝揀四食故旦起諸天食日中三世佛食日
西畜生日暮鬼神因向暮碗鉢作聲一切餓鬼咽中
火然而不得食徒受其苦西方外道梵志諸婆羅門
不非時食況諸弟子知法行法當依教觀生憐愍心
同三世佛日午時爲法食過是同於下趣非上食時
名曰非時非時爲盜食若受一團一撮死墮焦腸地
獄呑熱鐵丸後生猪狗食諸不淨又生惡鳥人怪其
聲又生餓鬼還伽藍中處都圊內噉食糞穢並百千
萬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所可言說人不
信用盜一人物其罪尚輕今則割奪多人十方良福
田斷絕出世道是名惡魔破器偷乞自活非法之人
佛所說者有持一日過午則得六十萬歲餘糧當命
盡時生六天上安隱享樂復有五福一少病二身安

三少婬四少睡五生宿命若以十六大國中珍寶物
施和合僧不如齋戒一日夕也齋戒得度世道能制
人非法所以一食尚存五觀常當慚恥有愧之人則
有善法若無愧者與諸畜類無相別也昔有比丘午
後動煙爨隣住老僧爲之下淚葢悲末法之不遵佛
語專以飮食爲事離諸慚愧名之牧羊齋奚嚼飮食
於心莫亂饕二時有制儘和調出家不守空王訓在
入緇門掛七條

流變三疊說

衆生爲情世界曰正報世界爲器世界曰依報流者

過去未來現在三世之流轉變者東西南北四方之變異良由迷真發業織妄想成以世涉界以界涉世彼此因係共成十二此一至十是爲一疊也繼而十二每各變十則成一百二十是爲二疊也終而一百二十復一變十則成一千二百是爲三疊也蓋因衆生貿遷本無有定之世界世界相涉但隨無定之衆生自一至千凡三疊而止者蓋爲能仁降迹正當濁刼之時世壽之極莫逾百齡所以總括始終生死遷涉其間流變方位三疊而已再而言之或過去生中或未來生中雖有修短不齊之列亦莫過三疊一千

二百耳現前幻軀寓茲幻世前後左右已歷今歷當歷四三三四宛轉相涉自然有此一千二百功德第六根性中是同六塵用中有異若以耀性發明根塵圓脫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含吐十虛寧有方所試觀形與未質名起未因露倮倮亦灑灑三心莫辨四智奚施五眼難明六通徒設用是凡情妄測聖境何異夫手掌撮摩虛空徒益自勞者也

接引圖說

諸佛菩薩見諸衆生不修善果種種顛倒墮三惡道受諸苦輪如箭射心如芒刺背是以開方便門示安養土但令稱念一句阿彌陀佛願生西方極樂世界彼國無有地獄餓鬼傍生等道亦無女人殺盜淫習等一化生依報清淨四季常和六時無昧所有飲食衣服諸莊嚴具如第六天自然變現菩薩弟子不可算量壽命與佛無異只貴我人齋戒端行廣植德本心憶口念淨緣相繼如子憶母如母憶子如珠走盤如盤走珠晝夜念忙閑念逆順念苦樂念行住念死生念六根都攝一道圓彰臨欲終時彼佛聖衆來迎行者親見慈尊竟往蓮臺即證阿毘跋致永無三種過失一謂心無虛妄二謂位無退轉三謂善無唐捐

乃至五逆十惡之人遇知識教一念回心皆可修習平等化度咸令悟入正徧知海偈曰碧藕香中一念修紅塵堆裏萬緣休心心願願彌陀佛不到西方不住頭

福山鑄鐘說

梵語揵槌聲論翻爲鐘首楞嚴云食辦擊鼓衆集撞鐘凡鳴揵槌爲召十方僧衆聞皆雲集同遵和豫又諸業趣衆生但聆法院鐘聲苦輪得以停寢故罽膩吒王以大殺害死墮千頭魚中劍輪繞身而轉墮斫隨生若聞鐘聲劇苦遂息凡今五岳四瀆莽蒼之野

異佳之林乃至大小鐵圍諸山皆有三塗異報一日
一夜萬死萬生切切相尋苦苦無間由是因緣凡撞
一百八杵能破八百煩惱以表如數三昧鐘之爲利
可謂大矣普矣福山沙彌發意造鐵楗槌晨昏圓滿
耳根功德果若菩提爲念慈愍爲緣清淨爲法了知
鯖膩故事其本末寃竟有不可唐設也歟

雲外錄卷之十七 終

記

姑蘇釋大香唵嚂著

天目西方菴記

歲屠維大荒落自道峯移錫天目山獅子禪寺東下數息爲西方菴卽古圓通於時虛無人予得契止焉有圓通衕蓮花柱雷洞龍門石龕諸勝面對香鑪俯臨巨壑立玉幻住峙於左三塔諸林衞於右千峯飛翠衆水懸碧俛視半山橋雙淸庄倚翠七亭環列若兒孫然眞天壤間別是一人寰也適積陰開霽白雲

鋪海一幅兜羅綿彌漫下界恍焉大圓鏡中刹那生滅矣啻滄桑萬變也哉槩茲一丘一壑皆可棲神一石一松無非寫繪而西方浩塊二庵猶其勝者三古師遺像高峯斷崖父子本色住山人深遠不易契及中峯晉稱三朝天子福信不誣矣開山塔天然巖洞亘爲甃石一段光明無由索摸雖日護之其實蔽之聞自趙文敏公所制甚矣翰林之俗而吳興之煞風景也入夏居谷花方盛一本數百頭幽香艷色政如高人隱士肥遁深山僻壤姓名不落塵埃老死罔知城市向使尼父遊之當與倚蘭並操矣所惜山無全面地乏餘材道者不能多作法席艱於屢倡乃爲青烏氏缺限耳此中少可解言者惟古坪菴千丈崖二者僧間或問憩古坪年七十有九形若寒松動如野鳥自言行脚遍區宇名山大澤之所最欣艷者凡五一峨嵋二華山三匡廬四黃山乃及此耳意語所歷過半黃山貌可乘與華山當作臥游而已竊惟夫不致三峽九曲而不舟之漏一若是耶千丈年迫古稀目眯齒豁易於郎人所言達觀師住山事甚悉彼方新戒令誦毘婆尸佛偈今已忘之矣間有石城一石門二一在西尖頂之西二在半峯嶺東西對峙俱一

山之絕致西尖下有仙池雨不盈旱不損所謂天目也以俟他時物色耳又四月十七日凉月如霜碧天如水後夜坐菴前石上因念曩登徑山之凌霄峯有絕句曰西去亂峯青不斷嫩嵐殘雨正霏微蓋指兩天目言也一轉盼間幾二十年屈指舊游太半鬼錄余得逃入空門饋此前綵三寶之恩加我豈淺鮮者哉因感而記之

武夷虎嘯巖記

自裴村渡水進二曲橋踰一俱盧舍延促凝矚虎嘯岩紺瑠礁礫獨萃壢際周環純骨不帶纖土岩腹楞

窈園構精廬若顯者腰帶然循歷南澗橫石為橋徑
凿而幽清樾忘暑投竹林菴齋畢隨喜諸館閣穿石
門閱清泉履危嶠倏虛空從西及東巳窮一面向後
轉入茶園兩峯夾峙無復居者由橫嵐而下巳盡一
岩過略彴有阿練若五間龔疏闃漠禁以金櫺圝遭
山翠如處睥睨中左龍一峯猶具大人相明堂叢綠
蕉修竹門書院僻僧來少橋危客過稀極相稱也南
上數十武壁塞難行貴介則不能肩拔兢奇或乏濟
勝往往望洋過閲者多矣好事者緣崖鑿磴僅容踵
趾陡擢百二十級始援微莽行數丈復歷石磴七十

餘級兩厓相逼中通一線傍蹊轉狹賴平亘得度復
於磵水間趑趄礓礫僅足咸濕路偈有木梯一而登
棚閣閣嵌兩峯之間三方四維全無所覩從一線中
北望外甚虛敞羣巒撩胥無廉悉鏬漏閣下白雲縷
縷由中苂流出遝夾彌綸限界矣基壁鐫曰嘉靖四
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十一字意者開鑿之日抑建閣
所記耳再涉石磴登第二梯斜耑小磡接以三梯上
設棧板仗以小慗龔續四梯向上更險峻有二橫櫟
釘齒巘中得引第五梯以及岩次宛轉數折至護法
神祠趑趄甚不滿三尺西過一岩與虎嘯本相連區

其崇倍三之一亦從山脊鑿出又行七折分達坤向
幽蔆翠篠蒨粲煒爗香風時來被拂先後崖東小佛
殿一座香火不修殆頓殆邇殿右繞入前岩敞空千
丈路逾劣編石為輔隨勢而降所云虎嘯峯洞也入
門香閣三間於胏霖甬方霽當戶瀑布如疋練從天
而下也閣盡正室亦三間頗容暢中奉一佛二菩薩
侍以韋利天火東設寢楃西備廾鍋仰不見天下窺
無地雨不濡暘不曝冬不寒夏不燠三面開窻千岩
拱秀懸檻一案宛若朓胏外列師子馬桃天門攬石
諸衛夸者禪者綏者趯者墊者容者颬者擁者宜叶

者及遁者恐怖者解懌者縈裔者獨行者森嚴者繚
戾者旋舞而扇者迴波而喋者詭媯而變者將豎而
復纈者若龕若綵若鬌若戟若貫珠若械簏若夾巷
若邃室若乾闥婆城若斗藪波級若渴驥奔泉若窮
猿吸月游龍夭矯於天末靈鶩鵜展於空端星羅碁
布鬼刓神搜更外則八閩諸山不可殫述歷然適心
杳然忘世遂擊石取火囊有餱備獲偃息焉時癸酉
歲七月四日新月一痕巳隱岩背曛莫猶冥寂如處
無色界天形影俱不可得矣夜久聞澗響潺潺與風
條颾颼相和嗣聞隱隱鷄聲再唱而杲旭一輪湧現

兠登峯頂又如四天王宮與陽德天子爲隣容光霽尺似可捫摩因挐鼉彝水有巨蟒一頭體糅黄黑盤嬈閣柱予謂之曰佛子自性圓明離諸名相一念之誤下墮異生汝今諦聽悟我慈誨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發菩提心懸諸衆類求生樂土定得超昇爾佛子從今以往不可再出倘遇一阿顛迦必傷汝命於茲昂首而聽俛首而逝泯然不復再見矣岩陰汪池凡二水色晡昧一以瀹茗一以瀝瀋山豐苦蕒忘憂脾菌胡爇萊畦茶隴在在皆然坐此可以辟穀至十三日閣門啞然有聲緇白二衆奉膏糈而前禮于榻

左適爾而謂曰知吾師糧匱矣欲負米相餉慮不能繼局若移錫中岩則可以爲永遠計矣余默然肯之甫當雖僅十日而朝明夕昧露淡煙濃吞吐日月變幻雲雷無不具者平生抱山水之癖如迦摩羅疾不可以藥是則審停一丘厭飫諸勝觀止矣庶幾療焉雖有過者吾無願也惟此頭陀是習晝三夜三撥棄霧籠陶雪餘滓不負出家素志了明衣盋之下本有一大事因緣而後已矣

天游峯記

上天青虛之象甚贍而明月最勝四運迭現之景不常而中秋獨異宇內山水之瓌形瑋迹不一指屈而武夷稱絕武夷峯岩凡七十有二而天游爲第一十二類生世網自纏而無由懺釋惟衲子逈出於是非之外然天游之妙妙在一亭政如千花萬卉而和風一過衆香咸備又如千波萬水而杲日一臨衆彰具攝是亭亦爲武夷之和風杲日也歟余於茲歲八月望夕敝衲一肩詭月天游閣上於是太青無滓萬籟肅然皓魄十分淸宵自逕此時此境更復何云嗟乎勞生擾擾夕菌朝蠓只尺溪山幾人遊此想夫胸次無半點塵埃之氣目中有千古煙霞之色虎嘯風生

龍吟霧起雖與景相緣不爲景所奪如是之人庶不負此闌干一曲耳

丹育齋記

棠溪之濱大梁之津舜江諸生軒岐世行顏所居曰丹育山野時抱脾瘵投之一七業已瘵矣得之於意現之於事如桴鼓影響而相孚其仁術利可知也徹講之暇質余摛翰曰爾所稱丹育者得非上池之水橘井之葉華陀之青囊法善之鉄鏡抑鑽石之得金匱之錄及夫紫芝白石牛溲馬渤斷簪之骨敝䕸之皮耶語有之云育我黎苗降之伊祐上醫醫國次醫

醫人療病病易療不病病難療有諸病易療無病療
難其故何也人之所以合於天道者內有五藏以應
五音外有六府以應六律四時之氣不同盈百病之
肇有所自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若有若無若亡若存
有形無形莫知其情學之所始工之所止粗之所易
上之所難古有蘇耽董奉長桑君孫思邈醫之良者
後皆上昇試嘗樹洲之境類分金石草木者四蓋爲
有情四大之元味列醎淡甘辛者六正對塵勞六用
之別數備和合溫涼者十萬八千皆由生滅煩惱十
萬八千而立若夫非有非空非即身心非離身心了

知味性俱不可得何以故味若空生何待種聚脫於
實有其性當恒如即身心舌應自具若非身心無情
有覺反覆推窮烏可憑處安得決之大寂醫王然後
爲子藻繢靦縷

光孝寺記

西越山源自天目飛舞以至都會中於禹航之大滌
一支橫分九曲過脈雄紆爲金岫游蟠爲大小騎龍
跲而爲唐嶺尊而爲荊山嶺即本院右臂東亙郡城
西通邑治上有唐風亭以息勞者峯凡七十有二錢
塘志云荊山有七十二賢人峯圓秀如削綮綮貫珠
面南吏廠爲光孝所基寺乃唐蔣山禪師掓始太宗
嘉其道行特賜是額前對五朝後列四嶺右有開林
古社左則泉壑名溪春風樓下三十里梅花秋水城
傍五千頃皓月六月賁松風人間無價三冬饒嶺雪
世外奇觀由唐嶺而下一泉泠泠然隱於籬落閒目
之無覩耳之有聲流至寺門而現羣峯觝翠萬竹籠
香日不遠亭松逕半俱廬舍數百年故物空青蔽日
直達平疇所剩最次者百本叢有接待院於亭次端
平間熏師所制以利雲水山腹堰水爲沼中栽白菡
萏故名王香兩峯相峙因建上下聯雲橋門書九峯

三澗合兩目一枝來楓江續學人句也大雄殿左曰
七十二峯樓樓遶石泉瑩潔無滓盈縮恒然紀稱不
涸井泉詩脾可沁法堂標如是所取經首之義丈室
云禪臥不忘開山之緣古塔凡五在接待院側者三
曰石田曰無盡曰大乘在如是堂後者二曰無礙曰
無智歷朝崇替未易纖悉茲於正統元年無盡師禱
雨龍門太白龍王歸之應器而甘霖隨溉於此穴地
獲天然觀音像寺貌因以美與降是而獅絃絕矣獅
蟲屢矣適承清信之舉勉乎二三子云固欲真修不
煩他援名實相稱有佛照師之一乘玄旨機緣觸發

有石田師之三尺黑蚢嚴淨毘尼有無礙師之生身舍利詳明語要有濟舟師之兩重開示唐宋帝王之嘉誥左右丞相之貞珉神應異現梵宇增榮皆不迨論也者英雖往古印無刓松光嵐翠卽優波尼之圓通也虎嘯猿吟卽觀自在之圓通也芳蓀韻芷香嚴童子之圓通也拈匙展鉢藥王藥上之圓通也經行倦息畢陵伽之圓通也晏晦淸齋須菩提之圓通也十八道一而已矣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所以勉夫諸子者卽以勉夫一已也

聖日峯記

潔溪之水渟瀅澔漫遡源歷踰繕那自金山衆壑出爲枯木成禪師六震寂場當全盛時子庵凡三百六十余於乙亥長嬴之交息趾水壺庵不迨金山者千二百弓禪習之暇仁靜主白事茲有聖日峯者三吳首稱勝覽芒鞵之任寧免所印詰晨爲休夏計也於時同游六七人緇素略等短後之衣過頭之杖度南豐嶺一拘盧舍石曰閑牛曰聚星曰游獅曰渴驥峯曰金鷄亦三百六十之一數循硐陂安嶺隨喜醉樵石經樂土林又一拘盧舍卽聖日也由金峯龍股南驤五丁祛奇鄲泄於是崇岩擬特賓拱屏山岩左蒲圑石可趺十大弟子更左饒雲嶂若壘金墉獨當一面岩右爲石侍者修供惟謹稍前燁然一花從空湧出乃青蓮座也座次嘯月崗山空夜静應有鼓吹之發再次小磬陀傍有神龜聽講凡至者住者見者聞者當生十力寶因普蔭一切有情令得智悲堅固緣厓北下兩峯成弄名無熱天坐此自忘三伏外則獨門關頗獲解脱異彼一尨泥之封越關而轉進迴心洞一屏後列三石前承向上大堀圓覆一門東向一門南向中道屈曲去住自由顧謂二三子云迴心者無心也無心卽無生所以無心道人之難遣也出洞

猿引登忘歸臺團圞而坐夕陽歛響白月方臨竹翠霞光連聯接影似乎帝網重重陸離掩映加之炊烟縷縷夭裊叢薄閒變幻殊異石泉淙淙六時無間安用蓮花刻漏爲北望三山秀出雲際南望封禺諸峯或沉或舉或客或跽或趣或止或顯或瑜疑在恒伽象口流出銀沙洪濤滉漾之中未容卒數惜哉山人之不好事而無一亭一榭以敝風雨且無大樹可習頭陀子從落髮十有四禩矣邃累而行隨風搖蕩願言把茅蓋頂水竹是依永爲投老之行奚必求之分外因拈莖草盟之山靈

鳳陽道人記

景陵楊一鵬別號崑圃生年十三格舌不語適値雲水僧過門捺摩其頂遂而能言乃授讖云二十年後栽眉相見所親熟具修敬杳不知厥向矣及登進士筮仕成都願禮栽眉虔至該令預嚴本院静肅以候儵有老比丘自外而來而入跏趺殿隅驅之不去堅定非可以力爭彭山令不得已命以清防護之鵬至參叩大士竟顧何以屛爲而竝聖像令君自所以亟使撤去郎之恭甚僧曰尚憶二十年前不語否鵬唯唯膺液埋下不敢吐一辭良久問老師法號曰鳳陽

道人且讖云汝年六十速宜知止及他語詎詎因管從遠侯故不詳悉惟聞好生是囑臨行復讖曰二十年後淮上相見此庚戌年冬間事也至甲戌冬鵬總督淮揚尚書一夕公署有青衣擊鼓聲頗驟時已漏三下旗牌執而訊之乃云緊寄家信不得以刻緩傳入鵬披裘起視是二十年前栽眉道者所寄也詩曰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立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閒看鵬示倅報人果家音勿復驚咤惟善遇之詰晨青衣急求見鵬杜門不接封十金以贈報之以書青衣揮之不顧俛首而徃蓋鵬沉湎糟丘怠荒自逸雖値異人顯示逡巡而無去志嗣後僅一月流冦犯鳳陽陵寢坐以不救逮入京師棄市臨刑乃云山門洞開自去自來惟語家人不殺是戒嗚呼慕五湖而放棹舍三公而灌園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幾何人哉今躭一冠循業流轉生死大事置之罔聞墮落人間忽經六百餘載使鵬見機於币月之先奚至辱身辱德以此筆是以爲持祿而不知休者庶幾惕然而有以自省也

雲外錄卷之十八　終

雲外一書孝廉仲敎夏公捐刻公歿後年深日久錄板屬之他人余時謀諸善侶請至吉祥其間鈌板嗣服蔡老居士續刻俾

唵禪師一段光明照諸宇內見聞之者飽獲法喜云 旹

巳亥仲夏望日清溪主人藏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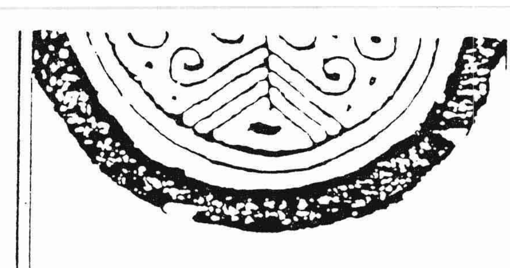
助緣緇素開後

蔡嗣服陸兩貳錢 夏季涵壹兩 陳玉成壹兩

程衷甫壹兩 鏡如伍錢 覺華伍錢

三如伍錢 常任貳兩

板存德清吉祥禪院



大宋五山圖說



日本・道忠　撰



大宋名藍圖 無著道忠校寫宋本

記愚道元和尚將來名藍圖事

元禄十六年癸未三月二日天祐座元先生容來。告則有座者來相看
者則乃攝州崇禪寺物外和尚之受業以本欒郡本田村通玄寺龍
雲座主先師法兄也。其現住高明座主元蓋龍雲之法子也。則寓居彼寺數
年。乙未就志於百丈清規。聞余嘗講讀之、持來欲借其解義謄寫之。
余以其書猶未校正、不許焉。再三懇求、余曰非敢于公、且俟畢業之
脫。則仍請借。余清規正和點焉、余便授之。天祐先出去。　則曰其曾
在嘉州大興寺時、住持人稱良甫和尚、一日就問禪剎堂殿之位置
和尚答言、此山有道元和尚在唐所將來名藍堂宇圖與、所謂一夜
碧巖同被寫。則有時彼宗某人密懇請一覽、和尚憐其真情借與、所
藏副本。諸弟子知者希矣。則乃鎖一室、次第搴寫、功畢之後更請出
道元真本、逐一校讎、無復疑惑。　今師盍乃於清規、故某者回齎持
來欲備高覽。余聞說驚喜、欲必觀之。五日則來屏人示余、却復携去。
余意深欲借而寫之。未容易發言。六日朝起、建翰於京師、旅寓道其
情、且曰、若許所請則來。八日諾曰、親往就借焉。是日余補正、攜薄持
紙、潔淨者五十餘幅、攜寫用也。七日妙心有寺住僧規、則來織繳時附
到、能奉接以被納。　余自八日寫之、到十七日畢事。十五日則來還
而未補規且曰、某欲後日發行歸國、明晚當來辭。自本州負紙數
十刀來充寫清規解之用。至是以紙寫置于龍華、約僅來。十六日晚
則來。余留之宿、又預令三土繪付之期、具飾起之、則拜受大喜

余寫兩軸凡自八日到十七日都十日除接遠賓迎客請上方和尚
（敎水）點茶等三日之餘七箇日功畢故圖中零碎省畧期重補者多矣
剛告余曰上卷首牌圖本有三而大乘本軸首爛脫亡其一即大
檀那本命元辰牌也可惜曾聞永平寺寫得此軸在未爛之先故三
牌全在又聞永平寺大工（道光自宋國携來者子孫不絶）家藏伽藍圖亦是此軸而
已則又曰余所寫本六十三紙曾寓居江州一寺封軸寄藏于寺
主爲人所截取一十六紙今存者四十七紙其自跋云四十七紙者
近頃所題非在大乘時作此跋其深爲遺憾欲設方計取還彼十六
紙若得全璧再謁之日可備高覽余至祝約重來一揖而別

元祿十六年癸未三月十七日道忠識

忠後年得寫東福開山將來圖亦關檀那牌仍思之恐宋國所
在元本失檀那牌圖耳矣非大乘本爛脫
又智則云爲人所竊截十六紙此言可疑也其跋語不似後年
所作者闞雪牛亦同余疑焉（余又翻念竊截者若爲上卷則此上卷大同東福本故可知無關若爲下卷則此上下卷紙數稍更加十六紙則卷軸巨大與上卷不類故余謂則言引人能望而已）

天孝祖圓首座（智則後改祖圓）
寶永三年丙戌歲秋七月五日亡于濃州雲龍寺

記東福開山將來名藍圖謄寫事

余嘗聞或説東福寺有聖一將來大宋名藍圖、寶永六年春夏際、余爲學　宸翰宣揚廣謁相國寺林光院乾崖和尚、笠長老一日話及圖事、崖曰第二寫本在東山光雲寺、七年庚寅夏五月、往林光懇請轉借焉、秋九月廿三日忽寄圖卷來曰元是東福開山自宋國寫得來其本藏在東福、而此光雲本第二寫也、余即日親拗毫從事、到冬十一月九日、方卒業、十日十一日、校讐無訛謬、十二日還納致謝、十二月十八日、乾崖和尚俄唱滅、　龍華道忠識

記補龍華寫本闕畧事

寶永七年庚寅之冬、豐州僧義蕭訪余、無何辭曰、將參歷于濃州、余屏人語、以寫智則禪藍圖及則物故不得補畧事、仍囑曰、子到濃則密探圖之所在、蕭唯唯而去、既而到濃、諸刹以近安居鎖旦過禁掛搭、蕭放浪不得棲止、遂訪武儀郡守多院邑陽德寺、寺主雪牛座元有舊于蕭、款留令過冬、至此留錫、一日陪話及智則畫圖事、牛曰吾附庸有雲龍寺、則平昔盤桓於彼、蕭徐詢圖事、牛低聲曰在於一處、唯則之所秘寶、既亡、亦有遺屬、故今之主者襲藏不洩乎言色、蕭深望一覽、牛曰且待數日、之後牛坐密室、召蕭出一小函曰此即圖也、吾聞是函龍華和尚造之賜則、乃開鎖示之、蕭驚喜、更請寫取數圖明年辛卯孟春、蕭作書寄余、告此事、書以二月廿八日落手、余大以爲奇遇焉、自謂補闕之道趣矣、安知非則公冥冥成就耶、後蕭亦爲

余之徒余改名希禮平日從容語圖事　康熙元年丙申秋九月命
楊齋余本去秋氣初六日上途九日達于陽德偶寓客往來憧憧未
發其詞明日踰壯露情狀且呈余書掌中所眺盤跡開講嗟嘆久之
曰寵華寺肉厚于此須知此哉即就碧林寺所往借宗碧林主人曰

通注者借去路阻數程難應速用斗語楊曰事若此難復索何唯
余前年亦爲得秘在請用之楊即知敎筆斗手亦善畫加之性良粹
所寫必少謬誤錯一室詳細注目不敢直補予爲以別紙寫取關要
處再三校讐至無遺脫又十五日畢事十七日辭陽德二十日歸龍
岡余依然補寫輯關要遂成全璧云　丙申十月初五日達志識

94

上卷目錄

圖	北	東
上堂小等牌 十八ケ 坐堂小等牌 十九ケ	北	東 同
淨桶蒲鞋牌 免濕牌	北	東 同
廁榜 觸牌 落桶牌	北	東 同
出廁偈牌 南山示衆牌	北	東 同

圖	北	東
靈隱鼓臺圖	北 少字脫	東 同
徑山蓋圖 香臺圖 華瓶臺圖	北 墨升形、墨炉烟	東 同
徑山法座圖 北腕座側之椅ヵ	北 字脫	東 少異
靈隱寺倚子圖	北 有畧	東 同

圖	北	東
靈隱寺屏風圖	北 有畧 又下少異	東 同
聖僧宮殿上面圖 徑山 聖僧前几圖	北 有訛脫	東 同
徑山聖僧宮殿圖	北 有畧	東 同
徑山様 佛殿及聖僧几圖	北 少訛	東 同

圖	北	東
衆寮聖僧宮殿圖	北 少畧	東 同
堂頭卓圖	北 多脫字	東 同
徑山僧堂倚子圖	北 注少畧	東 同
徑山三塔方丈倚子圖	北 有畧	東 同

圖	北	東
徑山化城接待倚子圖	北 脚有畧	東 同
卓圖	北	東 同
屏風圖	北	東 同
前方丈倚子圖	北	東 同

寶所坐床圍爐圖 北 東 同 多脱字

徑山僧堂坐床板頭圖 北 東 同

報恩光孝寺額圖 北 東 同

徑山雲板圖 北 東 同

佛壇圖 但在北 東欠

徑山團扇圖 北 東 同

明州天童杈圖 北 東 同

明州天童山門扇圖 北 東 同

天童閣賓圖 北 東 同

鎮江府金山寺輪藏圖 北 東 同

明州碧山寺水磨圖 北 東 同

杭州徑山僧堂圍爐圖 北 東 同

欄干柱圖 但在北 東欠

香臺圖 但在北 東欠

右上卷畢

下巻目録

東総久下巻

諷經圖 佛殿

禮天目和尚叢林告香圖

告香榜

三八僧堂念誦及巡堂圖

四節土地堂念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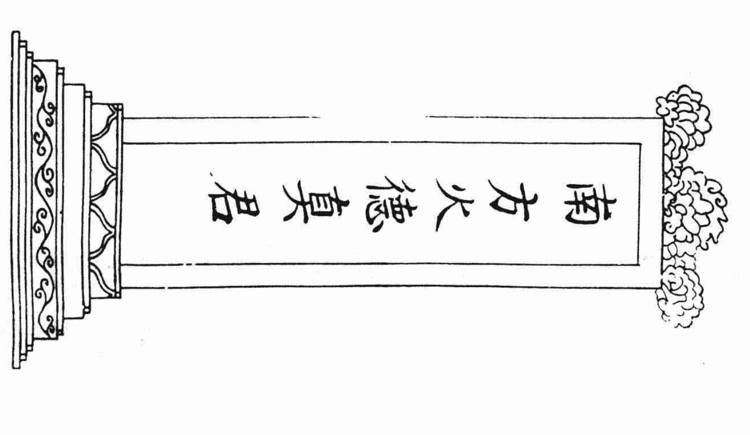
更點圖 育王樣

諸山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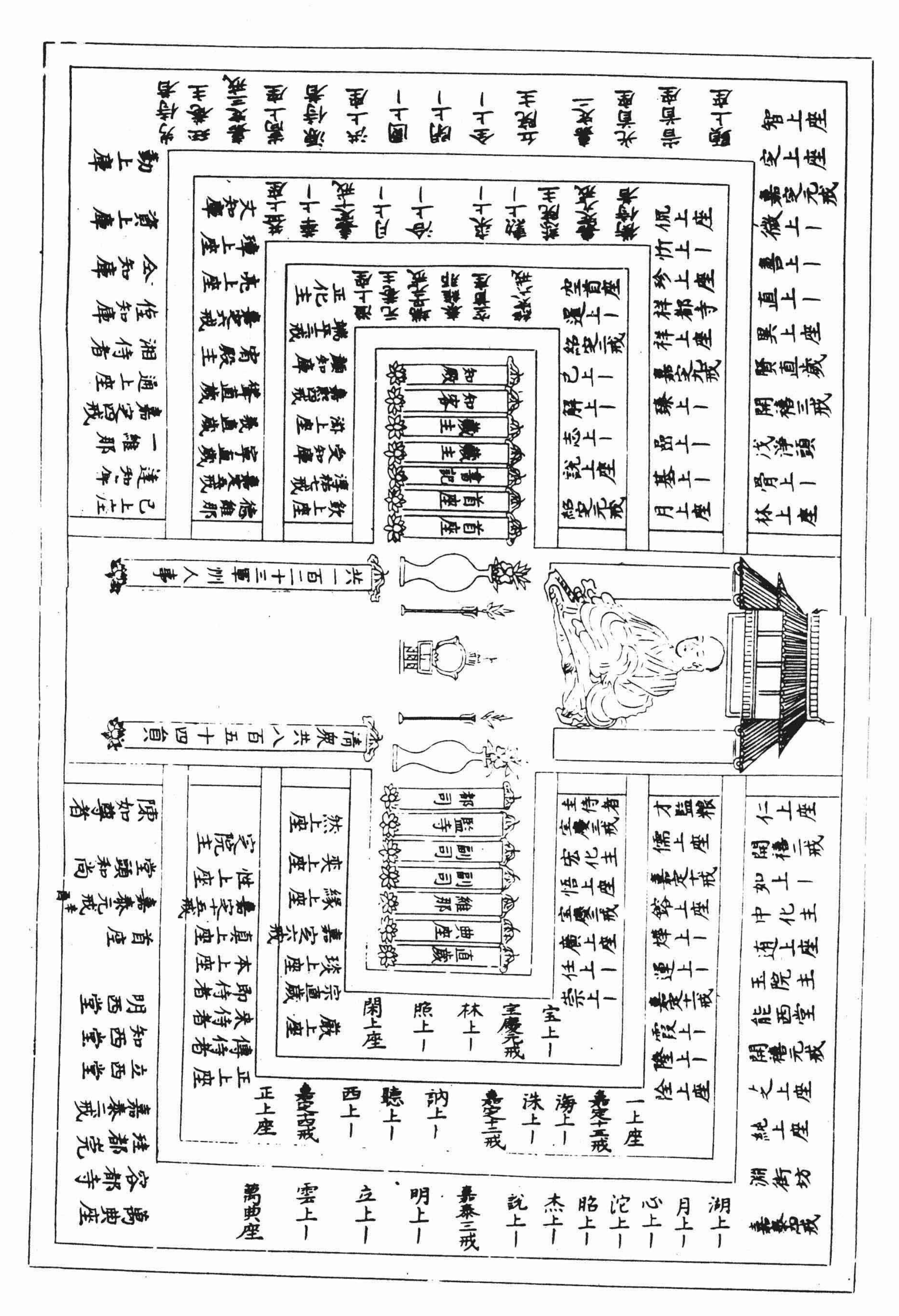
觀堂前架圖 側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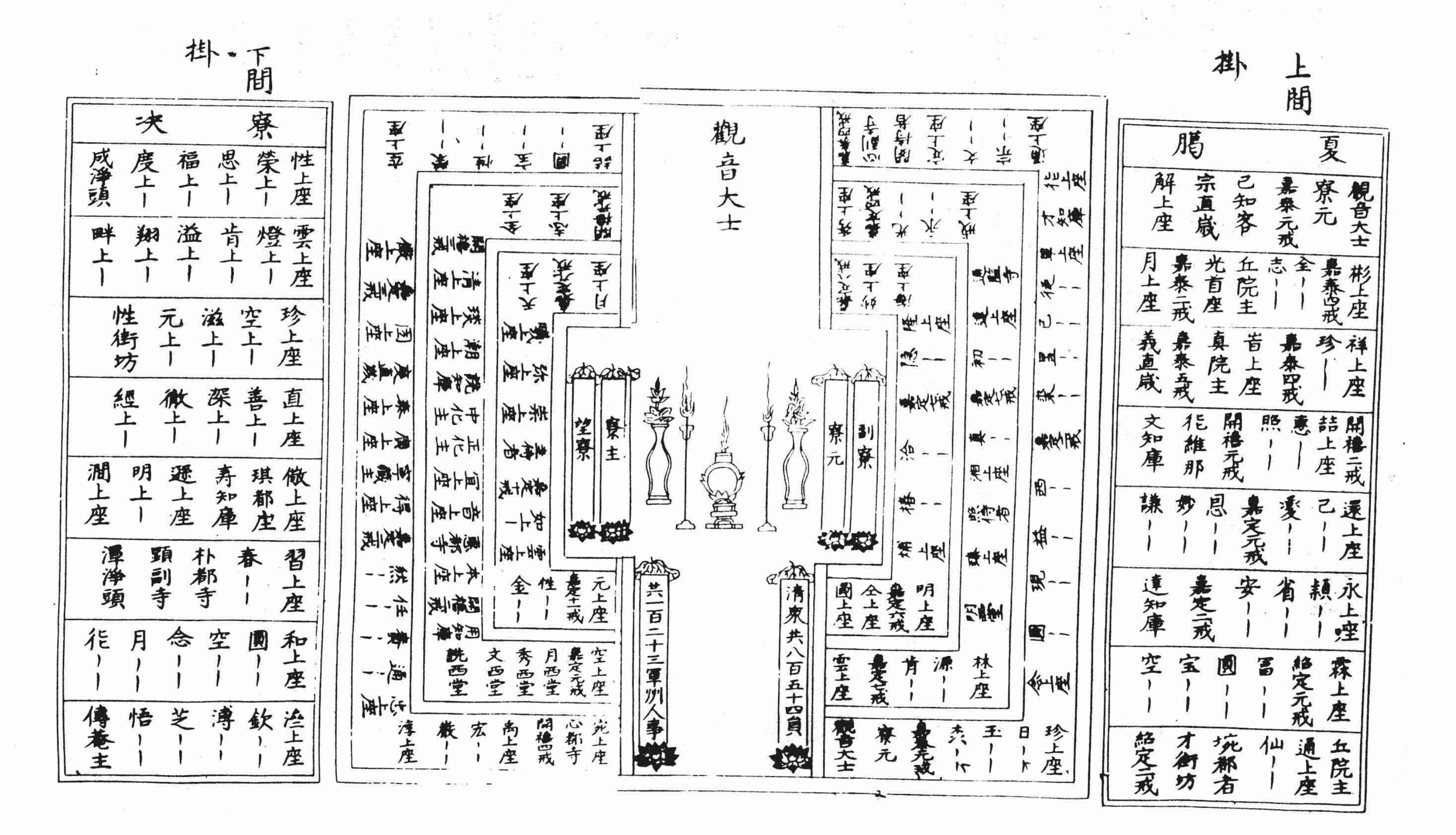
智則跋語

華、余欣然、親摹補闕畧、遂成全璧云、 丙申十月初五日道忠識


南方火德真君


今上皇帝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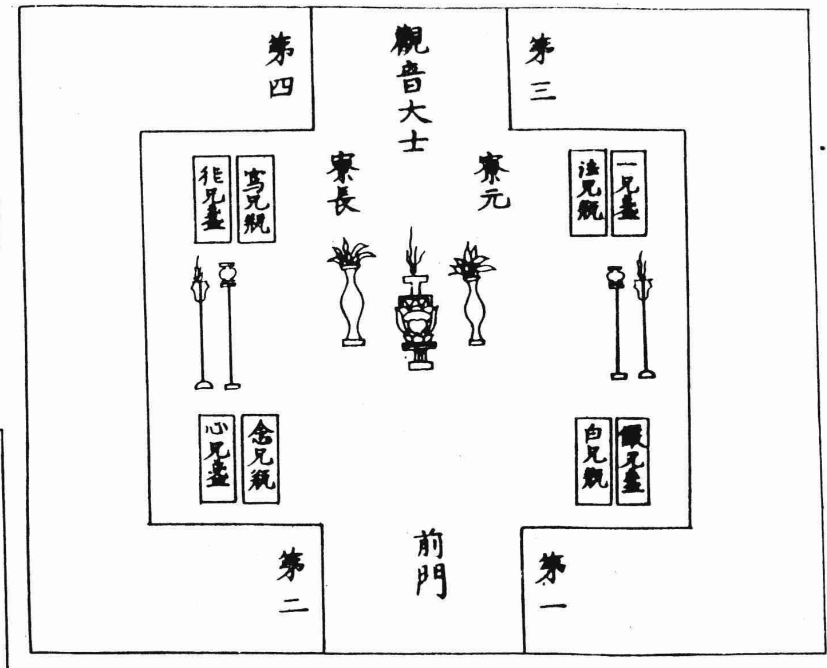
掛上間
夏臈
掛下間
寮决
觀音大士
寮主
望寮
副寮
寮元
共一百二十三單州人事
清衆共八百五十四員



拾遺
若諸菩薩
善用其心
則獲一切
勝妙功德



點茶
明上座
來日
免請



觀音大士
寮長
寮元
第四
第三
第二
第一
前門
作兄盞
寫兄瓶
法兄瓶
一兄盞
心兄盞
念兄瓶
白兄瓶
假兄盞

衆寮家事什物並不得借出常住來借亦不得應副如違重罰

住山 [illegible]

藝術賣買人不許入寮

副寮　寮元　寮主　望寮

静

上堂 有侍者寮 / 巡堂

入室 侍者 / 小參 晚間

告香 侍者 新掛搭 / 普説

諷經 維那 / 坐禪

看經 維那 / 唱衣

放參 維那 / 念誦 今晚

送亡 維那 / 送骨

普請 維那 / 迎聖

接御香 維那 / 接尊宿

坐堂 維那 /

秉拂 侍者 / 接和尚

點茶 維那 / 接官

陞座 維那 / 行道 四月十五 七月十五 冬至 臘月卅日

洗衣 衆寮 / 泡衣 來日天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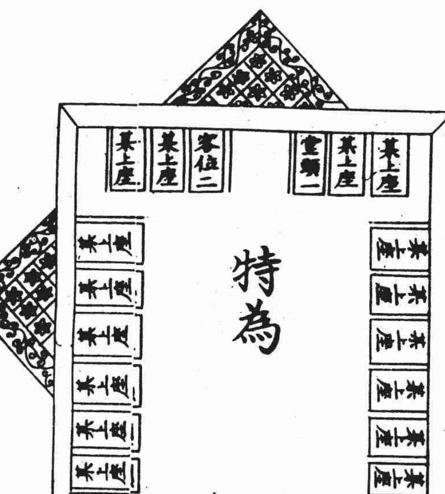
開浴 浴司 / 淋汗 六月初一日始掛

淨髮 衆寮 / 齋前不許拿

煎湯 衆寮 / 洗鉢拭 初八 十八 廿八日

給炭 初十日 廿日 卅日 直歲 / 掃地

濯足 衆寮 / 什物借交



謹依大藏録出
夫出家之子方便為先厠屎屁後
糞垢易觸送屎進前脚下軋鮮換鞋
洗淨要近聖賢淨身洗手數有真
言端身正坐不汚兩邊大便打疊
滅損福田水昃狼藉語忌喧々明
窻白壁護惜延年近有後学拄窻
唾涎穢汚心眼動念增愆恣意縱
逸罪業彌天未聞訓誨誡為可憐
出示斯語切須勉旃日用邊事未說
參禅純熟福業結清淨緣若能依
此善提果圓有真言

入厠　唵　狠嚕陁耶
洗淨　唵　賀曩密栗制帝
淨手　唵　主伽羅耶
淨身　唵　室利曳婆醯
去穢　唵　跋折羅惱伽吒

仏制以右手提淨桶入厠鳴指三下以
警糞裏鬼神使使利不汚鬼面免生
魔障當洗淨時以左用第四第五指
洗淨既畢不可以觸手提淨桶出厠洗
手之法一灰二土以水泥之次用澡豆
豆°洗之令淨
經云九登溷洗淨須黙誦上頂神呪
各三遍或七反若不誦呪假使七恒
河水洗至金輪水際終不能淨不得
坐°禅床不得誦經說法不得登殿堂
礼拜奉勸受持一切鬼神常相擁護

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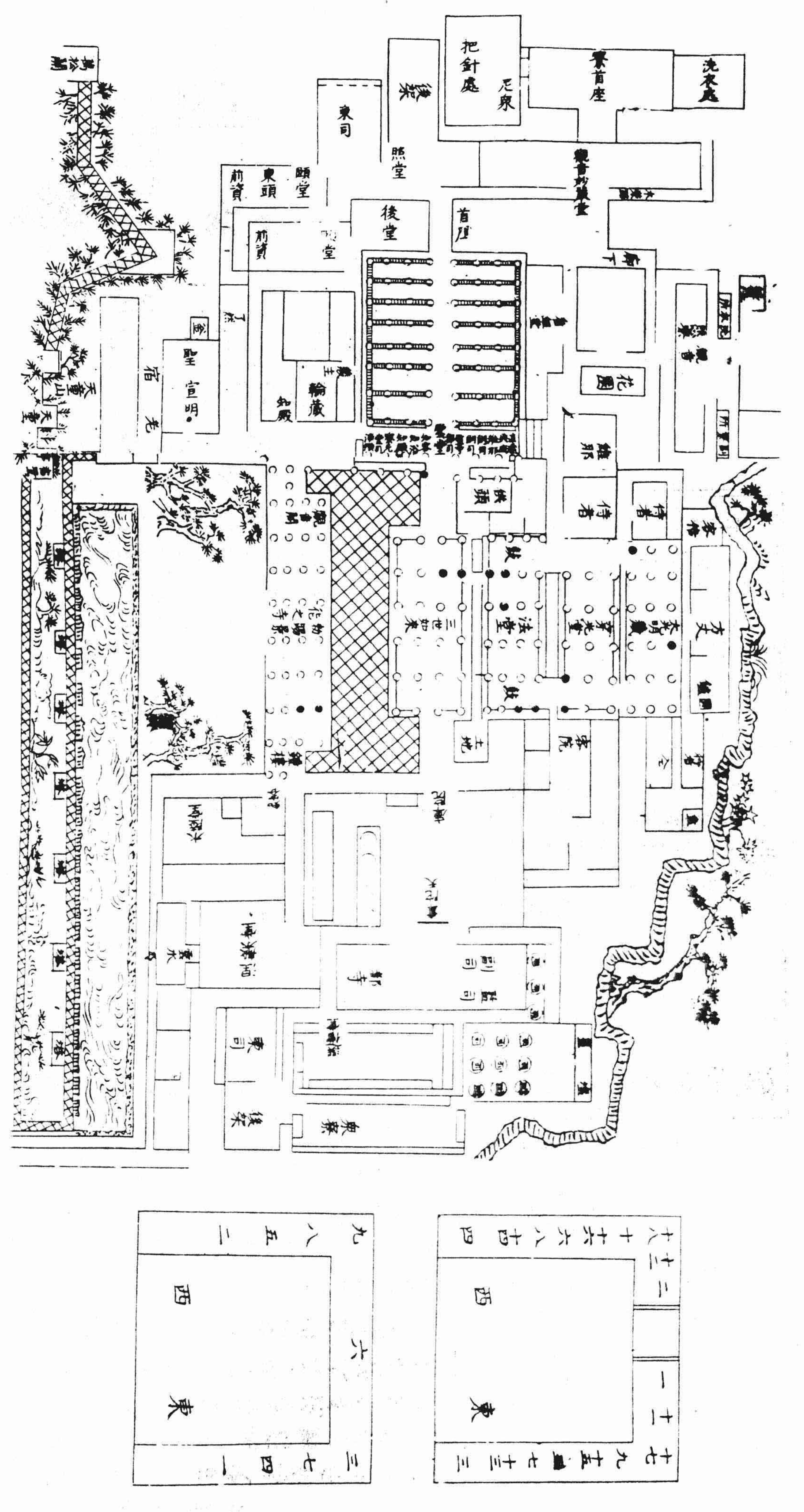
落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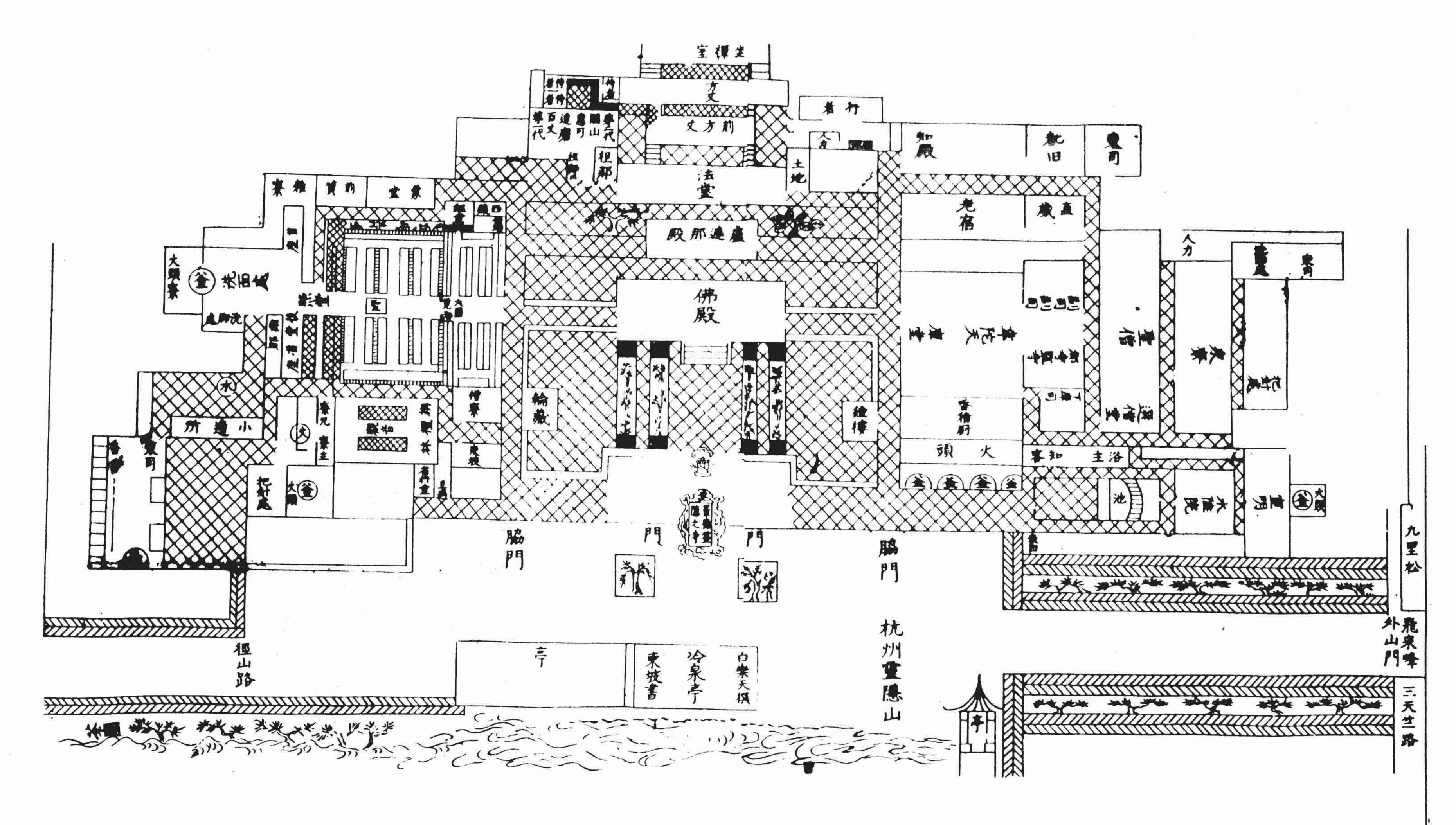
淨桶安當面滿鞋頻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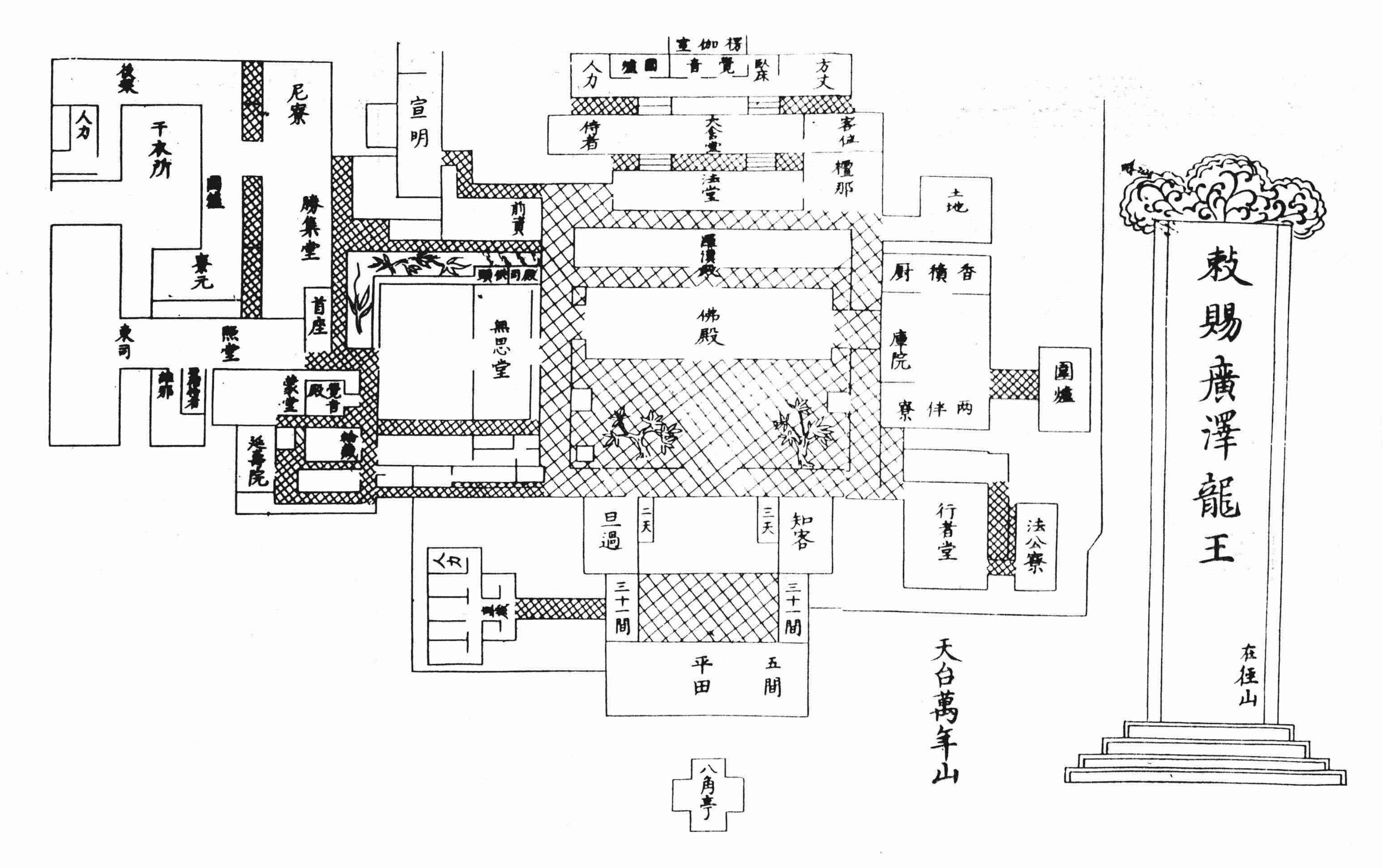
免得兩邊湿

出厠偈云
洗除形穢當願衆生清淨調
柔畢竟無垢事畢就水當願
衆生出世法中速疾而往以
水盥掌當願衆生得清淨手
受持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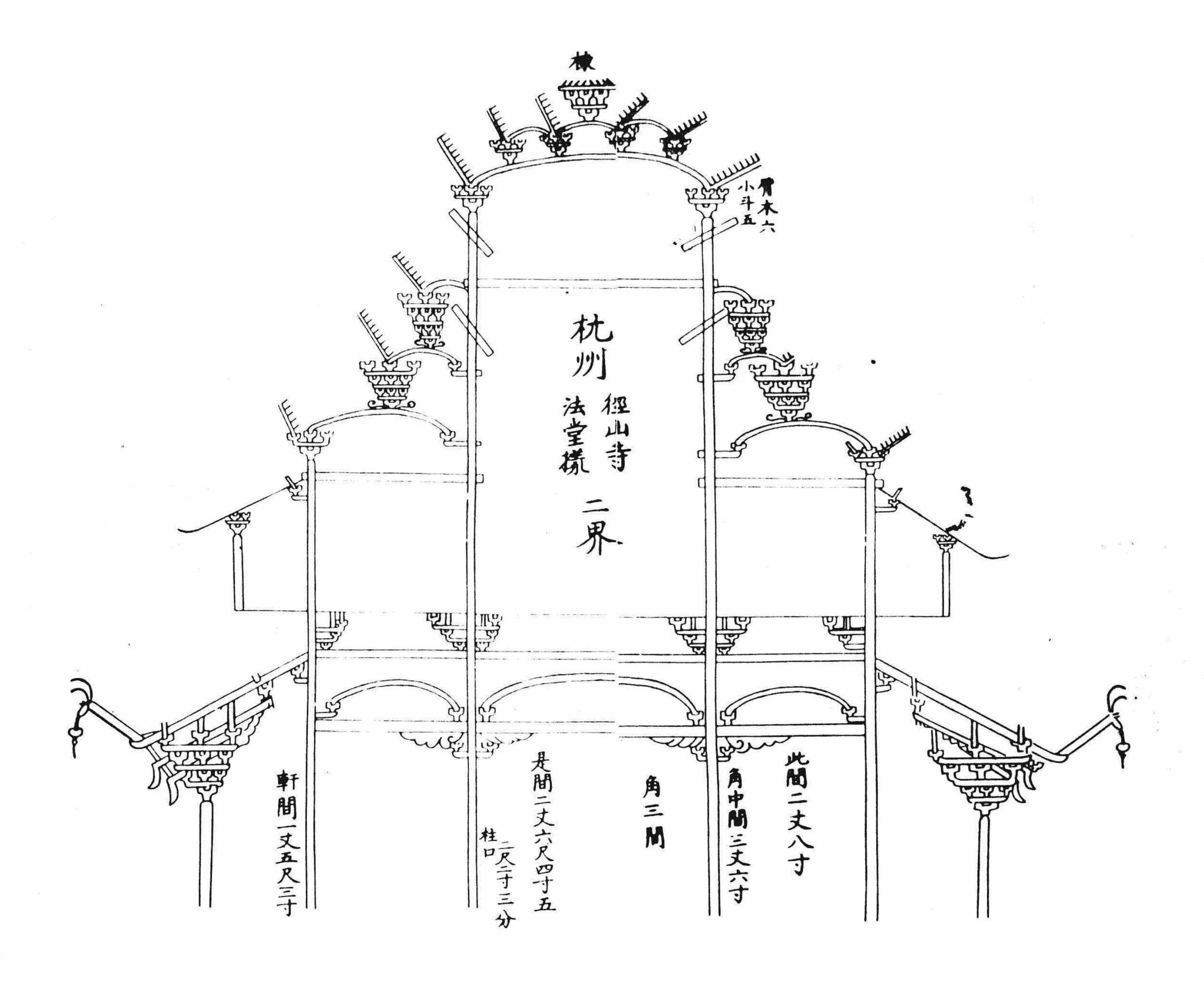
南山澄照律師示衆
登溷南山恭列行昏墻唾地業
分明户扁三令輕弾指人擁那
是亂作邑人処使籌知觸淨出
時須水忌縱横夜間把火防
熏壁°特此摘毫誡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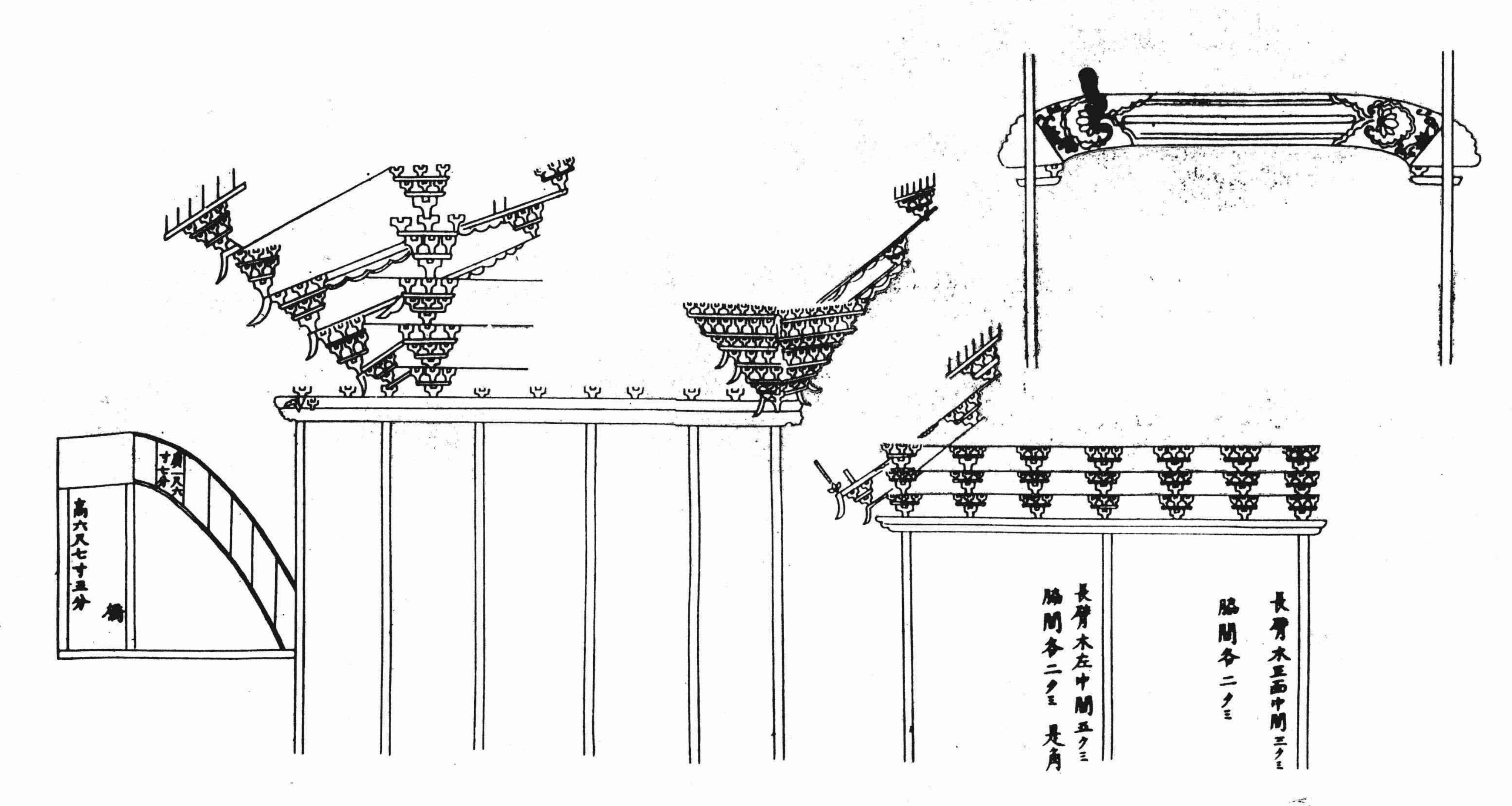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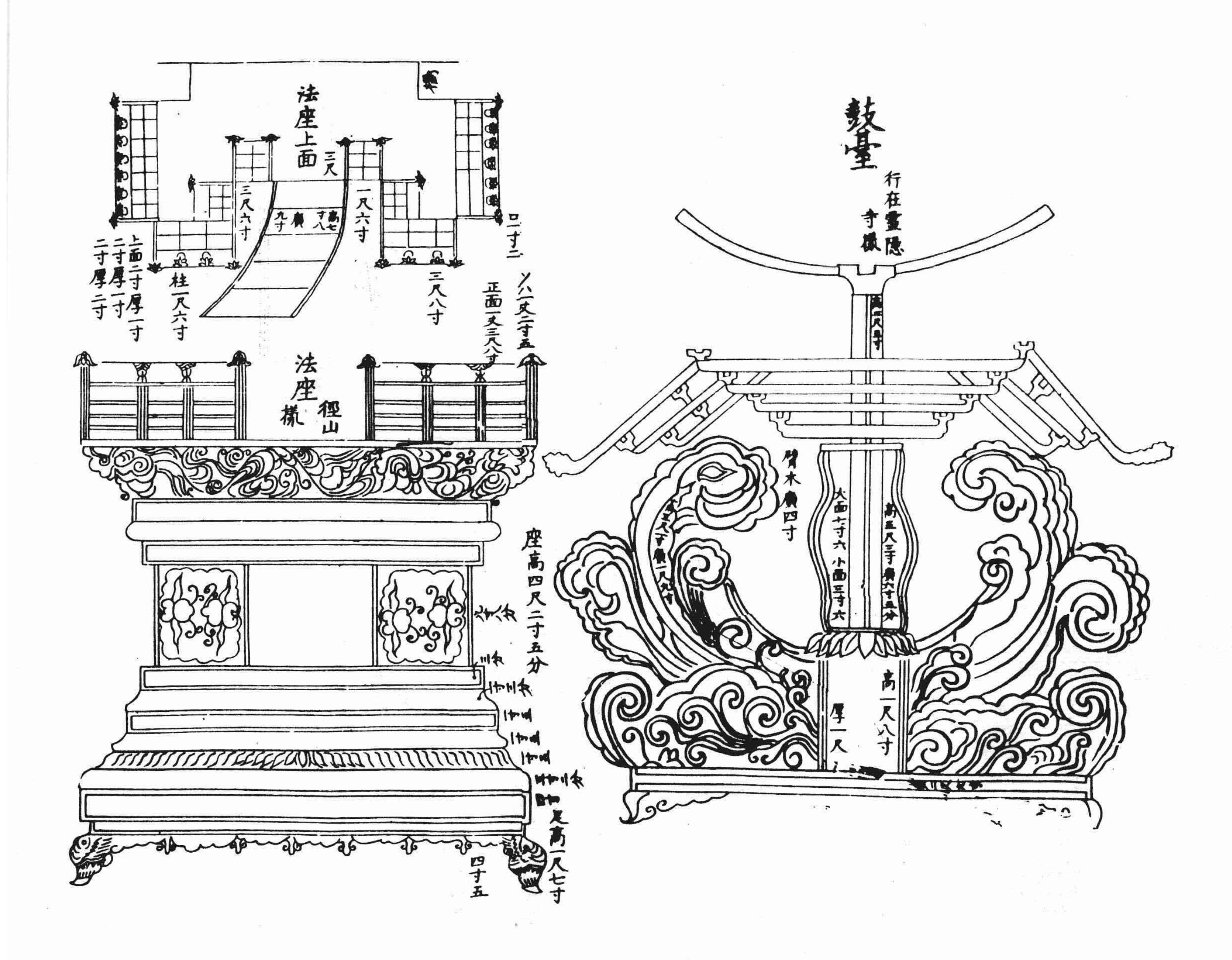

坐禪室
方丈
前方丈
法堂
土地
盧遮那殿
佛殿
輪藏
鐘樓
脇門
門
門
脇門
杭州靈隱山
亭
冷泉亭
東坡書
火頭
知客
浴主
池
九里松
飛來峰
外山門
三天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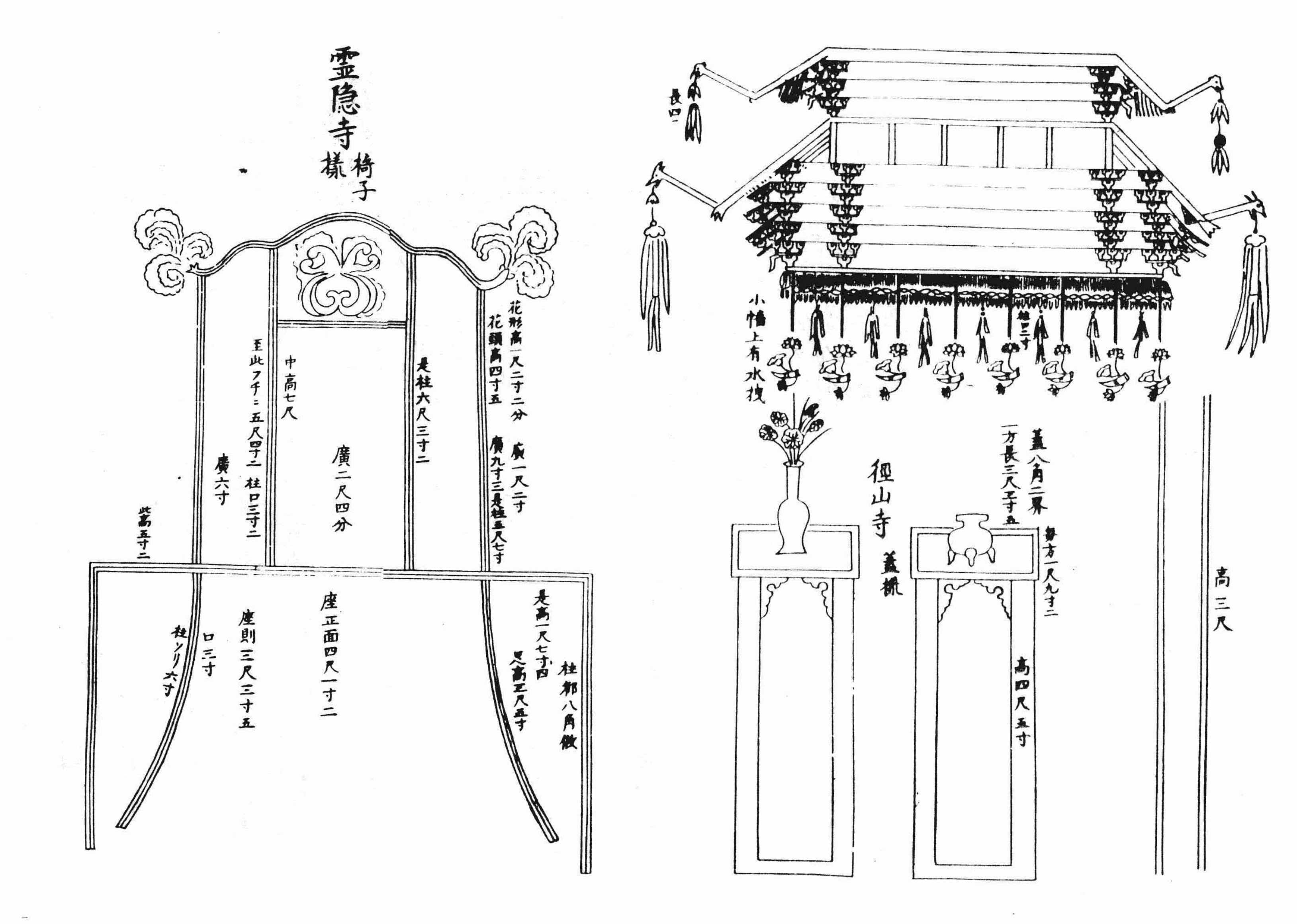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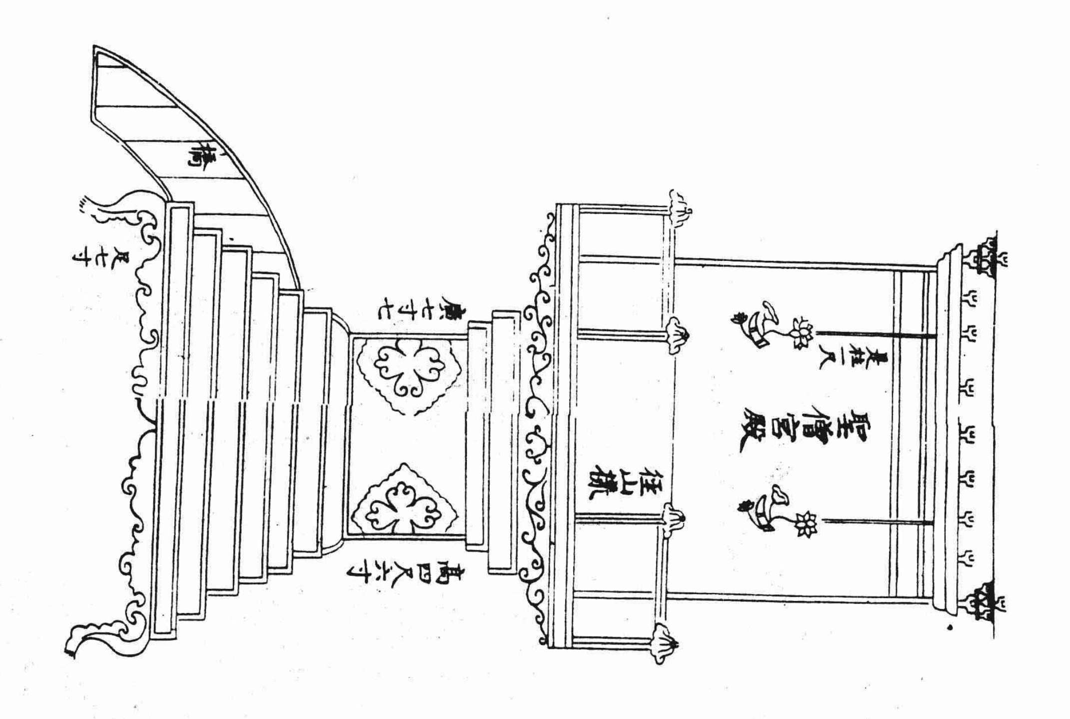
敕賜廣澤龍王
在徑山
天台萬年山
八角亭
佛殿
法堂
無思堂
尼寮
勝集堂
千衣所
宣明
首座
東司
延壽院
方丈
侍者
客位
土地
香積廚
庫院
兩序寮
圊爐
行者堂
法公寮
旦過
知客
三十一間
平田
五間
人力


棟
杭州徑山寺法堂横二界
軒間一丈五尺三寸
是間二丈六尺四寸五
柱口二尺三寸三分
角三間
角中間三丈六寸
此間二丈八寸


高六尺七寸五分
長臂木正面中間三ク三
脇間各二ク三
長臂木左中間五ク三
脇間各二ク三　是角


法座上面
三尺
三尺六寸
一尺六寸
三尺八寸
柱一尺六寸
法座
側山
座高四尺二寸五分
足高一尺七寸
四寸五
鼓臺
行在靈隱寺儀
高一尺八寸
厚一尺
臂木廣四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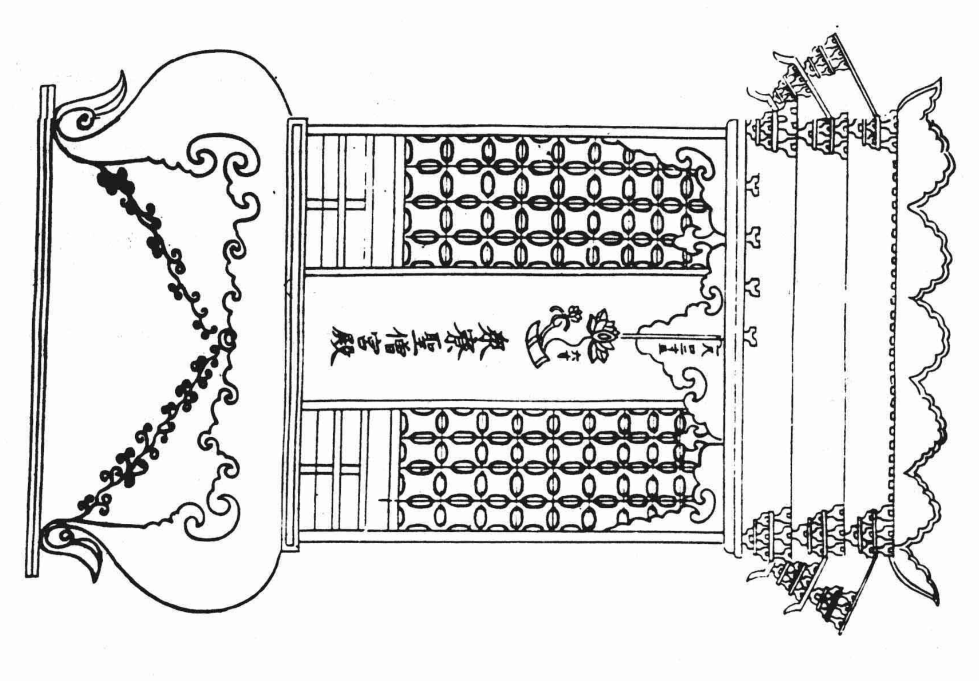

霊隠寺
椅子様
中高七尺
廣二尺四分
是柱六尺三寸二
花形高一尺二寸二分
花頭高四寸五
廣一尺二寸
廣六寸
座正面四尺一寸二
座則三尺三寸五
口三寸
徑山寺
蓋様
蓋八角二界
高四尺五寸
高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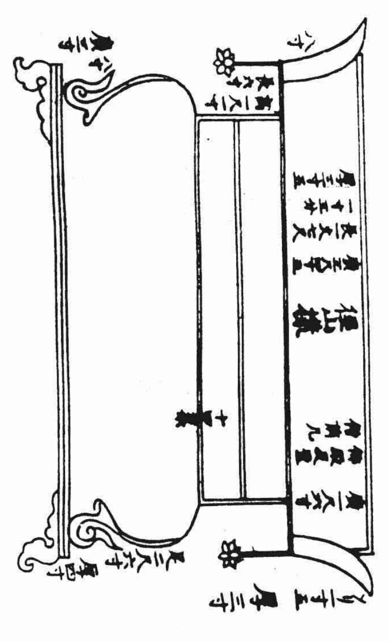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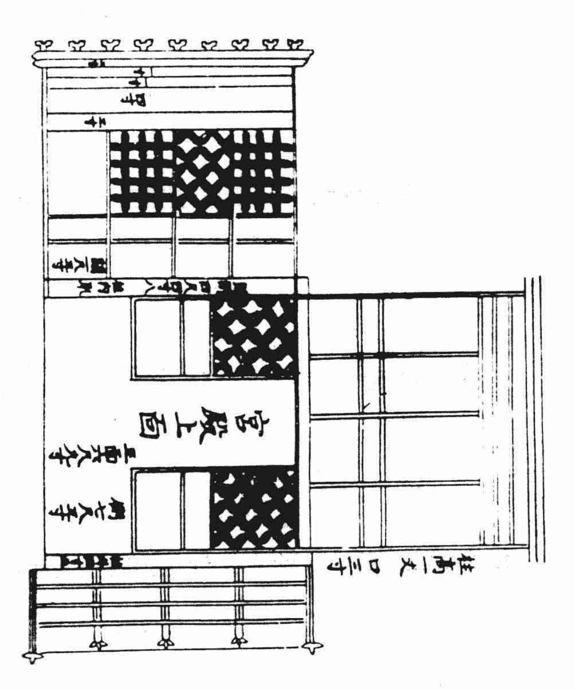
靈隱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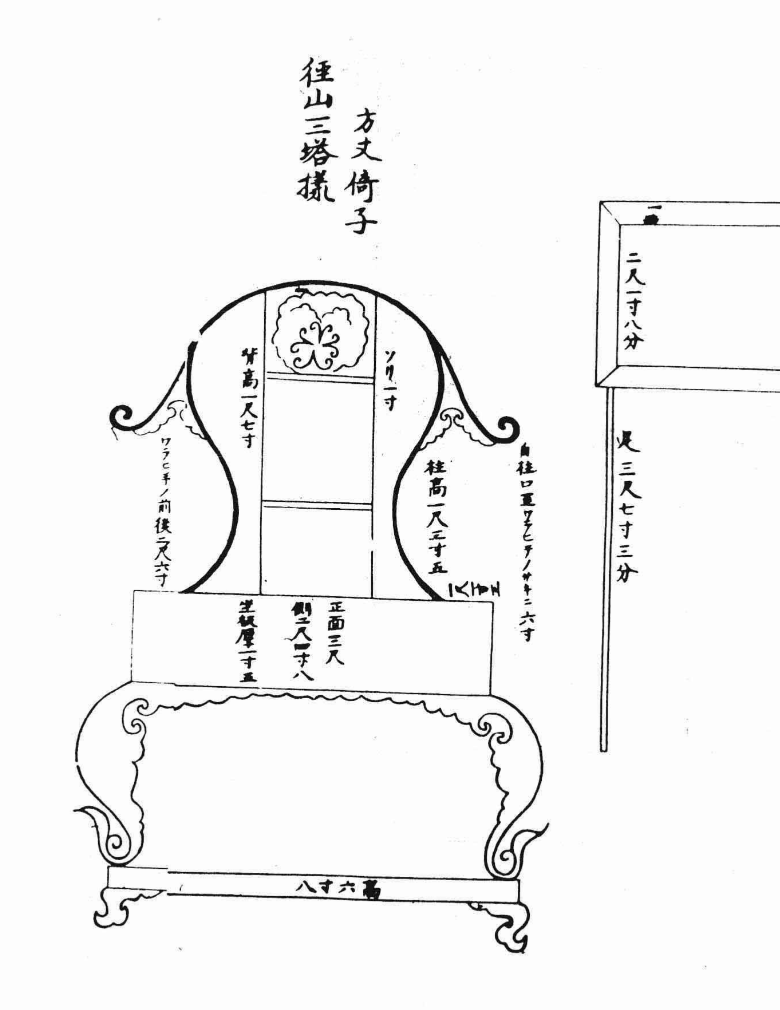
屛風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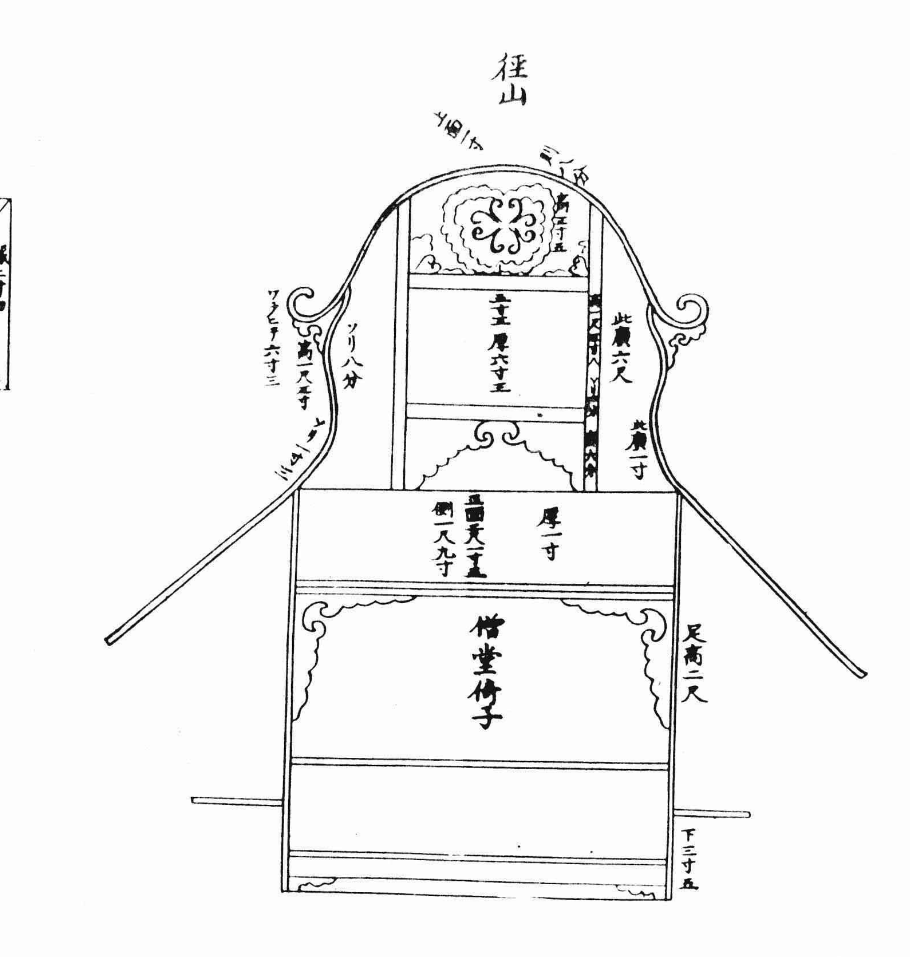
花形高三尺四寸
廣二尺五寸
高二尺八寸
高六寸七
高一丈一尺七寸
廣五尺九寸
フチ四寸五分
廣五寸
廣二尺二寸八分
廣九寸二分
廣六寸七
高三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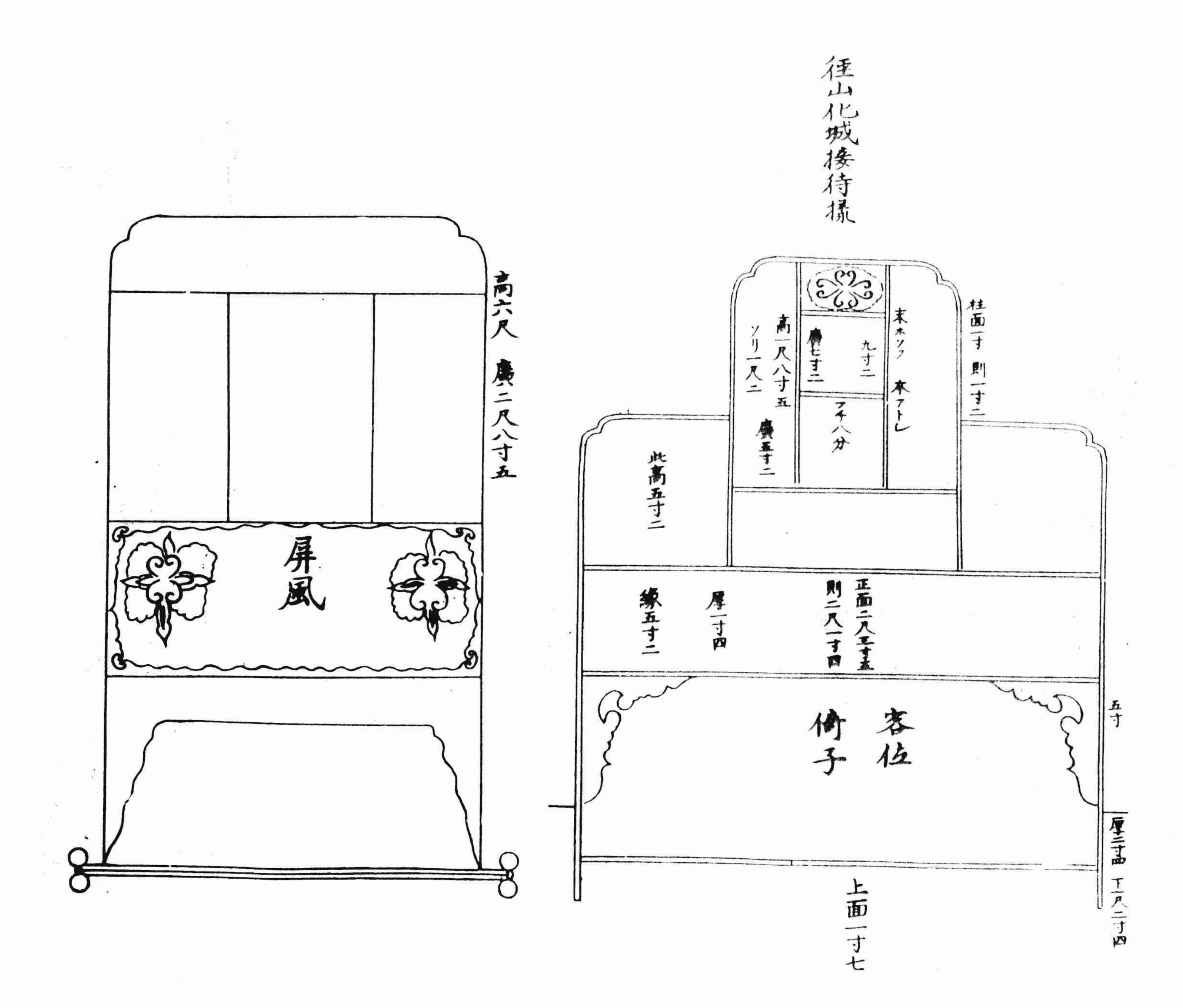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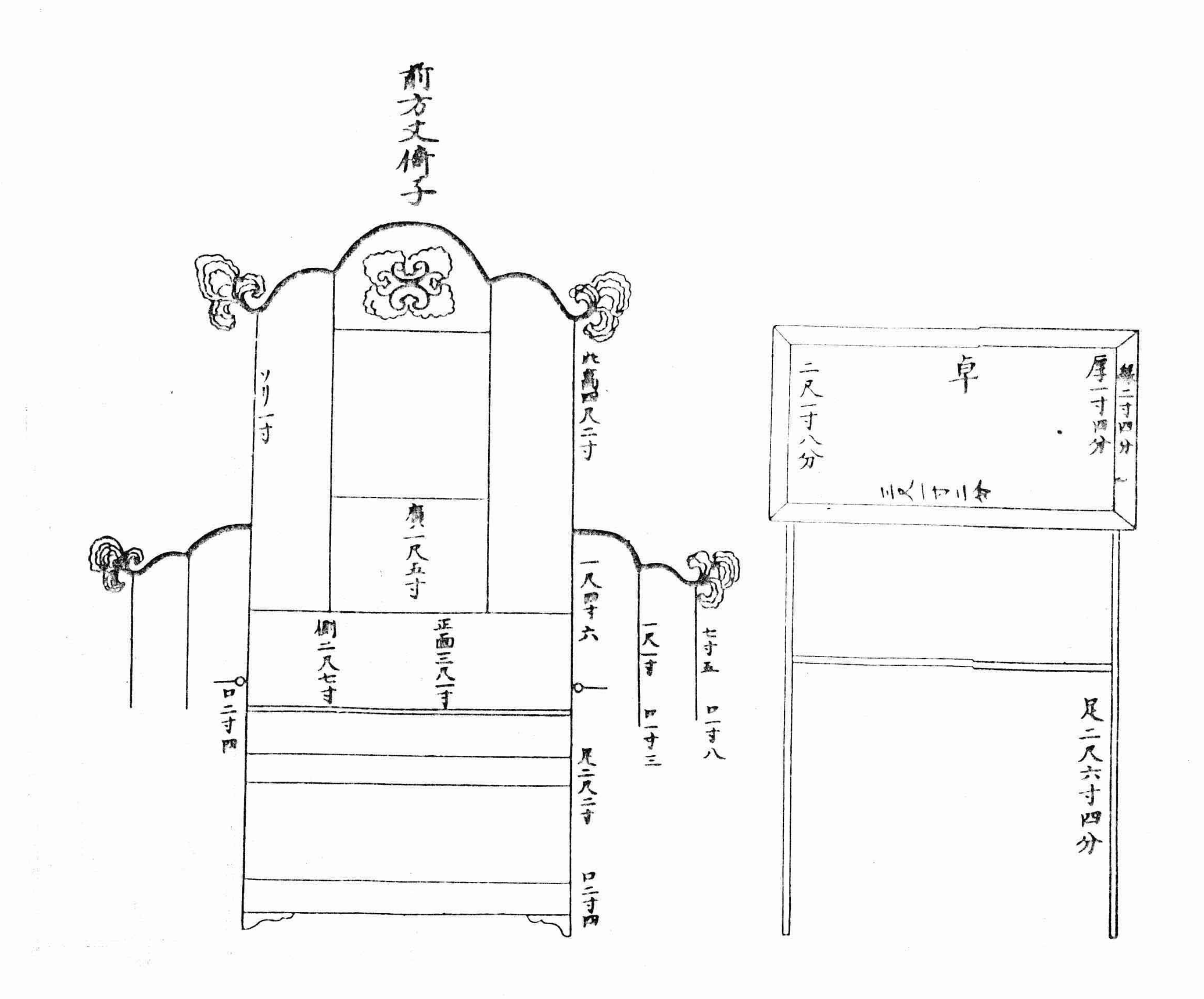

宮殿上面


方丈倚子
径山三塔撫
背高一尺七寸
ソリ一寸
柱高一尺三寸五
正面三尺
側二尺四寸八
坐鈑厚一寸五
高六寸八
二尺一寸八分
厚一寸四分
足三尺七寸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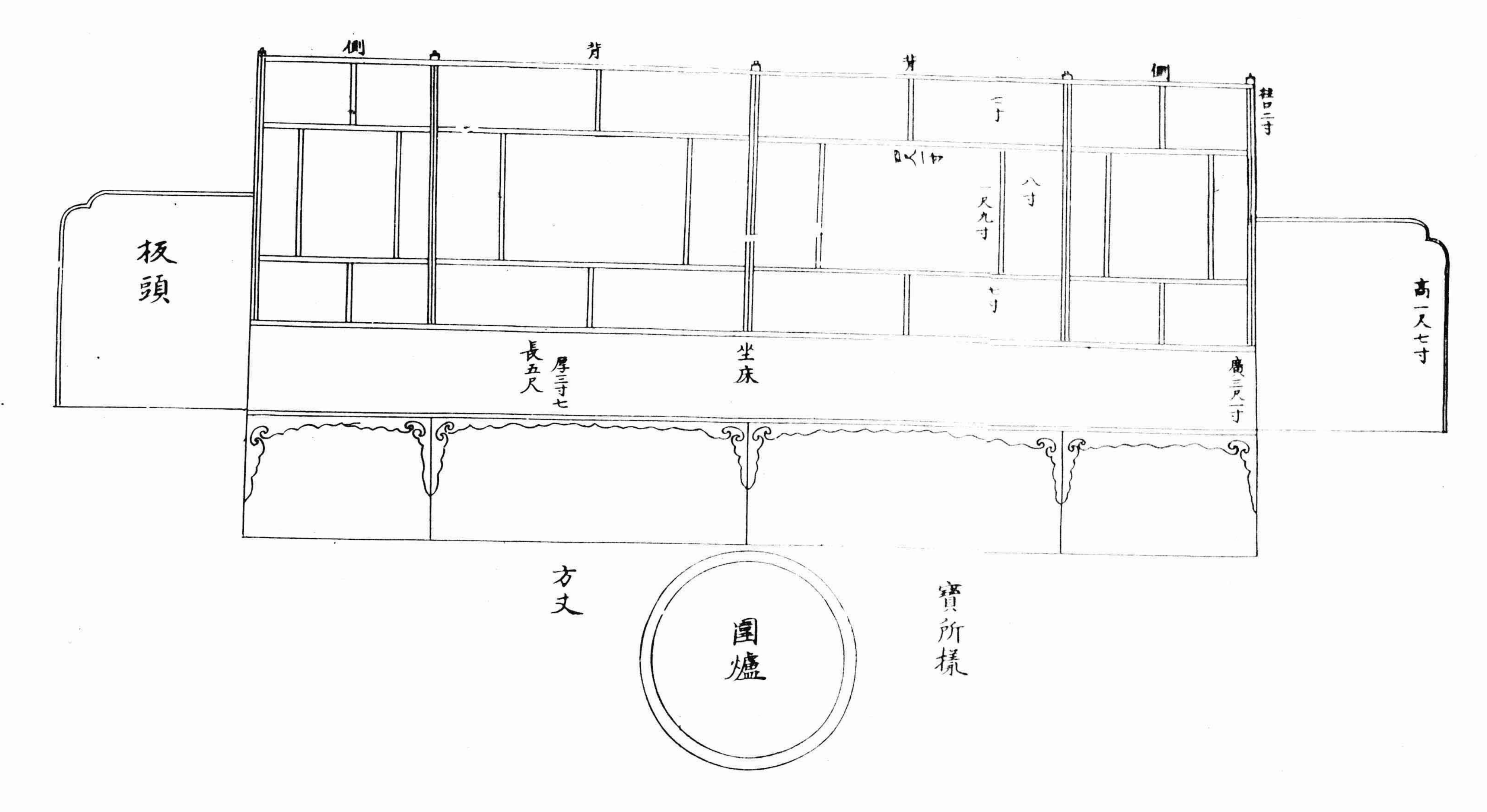

径山
ソリ八分
此廣六尺
此廣一寸
厚一寸
側一尺九寸
僧堂倚子
足高二尺
下三寸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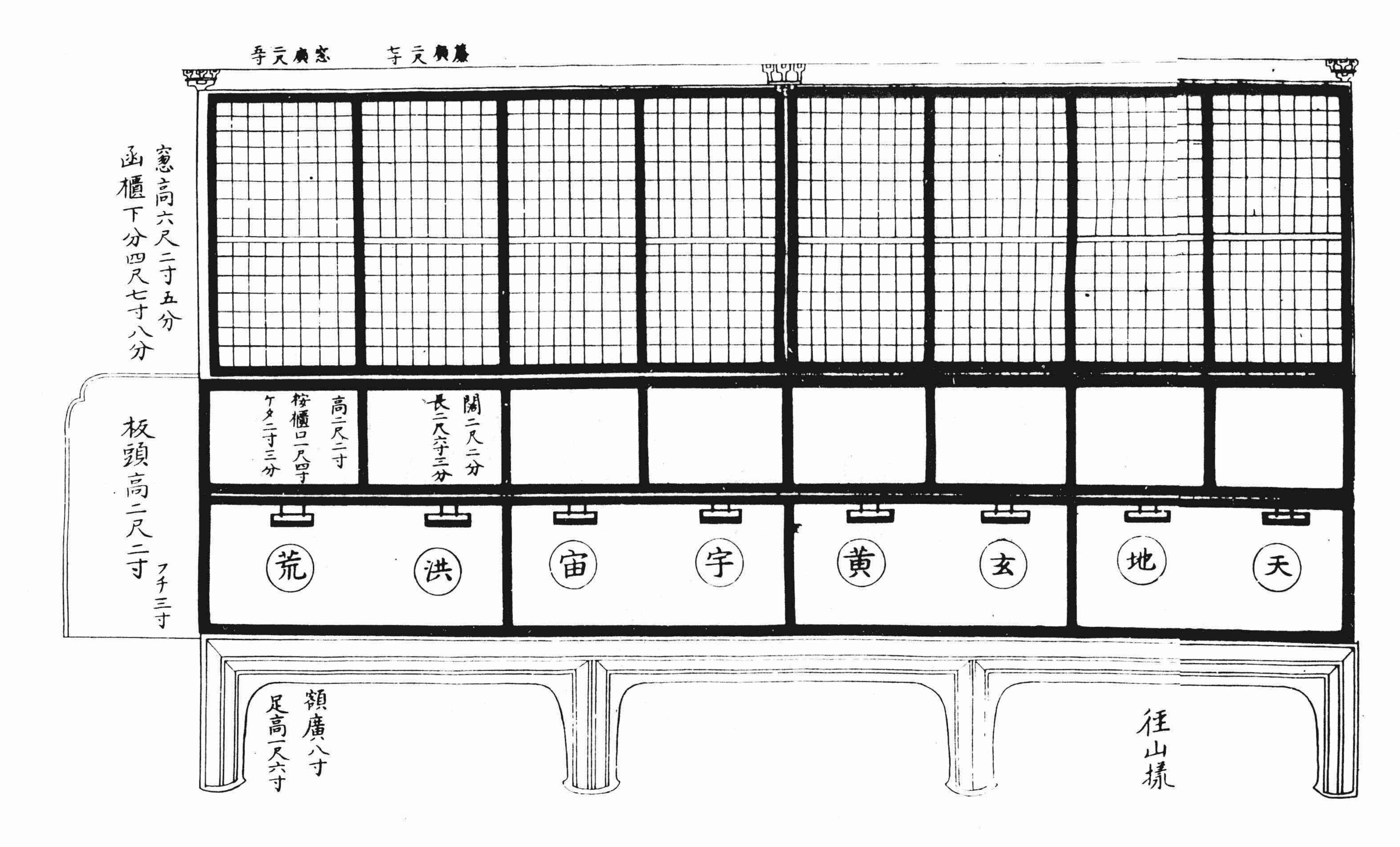
徑山化城接待摽
高六尺
廣二尺八寸五
屏風
此高五寸二
高一尺八寸五
ソリ一尺二
廣五寸二
九寸二
フチ八分
末木ツク
本アトレ
柱面一寸
則一寸二
縁五寸二
厚一寸四
則二尺一寸四
客位
倚子
五寸
上面一寸七



新方丈倚子
ソリ一寸
高四尺二寸
頭一尺五寸
側二尺七寸
正面三尺一寸
一尺四寸六
一尺一寸
七寸五
口二寸四
口一寸三
口一寸八
足二尺二寸
口二寸四
卓
二尺一寸八分
厚一寸四分
二寸四分
三尺一寸二分
足二尺六寸四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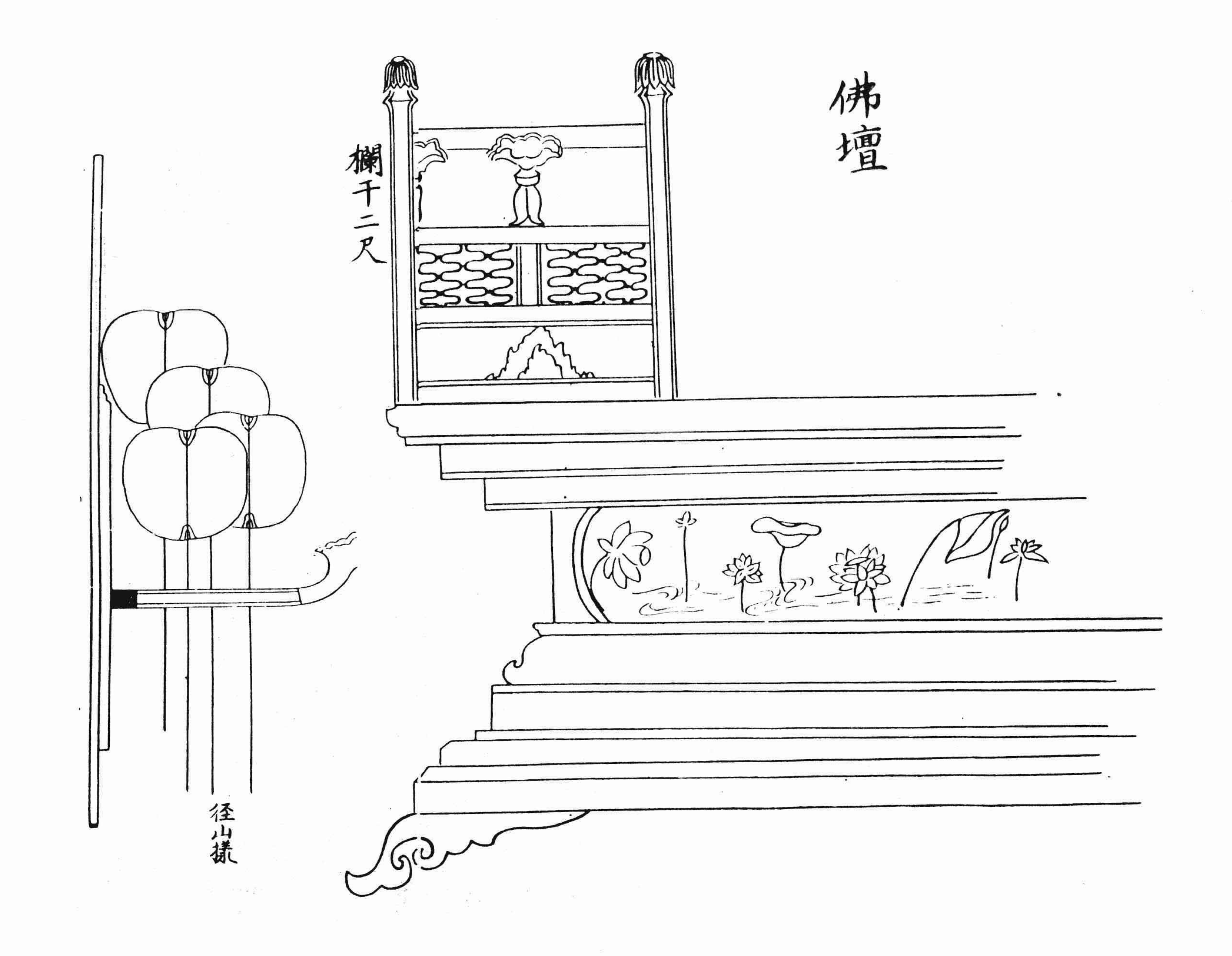
板頭
側
背
背
側
柱口二寸
一尺九寸
八寸
長五尺
厚三寸七
坐床
高一尺七寸
方丈
圓爐
寶所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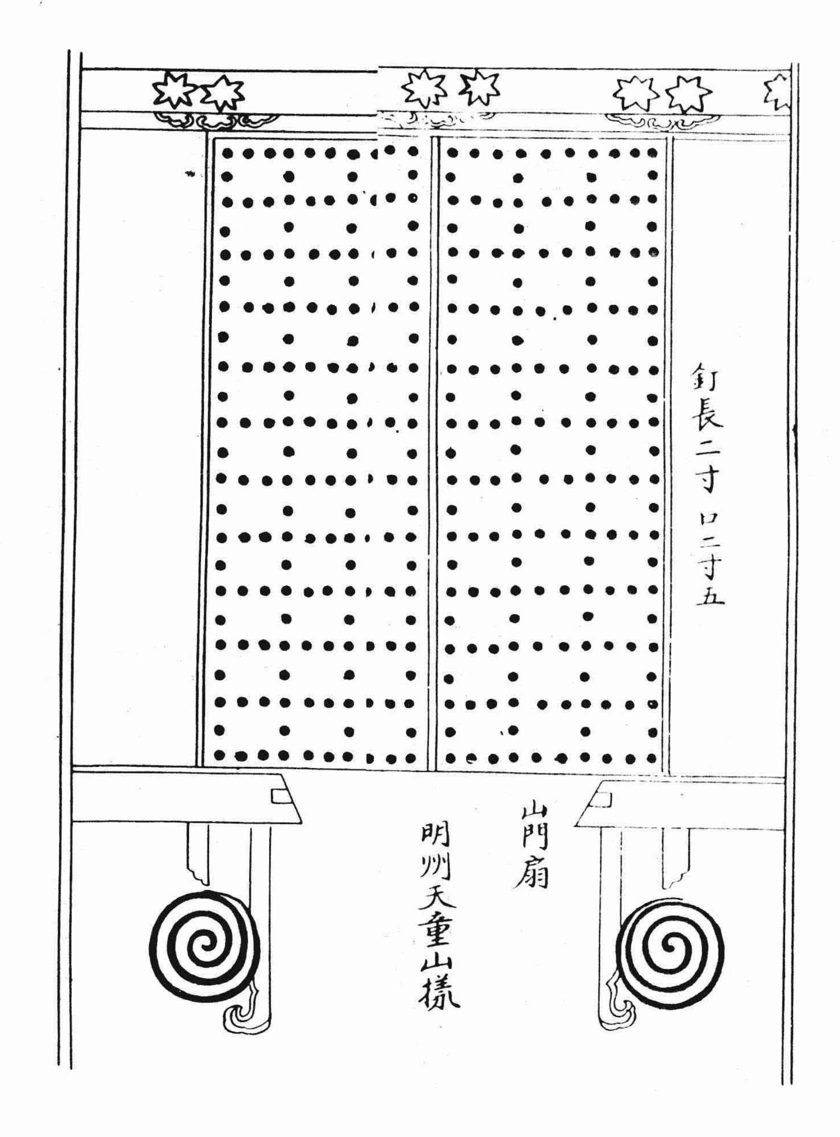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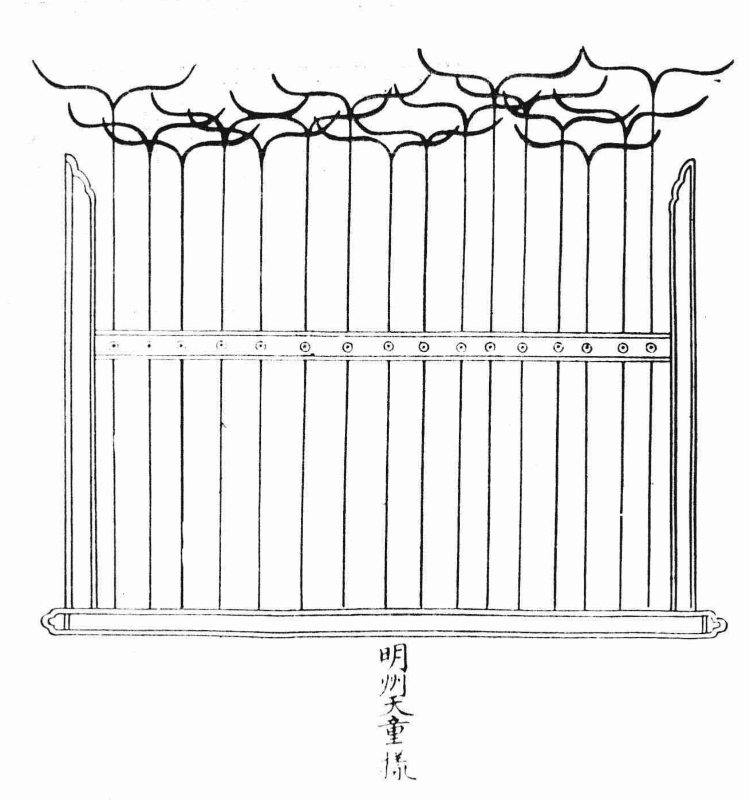
窓廣二尺五寸
簾廣二尺七寸
函櫃
窻高六尺二寸五分
下分四尺七寸八分
板頭高二尺二寸
フチ三寸
高二尺二寸
桉櫃口一尺四寸
ケタ二寸三分
闊二尺二分
長二尺六寸三分
荒
洪
宙
宇
黄
玄
地
天
額廣八寸
足高一尺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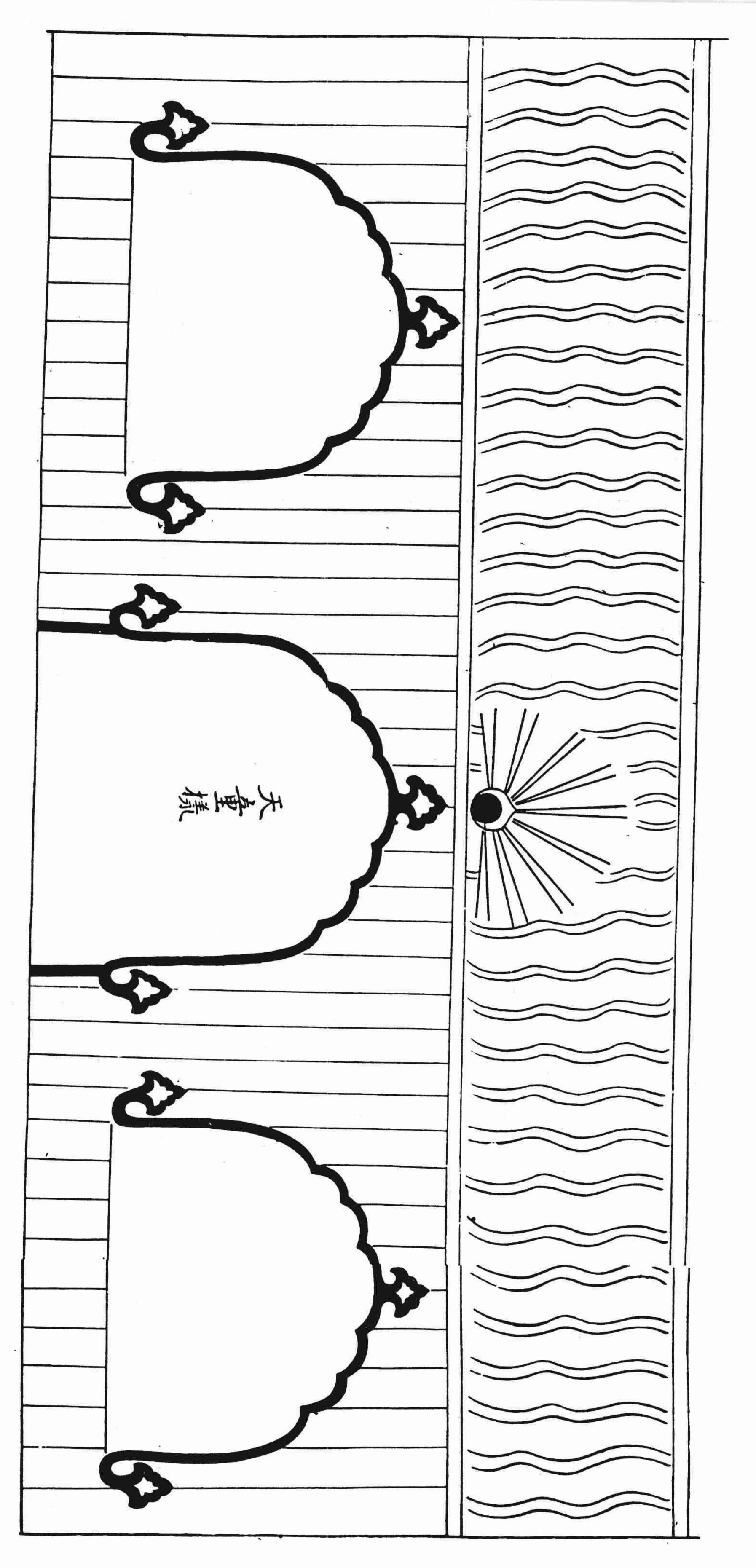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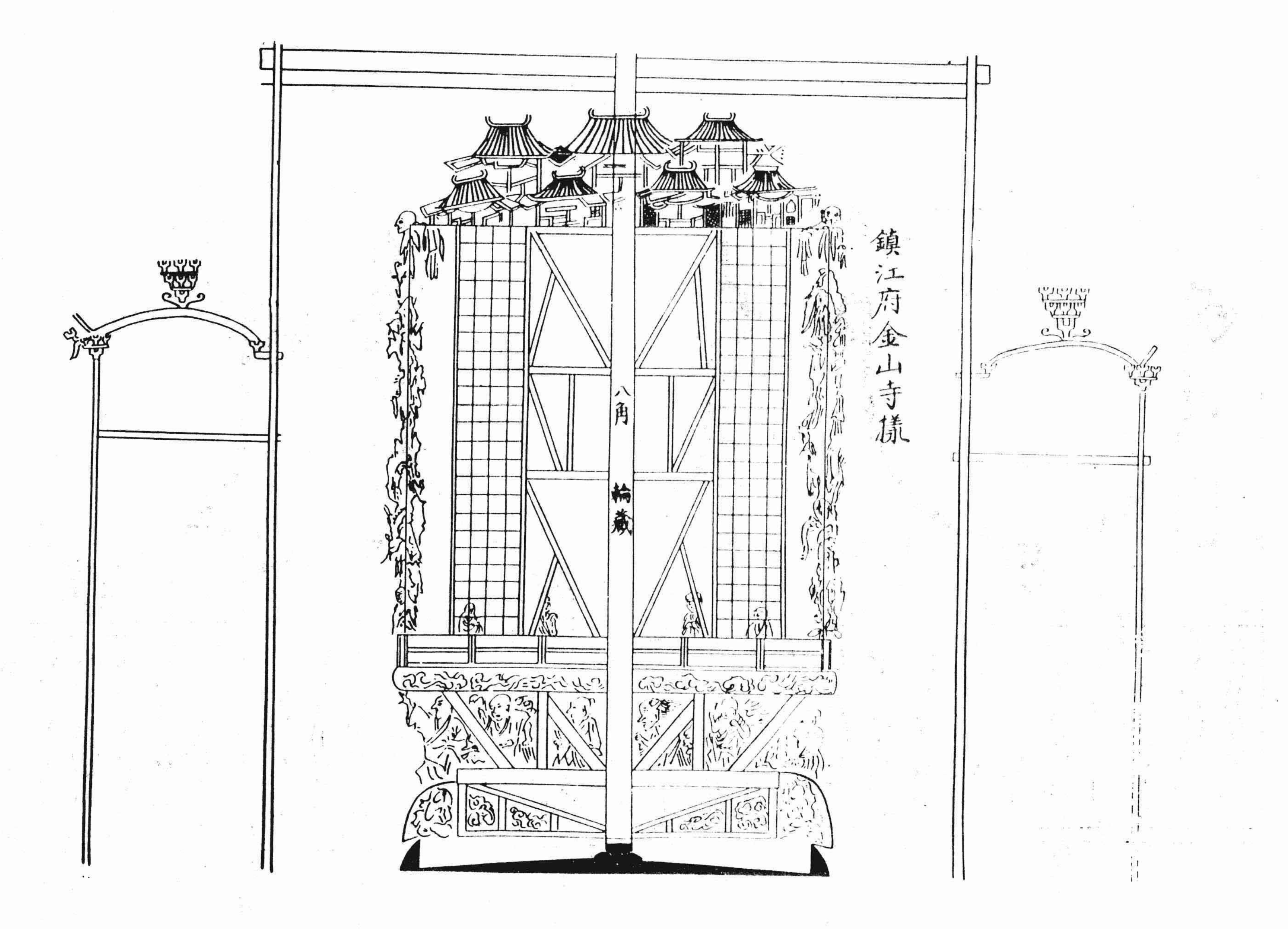
徑山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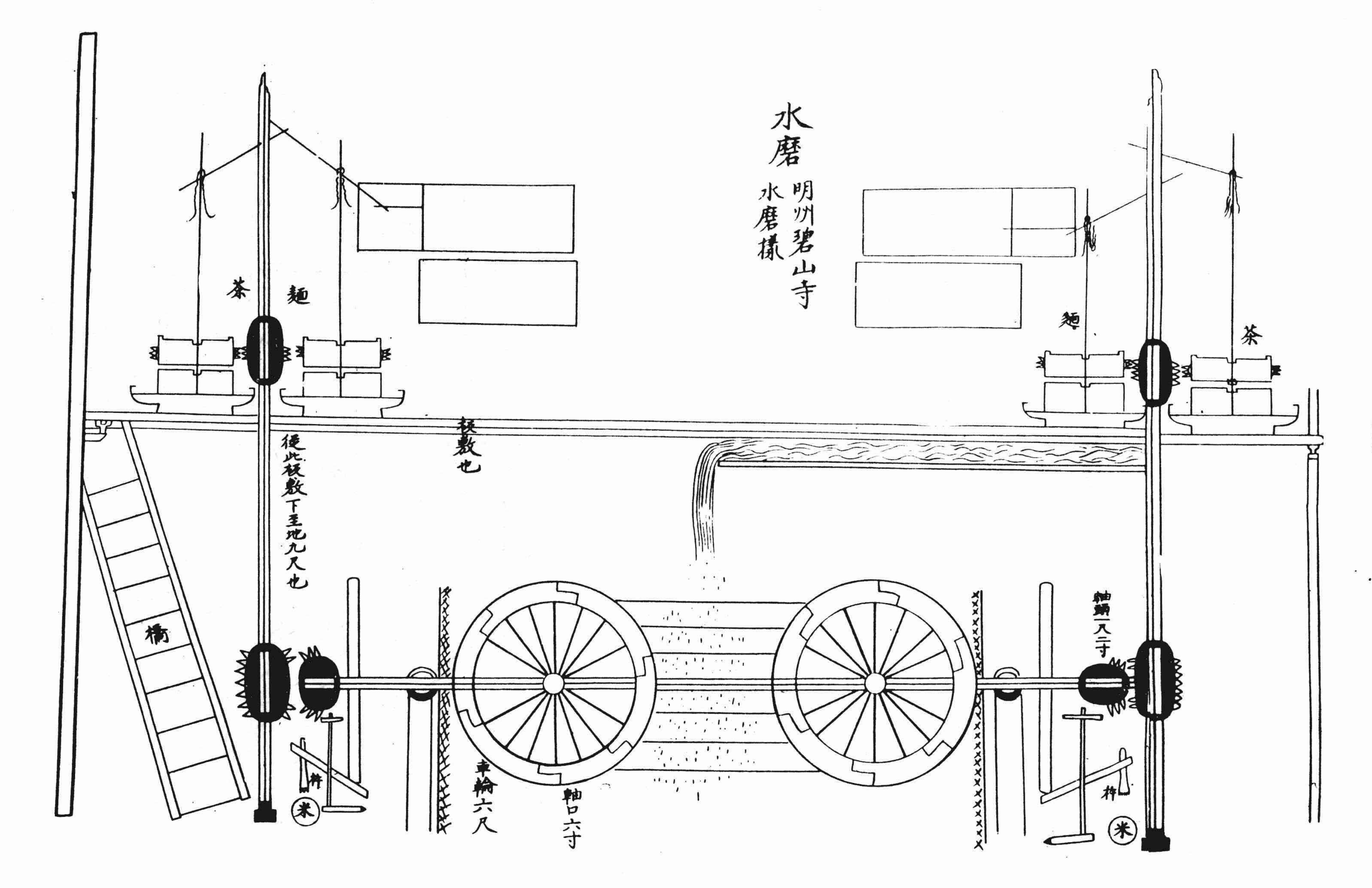

佛壇
欄干二尺
径山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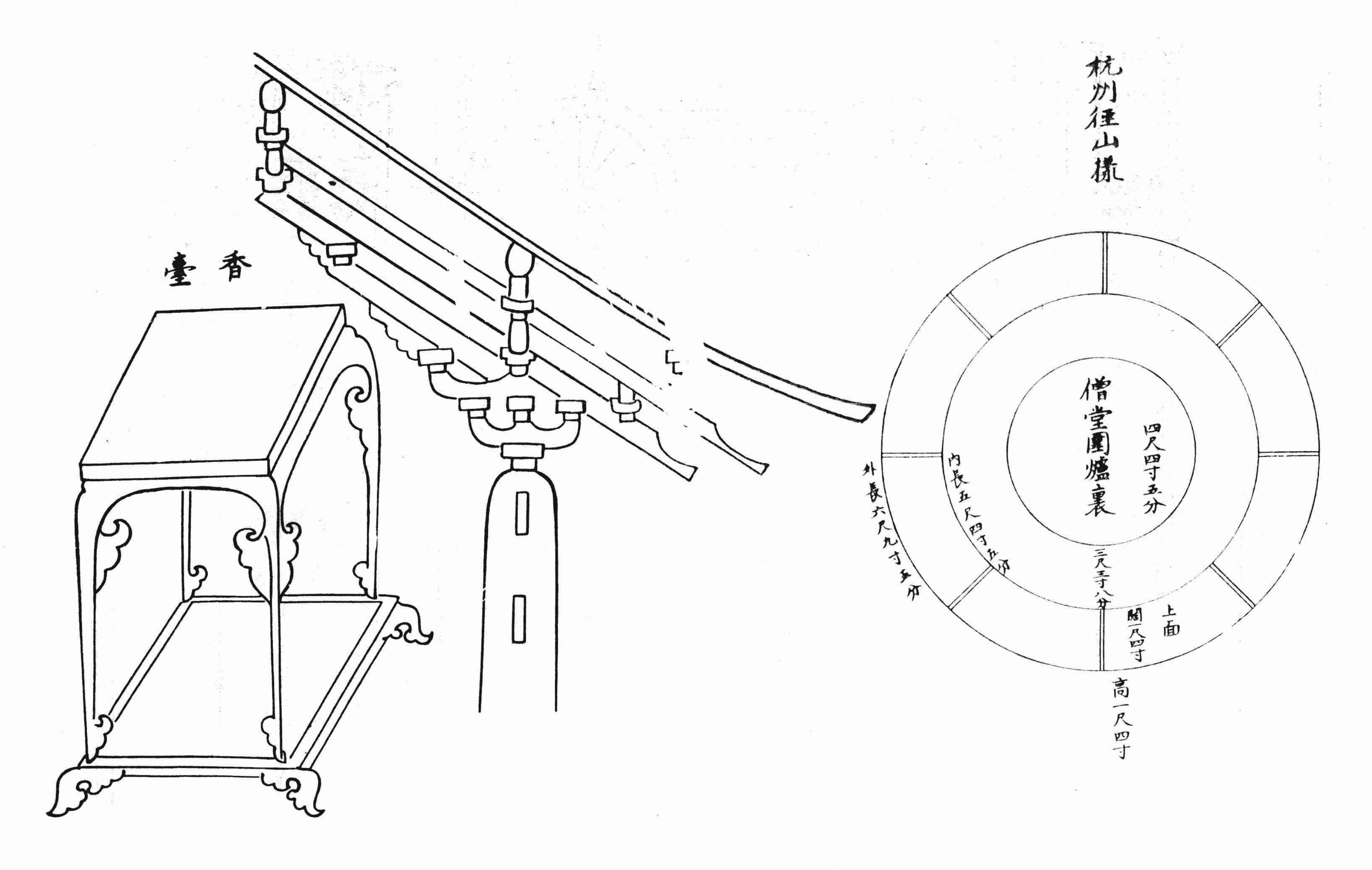

釘長二寸ロ二寸五
山門扇
明州天童山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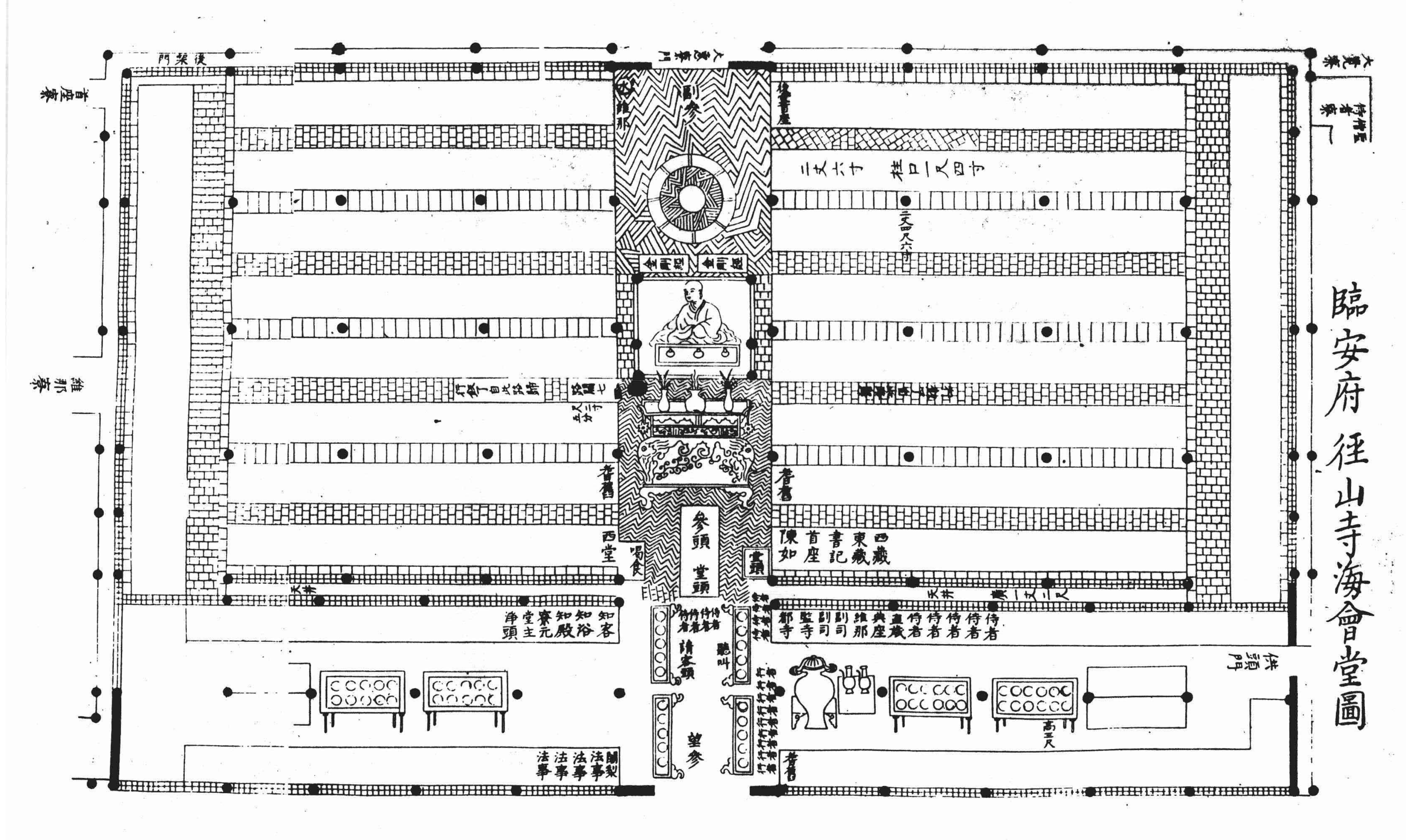

明州天童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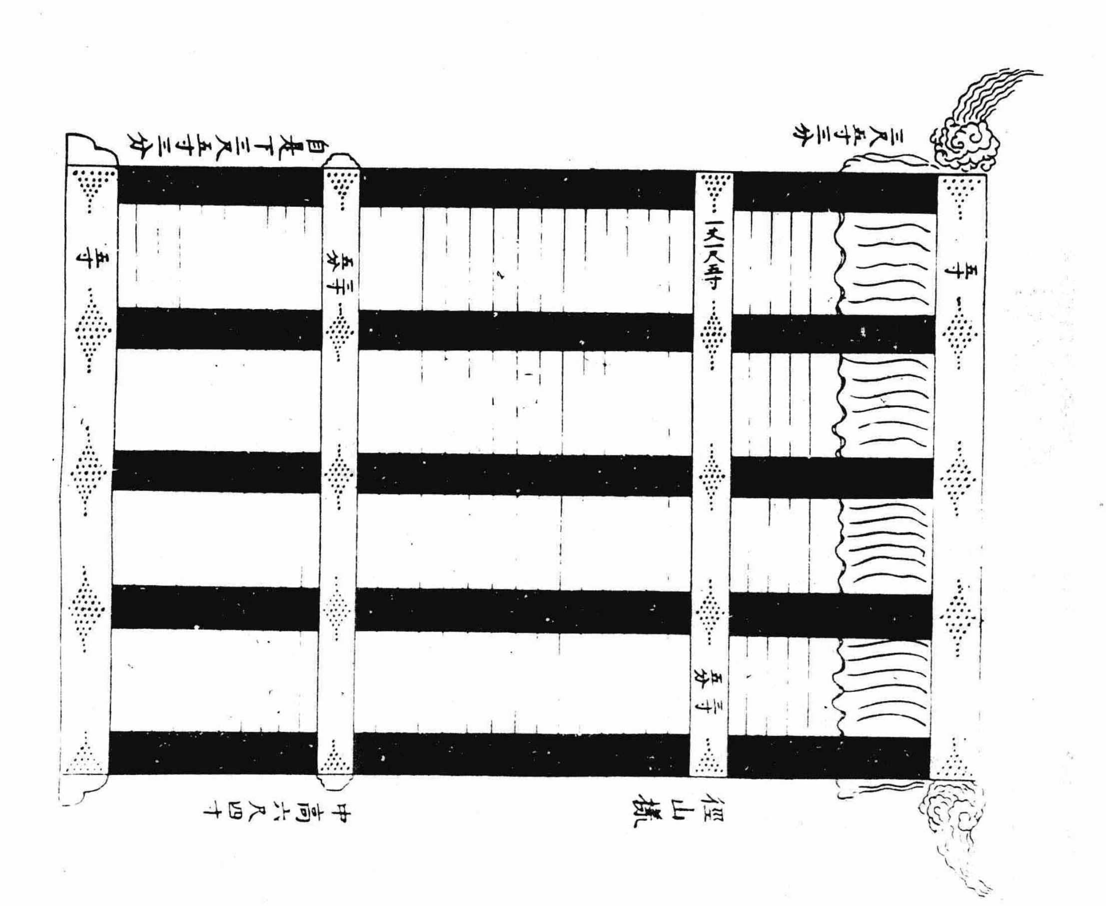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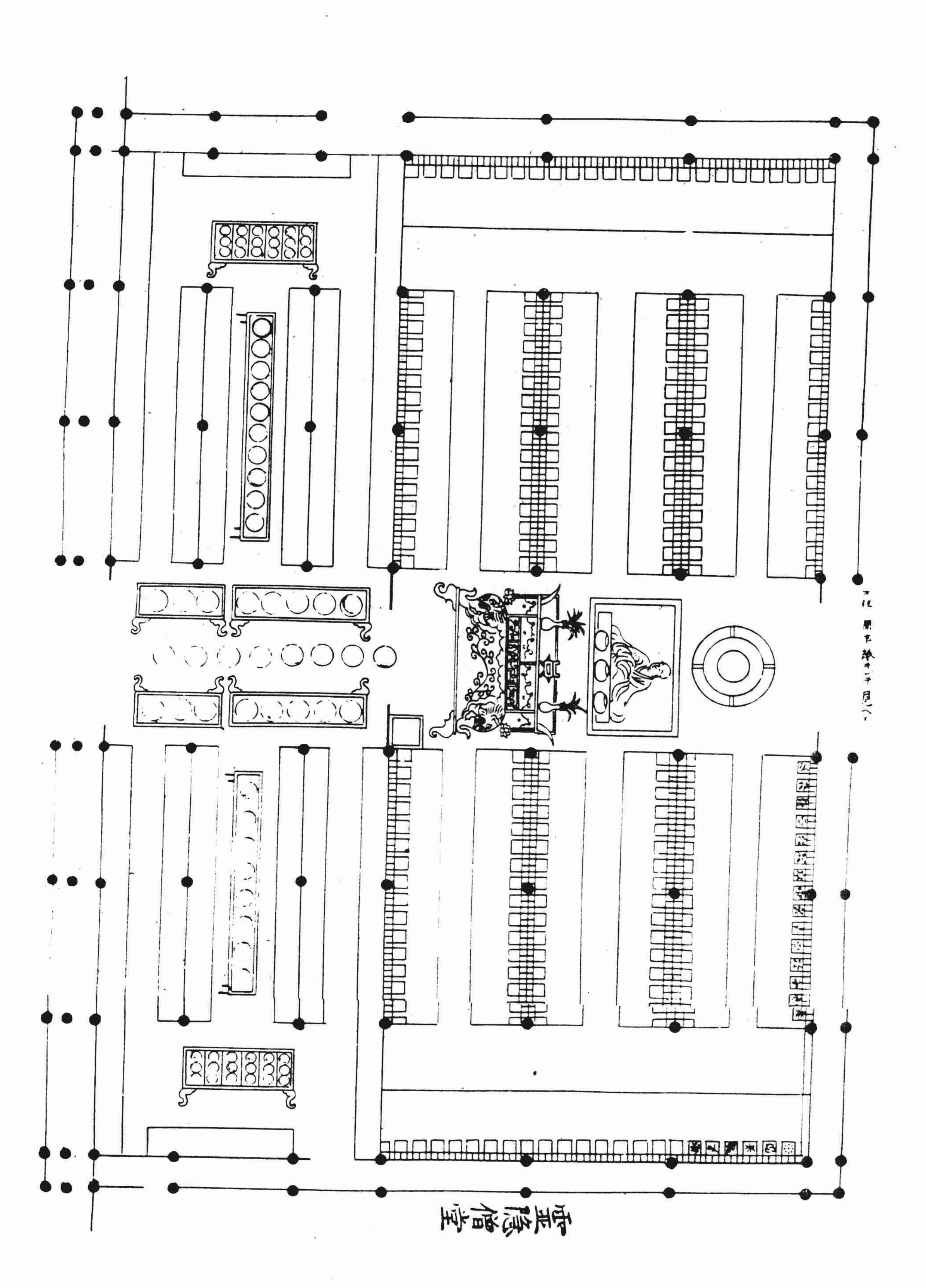

鎮江府金山寺樣
八角
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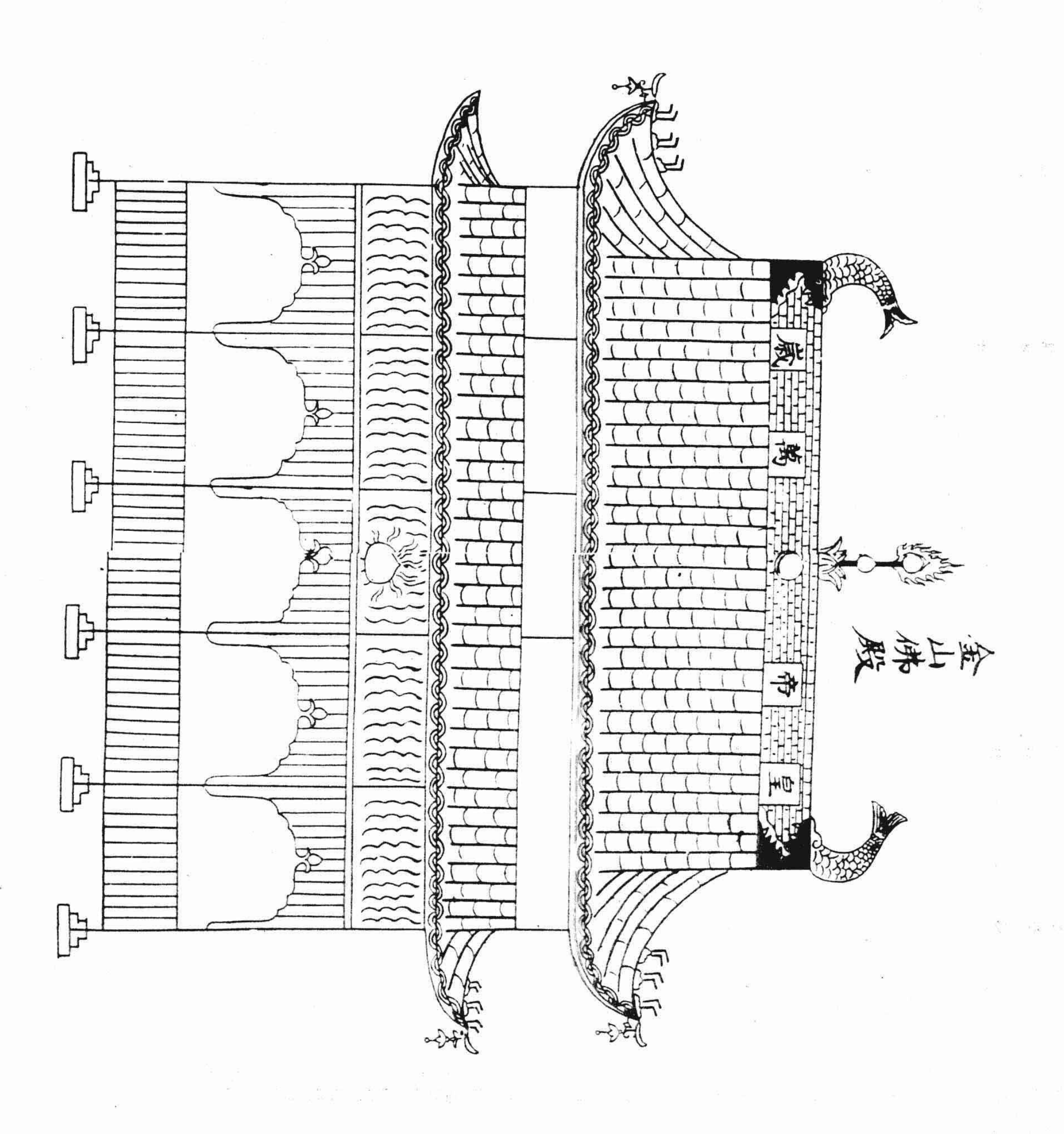

水磨
明州碧山寺
水磨様
茶
麺
麺
茶
從此板敷下至地九尺也
板敷也
梯
杵
米
車輪六尺
軸口六寸
軸頭一尺二寸
杵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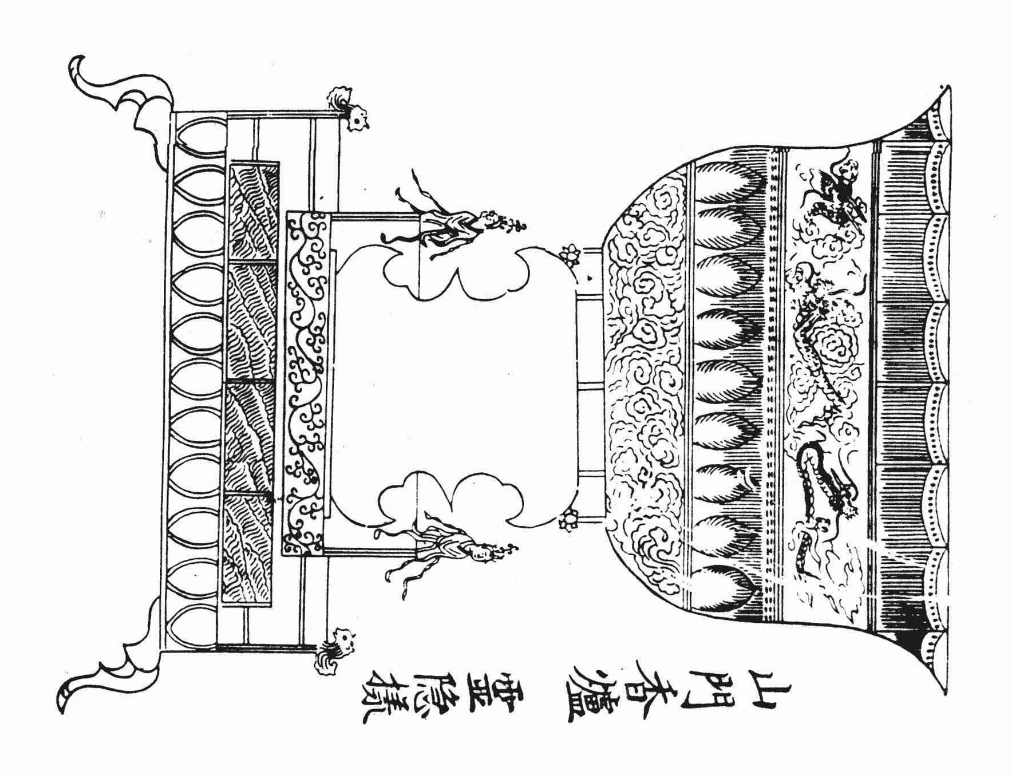

杭州徑山様
香臺
僧堂圍爐裏
四尺四寸五分
三尺三寸八分
上面
闊一尺四寸
高一尺四寸
内長五尺四寸五分
外長六尺九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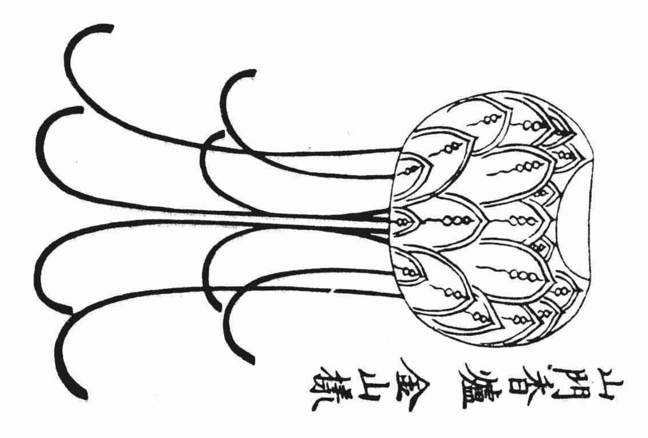

臨安府徑山寺海會堂圖
首座寮
維那寮
大光寮
侍者寮
副參
金剛經
金剛經
二丈六寸
柱口一尺四寸
參頭
堂頭
西堂
喝食
陳如
首座
書記
東藏
西藏
天井
廣一丈二尺
知客
知浴
知殿
寮元
堂主
淨頭
都寺
監寺
副司
副司
維那
典座
直歲
侍者
侍者
侍者
侍者
請客頭
聽叫
望參
法事
法事
法事
法事
供頭門
高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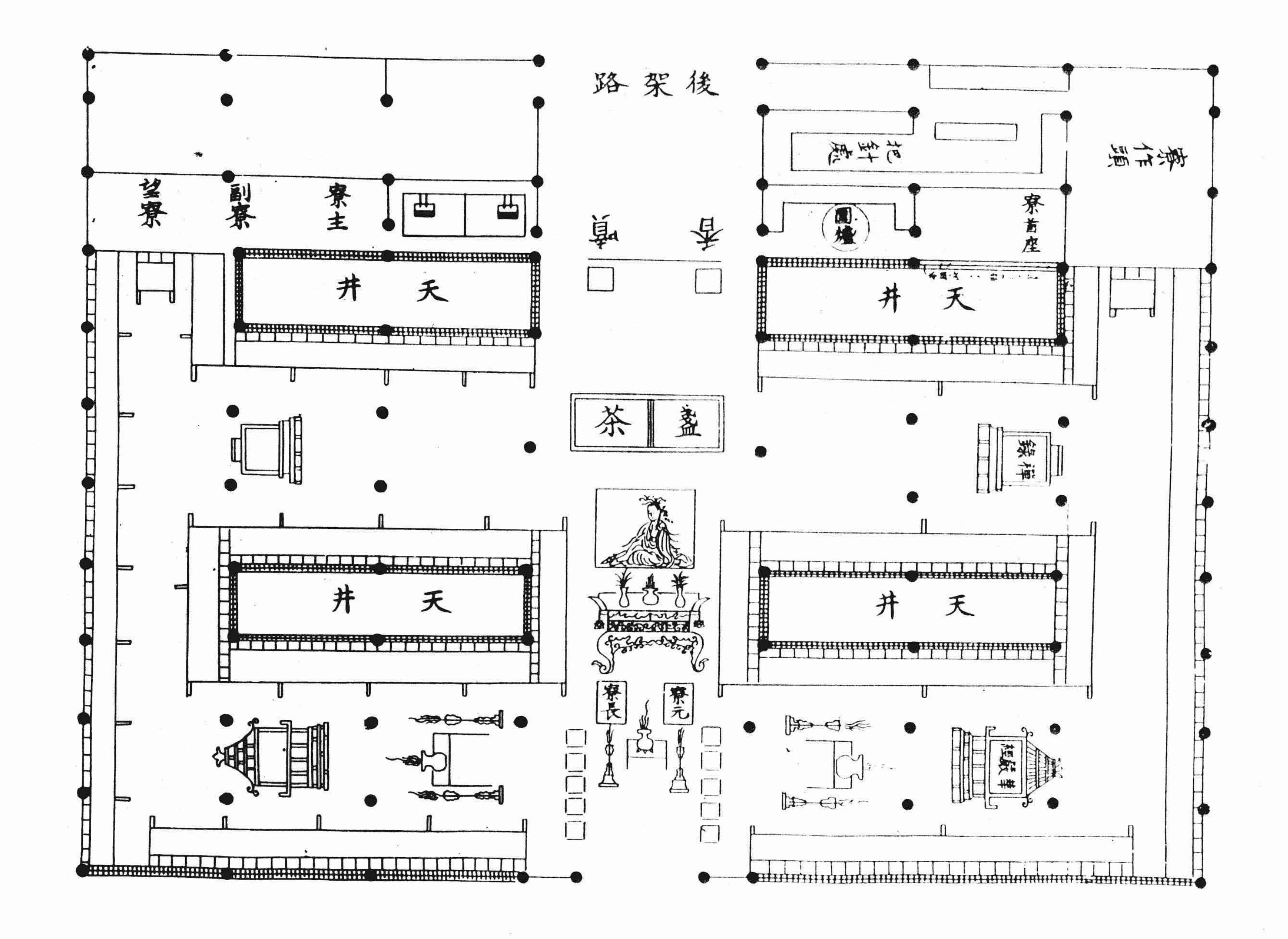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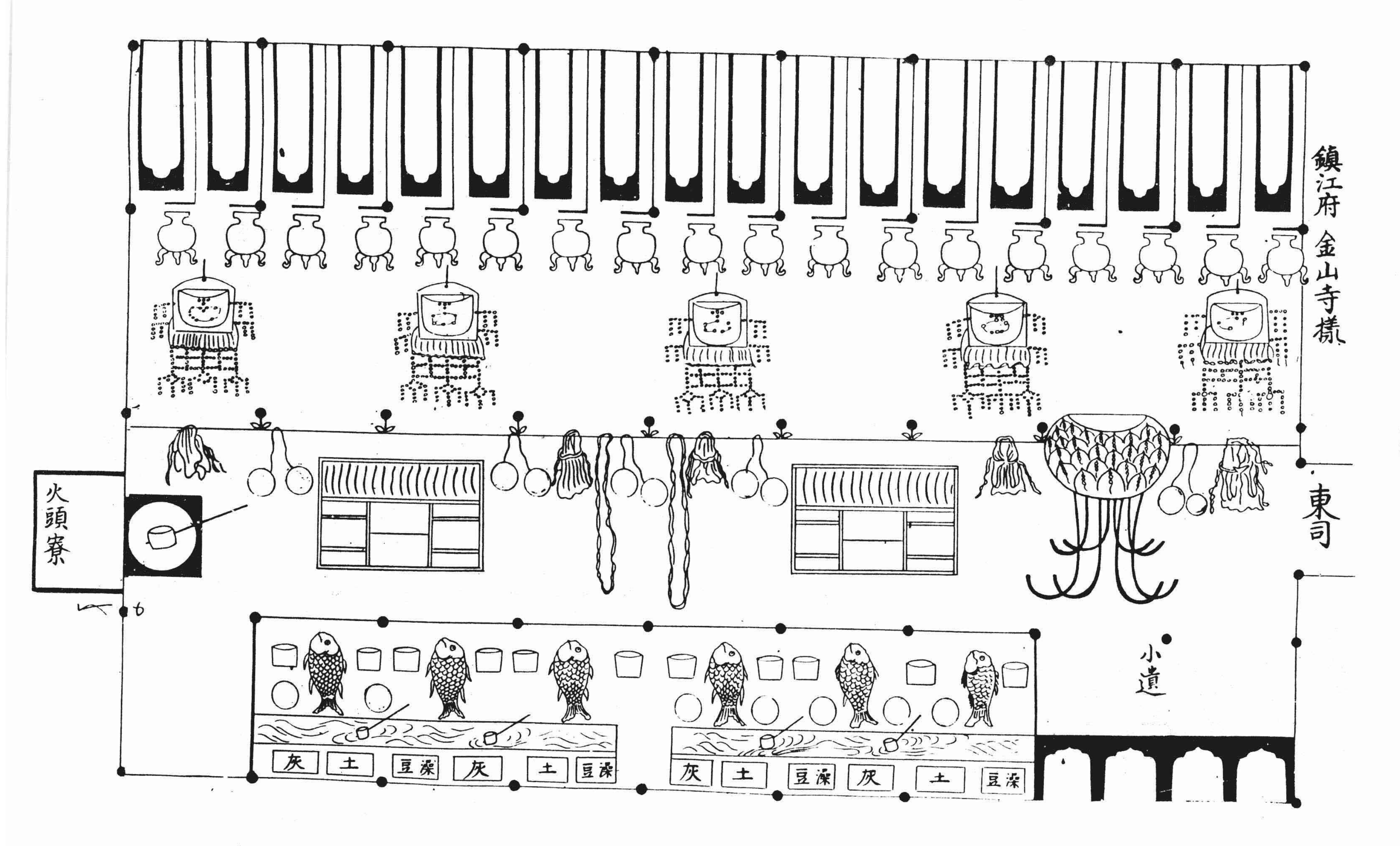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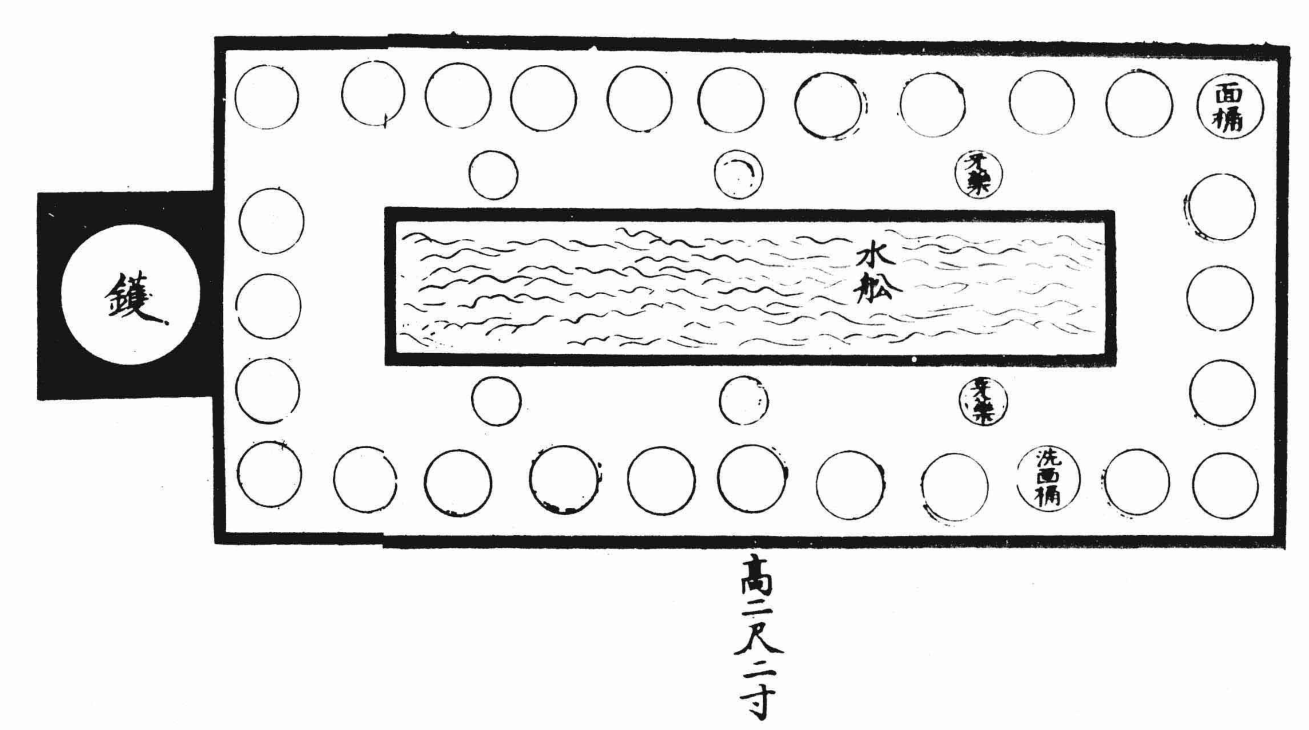

金山佛殿
皇帝萬歲


山門香爐
亞隠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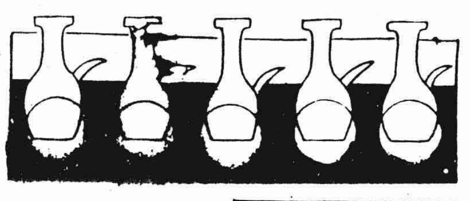

山門香爐
金山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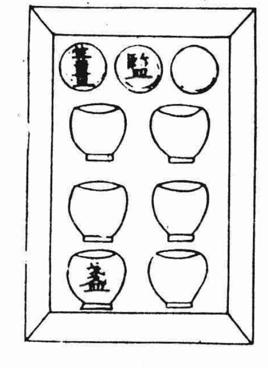

後架路
望寮
副寮
寮主
把針處
圓爐
寮首座
天井
天井
茶盞
天井
天井
寮長
寮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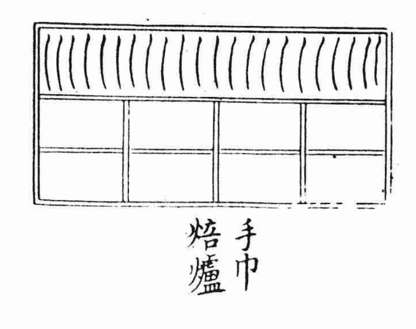

鎮江府
金山寺樣
火頭寮
東司
小遺
灰
土
豆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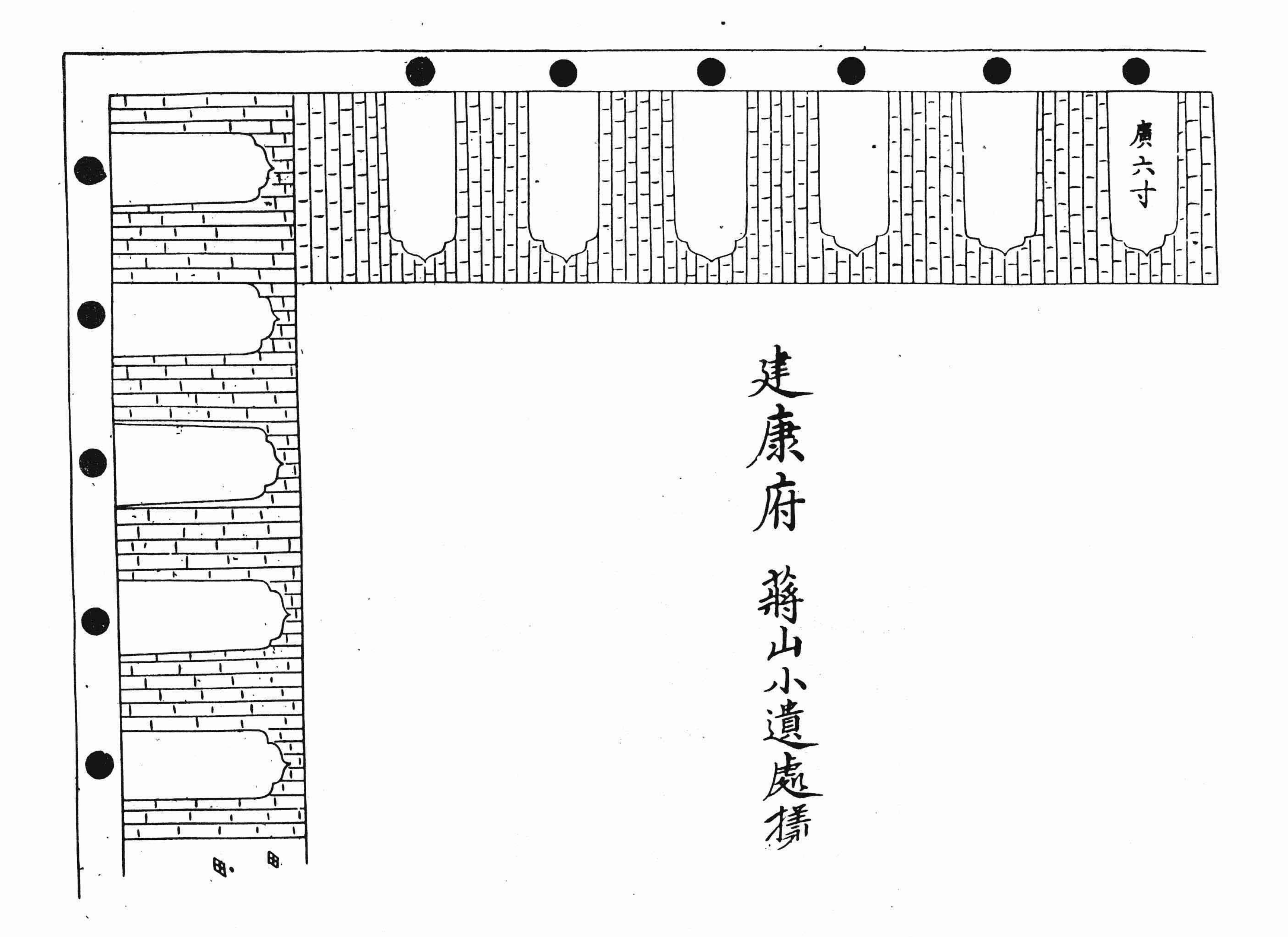
育王山 洗面處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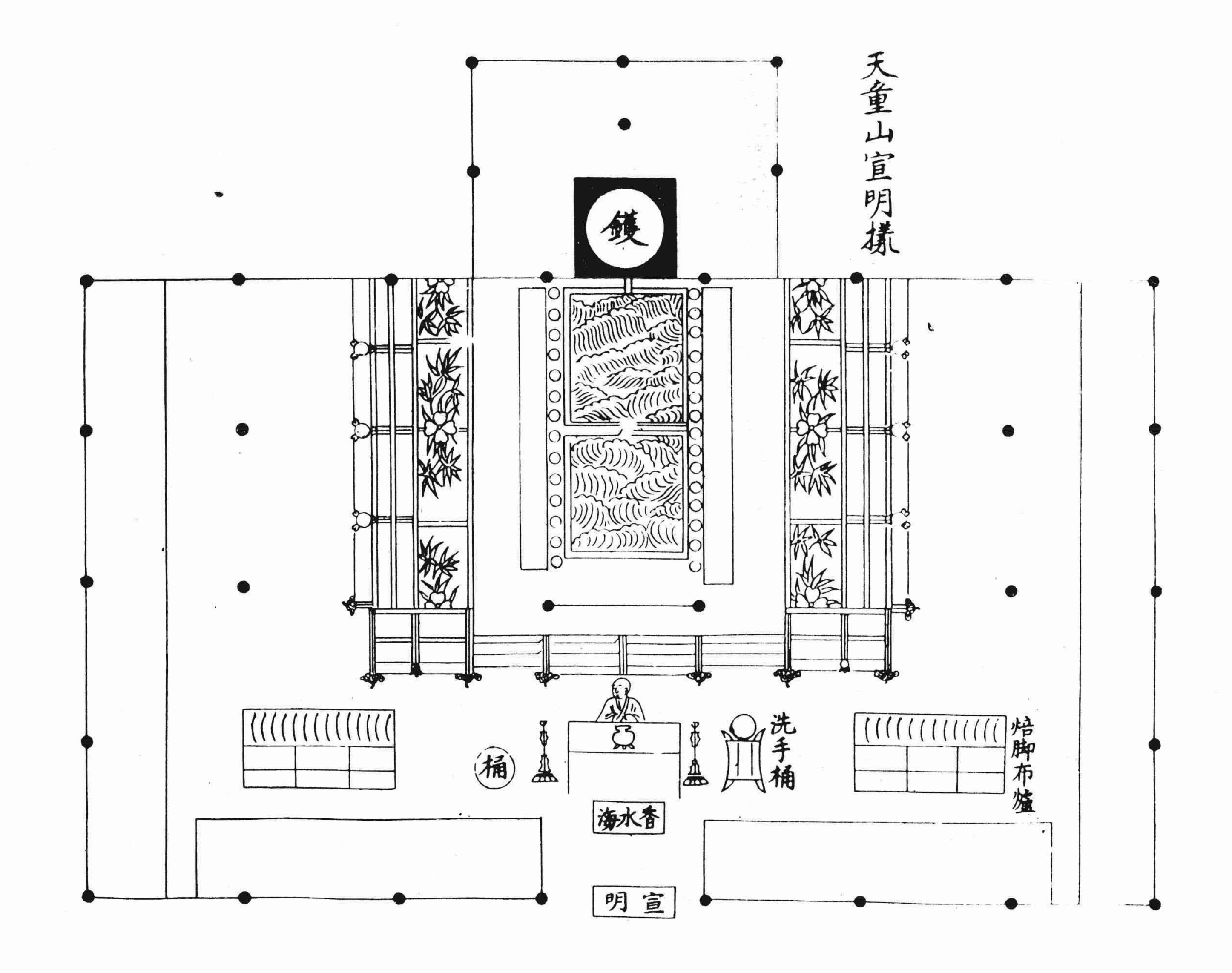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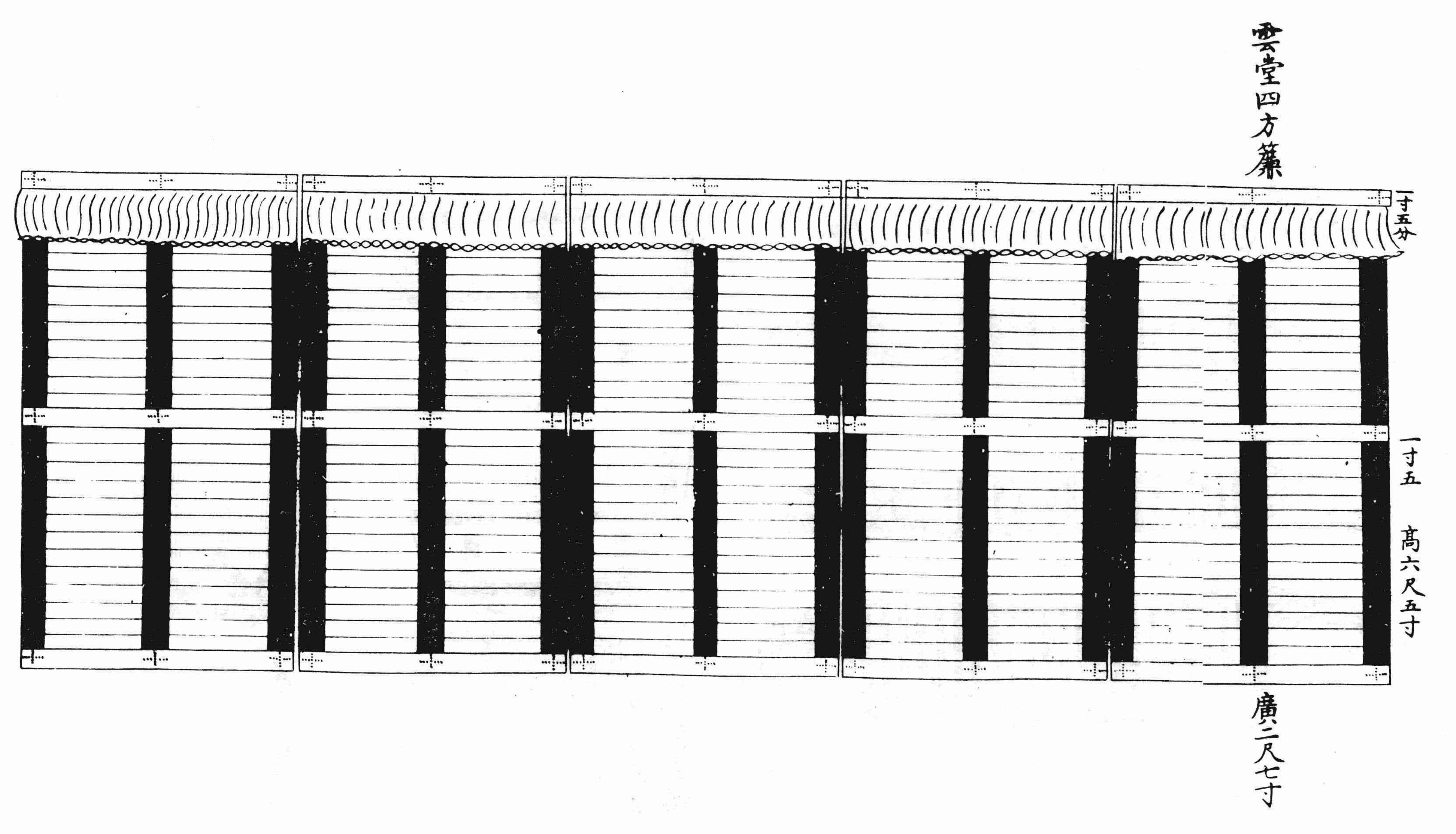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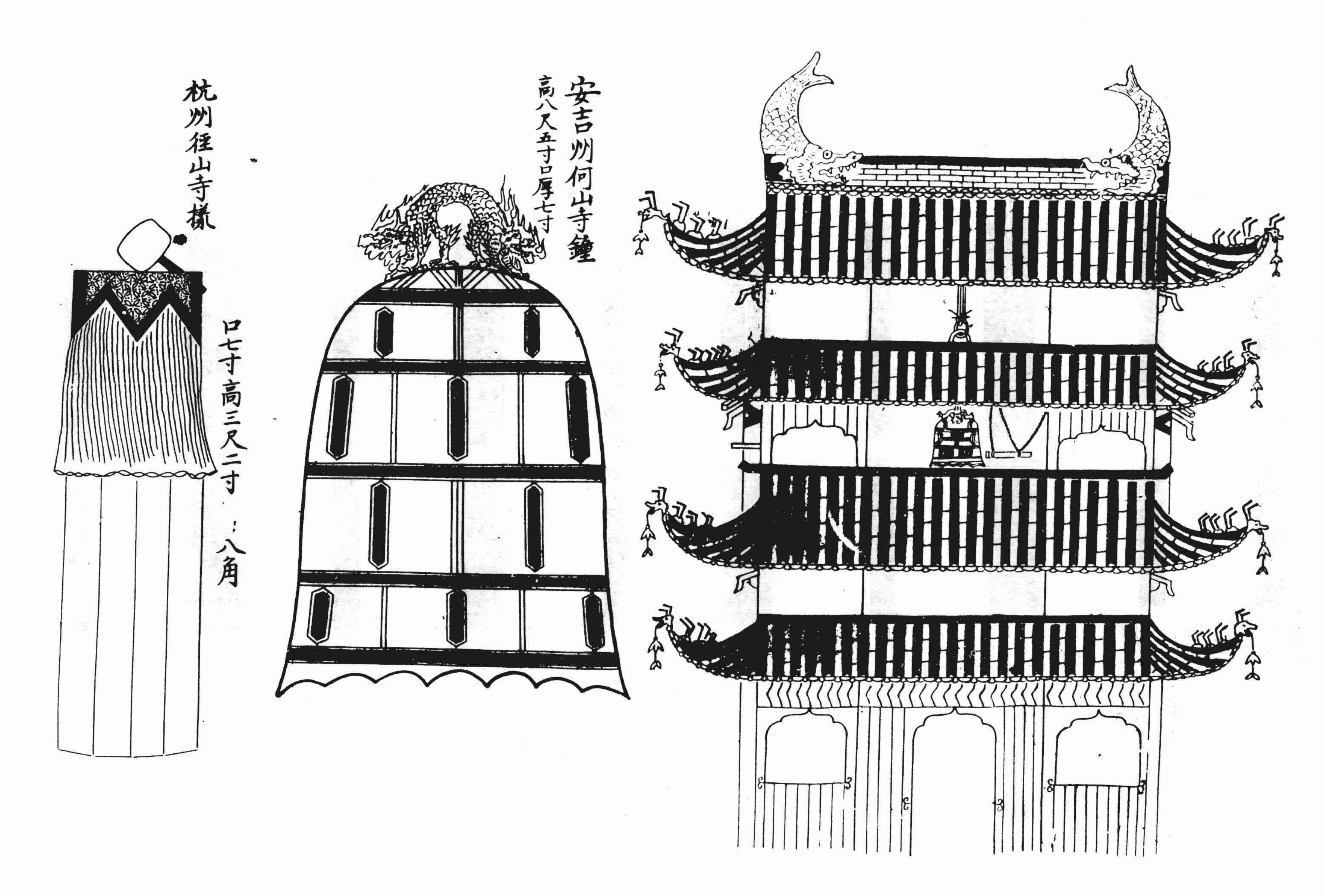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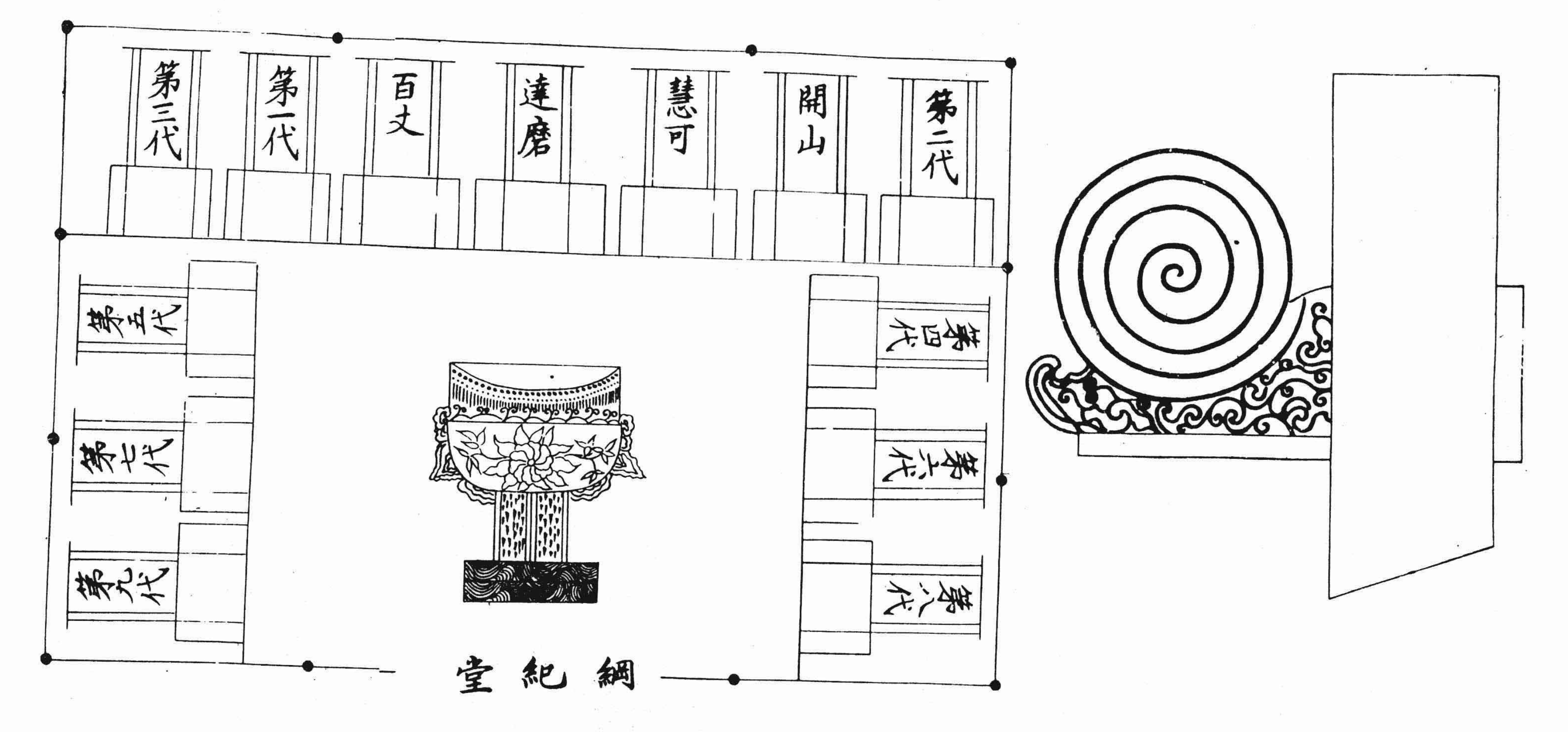
手巾
焙爐


廣六寸
建康府
蔣山小遺處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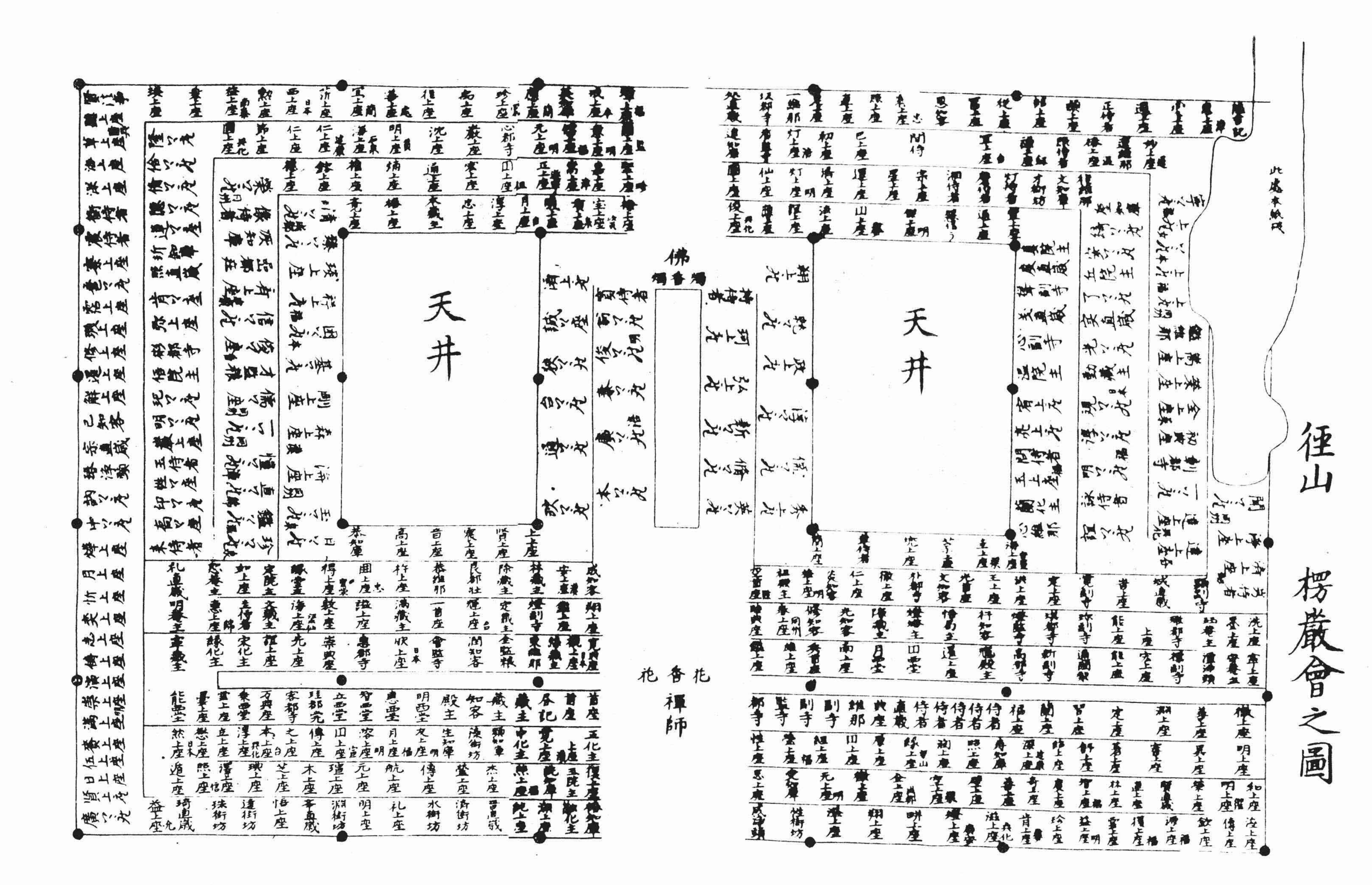

天童山宣明様
鑊
洗手桶
桶
香水海
宣明


雲堂四方簾
一寸五分
一寸五
高六尺五寸
廣二尺七寸


安吉州何山寺鐘
高八尺五寸口厚七寸
杭州径山寺樣
口七寸高三尺二寸 ：八角



第三代
第一代
百丈
達磨
慧可
開山
第二代
第五代
第七代
第九代
第四代
第六代
第八代
堂紀綱


径山楞嚴會之圖
天井
天井
佛
花香花
禪師

諷經之圖

佛

燭　花　香爐　花　燭

禪師

侍者　侍者　侍者　侍者　侍者　侍者

都寺　監寺　副寺　維那　典座　直歲

珙上座　光上座　文上座　朴都寺　徹上座　仁上座　炎知客　詗殿主　空首座

舒上座　福上座　習上座　異上座　審上座　秀首座　通闍梨　門西堂　春上座　睦典座

璧上座　和上座　茫上座　榮上座　賢直歲　林上座　智上座　度上座　奇上座　空上座

灔ゝ座　浩ゝ座　善ゝ座　翔院主　直ゝ座　原ゝ座　岍ゝ座　元ゝ座　遜上座

全ゝ座　源ゝ座　資ゝ座　海ゝ座　聞ゝ座　寿ゝ座　達ゝ座　彰都者　嵩上座

椿ゝ座　惠ゝ座　運維那　正侍者　謙ゝ座　光ゝ座　妙ゝ座　德上座

文藏主　民都座　燈副寺　會監寺　潤知客　一首座　機侍者

金監粮　輝ゝ座　東維那　鑑ゝ座　明菴主　雲ゝ座　云西堂

明西堂　惠西堂　智西堂　立西堂　珪都笁　容都者　萬典座

藻街坊　遺ゝ座　珙ゝ座　本上座　能西堂　緣化主　寧藏主

頻知庫　溶ゝ座　惠都座　明菴主　立ゝ座　懋ゝ座

潮上座　淵街坊　悟ゝ座　益ゝ座　正化主　覚ゝ座　中化主

退上座　燈上座　一上座　侃上座　儒上座　玉上座　珍上座　固上座　俊上座　解上座　運上座　侍上座　勤ゝ座　肯ゝ座　乗ゝ座　任ゝ座

門

礼天目和尚叢林告香之圖

叉手出班

某上座 某上座 某上座 某上座 某上座 某上座 絶首座 維那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上座 某上座 某上座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堂頭

[illegible]

出班燒香各人自備香一片

合掌帰位

知客 一首座 某上座 某上座 某上座 某上座 某上座 某上座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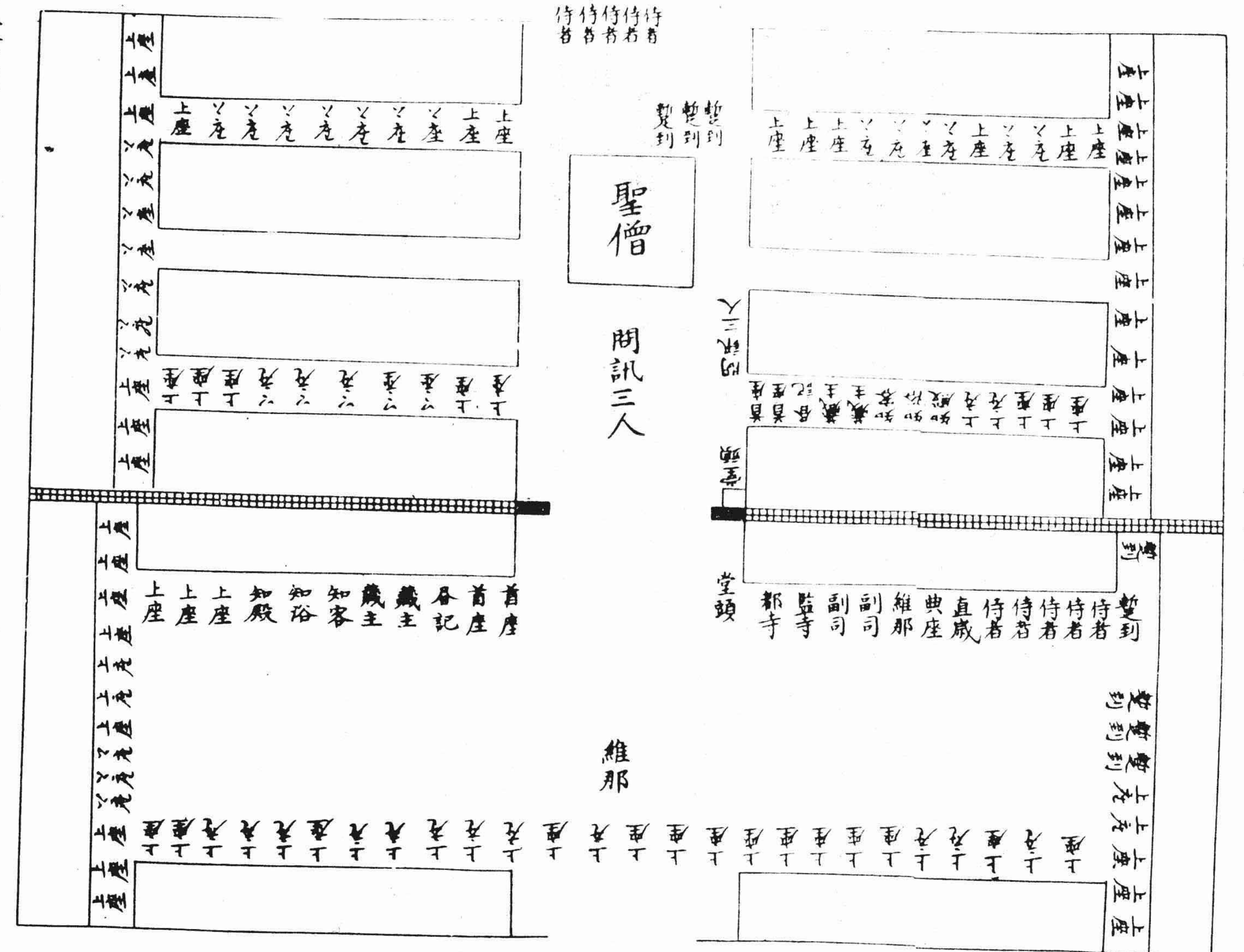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某々庵

榜

告香榜

衆集請各依當位立定參頭離位同維那侍者詣方丈請和尚出
就座當面問訊訖參頭歸位立同大衆問訊畢參頭離位詣和尚前
當面問訊咨請歸位同大衆問訊燒香一大炷從香一炷歸位立次東
西兩班人燒香每班三人同一次各叉手從班前出東西相望至中東
班第一第二人至東爐燒香　第三人中間爐燒香
西班第一第二人至西爐燒香　第三人中間爐燒香
却合掌從東西班尾人背後歸元位而立次次如前大衆燒香畢
參頭同大衆大展三拜不收坐具參頭進敘致畢再歸位同大衆三拜
參頭進前通寒暄又退身歸位同大衆三拜各收坐具起東西人各
就位轉身分兩班而立
和尚普說竟大衆再歸元位依班而立參頭進燒香一炷謝方丈
或大展三拜或觸禮畢參頭送和尚歸方丈轉身知客同大衆隨
即就法堂西南謝參頭觸一拜次就西北謝維那侍者一拜

僧堂念誦及巡堂之圖



三八念誦

初三十三廿三日晚　念皇風永扇帝道遐昌仏日增輝法輪常轉伽藍土地護法安人十方施主增福增恵清淨法身

初八十八廿八日晚　念白大衆如来大師入般涅槃至今皇宋淳祐八年丁未已得二千一百九十七年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衆等當勤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放逸伽藍土地護法安人十方施主增福增恵清淨法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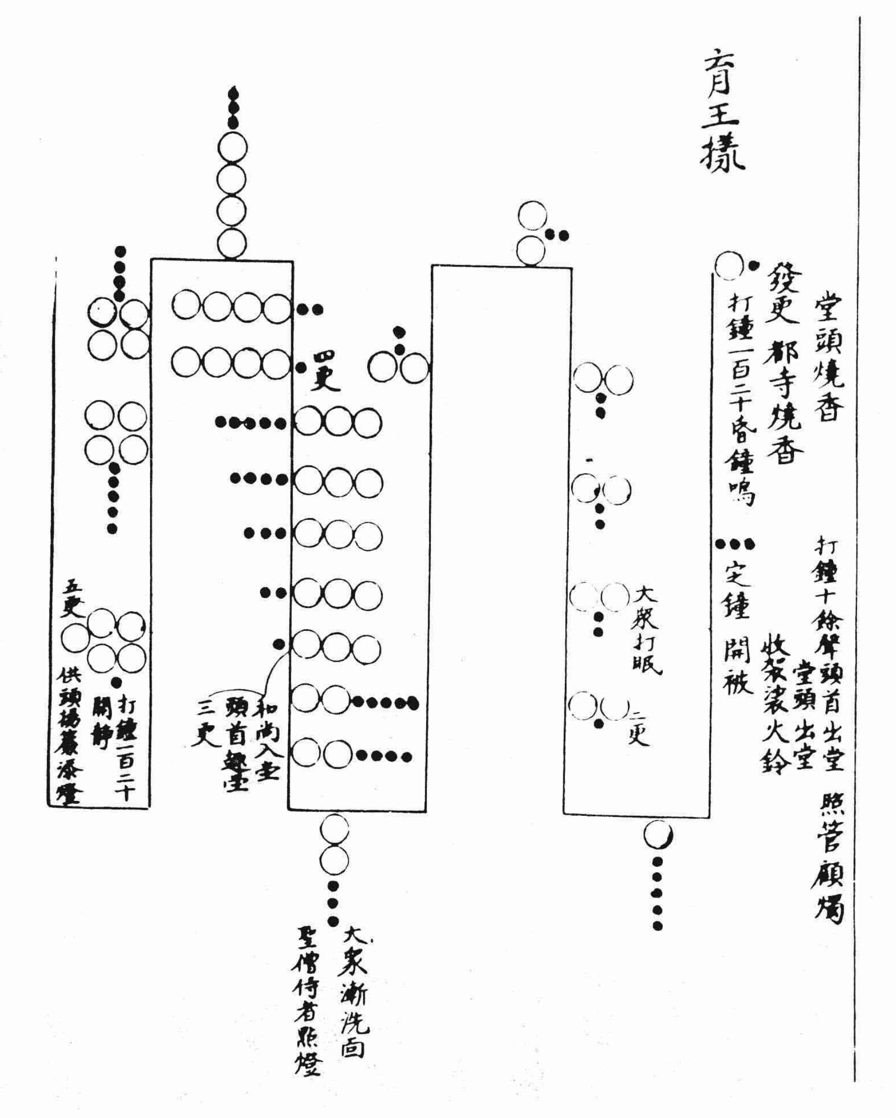
僧堂

四月十四日晚　七月十四日晚　冬至晚　臘月卅日晚

並土地堂念誦

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冬至臘月卅日早晨並行道

育王摽



諸山額集

外山門額

阿育王山 育王

佛隴 明

萬松關 天童

勅賜大慈名山 明州

大梅山 明州

東山 明州

淨名 明州

岳林山 明州

雪竇山

仗錫山 明州

大權山 明州

南明山 明州 越州

萬年山 台州天台山

天台山 台州

赤城山 台州

明巖 台州

寒巖 台州

日山 台州

寶陁 台州

雙峯 温州

淨名 温州

靈巖 温州

中門額

玉几 育王

白雲 明州

天童

金峩山 明州

梅[illegible] 明州

問來 明州

金文山 明州

祖關 明州

天雲 明州

顯應山 明州

平田 台州萬年

石橋 台州

鹿山 台州

勝光山 台州

浮山 台州

瑞巖山 台州

横碧 台州

虚中叢堅 台州 温州

翠巌 温州

金粟法界 温州

正門額

敕賜剎聖禪院 明州

教慈資福寺 明州

阿育山廣利禪寺 明州

勅賜積慶顯親禪院

勅賜景德之寺 天童

勅賜宝華天台教院 明州

勅賜妙智禪寺 明州

大慈教忠報国禪寺 明州

勅賜悟空律院 明州

勅賜白雲延祥禪院 明州

勅賜保福禪院 明州

勅賜護聖禪院 明州

勅賜福昌禪院 明州

勅賜眞相禪院 明州

勅賜惠照禪院 明州

勅賜廣福教院 明州

勅賜淨名之院 明州

勅賜崇福禪院 明州香林

勅賜普慧之院 明州

勅賜淨慧之院 明州

勅賜護教之院 明州

勅賜崇福顯親禪寺 明州

能仁 溫州
報慈山門 溫州
上天竺 杭州
小圓覺 杭州
天下徑山 杭州
豐谿脉槃 越州
定香 明州
何山 湖州
虎丘 蘇州
天平山 平江
南禪 常州
蔣山 建康
鍾山 建康
松門
三世如來
釋迦宝殿
南無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
祝延聖壽道場
大雄宝殿

前方丈額
寂光堂 天童
大光明藏 天童

雙淨 溫州
淨土山 台州
飛來峰 杭州
大圓覺 杭州
承天 平江府
鷄鳴 明州
柯橋蘭若 越州
現山 湖州
楓橋 平江府
觀音山 平江
紫金山 鎮江
志公道場 建康
鹿苑 建康
長廣舌
大覺堂
演法堂
法堂
無畏堂
梅熟堂
雷音普震之堂
諦觀堂
如是堂
善解

勅賜資聖之寺 明州雪竇
勅賜延勝禪院 明州
勅賜淨慈禪院 明州
勅宝相寺 越州石城寺
勅賜七宝禪院 越州
勅賜報恩光孝禪院 台州万年
勅賜大慈教寺 台州
景德国清禪寺 天台仏隴禪林寺 台州
勅賜崇善教寺 台州赤城寺
勅禪林院 台州
勅寧国寺 台州
勅大梵寺 台州
勅賜福善之院 台州
勅大覺院 台州
勅宜賜顕南山律寺 台州
勅賜淨土禪院 台州
勅賜明因禪寺 台州師姑寺
勅賜崇善延福禪寺 台州
勅賜廣福教寺 溫州
勅賜靈峯禪院 溫
勅靈巖寺 溫州
勅賜廣福羅漢禪寺 溫州
能仁禪寺 溫州
敕賜壽昌禪寺 溫州

深居 大梅山
指南堂 金栽
大圓鏡 金文
絜此堂 岳林
勝集
景照堂 小淨慈
太白堂
大舍堂 萬年
桂峰堂 國清
眉在堂 翠山
資深堂 雙峰
寂照 白鶴
直指堂 淨居
凌霄之閣 徑山
心路絕處 延慶
大寂滅海 平江天寧
訥堂 法性
白雲 上天竺
妙峯堂 何山
圓照堂 靈巖
白雲深處
無異 楓橋
宝山堂 蔣山
正受 保寧

善法堂
無說堂
潮音堂
圓音堂
一音堂
雨華堂
桂子堂
拈華堂
雷音
眞諦堂
法雨堂
慧日堂
普明堂
靈山堂 南禪

僧堂額

無思堂 育王
雲堂 天堂
海會堂 徑山
撰佛 東山
選仙場 小淨慈
聖泉
立雪 翠山
律海 月山
清會堂 靈巖
丹霞雲堂
大清淨海 江心
大圓覺海 靈隱
功德林 延慶

勅賜白鶴禪寺 溫州
報恩律院 溫州
勅賜教忠報德禪寺
勅賜淨居禪寺 溫州
開元教院 溫州
勅賜淨光禪院 溫州
江心龍翔興慶禪院 溫州
湖心廣福律寺 明州
勅賜延慶教寺 明州
雷峰之顯嚴寺 杭州
勅賜景德靈隱禪寺 杭州
天竺靈山之寺 下天竺
天寧萬壽永祚禪寺 中天竺
陳湖心磧砂延聖院 平江府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 杭州
勅賜能仁之寺 平江
大竜泉寺 越州
勅賜資国廣福之院 越州律院
勅賜法性禪院 越州
勅賜靈秘之院 越州
靈感觀音 杭州上天竺
勅賜移忠崇報禪院 湖州何山
道場山護聖禪院 安吉州
勅賜顯化禪寺 安吉州
勅賜普齊之院 安吉州
勅賜月輪之院 安吉州
勅賜本勝之院 蘓州
勅永福院 蘓州

内方丈額
清風
兜率内院
楞伽室
清凉境界
饒舌堂
宝所
清概
妙喜堂
四端堂
正傳
旋輻

侍者寮額
喚堂
江月
松風
茶閣
聽叶
真喝堂
尊爵堂

知客寮額
賓司
典賓
客司

維那寮額
悦衆
堂司
表率

霊山一會 下天竺
大徹堂 金山
明己
齊堂

庫院額
庫堂
因果監
清心堂
知足
衆香界
香積厨
無盡藏
海納山藏

行者堂額
選僧堂
盧隠堂
天恵堂
浄心堂
槽廠

衆寮額
大覺寮 径山
栴檀林 育王
照心寮 天童
妙嚴堂 天童
無為堂 金我
即心堂 雪竇
林泉 国清
勝集堂 万年

旦過額
雲水
總雲
度雲
過雲
飛錫
宿覺
宿雲
一宿覺

後架額
照堂
枯木
思無

勅賜華嚴宝塔教院 蘇州
勅賜瑞光禅院 蘇州
勅賜雲巖禅寺 平江
勅賜勧忠旌孝禅寺 平江
勅賜顕親崇報禅院 平江
勅賜楞伽禅院 平江
敕白雲寺 平江
勅賜福聖禅院 常州
勅壽丘山普照禅寺 潤州
勅賜竜游禅寺 金山
大平興国禅寺 建康
勅賜鹿苑之寺 建康
勅賜保寧禅寺 建康

浴院額
宣明 外
香水海 内
浴室

輪藏額
一大藏教
宝藏
法宝輪藏
慧光宝藏
法輪宝藏
正法輪藏
天宮法宝輪藏

祖堂額
源流
綱紀堂
混一堂
祖師堂
列祖

前堂首座
後堂首座
書記
表白

客位額
布金館
瑞重館
枕流
玉芝
山月
至善
竹軒
清籟

集雲 小淨慈
大智寮 靈巖
絶學 江心
勝智叢林 天寧
椽梅 大梅

街坊
化主
園主

閣額
萬佛閣
千佛閣
大悲閣
毘盧宝閣
妙莊嚴閣
大毘楼閣
舎利宝閣
了然閣
御昏閣
圓通閣
貝閣
雲抱
梵音閣
證道閣

延壽堂額
安養堂
空寂堂（本紙墨色濃）
涅槃堂（本紙少細書）
耆資省行堂

東藏主
西藏主

男堂
女室

老宿
磨院主

亭額
枇會亭
宿鷺亭
浸月亭
濯纓
還核
尙来亭
浸碧
栢岩
雲章
漱玉亭
妙高峯
飛雪亭
環秀
濯纓
塵外
舎暉

前資

頤堂

蒙堂

鐘楼額
鯨音楼

東司
東淨
西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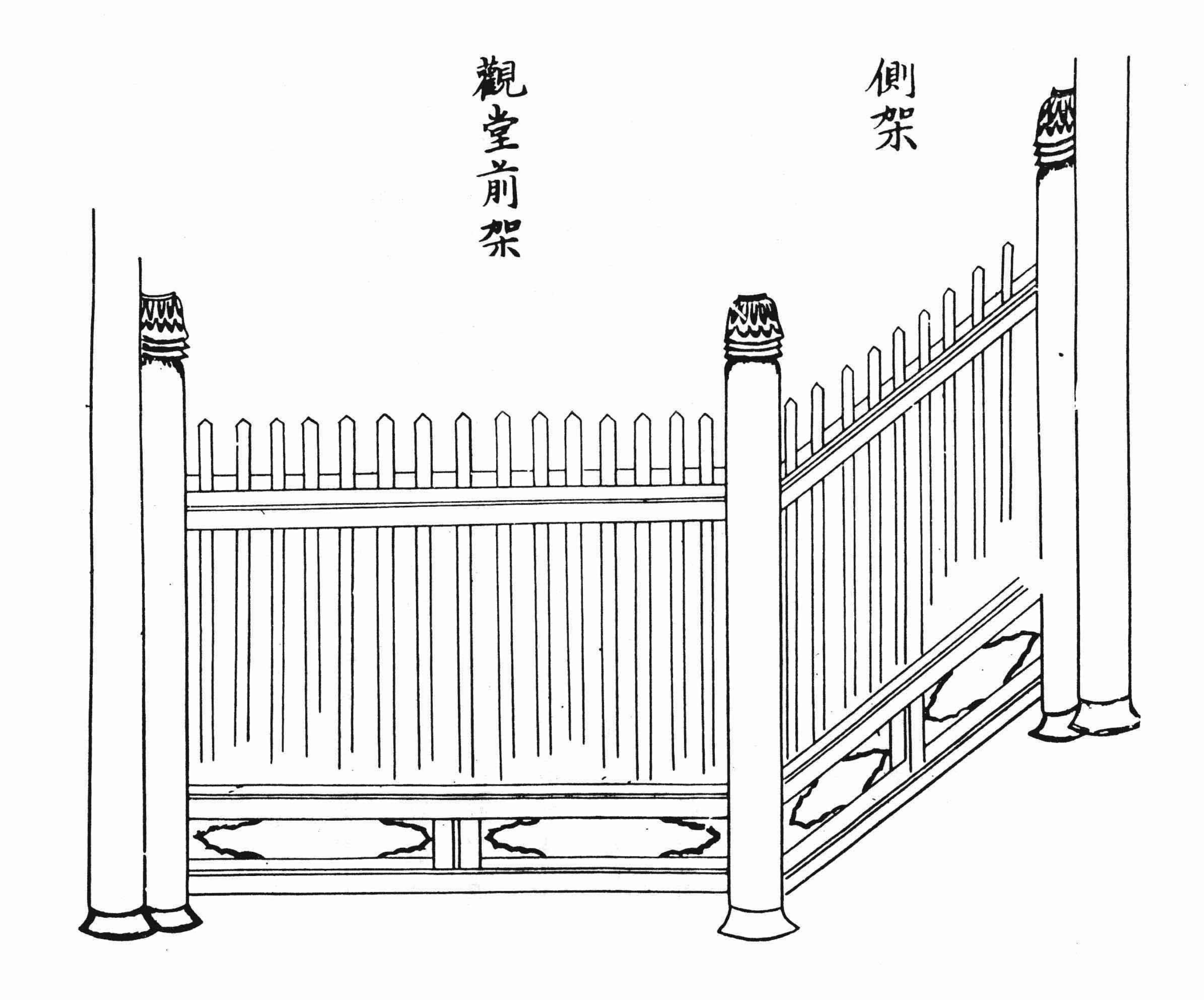
水陸院
平等法會

經堂
看經堂

法公寮

菴額
碧玉城
栖雲菴

候月
吞海
合澗亭
回瀾
始豐亭
飛僊亭
緑雲亭
聽猿亭
監玉
湖光一曲
傾蓋亭


側架
觀堂前架

凡此圖昼（両軸都四十七紙）也者元出於永平古佛之手而一夜碧岩
等類之重器也予嘗披閲勅修清規叢林寮舎之所在
不著明者有一二於此扣之諸師終無知人徧參之次
偶依洞上宗匠徳翁（諱良高）和尚於賀之大乗親聞其審敬
厳而詢問之間果得此巻於茲従前所疑頓氷釋矣豈
有見之不取之理矣幸忝師手提起来示諭乃曰此昼
先輩秘在於當山来尚矣今一感子至誠而已時劣不
覚拜起後下乃収將袈裟下去就同府之法勝禪寺西
軒密拜写再入室拜借真筆来校合敢雖塗抹點竄
不遠毫髪意唯要得其完全而已矣（所謂両軸先輩喚称五山十刹圖矣）

元禄五壬申二月良蓂

沙門智則謹記

藍圖校訛

曾堂圖

上卷　校訛　智則注本無云云者蓋寫副本了更以通元元本對校時注其異也

上閒自外第一行瑤鄰崇　下東作筦　郎管字
東班東第二行嘉定十四戒　元本作十三戒
西班西第二行嘉定九戒　元本作元戒　忠按元戒在
第一床此九當作八而前月上一外嘉定十戒當作嘉定
七戒皆字訛
上閒自內第一行適　恐遮字　東亦作適　字彙適音
右行錄

寮次圖
次　東亦同未知何義
琪都庄　元本下作座今正　東作莊

衆寮龕盡圖
北窗　東作空

廁椸
次用澡豆豆　元本如此蓋下豆字訛衍文
經云凡登廁五王上項　項訛當作頂　經國大典注稱上項
猶言前事也分類事端曰項
不得坐禪床　元本如此恐坐上脫上字

南山示衆牌
列行　上如元本　別字乎

靈隱倚子圖
東表處多　北高五寸二寸　注蔽手高也然北本脫
蔽手圖故五寸二成鑰解
柱上正中雕形余初畧寫者與東合不與陽德寫本
合蓋陽德寫不精細

徑山佛殿及聖僧几圖
廣一尺六寸　東注于筆還下是也　北
注几上非也蓋几剜注三尺四寸矣
十四藥注亦異于處　又此十四藥未得詳知

徑山三塔方丈倚子圖
側二尺四寸八　側北東並作則蓋省文
今正　然此軸側作則者多有未正者
闕一尺四寸　上元本作閒恐今改正

徑山僧堂圖爐圖

下卷　校訛

徑山寺海會堂圖　正中　謂客頭　望參　余所寫楊舊寫如此
又作望寮訛　而陽德本下圖但四
下間路間七　元本作間　忠疑闕

衆寮圖　下間後壁恐脫床圖今如元本　上間有床圖則下間亦
可有床圖

三八僧堂念誦　又下間恐脫床後□圖今如元本　上間有圖則下間
亦可有圖
淨淨法身（）本身　智則本如此忠疑不
書本命二字　如元本

疊點圖　懺悔願爛　忠按願當作大黑背即願義却殊
皇言
二更二點圖有五返恐訛初二更可二更初點之
二更三點注云大衆漱洗面聖僧侍者點燈　忠曰恐是
可注于四更一點而訛寫於茲而已

右校訛畢